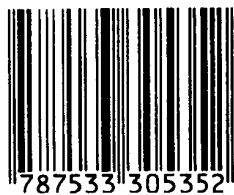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五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史部第一一五册目次

史部・傳記類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外錄卷八配鈔本）

（三）

〔明〕徐象梅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天啓徐氏光碧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提要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目次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目次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林宋守一化鄉氏閱

空空

隋 共一十五人

法應

法應姓王氏會稽人弱冠出家事沙門曇崇學宗禪業崇公定業既深偏蒙印可徒衆五百僉委維持教授獎擢允開衆望開皇十二年勅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內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最高者應爲之長勅城内別置五衆各使一人教習領徒三百於實塔寺相續傳業四事供養僉出有司仍造經一藏躬親受持應素無所患忽云吾今將逝已有香花見迎言訖合掌端坐而逝世壽八十

慧寶

慧寶潁川許氏子也少出家志敦幽尚遍履名山梁末遊步天台綜習禪業入房閉戶出卽蕩門衣鉢隨身惟蒸卧具絕迹人世者五十餘年貴尚頭陀恒居宴黙自少及終朌不親物雖形衰年積而清苦之志老而彌篤卒年九十有六

住力

住力錢塘人青年薙染卽任繕造之功宣導四部以檀波爲第一乃建條閣貯優曇王像深蒙勅慰隋室亂願焚身以留像閣火滅合掌凝然閣幸無恙像亦旋歸四部人天無不欽住力之捨身衛法言者無不泣下虞永興世南爲之碑記

大志

大志會稽人幼事天台智者誦法華經索然閒靜音聲清轉聽者忘疲後於廬山甘露行頭陀行有時投身猛獸悉皆避去飡粒若盡惟飲澗水續命而已如是七載禪誦不休會大業中屏除佛教慨大法淩遲遂身着孝衣於佛堂中慟哭三日誓捨形骸申明正教卽往東都上表曰願陛下興隆三寶貧道當然一臂於嵩岳用報國恩帝許之遂設大齋士衆通集志絕粒三日登大棚中布裹其臂灌之以蠟如炬然之光照岩岫晃然大明衆見苦行痛入心髓而志形色不變或誦經文或讃佛

德感爲衆說法聲聲不絶燒巳下棚跏趺入定七日而後卒

道成

道成字明範姓陶氏丹陽人少而入道住永嘉崇玄寺事式法師爲弟子儀貌瓌美奇姿拔衆年伍日曰神童具戒之後學超儕輩敷論毘曇桼神便悟大同初開講京師意樹心花增暉且曜析理質疑聽者忘倦學士惠藏法祥等並遊方講說法輪常轉傳茲後歆利益弘多卒年六十有八停龕旬日合掌端坐如生窆日香氣勃

發結爲紫雲停如華蓋覩茲靈瑞者無不傾歎

智晞

智晞頴川陳氏子也童稚卽有出塵之志稍長從智者薙落禀受禪訣加修寂定如拯頭焚道力所持至感山靈捨木漁師斷簄一切含靈盡歸安養時有弟子道亘在房誦經忽覩一異僧身着衲衣手持錫杖形神爽俊從外而來相去二十餘步纔入路東隱而不見俄聞東山聲鍾大音震谷晞云噫喚吾歸去也遂命香湯澡浴合掌而逝窆龕在智者塔前二百餘步

智越

智越臨海人受業智者大師嘗誦法華經瓶水自盈居露山精舍行法華三昧人天瞻仰大業十三年終國淸寺荼毘舌根不毀色紅嫩如初蓮出水四衆歎異以爲誦經之驗

波若

波若未詳氏族高句驪人也陳世歸國在金陵聽講深解義味隋初游方學業遂入天台北面智者求授禪法智者曰汝於此有緣宜須幽栖以成妙行華頂是吾昔

日頭陀之所山祇威猛非大乘根性不能安止汝往彼學道當有弘益無須慮衣食之不給也波若承旨而往卌禪樹下脅不親物影不出山者十有六年一日忽下到佛隴上寺淨人見三白衣人擔衣鉢以從忽然不見至於國淸語諸同意云波若將歸故來作別言訖端坐而逝四衆送龕山所出寺大門廻舉示別雙目忽然開明至山仍閉

法彥

法彥姓張氏淸河人周朝滅法之年避難投陳遇智者

於金陵、隨還天台、服膺請業、授以禪那、自是不停房舍、每處山間林樹之下、專修禪寂、三十年中常坐不臥、數有山祇變形撓試、晏坐怡然不干其慮、或時入定七日、方起具向師說、所證法相、師曰、如法所說、是背捨觀中第二觀也、卒於國清寺、世壽六十有三、

智璪

智璪、清河人、爲智者禪師高足、遵行法華懺悔、第二七日初夜懺訖、還就禪床、如欲安坐、乃見九頭龍、從地湧出、上昇虛空、明旦諮白智者、云此是表九導衆生、聞法華經、將來之世、破無明地、入法性空、爾後住寶林寺、行法華三昧、至貞觀十二年示寂、

眞觀

眞觀、錢塘人、字聖達、生有奇相、出家通經律論、尋謁天台智者禪師、受禪觀、開皇十五年、於靈隱山石室頭陀宴坐、衆建南天竺寺、請師居焉、是爲開山始祖、師有雅操、文帝三徵、秦王兩延、皆以疾辭、大業中因山行、自標葬地、未幾示寂、

慧因

慧因、姓干氏、海塩人、晉太常寶之裔也、十二出家、事開善慧熙法師、稍長、遍歷諸方、叅求法要、造長干辯法師、稟學三論、窮實相之微言、泓湍字之幽旨、寫水一器、青更於藍、辯後歸靜山林、便以學徒相委、受業弟子五百餘人、蹔武傳燈、將三十餘載、遂感宴王遣迎說法、時經七夕、若起深定、謂經三月、其意該幽顯、行極感通、有如此、隋仁壽三年、起禪定寺、因是法門龍象、奉爲上座、訓肅禪學、清穆僧倫、事等威權、同思啓旦、及唐運重興佛日、選十大德、因當其一、以身御法、不令而行、後進具戒者、無不稟其羯磨、因定慧兩明、空有兼照、弘法四代、常顯一乘、而莫競物情、喜怒無色、故遊其道者、咸莫測其位、云以貞觀元年、卒於大莊嚴寺、世壽八十有九、弟子等爲建支提塼塔、勒銘封樹、文則蘭陵蕭鈞所製也、

慧璧

慧璧、姓弘氏、嘉興人、在胎孕時、母聞腥即嘔、及生而母葷、便不食其乳、母如茹蔬、食乳如常、十七出家流水寺、稍壯、周遊訪道、無擇夷險、四論三經、咨詢實要、學旣明達、還止舊居、四方負笈叅請者、常數十百人、曉夕誨誘、

樂說無倦背不著席四十餘年老無久力時憑彎几性海淵泓遊者莫測第六不可思議大德而已卒年七十

道齊

道齊錢塘人母夢攀日月而生幼入庠序經籍淹通及旨定天竺拳鹿馴擾巨蟒鷙獸向之不動講雜花經雪地忽生雙蓮山椒乏水卓錫泉迸四方緇素無不皈命以爲慈氏下生也

法智

法智者不詳何許人髫年離俗留心講肆晚歲以迴直

之門莫如念佛每謂人曰我聞經言犯一吉羅歷一中劫入於地獄可信又聞經說一稱阿彌陀佛滅八十億劫生死重罪則未之信人難云何故生大邪見俱是佛言急須念佛久則三昧現前乃於國清寺兆率臺上晝夜精勤念佛忽預辭道俗云生西方去令親識爲吾設齋中夜無疾而逝時有金色光明來迎照數百里江上船中聞言天曉遲久方明始知智之往生云

唐共一百一十九人

法敏

法敏丹陽人八歲出家事英禪師爲弟子入茅山聽明法師三論悟其宗旨貞觀元年出還丹陽講華嚴涅槃二年越州田都督追還一音寺相續法輪會稽士俗請住靜林講華嚴經法音所動緇素雲湧正講之際忽有蛇懸半身在敏頂上長七尺許作黃金色吐五色光終講方隱復還一音夜有赤衣二人禮敏曰法師講四部大經功德難量須往他方教化故從東方來迎法座弟子數十人同見此相忽三日夜無故晦冥至期將逝忽放大光夜明如晝因爾遷化

法詵

法詵錢塘人母夢吞珠而生遺形理性與山木爲群嘗登法座講經有光如紅縷漸大遶座散作百道金光凡在法席之下人天八部無不洞於心目所講之經如頻迦鳥音入耳者悉生歡喜四方學徒聞之雲集後示疾涅槃異香經月不散弟子爲清涼國師

慧持

慧持姓周氏汝南人身長七尺色相光偉執持威儀不妄廻盼時人目爲象王持歷探三論鉤深窮遠兼善老

莊易史談玄之次寄言法理隋末避難越州住弘道寺常講三論大品涅槃華嚴累年不絶閉影深山者將三十載跏坐不臥苦鍊至終一日忽告弟子曰吾欲往他方教化急作食及時至三下前食還房跏坐歛容而逝弟子謂言入定至七日不起忽聞異香方知坐脫跏結鏗然申而不解乃坐送大禹山玄素萬餘人悲歎相嗟至於空所世壽六十有八

智凱

智凱姓馮氏丹陽人父早亡六歲聽吉藏法師講法華

火宅品夜告母曰經明火宅者只我身耳若我是火宅我應燒人既其不燒明知無我明日遂詣藏出家身相黒色故號黒凱年十三隨藏會稽住嘉祥寺門人英達無敢右之尋移餘姚小龍泉寺常講三論大品等經不畜衣鉢不受供施自僧而已佛殿之後忽生一池便曰只飲此池可以終老貞觀十九年四方義學請出嘉祥求講三論纔離龍泉小池即竭凱聞歎曰池竭食亡吾無反矣講畢忽依常登座手執如意默然而逝坐送大禹山七日供養時聞異香

義褒

義褒姓薛氏晉陵人初從蘇州永定寺小明法師稟學華嚴大品專經強對當時稱爲僧傑時婺州曠法師四經三論江表推高褒詣座下敬竭義筵縱思披釋諸方俊鋭將事別輪聽乃勉褒行傳燈禮褒從之傳經述論者餘三十年教迄五湖名馳三輔後住金華法幢寺弘道不倦日坐忘食詔徵同三藏玄奘法師翻諸經論慈恩開創宏旨有空雙遣藥病齊亡乃有負氣盱衡者舉褒爲提紐解決責以三關徵研五句當時英彥預席者

莫不歎其竦拔之神奇伏其辯洽之銛利也頃之駕往東都別召追往命於淨土講解經論七衆載驅英聲逾盛不久遘疾卒年僅五十有一勅葬金華舊寺賻贈之榮光聞遠近

惠明

惠明姓王氏杭州人出家遊猶迹無方所時越州敏法師聚徒揚化遠近景赴明在法席二十五年衆侶千僧解玄第一持衣大布炎凜不更時目爲青布明爲人翹勇果敢策勤無倡後至荊州四望山頭陀見二虎交闘

自性分解虎各弭耳而去形止影俱所去無戀即經所謂如鳥凌空者也龍朔初至京遊觀凡交言論者無不服其神解不久旋反云往曲江依閑修道竟莫測所終

禮宗

禮宗姓宋氏會稽人道氣遒壯志求之微願遂出塵決除鞅絆聞長壽和尚通達禪觀往叩其關學肯之心未嘗少懈長壽歎曰汝之出塵有大利益可謂良玉度尺雖有十仞之土不能掩其光矣乃晝漆攄華注涅槃經懷鉛握槧周於二載挫銳解紛怡然理順遂成夾注八十卷卒年九十有七

印宗

印宗姓印氏吳人從師出家精涅槃大部往蘄春謁忍大師未契宗旨後於廣州法性寺講涅槃經遇六祖大師言下薦機始悟玄理遂以能爲傳法師嘗採自梁至唐諸方達者之言著爲心要集又纂百家諸儒士三教文意表明佛法者重結集之手筆逾高著述流布至先天二年二月於會稽妙喜寺示終囑循輪王法葬之世壽八十有七

玄覺玄策附

玄覺字明道永嘉人姓戴氏精天台止觀圓妙法門嘗與東陽玄策同詣曹溪初到振錫携瓶遶祖三匝卓然而立祖曰夫沙門者具三千威儀八萬細行大德自何方而來生大我慢覺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祖曰何不體取無生了無速乎覺曰體即無生了本無速祖曰如是如是於時大衆無不愕然覺方具威儀參禮須臾告辭祖曰返太速乎覺曰本自非動豈有速耶祖曰誰知非動曰仁者自生分別祖曰汝甚得無生之意曰無生豈有意耶祖曰無意誰當分別曰分別亦非意祖曰善

哉善哉少留一宿時謂一宿覺既回故處學者輻輳號真覺大師著證道歌一首及禪宗悟修圓旨自淺之深慶州刺史魏靖緝而序之成十篇目爲永嘉集盛行於世先天二年示寂勅謚無相大師塔曰淨光玄策金華人嘗游方屆於河朔有僧智隍者曾謁黃梅庵居習定自謂正受策知隍所得未真往問曰汝坐於此作甚麼隍曰入定策曰汝言入定有心耶無心耶若有心者一切蠢動之類皆應得定若無心者一切草木之流亦合

得定曰、我正入定時、則不見有有無之心、策曰、既不見
有有無之心、即是常定、何有出入、若有出入、則非大定、
隍無語良久、問師嗣誰、策曰、我師曹溪六祖、曰、六祖以
何爲禪定、策曰、我師云、妙湛圓寂、體用如如、五陰本空、
六塵非有、不出不入、不定不亂、禪性無住、離住禪寂、禪
性無生、離生禪想、心如虛空、亦無虛空之量、隍始開悟、
策後却歸金華、大開法席、

慧忠

慧忠、諸曁人、姓冉氏、自得心印、居南陽白崖、影不出山、

者四十餘年、肅宗重其道、行召居西禪院、事以師禮、及
代宗臨御、復迎止光宅精藍、十有六載、隨機說法、時有
西天大耳三藏到京、云得他心慧眼、帝勅令與國師試
驗、三藏纔見師、便禮拜、師問曰、汝言得他心通耶、即令
汝道老僧在什麼處、三藏曰、和尚是一國之師、何爲却
去西川看競渡、師再問、汝道老僧即今在什麼處、曰、和
尚是一國之師、何得却在天津橋上看弄猢猻、師第三
問、還如前語、三藏良久、罔知去處、師叱曰、這野狐精、他
心通在什麼處、三藏無對、一日喚侍者、侍者應諾、如是
者三、師曰、將謂吾辜負汝、却是汝辜負吾、有僧問、若爲
得成佛去、師曰、佛與衆生、一時放却、當處解脫、問、作麼
生得相應去、師云、善惡不思、自見佛性、問、若爲得證法
身、師曰、越毘盧之境界、曰、清淨法身作麼生得、師曰、不
着佛求、再問那個是佛、曰、即心是佛、曰、心有煩惱否、師
曰、煩惱性自離、曰、豈不斷耶、師曰、斷煩惱者、即名二乘、
煩惱不生、名大涅槃、又曰、吾今答汝、窮劫不盡、言多去
道遠矣、所以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
是名師子吼、大曆中、右脅長往、遷靈於黨子谷建塔、賜

諡大證禪師、

神邕

神邕、字道恭、姓蔡氏、諸曁人、聰悟過人、年十二、出家法
華寺、每覽孔釋二典、一過能誦、從玄儼師通四分律鈔、
又從左溪習天台止觀、法華玄疏、梵網諸經、秘揵載啓
觀性知空、至於歷夏、遂司南學者、乃振錫西遊、止於長
安、公卿藉其風華、追慕者、結轍而至、一聞玄著、無不披
襟、著作韋子春、高氣而贍學、與之酬抗、子春折角、滿座
驚服、中書舍人蕭咸歎曰、此闍黎可謂塵外摩尼、論中

師子、時人以爲知言、先是中岳道士呉筠造論數篇、斥毀釋教、昏蒙惑之、邕乃襲世尊之攝邪見、復寶琳之破魔文、爰據城塹、以正制狂、旗鼓纔臨、呉筠覆轍、遂著破倒翻迷論三卷、東南佛法再興、邕之力也、貞元間示疾而滅、報齡七十有九、僧夏五十、

智慧

智慧、越人、形貌短小、神觀甚雋、初依徑山國一禪師受具、後叅大寂、發明心地、因爲大寂送書與忠國師、國師問曰、馬大師何以示衆、對曰、即心即佛、國師曰、此外更

有何言、對曰、非心非佛、或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國師曰、猶較些子、慧曰、馬大師即恁麽、未審和尚如何、國師曰、三點如流水、一曲似禾鎌、慧後隱居伏牛山、一日謂衆曰、即心即物、是無病求病句、非心非物、是藥病對治句、僧問曰、如何是脫洒句、慧曰、伏牛山下古今傳、又嘗自吟云、宇内爲朋客、人中作野僧、任從他笑我、有處自騰騰、

文綱

文綱、姓孔氏、會稽人、十二出家、冠年受具、捺有彛檢、口

無濫言、尋詣京兆道成律師、禀毘尼藏、毎登壇講律、疑若斷山、或風雨宴居、或晝夜獨行、故能吉祥在手、不捨其瓶、威德迎風、不絶於氣、八方來學、讃歎者衆、袂雲臨、發聲雷駭、是以一時法主、四朝帝師、同迦葉之入城、遇匿王之說戒、竹園林外、別有沙彌、畢樹枝間、廣聞鶖鳥、所以受潤者傳、入見者深、萬病已痊、獲歡喜之藥、一心不染、解煩惱之繩、景龍二載、中宗延入内道場、於乾陵宮爲内尼受戒、先天初、睿宗又於別殿請爲菩薩戒師、兜率天上、親聽法言、王舍城中、普聞淨戒、賜絹三千餘

匹、悉付常住、隨事修營、一絲不掛、於開元十五年、怡然長往、世壽九十有二、滑臺太守北海李邕爲之碑記、

道岸

道岸、姓唐氏、潁川人、少業儒、有才名、忽弃去、落髮受具、洗心訪道、堅修律儀、深入禪慧、夜夢迦葉來爲導師、朝閲真經、宛弃冥牒、由是聲名籍甚、推爲經行領袖、後居會稽龍興寺、楊越江淮、緇素雲赴、窺天挹海、無不虛往實歸、時號爲大和尚、孝和皇帝召入内庭、請爲菩薩戒師、親率六宮圍繞供養、仍圖畫於林光宮、御製畫讃曰、

戒珠皎潔慧流清淨身局五篇心融八定學綜真典觀
通實性維持法務綱統僧政律藏冀今傳芳象教因乎
光盛當時以麟閣丹青未嘗有讚岸之遺迥榮寵過之
尋辭還會稽以開元五年滅度於本山初岸本文綱律
師高足也以江表多行十誦律罔知四分岸請帝墨勅
執行南山律宗者岸之力也

玄儼

玄儼姓徐氏諸曁人少出家隸懸溜寺弱冠從光州岸
師受具後遊方徧叅諸宿俱蒙印可由是道尊戒潔名

動京師安國授記並克大德尋還江左偏行四分因著
輔篇記十卷羯磨述章三篇初光州岸公嘗夢神僧謂
曰玄儼當為法器云何教以小乘後乃命宣般若由是
研精覃思採摭舊學撰金剛義疏七卷多古德之所未
詳而獨發揮光明如指諸掌後住越州法華寺四方叅
叩者數若稻麻筭同竹葦宴坐不出幾三十年開元二
十四年帝親注金剛般若經詔頒天下普令宣講都督
河南元行冲請儼重光聖日遂令盲者見日月之光聾
者聞雷霆之響儼演暢之力居多道俗受法者殆出萬

人人境住持舉無與比義學宗之俱頂禮為人天眼目
以天寶元年化畫而逝窆於寺南泰山之下高樹雙塔
光明踰於白雲列植千松秀色羅於明月

德秀

德秀姓孫氏富陽人少棲梵宇正護浮囊能定常師留
心律府嘗哀鬼神乏食每於中夜施其淨飯淅淅飛走
之倫亦餐法食秀或林下經行輒飛鳴環遶後終於定
山頗多靈異則天寶初載也遷神入塔天降舍利七顆
門人以瓶盛之瘞於塔下或發之見齋齒上生舍利紛

紛而墜焜然五色後人還累甓以為浮屠鄉人云恒有
白蛇蟠屈守護樵牧之童無敢近者

大光

大光姓唐氏安吉人持法華經其聲通於有頂肅宗召
見拱立而歎曰昔夢吳僧口持大乘五光隨發音容宛
若甚慰朕心因賜名大光勅住千福寺清夜誦經遶遶
通於聖聽帝聞而異之以為希有使中涓覘之見白光
滿室朗然若晝梵音方作光起面門如開毫相經聲向
息光亦隨歛尋歸吳興示寂於法華寺光一飯七十載

一納四十年歲無浣濯而戒香鬱然吳興刺史李紳撰
銘題云曇詔持經大德神異之碑

神智

神智義烏人姓力氏黃帝力牧之後少出家雲門寺年十二一食斷中持大悲心咒應法登戒峻厲恪勤遊方至於暨陽見其山水明秀歎曰營廷之魚潛於葭澤此地亦吾之藪澤也遂結茆以居恒咒水盃以救百疾飲之者立差士民敬仰日給無算皆號之曰大悲和尚

慧海

慧海越人初依大雲寺道智受業往參馬祖祖問曰從何處來曰大雲寺來祖曰來此擬何事曰求佛法祖曰自家寶藏不顧拋家散走我這裡一物也無求甚佛法海遂禮拜問曰那箇是慧海自家寶藏祖曰即今問者是汝寶藏一切具足何假向外馳求海於言下大悟明日馬祖告衆曰越有大珠圓明光透無遮障處海遂作禮承事六年後以受業師老歸越奉養乃㢡跡韜光外示癡訥一日有法師來謁曰擬伸一問師還對否海曰深潭月影任意撮摩曰如何是佛海曰清潭對面非佛而誰又僧問和尚如何用功海曰飢來喫飯困來打眠曰一切人總如是用功否海曰不同曰爲甚不同海曰他喫時不肯喫百種須索睡時不肯睡千般較量所以不同僧杜口無語海時閒居補衲忽僧謂曰將敗壞補敗壞海曰何不道即敗壞非敗壞其僧作禮而去

法海

法海字文允姓張氏吳興人少出家鶴林寺白駒匪食其場苗金翅俄翔於海而曲從師教周覽羣經大壑納川鄧林蒙羽是以圓入一性學階空王擅當代獨悟之

名剖先賢不決之義一時外學六籍皆通嘗謂人曰佛法一門極唯心地餘皆推輪也天寶中與揚州法慎律師講肆同曇一靈一等推爲游夏黑白二徒多從求益云

智威　慧威附

智威縉雲人姓蔣氏頴脫塵蒙心遊物表聞天台宗教遂從灌頂禪師咨請心要旣而得一融道體二居宗定慧方均寂照相半雖云自了急在利他天與多能富有辭藻嘗著桃岩寺碑與頭陀寺碑氣度相表或云威是

徐陵後身也後以法眼付門人慧威慧威姓留氏東陽人總角之年露其儁習抉開愛網徑入空門不滯一方仍叅三葢聞縉雲盛行禪法裹足造焉剋志忘勞覩威牆奧一日千里罔不推稱至有成業時謂小威

玄朗

玄朗姓傅氏烏傷人梁大士翕之六代孫也九歲讀經日過七紙從天台慧威法師習止觀禪門凡一宗之教無不研其精義復以觀音悲智爲事行良津乃遊心十乘諦冥三觀獨居一室三十餘秋時有盲狗來伏朗前

長嘷宛轉似有所祈朗惻然憫之焚香禮佛爲狗懺悔七日而盲狗豁然天寶初示寂而終報齡八十有二僧夏六十有一朗細心修行以身徇律一鬱多羅四十餘年一尼師壇終身不易食無重味居必偏厦非因禮佛未嘗輕出禪關一步凡稟其戒律者無不精嚴自持第其傳法是爲五祖天下皆號之曰左溪

慧明

慧明姓陳氏蘭陵人初習律藏嘗語人曰昔者紫荊首作伯成子遁焉吾雖不捨律儀而惡乎諍論紛紛若心

印心之法至矣哉乃西詣方巖頓開心地止於魚陂道場有大蟒來擾如撫家狵時鷹飢羣盜欲至必號呼先告往往有徵尋移止佛川泉側有吳王古祠明爲神說戒遂斷血聊神復捨祠爲寺肇基[illegible]於祠下獲一銅盆下有篆文慧明二字建中初示滅其日庭水春染山雨晝冥猛虎繞垣悲嘯而去

子瑀

子瑀字真瑛姓沈氏德清人總角出家壞衣削髮煢然世事於洛京大福先寺受具於是佩菩薩印燭如來燈

證聖中歸於大雲道場堅持律柄常禮一萬五千佛名兼慈悲懺日夜一匝忽夜有聖僧九人降於禮懺之所相與行道彈指而去或夜無燈燭心口自念圓光照室如坐月中天寶十一年秋禪坐而化明年啓龕荼毘容色不變如生雖少林孕髭靳春育髮何以過是當時聞見者莫不歎其希有也

乾峯

乾峯越州人嘗與雲門相難箭鋒機對彎弓而笑有僧問涅槃門路以柱杖畫地曰在此

道光

道光姓褚氏踰齔出家方冠受具詣光州和尚學通毘尼夏淺德崇東南稱為義虎雲雨慈味笙鏞道聲持法華三昧沒身不怠上元初終於本寺世壽七十有九初光歿前三日昧爽支疾疑神依色身覩彌陀具相現在其前滿庭碧花昔所未覩四日質明忽有異人請光為和尚遂開目彈指曰但發菩提心至五日曼陀羅花自天而雨須臾合掌端坐而逝

守直

守直字堅道錢唐人姓范氏初從支硎圓大師受具足律儀是夜眼光現長一丈餘持久方滅練行三年受菩薩戒傳楞伽心印講起信論南山律鈔各二十餘遍平等一兩大小雙機在乎圓音未嘗少異乃立願誦法華經夢神人施珠一顆及覺宛然在握後住靈隱寺一日忽語侍者曰夫至人乘如而來乘如而去示其必然也而愚夫欲以長繩繫彼白日安可得乎吾景落桑榆豈淹久也無幾示滅世壽七十有一

曇一

曇一姓張氏越人少聽雲門寺茂亮法師經論一聞懸解法師奇之曰此佛子也遂剃髮受記既而西遊長安習毘尼藏學惟識俱舍等論於是蓮花不染之義甘露甚深之旨一傳慧炬了作梵雄後杖錫東歸一音演法凡講四分律總三十五徧江淮釋子受木叉者非一登壇即不為得法天寶十四載浙江潮水南激錢唐大雲伽藍正當湍悍因請一講律學徒千人咸發大願每正念摩訶般若以止濤激五月晦日恍惚之間見一神人衣冠甚偉自稱伍胥稽首謝曰蒙垂法施即改波流未

逾旬日漲沙五十里道俗驚歎得未曾有以大曆六年遷化於寺之律院報齡八十僧臘六十一

齊翰 如隱附

齊翰字等至吳興沈氏子出家衣定寺後請住虎丘翰道性淵默外則淡然迹不近名身不關事長在一室寂如無人顧門相部義疏精敏罕儔明法華經王蘊湖祇壇每當請首大曆十年入流水念佛道場是夜西方念中頓現即以是年示滅報齡六十有八初翰之遇疾也謂門弟子曰有崔從空飛下廻翔我前必謝之期小聖

循病安能免哉受業門人如隱與吳興皎然結法門昆弟之交當時稱爲高潔

辯秀

辯秀姓劉氏稚齒出家事靈隱諫禪師便能問津闖入道之意所聞指訓如涼風入懷醒然清悟天寶初受戒於東海鑒真大師傳律於會稽曇一尋隸名於吳郡之開元寺時詔天下二十五寺各定大德七人長講戒律秀應其選後於淨土一門不忽於念時時謂人曰昔聞西方之行是有相大乘此乃蓬心不直非達觀之說夫

出言即性發意皆如而一色一香無非中道況我正念乎秀登壇一十六番受度者數千百人秀抓制律樞正持僧統建中初示疾而終世壽六十七法臘三十五當其逝日有庭樹一本枝葉扶踈朝花正敷而遽萎謝遷龕於虎丘西寺松門之右

惟實

惟實富春人四歲不語父喪忽謂母曰生育德重願歸佛圖以報於是出家從本宗禪師客授微旨號曰徹師天寶中振錫大蓮山麓毒蛇猛獸俱爲馴伏尋徙香山寺貞元二年坐逝建塔於寺巽隅焉咸通十四年忽有人負漆器五百事入寺曰徹和尚於浙西勾緣先遣至此衆問其所在曰溪邊濯足衆趣而出惟見濡跡草徑直掘墳塔遺履在傍遂啓塔視之儼坐如生髮鬚秀長遂出而奉之

大義

大義衢州須江人姓徐氏得法於懷讓禪師卓錫鵞湖隨機說法憲宗皇帝嘗詔入內於麟德殿講義有一法師問如何是四諦義云聖上一帝三帝何在又問欲界

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云法師只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法師曰如何是禪義以手點空法師無對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尚不奈何義又舉順宗問尸利禪師大地衆生如何得見性成佛尸利云佛性猶如水中月可見不可取因謂帝曰佛性非見必見水中月如何攫取帝乃問何者是佛性義對曰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真宗益加欽重元和十三年卒壽七十四勅諡慧覺禪師見性之塔

明淨

明淨高客人少出家咏定爲業後南游東越天台諸山禪觀在懷無緣世習而衣服襤褸動止適時同侶禪徒未之弘仰山粒致絕日至村中乞食比還忽值羣虎皆張口閉目若以飢告淨曰吾行山澤久矣虎兕無心畏之今羣列路傍豈非爲食耶乃以匙抄飯以次納諸虎口虎得食皆垂尾而去後每出乞食輒飼羣虎以爲常貞觀三年大旱詔下岳瀆諸祠普令雩禱淨應詔於莊嚴寺僧房禪默至七日向曉問守衛者曰天之西北可有白虹否對曰有淨曰雨傾至矣須臾雨洽遂以有年

勅度三千僧酬其淨德尋還義勝寺莫測所終

齊安

齊安海門郡人姓李氏少依雲琮禪師落髮後謁大寂一見契機乃命入室示以正法住塩官鎮國海昌院大鳴法鼓聲馳四部有講僧來叅安問座主蘊何事業對云講華嚴經安云經中有幾種法界對云廣說則重重無盡略說有四種法界安竪起拂子云這箇是第幾種法界講僧沉吟徐思其對安云思而知慮而解是鬼家活計日下孤燈果然失照一日謂衆曰虛空爲鼓須彌爲椎什麼人打得衆無對後不疾宴坐示滅勅謚悟空禪師

靈默

靈默毘陵人姓宣氏從馬大師剃落受具初叅石頭一言便契執侍巾瓶者二十年後入天台住白沙後居五洩僧問何物大於天地默云無人識得伊僧云還可雕琢也無默云汝試下手看一日忽焚香端坐示將入寂僧問和尚向什麼處去默曰無處去僧曰某甲何不見默曰非眼所覩言畢奄然順化壽七十有二臘四十一

法常

法常襄陽人姓鄭氏初叅馬祖問如何是佛祖云即心是佛師悟遂居於鄞之大梅山馬祖聞師住山乃令一僧到問云和尚見馬祖得箇什麼便住此山師云馬師向我道即心是佛我便向這裡住僧云馬師近日佛法又別師云作麼生別僧云近日又道非心非佛師云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任汝非心非佛我只管即心即佛其僧廻舉似馬祖祖曰大衆梅子熟了也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拒往莫可追從容聞復聞鼯鼠聲師

云即此物非他物汝等諸八菩護持之吾今逝矣言訖示滅壽八十八臘六十有九智覺禪師延壽讃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沒

智藏

智藏姓皮氏廬陵人少精律藏隸名豫章天宮寺將伸忽然號爲律虎每登法座提唱毘尼辨理析微連環可解貞元中值大寂禪師篤明心要遂遊會稽於杭烏山頂築小室安禪乃著華嚴經妙義宜吐亹亹學者歸之

以元和十四年無疾而終報齡七十有九

惟寬

惟寬衢州信安人姓祝氏年十三見殺生盡然不忍食乃求出家初習毘尼修止觀後參大寂乃得心要貞元初始行化於吳越間憲宗詔至闕下白居易嘗詣師問曰既曰禪師何以說法師曰無上菩提者被於身爲律說於口爲法行於心爲禪應用者三其致一也譬如江河淮漢在處立名名雖不一水性無二律即是法法不離禪云何於中妄起分別又問既無分別何以修心師云心本無損傷云何要修理無論垢與淨一切勿起念又問垢即不可念淨無念可乎師曰如人眼睛上一物不可住金屑雖珍寶在眼亦爲病又問無修無念又何異凡夫耶師曰凡夫無明二乘執着離此二病是曰真修真修者不得勤不得忘勤則近執着忘即落無明此爲心要有僧問道在何處師曰只在目前曰我何不見師曰汝有我故是以不見曰我有我故即不見和尚見否曰有汝有我展轉不見曰無我無汝還見否師曰無我無汝阿誰求見元和十二年二月晦日登堂說法訖

就化勅謚大徹禪師

藏奐

藏奐衢州信安人少詣長沙嶽麓寺禮靈智禪師出家後於武陵開元受戒因聽律部語同學曰教門繁廣宜扣總持遂謁龍牙暢禪師參請法要龍牙曰蘊昒不真佛生非我子之正本當復何名而從誰得奐一言領悟廻柯山避會昌沙汰後於龍興廣揚道化壽以無疾示滅世壽八十有一法臘五十有六

玄覺

玄覽姓褚氏錢唐人舒國公無量之弟也生而懸解深達實相以崇善本出家師承慧泉泉一見器之曰江表無真僧久矣其以此子爲法鼓乎後於臨平建刹名曰華嚴復以寺前平湖爲放生池迂迴十里一切鬐尾鱗甲之屬無不唫喁浮沉遂其生性又鑄像寫經追報王考與兄無量晨昏說法以娛其母開元初示寂終於所住世壽八十有四

稠錫

稠錫桐廬人唐開元間卓錫南岳庵前稠木自開因號

稠錫和尚嘗下山未幾復歸庵衆僧不納一日偕二虎至僧衆怖走稠錫曰勿怖止欲決去就耳吾果不能住此庵虎當恣啖我如可再居遶吾身三匝虎遶行如數衆懼請留集衆五百遂成大刹

惟則 智禪師附

惟則京兆人姓長孫氏六祖牛頭弟子後隱於天台瀑布之西岩法席漸盛因名其岩曰佛窟一日示衆云天地無物也我無物也然未嘗無物也斯則聖人如影百年如夢孰爲生死哉至人以是獨照能爲萬物之主吾知之矣汝等知之乎有僧問如何是那羅延箭則云中的了也一日安坐示滅壽八十臈五十有八法嗣爲雲居智禪師

鑒宗 洪諲附

鑒宗吳興長城人姓錢氏少依開元高閑出家學通淨名思益經後謁鹽官悟空大師決擇疑滯遂止徑山宣揚禪教有小師洪諲以講論自矜師謂之曰佛祖正法直截亡詮汝筭海沙於理何益但能莫存知見泯絕外緣離一切心卽汝真性諲聞瞿然禮辭遊方至潙山方

悟玄旨師以咸通中示滅謚曰無上大師卽徑山第二祖也洪諲吳興人姓吳氏年十九落髮二十二受滿足律儀因承鑒師之訓三日忘食後得悟潙山遂繼踵爲徑山第三祖於法實潙山之嗣也光化中白衆而化

道悟

道悟東陽人姓張氏於杭州竹林寺受具精修梵行推爲勇猛首叅國一服勤五年載造馬大師重印前解法無異說後叩石頭一言頓悟幷初所得豁然氷解後住天皇寺學徒依附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石頭

法席於斯爲盛僧問如何是玄妙之說師曰莫道我解佛法僧曰爭奈學人疑滯何師曰何不問老僧僧曰問了也師曰去不是汝存泊處元和中示疾驀召典座典座近前師曰會麼對曰不會師乃拈枕子拋於地上即便入滅壽六十臘三十有五

法相

法相姓俞氏長水人七歲投師受經三次旬誦通法華全部弱冠游長安習毘尼道諸部同異無不該綜業成東返於開元寺置壇說戒每有異鳥棲於座側馳斥不去講畢而後翩然入雲會昌中忽告弟子曰吾當滅矣儼然累足右脇而逝時衆晝聞天樂夕覩異光建塔於來蘋鄉之原却後五十餘年義州刺史曹信大理司直吳方修塔發之見相遺骨若銅色勾鎖不解舌相不壞如芙蓉花齒全四十二香湯浴之重葬焉

三平和尚

三平和尚處之麗水人少出家受具戒持律精猛人天共仰築精舍於南明山是爲大安寺嘗乘虎至溪津叱虎還徒步入城比晚虎出候於溪截還山以爲常

少康

少康縉雲仙都人母夢至鼎湖峯見玉女手持青蓮花授之曰此花吉祥寄汝已而有娠迨生青光滿室香若芙蕖七歲未言母抱入靈山寺瞻禮佛像康忽唱言曰釋迦佛聞者異之十五歲出家從學諸方貞元中至長安求見留善導和尚真像像化爲佛身謂康曰汝依吾行法化導衆生同歸安養名爲善導康如所證南至江陵果願寺遇一僧謂曰汝化緣在睦州言訖不見康因至睦州日乞食城中得錢誘小兒誦阿彌陀佛一聲遺一錢郎高峯巔建淨土道場集衆齊聲念阿彌陀佛康獨聲高見佛從口出連誦其出若聯珠坐逝之夕有光燭烏龍山山變爲白色宋元符二年賜號曰廣道大師

天然

天然不知何許人初習儒學將入長安應舉宿於逆旅忽夢白光滿室占者以爲解空之祥遂往參馬祖纔見以手托幞頭額祖熟視良久曰南嶽石頭汝師也還抵南嶽仍以前意投之石頭以爲法器覩爲薙落又爲說戒法師乃掩耳而出便往江西再謁馬祖未參禮便入

僧堂內騎聖僧頸而坐時大衆驚愕遽報馬祖馬躬入
堂視之曰我子天然師即下地禮拜曰謝師賜法號因
名天然馬祖問從什麼處來師云石頭馬云石頭路滑
還蹉倒汝麼師曰若蹉倒即不來乃杖錫觀方居天台
華頂峯三年往徑山禮國一禪師尋至龍門香山與伏
牛爲莫逆交後於慧林寺遇天大寒師取木佛焚之人
或譏之師曰燒取舍利人曰木頭何有師曰若爾者何
爲誚我一日往南陽謁忠國師見便展坐具國師云不
用不用師退步國師云如是如是師却進前國師云不
是不是師遶國師一匝便出國師云去聖時遙人多懈
怠三十年後覓此漢也還難得師後向南陽丹霞山結
菴以居學徒雲集三年間遂搆成大院長慶四年六月
忽告門人曰備湯沐吾欲行矣乃戴笠策杖授屨垂一
足未及地而化壽八十有六勅諡智通禪師

文舉

文舉姓張氏東陽人十九落髮始墮息慈以四分律爲
學晝夜翹勤遂登講座欠通法華義疏得智者之膏腴
舉身量六尺其形如山目不廻視口無戲言四威儀中

無非律範丹丘二衆仰爲繩準其奔走聽受者與佛隴
則公禪道並馳而爭先也尋勅爲國清寺大德會昌二
年五月化去報齡八十有三僧臘五十有五

道邃

道邃字宗達姓張氏吳興人初從天竺威律師受具戒
首宗毘尼傳教後學天台一心三觀法門臨壇度人徒
盈石室之籌天寶中於靈巖道場行法華三昧忽覩大
明上燭於天我身正念儼在光中異日問荊溪禪師曰
此智慧光明從心流出也又於支硎山入法華道場覩
此身在虛空中坐先證者知是滌垢之相無何以無疾
示滅報齡七十有一僧夏四十有六

豐干

豐干不知何許人居天台山國清寺剪髮齊眉布裘擁
質人問佛理止答以隨時二字樂獨舂穀役同城旦應
赴齋炊不辭勤瘁常誦唱道歌乘虎直入松門衆僧驚
畏寺廚中有二苦行曰寒山拾得終日厖語聽者不解
時以風狂目之獨與豐干相親一日寒山問古鏡不磨
時如何獨照豐干曰氷壺無影像猨猴探水月曰此是

不照燭也請師更道豐干曰萬德不將來教我說什麼
寒拾俱禮拜豐干尋入五臺山巡禮路逢一老翁問莫
是文殊否曰豈可有二文殊豐干作禮未起忽然不見
至五臺經數年後回天台山示寂

寒山子

寒山子本無氏族嘗居始豐縣寒岩中遂名寒山子容
貌枯瘁布襦零落以樺皮為冠曳大木屐時來國清寺
就拾得取衆僧殘食菜滓食之或時徐行廊下或時叫
噪望空慢罵寺僧以杖逼逐拊掌大笑而去一日豐干

謂之曰汝與我遊五臺即我同流若不與我去非我同
流曰我不去豐干曰不是我同流寒山因問曰汝去做
甚麼豐干曰我去禮文殊曰汝却不是我同流初閭丘
胤出牧丹丘來謁豐干乞示安危之兆豐干曰到任記
謁文殊普賢曰此二菩薩何在豐干曰國清寺執爨者
寒山拾得是也閭丘拜辭乃行尋至山寺訪之見二人
圍爐語笑閭丘不覺致拜二人連聲咄叱復執閭丘手
笑而言曰豐干饒舌彌陀不識禮我何為遂相携出松
門自是不復入寺閭丘又至寒岩禮謁二人高聲喝之

曰賊賊便縮身入岩石縫中唯曰汝諸人各各努力其
石縫忽然而合杳無蹤跡閭丘哀慕不已令其徒道翹
檢其遺物惟有木葉書詞數十首而已

拾得

拾得不知所自豐干經行聞兒啼聲遂尋之見一子可
數歲携至國清寺付典座僧養之因名拾得稍長令知
食堂香燈忽一日輒登座與佛對盤而食復呼陳憍如
曰小果聲聞傍若無人執箸大笑典座僧忿然罷其堂
任令厨內滌器洗濯纔畢澄濾食滓以筒盛之寒山來

必負之而去一日掃地寺主問曰汝名拾得畢竟姓箇
甚麼住在何處拾得放下掃箒叉手而立寺主罔測寒
山搥胸云蒼天蒼天拾得却問汝作甚麼曰豈不見東
家人死西家助哭二人作舞大笑而出每日僧厨下食
為烏鳥所啄拾得以杖杖護法伽藍曰汝食不能護安
能護伽藍乎是夕神見夢合寺僧曰拾得打我詰旦衆
僧說夢符同一寺駭異始知非常人也時牒申州縣郡
符下云賢士隱遁菩薩應身宜用旌之號拾得為賢士
後竟隱名而逝

靈祐

靈祐初作沙彌受具龍興寺自福唐至國清求戒時寒山拾得掃松迎逆臨行寒山送之云千山萬水遇潭即止遂往潙潭領旨百丈應司馬頭陀之讖居大潙山橡栗充飢遂典潙仰一宗

道欽

道欽姓朱氏崑山人弱冠服膺儒教玄素禪師一見以爲法寶欽因求爲弟子素躬與落髮因戒之曰汝乘流而行逢徑即止欽遂南行抵臨安見東北一山因訪於

樵子曰此徑山也乃駐錫焉馬祖令門人智藏來問十二時中以何爲境欽曰待汝廻去時有信藏曰如今便廻去欽曰傳語却須問取曹溪大曆三年詔至闕下代宗親加瞻禮一日欽在内庭見帝起立帝曰師何以起欽曰檀越何得向四威儀中見貧道帝悅賜號國一禪師頃之歸山說法而逝世壽七十有九勅謚曰大覺

圓修

圓修富陽人母夢日光入戶因而有孕及誕異香滿室遂名香光九歲出家受名圓修二十受戒於荊州果願寺一日游至孤山永福寺有辟支佛塔時道俗共爲法會師振錫而入有韜光法師問曰此之法會何以作聲師曰無聲誰知是會後見秦望山有高松蔦蘿繁密盤屈如蓋遂棲止其上時人稱爲鳥窠禪師元和中白居易出守茲土入山禮謁乃問曰禪師住處甚險師曰太守住處尤險白曰弟子位鎮江山何險之有師曰薪火相煎識性不停得非險乎又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白曰三歲孩子也解恁麼道師曰三歲孩子道得八十老翁行不得白遂作禮長慶四年

忽告衆曰吾今報盡言訖坐亡

如訥

如訥未詳其何許人目有重瞳垂手過膝自翠微得法乃止於道場山薙草卓庵學徒四至遂成禪苑廣闡法化僧問如何是教意師曰汝是看僧禮拜師曰明月鋪霄漢山川勢自分問如何是得聞性不隨緣去師曰汝聽看僧禮拜師曰聾人也唱胡笳調好惡高低自不聞僧曰恁麼即聞性宛然也師曰石從空裡立火向水中焚問虛空還有邊際否師曰汝也太多知僧禮拜師曰

三尺杖頭挑日月、一塵飛起任遮天、一日上堂說法竟、合掌端坐而逝、所遺壞衲三事、及開山柱杖、今在影堂中、

良价

良价會稽人、姓俞氏、從五洩默禪師剃落、具戒遊方、首謁南泉、值馬祖諱日修齋、次南泉問衆曰、明日設馬師齋、未審馬師還來否、衆皆無對、价出對曰、待有伴卽來、南泉聞已、讚曰、此子雖後生、甚堪雕琢、師曰、和尚莫壓良爲賤、次叅潙山問曰、頃聞忠國師有無情說法、良价

未究其微、潙山曰、我這裡也有、只是難得其人、曰、便請師道、潙山曰、父母所生口、終不敢道、曰、還有與師同時慕道者否、潙山曰、此去石室相連、有雲岩道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既到雲岩、問無情說法、什麼人得聞、雲岩曰、無情說法、無情得聞、价曰、和尚聞否、雲岩曰、我若聞、汝卽不得聞吾說法也、曰、若恁麼、卽良价不聞和尚說法也、雲岩曰、今我說汝尚不聞、何況無情說法也、价乃呈偈云、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解說不思議、若將耳聽聲不現、眼處聞聲方得知、遂辭雲岩、心猶涉疑、後因過水覩影、大悟前旨、遂盛化高安之洞山、因爲雲岩諱日營齋、僧問、和尚初見南泉發迹、爲什麼與雲岩設齋、師曰、我不重先師道德、亦不爲佛法、只重不爲我說破、僧問、和尚爲先師設齋、還肯先師也無、師曰、半肯半不肯、曰、爲什麼不全肯、師曰、若全肯、卽辜負先師也、師有時云、體得佛向上事、方有些子語話分、僧便問、如何是語話、師曰、語話時闍黎不聞、曰、和尚還得聞否、師曰、待我不語話時卽聞、僧問、如何是正問正答、師曰、不從口裡道、曰、若有人問、師還答否、師曰、也未問、問、如何

是從門入者非寶、師曰、便休便休、僧問、師尋常教學人行鳥道、未審如何是鳥道、師曰、不逢一人、曰、如何行、師曰、直須足下無絲去、曰、只如行鳥道、莫便是本來面目否、師曰、闍黎因什麼顛倒、曰、什麼處是學人顛倒、師曰、若不顛倒、因什麼認奴作郎、曰、如何是本來面目、師曰、不行鳥道、師將圓寂、謂衆曰、吾有閑名在世、誰爲吾除、衆皆無對、時沙彌出曰、請和尚法號、師曰、吾名已謝、咸通十年三月、命剃髮披衣、令擊鍾、儼然坐化、勅謚悟本大師

法明

法明不知何許人落魄嗜酒佯狂不羈終日大醉謳唱柳詞人以醉和尚稱之明日我醉且醒君醉奈何混俗和光然實不染一塵也一日居靈隱寺中忽謂衆曰吾當行矣乃書一偈云平生醉裏顛蹶醉裏却有分別今朝酒醒歸何處楊柳岸曉風殘月擲筆而逝

湛然

湛然姓戚氏常州人家本儒墨獨有道俗之思嘗夢披僧衣掖二輪游於大河議者以為當以止觀二法度羣

生於生死淵中也遂以居士服受左溪朗公天台教法天寶初始解縫掖而登僧籍及之朗公捐代然乃大啓上法旁羅萬行盡攝諸相入於無間即文字以達觀導語默以還源乃祖述所傳章句凡十數萬言心度諸禪身不踰矩三學俱熾羣疑日潰求珠問影之類稍見罔象之功行止觀之盛始然之力也天寶大曆間詔書連徵辭疾不就建中初示病佛隴道場說法[illegible][illegible]如而化號曰天台教主建塔附於智大師之原

船子和尚

船子和尚名德誠初參澧州藥山弘道儼師儼師曰子後上無片瓦下無錐地大闡吾宗與道吾雲岩二人為道契自離藥山乘小舟往來松江朱涇以綸釣舞棹隨緣而度號船子和尚夾山善會初參石樓住京口鶴林寺道吾過之知其所得尚淺令參船子會至朱涇見誠大契宗旨辭行回顧再四誠喚回會立起橈曰汝將謂別有處邪遂覆舟入水而逝

韜光

韜光蜀人長慶初辭師出遊師囑之曰遇天可前逢巢

則止後至錢塘遊靈隱山巢枸塢時白樂天守郡悟曰此吾師之命我也遂結庵以居樂天聞之遂與為友題其堂曰法安嘗以詩招之入城韜光不赴裁詩報之有明月難教下碧天之句真本色住山人

會通

會通杭人姓吳氏初名元卿德宗朝為六宮使方春韶花卉盛發翫賞移時因感悟自是忽忽不樂帝怪而問其故以願從釋對遂放歸見韜光光令見鳥窠鳥窠為祝髮服勤數年未蒙印授一日告辭鳥窠曰汝何往曰

諸方學佛法去曰若是佛法吾此間亦有少許曰如何是佛法鳥窠於身上拈起布毛吹之通即豁悟不復他行世號布毛侍者

景欣

景欣仙遊人本白雲山受業得石霜開示而止丹丘湧泉之蘭若一日欣不披袈裟喫飯有僧問莫成俗否欣曰即今豈是僧耶有彊德二禪客到於路次見欣騎牛不識欣乃曰蹄角甚分明爭奈騎者不識欣驟牛而去二禪客憩於樹下煎茶欣廻下牛近前不審與坐喫茶欣問曰二禪客近離什麼處曰離那邊欣曰那邊事作麼生彼提起茶盞欣曰此猶是這邊那邊事作麼生二人無對欣曰莫道騎者不識好後卒於所住

圓澤

圓澤惠林寺僧與居士李源友善相約游蜀中蛾眉山源欲自荊州沂峽澤欲取長安斜谷路源不可曰吾已絕世事豈可復道京師哉澤默然久之曰行止固不由人遂自荊州舟大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甕而汲圓澤曰此吾託身之所也源驚問之澤曰婦人姓王氏吾當爲之子孕三歲矣吾不來故不得乳今既見無所逃矣當以符咒助我速生三日浴兒時公臨視我以笑爲信後十三年中秋月夜當與公相見於杭州天竺寺源悲悔爲具沐浴易服至暮澤亡而婦乳三日往視之兒見源果笑源遂不果入蜀反居惠林後十三年自洛適杭州赴其約至則聞葛洪川畔有牧童菱髻騎牛歌竹枝隔水呼源觀之乃圓澤也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臨風不要論慚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源問澤公健否答曰李公真信士俗緣未盡愼勿相近厲勤修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吳越山川尋已遍却回烟棹上瞿塘遂吹笛入烟霞而去三生石今在天竺寺後

道幽

道幽不知何許人於洞山得法止台州幽棲蘭若四方義學叩關請决者常數百人僧問如何是佛幽曰汝不信是衆生曰學人大信幽曰若作勝解即受羣邪斷將示寂有僧問曰和尚百年後向什麼處去幽曰詡然調然言訖坐化

文邃

文邃福州人少依大慈寰中禪師受業時嚴頭雪峯在衆覩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後於洞山言下發解乃爲洞山之嗣止於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云離師太早不盡師意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邃曰梁公曲尺誌公剪刀僧叅邃豎起拳頭云若開成掌即五指叅差如今爲拳必無高下汝道欽山通商量不通商量其僧近前亦豎一拳邃曰便恁麼只是個無開口漢僧云未審和尚如何接人邃曰我若接人共汝一般去也僧

云特叅於師也須吐露邃曰汝若特來我須吐露僧云便請師乃打之其僧無語邃曰守株待兎枉用精神便下座

惠符

惠符姓戚氏諸暨人弱冠勇氣過人角力馳逐無有及者忽厭俗出家於香岩寺矯迹柔心淳淑頓變納法之後練行孤標每夜沿山據草坐安禪不動後結茆霍山頂上研尋經論忽見巨蛇張口當前毒火熾然符徐語之曰汝尋宿債吾可噬也不然洗心定意當來受戒斯

須弭按蜿蜒而去果化人形來求出家符爲之落髮爲衣受訖禮辭而退後被告符私度符具以實對吏知其非常而縱之後符凡見瘡癤膿流蛇皆爲吮之立瘥至開元中無疾而卒荼毘之日見骨節相連如鉤鎖云

神暄

神暄姓留氏建州人出家婺之開元寺誦七佛俱胝神咒晨昏無間移住金華山北洞百家岩石穴中不搆庵室作露地頭陀有神人吐紫色雲氣而高覆之遐望亭亭如華盖然其神人時來問道復導往赤松洞之東峯

安禪藪藪神人一日問曰師復何須曰吾在此山之陰苦於凛冽神曰此小事耳至夜聞喧閙之聲明旦一小峯移去

玄宗

玄宗永嘉人少出家志求度脫詣江陵朗禪師決了疑貳還至紫金山結茆以居山先多虎從宗卓錫哮𠻳絕跡一日見一老父趍前作禮宗問何人答云某于此山虎神也自從師化得脫業軀已生天道故來報謝耳言訖不見宗以大曆二年坐逝

元慧

元慧姓陸氏平原內史機之裔孫髫齡頴悟長而溫潤畏作枯龜思爲瘦雁遂辭親出家空王寺受具初習毘尼後住嘉禾之建興持三白法諷誦五部曼拏羅成通中隨送佛中指骨舍利往鳳翔重真寺慧於佛前鍊左栅指以爲供養口誦法華不輟火盡灰飛色無撓沮其指不踰月復生如故說者謂鍊指復生與火中蓮花同種而異態也未幾示寂建塔於吳會之間爲三白和尚

崇惠

崇惠昌化玉山鄉人童真修行至徑山禮國一欽禪師乞度爲沙彌云我誦俱胝觀音咒功力無比欽爲落髮授衣示名崇惠俄有神白惠曰師持佛頂少結莎訶令審諦不圓莎訶者成就義也今京室佛法爲外道淩轢危若綴旒待師解救惠乃趁程西上時大曆三年太清宮道士史華上奏請與釋宗當代名流角佛力道法勝負以代宗欽尚空門異道憤其偏重故有是請遂於東明觀壇前架刀成梯史華登躡如常磴道時緇伍互相顧望推排無敢躡者惠奏請於章信寺庭樹梯橫架鋒刃若霜雪然增高百尺惠徒跣登級下層有如坦路復蹈烈火手探沸油仍餐鐵葉號爲餺飥史華懼怯懣惶掩袂而退時衆彈指嗟歎聲若雷響帝遣中官宣慰賜紫方袍一副號曰護國三藏禪師

允文

允文字執經姓朱氏嘉禾人九歲出家師授維摩法華二經再稔皆通高達者謂之重璽或戲問之曰爾出家擬嘗何業率然對曰當陟蓮花臺作師子吼耳十六削頂投嵩山論壇大德遠和尚獲無邊作法仍就中夏攻

相部律宗并中觀論補衣分衛寒燠四周既而義方旋入師室玄樞律範尤見精微後止越之嘉祥寺敎其經律戢約聽徒頗爲嚴毅聞其警策者往往沸泗交橫悛心革行中和二年示疾化去世壽七十有八

慧聞

慧聞衢州人常徇人以橙波爲第一嘗於龍游縠江鑄丈八金身像有清溪夫婦二人將一大鑑來捨聞爲誓祝之曰此鑑鼓鑄若當佛心前者乃是夫婦發心之至迨脫摸顯像果然鑑當佛心又嘗往豫章勸化得黃金

數鎰路遇賊劫聞遂投金水中曰虛損諸君福田請自捞取賊衆入水求之不得及聞遼州金宾然已在其室時山路虎聞或逢之以杖叩其腦曰汝勿害人吾造功德何不入綠明日虎斷一野彘投閘前弭耳而去

澄觀

澄觀山陰人住寶林寺將譔華嚴義疏於夢寐之間見一金人以手抱之咀嚼都盡自喜爲吞納光明徧照之徵及疏成二十軸堂前池中開合歡蓮花五枝一花皆有三節後於中條山棲岩寺住寺先有禪客拳眉剪髮

字曰痴人被短褐雜語凡所指斥皆多應驗觀未至之前忽驅衆僧洒掃曰不久菩薩當至德宗嘗召至京師命譯烏茶國所進華嚴經賜號清涼國師

一行

一行鉅鹿人性彊記讀經文不再過初事普寂禪師精大衍數嘗至天台國清寺見門前有流水一行立於門屏間聞院中僧於庭布筭既而謂其徒曰今日當有弟子求吾算法已合到門豈無導達耶卽除一筭又謂曰門前水合却西流弟子當至一行承言而入稽首請法盡授其術而門水仍復東流自此一行之名震於遐邇玄宗召對無恒占其災禍若指於掌言多神益邢和璞嘗謂尹愔曰一行其聖人乎漢洛下閎造大衍曆云後八百歲當差一日則有聖人定之今年期畢矣而一行造大衍曆正其差謬則洛下閎之言信矣帝嘗問國祚幾何有留難否行曰鑾輿有萬里之行社稷終吉帝驚問其故不答退以小金合進之題曰至萬里卽開帝一日發合視之盖當歸少許及祿山亂駕幸成都至萬里橋忽悟未幾果歸昭宗初封吉王唐至昭宗而亡故云

終吉至開元末滅度年四十有五帝哭之甚哀輟朝三日親製文書於石出内庫錢五十萬建塔銅人原謚曰大慧禪師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四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目次

目錄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黃國熒齊宏謙終氏閱

空空

唐二　共四十人

師彥

師彥閩越人姓許氏自幼披緇依年秉戒精進勇猛時稱法寶初禮巖頭致問曰如何是本常理巖頭曰動也曰動時如何巖頭曰不是本常理彥沉思良久巖頭曰

肯即未脫根塵不肯即永沉生死彥即領悟身心皎如尋抵丹丘終日如愚四衆傾慕請住瑞岩統衆嚴整江表稱之僧問頭上寶蓋現足下雲生時如何彥曰披枷帶鎖漢曰頭上無寶蓋足下無雲生時如何彥曰猶有杻在曰畢竟如何彥曰齋後困問作麼生商量即得不落階級彥曰挑不出曰為什麼挑不出彥曰他從前無階級曰未審居何位次彥曰不坐普光殿曰還理化也無彥曰名聞三界重何處不歸朝一日有村媼來作禮師曰汝疾歸去救取數千物命媼匆忙至舍乃見兒婦

提竹器拾田螺歸媼接取放處水濱彥之異迹頗多存

諸別錄

僧紹

僧紹不知氏族初叅涌泉和尚入室領旨一日燒畬歸院泉問去甚處來紹曰燒畬來泉曰火後事作麽生紹曰鐵蛇鑽不入泉許之後居台州六通院玄侶依附僧問承聞南方有一劒話如何是一劒紹曰不當鋒曰頭落又作麽生紹曰我道不當鋒有什麽頭其僧作禮而去紹休夏入華頂峯晦迹莫知所終

遂端

遂端慈谿人投師德潤寺日誦法華經至老不懈咸通十二年趺坐而化須臾口出青蓮花七朶芬芳異常窆東山之下二十餘年冢屢發光衆開視之形質如生遂迎還寺漆室奉之號青蓮法華尊者

清觀

清觀字明中臨海人姓屈氏初生手足指間有幕蹼相屬佛經所謂網縵相也稍長神俊挺然有出塵之思遂投國清寺事元琸律師十八受具洞明三觀兼得深定神異通感人莫我知大中癸酉江表荐飢殍路相望觀乃罄其粮食以施餓者令山僧物外度荒自入室禪定謂弟子曰汝如不死至禾黍熟時當以磬引我出果如其言明歲方從定起遠近瞻禮不耐煩聒逃往翠屏山蘭若獨居後以無疾終

洪楚

洪楚永嘉人雲教寺祖師初會昌中寺例廢師戒行高峻宗旨貫通大順間晝夜講誦經法陛地忽生蓮花每有靈蛇蟠座下聽法刺史朱褒異之聞於朝有旨復置

寺法輪復轉楚之力也

明覺 解脫和尚附

明覺麗水人住南明山雪竇禪師頌之曰三界無法何處求心白雲爲蓋流水作琹一曲二曲無人會雨過夜堂秋水深時有解脫和尚者亦住南明嘗月夜靜坐依華嚴經入佛光定感化佛出現由是悟入三摩地辯才無對當時禪學之士皆言法中義虎南明有二

道齊

道齊姓趙氏錢塘人少爲諸生弃去出家定水習毘尼

法後住天竺修習禪定行杜多行宴坐石窟中猛虎蹲蛇皆爲馴伏時山椒乏水以錫杖刻地迸泉應手而出用周香積四方義學請講華嚴經時雪深半月忽生異花二本狀若芙蕖熠爚之光映於講席四衆嗟歎見所未見後卒於所住

代病

代病天台人七歲出家國清寺受戒法大曆元年登太行遊霍山乃深入幽邃結茆而居嘗有盜入室忽見二虎據路盜不敢出代病適歸盜叩頭陳悔代病乃摩娑

虎頭勅令縱盜又有寘毒於酒者賄貧女往施之代病已知竟執杯一吸而盡俄酒氣及兩足脛出地爲墳裂聞者驚怪以爲神沴隰西河人有病只給與淨水飲之必瘳貞元中跏趺示滅

守約

守約麗水人誦法華經有悟人稱之曰約法華遍遊諸方叅决疑義晚住天王護法院嘗夜歸守門行者夢伽藍神呼之覺曰佛歸起開門約適及門寺僧咸異之後趺坐而化

佛日

杭州佛日和尚不知何許人初游天台嘗曰如有人奪得我機者卽我師矣尋抵於江西謁雲居膺和尚作禮而問曰二龍爭珠誰是得者雲居曰卸却業身來相見對曰業身已卸曰珠在什麼處師無對遂投誠入室禮雲居爲師次叅夾山遂得無生之智後回住杭州佛日而終

僧容

僧容未詳何許人初住貞溪後居處州廣利蘭若機鋒

峻利叅扣者多死於言下僧問魯祖面壁意作麼生容良久曰還會麼曰不會容曰魯祖面壁容一日謂衆曰若到來廣利門下須道得第一句卽開一線道與兄弟商量時有僧出禮拜容曰將謂是異國船主元來是此郡商人後卒於住處

咸澤

咸澤不知何許人初叅保福展和尚保福問曰汝名什麼師曰咸澤保福曰忽遇枯涸者如何澤云誰是枯涸者保福曰我是澤曰和尚莫謾人好保福曰却是汝謾

我澤既承長慶印記後住靈隱山寶嚴道場玄素傾仰大弘道法僧問如何是寶嚴家風澤云師子石前靈水響雞籠山上白猿啼後不測所終

鑑空

鑑空吳興人嘗舉秀才不第因游吳楚間元和初值錢唐荒儉擬求餐於天竺寺至孤山西餒甚不前坐而雪涕有一梵僧臨流而坐顧空笑曰法師秀才旅游滋味足未空曰旅游滋味則已足矣法師之呼一何乖謬梵僧曰子不憶講法華經於同德寺乎空曰生身已四十五歲矣盤桓吳楚間未嘗涉淮泗又何洛中之說僧曰子應爲飢火所燒不暇討憶故事遂探囊出一棗大如拳許曰此吾國所產食之者上智知過去未來事下智止於知前生事耳空飢極食棗掬泉飲之忽欠伸枕石而寢頃刻乃寤憶講經於同德寺宛如昨日因增涕泣問僧曰震和尚安在曰專精未至再爲蜀僧矣今則斷攀緣也神上人安在曰前願未滿悟法師焉在曰豈不記香山石像前戲發大願乎若不證無上菩提必願作糾糾貴臣昨聞已得大將軍矣當時雲水五人惟吾得

解脫獨汝爲凍餒之士也空泣曰某四十年來日惟一餐三十餘年擁一褐捉襟露肘不完也浮沉之事決斷根源何期福薄坐於飢凍僧曰由師子座上廣說異端使學空之人心生疑惑戒珠曾纇獷氣微存聲渾響清終不可致質傴影曲報應宜然奈曰爲之奈何僧曰今日之事吾無討矣他生之事當警於吾子焉乃探鉢囊取一鑑背面皆瑩徹謂空曰要知貴賤之分修短之期佛法興替吾道盛衰宜一鑒焉空照久之謝曰報應之事榮枯之理謹知之矣僧收鑑入囊遂挈而去行十餘步旋失所在空是夕投靈隱寺出家受具足戒後周遊名山愈高苦節太和元年詣洛陽遇河東柳珵親話其事珵甚奇之空曰我生世七十有七持鉢乞食尚九年在世吾捨命之日佛法其衰乎珵詰之默然不答乃索筆硯題數行於北垣而去曰興一恒沙衰一恒沙兎而置犬而拏牛虎相交與角牙寶櫝終不滅其華

俱胝

俱胝未詳其名氏或云婺州金華人初住庵時有尼名實際到庵戴笠子執錫遶胝三匝云道得即拈下笠子

三問胝皆無對尼便去胝曰日勢稍晚且留一宿尼曰
道得即宿胝又無對尼去後胝歎曰我雖處丈夫之形
而無丈夫之氣擬弃庵往諸方參叩其夜山神告曰不
須離此將有大菩薩來爲和尚說法也果旬日天龍到
庵胝乃迎禮具陳前事天龍竪一指示之胝當下大悟
自此凡有參學僧到胝惟舉一指別無提唱有一童子
於外被人詰曰和尚說何法要童子竪起指頭歸而舉
示胝胝以刀斷其指童子叫喚走出胝召一聲童子回
首胝却竪起指頭童子豁然領解胝將順世謂衆曰吾

得天龍一指頭禪一生用不盡言訖示滅

從朗

從朗未詳何許人得法於從諗禪師住婺州木陳開鏈
講說大鳴法鼓有僧問放鶴出籠和雪去時如何師曰
我道不一色因金剛倒僧問既是金剛不壞身爲什麼
倒師敲禪床曰行住坐卧師將歸寂有頌曰三十年來
住木陳時中無一假功成有人問我西來意展似眉毛
作麼生言訖合掌而逝

全訖

全玭餘杭人入徑山禮法濟大師求剃染稟質強渥力
耐飢寒諸所參求略得周徧晚於衡嶽中結茆以居木
食澗飲紉軟草爲衣寒暑不易有以詩贈者云窠居更
後有何人傳得如來法印真昨日祝融峯下見草衣便
是雪山身別事詳南嶽高僧傳中

惟靖

惟靖吳門人年三十許入國寧寺巡僧房唱曰要人出
家請留下至經藏院見二衆鬧黎大德慧政便跪拜伸
誠願爲執侍政公許之遂與剃飾後於天台受具嘗昧

與赴禪林寺巖嶮而多虎豹隨到寺門靖既入虎即羣
坐地上若伺候然靖出復隨之以去遲明虎跡極多靖
恐人知鋤滅虎跡俄患背疽困睡有鵂鳥糞於瘡所非
久全愈又虞氷雪備秔粒半斗許置地窖中每日以銚
合氷煑食過明用米常滿不耗靖乃築之而云吾被此
物卯非理也卒年七十有三

藏奐

藏奐俗姓朱華亭人丱歲出家弱冠詣嵩嶽受具遊方
訪道復謁五洩靈黙大師一言辯析旨趣符合會昌法

廢梵夾煨燼與手緝散落實爲大藏尋居鄞水之棲心寺禪者雲會詰難排縱之衆攻堅索隱之士一經指擘皆立摧苦霧坐泮堅氷以咸通七年坐逝諡曰心鑑大師

子璿

子璿秀州人有道行註華嚴經八十一卷造精嚴寺講楞嚴經自作疏未作疏時夢文殊入口既覺夢文殊出口疏成紙爲之貴後跏趺而寂以兩缸合之葬真如寺宋建炎初金兀朮兵至發之見手爪遶身復瘞之而去

重雲

重雲諸暨人九歲出家受具足戒建寺於酥溪東岩阜錫而坐脇不至席者四十年因名其岩曰睡魔乾符二年趺坐而化肉身至今不壞

慧稜

慧稜鹽官人年十三於蘇州通玄寺出家遂參雪雲問如何是佛法大意雲曰驢事未去馬事到來稜於是往雪峯玄沙二十年間坐破七箇蒲團不明此事一日捲簾忽大悟乃頌曰也大差也大差捲起簾來見天下有人問我解何宗拈起拂子劈背打峯謂玄沙曰此子徹去也沙曰未可此是意識著述更須勘過始得至晚衆僧上堂問訊峯謂稜曰備頭陀未肯汝在實有證對衆舉來稜又頌曰萬象之中獨露身惟人自肯乃相親昔時謬向途中覓今日看來火裏氷峯乃顧玄沙曰不可更說是意識著述

永清

永清義烏人戒行孤高不事形骸衣粗食糲四十餘年廣愛院乃其卓錫之所一旦兩肩有二童子顯示所居請曰左肩屬陽右肩屬陰陽本乎天宜居內爲一寺之主陰本乎地宜居外爲一方之神言訖不見清瞑目而逝今院中護伽藍神與縣北百步之山王神即二童子

光範

光範嘉興人童子時事霽茹禪師學通經律初居崇亞寺更居靈光寺與義學數百人朝夕講讃皆舉百流會歸之說自吳南北郡邑緇衣咸來受法著釋會章句凡十五卷

[illegible]鏡禪師

心鏡禪師鄞人得念佛三昧黄巢至栖心寺師聞之詣衆避去獨坐禪牀巢執刀問曰和尚爾見不眨眼殺人的將軍麼答曰汝見不怕死的和尚麼巢舉刀向師師以指麾之刀落禪牀之角如是者三師大聲叱之巢不覺驚悸師偈云百萬貔貅入我家老僧不悟愠容華揮刀三下禪牀角只爲將軍眼見花巢放刀禮拜乞度師云可往雪竇山度汝巢既去師曰呆子好殺不忌嘗謂須日月並明見雪則止今明州雪竇非彼死地邪巢果至雪竇死

道明

道明睦州人生時紅光滿室父母異之長入開元寺爲僧弊法於黄蘗斷際禪師常自織草屨粥以養親及施行路者黄巢兵歷境郡人洶懼明告以勿憂乃爲大草屨令標之三十里外木杪巢見之卽舍去自是郡人益尊禮之或有叅叩隨問隨答宋元符中賜號悟空禪師

曇超

曇超住玉泉寺獨宿靈苑諸山一定累日虎兕不傷餓龍化老人語曰鹿山民螫龍室怒久不雨乞往誨之師命致水撫掌而玉泉出因往戒龍雨洽歲遂有秋

寰中

寰中生有異相母歿廬墓出家童子寺受心印於百丈禪師後居大慈山乏水夢神曰我遣童子泉來且見二虎爪跑泉涌嘗示衆云說得一丈不如行得一尺說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南泉趙州雪峯岩頭咸就問決今稱其卓錫處曰祖師堂泉曰虎跑泉

普岸

普岸洪州人於百丈門下得旨後卓錫天台建平田禪院而居之學者雲集隨機說法有時謂衆曰神光不昧萬古常新入此門來莫存知解又曰大道虛曠常一真心善惡勿思神清物表隨緣飲啄更復何爲終於本住賜額曰壽昌岸禪師卽壽昌開山和尚也

利蹤

利蹤澧州人姓周氏幽州開元寺出家依年受具後入南泉之室乃抵衢州之馬蹄山結茆宴居後遷子湖創院一日上堂示衆曰子湖有一隻狗上取人頭中取人心下取人足擬議卽喪身失命僧問如何是子湖一隻

徇師曰噑噑臨濟下二僧到叅方揭簾師曰看徇二僧廻顧師歸方丈師居子湖說法四十五年廣明中無疾示滅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一

陳尊宿

陳尊宿不知何許人初居睦州龍興寺晦迹藏用製草屨密置道上歲久人始知之乃有陳卓鞋之號時有學人叩激隨問遽答詞語峻險諸方推服謂之陳尊宿一日晚叅謂衆曰汝等諸人未得箇入頭須得箇入頭若得箇入頭已後不辜負老僧時有僧出禮拜曰某甲終

不敢辜負和尚師曰早是辜負了我也師看經次陳操尚書問和尚看什麼經師云金剛經尚書云六朝翻譯此當第幾譯師舉起經云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有僧扣門師云作什麼云已事未明乞師指示師云這裡只有棒方開門其僧擬問師便摑其口後不知所終

延昭

延昭餘杭人發迹越州未臻堂奥往叅南院初見不禮拜便問曰入門須辨主端的請師分南院以左手拊膝師喝南院以右手拊膝師又喝南院舉左手曰這箇師從闍梨又舉右手曰這箇又作麼生師曰瞎南院擬拈拄杖次師曰作什麼奪拄杖打着老和尚莫言不道南院曰三十年住持今日被黄面浙子上門羅織師曰和尚大似持鉢不得詐言不飢自後應爲仰之懸記出世聚徒南院法道由是大振一日上堂曰祖師心印此日全提去即印住住即印破只如不去不住印即是不印即是衆中還有道得者麼時有盧陂長老問曰學人有鐵牛之機請師不搭印師曰慣釣鯨鯢澄巨浸却嗟蝸步輾泥沙盧陂擬進語師以拂子驀口打乃曰記得前

話麼盧陂曰記得師曰試舉看盧陂欲開口師又打一拂便下座

德謙

德謙未詳氏族或云即婺州人受羅山印記靡滞一隅激揚玄旨諸耆宿皆畏其敏捷後學鮮敢當其鋒者在婺州智者寺居第一座尋常不受浄水主事僧問曰因什麼不識觸浄水不肯受謙下床拈起浄瓶曰這箇是浄主事無語謙乃撲破浄瓶自爾道聲遐播衆請居明招山開法四來禪者盈於堂室謙見新到僧纔上法堂

乃舉起拂子却擲下、其僧珍重便下去、謙曰、作家作家、
謙嘗有頌示衆曰、明招一拍和人稀、此是真宗上妙機、
石火瞥然何處去、朝生鳳子合應知、謙住明招四十載、
語句流布諸方、將欲遷化、其夜展足問侍者曰、昔釋迦
如來、展開雙足、放百寶光明、汝道吾今放多少、侍者曰、
昔日崔林、今日和尚、謙以手拂眉曰、莫辜負麼、又說偈
曰、蕎刀藜裏逞全威、汝等應當好護持、火裏鐵牛生犢
子、臨岐誰解湊吾機、偈畢、安坐寂然長往、

處南

處南閩中人、姓張氏、弱冠出家、詣五臺具戒、雖精研法
義、而未了玄機、往叅黃蘗、黃蘗問曰、子未現三界影像
時如何、南曰、即今非有、蘗曰、有無且置、即今如何、南曰、
非今古、蘗曰、吾之法眼、已在汝躬、晚住杭州千頃山慈
雲院、振黃蘗玄風、一日上堂曰、諸子設使解得三世佛
教、如瓶瀉水、及得百千三昧、不如一念修無漏道、免被
人天因果繫絆、時有僧問、無漏道如何修、南曰、未有闍
梨時體取、曰、未有某甲時、誰人體、南曰、體者亦無、唐昭
宗聞其道化、嘗賜鹿胎衣五事、南受而不服、或問之曰、

鹿既非宜、胎尤不忍、一旦雙虹貫日、辭衆坐脫、後亂兵
發塔、爪髮俱長、俱讚歎作禮、擁而後去、

宗徹

宗徹吳興吳氏子、幼歲出家、依年受具、往叅黃蘗、一見
以爲法器、許入室領旨、後居杭州羅漢院、化徒三百、僧
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骨剉也、師對機多用此語、故時
人因號爲骨剉和尚、未幾遷化、塔於大慈山塢、

全宰

全宰錢塘人、孩抱之間、不喜葷血、長從徑山法濟大師
剃染、及修禪觀、亭亭高聳、不雜風塵、又得石霜印證、密
加保任、入天台山關岩卓錫以居、岩多魑魅、木惟蒙萃
其間、宰居二十餘年、惡鳥革音、山精讓窟、出入經行、鬼
神執役、後於鎮國院坐脫、

師靜 小靜附

師靜不知何許人、始遇玄沙示衆云、汝諸人但能一生
如喪考妣、吾保汝究得徹去、靜乃躡前語而問曰、只如
教中不得以所知心測度、如來無上知見、又作麼生、玄
沙曰、汝道究得徹底所知心、還測度得及否、靜從此信

入後居天台三十餘年足不下山博綜三學操行孤立禪寂之餘常閱龍藏時謂大靜上座嘗有僧問曰弟子每當夜坐心念紛飛未明攝伏之方願垂示誨靜曰如或夜間安坐心念紛飛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又能照之智本空所緣之境亦寂寂而非寂者蓋無能寂之人也照而非照者蓋無所照之境也境智俱寂心慮安然外不尋枝內不住定二途俱泯一性怡然此乃還源之要道也時有小靜上座與之齊名人稱二靜後俱卒於本住

常通

常通邢州人姓李氏入鵲山出家從開元寺受戒習經律凡七年忽慨然歎曰摩騰入漢譯著斯文達磨來梁復明何事遂遠恭長沙岑和尚岑問曰何處人曰邢州人岑曰吾道不從彼來曰和尚還曾住此無岑然之乃容入室後往洞山石霜而法無異味咸通末住宣州瑞聖院大開法席四方義學一受鉗錘者無不立成偉器光啓中羣盜並起遂領徒衆至四明居於雪竇鬱然盛化天祐初示疾集衆焚香付囑竟合掌而逝

玄機

玄機瑞安人宿覺師女弟咸通間築庵大日山坐禪往叅雪峯禪師師曰從何地來答曰大日山來師問日出也未答曰日出時鎔了雪峯言下契悟後住溫州淨光寺側立而化宿覺喝曰汝生也顛倒死也顛倒乃仆殯後一夕大雷電龕不見尋之則在大日岩竇中因名其岩曰機岩

五代　共六十二人

文喜

文喜嘉禾禦兒人姓朱氏七歲出家戒律精嚴爲法中龍象往叅洪州仰山言下頓了心契嘗禮五臺忽見文殊踞師子緣鼎耳文喜訶曰文殊自文殊文喜自文喜遂掌之文殊湧空曰苦瓠連根苦甜瓜徹蒂甜修行三大劫却被老僧嫌後築室千頃山會黄巢之亂避地湖州住仁王院光啟三年錢王請住龍泉廨署僧問如何是涅槃相文喜曰香烟盡處驗問如何是自己喜默然僧罔措喜曰青天蒙昧不向月邊飛光化二年示疾十

月二十七日夜子時告衆曰三界心盡即是涅槃言訖跏趺而逝遷塔於靈隱山西塢後宣城帥田頵叛縱兵大掠發喜塔覩肉身不壞髮爪俱長武肅王異之遣裨將邵志重封瘞焉

道怤

道怤永嘉人姓陳氏受具遊方得法雪峰閩中謂之小怤布衲後徧歷諸方益資權智因訪曹山寂和尚問怤麼處來曰昨日離明水寂曰什麼時到明水曰和尚到時到寂曰汝道我什麼時到曰適來猶記得寂曰如是

如是怤罷參受止越州鏡清禪院習雪峰之旨學者翕奧錢王欲廣府中法會命居天龍寺始見怤歎曰真道人也致禮勤厚由是吳越盛於禪學又創龍冊寺延請居之僧問如何是人無心合道怤曰何不問道無心合人曰如何是道無心合人怤曰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那教下碧天晉天福二年八月示滅果白衣號制服者甚衆荼毗於大慈山獲舍利無算就龍母山之陽建塔

師郁

師郁泉州人自得雪峰心印化緣盛於杭越之間後居西興化度院大弘法席僧問如何是一塵郁曰九世刹那分曰如何會得法界郁曰法界在什麼處問牛頭未見四祖時如何曰鳥獸俱迷見後如何曰山深水冷問維摩與文殊對談何事郁曰唯有門前鏡湖水清風不改舊時波自是法音振於遐邇錢王欽其道德奏紫衣賜號曰悟真大師

靈照

靈照高麗人也萍游閩越升雪峰之堂冥符玄旨一夕指半月問溥上座那一半什麼處去也溥曰莫妄想照曰失却一片也衆雖歎美而恬淡自持初止婺州齊雲

山次居越州鏡清院禪衆翕然僧問菩提樹下度衆生如何是菩提樹照曰大似苦練樹曰為什麼是苦練樹照曰素作良馬何勞鞭影錢王建龍華寺迎傅大士靈骨道具貯焉命照住持晉天福中卒塔於大慈山之陽世壽七十有八

令參

令參湖州人也自雪峰受記止於明州翠岩大張法席上堂曰今夏共諸人語論試看翠岩眉毛還在麼問凡

有言何盡是點汚如何是當要處參曰大衆笑汝問埋然不滯鋒鋩時如何參曰大有人作此見解曰畢竟如何參曰坦然不滯鋒鋩錢王欽其道風請居龍冊寺終焉

宗靖

宗靖台州人初叅雪峰密承宗印罷叅後止於六通院錢王請居龍興寺演無上乘黒白駢擁僧問如何是六通奇特之唱靖曰天下舉去問如何是和尚家風靖曰早朝粥齋時飯曰更請和尚道靖曰老僧困曰畢竟作麼生靖大笑而已錢王特加禮重署曰六通大師

文偃

文偃嘉興人少依兜率院得度博通大小乘棄之遊方初至睦州聞有老宿飽叅古寺掩門織蒲屨養母往謁之方扣門老宿擒之曰道道偃驚不服荅乃推出曰秦時轆轢鑽隨掩其扉偃損右足去謁雪峰存存方乘垸垣為衆說法偃犯衆出熟視曰項上三百斤鐵枷何不脫却存曰因甚到與麼偃以手自拭其目趍去存心異之明日陞座曰南山有鼈鼻蛇諸人出入好看偃以拄杖擲出又自驚懼自是輩流改觀又訪曹山章公問如何是沙門行章曰喫常住苗稼者曰便與麼去時如何章曰汝還畜得麼曰學人畜得章曰汝作麼畜曰着衣喫飯有甚什麼難章曰何不道披毛帶角偃即禮謝造曹溪禮塔訪靈樹敏公遂為第一座俄遷止雲門光泰寺天下學者望風而至偃弃悟廣大箭鋒所對往往出於游戲其作偈句尤不能測嘗曰上不見天下不見地塞却咽喉何處出氣每顧見僧即曰鑒咦而錄之者曰顧鑒咦德山密禪師刪去顧字但曰鑒咦叢林目以為抽顧頌漢乾祐二年坐化以全體葬之宋乾德元年雄武軍節度推官阮紹莊夢偃以拂子招曰寄語秀華宮使李托我在塔久可開塔乎托時奉使韶州監修營諸寺院因得紹莊之語奏聞奉聖旨同韶州牧梁廷鄂至雲門山啟塔見偃顏貌如生鬚髮盡長具表以聞有旨李托迎至京師供養月餘送還山仍改為大覺禪寺謚大慈雲匡真弘明大師

師鼐

師鼐諸暨人初叅雪峰未蒙印可後因閩王請於清風

樓齋坐久舉目忽覩日光豁然頓曉即說偈曰清風樓上赴官齋此日平生眼豁開方知普通年遠事不從葱嶺路將來歸呈雪峰雪峰肯之僧問何如是佛身雍曰汝問那箇佛身曰釋迦佛身雍曰舌覆三千界雍將示寂集衆說偈曰眼光隨色盡耳識逐聲消還源無別旨今日與明朝偈畢跏趺而逝號曰鑒眞大師

子儀

子儀溫州樂清人姓陳氏得法鼓山棲心天竺錢忠懿王聆其道譽命開法於羅漢光福二道場海衆臻湊上

堂示衆曰久立大衆更待什麼不辭展拓却恐悞於禪德轉迷歸路時寒珍重儀將下堂僧問下堂一句乞師分付儀曰携履已歸西域去此山空有老猿啼問如何脩行即得與道相應儀曰高卷吟中箔濃煎睡後茶尋回故山雍熙三年示滅

虛受

虛受嘉禾禦兒人學通內外住大善寺講涅槃維摩二經因愼謙雅等師釋崇福疏繁畧不中其猶以水濟水終無必濟遂撰義評鈔十四卷受於涅槃辯而作畧仍多駮義小遠之疏免爲青蠅之玷餘則法華百法唯識各有別行義章一時稱爲義虎錢武肅王於會稽開元寺度戒命受充監壇選練吳會間行此職者自受始也同光乙酉示滅

可周

可周晉陵人姓傅氏出家建元志勤問學同衣勉之曰非其地樹之不生今豫章經謂之江論謂之海胡不往請業乎周遂挈囊造彼遇雲表法師盛集窮法華慈恩大疏日就月將斡運深趣旋自江西迴台越之間隨機

啟發尋住杭州龍興寺開演黒白衆恒有半千武肅王命於天寶堂夜爲冥司講經鬼神現形護衛武肅王覩其神異愈爲鄭重賚中金如意一執紫衣一襲加號精志通明大師

鴻楚

鴻楚字方外姓唐氏永嘉人生而符彩器度宏曠出家越之龍宮寺推爲上座錢武肅王於龍興寺開度戒壇召爲壇首因奏薦於梁賜紫衣師號固讓弗受終不掛體自言涼德何稱法門命數之服詩人鄭說贈之以詩

有架上紫衣閒不着案頭金字坐長看之句楚神氣清爽豐顒皤腹目不邪視顧必廻身世俗之言不輕掉舌講法華經積五十許座講堂中忽生蓮花重跗複萼香氣芬䔢長興中無疾而化

鴻莒

鴻莒鴻楚之兄同拾俗龍宮以誦法華經得度復往長安學律強記多聞為流輩所推歸鄉請受二衆依止晝夜經行鬼神扶衛或為然燭或代添香皆鬼物也時水澇荐饑有羣刼入其室莒待之如賓躬作食飼之曰徐

徐去深山無人汝曹為天災所困耳羣刼拜謝而去弟子中有欲襲其不備者莒曰非我弟子我舍此永入深山矣長興中跏趺坐逝至三更手敲龕門者三弟子號泣啟視莒云急與吾換新衣緣佛土諸上善人嫌吾服章不淨易畢便終七日頂暖時院中有巨犬三猙猛善噬遷塔日隨人馴狎時山中麏鹿飛鳥相叅犬無擊搏獸不驚奔葬後有虎遶墳號吽其精能感物如此

仝清

仝清越人也耨耘戒地芬然杜若得洛藏禁呪之術能厭劾鬼神時有市繒王家之婦患邪氣言語狂倒或啼或笑如是數歲召請治之乃縛草人長尺餘衣以五綵置之於壇禁呪之良久婦人乞命遂誥之曰頃歲春日於禹祠前相附耳如師不見殺即放之遠去清乃取一鉼以鞭驅芻靈入其中而吻吻有聲緘鉼口以六一泥朱書符印之瘞於桑林之下戒家人勿動婦人病差却後五年值劉漢宏與董昌隔江相持越城陷人謂此為窖藏爭共發之揮鋤鉼破見一鴉鬬然飛出立於桑杪而作人語曰今得見日光矣時清公已卒也

契此

契此四明奉化人形裁腲脮蹙頞皤腹言語無恒寢臥隨處常以杖荷一布袋凡供身之具盡貯袋中入市肆見物則乞號長汀子人稱為布袋和尚嘗卧雪中雪不沾衣示人禍福輒應天將雨即着濕草屨途中驟行遇亢陽即曳高齒木屐市橋上豎膝而眠有一僧過師前師拊其背僧回顧師曰乞我一文僧曰道得即與一文師乃放下布袋叉手而立白鹿和尚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放下布袋叉手又問莫更有向上事否師乃負之

而去梁貞明三年三月於岳林寺東廊下端坐磐石而說偈曰彌勒眞彌勒分身千百億時時示世人世人自不識偈畢安然而逝

道育

道育新羅國人景福中來遊天台掛錫於平田精舍恒持一鉢受食食訖畧經行而常坐脇不着席日中洒掃殿廊料理常住得殘羮剩食雖色惡氣變收貯於器齋時自食與僧供湢浴煎茶遇薪木中蝨蟻乃置之遠地所服皆大布衲其重難荷每夏首以至秋末日昳卽裸露臂背胜腨云飼蚊蚋蛸蜓并諸稚蟲螫嚙至於血流丹地未嘗色變行之四十餘年意無怠廢凡對晤賓主止云伊伊二字雖不通華語而解識人意了無差脫頂髮垂白眉長數寸身出紺赤色舍利有如珠顆人或求之隨意皆獲至晉天福中坐脫揣其年殆八十餘也或云凡供養羅漢大齋日有則不食人疑其爲應眞云

宗季

宗季錢塘人姓俞氏孤僻高邁羅隱閭丘方遠賞歎其才請講諸論弟子八百餘人季眇二目神光引行嘗覽

古師之述作曰可俯而窺也遂註註經文五六種俱妙得無言之旨一時人稱之曰季公筆下有蓮

皓端

皓端嘉禾人姓張氏九歲出家師授經法如溫業後聽希覺律師講律入耳通明義門無壅後依玄燭禪師了一心三觀遂摧金光明經隨文釋十餘卷由是兩宗法要一徑路通武肅王召於羅漢院宣導賜紫衣署崇靖大師不出山門者二十餘年身無長衣口無豐味居不施關坐惟一榻建隆二年卒著述傳錄記讚七十許卷學得其門者八百餘人端性耿介言無苟且一坐之間不談世論惟以佛法爲己任時稱傳翼象王

從禮

從禮襄陽人出家登具精持律範游天台山掛錫平田精舍推爲寺之上座持重安祥喜慍不形於色惟行慈忍時時示衆曰波羅提木叉是我大師須知出家非戒則若猿猨之脫鎖焉每所行持切於布薩戒護之精通於冥感武肅王聞之召入內道場身惟一衲通夜不寐同光三年入滅報齡七十九僧臘五十二

桂琛

桂琛、常山人、幼卓越、絕酒胾、爲萬壽無相律師侍者、年二十、即剃落爲大僧、初習毗尼、棄去謁雪峰、存不大發明、又事玄沙、遂臻其奧、與慧球齊名、號二大士、琛能秘重大法、痛自韜晦、然叢林指目、以爲雪峰法道之所寄也、初住漳州石山十餘年、遷止羅漢、破垣敗簀、人不堪其憂、非忘身爲法者不至、一日有僧來報保福遷化也、琛曰、保福遷化、地藏入塔時、琛住地藏、乃石山也、於時學者莫測其旨、琛聞之、爲作明道偈、有曰、至道淵曠、勿

以言宣、以言宣者理沒宗旨、宗非意陳、無以見聞、見聞不睨、如水中月、於此不明、翻成剩法、後唐天成三年秋、忽示微疾、沐浴安坐而化、

文益

文益、餘杭人、初從開元希覺律師、受具足戒、習毗尼、工文章、覺大奇之、俄辭去、謁長慶稜道者、無所契悟、與善脩洪進、自漳州抵湖外、將發而雨、溪壯不可渡、顧城隅有古寺、休於門下、雨不止、入堂、有老僧坐地爐、見益問曰、此行何之、曰行脚去、又問、如何是行脚事、對曰、不知、

曰、不知最親切、益疑之、三人者附火、舉肇公語、至天地與我同根處、老僧又曰、山河大地、與自己是同是別、益曰同、老僧樹兩指、熟視曰兩箇、即起去、益大驚、周行廊廡、讀寺額曰石山地藏、顧語脩華曰、此老琛禪師也、意欲留此、業已成行、琛送之門、問曰、上座尋常說三界惟心、乃指庭下石曰、此石在心內在心外、益曰在心內、琛笑曰、行脚人著甚來由、安塊石在心頭耶、益無以對、乃俱求決擇、尋皆出世、益住臨川崇壽寺、諸方叢林咸遵道化、益調機順物、斥滯磨昏、應病與藥、隨根悟入者不

可勝計、嘗指竹問僧曰、還見麼、曰見、益曰、竹來眼裏、眼到竹邊、曰、物一不與麼、益曰、死急作麼、有偈曰、三界惟心、萬法惟識、惟識惟心、眼聲耳色、色不到耳、聲何觸眼、眼色耳聲、萬法成辦、萬法匪緣、豈覩如幻、大地山河、誰堅誰變、周顯德五年七月示疾、剃髮沐浴、辭衆訖、跏趺而化、顏貌久而如生、闍維收舍利建塔、諡曰大法眼禪師、

法瓌

法瓌、未詳其氏族、得法文益禪師門下、推爲龍象、住杭

州奉先寺開筵說法機鋒迅利四方義學鮮有當其詰
難者清涼法嗣於斯爲盛僧問釋迦出世天雨四華地
搖六動未審和尚今日有何祥瑞璣曰大衆盡見曰法
王法如是也璣曰人王見在問淨慧寶印和尚親傳今
日一會當付何人璣曰誰人無分曰恁麼卽雷音普震
無邊剎也璣曰也須善聽時稱普照禪師

惠明

惠明錢塘人姓蔣氏研覈三學漸入精微後禮文益禪
師深符正理悟先所宗不免生滅情見遂隱天台白沙

立草寮有雪峰長慶之風四方叅叩者遭其詰責無不
摧鋒法音大振時漢南國王錢氏造大報恩寺請明住
持假號圓通普照禪師

德部

德部龍泉人年十五有梵僧見之拊其背曰汝當出家
塵中無置汝所也遂薙落受滿分戒於信州開元寺造
龍牙遁禪師問雄雄之爲因什麼親近不得遁曰如火
與火曰忽遇水來又作麼生遁曰汝不會我語又問天
不蓋地不載此理如何遁曰合如是部惘然往見疎山

矮師叔問百币千重是何人境界矮曰左搓麻繩縛鬼
子曰不落古今請師說矮曰不說曰爲什麼不說矮曰
箇中不辨有無部曰師今善說矮駭之久而辭去所至
少留見知識五十四人栝磨搜剔窮極隱秘不知端倪
心志俱疲至曹山但隨衆而已無所咨叅有僧問法眼
禪師曰十二時中如何得頓息萬緣去法眼曰空與汝
爲緣耶色與汝爲緣耶言空爲緣則空本無緣言色爲
緣則色心不二日用果何物爲汝緣乎部聞悚然異之
又有問者曰如何是曹溪一滴水法眼曰是曹溪一滴

水於是部大悟於座下平生疑滯渙若氷釋感涕沾衣
法眼曰汝當大宏吾宗行矣無自滯於是遊天台覩智
顗禪師遺蹤如故居䁥然有終焉之志初寓止白沙吳
越忠懿王迎至錢塘尊事之以爲國師部說法簡要擬
去枝蔓嘗曰眼中無色識色中無眼識眼識二俱空何
能令見色是眼則不能自見其本體若不能自見云何
見餘物古聖方便皆爲說破若於此明得寂靜法不寂
靜法也收盡明得遠離法不遠離法亦收盡未來現在
亦無遺餘名一法界何有遮障各自信取僧義寂謂部

曰智者之教年祀寖遠必多散失唯新羅國有善本願
藉慈力致之使再開東土人天眼目韶以聞忠懿王遣
使航海傳寫以還宋開寶四年華頂西峰忽摧六月有
星隕於峰頂林木皆白未幾集衆告别而化號韶國師

志逢

志逢錢塘人嗣法韶國師神人牀席請勿棄滌鉢之水
自此盡飲之吳越國王欽其道風命住功臣院玄侶輻
輳開寶初忠懿王創普門精舍三請住持再揚宗要即
普門第一世也尋歸老五雲每携大扇乞錢買肉飼虎
虎迎載還山雍熙初示滅塔曰寶峰常照之塔

慧明

慧明杭州人姓蔣氏稚齒出家壯遊閩越歷探諸會莫
昇本心後至臨川謁淨慧禪師師資道合尋廻鄞水庵
居大梅時吳越部內禪學雖盛而以玄沙正宗置之閫
外明欲整而導之一日有二禪客到明問曰上座離什
麼處曰都城明曰上座離都城到此山則都城少上座
此山剩上座剩則心外有法少則心法不周說得道理
即住不會即去禪客不能對尋還於天台山卓庵白沙
時有朋彥上座博學強記來訪明敵論宗乘明曰言多
去道遠矣今有事借問只如從上諸聖及諸先德還有
不悟者也無朋彥曰若是諸聖先德豈有不悟者哉明
曰一人發眞歸源十方虛空悉皆消殞今天台嶷然如
何得消殞去朋彥不知所措自是他宗泛學來者皆為
服膺淡乾祐中吳越忠懿王命住資崇院署圓通普照
禪師

永安

永安永嘉人姓翁氏初依彙征隨師入國忠懿王命征

爲僧正安心不喜擬潛往閩川投訪禪會屬路岐艱阻
遂回天台山結茅而止尋遇韶國師開示頓悟本心忠
懿王欽其名命住越州清泰院次召居上寺署正覺空
慧禪師僧問如何是西來意安曰汝適道邊立僧移步
安曰會麼曰不會安示偈曰汝問西來意且過這邊立
昨夜三更時雨打虛空濕電影豁然明不似蚰蜒急尋
示疾告衆爲別有僧問昔日如來正法迦葉親傳未審
和尚玄風百年後如何體會安曰汝什麼處見迦葉來
曰恁麼即信受奉行不忘斯旨也安曰佛法不是這箇

道理言訖坐亾既闍維而舌相不壞柔嫩如紅蓮葉今
藏於普賢道場中安以華嚴李長者釋論旨趣宏奥因
與經合成百二十卷雕印徧行天下

清昱

清昱永嘉人得法於天台國師忠懿王召入問道建奉
先寺大佛寶閣延昱居之演暢玄旨署圓通妙覺禪師
僧問如何是西來意昱曰高聲舉似大衆開寶中示滅

願濟

願濟錢塘人姓江氏初依水心寺紹巖禪師出家受具

習智者教精研止觀圓融行門復叅天台國師發明玄
奥乃住鴈蕩山吳越王新建光慶寺請濟住持仍於禪
衆中訪求名行三百人同居新寺僧問夜月舒光爲什
麼碧潭無影濟曰作家弄影漢其僧從東過西立濟曰
不惟弄影兼乃怖頭未幾周辭入山太平興國中示滅

道潛

道潛河中府人姓武氏初詣臨川淨慧禪師一見異之
便容入室一日淨慧問曰子於叅請外看什麼經曰看
華嚴經淨慧曰總別同異成壞六相是何門攝屬潛對
曰文在十地品中據理則世出世間一切法皆具六相
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潛懵然無對淨慧曰子却問吾潛
乃問曰空還具六相也無淨慧曰空潛於是開悟踊躍
禮謝淨慧曰子作麽生會潛曰空淨慧然之異日因四
衆士女入院淨慧忽問潛曰律中道隔壁聞釵釧聲卽
名破戒見覩金銀合雜朱紫駢闐是破戒不是破戒潛
曰好箇入路淨慧曰子向後有五百毳徒而爲王侯所
重在潛尋禮辭駐錫衢州古寺忠懿王命入府受菩薩
戒署慈化定慧禪師建大伽藍號慧日永明請潛居之

潛曰欲請塔下羅漢銅像過新寺供養王曰善哉予昨
夜夢十六尊者乞隨禪師入寺何照應之若是仍於師
號中加應眞二字

清聳

清聳福清人初叅淨慧一日淨慧指雨謂聳曰滴滴落
上座眼裏聳初不喻後閱華嚴經感悟卽承印可廻止
明州四明山阜錫忠懿王命於臨安兩處開法後居靈
隱上寺署了悟禪師上堂示衆曰十方諸佛常在汝前
還見麽若言見將心見將眼見所以道一切法不生一

切法不滅若能如是解諸佛常現前僧問如何是摩訶般若聳曰雪落茫茫僧無語聳曰會麼曰不會聳遂有頌曰摩訶般若非取非捨若人不會風寒雪下

本先

本先永嘉人兒稚不甘處俗去依集慶院爲沙彌詣天台韶國師服勤十年住瑞鹿寺足不履城邑手不度財帛不設臥具不衣蠶絲卯齋終日宴坐申旦誨誡門弟子踰三十年其志彌厲謂衆曰吾初見天台言下便薦然千日之內四威儀之中似物礙膺如讐同處一日忽

然猛省譬如洗面摸着鼻孔又曰華嚴稱佛身充滿於法界是眞箇也無且如佛身旣已充滿法界菩薩界緣覺聲聞界人天脩羅界餓鬼畜生地獄界應無處遵如是理論大是聱牙説諸法所生惟心所現且道即今五根所對六境與汝是同是別同則何不作一塊別則如何説惟是一心大須着精彩佛法不是等閒大中祥符元年二月謂門弟子如晝曰爲我造箇卯塔塔成我行矣八月望日畢工道俗造山惟恐其後是日如平居至午時安坐方丈手結寶印謂如晝曰古人曰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如晝曰也秖是如晝先曰汝問我晝乃問騎虎頭撩虎尾中央事作麼生先曰我也弄不出於是奄然開一日微視而寂所著有竹林集十卷

宗一

宗一福州候官人自西峰受業叅天台得旨國師授之法衣時有僧問曰大庾嶺頭提不起如何傳授於師一拈起衣曰有人敢道天台得麼吳越忠懿王命闡法住持玄徒臻萃上堂示衆曰達磨大師云吾法三千年後

不移絲髮山僧今日不移達磨絲髮先達之者共相證明若未達者不移絲髮僧問洪鐘韻絕大衆臨筵祖意西來請師提唱一曰洪鐘韻絕大衆臨筵後遷住於怡山長慶未幾卒於所住

緣德

緣德臨安人師事東山勤公剃髮受具神觀靖深中空外夷以精進爲佛事徧遊諸方爛熳叢席至襄州清谿謁進禪師棲遲不去久之江南李氏有國德混跡南昌之上藍寺楚國宋齊丘至遊經堂衆僧趨迎德閱經自

若齊丘旁立覘之德不甚顧答齊丘問上座看甚經德舉示之齊丘異焉力請住舍利幽谷雙嶺諸刹德無所事去留所至頹然默坐而學徒自成規矩平生着一衲裙以繩貫其裙處夜申其裙以當被後主聞其名延入禁中問佛法大意勅建寺於廬山之陰石耳峰之下開基日得金像覩世音於土中賜名圓通太平興國二年升堂日脫離世緣乃在今日以衲衣并所着木屐留付山中使門人累青石為塔日他日塔作紅色吾再至也乃化謚曰道濟禪師

圓遠

圓遠慈谿人戒行清苦定明慧融結庵孫湖講演經教法鼓之聲與潮音俱遠及示寂舌生青蓮花芬芳異常七日不萎龕其全身塔於庵左

寶達

寶達羅剎利法師遊跡雲隱山善持秘呪晉天福時浙江水溢激射湖山寶達誦呪止之夜有偉人朱衣黑冠謂達曰伍員復求雪恥爾感師慈心為物員聞命矣自是潮擊西興而杭州東岸沙漲數里至今雲隱有印沙林照佛鑑皆其遺跡也

蔣居士

居士名宗霸姓蔣氏奉化人為人慈善溫謹口誦摩訶鄉人皆稱之曰蔣摩訶與岳林布袋和尚為道友一日同浴長汀摩訶覩布袋背上有目布袋曰吾為汝所窺當去矣吾以布袋贈汝當代吾行化布袋歸岳林坐脫瘞封山後數年矣越帥遣一卒過蜀忽遇布袋道中卒舊遊四明嘗識之乃語卒曰為吾謝摩訶相見已近願自愛卒歸至岳林以語摩訶摩訶曰吾知之矣一日造城徧別親知而逝

得倫

得倫永嘉崇明律院祖師也嘗以錐刀自隨入郭必由北市以歸未嘗南顧或問錐刀何用答曰打鼓進問何不慈悲答云慈悲不少有丐其錐刀者則歎曰汝無錐刀從我覓邪乃以與之且曰墮地則天下太平未幾錢氏納土人謂錐刀墮地之驗世稱錐刀尊者

延壽

延壽餘杭人自其兒稚知歸佛乘日誦法華經羣羊跪

聽年二十八爲華亭鎮將嘗乘舟歸錢塘見漁船萬尾戢戢惻然意折以錢易之放於江裂縫掖投永明岑禪師剃髮受具衣不繒纊食不重味持頭陀行嘗習定天柱峰之下尺鷃巢於衣襵時韶國師眼月世間北面而師事之韶曰汝於元帥有緣他日大作佛事惜吾不及見耳遂振錫金華大柱峰禪觀中見觀音以甘露灌其口遂獲辯才後演法於雪竇建隆元年忠懿王移之於靈隱新寺爲第一世明年又移之於永明寺爲第二世日課一百八事未嘗暫廢學者參問指心爲宗以悟爲則弟子一千七百人時號慈氏下生嘗以一代時教流傳此上不見大全而天台賢首慈恩性相三宗又互相矛盾乃爲重閣館三宗知法比丘更相設難至波險處以心宗指要折中之因集方等秘經六十部西天此土聖賢之語三百家以佐三宗之義爲一百卷號宗鏡錄天下學者傳誦焉聲被異國高麗遣僧航海問道國王投書敘門弟子之禮奉金絲織成伽梨水晶數珠金澡瓶等并僧三十六人親承印記相繼歸本國各化一方開寶八年十二月示疾焚香辭衆跏趺而化塔於大慈

山號永明智覺禪師

晤恩

晤恩常熟人姓路氏住慈光院洞明台教不離衣鉢不蓄貨財不近豪族弟子有晚飲薯蕷湯者即時擯出後覩白光出於井中乃絕粒念佛面西而逝同院俱聞空中有絲竹鈴鐸聲久而始寂

朋彥

朋彥永嘉人姓秦氏出家開元寺初參寶資和尚歸隱天台之室悟正法眼自此隨緣闡法姑蘇節帥錢仁奉禮重創長壽院請轉法輪僧問如何是徑直之言彥曰予迂萬曲因甚麼即無不總是也彥曰是何言歟問如何是道彥曰跋涉不易建隆二年示寂謚廣法大師

行脩

行脩字法真年十三進具遍參諸方得法於雪峰存禪師生有異相耳長九寸上過於頂下可結頤號長耳和尚自天台寒巖來遊錢塘吳越王待以賓禮住法相院每入娠人爭歡喜望施士女每牽其耳結於頤下脩唯默笑或勸人曰但一作福能遮百醜永明語錢王長耳

和尚定光佛也脩聞之曰彌陀饒舌遂結跏而逝弟子
漆其眞身祀之至今雙目㸌若有光

文遂

文遂錢塘人兒稚出家資性頴悟博通内外典工於文
筆嘗註楞嚴經自以爲深得佛旨一日往謁
法眼禪師詰之曰八還中明還日輪日還什麽文遂惘
然不覺汗下明日焚其註歎曰幾被他悞了一生依法
眼得悟知解李國主錫號雷音大師

義澄

義澄富陽人年十二投龍門德詮出家周顯德中年幾
六十始祝髮脩頭陀行訪道四方宋咸平初住信州玉
山洞巖縣令章得象異之以聞眞宗召對深契無生之
理賜號明慧大師後還至錢塘以苦熱得疾作偈曰本
來無質豈有去住要識眞歸南來北去端坐而逝年一
百八十有二

幼璋

幼璋唐相國夏侯孜之猶子七歲依慧遠禪師剃髮又
十年受具足戒年二十五游方見騰騰和尚於江陵騰
騰囑曰汝往天台尋靜而居遇安即止已而又見憨憨
和尚憨憨捐之曰汝却後四十年有小子山下菩薩王
於江南于時我法乃昌遂去璋至天台山於靜安鄉建
福唐院已符騰騰之言又住隱龍院中和四年浙東飢
疫璋於温台明三郡收葬遺骸數千時號悲增大士天
祐芏年錢尚父遣使賫衣服香藥入山致請至府署志
德大師建瑞龍寺以居之禪者雲趨而集又葬憨憨之
語天成一年四月忽從尚父乞墳尚父笑曰師便爾乎
即命使擇地建塔塔畢璋往辭尚父囑以護法郎氏還

安坐而化詔改天台龍隱爲隱迹云

從瓌

從瓌福州人姓陳氏少出家石梯初住稱心後卓錫杭
之報慈院開筵說法學者多得所未有一僧問古人有
言令人看古教未免心中鬧欲免心中鬧應須看古教
如何是古教瓌曰如是我聞僧曰如何是心中鬧瓌曰
那畔雀兒聲至開寶初沐浴易衣告門人付囑訖右脇
而逝

紹巖

紹巖，雍州人，姓劉氏，與天台部國師同受記於臨川。後住西湖水心寺，誦法華經二萬部，以安養為期，感陸地生蓮。畢城瞻瞩，嚴飾峯而瘞之。吳越王命巖開法，署了空大智常照禪師。開寶四年七月示疾，謂門弟子曰：諸行無常，即常住相。言訖，跏趺而逝。

遇安

遇安，錢塘人，姓沈氏，丱歲出家華頂，依年受具。尋遇韶國師，密契宗旨。吳越王命住傾心院，次居天龍。安僖王請於光慶寺，攝衆，署善智禪師。僧問：無價寶珠，請師分付。安曰：善能吐露。曰：恁麼即人人共足也。安曰：珠在什麼處。僧乃禮拜。安曰：也是虛言。安有時示衆曰：欲識曹溪旨，雲飛前面山。分明真實箇，不用別追攀。太平興國三年，隨寶塔見於洪福殿，賜紫衣，號明智大師。尋還故山示寂。

師簡

師簡，莫知所自。初憩天台戲龍院。時大旱，有龍卧巖間。簡以杖叩之曰：時方需雨，而爾何得縱卧，獨不畏墮落乎。龍忽夭矯拏青天飛去，隨即霧霈。簡善書，求者多以鵞酒易之。德韶常語人曰：此簡羅漢也。後示寂，錢塘歸骨天台山下。

游道者

游道者，名善幽，松陽人，受業於遂昌之重光院。與人無忤，犯之亦未嘗失色。每晨摘野蔬，拾腐薪煮之，不用常住寸薪尺粥。一日趺坐而化，院僧納之棺，坐如故。三納之，皆坐然。時忠懿王聞之，使使漆其真身，建殿祀之。凡有所禱，至今響荅云。

智勤

智勤，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紫凝普聞寺，手不能書，而心通了義。嘗有頌示衆曰：今年五十五，脚未蹋寸土。山河是眼睛，大海是我肚。或問禪師：世尊還解書也無。勤曰：天下人知。至淳化初示疾，命侍僧開浴，浴訖垂誡，徒衆安坐而逝。塔於本山。三年後，門人遷塔，發龕覩師全身不散，容儀儼若，髭髮仍長，迎入新塔。

友蟾

友蟾，錢塘人，得度於朗瞻院，聞天台國師盛化，遠趨函丈，密印心地。初住雲居普賢，僧侶雲集。忠懿王署慈悟

禪師遷止上寺衆盈五百僧問鼓聲纔動大衆雲臻向上宗乘請師舉唱蟾曰虧汝什麼曰恁麼即人人盡霑恩去也蟾曰莫亂道淳化初示滅歸骨於本山

全肯

全肯婺州人出家智者寺初參天台天台問汝名什麼曰全肯天台曰肯箇什麼肯乃禮拜住後有僧問有人不肯師還甘也無肯曰若人問我即向伊道太平興國中無疾而逝弟子紹忠繼世說法識者以為不墮祖風

曉榮

曉榮溫州人姓鄧氏幼依瑞鹿寺出家登戒往參天台國師密承心印初居淨福後遷龍冊兩處開筵大鳴法鼓僧問如何是般若大神珠榮曰般若大神珠分形萬億軀塵塵彰妙體剎剎盡毘盧問日用事如何榮曰一會周沙界日用萬般通湛然常寂滅常轉自家風歸寂於秀州淨土院世壽七十一僧臘五十六

慶祥

慶祥餘杭人姓沈氏身長七尺餘辯才冠衆多聞強記天台門下推為傑出住杭州九曲觀音院隨機說法僧問險惡道中以何為津梁祥曰以此為津梁曰如何是此祥曰築着汝鼻孔

行明

行明杭州于氏子出家雪竇從智覺禪師披剃及智覺遷住永明法化彌盛明自天台受記回翼贊永明海衆欽仰忠懿王建六和寺延請住持二處開延法雨霑於四部僧問如何是開化門中流出方便明曰日日潮音兩度聞問如何是無盡燈明曰謝闍黎照燭太宗皇帝賜紫衣號曰傳法大師

遇安

遇安福州人得法天台嘗閱首楞嚴了義時謂之安楞嚴將示涅槃法嗣蘊仁侍坐安乃說偈曰不是嶺頭攜得事豈從雞足付將來自古聖賢皆若此非吾今日為君裁既說偈付囑乃命香湯浴身易衣安坐令舁棺至室良久自行入棺經三日門人相與啟棺覩安右脇吉祥而臥四衆哀慟安乃再起上堂說法及訶責垂誡曰此度更啟吾棺者非吾之子也言訖復入棺長往

遇臻

遇臻越州人姓楊氏出家大善年滿登具預天台之室親承印記晏居齊雲學徒奔湊僧問如何是無縫塔臻曰五六尺其僧禮拜臻曰塔倒也問圓明了知爲什麼不因心念臻曰圓明了知曰何異心念臻曰汝喚什麼作心念臻於秋夕閒坐偶成頌曰秋庭肅肅風颼颼寒星列空蟾魄高搘頤靜坐神不勞鳥窠無端拈布毛其諸歌頌皆觸事而作三百餘首流行禪唱至道中卒於所住

義寂

義寂字常照姓胡氏溫州永嘉人既通律義復精止觀其所易解猶河南一徧照也先是天台教迹燬於兵燹零編斷簡本朽枝摧寂思鳩集適金華古藏中得淨名一疏而已乃告韶國師囑人泛舟日本購獲僅足由是舊壁復完微寂此宗學者幾握半珠以爲家寶錢忠懿王累請開講私署淨光大師

王羅漢

王羅漢者不測之僧也住明州乾符寺酷嗜彘肉出言若風狂後亦多驗嘗縣衣有盜者將欲攀之低頭佯睡有物人就之乞終無吝色開寶六月初忽坐終三日後漆布之忽聞雨頻聞鳴咤聲皆云潰爛夜寄夢與數人曰布漆我昏悶如何開焉明日召漆工剔起肉色紅白有圓粒舍利墮落收而供養至今肉身存乎本寺漢南國主錢氏私易名爲密脩神化尊者

行瑫

行瑫姓陳氏湖州長城人少出家誦法華經月未五辰而畢軸年登受具從金華智新傳南山律鈔彌節服膺流輩推揖常至食時以不嚼之米雜菜茹投小鐺中烝熟而食此外斷無重味義解之心理勞破木都無難色尋往會稽樂若耶山水遂置看經道場於寺之西北隅構樓閣堂宇蔚成別院披閱大藏旁探經論慨其郭迻音義疎略慧琳音義不傳遂述大藏經音疏五百許卷大行於世周顯德三年終于所住報齡六十二法臘四十四

彥求

彥求縉雲人姓葉氏納戒後造景霄律席入毘尼秘藏復悟沓婆羅漢反求堅固法乃游閩嶺得長禪師心訣

回住丹丘之六通院道垄惟馨與申椒菌桂爭其芬烈也漢南國王欽其高行命居功臣院聚徒開演來好僧衆事務必身先惟以利人爲急受施必歸常住時屬慶戒四方雲聚日供數千僧食未告匱計其所飯前後不下數億云建隆中卒於所住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五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目次

空空

宋一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武林吳慧龍仲飛氏閱

空空

宋

清辯

清辯宣平人遺其姓氏得道於烏巖每乘虎下山乾德初創淨妙寺工畢其虎誤爲鄉人所殺後知爲辯師腳力自悔捨田二十畝入寺償之至今寺有償虎田

瓌省

瓌省溫之陶山人姓鄭氏稚齒出家棲心圓頓嘗閱楞嚴經文理宏濬未能洞了一夕夢日輪墮空張口吞之自是倏然發悟差別義門渙然無滯後嗣法永明傳衣表信開寶三年勑住寶雲寺學者臻萃法音大振未幾示疾忽現寶樹浴池省曰凡所有相皆是虛妄言訖安坐而化

贊寧

贊寧德清人姓高氏出家祥符寺習南山律宗著述毘

尼時人謂之律虎宋初徵入汴京為僧錄太祖行香至相國寺問曰朕見佛拜是不拜是對曰現在佛不拜過去佛太祖大喜遂為定禮太平興國三年太宗召對滋福殿詔脩高僧傳三十卷又著內典集一百五十卷外學集四十九卷至道二年示寂歸骨龍井塢謚曰圓明大師

自詢

自詢號國一道者傳法於了定大寂禪師嘗然一臂供佛雍熙初勅建受業寺詢然身以報火滅舌根不壞

願昭

願昭錢塘人出家保清院受業後叅靈隱清聳禪師發明心要衆請出世于秀州羅漢院上堂示衆曰山河大地是善知識時時說法時時度人不妨諸上座叅請僧問羅漢家風請師一句願曰嘉禾合穗上國傳芳曰此猶是嘉禾家風如何是羅漢家風願曰若到諸方分明舉似次遷杭之香嚴寺無疾示滅

道榮

道榮不知何許人淳化中居長慶院習禪定靈異頗多時人稱為羅漢既入滅人有見於壽昌五百應真位者今肉身留存

法齊

法齊婺州人姓丁氏始講百法因明二論尋罷講遊方受心印於廣法大師遂居長春稱第二世開筵聚衆隨機說法僧問城東老母與佛同生為什麼却不見佛齊曰不見即道曰恁麼即見去也齊曰城東老母與佛同生太平興國三年捨衆宴居至咸平三年示寂壽八十九臘七十二

從朗

從朗不知其所自出居蕭山祇園寺年踰百歲門嘗晝掩每誦蓮經羣鳥啣花匝座潛聞嘗謁之閉門不納

行滿

行滿壽州南浦人聞法石霜來游天台棲華頂峰智者院知衆僧茶竈剎采埋名人不能窺其際居房檻外有一巨松橫枝之上寄生小樹無遇滿出坐寄生木必婀娜垂枝時謂此樹作禮茶頭或不信者專俟滿出則垂幹紛披滿去則屹然亭立更無搖動雖隨衆食少分而

止。四十年內人未見其便溺。一日忽語人曰。我當行矣。令衆僧念文殊名號相助。默焉坐化。

咸潤

咸潤上虞人。習天台教觀。依錢塘會法師講。遂究其旨。景德四年。邑令裴煥請演教於等慈。繼徙隆教永福。法音所震。聽者動以千計。禪寂之暇。頗以筆墨自娛。有五洩山之學院十題。編於擬英。

師蘊

師蘊金華人。初與韶國師結侶游方。性滑稽。出語詼諧。

高達者多訾其狂。獨韶師默而識之。語人曰。蘊公痴似吾不測其邊際也。因有疾。求僧作懺悔文。所誦過經文及密呪各論。以幾百藏爲度。始知其密持之不懈。開寶六年無疾坐終。闍維舌根不壞。灰寒拾之。如紅芙蕖色。柔軟可憐。或曰。是僧別無奇異。此物偶存耳。乃重燔其舌。隨同火色。遲久還如蓮葉。蘊生不言姓氏年齒。人以貌取之。則年八十餘矣。

省常

省常錢塘人。結淨行社於西湖。刺血寫淨行品。雕彌陀像。與公卿牧伯二十人。比丘千餘人。整心西向。王文正公旦爲之首。臨終唱佛來迎。化後日地變金色。移時始滅。

文輦

文輦永嘉陽平人。得法明昭禪師。揚眴之間。決了疑滯。旋遇天台韶國師。唱宗一大師之道。輦復諦受無疑。不爲異緣牽轉。嘗謂人曰。悟入之緣。猶蠖屈之於葉也。食黃則身黃。食蒼則身蒼。其屈伸之狀無變。吾初見明昭乃若是。今學玄沙又如是。此所謂殊途而同歸。今更取

佛經爲定量之。乃覽大藏經三遍。自是以來。道達無滯。太平興國三年。操斧自造木龕。巧結玲瓏。重擔題湊。號曰浮圖。入內趺坐。自持火炬。誓之曰。焚此業軀。供養十方諸佛聖賢。言已。發焰亘空。其烟五色。旋轉氤氳。猶聞誦經之聲。須臾始絕。觀者號泣。灰寒。收舍利不知顆數。世壽八十有四。

慶祥

慶祥杭人。姓祝氏。有辯才。多聞強記。受業於祥符寺。學南山律。兼通六籍史書莊老百氏之學。撰高僧傳三十

卷淳化二年預史館集新書五年遷左街僧錄王内翰贈詩云詔脩僧史浙江濵萬卷書中老一身其爲時賢推重如此號曰九曲禪師

皓泰

皓泰河東人初叅瑯琊琊問埋兵掉鬪未是作家匹馬单鎗便請一見泰指邪曰將頭不猛帶累三軍邪打泰一坐具泰亦打邪一坐具邪接住曰適來一坐具是山僧令行上座一坐具落在甚麼處泰曰伏惟上響邪拓開曰五更清早起更有夜行人泰曰賊後張弓邪曰且坐喫茶後住安吉州天聖寺開壇說法僧問如何是佛泰曰黑漆聖僧僧曰如何是佛法大意泰曰看墻如土色

曇頴

曇頴杭州丘氏子首謁大陽玄禪師便問洞山特設偏正君臣意明何事陽曰父母未生時事頴曰如何體會陽曰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頴罔然遂謁谷隱聰禪師復舉前話隱曰大陽不道不是秖是口門窄滿口說未盡老僧卽不然頴問如何是父母未生時事隱曰糞墼子頴曰如何是夜半正明天曉不露隱曰牡丹花下睡貓兒頴愈疑駭一日普請隱問今日運薪耶頴曰然隱曰雲門問僧人般柴柴般人如何會頴無對隱曰此事如人學書點畫可効者工否者拙蓋未能忘法耳當筆忘手手忘心乃可也頴於是黙契良久曰如石頭云執事元是迷契理亦非悟隱曰汝以爲藥語爲病語頴曰是藥語隱呵曰汝以病爲藥又安可哉頴曰事如函得蓋理如箭直鋒妙無有加者而猶以爲病實未諭旨隱曰妙至是亦秖名理事祖師意旨智識所不能到矧事理能盡乎故世尊云理障礙正見知事障續諸生死頴恍如夢覺曰如何受用隱曰語不離窠臼安能出蓋纏頴歎曰纔涉脣吻便落意思盡是死門終非活路後住潤州金山開堂說法每以此爲提唱上堂云三世諸佛是奴婢一大藏教是涕唾良久曰且道三世諸佛是誰奴婢乃將拂子畫一畫曰三世諸佛過這邊且道一大藏是誰涕唾頴乃自唾一唾便下座

脩己

脩己杭州人少與浮山遠公遊嘗卓庵廬山佛手巖後

至四明杖錫山獨居十餘載虎豹爲隣嘗曰羊腸鳥道無人到寂寞雲中一箇人爾後道俗聞風而至遂成禪林僧問如何是無縫塔已曰四稜著地曰如何是塔中人已曰高枕無憂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曰船船過海赤腳回鄉

清簡

清簡錢塘人姓張氏爲事孫潔時謂之簡潔嗣法歸宗柔禪師住明州天童寺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簡曰不欲向汝道曰請和尚道簡曰達磨不可再來也晚居雪竇而終塔於寺之東南隅

志蒙

志蒙婺人不知得法之自好衣錦繡往來闤闠間丐錢市猪首充饌或伺所遺骨骼終不能覩因號猪頭和尚凡言人災福皆驗景德三年秋忽往三衢郡人邀道留之不可抵衢之吉祥院浹旬需湯澡浴自述偈曰古貌昂藏法中之王猪頭千箇不把片嘗闡其眞性吾是定光端坐而化越七日異香滿室後寺罹火殿宇煨燼而眞體巍然獨存賜謚慧通大師

德聰

德聰姑蘇張潭人初入杭州慈光院受具戒於梵天寺叅請諸方密契心印太平興國三年結廬余山之東峰有二虎爲之護名大青小青行則隨侍前後有禪者造之見掛一書梁間問之曰此佛經也問嘗讀否曰如人看家書旣知之矣何再讀爲嘗曰古人貴行吾何言哉其他問者皆黙不對天禧元年七月趺坐而逝閱月貌如生葬余山峰後遷於南嶺聰嘗住超果寺慶依尊者自杭州奉觀音像來聰預告衆曰三日內當有主公至及期果然今超果奉爲開山祖師

契嵩

契嵩藤州鐔津李氏子嗣法洞山住杭之佛日庵世間經書章句不學而能作原教論十餘萬言明儒釋之道一貫以抗宗韓排佛之說又著禪門定祖圖傳法正宗輔教編進之仁宗皇帝行傳法院編次入藏下詔褒嘉賜號明教大師熙寧四年六月四日晨興寫偈曰後夜月初明吾今喜獨行不學大梅老貪聞鼯鼠聲至中夜而化闍維不壞者五曰頂曰耳曰舌曰童眞曰數珠其

頂骨出舍利紅白晶潔道俗合諸不壞塟於故居永安之左有文集二十卷日月鍾津盛行於世

懷璉

懷璉漳州龍溪人姓陳氏誕生之夕夢僧伽降室因小字泗州丱角圓頂篤志道學一日洗面潑水於地微有省發即慕參尋遠造泐潭投機印可師事十餘年去遊廬山爲圓通訥禪師掌記皇祐中仁廟詔住淨因禪院召對化城殿問佛法大意奏對稱旨賜號大覺禪師又詔入對便殿賜羅扇一把題元寂頌於其上與璉問答

詩頌書以賜之凡十有七篇至和中乞歸老山中帝不允宜諭曰山即如如體也將安歸乎再住京國且與佛法璉復以頌謝帝遣中使賜龍腦鉢璉謝恩畢捧鉢曰吾法以壞色衣以瓦鐵食此鉢非法遂焚之中使回奏帝嘉歎不已治平中再上疏乞歸英廟依所乞賜手詔放歸林下璉既渡江初住西湖受請居四明阿育王寺建大閣藏所賜詩頌榜之曰宸奎閣其碑文則蘇子瞻手筆也嘗上堂示衆曰應物現形如水中月遂拈起拄杖曰道箇不是物即今現形也且道月在什麽處良久

曰長空有路還須透潭底無蹤不用尋擊香臺下座

重顯

重顯字隱之遂寧人少依益州普安仁銑爲師落髮受具出蜀浮沈荊渚間嘗典客大陽與客論趙州宗旨爲若行韓大伯所笑而去客退顯數之曰我偶與客語爾乃敢慢笑笑何事對曰笑知客智眼未正擇法不明顯曰豈有說乎對以偈曰一兔橫身當古路蒼鷹纔見便生擒後來獵犬無靈性空向枯椿舊處尋顯陰異之結以爲友遂捨去徧參諸方語多不羿後至復州北塔祚

禪師者香林遠公嫡子雲門之孫也知見高學者莫能遘其機顯俊邁祚愛之遂留五年盡得其道將游靈隱與曾學士遇於淮上曾曰靈隱珊禪師吾故人也以書薦顯顯至靈隱三年陸沉衆中俄曾奉使浙西訪顯於靈隱無識之者時堂中僧千餘使吏檢床歷物色求之乃至曾問向所附書顯袖納之曰荷公意勤然行腳人非督郵也曾大笑珊公以是奇之吳江翠峰虛席舉顯出世後住明州雪竇宗風大振天下龍蟠鳳逸衲子爭集座下號雲門中興顯嘗經行植杖衆衲環之忽問曰

有問雲門樹凋葉落時如何曰體露金風雲門答這僧
難爲解說耶有宗上座曰待老漢有悟處即說顯熱視
鷲曰非韓大伯乎曰老漢瞥地也於是令撾鼓衆集顯
曰大衆今日雪竇宗上座乃是昔年大陽韓大伯具大
知見聯迹稍光欲得發揚宗風幸願特升此座宗遂升
座僧問寶劒未出匣時如何曰神光射斗牛又問出匣
後如何曰千兵易得一將難求僧退宗乃曰寶劒未出
匣神光射斗牛千兵雖易得一將實難求便下座一衆
大驚暮年悲學者尋流失源作爲道日損偈曰三分光

陰二早過靈臺一點不揩磨貪生逐日區區去喚不回
頭爭柰何餘激揚宗旨妙語徧叢林皇祐四年六月十
日沐浴罷整衣側卧而化

義懷

義懷溫之樂清人世以漁爲業兒時坐父船尾漁得魚
付懷懷輒放之江父怒笞詬卋之不以介意長遊京師
依景德寺天聖中試經得度懷清癯行步遲緩衆中望
見如鶴在鷄羣時有言法華者不測人也行市井拊懷
背囙臨濟德山去懷初未喻問耆宿耆宿曰汝其當宏
禪宗乎行矣勿滯於此懷遂東遊至於翠峰翠峰衆盛
懷當營炊自汲澗折擔悟旨顯公印可以爲奇辭去久
無耗有僧自淮上來曰懷出世鐵佛矣顯使誦提唱之
語曰譬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
影之心顯激賞以爲肖已先使慰撫之懷乃敢通門人
之禮然諸方服其精識自鐵佛至天衣五遷法席皆荒
涼處懷至必幻出樓閣四事成就晚示疾將化弟子智
才問卵塔已畢如何是畢竟事懷豎拳示之遂倒卧推
枕而寂崇寧中勑謚振宗大師

了元

了元佛印禪師浮梁林氏子誕生之時祥光上燭鬒髮
覆眉齒犀盈口稍長風骨秀拔有異常兒發言吐論旨
詮經史閭里先生目曰神童年幾舞象名擅雕蟲咀嚼
典墳笑談今古拾俗試經圓具感悟有如夙習遍諳諸
方弃机開先法席出爲宗匠辯才無礙肆口而談無非
般若名傾朝野神宗賜高麗磨衲金鉢以旌其德一日
與學徒入室次適東坡居士至元曰此間無坐榻居士
來作甚麽東坡曰暫借和尚四大爲坐榻元曰山僧有

一問居士若道得卽請坐道不得卽輸腰下玉帶子東坡欣然曰請道元曰居士適來道暫借山僧四大爲坐榻秖如山僧四大本空五蘊非有居士向甚麽處坐居士不能荅遂留玉帶元却贈以雲山衲衣後東坡守杭請居聖水寺次徙靈芝兩處開筵說法學徒輻湊元性滑稽每以諧語接人時有殿巖王覲父請元說法元升座唱曰此一瓣香爲擂烟塵力士護世界天王殺人不眨眼上將軍立地成佛大居士王大喜以其久帥多殺人也東坡貶惠州時元致書云子瞻賢高材遠放寂莫

之濱權臣忌子瞻爲相耳人生如白駒過隙二三十年功名富貴轉眼成空何不一筆都勾尋取本來面目子瞻讀書萬卷而未知性命所居不可謂之聰明也努力向前珍重珍重後莫知所終

智禮

智禮字約言姓金氏鄞人自幼神情湛寂骨幹英粹登年受具究心禪理從寶雲義通傳天台學通曰法界自有次第若當奉持禮曰何謂法界通曰大總法相圓融無礙是名法界禮曰旣曰無礙次第安有居三年輒蒞講席咸平初郡大旱與僧遵式然指以祈觀音誓曰杲不雨當焚身三日雨大至撰不二門指要鈔及評難書天禧間脩法華懺顯四淨土之道眞宗賜號法智大師天台智者之學禮爲中興云

元照

元照錢塘人自幼出家博究羣宗初居天台徙杭之東藏學者爭從之晩振錫姜山愛其深秀遂結茆投老道法益高勤於著述有資持記濟緣記行宗記應法記住法記報恩記及刪定尼戒本金剛疏等書蘇東坡嘗就

之畫像爲母未幾坐脫西湖漁人皆聞天樂聲祥光五色燭於湖面良久而隱

譚禪師

譚禪師不詳姓氏住諸暨報恩寺嗣法雲蓋山繼鵬禪師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譚曰隻履已歸葱嶺久而今休更問來端僧曰便與麼時如何譚曰南山起雲北山下雨問杖錫已居於此日請師一句利人天譚曰鼻孔大頭向下僧曰向上還有事也無譚曰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乃以法身無像應物現形拈拄杖示衆曰

世尊身長丈六這箇拄杖子亦長丈六彌勒身長千尺
這箇拄杖子亦長千尺方圓任器隱顯從他大包天地
細入微塵如鑑覷井如井覷鑑得之者運籌帷幄把斷
要津失之者杳杳忽忽虛生浪死得失二途一時放却
敢問諸人且道山僧拄杖子畢竟長多少良久曰笑指
客從來處來擊香臺一下

繼忠

繼忠永嘉人父母乞嗣於天台章安佛祠後夢僧授以
子曰此螺溪尊者也寄汝養之方娠母即厭葷八歲落

髮受戒長習經律勞苦得疾不瘥乃精脩觀音三昧遂
見大士授水灌頂遂瘳四明延慶廣智大師傳天台教
往就學代師講演雪竇見而歎曰此法器也歸住法明
寺學徒雲湧法席之盛爲東南冠元豐五年正月八日
夜集衆告別有登吾道場者生生世世不失人身之誓
著扶宗集五十卷越清獻抃贊之云教明圓通聽衆依
歸以心傳心以眞破妄眞兮謂何有相非相如水中月
如鏡中像

元覺

元覺婺州義烏人姓傅氏大士翕之裔也夙脩種智隨
願示生七歲出家十歲遊方遠造石霜陞於丈室慈明
一見曰好好着槽廠去覺遂作驢鳴明曰眞法器也俾
爲侍者二十年運水搬柴不憚寒暑後出世薊臺府帥
請居誌公道場提綱宗要機鋒迅敏解行相應諸方推
服次居蔣山丞相王安石既避賢路與覺結廬定林山
中逍遙物外清談終日贈覺頌曰不與物遊眞道廣每
隨緣起自禪深舌根已淨誰能壞足跡如空我得尋當
時以爲希有僧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覺曰驢胎馬腹

問魯祖面壁意旨如何覺曰住持事繁問如何是大善
知識覺曰屠牛剝羊曰爲甚麽如此覺曰業在其中元
祐元年覺乃遷化王安石慟哭塔下讃其眞曰賢師人
也行厲而容寂知言而能嘿譽榮弗喜辱毀弗戚弗矜
弗失人自稱德有緇有白來自南北弗順弗逆弗抗弗
抑弗觀汝華惟食已實孰其嗣之我有遺則

遵式

遵式寧海人字知白母夢吞珠而生傳天台教於寶雲
然頂誓行四三昧法時北宗多輕台教乃伏闕上書請

以止觀入藏、因章獻太后請懺、爲著懺文、行懺多異、人咸稱爲慈雲懺主、逝日星隕、自云生於上品、焚餘三指不壞、賜號正覺禪師、

悟法師

悟法師、錢塘人、出家天竺、精持大悲呪、身出舍利、供像亦如之、因晝夜不廢誦、誓焚身助王旦、遵式冥求感動天聽、入台教於藏中、既如願而焚、薪盡不壞、

祖部

祖韶、天台人、年十九、通法華、得度、叅慈雲、得其法、與慈

雲命補其法席、化行兩浙、壽七十二、無疾坐脫、賜號明智法師、

源禪師

源禪師、未詳氏族、嗣法石霜、住安吉州廣法院、僧問如何是正法眼、源曰、眉毛下、曰便與麼會時如何、源曰、瞳人笑點頭、上堂、若論此事、切莫道著、道著即頭角生、有僧出曰、頭角生也、源曰、禍事、曰某甲罪過、源曰、龍頭蛇尾、元豐八年十月十二日、忽書偈曰、雪鬢霜髭九九年、半肩毳衲盡諸緣、廓然笑指浮雲散、玉兔流光照大千、擲筆而寂、

守宗

守宗、金華人、少出家、即荷擔正法、遊歷諸方、遍叅尊宿、所至晝則丐食、夜棲樹下、未嘗掛名床曆、既還廬於院北、環植七松、餘四十年、精脩不怠、鄉人敬禮之、咸稱七松大士、元豐六年、趺坐而化、火後妙香滿野、獲舍利皆五色異光、

元淨

元淨、字無象、於潛人、生不茹葷血、十歲出家、見講堂座

輒曰、吾願登此說法度人、十八從慈雲入法智室、夙夜服勤不怠、年二十五、爲大妙門、賜紫衣、號辯才大法師、沈文通守杭、迎住天竺、頓增萬礎、學徒四集、無不飽餐法味而去、居十七年、還於潛、緇素懇請、復歸天竺、趙清獻抃贊曰、師去天竺、山空鬼哭、天竺師歸、道場光輝、晚居龍井、法界觀成、眉間往往自湧舍利、肩現袈裟條八十一、如住世之數、與東坡居士爲方外交、及卒、蘇潁濵爲撰塔銘、

德章

德章禪師、初住大相國寺西經藏院、慶曆八年九月一日、仁宗皇帝詔章於延春閣下齋、宣普照大師問如何是當機一句、章曰、一言迥出青霄外、萬仞峰前險處行、曰、作麼生是險處行、章便喝、曰、皇帝面前、何得如是、章曰、也不得放過、再宣入化城殿齋、宣守賢問齋筵大啟、如何報荅聖君、章曰、空中求鳥跡、曰、意旨如何、章曰、水內覓魚蹤、章進心珠歌曰、心如意、心如意、任運隨緣不相離、但知莫向外邊求、外邊求、終不是、枉用工夫隱真理、識心珠、光燿日、秘藏深密無形皃、拈來掌內衆人驚、

二乘精進爭能測、碧眼胡鬚指出時、臨機妙用何曾失、尋常切忌與人看、大地山河動岌岌、皇祐二年乞歸山林、叅老、御批杭州靈隱寺住持、賜號明覺大師、

本如

本如、句章人、初學於法智有悟、作頌曰、處處逢路頭、頭頭是故鄉、本來成現事、何必更思量、法智肯之、講說教論、從者如歸、慶曆二年賜號神照、嘗居白蓮寺、有虎睡西南隅、以杖擊之曰、此非汝睡處、虎俛首而去、歿之夕、所居梁木俱折、體聞異香、比荼毗、龕顏貌如生、爪髮俱

長蘆之近地、一日生青蓮花、趙清獻抃為作行業記、

坦禪師

坦禪師、永嘉牛氏子、業打銀、因淬礪瓶器有省、即出家、叅琅邪、機語頓契、後依天衣懷禪師、將住典教、擢為第一座、衣受他請死守、聞景張請坦繼衣法席、坦方陞座、有雪竇化主省宗出問、諸佛未出世、人人鼻孔撩天、出世後為什麼杳無消息、坦曰、雞足峰前風悄然、宗曰、未在更道、坦曰、大雪滿長安、宗曰、誰人知此意、令我憶南泉、拂袖歸衆、更不禮拜、坦曰、新典教今日失利、更歸方

丈、令人請宗至、坦曰、適來錯秖對一轉語、人天衆前何不禮拜、蓋覆却、宗曰、大丈夫膝下有黃金、爭肯禮拜、無眼長老、坦曰、我別有語在、宗乃理前語、至未在更道處、坦曰、我有三十棒寄你、打雪竇、宗乃禮拜、

痴海

痴海、龍泉人、崇因寺僧也、性多騃、故名痴海、耳無垂珠、唇不蓋齒、其師語之曰、汝貌陋福薄、宜自勉、痴海感其言、日至東廊觀音堂焚香百拜、每一拜、以手穊落其唇、并耳、三年不怠、不覺上唇下垂、而兩耳及肩、痴海拜不

巳一日睡於蒲團夢所拜觀音垂手摩其頂曰賜汝聰
明福相寤覺心境廓然如脫重病遂通諸部經典後著
金山水陸儀文盛行於世永嘉江心寺碑其手筆也

子璿

子璿嘉興人自落髮誦楞嚴不輟從洪敏法師講至動
靜二相了然不生有省謁敏曰敲空擊竹即落筌蹄舉
目揚眉已成擬議去此二途方昇斯旨敏拊而證之然
欲探禪源罔知攸往聞瑯琊道重當世即趣其席值上
堂次出問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琅邪憑陵荅

曰清淨本然云何忽生山河大地璿領悟禮謝因願特
巾瓶瑯琊謂曰汝宗不振久矣宜勵志扶持報佛恩德
勿以殊宗以介也乃如教再拜後辭住長水承稟日顧
衆曰道非言象得禪非擬議知會意通宗曾無別致由
是二宗仰之嘗疏楞嚴等經盛行於世

清徹

清徹仙居人戒行高潔嘗截一掌為衆祈雨應時大澍
年乃有秋庵前猛虎馴伏如畜犬然寂後鄉人漆其真
身事之

智才

智才禪師台州金氏子得法天衣住臨安佛日庵上堂
月無今無古不改絲毫離少離多身無二用諸禪德既
身無二用為甚麼龍女現十八變君不見弄潮須是弄
潮人僧問如何是道才曰水冷生氷曰如何是道中人
才曰春雪易消曰如何談論才鳴指一下

處謙

處謙永嘉人姓潘氏字終倩住白蓮院戒律精嚴四衆
傾服莫為王安石所知適州旱請謙禱雨於潭謙至潭

所擲鉢三下大聲語龍曰昔智者講汝旱則施雨今偶
忽之耶言訖雨大注州民敬事之號曰神悟大師

子鴻

子鴻丹丘人姓吳氏嗣天衣法席住台之瑞巖學徒雲
聚僧問如何是道鴻曰開眼覷不見問法爾不爾如何
指南鴻曰語墮也曰乞師指示鴻呵呵大笑上堂一不
守二不向上下四維無等量大海洋裏泛鐵船須彌頂
上翻鯨浪臨濟縮却舌頭德山閑却拄杖千古萬古獨
巍巍留與人間作榜樣喝一喝下座

智遷

智遷杭州高氏子得法懐禪師住廬山棲賢寺唱天衣之旨僧問一問一答盡是建化門庭未審向上更有事也無遷曰有曰如何是向上事遷曰雲從龍風從虎曰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則長威獰遷曰興雲致雨又作麼生僧便喝遷曰莫更有在僧擬議師咄曰念話杜家上堂是甚麼物得恁頑頑嚚嚚腼腼覞覞拊掌呵呵大笑曰今朝把鼻直是黃面瞿曇通身是口也分疎不下

梵言

梵言不知何許人天衣之法子也一席推爲首座後住越州淨衆寺法音大振上堂云南陽國師道說法有所得斯則野干鳴說法無所得是名獅子吼國師恁麼道大似掩耳偷鈴何以故說有說無盡是野干鳴諸人要識獅子吼麼咄

善孜

善孜杭州人得法懐禪師於臨安北山顯明說法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孜曰九年空面壁懡㦬又西歸曰爲甚麼如此孜曰美食不中飽人餐問如何是無情說法孜曰燈籠掛露柱曰甚麼人得聞孜曰牆壁有耳

了然

了然臨海人姓薛氏初母胡無子禱於石觀音像夢一老僧手持蓮花語曰食是當脤然非汝子也生而超異住白蓮寺寺後有龍湫路嶢嶮不便行者然呪之使遷一夕大風雨遂徙寬地寧海建法會請主法席寐中見有持牒來者曰兜率天請師說法又夢一龍化爲神告曰師七月當歸既寤并日說法且誡且別至期泊然安坐而逝號智湧法師

眞淨

眞淨不知其所自止杭州淨住院初參達觀禪師問曰某甲經論粗明禪直不信願師決疑觀曰既不信禪豈可明經禪是經綱經是禪網提綱正網了禪見經淨曰爲某甲說禪看觀曰向下文長淨曰若恁麼經與禪乃一體觀曰佛及祖非二心如手搦拳如拳舒手淨因而有省乃成偈曰二十餘年用意猜幾番曾把此心灰而今潦倒逢知己李白元來是秀才

淨端

淨端吳興人姓丘氏始見弄師子者發明心要以彩帛像其皮時時著之因號端師子住西余山嗣翠峰月禪師每雪朝著彩衣入城小兒爭譁逐之從人乞錢得即以散飢寒者能誦法華經湖人爭延之必得錢五百乃開帙目誦數句即持錢地坐撿鈌薄者易之而去好歌漁父詞月夕必歌之達旦有狂僧號回頭和尚以左道鼓動流俗士大夫亦安其妄方對丹陽尹呂公肉食端徑至指曰正當與麼時如何是佛回頭不能遽對端捶

其頭推倒乃行又有妖人號不托掘秀州城外地有佛像建塔其上傾城信敬端見揕住曰如何是佛不托擬議端趯之而去章丞相子厚請升座使俞秀老撰疏敘其事曰推倒回頭趯番不托七軸之蓮經未誦一聲之漁父先聞端聽宣至此以手揶揄曰止乃坐引聲吟曰本是瀟湘一釣客自東自西自南北大衆閧然稱善端顧笑曰我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元祐初圓照禪師自京師慧林退歸姑蘇見端於甘露曰汝非端師子乎曰是圓照戲一曰村裡師子耳端應聲曰村裏師子村裏弄眉毛與眼一齊動鬧却口肚裏直籠統不愛人取奉直饒弄到帝王宮也是一場乾打鬨圓照粹美不悟其机也嘗客無錫欲歸湖且行江上問有湖秀便船乎篙師曰我行常潤船也端欣然曰亦可乃附船尾高郵秦觀少游聞其高道請升座於廣慧端以手自指曰天上無雙月人間只一僧一堂風冷淡千古意分明少游首肯之端高自稱譽吐語奇怪逸人也病牙久不愈謂衆曰明日遷化去衆以爲戲語請說偈索筆大書曰端師子大慵嬾未死牙齒先壞爛二時伴衆赴堂粥飯

都趯不辦如今得死是便宜長眠百事皆不管五更遂化閱世七十有二東吳祠之以爲散聖

惟正

惟正錢塘黃氏子住餘杭功臣山年十八爲大僧游方問道三十年乃罷出入嘗跨一黃犢蔣侍郎堂出守杭州與正爲方外友每來謁必軍持掛角上人爭覩之正自若也至郡庭下犢談笑終日而去嘗作山中偈曰橋上山萬層橋下水千里唯有白鷺鷥見我常來此冬不擁爐以荻花作毬納足其中客至共之夏秋好玩月盤

滕大盆中浮池上自旋共爸吟笑達旦率以為常有問者曰師以禪名而不談禪何也曰徒費言語吾懶學佷曲折但日夜頌萬象為敷演耳言語有間而此法無盡所謂造化無盡藏也正風調高老益清癯嘗自贊其像曰貌古形疎倚杖藜分明畫出須菩提解空不許離聲色似聽孤猿月下啼

維琳

維琳湖州人嗣法育王璉禪師初住大明僧問師唱誰家曲宗風嗣阿誰琳曰不在然燈前亦非釋迦後云莫

便是育王兒孫也無琳曰神岳峰高尾閭水急問如何是大明家風琳曰神鶯頂上軒眉坐黃鵠岫中昂足行云未審意旨如何琳曰會即便會覓甚意旨僧珍重便去琳曰聽取一偈措拙火殘飛白灰老僧身上白如雪地爐冥坐人不知蒼猿山西叫明月後住杭州徑山號無畏禪師

善本

善本開封人幼時母病刲股肉以進疾愈出家得華嚴經開卷恍然心契始知夙因之有在也蓋旦夜精進脅不親席者二十餘年遂博通諸經要旨得無礙辯大興口所說皆為客諦晚住杭之淨慈繼住東京法雲寺蘇子瞻作詩贈行大觀二年終葬大慈山崇德院塔號定光

資禪師

資禪師不知何許人為育王璉公法嗣住臨平勝因僧問知師父蘊囊中寶今日當場略借看資曰方圓無內外醜拙任君嫌云心月孤圓光含萬象資曰莫將黃葉作真金問菩提不可以心得和尚從何而得資曰癡漢

乃曰若論此事如日月麗天八方普照盲者不見盆下不知非日月不明乃當人障隔若論祖師正令擬議千差直須打透金鎖玄關一任縱橫妙用後不知所終

則全

則全字叔平姓施氏慈谿人落髮於保國寺南湖競推十六大弟子則全為之首旁通諸史尤工著述性直氣剛敢言人過識者每言直心是道場若叔平真出家兒也住三學三十年郡守耶簡尤禮重之嘗語人曰叔平才氣凜凜然若衣儒衣冠儒冠者使簪筆荷橐立柱下

以職諫諍豈遂不若漢汲黯唐魏徵哉慶曆五年夏別
衆坐亾世號三學禪師

崇福

崇福縉雲人年二十一祝髮於聖壽寺不啖酒肉貌偉
氣克景祐二年大旱邑令同詣虬溪百丈潭請水忽有
龍見爪福一履以去歲再旱福復至潭所忽湧出行履
甘雨隨至鄉人敬信之以爲慈氏下生也後入涅槃塑
像祀之遇旱禱之立應

正彥 戒弼附

正彥不詳姓氏住溫州彌陀庵人稱爲庵主嘗謁雪竇
良禪師良問云汝是有主沙彌無主沙彌彥曰有無且
置和尚是有主禪師無主禪師良云却被葫蘆倒纏藤
彥曰道什麽良擬對彥拂袖便出曰見面不如聞名良
呵呵大笑至晚入室良不允彥乃有頌曰金刀剃落青
絲髮求佛求法亦求眞黃梅分付盧行者師今授手與
何人後得法育王璉禪師與臨安佛日戒弼和尚同稱
法寶僧問弼如何是毘盧印弼曰草鞋踏雪曰學人不
會弼曰步步成蹤時稱踏雪禪

僧印

僧印者承天簡禪師之法嗣也住溫州瑞安僧問如何
是法身體印曰頭大耳小如何是法身用印曰南原耕
罷者牽犢負樵歸云恁麽則三身不分也印曰大蟲看
水磨乃曰將心問佛如天遠以佛求心道轉賒若遇雲
門行正令須教捧下識龍蛇良久曰具眼者看取印於
熈寧十年九月十三日沐浴更衣留偈曰竹空雲斂冷
光浮佛祖魔軍一刃收帶月吼風歸寶匣鐵牛驚散曲
江頭言訖趺坐而逝

良俊 潛叟附

良俊蘭谿人出家聖壽寺清齋持律母老兄貧乃闢一
室於寺側迎母供養於中朝夕躬致庖爨十五年母亾
髽衣鉢津送人稱其孝年七十二一旦無疾更衣而化
時有潛叟者名自天居聖壽亦有孝行嘗卜地於橫山
黃塢以葬其親仍搆祠曰報德君子曰出家見不知有
親久矣至勸人小作功德便唱言超生七世父母而吾
白在堂反不知供養豈他人之過去者可以虛借自已
之現在者難於實證耶此二僧既出世間而仍以世法

報親不滅人倫不背祖意出家事親者宜以是爲法

慧才

慧才永嘉之樂清人入法智室持大悲呪恒百八遍夢覩音解袈裟衣之常授菩薩戒於雪峰方羯磨觀音像騰寶焰映奪月燈壽八十六更衣就坐書偈泊然而化有證戒光記襄陽米芾書

法英

法英明州鄞人姓張氏得法九峰韶禪師初住襄陽白馬上堂示衆曰至道無在豈無在也至言無窮豈有窮

也得之則皎若目前失之則毫釐有隔是故雖一大藏教不爲多言一默毘耶豈曰無語須知佛祖人天殊非本有好看長短亦非本無直下薦得猶在迷途這箇是須遇明眼人證據始得次居大梅嘗有偈曰春山筍蕨正蒙茸好把黃粱徹曉舂莫謂西來無此意祖師渾在鉢盂中

義歡

義歡義烏人持戒甚堅精通教典創建興化院爲淨脩之所影不踰閫者五十年康定元年壽九十餘無疾端坐而化既瘞累月徧見夢於其徒曰吾身當山乃開龕就視肌肉如生遂復迎入院闍維得五色舍利有黃雲覆其上者三日因名其山曰雲黃

義海

義海雪川胡氏子造雲居法席居問甚麼物恁麼來海於言下大悟遂呈偈曰雲居甚麼物問着頭恍惚直下便承當猶是生理沒出世住報本僧問釋迦掩室於磨竭淨名杜口於毘耶未審如何示衆海曰汝不欲我開談曰未曉師机曰且退問如何是無位真人海曰這裡

無安排你處後不知所終

體柔

體柔不詳姓氏嗣法棲賢湜禪師住安吉州之西余開筵說法四衆雲集上堂示衆曰一人把火自燒其身一人抱氷橫屍於路進前則觸途成滯退後即噎氣填胸直得上天無路入地無門如今已不奈何也良久曰待得雪消去自然春到來

齊玉

齊玉雪川人尚書莫公支子法號慧覺早親釋典日記

數千言宣和六年遷居上天竺嘗終夜經行不息端坐合掌而化塔於山西諡曰慧寂

惟鎮

惟鎮錢塘人得法於棲賢遞禪師後住杭州南山之法雨說法無礙當時稱為辯才僧問如何是法雨境鎮曰竹寺門相並湖山路接連云如何是境中人鎮曰芳草和花種僧簑帶雨移遂顧視大衆曰還知麼南山嶺頭白雲冉冉西湖畔上綠草依依一時驗取不用針錐喝一喝下座

守一

守一江陰人姓沈氏幼慕空門圓照居瑞光時遂投出家更不他游晨夕參叩頓悟宗旨後於秀州本覺出世說法僧問離婁師子踞地全威不露爪牙願聞哮吼一云大家著力僧云當年盧老曾饒舌一日親聞第一机一日脚跟下事作麼生云賓杖撥開千聖眼當揚辦取火中蓮一日果然作家乃曰此一法印非有所傳曠劫佩持不從人得包六虛而無外渾十世以同時全提則佛祖同沉放下則聖凡交起昭昭日用森羅頓現於靈光蕩蕩目前彼此無分於實際雖廓然泯迹流通於無量義門闡爾無依迥超於一切智地非文字相離見聞緣諸乘由是莫能詮列祖於斯提不起此日人天既集不可徒然畧於建化門中普示諸人各請端心正視乃顧左右曰還見麼若恁麼承當得便乃機衡在握全歸閫外之權刹海澄波共助寰中之化又曰本分相見不在如何擡起便行猶爲鈍漢若也分賓分主俱爲念部柱家更乃說妙談玄不當宗門苗裔山僧恁麼道已是雪上加霜汝等諸人更覷覓箇什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晉良

晉良饒州吳氏子嗣法於圓照宗本禪師住衢州靈耀寺郡守林希請開法於越之廣果衢之超化海會靈耀四刹法音大振僧問三變禪林四面出世於和尚分上成得什麼良曰鉢盂口向天曰三十年來闍梨子而今施得五湖傳良曰那箇是山僧闍梨子曰一言超影象不墜古人風良曰借取眉毛上堂不知時分之延促不知日月之大小灰頭土面且與麼過山僧每遇月朔特地闢箇家風抑揚問答一場笑具雖然如此因風撤土

借水獻花有箇葛藤露布與諸人共相解摘看萬拈拄
杖擊香臺曰叅堂去

可齊

可齊台州人姓應氏少依國清道才出家圓具初游講
肆晚造圓照禪師法席薦機言下推爲首座衆請住安
樂山次遷天童兩振法音流於四部僧問寶花王座今
日師登祖意西來如何垂示齊曰華開巖畔千枝秀云
便是和尚爲人處也無齊曰水瀉簷前一様清問如何
是道齊曰踏不着曰踏着後如何齊曰七穿八穴乃曰

一問一答一揆一掠千眼頓開澄涼皎月隨机施設縱
奪臨時縱之則句句攅花簇錦處處釋迦道場奪之則
一法不留千聖絕跡雖然如是須知有向上一竅還會
麽良久曰莫謂春殘花落盡峰前昨夜一枝開

守卓

守卓不知何許人嗣法圓照禪師住雪竇法藏上堂示
衆曰好大衆龍種上尊王佛爲諸人現銀色世界瓊林
玉宇剎剎交光寶殿銀城輝輝相映又色即是空空即
是色色空空色休擬議空色色空成智慧耳聞眼見徧

河沙盡是如來眞實地不得巳向諸人道生是苦受是
業滅可證道可脩以四諦十二因緣知苦斷集證滅脩
道復曰有生可知有業可斷有滅可證有道可脩皆謗
佛謗佛盡同魔說正當恁麽時且道作麽生會雪竇不
免與諸人說破千峰積寒雪萬徑人踪絕壞衲擁枯槎
是說如何說喝一喝便下座

常利

常利得法圓照禪師出世湖州報本大弘法席僧問如
何得作佛去利曰煩惱裏薦取如何得離煩惱利曰對

面菩提問古鏡未磨時如何利曰照磨後如何利曰黑
旣是磨後爲什麽黑利曰爲汝要磨問如何是無爲利
曰有作如何是有作利曰無爲僧擬議利曰漆桶這裡
不是無爲乃曰今日月望打箇糊餅供養大衆拈拄杖
作圓相曰還識此餅麽不但供養一人千萬億人秖是
一箇細嚼飽飡不得咬破然雖如是切忌延生叅

法書

法書杭州徐氏子出家圓具聽習經論過目不忘人稱
夙解後造瑞光投机開悟先住天鉢次徙香山後被旨

住東京慧林僧問山巖水壑盡是舊日家風柱杖淨瓶拈起新來活計古殿重開願聞擧要晝曰擊大法鼓演大法義僧云恁麽則彌勒門開心頓曉德雲峰峻道何藏晝曰你向甚處見彌勒僧云雲散長天星斗現月明沙界物難藏晝曰休要費力乃顧大衆曰皇都禪利慧休道場今日暫借山僧坐陟實愧非才於明眼人前提綱佛祖衒燿見知直饒說得天雨四花地搖六震一點也用不着蓋爲各各威光動地人人不欠絲毫然雖如是更有向上一路三世諸佛不能宣六代祖師拈不起且道是什麽物得恁麽奇怪還薦得麽良久曰曹溪路坦乎莫強生荊棘便下座

慧元

慧元潮州倪氏子年十九受具游方至京師寓止華嚴有圓明禪師者見而異之云上人齒少從何至此所求何事曰慧元從南海來無他求惟求佛法耳圓明笑曰王城聲利捷徑酒色樊籠横目爭奪日有萬端寧有佛法乎佛法盡在南方也元乃自京洛游襄漢徧歷名山遂至黄龍時南新自積翠來龍象四集元每坐下板輒

自引手反覆視之曰寧有道理而云似佛手知吾家湖陽而乃復問生緣何處乎一日頓悟盡釋所疑遂入吳開於吳江壽聖寺又住崑山慧嚴院說法十年道俗尊信嘗自持鉢入湖湖人云師到處爲家緣何獨愛姑蘇因留不使還蘇人聞之爭持杖篳譁以入湖云何爲奪我邦善知識政當見還否則有死而已元怡然不恡情去留曰吾任緣耳相守彌月蘇人食盡乃去竟爲湖人所有遂住報本禪院一日陞座說偈曰五十五年夢幻身東西南北孰爲親白雲散盡青山外萬里秋空片月新言訖而化遺言葬峴山之陽弟子元正問何獨念峴山乎元曰它日可建寺也後三十年楚國公王黼追慕道風爲請於朝賜諡證悟禪師塔曰定應勅建顯化寺歲度僧以奉香火一如元之所記云

戒禪師

戒禪師不知何許人自慧林得旨後住杭州西湖一刹再住揚州石塔忽退席渡江時蘇東坡知揚州重請住持有爲東坡而少留之語晁無咎學士爲宜之戒於此名重一時東坡又爲作戒衣銘云石塔得三昧初從戒

定入是故常寶護登壇受戒衣吾聞得道人一物不可留云何此法衣補緝成百納諸法念念逝此衣非昔衣此法無生滅衣亦無壞者振此無塵衣洗此無垢人壞則隨他去是故終不壞戒為東坡所知是必有可知者或云東坡守杭日戒常卓錫湖上然莫詳其住處也

正覺

正覺隰州李氏子母夢異僧解環繫其右臂乃孕自是齋戒及誕右臂肉隱起若環七歲日誦數千言祖寂父宗道久參佛陀遜禪師嘗指覺謂其父曰此子道韻非

常倘出家必為法器十一得度於淨明本宗十四具戒十八遊方與祖訣曰若不發明大事者誓不歸矣至汝州香山成枯木一見器重一日聞僧誦蓮經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瞥然有省即陳香山香山未肯曰別見人始得即造丹霞霞問如何是空劫以前自己覺曰井底蝦蟆吞却月三更不借夜明簾霞曰未在更道覺擬議霞打一拂子曰又道不借覺言下釋然遂作禮尋過圓通時真歇初住長蘆遣僧邀至衆出迎見其衣易穿弊咸輕之真歇命侍者易以新履覺却曰吾為履來

耶衆聞心服懇求說法居第一座後出住泗州普照次補太平圓通能仁及長蘆曉居天童衲徒雲奔上堂今日是釋迦老子降誕之辰老僧不解說禪與諸人畫箇樣子祇如在摩耶胎時作麼生以拂子畫此○相曰祇如以清淨水浴金色身時又作麼生復畫此㊌相曰祇如周行七步目顧四方指天超地成道說法神通變化智慧辯才四十九年三百餘會說青道黃指東畫西入般涅槃時又作麼生乃畫此㊉相復曰若是具眼衲僧必也相許其或未然一一歷過始得僧問如何是向去

底人覺曰白雲投壑盡青嶂倚空高曰如何是却來底人覺曰蒲頭白髮離巖谷半夜穿雲入市廛曰如何是不來不去底人覺曰石女喚回三界夢木人坐斷六門機乃曰句裏明宗則易宗中辨的則難良久曰還會麼凍鷄未報家林曉隱隱行人過雪山紹興丁丑十月沐浴更衣端坐顧侍僧索筆書偈曰夢幻空花六十七年白鳥烟沒秋水連天擲筆而逝

淨源

淨源字伯長姓楊氏杭州人生而敏慧依東京報慈寺

海達大師得度奮志參尋盡得華嚴與旨聲譽籍甚左丞蒲公守杭以慧國院易禪爲教命源居之所至緇素景慕高麗國王子爲僧因統義天航海而來問法元祐三年示寂塔院之西北世壽七十有八

景淳

景淳台州人姓王氏年十八依廣度院德芝剃染始謁淨慈象禪師一日聞象因思而知慮而解皆鬼家活計意不自適遂詣寶峰求入室峰曰宜須斷起滅念向空刦已前掃除玄路不涉正偏盡却今時全身放下放盡

還放去有自由分淳聞頓悟厥旨峰擊鼓告衆曰淳得聞提大死之道後學宜依之因號大死翁建炎改元開法智通上堂來不入門去不出門來去無痕如何提唱直得古路苔封羸羊絶跡蒼梧月鎖丹鳳不栖所以道藏身之處沒蹤跡沒跡蹤處莫藏身若能如是去住無依了無向背還委悉麼而今分散如雲鶴你我相忘觸處玄紹興壬申二月示病乃曰世緣盡矣復爲衆小參仍說偈曰不用剃頭何須澡浴一堆紅燄千足萬足雖然如是且道向上還有事也無遂斂目而逝

智朋

智朋四明黃氏子依寶峰有年無省因爲衆持鉢峰自題其像云雨洗淡紅桃萼嫩風搖淺碧柳絲輕白雲影裏怪石露綠水光中古木清噫你是何人子焦山枯木成禪師見之歎曰今日方知此老親見先師來朋遂請益其贊成曰豈不見法眼拈夾山境話曰我二十年秪作境會朋即契悟乃曰元來恁麼地成曰汝作麼生會朋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成曰直須保任朋日咨紹興初出住華藥婺之天寧後遷清涼上堂海風吹夢嶺猿

啼月敢問諸人是何時節恁麼會得無影樹下任遨遊其或未然三條椽下直須打徹後退居明之瑞巖建康再以清涼挽之明守亦勉其行朋不從作偈送使者曰相煩專使入烟霞灰冷無湯不點茶寄語甬東賢太守難教枯木再開花未幾示寂

道平

道平處州人法嗣大溈喆禪師住東京智海寺上堂舉盤示衆曰似地擎山不知山之孤峻如石含玉不知玉之無瑕古人恁麼說話大似抱贓叫屈智海門下人人

慷慨生擒猛兕活捉獰龍眼裏着得須彌山耳裏着得大海水遂拈拄杖曰不是向人誇伎倆丈夫標致合如斯卓拄杖下座

普能

普能杭州人姓呂氏嗣法慶善晨禪師繼爲說法四衆雲集上堂拈拄杖曰未入山僧手中萬法宛然既入山僧手中復有何事良久曰有意氣時添意氣不風流處也風流卓拄杖一下

繆道者

繆道者西安人原口山多猛獸阻險徃來者懸崖攀木累足以行春夏山水暴漲則又病涉道者來住甘泉寺鑿山開道遇虎狼則手撫之去熙寧間坐逝出三昧火自焚其身人號金川聖者

法如

法如衢州人姓徐氏初叅雲蓋守智禪師悟汾陽十智同眞話尋常提唱多說十智同眞故叢林號爲如十同水庵圓極皆依之圓極嘗贊之曰生鐵面皮難奏泊等閒舉步動乾坤戲拈十智同眞話不負黄龍嫡骨孫上堂知見有知即無明本知見無見斯即涅槃無漏眞淨云何是中更容他物釋迦老子和身放倒後代兒孫如何接續要會麼通玄不是人間世滿目青山何處尋

如庵主

如庵主不知何許人住天台山久依法眞因看雲門東山水上行語發明已見歸隱故山猿鹿爲侶郡守聞其風遣使逼令住持如作偈曰三十年來住此山郡符何事到林間休將瑣瑣塵寰事換得一生閒又閒遂焚其廬竟不知所止

如哲

如哲未詳族里初住越州天衣退席後住平江之萬壽飲啖無擇人多侮之有以瑞巖喚主人公話問者哲荅以偈云瑞巖長喚主人公實出須彌最上峰大地撒翻無覓處笙歌一曲畫樓中一日曰吾行矣令拂拭所乘笋輿乃書八字示衆曰道在用處用在死處因叙平昔叅問勉衆進脩已忽豎起一拳曰諸人且道這箇落在甚處衆無對哲揮案一下曰一齊分付與秋風遂入輿端坐而逝

淨梵

淨梵嘉興人姓笪氏母夢光明滿室見神人似佛因而有娠生十歲依勝果寺祝髮嗣湛然二法師初住無量壽院凡講法華經十餘過大觀中結二十七僧修法華懺感普賢授觸摩法呼淨梵比丘名聲如撞洪鐘時長洲令孟庾目擊其事題石爲記化後茶毘有舍利五色

惟尚

惟尚不知何許人初參覺印問曰南泉斬猫兒意旨如何印曰須是南泉始得印即以前話詰之尚不能對至

僧堂忽大悟翌日告人道從今日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舌頭信有之矣述偈呈印曰須是南泉第一機不知不覺驀頭錐覿面若無青白眼還如鵲鷂守空池舉未絕印豎拳曰正當恁麼時作麼生尚掀倒禪牀印遂喝尚曰賊過後張弓便出住臨安廣福院室中問僧提起來作麼生會又曰且道是箇甚麼要人提起

法寧

法寧姓杜氏衢州人得法於寶寧英禪師住明州雪竇上堂百川異流以海爲極森羅萬象以空爲極四聖六凡以佛爲極明眼衲僧以拄杖子爲極且道拄杖子以何爲極有人道得山僧兩手分付倘或未然不如隅倚禪林畔留與兒孫指路頭

寶月

寶月越州人姓鄭氏金山慧禪師法嗣住常州報恩號曰覺然上堂示衆曰學者無事空言須求妙悟去妙悟而事空言其猶逐臭耳雖然如是罕逢穿耳客多遇刻舟人一日謂衆曰世緣易染道業難辨汝等勉之語卒而逝

楚明

楚明百粤張氏子得法于本禪師住淨慈寺隨機說法當時以爲東南佛眼上堂云祖師心印非長非短非方非圓非內非外亦非非中間且問大衆決定是何形貌拈拄杖曰還見麼古篆不成文飛帛難同體從本自分明何須重特地擊禪床下座

思慧

思慧錢塘人姓俞氏嗣法法雲住福州雪峰上堂一切法無差雲門胡餅趙州茶黃鶴樓中吹玉笛江城五月

落梅花慚愧太原孚上座五更聞鼓角天曉弄琵琶喝一喝下座

果昌

果昌安吉人姓蔣氏從善本禪師得法後住婺州寶林提唱法雲之旨嘗與提刑楊次公同遊山次楊拈起大士飯石問既是飯石為甚麼咬不破昌曰秖為太硬楊曰猶涉繁詞昌曰未審提刑作麼生楊曰硬昌曰也是第二月楊為寫七佛殿額乃問七佛重出世時如何昌曰一回相見一回新上堂一卽一二卽二鎭著直先無香氣驀拈拄杖卓一下曰識得山僧楖栗條莫向南山尋鱉鼻

慧辯

慧辯字訥翁華亭傅氏子出家普照得法於明智智命代講尋徙天竺從視座聽法者日常千指時翰林沈時卿守杭以嚴猛為治僧徒見者皆恇懼辯獨從容如平日沈異之俾蒞僧職蘇東坡作倅高其行與為方外交辯容止端靜不畜長物有盜夜入其室辯脫衣與之使從支徑遁去後隱草堂將示寂遺命須東坡至方闔龕四日而東坡至見其端坐如生頂尚溫遂作三絕以哭之時熙寧六年也

有規

有規婺州人姓姜氏得法法雲於安吉州道場山卓庵以居學者雲赴上堂拈拄杖曰還見麼窮諸玄辯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机似一滴投於巨壑德山老人雖則焚其疏鈔也是賊過後張弓且道文彩未彰以前又作麼生理論三千劍客今何在獨許莊周致太平化士出問促裝已辦乞師一言規曰好看前路事莫比在家時曰恁麼則三家村裏十字街頭等箇人去也規曰照顧打失布袋

惟湛

惟湛義烏人姓宋氏父母逢異僧曰汝生子六人第五者宜令出家後入道雙林覃恩得度首謁神照復往依廣智嘗白智曰師所授者我無疑焉若圓頓絕待之旨當須自得後敷講於雲間超果大揚化道天台一宗振於三吳自湛始熙寧六年三月趺坐而逝火浴之頃舍利粲然

從諫

從諫松陽人幼見佛經即能自誦出家即謁天竺辯才性根鋒利往往薦機言下辯才歎曰吾道由子而弘努力努力由是聲播講席嘗以道力扣大通通一日作書寄之諫發緘覩黑白二圓相乃答偈曰黑相白相擔枷過狀了不了兮無風起浪若問究竟事如何洞庭山在太湖上大觀二年沐浴更衣升座說法書偈而逝賜號慈辯大師

妙源

妙源字晉之慈谿人清苦峭厲貌寢薄無威儀嘗衣蘆花衣服鐵袜口誦佛號不輟每跣足乞食於道未入口遇饑者輒分餧之以爲常得法於愚公愚晚歲開講徑山學者雲集每令源代其酬答往往機鋒電掣卒不可搏縛及風止水靜意泊如也主定水問學滿戶外將示寂勅弟子勿火勿瘞委身尸陀以飼烏鳥

梵卿

梵卿姓錢氏嘉興人得旨東林總禪師住紹興之象田大弘法席僧問象田有屠龍之劒欲借一觀特如何梵

橫按拄杖僧便喝梵擲下拄杖僧無語梵曰這死蝦蟆上堂佛法到此命若懸絲異同超宗亦難承紹豎起拂子曰賴有這箇堪作流通於此覷得便見三世諸佛向燈籠露柱裏轉大法輪六趣衆生於鐵圍山得聞法要聲非聲見色非色隨異類四生各得解脫如斯舉唱非但埋沒宗風亦乃平沉自已且道如何得不犯令去拍禪床下座

澄月

澄月不詳氏族婺州智知山嗣如禪師之法嗣也得法後住於承天僧問如何是道月曰殘陽戀幽草問如何是佛法大意月曰今年柴米貴臨示寂有頌曰去也何之住兮何所去住何從超然絕侶臨岐一句向誰舉銀潢夜白孤蟾吐言畢趺坐而逝

照伯

照伯不知何許人居崇教寺塔下夏坐則向日冬臥則擁雪或引紙縱筆濃淡橫斜初若狂言終無不驗宣和已亥正旦忽持巨軸與一往還士人緘縢甚密已乃行哭於市其中所言自方寇猖獗次及遼亾迄於中興時

日不易一日忽辭寺僧去或問何往曰不天台不五臺不東去不西來沿道諷詠數日趺坐塔下視之死矣衆欲舁入寺忽躍起狂走從寺後登山緣高如猿猱衆隨即之望木杪騰踊者數十忽不知所之

法濟

法濟臨海人師黄岩浩先罕卧食冬夏不爐不扇建炎寇亂與其徒各燼一指以保城邑每誦法華至藥王品輒太息曰身如吾疣附贅虛生浪死何益遂采薪自焚是夕星月皓然忽天雨白花大如朔雪清旦拾遺骨得舍利五色者數升

日益

日益不知何許人嗣法保寧仁勇禪師住安吉州上方寺開筵說法提唱爲玄素所宗一日上堂乃左右顧視曰黄面老周行七步脚跟下正好一錐碧眼胡兀坐九年頂門上可惜一劄當時若有箇爲衆竭力底衲僧丁得這毒手也免得拈花微笑空破面顔立雪齊腰翻成轍迹自此將錯就錯相箕打箕遂有五葉芬芳千燈續焰向曲彔木上唱二作三於榔栗枝頭指南爲北直得

進前退後有問法問心之徒倚門傍墻有覓佛覓祖底漢庭前指柏便喚作祖意西來日裏看山更錯認學人自己殊不知此一大事本自圓明盡未來際未嘗間斷不假脩證豈在思維雖鶖子有所不知非滿慈之所能荐不見馬祖一喝百丈三日耳聾寶壽令行鎮州一城眼瞎大機大用如迅雷不可停一唱一提似斷崕不可履正當恁麽時三世諸佛秖可傍觀六代祖師證明有分大衆且道今日還有證明底麽良久曰劄

淨曇

淨曇嘉禾人嗣法寶寧璣禪師晩住錢塘之法慧一日上堂本自深山卧白雲偶然來此寄閒身莫須問我禪兼道我是喫飯屙屎人紹興丙寅夏辭朝貴歸付院事四衆擁聽揮扇久之書偈曰這漢從來沒縫罅五十六年成話欛今朝死去見閻王劍樹刀山得人怕遂打一圓相曰嗄一任諸人鑽龜打瓦收足而化

法達

法達不詳氏族爲南福嚴慈感禪師法嗣任明州阿育王寺一日上堂曰居山日少出山多惹得閒名執柰

何爭似白雲深處坐野猿幽鳥任高歌大衆拈花示衆空目黠胷微哄破顏落第二月少林面壁傍若無人半夜渡江貪程太速更乃說佛說祖頭上安頭演妙談玄泥中洗土攢花簇錦口是禍門寂爾無言守株待兎總不如無孔鐵鎚行道之人如何即是還會麼白雲雖是無心物到頭還是戀青山

立禪師

立禪師麗水人住法海寺法鼓之音振於四部時道君皇帝幸林靈素改寺爲神霄玉淸萬壽宮立上堂云都

緣未徹所以說是說非盖爲不眞便乃分彼分此我身尚且不有身外何足道哉今聖君垂旨改佛殿爲神霄釋迦老子頭上添箇冠兒有何不可老僧不免横擔拄杖高挂鉢囊向無根樹下嘯月吟風於無縫塔中安身立命去也一任乘雲仙客跨鶴高人來此呪水書符叩牙作法他年成道白日上昇堪報不堪之恩以助無爲之化惟恐不是玉是玉也大哥且道山僧轉身一句還作麽生遂擲杖端坐而化

懐志

懐志婺州人姓吳氏年十四師智慧院實佛二十二試所習落髮肆講十二年宿學敬慕嘗欲會通諸宗正一代時教有禪者問曰杜順乃賢首宗祖師也談法身則曰懐州牛喫禾益州馬腹脹此偈合歸天台何義邪志無對即出游方晚至洞山謁眞淨問古人一喝不作一喝用意旨如何淨叱之志趣出淨笑呼曰浙子齋後遊山好志忽領悟久之辭去淨曰子所造雖逸格惜緣不勝耳因識其意自是諸方力請出世志却之居二十年不與世接士夫踵門略不顧有偈曰萬機休罷付癡憨

蹤跡時容野鹿參不脫麻衣拳作枕幾生夢在綠蘿庵或問住山多年有何旨趣志曰山中住獨掩柴門無別趣三箇柴頭品字煨不用援毫文彩露崇寧二年六月晦問侍僧曰早暮曰巳夕矣遂哄曰夢境相逢我睡巳覺汝但莫負叢林即是報佛恩德言訖示寂於最樂堂茶毘收骨塔於乳峰之下

印首座

印首座不知何許人自參眞淨徹證宗猷歸遁婺州之雙溪一日偶書曰朽脚鐺兒湯自熩飯餘長自坐堆堆

一從近日生涯拙百鳥啣花去不回又以綱衣碎甚作偈曰不挂寸絲方免寒何須特地褁長竿而今落落零零也七佛之名甚處安

德週

德週信州人俗姓琢氏於景德尊勝院染削問道有年後至黃龍聞舉少林面壁頓悟述二偈以呈黃龍許之自是名流江浙後於溫州光孝寺開莚說法上堂曰舉體露堂堂十方無罣礙千聖不能傳萬靈成頂戴擬欲共商量開口百雜碎秖如未開口已前作麼生咄

法空

法空江西人遺其姓氏爲人強項久侍死心得旨後欲辭去死心記云汝福薄宜以道自養空遂辭行清草堂以偈送之云十年聚首龍峰寺一悟眞空萬境開此去隨緣且高隱莫將名字落人間後出世杭州南蕩不踰月而院被火了無孑遺空歎曰吾違先師之言故有今日之難有富人欲獨迎齋而捨三門空曰公欲施財邀福非長老受賜若教我背衆而食所不願也空既汨沒於土木道遂不行草堂嘗遺偈賚衣一襲茆之衲子聞多往依之而空亦老矣後示寂於本山

性空

性空漢州人先依死心獲證乃抵秀水追船子遺風結菴青龍之野吹鐵笛自娛興至多爲詩詠得之者必珍藏以爲拱璧不啻也其山居曰心法雙忘猶得妄色塵不二尚餘塵百鳥不來春又過不知誰是住庵人又誓衆曰十二時中莫住工窮來窮去到無窮直須洞徹無窮底踏倒須彌第一峰建炎初徐明叛道經烏鎮肆殺戮民多逃匕空獨荷策而往賊見其偉異疑必詭伏者

問其來空曰吾禪者欲抵密印寺賊怒欲斬之空曰大丈夫要頭便斫取奚以怒爲吾死必矣願得一飯以爲送終賊奉肉食空如常齋出生畢乃曰孰當爲我文之以祭賊笑而不荅空索筆大書曰嗚呼惟靈勞我以生則大塊之過役我以壽則陰陽之失之我以貧則五行不正困我以命則時日不吉吁哉至哉賴有出塵之道悟我之性與其妙心則其妙心孰與爲隣上同諸佛之眞化下合凡夫之無明纖塵不動本自圓成妙矣哉妙矣哉日月未足以爲明乾坤未足以爲大磊磊落落無

罣無碍六十餘年和光混俗四十二臘逍遙自在逢人則喜見佛不拜笑矣乎笑矣乎可惜少年郎風流太光彩坦然歸去付春風體似虛空終不壞尚饗遂舉筯飫餐賊徒大笑食罷復曰刼數既遭離亂我是快活烈漢如今正好乘時便請一刀兩段乃大呼斬斬賊方駭異稽首謝過令衛而出烏鎮之廬舍免焚實空之力也道俗聞之愈敬有僧覩空見佛不拜乃逆問曰既見佛為甚麼不拜空掌之曰會麼云不會空又掌曰家無二主紹興庚申冬造大盆穴而塞之脩書寄雪竇持禪師曰

吾將水葬矣壬戌歲持至見其尚存作偈嘲之曰拙哉老性空剛要餧魚鼈去不索性去秖管向人說空閑偈笑曰待兄來證明耳令徧告四衆衆集空為說法要仍說偈曰坐脫立亾不若水葬一省柴燒二省開壙撒手便行不妨快暢誰是知音船子和尚高風難繼百千年一曲漁歌少人唱遂盤坐盆中順潮而下衆皆隨至海濱望欲斷目空取塞屝水而回衆觀水無所入復乘流而往唱曰船子當年返故鄉沒蹤跡處妙難量真風徧寄知音者鐵笛橫吹作散場其笛聲嗚咽頃於蒼茫間見以笛擲空而沒衆號慕圖像事之後三日於沙上趺坐如生道俗爭往迎歸留五日闍維設利大如菽者無筭二僧徘徊空中火盡始去

道琛

道琛永嘉人姓彭氏出家樂清政洪院傳天台教觀忽一夕悟旨不假筌蹄而言辯如流紹興間住賢福寺每堂厨不給則以法衣質於庫至夜衣即現光質家以為異屢歸之江心真歇天童覺老皆尊師之後住四明延慶士俗傾嚮皆謂活佛出世云

道隆

道隆桐廬人姓董氏於嚴州鍾山得度杖錫遊方所至耆衲皆為推重晚抵黃龍死心心延為首座無以順世遂歸隱鍾山慕陳尊宿高世之風掩關不事事日屩數簍自適人無知者手常穿一襪凡有禪者至提以示之曰老僧這襪著三十年了也有寺僧戲問如何是無諍三昧隆便掌

普崇

普崇慶元人嗣法草堂清禪師開講育王上堂示衆舉

巴陵和尚道不是風動不是旛動不是風旛又向甚麼
處着有人爲祖師出氣出來與巴陵相見雪竇和尚道
風動旛動既是風旛又向甚麼處着有人爲巴陵出氣
出來與雪竇相見崇曰非風非旛無處着是旛是風無
着處遼天俊鶻悉迷蹤跡地金毛還失措阿呵呵悟不
悟令人轉憶謝三郎一絲獨釣寒江雨

法一

法一姓李氏襄陽郡王道勉之玄孫也世居祥符母夢
梵僧托舍而生年十七成上庠從祖仕淮南欲官之不

就將棄家從釋祖弗許母曰徵之昔夢當是宿老沙門
遂從靈巖通照愿禪師祝髮登具依愿十年了無契入
乃謁圓悟於蔣山悟曰此法器也署爲首座尋謁草堂
於踈山薦於言下紹興初請居延福退席歸天台萬年
觀

清了

清了西蜀左綿人姓雍氏稚齒出家登年受具初見丹
霞淳禪師悟旨後謁長蘆照禪師一見器之命歸侍師
踰年分坐未幾照稱疾退閒命了繼席學者好歸拈香

時照付衣擬拈出及見而爲丹霞令侍者扯去了預備
布伽黎於袖遂搭以示衆撼拄杖云看看三千大千世
界一切搖動雲門大師卽得雪峰門下卽不然卓拄杖
一下云三千大千世界向甚麼處去還會麼不得黃梅
雨秋苗爭得青紹興間李守光命主龍翔藉緣力合二
刹爲一今爲江心寺祖師

法清

法清嚴陵人稚齒出家卽以弘法爲已任嘗於池之天
寧以伽黎覆頂而坐曾侍郎開問曰上座生身何處曰

嚴州曰與此間是同是別清擲伽黎下地揖曰官人曾
到嚴州否曾罔措清曰待官人到嚴州却向官人道後
於慧日雅禪師座下得旨遂住隆興九僊上堂曰萬椰
千花暖日開一華端有一如來妙談不二虛空藏動着
微言徧九垓笑咍咍且道笑箇甚麼笑覺苑脚跟不點
地

佛心

佛心姓朱氏壽昌人耕山誦佛遇亢陽常有黃雲覆其
頂諸人以雨輒驗一日至葉樞密家求山水衣樞密曰

無有心曰在某篋笥中良久又曰吾帶一小畜至恐驚人當出收之家人覘其後見一虎繫於府前柏樹上摳密見其靈異遂舉衣與之紹興二十九年二月八日忽書偈云六十一年住世間隨流來往度塵寰今日已歸霄漢去碧雲空外有青山趺坐而化自焚其身至今野燒至此即滅春草不生以存靈跡

象禪師

象禪師越州山陰人得法淨慈明公遂嗣講席上堂古者道一翳在眼空花亂墜拈拄杖曰淨慈拈起拄杖豈

不是一翳在眼百千諸佛總在拄杖頭現丈六紫磨金色之身來其國土游歷十方說一切法度一切衆豈不是空花亂墜即今莫有向拄杖未有已前坐斷得麼出來與淨慈相見如無切忌向空本無花眼本無翳處著到乃擲拄杖下座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六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目次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目次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譔
黃葉庵智 舷葦如閱

空空

宋二

道昌

道昌湖州吳氏子受具遊方徧叅諸宿後得法雪峰遂於淨慈月堂說法度人一時以爲寳筏上堂鴈過長空影沉寒水鴈無遺蹤之意水無留影之心若能如是正好買草鞋行脚去所以道動則影現覺則氷生不動不覺正在死水裏爲福老人出頭不得即且置育王今日又作麽生向道莫行山下路果然猿叫斷腸聲

了一

了一明州人嗣法雪峰慧禪師住臨安徑山上堂參玄之士觸境遇緣不能直下透脫者蓋爲業識深重情妄膠固六門未息一處不通絕點純清舍生難到直須入林不動草入水不動波始可順生死流入人間世諸人要會麽以拄杖畫地曰秪向這裏薦取

慧光

慧光錢塘人姓夏侯氏從慧林深禪師悟入遂得無碍辯才說法靈隱隨機逗漏影略鼓鑄者盡成法器僧問飛來山色示清淨法身合澗溪聲演廣長舌相正當恁麽時如何是雲門一曲光曰芭蕉葉上三更雨曰一句全提超佛祖滿筵朱紫盡知音光曰逢人不得錯舉上堂不用求真何須息見倒騎牛首入佛殿羌笛一聲天地空不知誰識瞿曇面

嗣宗

嗣宗徽州人姓陳氏幼業經圓具依妙湛慧禪師詰問次釋然昇悟慧以麈尾付之後謁宏智蒙印可其道愈尊出住普照善權翠巖晚居雪竇上堂人人有箇鼻孔惟有善權無鼻孔爲甚麽無二十年前被人掣落了也人人有兩箇眼睛惟有善權無眼睛爲甚麽無被人木槵子換了也人人有箇髑髏惟有善權無髑髏爲甚麽無借人作屎杓了也遂召大衆曰鼻孔又無眼睛又無髑髏又無諸人還識善權麽若人不識是諸人埋沒善權其或未然更聽一頌澗底泥牛金貼面山頭石女著

真紅緊駐梹上生芝之草不是雲蒻香爐峰

慧暉

慧暉會稽人俗姓張氏幼依澄照道凝染削進具甫二十叩真歇於長蘆微有所證旋里謁宏智智舉當明中有暗不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不以明相覩問之語不契初夜定回往聖僧前燒香而宏智適至暉見之頓明前話次日入室智舉堪嗟去日顏如玉却歎回時鬢似霜詰之暉曰其入離其出微自爾問答無滯智許為室中真子紹興丁巳開法補陀徙萬壽及吉祥雪竇淳熙

三年勅補淨慈上堂釋迦老子窮理盡性金口敷宣一代時教殊回玉轉被人喚作拭不淨故紙達磨祖師以一乘法直指單傳面壁九年不立文字被人喚作壁觀婆羅門且道作麼生行履免被傍人指注去衲帔蒙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七年秋退歸雪竇十年仲冬二十九日中夜沐浴而逝窆全身於明覺塔後

澤龕

澤龕寧海人姓葉氏矢其願力建梁王寺塔塔成或請作記以識歲月龕曰我自有之乃取一鐸朱書二十字使垂之絕頂曰此塔記也乾道中通守趙師夔侍母陳經行見塔毀欲新之夢得異夢向寺僧詢其始末使取鐸書以觀則曰二十世十八姓之僧造塔遇走小月東邑之氏脩之趙母子駭歎施緡錢百萬且繪龕像於塔下祀之

法恭

法恭奉化人姓林氏從棲真院下髮受具往延慶講下一夕誦法華至父母所生眼悉見三千界時聞風刺櫻櫚葉聲忽然有省去依天童始明大青凡當世弘法者

悉往咨決出住明州瑞岩上堂舉世尊生下指天指地公案頌曰五天一隻蓬蒿箭攪動支那百萬兵不得雲門行正令幾乎錯認定盤星

圓智

圓智不知何許人初依僊法師削染因覩蓮燈發明具變二法憤南宗之鄙天台往謁元公舉蘇子瞻東林偈而始悟有溪若是聲山是舌無山無水好愁人之句元為之印可後住天竺稱法中龍象

普交

普交温之萬齡人姓畢氏生而頴悟未冠得度往南屏聽台教因爲檀越脩懺摩或問曰師之所懺罪爲自懺耶爲他懺耶若自懺罪罪從何來若懺他罪他罪非汝烏能懺之交不能對遂改服遊方造泐潭足纔踵門潭即呵之交擬問潭即曳杖逐之一日忽呼交至丈室曰我有古人公案要與你商量交擬進語潭遂喝交豁然領悟乃大笑潭下禪床執交手曰汝會佛法邪交便喝復拓開潭大笑於是名聞四馳學者宗仰後歸天童掩關却掃者八年爲郡僚所強始開法席凡見僧來必

曰楖栗未擔時爲汝說了也且道說箇甚麼招手洗鉢拈扇張弓趙州柏樹子靈雲見桃花且擲放一邊山僧無恁麼閒唇吻與你打葛藤何不休歇去拈拄杖逐之宣和六年三月二十日沐浴陞堂說偈脫然示寂偈曰

寶杖敲空觸處春箇中消息特彌綸昨宵風動寒巖冷
驚起泥牛哄白雲

壽七十七臘五十八

知和

知和蘇臺張氏子兒時嘗習坐弄堂堂傾父母意其必死和瞑目自若因使出家年滿得度趨謁泐潭潭見乃問作甚麼和擬對潭便打復喝曰你喚甚麼作禪和驀然領旨即曰禪無後無先波澄大海月印青天又曰如何是道和曰道紅塵浩浩不用安排本無欠少潭然之次謁衡嶽辯禪師辯尤器重元符間抵雪竇之中峰栖雲兩庵逾二十年嘗有偈曰竹筧二三升野水松窗五七片閒雲道人活計秖如此留與人間作見聞有志於道者多往見之和初偕天童交禪師問道盟曰他日吾二人宜踞孤峰絕頂目視霄漢爲世外之人不可作今時藉名官府屈節下氣於人者後交爽盟至則和竟不

揆正言陳公以計誘和出山住二靈三十年間居無長物惟二虎侍其右一日客至忽露爪牙以示武和以偈遣之二虎弭耳而去宣和七年四月十二日默坐而逝

介然

介然鄞人從明智中立師居南湖然指建十六觀與其徒誓曰念佛三昧往生要法也金人犯明州士庶奔散然獨守觀不去酋騎掠至叱曰汝不畏死耶然曰願力在是誠不忍去酋曰我北歸亦欲效此制作遂強挾以歸後人追思遂以其去日爲忌稱爲定慧尊者塑其像

於觀側、

瑞仙

瑞仙紹興人、年二十去家、以試經披削、初習毘尼、因覩戒性如虛空、持者爲迷倒、仙謂戒者束身之法也、何自縛乎、遂探台教、又閱諸法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疑曰、又不自他、不共不無因、生畢竟從何而生、卽省曰、因緣所生空假三觀、抑揚性海、心佛衆生名異體同、十境十乘轉識成智、不思議境、智照方明、非言詮所及、弃謁諸方、後至投子廣鑑、問鄉里甚處、

曰兩浙東越、鑑曰、東越事作麼生、仙曰、秦望峰高、鑑湖水潤、鑑曰、秦望峰與你自己、是同是別、仙曰、西天梵語、此土唐言、鑑曰、此猶是叢林秖對、畢竟是同是別、仙便喝、鑑便打、仙曰、恩大難酬、便禮拜、後歸里開法慈氏室中、嘗問僧三箇橐駝兩隻脚、日行萬里趁不着、而今收在玉泉山、不許時人亂斟酌、諸人向甚麼處與仙上座相見、

圓照

圓照不知其所自出、依天衣懷而悟、時衆爭請轉輪、抗守陳襄借主南屏、三年爲邦人植福無量、孝宗召對、亦稱爲福慧知尚云、雷峰才貧福義定中皆見安養金蓮標本往生、是以禪兼淨土者也、弟子脩顒省聰崇信並有名、

宗杲

宗杲宣州寧國人、姓奚氏、年十七落髮受具、雖年少、已知有宗門中事、遍閱諸家語錄、尤喜雲門睦州語、嘗疑五家宗派元初只是一箇達磨、甚處有許多門庭、遂往參明教紹珵禪師、倒心事之、嘗請益雪竇拈古頌古、及

古宿因緣、珵指示、惟要直下自見自說、不少假其言語、杲洞達先德微旨、珵異之、歎曰、杲再來人也、復游郢州、見大陽元首座、洞山微和尚、堅侍者、微在芙蓉首衆、堅爲侍者十年、杲參三人甚久、盡得曹洞宗旨、一日見其臂香傳授、以表不妄付囑、心非之、曰、禪有傳授、豈佛祖自證自悟之法、遂捨去、至眞如喆座下、入慶藏主賢蓮頭之室、又與慶同往黃龍、見晦東林、參照覺、俱不合、又謁心印詢禪師、與杲語大奇之、欲留會下、而杲不樂、珣因指令往寶峰、參準禪師、準卽湛堂也、杲始至、機辯縱

横準云汝鼻孔因甚無半邊杲曰寶峰門下準云杜撰
禪和又因看金剛經問杲云是法平等無有高下爲甚
雲居山高寶峰山低杲曰是法平等無有高下準云你
做得坐主奴又一日語杲云杲上座我這些子禪你一
上理會得耶杲曰理會得準云教你說也說得教你做
也做得拈古頌古小叅古說總得只是有一件事不是
你還知麽杲曰未審是甚麽事準云你只欠因地一下
所以說時有不說時便無入方丈時有出方丈時便無
惺惺時有睡著時無如何敵得生死杲曰正是某甲疑

處準病杲問曰某甲向後當見誰人準云有箇勤巴子
我不識渠汝可見之當能辦子事若了不下便可脩行
看一大藏經後身出來叅禪决是箇善知識也準没杲
謁張天覺丞相求塔銘天覺門庭高於衲子少許可見
杲一言而契卽下榻朝夕與語名其庵曰妙喜字之曰
曇晦且言子必見川勤吾助子往遂津其行勤卽圜悟
也時方自蔣山奉詔住東京天寧未至杲先到寺掛搭
叅堂畢勤方入院杲晨夕叅請勤擧僧問雲門如何是
諸佛出身處答云東山水上行令杲下語杲叅及一年

凡下四十九轉語皆不契一日勤赴一達官宅陞座擧
僧問雲門如何是諸佛出身處雲門云東山水上行若
是天寧卽不然若有人問如何是諸佛出身處只向道
薰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杲聞擧豁然省悟遂以所悟
告勤勤察杲雖得前後際斷動相不生然却坐在淨躶
躶處語杲云未也子雖有得矣而大法未明一日入室
勤云也不易你到這裡田地但可惜死了不能得活不
疑言句是爲大病不見道懸崖撒手自肯承當絕後再
甦欺君不得須知有這箇道理杲言某甲只據如今得

處已是快活更不能理會得也勤不肯因令杲在擇木
寮作不釐務侍者每日同士大夫閑話入室日不下三
四勤因擧有句無句如藤倚樹話杲杲纔擧口勤便云
不是不是如此者半載未蒙印可念念不忘於心一日
同諸官客飯杲把箸在手都忘下口勤笑云這漢叅黃
木禪却倒縮去杲遂話譬喩曰和尚這箇道理恰與狗
看熱油鐺相似要䑛又䑛不得要捨又捨不得勤云你
喩得極好只這箇便是金剛圈栗棘蓬也又一日問曰
見說和尚當時在五祖亦曾問此話不知五祖如何荅

乞師垂示、勤默不應、杲曰、和尚當時、不可獨自問、須對
大衆前問、如今說又何妨、勤遂云、我問有句無句、如藤
倚樹時如何、五祖云、描也描不成、畫也畫不就、又問忽
遇樹倒藤枯時如何、五祖云、相隨來也、杲聞舉、當下大
悟、乃曰、某甲會也、勤云、只恐你又透這公案未得、杲云、
請和尚舉、勤遂連舉前輩一絡索誵訛語詰微詰之、杲
隨聲酬對了無滯礙、勤撫掌稱善、又對衆稱賞云、杲非
一生兩生爲善知識來、杲自是縱橫踔厲、大肆其說、如
建瓴水、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坂、諸老欽袵、莫敢攖其鋒、

初杲既大徹、反於數禪客有疑、乃以問勤、勤云、我這箇
禪如大海相似、你將得箇大海來、傾取去始得、若只將
鉢盂來盛得些子去便休、是你器量只如此、教我怎奈
何、能有幾箇得到你田地、舊時只有箇璟上座與你一
般、却已死了也、未幾、遂舉杲首衆、于時士大夫往往爭
與之游、雅爲右丞呂舜徒所重、奏賜紫衣、號佛日大師、
女眞難、遂渡江而南、時勤主雲居法席、命杲居第一座、
未幾、圓悟還蜀、杲始辭居古雲門、學者雲集、尋開講臨
安徑山法席之盛、冠於一時、百舍重趼往赴、惟恐其後、

至無所容、乃建千僧大閣以居之、凡二千餘衆、初開法
陞座、問答未已、復有數僧競出爭問、杲乃約住曰、止止、
假使大地草木、盡抹爲塵、一一塵有一口、一一口具無
礙廣長舌相、一一舌相出無量差別音聲、一一音聲發
無量差別言辭、一一言辭有無量差別妙義、如上塵數
衲僧各各具如是口、如是舌、如是音聲、如是言辭、如是
妙義、同時致百千問難、問問各別、不消徑山長老咳嗽
一聲、一時答了、乘時於其中間、作無量無邊廣大佛事、
一一佛事、周徧法界、所謂一毛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

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便恁麼去、熱鬧門庭、即得若以
正眼觀之、正是業識茫茫、無本可據、祖師門下、一點也
用不着、況復鉤章棘句、展露言鋒、非惟埋沒從上宗乘、
亦乃笑破衲僧鼻孔、所以道、毫釐繫念、三塗業因、瞥爾
情生、萬劫羈鎖、聖凡名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爲幻
色、汝欲求之、得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看宅先德、
恁麼告報、如國家兵器不得已用之、本分事上、亦無這
箇消息、山僧今日如斯舉唱、大似無夢說夢、好肉剜瘡、
點檢將來、合喫拄杖、只今莫有下得毒手者麼、若有堪

報不報之恩共助無爲之化如澠倒行此令去也慕拈
拄杖曰橫按鏌鋣全正令太平寰宇斬痴頑卓一卓喝
一喝示衆曰顚倒想生生死續顚倒想滅生死絕生死
絕處涅槃空涅槃空處眼中屑涅槃既空喚什麼作眼
中屑白雲乍可來青嶂明月難教下碧天杲室中機緣
渦旋犇肆不可把翫自非上上根器不可湊泊杲住徑
山名重一時如侍郎張子韶狀元汪聖錫少卿馮濟川
俱入室問道自餘皆一時名士大夫杲隨機開悟無所
傾互而當時秉鈞軸者以其議已惡之遂遭捃拾毀衣

屏去衡州凡十年又徙梅州梅州瘴癘寂寞之地而衲
子裹糧從之雖死不悔又八年高宗特恩放還明年復
僧衣四方虛席以邀率不就尋以朝旨住育王復移徑
山杲之再住徑山也道俗欣慕如見其所親雖老接引
後學不少倦以隆興元年八月十日於徑山明月堂示
寂孝宗聞之歎惜不已詔以明月堂爲妙喜庵賜謚普
光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八

了演

了演越州人少依東山廣化聽秀禪師夜叅郎有省發
後遍謁諸宗語俱不契乃趨衡陽投大慧禪師宗杲一
見許爲法器杲時時語其徒曰若輩如鍼刺窓微見光
影耳演乃一踏鴻門兩扇開者也自臨安崇先移住象
田繼遷靈隱法席之盛一時無兩學徒雲奏一經指點
者積疑宿滯無不釋然當時稱得法大慧而能大振其
家風者以演公爲第一

端裕

端裕山陰人姓錢氏自圓悟得旨遍住大刹隨以機語
活人晩詔住徑山賜號佛智大師又移育王上堂盡大

地是沙門眼盡大地是自己光爲什麼東弗于逮打鼓
西瞿耶尼不聞南贍部洲點燈北鬱单越黑直饒向箇
裡道得十全猶是光影活計以拂子一摵曰百雜碎作
麼生是出身一路若果不見隨路摘楊花

景元

景元姓張氏溫州樂清人始出家徧遊叢林至蔣山謁
圓悟禪師久在會中一日因二僧鬪死心錄有云既迷
時須待箇悟既悟了深識悟中迷迷悟雙忘却從迷悟
處建立一切法元心非之拂袖而起行數步忽然冥契

走告圓悟圓悟印可後辭圓悟圓悟問向去有人問你作麼生元撫傍僧背曰和尚問你何不秖對圓悟大笑嘗語人云我有些子禪被元兄一布袋盛將去也叢林因號為元布袋出世於處州南明上堂釋迦不會道達磨不會禪列祖無机關衲僧沒巴鼻是則是作麼生承當若向這裏承當得去佛法世法打成一片十二時中不移易一絲毫其或未然莫守寒巖異草青坐著白雲宗不妙僧問如何是臨濟宗元曰殺人不眨眼如何是雲門宗元曰頂門三眼㬿乾坤如何是溈仰宗元曰推

不向前約不向後如何法眼宗元曰箭鋒相敵不相饒如何是曹洞宗元曰手執夜明符幾箇知天曉元居南明幾二年厭於將迎一日舉感鐵面頌云院是大宋國裏院州是大宋國裏州州中有院不容住何妨一鉢五湖遊元舉了曰是則是去住自由特煞露風骨因作頌曰休休休夕陽西去水東流惟有仰山雲勢遠搏風千萬過南州後住台州護國寺示寂於本山

元奘

元奘永嘉人為嘉福院僧飲酒食肉日與兒童嬉戲市人呼為奘顛每見人即覓酒醉輒瞋目張拳為金剛之狀見者絕倒夜雖劇醉至四鼓必起誦法華經旦復入酒肆醉即溺衣上未嘗浣濯而了無穢氣忽一夕徧辭所知明日趺坐而化

中仁

中仁洛陽人出家東京奉先院進具後往來三藏譯經諸務經論特於宗門未信時圓悟居天寧陵晨謁之悟方為衆入室仁見敬服奮然造前悟曰依經解義三世佛冤離經一字即同魔說速道速道仁擬對悟擘口擊

之因墜一齒即大悟留天寧由是師資契合請問無間後開法大覺遷中天竺次徙靈峰上堂九十春光已過半養花天氣正融和海棠枝上鶯聲好道與時流見得麼然雖如是且透聲透色一句作麼生道金勒馬嘶芳草地玉樓人醉杏花天孝宗皇帝詔入賜座說法帝舉不與萬法為侶因緣俾仁拈題仁拈罷頌曰稱錘搦出油閉言長語休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未幾陞座說法而逝

曇玩

曇玩溫州人俗姓黃氏登年受具徧叅叢席回抵鍾山適朝旨改僧爲道玩與同志數人入頭陀岩食松柏自處久之圓悟被旨居蔣山親至岩所令去鬚髮及悟補京師天寧與玩同往命掌香水海未幾舉抱擊鼓頓明大法凡有叅扣皆對曰莫理會故叢林以莫理會稱之後住平江西山之明因上堂說偈曰我無長處應虛出謝汝殷勤特地來明因無法堪分付謾把山門爲汝開

宗振

宗振丹丘人依圓悟於雲居一日仰瞻鍾閣倏然契證

有詰之者振酬以三偈其末曰我有一机直下示伊青天霹靂電捲星馳德山臨濟棒喝徒施不傳之妙於汝何虧悟見大悅竟以節操自高道望愈重嘗書壁曰住在千峰最上層年將耳順任騰騰免教名字掛人齒甘作今朝百拙僧

惟定

惟定山陰人紹興中住景德寺每陞座講經輒有野猿獻果講畢乃去以爲常一日謂其徒曰庭前桂樹花開我將逝矣其徒出視桂花忽開五色急返入戶定端坐瞑目去矣龕留七日顏面如生

志遠

志遠姓呂氏餘姚人年十七出家等慈寺遍遊諸方精解天台宗教高宗嘗詔講於內殿親爲臨聽賜師號紫衣遂爲東南講席之冠李光陳槖張鱗趙不搖諸公皆愛重之年七十卒龕留五日顏色如生茶毘於烈焰中身不歆側舌根不壞

慧遠

慧遠眉山彭氏子年十三出家落髮受具初叅雲巖嶶

禪師雖蒙印可心未釋然次叅圓悟時圓悟自雲居歸蜀住於昭覺遠每詣請益彝旨峭勁圓悟深器之一日普說舉龐居士問馬祖不與萬法爲侶者是什麼人馬祖云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向汝道遠聞舉豁然大悟仆於衆中衆以爲中風共掖起之遠乃曰吾夢覺矣至夜小叅遠出問曰淨躶躶空無一物赤骨律貧無一錢戶破家殘乞師賑濟悟云七珍八寶一時拏遠曰爭奈賊不入謹家之門悟云机不離位墮在毒海遠隨聲便喝悟以拄杖擊禪床云叅得棒也未遠又喝悟連喝

兩喝遠禮拜悟大喜以偈贈遠有舊鐵舌輕關捩之語
衆目爲之鐵舌遠自此机鋒迅發無所牴牾圓悟示寂
後始下峽抵淮南住龍蟠八年遷琅琊又移婺之普濟
衢之定業遠自發明心要卽得游戲如風大自在三昧
舉揚縱奪高於天下時妙喜杲謫梅州有傳遠偈頌提
唱以往者杲駭云老師暮年有子如是耶因寓書通誠
并寄贈圓悟所付法衣逮其得旨放歸遠以頌迎之相
遇甚懽杲極口稱譽又題其眞云這川蕠苴無眞無假
一條白棒佛來也打更有一般長處解向鉢盂裏走馬

自此入益歸重後過南嶽住於南臺時龍王璉方廣行
皆月庵高弟道著湖湘間私相語云此間壁立萬仞遠
何所措足乎因請陞座設三十餘問皆佛祖殽訛險節
關捩學者罕到之處遠隨机開荅辭旨深奧議論超詣
始大歎伏璉卽率其屬環拜云此膝不屈於人久矣未
幾過天台歷住護國國清鴻福三寺受請主虎丘壽奉
詔住高亭山崇先寺未幾退居迎照庵再奉詔住靈隱
開堂中使降香祝聖罷拈香曰此一炷香天地莫能覆
藏佛眼莫能窺測舉起滅胡種族拈來鈍置殺人累我

三十年荒草裡横身至今一平生作箇不喞𠺕漢就中
有些子誓訛對衆也須說破山僧二十年前被業風吹
到岷峨山下荊棘林中撞著箇無孔鉄鎚被他一擊半
醉半醒謂啞却口一生開不得二十年後又被業風吹
去濯錦江頭葛藤堆裏逢著箇焦尾白額是時親遭一
口直得喪膽忘魂開得口至今受用不盡且道此香爲
二十年前見底知識卽是爲二十年後見底知識卽是
一隺不棲雙木一客不煩兩家不見道先行不到末後
太過而今賊身已露賊物現前奉爲前成都府昭覺先

圓悟禪師大和尚不重他對御談空横行海上只重他
胸中無物肚裏無禪爇向爐中用酬法乳於時孝宗皇
帝留意空宗屢詔入内賜號佛海禪師始妙喜讚遠眞
有解向鉢盂走馬之語至遠對御歸以頌記之曰鉢盂
走馬向天庭慣踏天街馬不驚回首飛來峰上望白雲
包盡帝都春遠說法格外作用不守規轍脫略窠臼至
於室中机緣尤爲峻險不可湊泊嘗問僧一大藏教是
惡口如何是你本身盧舍那僧無語自代曰阿耨達池
深四十丈濶四十丈又僧入室遠起身問更不著布裩

相見僧乂手近前云今日親見晤堂遠呵呵大笑僧云伎倆已盡遠撫掌一下淳熙二年閏九月上堂說偈曰淳熙二年閏季秋九月旦鬧處莫出頭冷地着眼看明暗不相干彼此分一半一種作貴人教誰賣柴炭而你道不可毀不可贊體若虛空沒崖岸相呼相喚歸去來上元定是正月半於時道俗俱疑遠當以正月十五遷化遂達上聽至期無疾陞座說法如常儀玄素俱集上亦密遣中使伺遠起居皆見遠往來如常時迨歸馳奏齋時侍者與客齋歸方丈但見門扃閉甚客遠素畜一黑猿頗馴能知人意因衣以布裰命之曰猿行者至是求遠不見因窺於牖隙中但見猿手持一卷書人立於床前遂啟後牖至榻前而遠已坐脫矣取猿手中書觀之乃辭世頌曰拗折秤鎚掀翻露布突出机先鴉飛不度留十日顏色不變壽七十四坐五十九夏

思照

思照錢塘人青年捨俗志弘正法徧歷教庠研究宗乘申旦熏煉淨業願比法藏至刺血書經一字一禮者三十年時同邑有思聰者住靈隱寺晝夜禮誦蓮經又不

報念佛已而曰更兩日吾西行矣胸前生蓮花是其相也果如其言說者曰二思乘願力得生安養始知西方淨土之不隔當念也

思梵

思梵臨平人姓湛氏離俗後精研禪趣住覺悟十年宗風大振後退處西山歸雲庵閉門著書嘗以經疏語錄禪教之旨名曰會宗乾道四年示寂賜號圓通大師

明慧

明慧婺州人落髮於遂昌之興覺院初學天台教繼更衲子衣參四明天童智禪師頓悟性宗為首座請主報願法席未幾徙南明建大緣事以禪衲奔湊遂挈囊鉢之永嘉江心寺掛錫西堂郡守請領院事力辭復還南明宴息乾道丙戌冬陞堂說法竟白衆而逝

守珣

守珣安吉州人姓施氏初參廣鑑瑛禪師不契遂造太平隨衆咨請邈無所入乃封其衾曰此生若不徹去誓不展此於是晝坐宵立如喪考妣逾七七日忽佛鑑上堂曰森羅及萬象一法之所印珣聞頓悟往見鑑鑑曰

可惜一顆明珠被這風顛漢拾得乃詰之曰靈雲道自從一見桃花後直至如今更不疑如何是他不疑處珣曰莫道靈雲不疑只今覓箇疑處了不可得鑑曰玄沙道諦當甚諦當敢保老兄未徹在那裏是他未徹處珣曰深知和尚老婆心切鑑然之珣拜起呈偈曰終日看天不擧頭桃花爛熳始擡眸饒君更有遮天網透得牢關卽便休鑑囑令護持是夕厲聲謂衆曰這回珣上座穩睡去也鑑移蔣山命分座說法出住廬陵之禾山退藏故里道俗迎居天聖後徙何山上堂轆轆鑽住山前

佛祖出頭未輕與縱使醍醐滿世間你無寶器如何取呵呵呵神山打羅道吾作舞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僧問如何是賓中賓珣曰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曰如何是賓中主珣曰長因送客處憶得別家時曰如何是主中賓珣曰相逢不必問前程曰如何是主中主珣曰一朝權祖令誰是出頭人曰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宗乘事若何珣曰向上問將來曰如何是向上事珣曰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僧禮拜珣曰珣上座三十年學得底一日忽語衆曰先師秪年五十九吾年五十六矣來日無多紹興甲寅解制退天寧之席謂樊槐居士鄭績曰十月八日是佛鑑忌則吾將至矣乞還潼南十月四日鄭績遣弟僧道如訊之珣曰汝來正其時也先一日不著便後一日蹉過了吾雖與佛鑑同條生終不與同條死明早可為我尋一隻小船子來如日要長者要高者珣曰高五尺許越三日雞鳴端坐如平時侍者請遺偈珣曰不曾作得言訖而逝闍維舌根不壞

思淨

思淨錢塘人姓喻氏少捨俗以弘法為志又善丹青發

願畫彌陀像一藏流傳世間以作佛事當時遂呼為喻彌陀後居接待寺飯僧及三百萬金人犯北闕杖錫詣賊願代一城之命寇鋒為之少戢鑴多寶山始皇攬舟石為彌勒佛首望之巍然張九成銘其墓

士珪

士珪成都人姓史氏初依大慈宗雅心醉楞嚴逾五秋南遊謁諸尊宿始登龍門卽以平時所得白佛眼佛眼曰汝解心已極但欠著力開眼耳遂俾職堂司一日侍立次問云絕對待時如何眼曰如汝僧堂中白椎相似

珪罔措眼至晚抵堂司珪理前語眼曰閑言語珪於言下大悟政和末出世和之天寧屢遷名刹紹興間奉詔開山雁蕩能仁時眞歇居江心聞珪至恐緣法未熟特過江迎歸方丈大展九拜以誘溫人由是翕然歸敬未視篆其徒懼行規法深夜放火鞠爲瓦礫之墟珪乃就樹縛屋陞坐示衆云愛閙不打鼓山鼓投老來看雁蕩山傑閣危樓渾不見溪邊茅屋兩三間還有共相出手者麼喝一喝下座聽法檀施併力營建未幾復成寶坊次補江心上堂示衆曰見見之時見非是見見猶離見

見不能及落花有意隨流水流水無情戀落花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長恨春歸無覓處不知轉入此中來喝一喝曰三十年後莫道能仁教壞人家男女僧問如何是祖師西來意珪曰東家點燈西家暗坐曰未審意旨如何珪曰馬便搭鞍驢便推磨僧禮拜珪曰靈利衲僧秖消一箇遂曰馬搭鞍驢推磨靈利衲僧秖消一箇縱使東家明點燈未必西家暗中坐西來意旨問如何多口阿師自招禍問有句無句如藤倚樹時如何珪曰作賊人心虛曰國師三喚侍者又作麼生珪曰打鼓弄猢猻鼓破猢猻走丙寅七月十八日沐浴聲鍾集衆說法訖泊然而逝荼毘日送者均獲舍利奉靈骨塔于鼓山

慧開

慧開錢塘人不知其氏族生而耿小初與石霜同參作補衲看經二偈一時義學稱其見性自黃龍山挾一龍來止無門洞開每說法龍輒蜿蜒松上垂首諦聽禱雨輒應孟珙吳潛鄭清之輩疏聞於朝召對問所以致雨者荅曰貧僧無他異術惟是寂然不動感而遂通耳上

悅賜金紋伽梨未幾無疾坐脫後身爲中峰明本云

淨空

淨空閩人亾其姓氏持戒精嚴行多異跡嘗創精藍於遂昌之大樓巖翼日徙居龍安洞有第四泓號龍井空振錫其側有黃龍出受戒至其巔虎狼蹲踞空叱之曰亟去吾欲居此遂結茆於中存息後歸弋陽白花巖寺未幾入寂寺衆塑其身供大殿上歷百餘年忽一夜假夢於其徒欲還本寺乃迎以歸今像猶存遠近遇水旱輒舁像出禱願則輕如一羽不願則數百人舁之堅不

能動郡人敬信悉繪像以祀之

法忠

法忠四明人姓姚氏十九試經得度習台教悟一心三觀之旨未能泯跡徧叅名宿直至龍門覩水磨旋轉發明心要乃述偈曰轉大法輪目前包果更問如何水推石磨𡚒佛眼眼曰其中事作麼生忠曰潤下水長流衆曰我有末後一句待分付汝忠即掩耳而去後至廬山於同安枯樹中絕食清坐宣和間湘潭大旱禱而不應忠躍入龍淵呼曰業畜當雨一尺雨隨至居南嶽每跨虎出遊道俗望塵而拜後住黃龍牧庵上堂示衆我有一句子不借諸聖口不動自巳舌非聲氣呼吸非情識分別假使淨名杜口於毘耶釋迦掩室於摩竭大似掩耳偷鈴未免天機漏泄直饒德山入門便棒臨濟入門便喝若向牧庵門下檢點將來秪得一橛千種言萬種說秪要教君自家歇一任大地虛空七凸八凹問大衆臨筵諸師舉唱忠豎起拂子僧曰乞師再番方便忠擊禪牀一下後示寂塔於香原洞

惟月

惟月諸暨化城寺僧也明律學日惟念佛百八不去手一日有異僧來迎後二日微疾急呼同住道寧曰見阿彌陀佛紫磨金色身高八尺住在空中引手相接言訖而逝

從雅

從雅錢塘人遺其姓氏精於天台止觀不輕授人曰言清行濁聖賢所呵居平禮誦口不絕聲體不離地楊傑貽所譔安樂國賛雅益以九品圖刻於淨住院卒之日感異香天樂來迎始知其果生安養也

道行

道行處州人俗姓葉氏初依泗州普照英禪師得度去叅佛眼一日聞舉玄沙築著脚指話遂大悟後住衢州雪堂再徙國清上堂黃梅雨麥秋寒恁麼會太無端時節因緣佛性義大都須是髑髏乾示衆舉璣和尚問僧禪以何為義衆下語皆不契理僧請益璣璣代云以謗為義行曰三世諸佛是謗西天二十八祖是謗唐土六祖是謗天下老和尚是謗諸人是謗山僧是謗於中還有不謗者也無談玄說妙河沙數爭似雙峰謗得親末

幾示疾索筆書偈曰識則識自本心見則見自本性識得本心本性正是宗門大病註曰爛泥中有刺莫道不疑好黎明沐浴更衣結跏坐脫闍維五色設利烟所至處纍纍然齒舌不壞塔於寺之西

可觀

可觀秀州華亭人姓戚氏年十三剃落宗天台教硨叔觀空雙眉不舉所居蕭然無長物後歸當湖住德藏寺鑿山月池搆松風臺以自怡因號曰竹庵淳熙九年無疾端坐而逝世壽九十有九塔在德藏西北隅爲築城所夷知縣謝良弼夢一紫衣老僧曰我竹庵和尚也以塔累公旦日尋訪果得塔因爲繕治復立石表之又梓其所著楞嚴補註及山家義苑等書以行

法如

法如台州人姓胡氏依護國端禪師祝髮登具徧叅浙右諸宗匠晚至龍門以平日所證白佛眼眼曰此皆學解非究竟事欲了生死當求妙悟如駭然諦信一日命主香積以道業未辦因辭眼勉曰姑就職其中大有人爲汝說法未幾晨興開廚門望見聖僧弄所未證即白佛眼眼曰這裏還見聖僧麼如請前問訊叉手而立眼曰向汝道大有人爲汝說法後住南康雲居上堂云一法若有毗盧墮在凡夫萬法若無普賢失其境界向這裏有無俱遣得失兩忘直得十方諸佛不見諸人且道十二時中向甚麼處安身立命披簑側立千峰外引水澆蔬五老前

平山

平山處州王氏子生自梵僧中來得法及庵信居於淨室食不厭粗糲寒暑衣大布而已四住名刹獨新淨慈據猊揮麈學徒萬指高麗遣幣來迎僅得四會錄而去

明辯

明辯安吉人姓俞氏幼事報本蘊禪師圓顱受具後謁諸名宿至西京少林聞僧舉佛眼以古詩發明廓賓玉斬師子尊者話曰揚子江頭楊柳春楊花愁殺渡江人一聲羌笛離亭晚君向瀟湘我向秦辯默有所契即趨龍門求入室佛眼問從上祖師方冊因緣許你會得怎舉拳曰這箇因何喚作拳辯擬對眼築其口曰不得作道理於是頓去知見後歸鄉里住道場正堂上堂舉僧

問孜子大死底人却活時如何孜子曰不許夜行投明須到辯曰我疑千年蒼玉精化爲一片秋水骨海神欲護護不得一旦鼇頭忽擎出辯家風嚴冷初機多憚之因贊達磨曰昇元閣前懡㦬洛陽峰嵲乖張皮髓傳成話欄隻履無處埋藏不是一番寒徹骨争得梅花撲鼻香雲堂行一見大稱賞曰先師猶有此人在只消此賛可以坐斷天下人舌頭由是衲子奔湊臨終登座拈拄杖左邊卓一下曰三十二相無此相於右邊卓一下曰八十種好無此好僧孫一筆畫成誌公露出草稿又卓

一下顧大衆曰莫煩惱直下承當休更討下座歸方丈儼然趺坐而逝火後收靈骨設利藏所建之塔曰仙人山

王闐

王闐慈谿人家世業儒舉進士不得志遂以居士服徧叅講席凡禪林宗旨天台教門無不綜覧晩年述淨土自信録以明三身四土之旨因自號曰無功叟紹興十六年四月丁卯之夕忽聞異香滿室乃沐浴更衣而南趺坐而化焚其軀得舍利如菽者一百八粒

介諶

介諶溫州張氏子得法天寧卓禪師住慶元育王謝知事上堂尺頭有寸鑑者猶稀秤尾無星且莫錯認若欲定古今輕重較佛祖短長但請於中著一隻眼果能一尺還他十寸八兩元是半斤自然内外和平國家無事山僧今日已是兩手分付汝等諸人還肯信受奉行也無尺量刀剪遍世間誌公不是閑和尚諶性剛毅涖衆有古法時以諶鐵面稱之

道濟

道濟天台人母夢羅漢入室而生後出家淨慈風狂嗜酒肉與市井浮沉人稱濟顛爲人誦經下火累有異詭或賛之曰非俗非僧非凡非仙湧出舍利八萬四千蓋紀實云

居慧

居慧安吉人姓吳氏嗣法天寧住本州道場山上堂舉臨濟示衆曰一人在高高峰頂無出身之路一人在十字街頭亦無向背且道那箇在前那箇在後慧曰更有一人不在高高峰頂亦不在十字街頭臨濟老漢因甚

不知便下座

智策

智策天台人姓陳氏幼依護國僧楚光落髮十九造圓清謁寂室光洒然有省次謁大圓於明之萬壽圓問曰甚處來策曰天台來曰見智者大師麼策曰即今亦不少曰因甚在汝脚跟下策曰當面蹉過圓曰上人不耘而秀不扶而直一日辭去圓送之門拊策背曰實所在近此城非實策領之往豫章謁典牛道由雲居風雪塞路坐閱四十二日午初版聲鏗然豁爾大悟及造門典

牛獨指策曰甚處見神見鬼來策曰雲居聞版聲來牛曰是甚麼策曰打破虛空全無柄靶牛曰向上事未在策曰東家暗坐西家廝罵牛曰斬然超出佛祖也日遊家一麟足矣後住徑山之塗毒上堂舉教中道若以色見我以音聲求我是人行邪道不能見如來雖然恁麼正是捕得老鼠打破油甕懷禪師道你眼在甚麼處雖則識破釋迦老子爭奈拈鎚舐指若是塗毒即不然色見聲求也不妨百華影裡繡鴛鴦自從識得金針後一任風吹滿袖香將示寂陞座別衆屬門人以文祭之策危坐傾聽至尚饗爲之一笑越兩日沐浴更衣集衆說偈曰四大既分飛烟雲任意歸秋天霜夜月萬里轉光輝俄頃泊然而逝塔全身於東岡之麓

法常

法常開封人丞相薛居正之裔初依長沙華嚴元軾下髮徧遊叢席於首楞嚴經深入義海自湖湘至萬年謁雪巢機契命掌牋翰後首衆嘉禾報恩室中唯一矮榻餘無長物庚子九月中語寺僧曰一月後不復留此十月二十一日往方丈謁飯將曉書漁父詞於室門就榻

收足而逝詞曰此事楞嚴嘗露布梅花雪月交光處一笑寥寥空萬古風颺語逈然銀漢横天宇蝶夢南華方栩栩斑斑誰跨豐干虎而今忘却來時路江山暮天涯目送鴻飛去

淨眞

淨眞嘉興人亾其氏族嘉熙三年錢塘江塘圯塌民將魚鼈淨眞以偈呈安撫趙端明曰海沸江河水接連民居衝蕩益憂煎投身直入龍宮去要止驚濤勢拍天遂投於海三日而返謂衆曰我在龍宮說法龍神聽受此

塘不復崩矣語訖復入於海安撫與民感德具述其事聞於朝勅賜護國眞法師立祠於杭名曰會靈

智圓

智圓者天童交禪師法嗣也住慶元蓬萊三十年足不踰戶道俗尊仰之嘗有偈曰新縫布被烘來暖一覺安眠到五更聞得上方鐘鼓動又添一日在浮生

智鑑

智鑑滁州人姓吳氏兒時母與洗手瘍因曰是甚麼對曰我手似佛手長失怙恃依眞歇於長蘆大休首衆即器之後遯象山百怪不能惑深夜開悟求證於延壽然復見大休後住明州雪竇上堂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一夜落花雨滿城流水香

妙機

妙機仙居人姓陳氏母初娠夢有神僧告曰當生賢子至生有奇相落髮事雙林昌後歸林下遍判章懸因行縣謁之問如何是妙曰點鐵成金如何是机曰百發百中章尊事之時簡堂行機操行光峻與之齊名時號大机小机云

曇華

曇華蘄州人姓江氏生而奇傑年十七於東禪去髮首依水南遂禪師染指法味因徧歷江湖與諸老激揚無不拜者至雲居禮圓悟禪師一見痛與提策及入蜀指見彰教教移虎丘華侍行未半載頓明大事去謁此庵分座連雲開法妙嚴後遷諸巨剎住歸宗日大慧在梅陽有僧傳華垂示語句慧見之極口稱歎後以偈寄曰坐斷金輪第一峰千妖百怪盡潛蹤年來又得眞消息報道楊岐脉正通其歸重如此後住明州天童上堂云

鼎工米出玉石不分巧拙無人金沙混雜縱使無師自悟向天童門下正好朝打三千暮打八百驀拈拄杖云喚作拄杖玉石不分不喚作拄杖金沙混雜其間一箇半箇善別端由管取平步丹霄苟或未然卓拄杖云急著眼看虎丘忌日拈香云平生沒興撞著這無意智老和尚做盡伎倆湊泊不得從此卸却干戈隨分著衣喫飯二十年來坐曲彔牀懸羊頭賣狗肉知它有甚憑據雖然一年一度燒香日千古令人恨轉深華於室中最能鍛鍊耆艾故世稱大慧與華居處爲二甘露門嘗誠

弟子曰衲僧家着草鞋住院何啻如蚖蛇戀窟乎隆興
改元六月十三日奄然而化塔全身於本山

行機

行機台州人姓楊氏風姿挺秀才壓儒林年二十五棄
妻孥學出世法晚見此庵密有契證出應莞山刀耕火
種單丁者一十七年嘗有偈云地爐無火客囊空雪似
楊花落歲窮拾得斷麻穿壞衲不知身在寂寥中每謂
人曰其猶未穩在豈以住山樂吾事耶一日偶看斫樹
倒地忽然大悟平昔礙膺之物泮然氷釋未幾有江州

圓通之命乃曰吾道將行耶欣然曳杖而去登座說法
云圓通不開生藥鋪單單只賣死猫頭不知那箇無思
算喫着通身冷汗流後住圓通簡堂示衆云觀色即空
成大智故不住生死觀空即色成大悲故不證涅槃生
死不住涅槃不證漢地不收秦地不管且道在甚麽處
安身立命莫是昭昭於心目之間而相不可覩晃晃於
色塵之內而理不可分麽莫是起坐鎮相隨語默同居
止麽若恁麽總是髑髏前敲磕須知過量人自有過量
用且作麽生是過量用北斗藏身雖有語出羣消息少
人知

師體

師體台州羅氏子得法護國元禪師住焦山或庵上堂
年年浴佛在今朝目擊迦維路不遙果是當時曾示現
宜乎惡水驀頭澆僧問我有沒絃琴久居在曠野不是
不會彈未遇知音者知音既遇未審何如品弄體曰鐘
作鐘鳴鼓作鼓響堂中嘗舉苕帚柄問學者曰依稀苕
帚柄髣髴赤斑蛇衆皆下語不契有僧請益體示以頌
曰依稀苕帚柄髣髴赤斑蛇棒下無生忍臨機不認爺
淳熙己亥八月朔示微疾柬辭別郡將及諸法侶夜半

書偈辭衆曰鐵樹開花雄雞生卵七十二年搖籃繩斷
擲筆而逝

寶印

寶印嘉州人姓李氏幼從德山清素得度具戒後聽華
嚴起信論既盡其說棄去依密印於中峰一日密舉僧
問巖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叱曰是誰起滅印啟悟首
肯會圓悟歸眼覺密遣印往省因隨衆入室悟問從上
諸聖以何接人印豎拳悟曰此是老僧用的作麽生是

從上諸聖用底印以拳揮之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止後至徑山謁大慧慧曰甚處來印曰西川慧曰未出劒門關與汝三十棒了也印曰不合起動和尚慧忻然掃室延之慧南遷印乃西還後再出峽住保寧金山再遷雪竇後於徑山開筵說法上堂三教諸佛以一句演百千萬億句收百千萬億句秪在一句祖師門下半句也無秪恁麼合喫多少痛棒諸仁者且諸佛是祖師是若道佛是祖不是祖是佛不是取捨未忘若道佛祖一時是佛祖一時不是顢頇不少且截斷葛藤一句作麼生

道大蟲裹紙帽好笑又驚人孝宗欽其道風遣使召對選德殿稱旨每入輒賜肩輿於東華門內上注圓覺經遣使馳賜命印作序未幾乞退得請庵居紹熙元年十一月往見交承智策禪師與之言別策問行日印曰水到渠成歸索筆書十二月初七夜鷄鳴時九字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七日顏色明潤髮長頂溫越七日葬於庵之西岡賜諡慈辯禪師塔曰智充

德光

德光臨江軍彭氏子初依光化吉禪師落髮受具一日入室吉問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甚麼光罔措遂致疑通夕不寐次日詣方丈請謁昨日蒙和尚垂問既不是心又不是佛又不是物畢竟是甚麼望和尚慈悲指示吉震威一喝曰這沙彌更要我與你下注脚在拈棒劈脊打出光於是有省後謁月庵果應庵華百丈震終不自肯適大慧領育王四海英才麟集光亦在座下大慧室中忽問光喚作竹篦則觸不喚作竹篦則背不得下語不得無語光擬對慧便棒光豁然大悟從前所得氷解冰消初住台之光孝後遷慶元育王上堂臨濟三

遭痛棒大愚言下知歸興化於大覺棒頭明得黃檗意旨若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若不作棒會入地獄如箭射衆中商量盡道赤心片片恩大難酬總是識情卜度未出陰界且如臨濟悟去是得黃檗力是得大愚力若也見得許你頂門眼正肘後符靈其或未然鴻福更爲諸人通箇消息丈夫意氣衝斗牛一踏鴻門兩扇開孝宗皇帝嘗詔入問道留宿內觀堂奏對機緣備於本錄後示寂塔全身於鄮峰東庵

淨全

淨全越州人姓翁氏初叅大慧慧嘗舉靈雲悟桃花問之全日靈雲一見兩眉橫引得漁翁艮計生白浪起時拋一釣任教魚鼈競頭爭得法後住慶元天童上堂舉長沙示衆曰百尺竿頭坐底人雖然入得未爲眞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界現全身大慧先師道要見長沙麼更進一步保寧則不然要見長沙麼更退一步畢竟如何換骨洗腸重整頓通身是眼更須叅全嘗自贊曰匙挑不上箇村夫文墨胸中一點無曾把虛空攧出骨惡聲贏得滿江湖後示寂塔於本山

祖元

祖元七閩林氏子初謁雪峰預次依佛心才皆巳机契及依大慧於雲門庵夜坐次覩僧剔燈始徹證有偈曰剔起燈來是火歷劫無明照破歸堂撞見聖僧幾乎當面蹉過不蹉過是甚麽十五年前竒特依前秖是這箇慧以偈贈之曰萬仞峰頭解放身起來依舊却惺惺飢飱渴飲渾無事那論昔人非昔人紹興乙巳出住鴈蕩能仁上堂鴈山枯木實頭禪不在尖新語句邊背手忽然摸得着長鯨吞月浪滔天

了明

了明不知何許人妙喜杲會中龍象叢林所謂明大䘕也身長八尺腹大十圍所至人必聚觀之始妙喜謫梅州州縣防送甚嚴或以爲禍在不測明爲荷枷以行間關辛苦未曾少息既至貶所衲子追隨問道者率不下數百人杲以齋粥不給且慮禍嘗勉之令去明輒不肯以身任齋粥每自肩擔㧞行乞至晚即數十人爲之荷米麪薪蔬食用之屬成列以歸衲子雖多無不具足如是者十七年如一日杲法嗣之盛在貶所接者居其半

明之力也杲被旨復僧衣自便尋奉詔住育王明嘗在座下明爲人豪邁機鋒敏速妙喜室中不許衲子下喝明每入室必振聲一喝而退杲每語明云你這肥漢如是會禪驢年也未夢見在然念其勤勞之久舉令出世舒州之投子頗多異跡遷住長蘆衲子輻湊叢林改觀及妙喜住徑山明來供施及飯大衆洎歸長蘆妙喜送以偈云人言棒頭出孝子我道憐兒不覺醜長蘆長老恁麼來妙喜空費一張口從教四海妄流傳野干能作師子吼䟫云無物贈伊行唱下鉄圍山倒走後奉詔繼

妙喜講冊道望愈著先是楊和王夢一異僧長大暗腹緩行言欲化蘇州一莊覺而異之未言也翌日明忽杖履徒步而至門者呵不止以白和王和王出見遙望明奇偉與夢中見者無異遽呼其眷屬出觀之眷屬並炷香作禮茶罷明首言太王莊田至多可施蘇州一莊以爲徑山供佛齋僧無窮之利和王未有可否曰令辦齋明飯罷便出更無他語時內外閧然傳言和王以蘇州莊施徑山長老遂達孝宗聖聽會和王入朝上言聞卿捨蘇州一莊於徑山朕當爲蠲免租賦和王謝恩歸次

日入府曹至徑山請明入城而明於二日前已遷化矣自是和王宴居暇豫之際或少倦交睫即見明在前語曰六度之大施度爲先善始善終斯爲究竟和王即以莊隸本山此莊歲出十萬斛牛舟車解庫應用百事具足復有蠲賦之恩至今蒙其利明於緇素有大因緣所在施供雲委衲子臻萃佛事殊勝江浙兩湖皆以爲布袋和尚再出云

德明

德明姓顧氏鹽官人詩僧守璋之弟子也明獨刑落文字精研禪要紹興十八年入徑山參眞歇了禪師相與問證後因觀爲溜以杵通竹節有聲豁然開悟四方義學因號爲竹節和尚乾道三年無疾卒

守仁

守仁上虞人初依雪堂於烏巨聞普說曰今之兄弟做工夫正如習射先安其足後習其法後雖無心以久習故箭發皆中唱一唱云只今箭發也看看仁不覺側身作避箭勢忽大悟後住長蘆且庵上堂百千三昧無量妙門今日且庵不惜窮性命秪做一句子說與諸人乃

拈拄杖下座嘗頌臺山婆話云開箇燈心皂角鋪日求升合度朝昏只因風雨連綿久本利一空愁倚門

智標

智標姓朱氏鹽官人感夢爲僧參賢首宗教紹興間住常州華嚴院時歲亢旱太守請之祈雨杲日中祭龍而龍見挐雲噴霧應時雨澍歲乃有秋孫尚書覿爲文記之後以寒食日說偈而逝建塔審山之陽

曇賁

曇賁永嘉人遺其氏族得法育王諶禪師初住江心病

起上堂維摩病說盡道理龍翔病咳嗽不已咳嗽不已說盡道理說盡道理咳嗽不已汝等諸人還識得其中意旨也未本是長江湊風冷却教露柱患頭風四明太守以雪竇命貢主之貢辭以偈曰闊篚方喜得抽頭退鼓而今打未休莫把乳峰千丈雪重來換我一雙脺後出世台州萬年未幾卒於本住

必才

必才遺其氏族祝髮若行掩關十年入潤公性具之室日勤懺演著妙玄文句諸書莊嚴佛閣高踰百尺台宗

之領袖也

宗回

宗回婺州人久依無示深得法丞住南劒州西嚴因寺僧以茶禁鬬有司吏捕知事回語衆曰此事不直之則罪坐於我若自直彼復得罪不忍為也令擊鼓陞座說偈曰縣吏追呼不暫停爭如長往事分明從前有箇無生曲且喜今朝調已成言畢趺坐而逝

惟尚

惟尚姓曹氏鹽官人少祈佛出家禮慶善元辯為師徧叅叢林得法於英普照勘辯於新黃龍退居宴坐藝廬與世相絕郡邑請住聖壽禪院院本雪峰結庵故地荊榛蛇虺人莫敢居尚住八年創立殿宇廊廡為之一新尋謝歸舊隱卒年六十有七塔於院之西偏張無垢先生為作記

道樞

道樞吳興四安吳氏子道場慧禪師之法嗣也初住何山次移華藏隆興初詔居靈隱孝宗皇宗召至內殿問禪道之要樞荅以此事在陛下堂堂日用應機處本無

知見起滅之勞聖凡迷悟之別第護正念則與道相應情却物則業不能繫盡去沉椑之病自忘問荅之意刕今補處見在佛般若光明中何事不成見耶上為之首肯數四一日上堂示衆曰仙人張果老騎驢穿市過但聞蹄撥剌誰知是紙做後退居明教永安蕭若逍遙自適有偈題於壁曰雪裏梅花春信息池中月色夜精神年來可是無佳趣莫把家風舉似人淳熙丙申八月示微疾書偈而逝塔於永安

從瑾

從瑾永嘉人南溪鄭氏子初依資福圓辯問義因宿龍翔聽竹庵夜參退而歎曰一經一論非吾志也亟走南閩見西禪佛智言下未契復歸龍翔依心聞答一喝於賓主話曇賁可之自此生機頓發妙用縱橫心聞住長蘆瑾分座接納出世於儀眞靈巖心聞以無示所授長靈衲衣付之爲信史文惠問心聞得宗門骨髓者爲誰聞曰瑾見地明白輔以英銳之資老僧不逮也文惠遂請瑾住象山智門香燈院後移雪竇隱靜天童雁山能仁龍翔凡十一刹每住不過三年輒舍去曰古人戒宿

桑下長留情也退居鹿囿庵晚不復出年八十四書偈而逝世稱雪庵禪師永嘉名僧前後非一惟無示心聞雪庵三世師傳接武繼響振撼諸方垂七十年

彥充

彥充於潛人姓盛氏幼依明空義堪禪師首參大慧宏智正堂大圓後聞東林謂衆曰我此間別無玄妙秖有木札羹鐵釘飯任汝咬嚼充竊喜之直造謁陳所見林曰據汝所見正坐鑒覺中充疑不已將從前所得底一時颺下二月聞僧舉南泉道時人見此一株花如夢相似默有所覺曰打草秖要驚蛇次日入室林問那裏是巖頭密啓其意處充曰今日捉敗這老賊林曰達磨大師性命在汝手裏充擬開口驀被攔胸一拳忽大悟直得汗流浹背點首自謂曰臨濟道黃蘗佛法無多子豈虛語耶遂呈頌曰爲人須爲徹殺人須見血德山與巖頭萬里一條鐵林然之後住淨慈肯堂上堂世尊不說說迦葉不聞聞卓拄杖曰水流黃葉來何處牛帶寒鴉過遠村後示寂塔於寺之南庵

眞慈

眞慈潼川人姓李氏初依成都正法出家具戒後徧游講肆聽講圓覺經至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畢竟無體實同幻化因而有省作頌曰一顆明珠在我這裏撥着動着放光動地以呈諸講師無能曉之者歸以呈其師遂舉狗子無佛性話詰之慈曰雖百千萬億公案不出此頌也其師以爲不遜乃叱出慈因南遊至廬山圓通掛搭時卍庵爲西堂爲衆入室舉僧問雲門撥塵見佛時如何門云佛亦是塵慈隨聲便喝以手指胸曰佛亦是塵慈復頌曰撥塵見佛佛亦是塵問了答了

直下翻身衛君更進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得法後住婺州智者元庵嘗頌塵塵三昧曰鉢裏飯桶裏水別寶崑崙徃潭底一塵塵上走須彌明眼波斯笑彈指笑弾指珊瑚枝上清風起

曇密

曇密天台盧氏子初依資福道榮出家十六圓具習台教棄叅大慧於徑山謁雪巢一此庵元入閩留東西禪無省發之南泉教忠偶舉香巖擊竹因緣豁然契悟述偈呈忠忠舉玄沙未徹語詰之無滯忠曰子方可[illegible]

嘗矣即辭徃梅楊服勤四載得法後住淨慈混源上堂諸佛出世打刼殺人祖師西來吹風放火古今善知識佛口蛇心天下衲僧自投籠檻莫有天然氣槩特達丈夫出一隻手主張佛法者麽良久曰設有也須斬爲三叚室中舉雲門問僧光明寂照徧河沙因緣密曰平地撈魚蝦遼天射飛鶚跛脚老雲門千錯與萬錯

妙堪

妙堪四明人姓毛氏廣顙平頂骨清氣豪十歲從野庵道欽受釋氏學叅松源岳於靈隱不契往天童叅無用全公無用問曰行脚僧遊山僧堪曰行脚僧無用曰如何是行脚事堪以坐具便摵無用曰這僧敢來這裏捋虎鬚叅堂去室中嘗示以狗子無佛性話一日擬開口無用以竹篦劈口便打堪應聲呈偈云大塗毒鼓轟天震地轉腦回頭橫屍萬里無用頷之久之傳香辭去西遊歷登諸老門迨出世妙勝嗣無用遷金文移光孝乙亥大旱禱雨州治郡將以道居左偏堪謂釋左道右舊有成法力爭不可退歸雪竇申明於朝得旨仍舊乃已未幾領台之報恩天台舊無律宗堪議合十寺爲大刹

築壇以闡毗尼朝命徙虎丘領雪峰三年陞住靈隱廷臣奏令僧道買紫衣師號即俾住持堪以爲審如是則千金之子皆可主法吾道微矣奏聞其議遂寢詔徙育王興建居多而天童除書至不應未幾示疾書偈辭衆云業鏡高懸七十二年一鎚擊碎大道坦然置筆右脇而逝

靈辯

靈辯義烏人居苦竹庵一几橫經一瓶貯粟蕭然四壁苦行三十年日誦法華經有羣虎蹲戶外竊聽自是一

山遂無虎患尋往錢塘從學般若掛錫喜鵲庵未幾徧辭同侶曰某將歸矣人謂其將還苕竹也方相率以送跏忽斂足而逝闍維得五色舍利大者如豆

咸傑

咸傑福州人姓鄭氏母夢廬州老僧入舍而生自幼穎悟出家爲僧不憚遊行徧叅知識後謁應庵於衢之明果孤硬難入屢遭呵責一日庵問如何是正法眼傑遽荅曰破砂盆庵頷之贈以偈曰大徹投機句當陽廓頂門却把正法眼喚作破砂盆出世衢之烏巨上堂舉金

峰和尚示衆云老僧二十年前有老婆心二十年後無老婆心時有僧問如何是和尚二十年前有老婆心峰云問凡荅凡問聖荅聖曰如何是二十年後無老婆心峰曰問凡不荅凡問聖不荅聖傑曰烏巨當時若見但冷笑兩聲這老漢忽若瞥地自然不墮聖凡窠臼尋奉詔住徑山晚遷靈隱後示寂塔於中峰

智連

智連字文秀姓杜氏鄞人學於闍照梵光嘗與宏智登千佛閣智曰聞四明講教言空中有相光曰誠然智以手指太虛曰本無一物其相安在連指山川樓閣此諸佛像復是何物智服其言後居南湖史太師與游問曰師於禪律能貫通耶連曰氷泮雪消固一不二又問華嚴般若何支離連曰支離所以爲簡易賜號靈覺大師隆興元年十二月十八日逝樓鑰評之曰心大而行密體甲而道尊恭而不勞博而不雜寂用之徑不可測也

有權

有權臨安昌化人姓祁氏年十四得度十八歲禮佛智裕於靈隱時無庵爲第一座室中以從無住本建一切

法問之權久而有省荅曰暗裏穿針耳中出氣庵可之遂密付心印嘗夜坐達旦行粥者至忘展鉢隣僧以手觸之權感悟作偈曰黑漆崑崙把釣竿古帆高掛下驚湍蘆花影裏弄明月引得盲龜上釣船佛智嘗問心包太虛量廓沙界時如何權曰大海不宿死屍智撫其座曰他日子尚據此呵佛罵祖去權自此埋藏頭角益自韜晦游歷湖湘江湖十餘年依應庵於歸宗叅大慧於徑山無庵住道場招權分座說法於是聲名隱然後住常州華藏伊庵上堂禪禪無黨無偏迷時千里隔悟在

口皮邊所以僧問石霜如何是禪霜云瓴甎又僧問睦州如何是禪州云猛火着油煎又僧問首山如何是禪山云猢猻上樹尾連顛大衆道無橫徑立處孤危此三大老行聲前話路用劫外靈機若以衲僧正眼檢點將來不無優劣一人如張良入陣一人如項羽用兵一人如孔明料敵若入辨白得可與佛祖齊肩雖然如是忽有箇衲僧出來道長老話作兩橛也適來道道無橫徑無黨無偏而今又却分許多優劣且作麼生秖對還委悉麽把手上山齊着力咽喉出氣自家知淳熙庚子秋示寂留偈趺坐而逝茶毘齒舌不壞

善月

善月字光遠定海人母夢月入懷而生後出家遂名善月蓋古佛名也居南湖問如來不斷性惡之論有省史太師以月波處之學者雲集晚居上竺史忠獻問曰欲何能斷曰日遠月忘或問以安心曰心原不動又問法華經藏曰當處全彰晚年著論不輟有楞嚴玄覽金剛會解圓覺略說楞伽通義等書天台之學以月爲冠

善禪師

善禪師吳興劉氏子世登膴仕善生綺紈中姿性高潔年十三即辭家祝髮受業齊政院其師教以經論一見輒了大意乃徧叅諸宿時佛照光唱道鄮山善往叅禮以風旛語直節機鋒蒙印可贈以偈曰今日與君通一綫斬釘截鐵起吾宗自是辨慧融釋然不以此自足遊衡湘還入康廬卓錫妙高峰下面壁坐十年一時學者尊稱之曰妙峰禪師分座於雁山能仁出世於慧因洪福萬年諸刹晚居靈隱靈隱客遍行闕輪蹄湊集善掩戶若不聞一無所將迎公卿貴人或見之寒温而已上

堂云應物現形如水中月信手拈來一時漏泄以拂子擊禪床左邊云者裏是鑊湯爐炭擊右邊云者裏是劍樹刀山前面是觀音勢至後面是文殊普賢中間一着還知落處麼又擊云毘婆尸佛早留心直至如今不得妙善生平善誘未嘗厲聲色一經指授輒神馳心悟皆充然自得將示寂澡身趺坐書偈云來也如是去也如是來去一如清風萬里遂逝壽八十四臘七十一火浴獲設利不可數計塔於靈隱之西岡

如琰

如玖字浙翁、台州周氏子、頴悟絶倫、得法育王光禪師、住餘杭徑山、嘗作維摩讃偈曰、毘耶示疾放憨癡、添得許人滿肚疑、不是文殊親勘破、者些毛病有誰知、

崇岳

崇岳處州龍泉人、姓吳氏、棄家衣壊塔服、受五戒於大明首造靈石妙公、繼見大慧杲於徑山、慧陞堂稱蔣山應庵爲人徑捷、岳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厲、朝夕咨請、應庵舉世尊有密語、迦葉不復藏、岳云鈍置和尚、應庵厲聲一喝、岳有省、應庵大喜以爲法器、說偈勸使祝髮、隆興初岳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叅諸宿、罕當其意者、廼入閩見乾元木庵永公、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岳云裂破、木庵云琅邪道好一堆爛柴、岳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庵云吾兄下語老僧不能過、其如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爲人不得驗人不得、岳云爲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超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庵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庵於衢之西山、隨問即荅、密庵微

笑而已、岳切於究畢、至忘寢食、密庵移蔣山華藏徑山、皆從之、會密庵入室、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岳侍側豁然大悟、乃曰今日方會木庵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横、密庵遷靈隱、遂分座、慶元三年、靈隱虛席、被旨補處、上堂云、大凡扶竪宗乘、須具頂門正眼、懸肘後靈符、只如保壽開堂、三聖推出一僧、保壽便打、三聖道與麼爲人瞎却鎮州一城人眼去在、保壽擲下拄杖、便歸方丈、二尊宿等閒一挨一拶、便乃發明臨濟心髓、只是不知性命總在這僧手裏、還有檢點得出者麼、昔年覓火和烟得、今日擔泉帶月歸、岳居靈隱六年、法道盛行、得法者衆、退居東庵、未幾示疾、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轉玄關、佛祖罔措、跏趺而逝、世壽七十有一、僧夏四十、塔全身於北高峰之原、

祖先

祖先廣安黃氏子、天童傑禪師之法嗣也、工夫穩實、見地分明、嘗分座靈隱、有道者請益曰、胡孫子捉不住、願垂開示、先曰、用捉他作甚麼、如風吹水、自然成紋、時無準侍傍、大悟、有示楞嚴座主偈曰、見猶離見、非眞見、還

盡八還無可還木落秋空山骨露不知誰識老瞿曇

普濟

普濟明州奉化人得法徑山琰禪師住靈隱大川會纂脩五燈會元題世尊出山相偈云龍章鳳質出王宮肘露衣穿下雪峰智願必空諸有界不知諸有幾時空

善珍

善珍南安人姓呂氏年十三依崇福南出家落髮十六遊方至臨安受具足戒謁妙峰善於靈隱入室悟旨後以朝命出世徑山上堂示衆云古者道知之一字衆妙之門又有道知之一字衆禍之門只這二門入得更須出得三王老常佛出不得六代祖師出不得天下老和尚出不得何以故變鐵成金易變金成鐵難嘗自題其像云叅禪無悟識字有數眼三角似慈山愁胡面百摺如趙婆呷醋一着高出諸方敢道飯是米做紹興丁丑五月中示寂世壽八十有三

如珏

如珏婺州人天童智頡之嫡嗣也得法後出世臨安徑山號荆叟禪師室中僧問如何是佛珏答曰臘冬瓜仍示以頌云如何是佛臘冬瓜咬着氷霜透齒牙根蒂蹤然無窖子一年一度一開花

大觀

大觀字物初鄞縣横溪人姓陸氏初叅北磵於淨慈悟旨與文翰聲稱藉甚晚住育王座下名緇蟻附上堂云達磨正宗衲僧巴鼻充塞虛空無處回避堪笑迷流白日青天開着眼只管瞌睡更有黃面老人不識好惡入泥入水却道我於然燈佛所無一法可得而爲我授記何異好肉剜瘡空花求蒂畢竟如何嘿咧嘿咧既順世瘞全身於寺之西庵

岫禪師

岫禪師字雲外族昌國其氏身材短小精悍有餘師事直翁舉公剃落究明曹洞宗旨盡其源底出世慈谿石門歷象山智門遷郡之天寧繼以三宗四衆推挽升住天童叢林莫不稽首稱慶岫説法能巧譬旁引貴欲俯就學者而曲成之至於奔軼絶塵雖鶻眼龍睛亦無窺瞰分見後生敬之愈謹二時粥飯必同衆赴堂既寂無餘貲禪者率錢津送後事塔瘞於本山之麓

正源

正源歐陽文忠公之裔也得法虛谷陵禪師智開識融爛無不照每荅辯難如解堅木屑飛皆成珠玉聆其謦欬者雖貢高之士無不心折方鎮迎涖五刹遠近慕化晚居靈隱一夕火發源正念攝持神相所居獨存不燬聞者以爲異既坐逝弟子分瘞爪髮皆褁生舍利

師範

師範蜀之梓潼人姓雍氏九歲出家其師授經書過目成誦登具後次成都坐夏遇老宿名堯者範請益坐禪

之法堯曰禪是何物坐底是誰範受其語晝夜體究一日如廁提前話有省因謁佛照於育王佛照問曰何處人範曰劍州人佛照曰帶得劍來麼範隨聲便喝佛照笑曰者烏頭子也亂做範貧甚無貲薙髮故佛照室中常以烏頭子目之久之還住靈隱破庵居第一座齋餘同遊石筍庵庵之道者請益胡孫子話破庵荅之範於侍傍聞之豁然從來凝滯如氷自解後遷居雪竇被旨移育王未幾嵩少林散席徑山朝命以範補處召對政殿稱旨賜金襴僧伽黎仍宣詣慈明殿陞座說法上垂簾聽之賜號佛鑑禪師淳熙戊申秋築室明月池上榜曰退畊乞老於朝而舊疾適作三月旦升堂示衆曰山僧旣老且病無力得與諸人東語西話今日勉强出來從前所說不到底盡情向諸人面前抖擻去也遂起身抖衣云是多少十五日執筆書偈云來時空索索去也赤條條更要問端的天台有石橋移頃而逝塔全身於圓照庵稟法分化有雪岩欽斷橋倫西岩惠

妙義

妙義不知何許人歷方外晚住上虞之象田寒暑一衲

不易不洗未甞垢穢人以此異之紹熙元年三月忽與鄉人語別曰吾將遠遊矣俄捉筆書偈遂趺坐几上現三昧火自焚而凡不壞

法薰

法薰眉山人姓彭氏幼從寶院智明出家具戒後遊方至石霜禮雷還塔述偈曰一念慈容原不隔何須特地肆乖張平高就下婆心切惱得雷公一夜忙薰名由是大著聞穹窿破庵道望遂往依之破庵一見許爲法器室中舉世尊拈花迦葉微笑薰云焦磚打着連底凍赤

眼、撞着火柴頭破庵奇之、每於日用語默處、故起其疑
薰於是決志依歸、隨時叅扣、與無準範日相激勵、尋辯
去、徧遊諸老門、見靈隱松源岳淨慈肯堂克華藏遯庵
演、咸謂其從作家爐鞴中出、自不同也、俄出世蘇之高
平寶慶、初遷淨慈、次遷靈隱、上堂示衆云、但得本莫愁
末、喚倭麽作本、喚倭麽作末、松柏千年青、不入時人意、
牡丹一日紅、滿城公子醉、山僧倭麽道、若有不肯的、是
我同叅、寂年七十五、臘五十三、

道冲

道冲、武信長江荀氏子、生而豐上短下、資性絕人、少長
以進士業應詔不利、受釋氏學於梓州妙音禮公、落髮、
初習經論、尋出峽、回翔荊楚間、將曹源生出世於妙果、
冲聽入門語有省、叅堂、俾侍香、朝從夕遊、老拳痛棒不
少貸、平生知見至是多無影響、三年、以偈辭遊浙、其言
有曰、尚餘窮相一雙手、要向諸方痒處爬、至京師依松
源岳於靈隱、尋由徑山第一座、應嘉禾光孝請、嗣曹源、
時多歲歉、忍飢行道、行乞餐士十三年、無倦色、詔住天
童、衆集如海、法度脩明、雖宏智盛時、殆不之過、育王虛

席、攝住持事、往來說法兩山間、上堂曰、天童用底、來育
王用不著、育王用底、歸天童用不著、雖然如是、用不著
處用有餘、一箭雙鵰、隨手落、二年、有旨移靈隱、而世故
有不滿其意者、伐鼓告衆、歸隱金陵、未幾、育王笑翁堪
散席、朝論以大覺故家不輕畀、付召冲隱所、使者三返、
卒不奉詔、明年升徑山、無何疾作、侍僧以遺偈請、麾斥
不顧、已而笑謂侍者曰、末後一句、無可商量、只要箇人
直下承當、言畢、右脇而逝、

法慈

法慈、上虞人、出家長慶寺、博通內外典、尤精禪觀、所居
多花木泉石、頗有幽意、士大夫多往遊焉、慈延納無倦、
餐其禪味者無不留連竟日、嘉泰初、忽謝客、會其侍者、
辭往行在所、請給僧牒、語曰、宜速回、比還、令速具湯濼、
畢、易衣坐、其徒往視之、目已就瞑、亟呼曰、和尚幸自得
憑好、何不留一頌、子慈曰、不早道、我今爲不得也、嗣法
云、其當代筆、遂張目大聲云、無始劫來不曾生、今日當
場又隨滅、又隨滅、萬里炎天、一點雪、即斂目而逝、

弘濟

弘濟住普福寺學博律嚴融通玄理定中恍見智者授
犀如意巳而龍象馴擾懺感雨花呪沙散處鹽官海圻
爲之不圮

文禮

文禮號滅翁杭之臨安人姓阮氏家天目之麓因又號
天目云生六歲携筐隨母採桑俄而寤念携之者誰耶
遂有離俗志年十六依眞相寺剃落叅淨慈混源不契
謁育王佛照光禪師光問恁麽來者那箇是你主人公
禮豁然領旨他日光再問是風動是旛動這僧如何禮

云物見主眼卓監又問不是風動不是旛動甚處見祖
師禮云揭却腦蓋光喜其俊邁挽爲書記久之返浙西
聽一心三觀之旨於上天竺嘉定五年開法臨安慧雲
旣而遷温之能仁未幾歸西丘奉詔住持淨慈室中每
舉南山筆笋東海烏鯽話學者擬議禮輒督牙三下莫
有奏泊之者厥後遷居福泉升住天童因上堂舉楞嚴
經云諸可還者自然非汝不汝還者非汝而誰乃作頌
云不汝還者復是誰殘紅流在釣魚磯日斜風定無人
掃燕子銜將水際飛佛光法照首依禮於梁渚禮令往

下竺叅北峰印公作二偈送之曰送子叅尋有鷲山諸
方多是落前三自從開異歸同後圓旨於今亦倦譚揀
境分明妙藥方餘之分別更須忘晩風吹落殘紅片休
向枝頭覓舊香叢林至今傳誦不絶禮尤邃於易乾淳
諸儒大闡道學禮與之遊直示以心法不爲世諦狗悅
也朱晦庵問毋不敬禮乂手示之楊慈湖問不欺之力
師荅以偈曰此力分明在不欺不欺能有幾人知要明
象兎全提句看取升階正笏時其曉人類如此禮所開
五刹通不過八九年而得問之歲月多逍遙於梁渚之

西丘羣衲叅叩無異領衆時也將示寂問侍者曰誰
我造無縫塔侍者曰請師塔樣禮云盡力畫不出乃怡
然脫去壽八十四臘六十八紹其傳者有横川珙石林
鞏稱二甘露門云

善繼

善繼不知何許人毋夢神授白蓮而生盖永明壽禪師
後身也長治春秋歎曰此身終壞卽穹爵因春秋而致
得幾何春秋耶乃棄去傳法湛堂澄脩法華懺每多感
應四方豪俊執經輸下者常數百人後任集慶於池深

木寒處脩十六觀證壽無量舍利累積

水盛

水盛不知其所自來掛錫妙果遇孤舟濟力參求悟如敵萬人如上逆灘至如透水月攀波撻不散而濟印之始居南巢五龍讓宅生有祥輝逝日練光縱橫分合彌亘山谷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七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八目次

空空

元

以假
祖銘

明
懷信
了真
白雲禪師
祖闊
輔良
慧曇

行元
万金
曇噩
梵琦
慧明
祖鐙
智順

空空目次外　卷之八　二　光碧堂

自緣
智及
懷渭
法衡
悟光
溥洽
文沼
季善
成權

普仁
惟則
大同
元澥
克諧
若愚
景隆
雪庭
正虛

潘頭陀
至剛
佛進
道涓
宋觧
如栄
如清
廣槐
詩僧附

智明
普明
寶安
普智
袾宏
如通
廣如
廣承

空空目次外　卷之八　三　光碧堂

唐
靈一
靈徹
宗亮　貫霜 樓悟 不吟附

皎然
道標
高閑　鑒宗附

五代
希覺
貫休　曇域附

無作
習光　從瓌 智宗附

宋
居簡

仲休

兩浙名賢外錄目次卷之八終

兩浙名賢外錄卷之八

東海徐象梅仲和氏撰
海鹽大原道岍閱

空空

元

妙高

妙高、福州之長溪人、家世業儒、母阮、夢池上嬰兒、合爪生蓮華心、手捧得之、覺而生高、因名夢池、神彩秀徹、嗜書力學、尤耽釋典、因請學出世法、依吳中雲夢澤公、受具後、銳意求道、首參癡絕、次見無準、後之育王、見偃溪入室、掌藏鑰、一日溪舉譬如牛過窓櫺、頭角四蹄都過了、因甚尾巴過不得、高豁然有省、答曰、鯨吞海水盡、露出珊瑚枝、溪可之、出世大蘆、遂為嫡嗣、遷勸忠、再遷何山、雲衲四來、尋奉詔住蔣山、歷十有三載、衆踰五千指、德祐乙亥、寺被兵、軍士有迫高求金者、以刃擬高、高延頸曰、要殺即殺、吾頭非汝礪刃處、辭色了無怖畏、軍士感動擲刃而去、伯顏丞相、見而加敬、施牛百頭、齋糧一千斛、寺賴以濟、至元庚辰、遷徑山、寺被火、高志心興建、

不十年、還舊觀、無何而有潛毀禪宗者、高歎曰、此宗門大事、吾當忘死爭之、遂趨京、有旨集諸宗徒廷辯、上問禪以何為宗、高奏淨智妙圓、體本空寂、非見聞覺知、思慮分別所能到、宣問再三、高歷舉西天東土諸祖、以至德山臨濟棒喝因緣、大抵禪是正法眼藏、涅槃妙心、趨最上乘、孰有過於禪、詞指明顯、餘二千言、又宣進榻前、與諧者反覆論難、諧者辭屈、上大悅、禪宗按堵如故、陞辭南歸、示衆云、我本深藏巖竇、隱遯過時、不謂日照天臨、難逃至化、無何而徑山復災、高謂衆曰、吾夙負此山債耳、遂竭力再為營建、匯殿坡為池、以厭火災、他屋以次落成、癸巳六月十七日、書偈而逝、壽七十五、臘五十九、瘞於寺之西麓、

原妙

原妙、號高峰、吳江人、出家淨慈寺、立三年死限學禪、年二十二、請益斷橋倫、倫令參生從何來、死從何去話、於是脇不至席、口體俱忘、或如廁、惟中單而出、或發函忘扃鑰而去、時雪巖寓北磵塔、欣然懷香往扣之、方問訊、即打出閉門、再往始得就近、欽忽然罵曰、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聲未絕、即打、如是者不知其幾、妙禮扣愈虔、忽覩五祖演和尚真贊云、百年三萬六千朝、反覆元來是這漢、驀然打破拖死屍之疑、明日詣欽、又曰、阿誰與你拖箇死屍來、拈棒便打、妙喝住曰、今日卻打某不得、拂袖便出、欽更問萬法歸一、一歸何處、妙云、狗舐熱油鐺、自是機鋒不讓、遂登天目山師子峰、結廬以居、弘悟普渡、名冠元世、

元熙

元熙、豫章人、姓唐氏、世業儒、西山明覺明公、乃熙之族叔父也、聚其宗族子弟、教以世典、熙與兄元齡俱從進士業、元齡既登第、熙年十九、遂從明公祝髮、將遊方、其母諱之、私具白金為裝、熙曰、財足喪志、即善辭母、不持一錢以行、至吳、一時名宿、皆欲出己門下、不顧也、聞物初觀、闡化玉几、往依之、物初與語、大驚異、留侍左右、朝夕咨扣、盡發其秘、字之曰晦機、後至錢塘謁東叟穎於南屏、延熙掌記、至元中、楊璉真珈奉旨取育王舍利塔、進入供養、乃親詣熙求記、述舍利始末、因詔與俱、熙辭曰、我有老母、亂後存亡不可知、遂歸江西、則元齡先以

臨江通判、從文丞相起兵死、獨母在堂、熙奉之以孝聞、
隱居里之滿山、元貞二年、出世百丈、居十二載而法席
振興、至大初、應。淨。慈。之。請。發揚宗旨、四方英衲、一時輻
湊、上堂曰、雲門道箇普字、盡大地人不奈何、殊不知雲
門四棱塌地、當時若與震威一喝、待此老惡發、徐徐打
箇問訊道、莫怪觸忤好、非徒扶起此老、曾取話行天下、
居七載、遷徑。山。閱三月而杖策歸南山之下、復起之、不
往也、江西學者聞熙退閒、咸傾誠法味、以致百丈大仰
之徒爭來請熙、熙不獲已、遂返仰山、居三年、將示寂、手

書所與往來、作偈示衆、擲筆化去、年八十二、瘞於大仰
之下、其徒之在杭者又建塔於淨慈之西隱以存瞻敬
之所、嗣法者、有笑隱訢石室瑛仲芳倫、

文明

文明、姓婁氏、諸暨人、母王娠時、夢神人以白芙蕖授之、
乃生、甫能言、見母舉佛號、即依聲和之、及長、客居山陰
靈壁寺、窺內典、輒歎曰、欲求出世間法、非釋氏吾誰依、
大德九年、遂投靈壁僧思窮祝髮、明年精進益力、一夕
集衆謝曰、吾將歸矣、書偈擲筆而逝、

行端

行端、臨海人、姓何氏、生而秀拔、幼不茹葷、年十二、得度
化城、十八受具戒、一切文字、不由師授、自然闇解、初叅
藏叟於徑山、叟問汝是甚處人、端云、台州、叟便喝、端展
坐具、叟又喝、端收坐具、叟云、放汝三十棒、叅堂去、端於。言。
下。豁。然。大。悟。即延入侍司、叟告寂、端至淨慈、依石林鞏、
即處以記室、尋以靈隱山水清勝、往掛錫焉、端嘗自稱
寒拾里人、橫川珙在育王以偈招曰、寥寥天地間、獨有
寒山子、端竟不渡江、而謁覺庵真於承天、復叅雪岩欽

於仰山、岩問何處來、端云、兩浙、岩云、因甚語言不同、端
云、合取臭口、岩云、獺徑橋高、集雲峰峻、未識書記在、端
拍手云、鴨吞螺螄眼睛突出、岩笑、顧謂侍者、點好茶來、
端云、也不消得、居三歲而岩逝、乃還浙右、徑山請居第
一座、尋出世湖之資福、學徒奔湊、名聞京國、特旨賜慧
文正辨禅師、以薦主中天竺、尋遷靈隱、有旨設水陸大
會於金山、命端陞座說法、加賜佛日普照之號、復補徑
山、一十年間、三被金襴袈裟之賜、足不踰閫而慕其道
者、鱗萃至無所容、上堂、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

無州云、無、又僧問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有、端云、若以無為究竟、後來因甚道有、若以有為諦當、前面因甚道無、者裏捉敗趙州許你天上天下、端以呵叱怒罵為門弟子慈切之誨、以不近人情行天下、大公之道、端之利他、皆陰為之、沒齒不言、至正辛巳八月四日、書偈辭衆云、本無生滅、焉有去來、氷河發燄、鐵樹花開、投筆、垂一足而化、世壽八十八、僧臘七十六、塔全身於寂照院、弟子竹泉林古鼎銘、夢堂噩楚石琦以中及等、皆足以亢其宗、

懷實

懷實、上虞人、姓任氏、受經於會稽澄心寺、師以其魯鈍、令赴壽昌寺習禪定、百日期滿、果心神開朗、寺欲建佛閣、令實往天台伐木、達不能致、即在彼山中誦大悲呪以芝麻一升記之垂盡夢山神告曰、師第還、吾當助力、約以時日、令候於塘角村江岸、如其言還、寺衆嗤笑之至期、大風雨、果漂所伐木至閣、遂成又塘角村江岸屢崩、實築塔其上、潮遂不復為害、一百二歲、無疾卒、

了万

了万、族臨川全氏、年十五祝髮、靈芝產於户樞、具戒游方、諸名宿多以為法器、東叟領南屏、擇掌書記、偶經神祠、見紙灰隨風旋起者、脫然忘所證、亟以白東叟、東叟詰之、終無疑滯、遂蒙印可、尋開法寒岩、以嗣東叟、三年、遷仙居紫籜、又十年、遷跡山、未幾、江淮總統、會諸山於靈隱直指堂、議以開先迎居之、一蒞事而叢林鼎新、又十年、弁住江心、少不合意、輒棄去如脫屣、會廬山月澗明遣舟迎歸東溪、明示寂、復還開先、皇慶初、書偈辭衆坐脫、闍維收五色設利、如菽不可計、雙目睛不壞、鎔以

烈燄益晶熒、齒牙頂骨錚錚有聲、時改作豫章烏龍塔、江西行省丞相幹赤、命以舊藏釋尊設利、奉於中、遣使分一山之目睛設利、貯之銀函、陪葬焉、

宏濟

宏濟、餘姚姚氏子、有戒行、墳典過目不忘、以流通經教為己任、泰定二年、鹽官州海潮衝堤、民有魚鱉之憂、請濟呪之、足跡所到土、皆凝然、畚鍤隨舉、長堤屹垂如虹、飲海民到於今受其賜、禪定之暇、頗工篇詠、鐵崖楊廉夫亟賞之、以為不愧古人、

時習

時習、山陰人、延祐中、以高麗王薦、召至京、令說法於南城寺、頂門忽現異光、縈結如蓋、四衆瞻仰、皆以爲肉身菩薩、

誾禪師

誾禪師、南京人、姓周氏、年十三出家、禮偃一人爲師薙落受具、一日閱華嚴經、至惟一堅密身、一切塵中現、忽有省、即往見別山智於蔣山、智問近離何處、誾云、江西、智云、馬大師安樂否、誾叉手進云、起居和尚、智命侍香、

未幾至。杭。見。斷。橋。倫。於。淨。慈。倫問臨濟三遭黃檗痛棒、是否、誾曰、是、又問因甚大悟肋下築三拳、誾云、得。人。一。牛。還。人。一。馬。倫頷之、倫逝而柏山价石來補其處、一日室中、擧栢樹子話、誾擬議、石抗聲云、何不道黃鶴樓前鸚鵡洲、誾於言。下。頓。悟。久之歸廬山、尋出世西林爲价石嗣、大德九年、陞。住。靈。隱。嘗勘一僧云、微塵諸佛、在你舌上、三藏聖教、在你脚底、何不瞥地、僧罔措、誾便喝、又勘一僧云、釋迦彌勒是他奴、他。是。阿。誰。僧擬對、誾便打、一僧新到、誾問何處來、僧云、閩中、誾云、彼處佛法如何住持、僧云、飢。即。喫。飯。困。即。打。睡。誾云、錯、僧云、未審和尚此間如何住持、誾拂。袖。歸。方。丈。僧休去、居四歲而逝、書偈辭衆曰、緣會而來、緣散而去、撞倒須彌、虛空獨露、世壽七十五、僧臘五十二、

懷則

懷則、上虞人、宋景定間祝髮、澄照寺、銳意參學、往天台諸寺、究尋智者教觀四十餘年、至元中、住天台白蓮寺、學者雲集、次從杭州南竺、高麗王子聞其名、附書相邀、以老疾辭、年八十餘卒、有天台四教儀要正、行於世、

大證

大證、番陽人、姓史氏、初從昌。國。寺。智節、學出世法、薙落受具出遊、謁荊石琉於廬山、機語不契、時思庵甯居閒房、證日、親炙煉雲外岫、方唱曹洞之道於天。童。證往依之、一日入室次、岫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作麼生救、證云、請和尚喫飯、岫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汝不要相救、證云、救他作麼、岫又云、天童今日、大死去也、阿。誰。與。我。同。行。證云、和尚先行某甲隨後、岫呵呵大笑、自。茲。情。同。魚。水。猶。潙。山。之。與。寂。子。也。遂命典藏教、己而謁。中。

峰本於天目山本雅相器重、至治間、詔天下善書者、以金書藏經、與國師妙公偕北上、入覲、事竣、賜以織金屈眴之衣、奉定初、還主衢之南禪、說法為雲外之嗣、繼領光孝、遷信了祥符、尋奉詔主慶元之定水、閱四年、遷雪竇、上堂、妙不妙、衲僧鼻孔多無竅、玄不玄、針竿頭上無青天、至士寧容袖手、良馬豈待揮鞭、全超棒喝、不落蹄筌、百鳥不來春又去、岩房贏得日高眠、居四年、退居定水之圓明庵、明年示寂、世壽六十有五、

明本

空空外　卷之八　十　光碧堂

明本、錢塘人、姓孫氏、學佛精進、首觸於柱、臂燃於火、膚不近席者三十年、入原妙關、誓死求之、既田金剛經得悟、而沉默韜晦、但若未悟者、一衲一單歷居舟居、皆名幻住、後居天目、仁英二廟、欽其道風、俱賜紫衣、號稱大國師、文宗加諡智覺、馬瀋王璋與諸公卿、皆至香師事之、北彈龍漢、南極六詔、西連身毒、東抵扶桑、奔走歸依不可避、而像入南詔、神光燭天、歿之日、白虹貫日、哀動山谷、所著有中峰廣錄、梓行於世、揭傒斯為之序、說者謂本師前身、為慧闇法師、慧闇身材眇小、而師所遺其履、乃長一尺、有咫人以此為異云、

晦機

晦機、錢塘人、姓唐氏、性至孝、雖拾俗、不廢色養、博學工文辭、禪門中、稱為捕虎、諸大臣高其德風、率屬迎主淨慈、高麗日本雲南之僧、集犹座下、日以千計、一聞其指授者、無不證無生法忍、嘗作佛閣、植松柏、鬱成叢林、本法之弘、以機為首、

普岩

普岩、不知何許人、嗣法靈隱岳禪師、住湖州道場之運

空空外　卷之八　十一　光碧堂

庵、開筵說法、衲徒雲集、嘗題趙州像偈云、無端提起七斤衫、多少禪人着意參、盡向青州做窠窟、不知春色在江南、其下有虛谷愚石帆衍紹其法席、稱龍象云、

元長

元長、蕭山人、姓董氏、所謂千巖者也、居天龍東庵、有蛇日來環繞、長為說法、蛇叩首而去、由是聲光日顯、嘗往烏傷伏龍山、見龍壽寺故址、樂之、手植一松、誓曰、此地般若復興、吾松當茂、後果化瓦礫為伽藍、松亦漸長、析為二幹、屈曲如虬龍、望之飛動、至正十七年、南枝忽瘁

已而長辛、因號般若枝、宋學士濂爲之讚、

祖如

祖如、字宗振、錢塘朱氏子、幼誦魯誥、即以野瓢訓僧雛於南屏、踏拖犢犁、濟顛之派也、後居天池、一日作書辭諸善信云、某日西歸、及衆赴化期、如已忘之、尚曳杖道遙問、故始沐浴更衣坐脱、有塵根都盡萬月當空之偈、

慧日

慧日、姓全氏、鹽官人、青年薙染、受具參方、禮天地元禪師、遂昇宗旨、後住砍石圓覺寺、大振玄風、座下得法者、

多於麻葦、云有語録、并十貓頌行於世、

覺慶

覺慶、鄞人、姓毛氏、弱歲禮哥梅峰落髮、師化道俗以檀波爲第一、至正辛巳、杖錫至雲間、觀普照佛會隆盛、遂預作別四明及武林諸道侶二書、并偈云、無量劫來元有我、無有有我我亦無、無無我無人無見處、蕩蕩光明耀太虛、後示衆云、與來立到五更後、徹骨寒侵有幾人、已而示寂、三日、荼毘於西延恩、徧體汗下、迎歸、是夕紅光燭天、又十日、顏貌如生、髭髮自長、四衆歎異、

希陵

希陵、號大辨、昇雪巖欽公之旨、卓錫淨慈、文章高古、詞場道場學者爭湊其門、即仰山二龍、亦日往朝焉、視黃白無殊瓦礫、元四帝、皆賜號寵之、虞集銘其墓、

世愚

世愚、西安人、姓余氏、母夢觀音送童子而生、天資超悟、聞法便了、日據禪床而坐、兀若枯株、當其研味寢食不覺、偶聞證道歌、豁然大悟、遂嗣止巖息影大慈山者十六年、輪下常滿、賜號弘辨大師、有二陰語録、

行輩

行輩、不知何許人、夢泗州大聖、衣覆頂而落髮、得旨松源之後、諸大德每延致之、晚繼淨慈倫公法席、一時獨盛、

慧照

慧照、横川珙公後身、閲真淨語懸解、詣東與勘辨、如丸舞空、遂與分座、帝師賜號佛德、不屑也、一時尊宿高之、

松隱茂

松隱名茂、亡其氏族、初居傳法寺、受戒於昭慶、惠聞巖

泉泠泠有省、古林笑其安投革囊而悟、後住清涼、影不出山、凝塵滿席、古愚銘謂達磨之道賴以不墜、既逝而火、天花滿空、

守貴

守貴、不知何許人、居天龍寺、寒暑一衲、始見千巖、長於龍華、繼見中峰斷崖、而後知千江一月、於是莊嚴天龍如大伽藍、有積其齒落者、生五色舍利日增、

士璋 洪偈附

士璋出家其人丰頁星眸、生不茹葷、柳貫其經師也、除髮杜多、與天心稱為雙璧、著磬台教、窮玄於無才、繼三師其嗣法弟子洪偈、於天目立禪、得定勤修淨業、飛鳥就掌取食、既坐逝、呼楊越父同往安養、時方平旦、舉家見之、

慧炬

慧炬、不知何許人、住常壽院、深明教觀、江神聽戒、潮不潰岸、一時稱為炬菩薩、

得喜

得喜、姓錢氏、嘉興人、童丱時、依興聖權公薙染、及長、心

契禪宗、越登天目山、叩中峰禪師、獲玄旨歸、結庵北花園地、鑿基得古碣、刻錢喜二字、中峰遂大書喜見以題其庵、一時玄白俱以喜菩薩稱之、至順中、卜遷盤龍塘、不三年、遂成勝刹、及卒、道俗送葬者數千人、火後、舍利晶瑩、得之者如獲至寶、爭分互奪、雖泣交喧、或拾片骨取撮灰、襲藏供禱、則舍利累累而生、至穿斷火所以求之、

清珙

清珙、字石室、常熟人、姓溫氏、出家崇福寺、徧遊天目、至淮陽、遇二高僧、参透禪關、後請住持當湖福源、歸隱太湖、至正間、朝廷降香幣以禮之、皇后賜金襴衣、尋示寂於湖州霞霧山、詔諡佛慈慧照禪師、隆慶間、有士人發塔視之、骨皆金色、其光燭天、士人忽若有空中擊之者、立死、湖人駭異、爭醵財治塔、復瘞其骨、而燭天之光始息、

盛勤

盛勤、壽陽人、姓謝氏、夙有道識、稟法於德山遠和尚、又習安定法然頂師、前有異光上發、光熄而頂畧無損、師

指為上乗法器、来遊餘杭、後居資聖、法侶數百人、一時
尊為龍象、示寂後火之、獲五色舎利、不可勝數、所著有
源宗集行於世、

以假

以假字中空、罍水人、棲禅於白雲山、四方之侶、聞風来
赴、履満戸外、至元丙子夏一日、援筆書偈曰、地水火風
先佛記、掘地深埋第一義、一兎、檀那幾片柴、二兎、人言
無舎利跏趺儼然而化、

行元

空空 外　巻之八　十六　光碧堂

行元、字淵叟、永康人、息影觀空、覃思度世、和光混俗、人
莫能測其奇、將順寂、作偈云、来亦無所從、去亦無所至、
来去既如、一春風満天地、放筆趺坐而逝、茶毘後、舎利
無數、嘗贊布袋和尚云、杖肩布袋、跣足獨行、落魄落魄、
忘却下生、

祖銘

祖銘、字石鼎、奉化人、幼穎悟、稍長、學通百氏、年十八、從
横山錫公、於全峨寺得度、見元叟端禅師於霊隠、大有
警發、至正七年、住徑山、四方義學、咸稱慕之、有四會語
録行於世、

明

懐信

懐信、字孚中、姓姜氏、明之奉化人、母劉、夢大星墮室中、
有光如火、取而呑之、覺即有孕、及誕、状貌異凡兒、性凝
荘不妄動、唯見沙門至、必躍而親之、十五出家法華院、
受具於五臺寺、習三乘十觀之旨、已而歎曰、教相繁多
浩、如烟海、苟欲窮之、自苦耳、即棄去、徧叅名碩、語多不
契、繼謁天童竺西坦公、坦一見知為法器、厲色待之、不

空空 外　巻之八　十七　光碧堂

與交一言、信群疑愈熾、一日上堂、擧興化打克賓公案、
問答有契、竺西曰、俊哉師子兒也、久之、出世明之觀音
院、遷補陀洛迦山、至正壬午、升住中天竺、復請住龍翔
集慶、陞座提唱、萬耳聳聽、委蛇不迫、而玄機自融、一日
晨興、沐浴更衣、趺坐書偈曰、平生為人庆倔、七十八年
漏泄、今朝撒手便行、萬里晴空片雪、書畢而瞑、壽七十
八、臘六十九、初　天兵下金陵、僧徒皆鳥獸散去、獨信
結跏宴坐、目不四顧、執兵者満前、無不擲杖而拜、　上
嘗親幸寺中、聽其説法、特改龍翔為大天界寺、寺之通

檟在民間者、遣官為徵之、信將終前一日、　上統兵駐江陰沙洲上、當晝而寢、夢信服褐色禪衣來見、　上曰師胡為乎來、對曰、將西歸故告別耳　上還、聞遷化、衣與夢中正同、大悅、　詔出內府帛泉、助其喪事、復命塔與賀齊叔、為卜塋地、舉龕之夕、　上親致奠、送出都門之外、其寵榮近代無與同者、有五會語錄行於世、

万金

万金、字西白、吳郡姚氏子、七歲、依寶積道原衍法師為弟子十一歲、祝髮受具戒、精研三觀十乘之旨、衍主秀

之德藏、金為綱維之職、忽喟然歎曰、名相之學畧諳之矣、盍棄之而往蹻覺路乎、遂更衣入虎林、謁古鼎銘於雙徑、亦以德山見龍潭語、奮迅踊躍直觸其機、從而有契、銘俾掌記室、未幾、遂分座說法、如山川出雲、雲雨沾潤、四衆信服、至正丁酉、出世蘇之瑞光、會嘉興天寧寺災、郡守貳咸曰、非師不足起其廢、具禮幣遣使力邀致之、金住未久、儼如兜率天宮、下現人世、道路過者、莫不瞻禮讃歎、性尤至孝、年幼失恃、惟有母存、乃去城東一舍、築孤雲庵、迎母養之、同袍或議以非法者、金呵之曰爾不見徧蒲陳尊宿乎、何言之易易也、洪武元年、詔住大天界寺、奏對稱旨、大悅、即令內官送之入院、賜以天廚法饌、四年春、詔集三宗名僧十人、及其徒二千、建廣薦法會於鍾山、命金總持齋事、尋以母老、舉徑山淛公自代、復還庵居、五年冬、詔復建會如四年、　大駕臨幸、詔金闡揚第一義諦、自公侯以至士庶、環而聽之、無不悅服、一日忽示門弟子曰、吾有夙因未了、必當酬之、汝等勿以世相遇我、未幾示疾、書偈委順而化、停龕六旬、始行荼毘之法、視其貌如生、數珠牙齒不壞於火、設利

羅無算、觀者撓取之、而去世壽四十有七、僧臘三十又六、

了真

了真、天台人、寄跡山陰諸寺中、嗜酒落魄、曳杖乞錢市中、入手即散與貧者、冬月唯單衣、時叩氷而浴、洪武二年大旱、真閔之曰、我當乞慈氏以法雨濟衆、隨書偈瞑目而逝、鄉人舉龕燔於五雲門外、甘雨隨澍、歲乃有秋

曇噩

曇噩字夢堂、慈溪王氏子、世業儒、生而魁岸、風神洞爽、

廿歳即通經史、尤贍於詞章、鄉先生多強之舉進士、以
不甘聲利棄去、初依奉化長蘆寺剃落、後住天台國寧、
又徙象之瑞龍寺、老而戒行嚴潔、文章簡古、士大夫有
丐其文者、濆筆即成、有如夙構、洪武二年、以高僧召至
至南京、與蔣山楚石琦禪師等說法、尋歸瑞龍東堂、居
鍾樓之側、一夕颶風猛作、鍾樓廊廡俱仆、衆謂璽必不
救、往視之、璽乃危坐其中、惟一巨木斜支畔榻、人以爲異、
六月六日、忽沐浴更衣、辭衆作偈曰、塊然一物、或有或
無、翻身歸去、踏破毘盧、端坐合掌而逝、所著高僧傳若

空空外　卷之八　二十　光碧堂

干卷行於世、

白雲禪師

白雲禪師、處之麗水人、十五從禪智寺剃落、冥心入道、
習定於楞伽庵、一坐輒旬日不起、越三年、携軍持出遊
徧參名宿、以證所悟、尋歸白雲、時元綱解紐、兵火四起、
邑人胡深、糾合義勇、以保鄉里、嘗造庵問之曰、滅却心
頭火、特來參老禪、雲曰、將軍來太早、要伴別人眠、深怒、
欲刃之、雲曰、心頭火未滅、暑擬即生煙、深愧謝、雲曰、若
問前程事、古月落西川、後深奉詔、提兵至福建、征陳友

定、戰於西陽、兵敗、爲友定所擒、不屈死之、果如其言、洪
武己酉、詔起天下名僧、雲力辭、有司強起之、召對稱旨、
即辭還、居杭之虎跑、明年、將歸故山、衆堅留之、雲曰、葉
落歸根、吾所願、遂還白雲、五日、索筆書偈而逝、

梵琦

梵琦字楚石、明州象山人、母夢日墮懷而生、有異僧見
之、撫其頂曰、此兒佛日也、他年必當振佛法以照耀濁
世、因小字曰曇曜、九歳、從海鹽天寧衲公受業、十六具
戒爲大僧、因閲楞嚴、至緣見因明、暗成無見、不明自發、

空空外　卷之八　二十一　光碧堂

則諸暗相永不能昏、於此有省、然於向上一着、尚有滯
礙、元叟端和尚主徑山、往參謁、問如何是言發非聲、色
前不物、叟遽云、言發非聲色前不物速道速道、琦擬進
語、叟震威一喝、琦乃錯愕而退、已而應書寫大藏之選、
至京師崇天門、一夕聞絲樓上鼓聲汗下如雨、拊几笑
曰、徑山鼻孔、今日入吾手矣、因成一偈、有拾得紅爐一
點雪、却是黃河六月氷之句、翻然東旋、再入見徑、元叟
迎謂曰、西來密意喜子已得之矣、遽處以第二座、且言
妙喜太法盡在於子、有來參叩者、多命琦辨決之、尋出

世海鹽之福臻、遂升主永祚、永祚琦受經之地也、為創
大寶閣、範銅鑄賢刼千佛、而毘盧遮那、及曼殊師利、普
賢大悲諸像、以為圍繞、復建塔婆七級、崇二百四十餘
尺、功垂就、勢將偏壓、琦禱之、夜乃大雨風、居民聞鬼神
相、語曰、天寧塔偏急往救之、遲明塔正如初、還杭之報
國、轉嘉興之本覺、更構萬佛閣九楹、宏偉壯麗、儼如天
宮、下移人世、又受請主報恩講席、未幾、退歸永祚築西
齋為終焉之計、琦為人形軀短小、而神觀精朗、舉明、正
法滂沛演迤、有不知其所窮、凡所涖之處、黑白嚮慕、如

水歸壑、一彈指間、湧殿飛樓、上插雲際、未嘗見其有作、
說者謂琦縱橫自如、應物無迹、山川出雲、雷蟠電掣、神
功收斂、寂然無聲、由是內而燕齊秦楚、外而日本高麗
咸咨決心要、奔走座下、得琦片言、裝潢襲藏、不啻拱璧、
可謂不愧妙喜諸孫者矣、洪武元年、徵琦說法於蔣山、
上大悅、又明年秋七月、復被召、二十六日、忽索浴更
衣、跏趺書偈曰、真性圓明、本無生滅、木馬夜鳴、西方日
出、置筆、謂曇夢堂曰、師兄、我去也、曇曰、何處去、曰、西方
去、曇曰、西方有佛、東方無佛耶、琦乃震聲一喝而逝、闍

維齒舌數珠不壞、有語錄二十卷、及西齋淨土詩行世、

祖闡

祖闡、字仲猷、姓陳氏、慈谿人、祝髮於邑之永樂寺、年十
八、機鋒峭拔、迥出流輩、每義徒辯難、輒以蒙輪獨當一
隊、縱横正倒、無非妙解、一時稱為義虎、洪武四年、主明
之天寧講席、緇素奔湊、如水歸壑、詔取天下高僧、闡與
焉、尋奉使日本、卉服革心、歸蒙　賜賚、一日郡僧恕中
訪之、及別、闡咲曰、可遲一日、送我明日、果合掌坐脫、

慧明

慧明、字性原、姓項氏、台之黃岩人、七歲、患疽幾死、置牀
上、忽不見、已而求得之、問其故、曰、頃睡中有四童子舁
至此、無他也、翌日而愈、既長不甘處俗、乃往依樂清寶
冠寺、魯山剌公出家、後詣徑山、叅元叟端公、端云、東嶺
來、西嶺來、明指草鞋云、此是三文錢買得、端云未在、更
道、明云、某甲只恁麼、未審和尚作麼生、端云、念汝遠來、
放汝三十棒、明乃悟其旨、久之究盡底蘊、曰、繞涉思惟
皆為剩法、既而出世鄞之五峰、洪武五年、　詔建佛會
於鍾山、召高行沙門、明與季潭泐公與焉、後住靈隱、遂

十寒暑、無何、遭無妄之災、逮捕、或勸明、早自爲計、明不顧、怡然詣所司、未鞠、即廡下說偈、端坐而化、

輔良

輔良、字用真、吳縣人、姓范氏、文正公之十葉孫也、十五受具、習天台教觀、所謂三乘十二分、研其精華、擷其微密、充然若有所契、士瞻杓公誨之曰、教乘固當學、若沉溺不返、若入海算沙、徒自困耳、何不更衣以事禪寂乎、遂往謁笑隱訢公、訢一見、即以法寶期之、問答之際、棒喝兼施、弦發而箭馳、雷奮而電掣、刹那之頃、凡情頓喪、

他日、訢再有所問、良發言愈厲、訢笑曰、得則得已、終居第二義也、良弗懈、參究益勤、久之、遂契其旨、雲空川派了無留礙、尋掌藏鑰於四明阿育山、後出世嘉興之資聖寺、陞座說法者十三年、遷越之天章、後移杭之中天竺、時靈隱燬於兵火、請良居之、力爲起廢、緣事甫周而逝、良四坐道場、舉揚大法、不務緣飾、而西來之旨自明、復以淨土觀門、苦海舟航、兼而脩之、未嘗少怠、其所見蓋卓然云、

祖鐙

祖鐙、字無盡、姓王氏、四明人、父好謙、嘗寫華嚴經、五色設利見於筆端、鐙年方幼、歎曰、般若之驗、一至於斯乎、年十四、即求出家郡之天寧、從東白明公受具、已而日溪永公、來代講席、命司藏鑰、日溪升堂、鐙出問曰、生死事大、無常迅速、乞賜指示、日溪曰、十二時中、密密參求、忽然觸着、却來再問、鐙抗聲曰、無常迅速、生死事大、語未終、日溪便喝、鐙遶禮拜、日溪曰、見何道理、便爾作禮、鐙曰、開口便錯、日溪頷之、鐙服勤數載、復辭出、遍參名德、以驗其所證、既得道已、思韜晦而護持之、遂結庵上

雲、精脩苦行、影不出山者五十年、人多化之、以禮波爲第一、遂使荊棘之區、變爲寶坊、金碧之輝、上矗天際、而諸禪林環列於其下、上雲之境、尤爲絕勝、有以土田爲施者、鐙則辭之曰、先佛以乞食爲事、吾馬用此爲、性尤孝謹、迎母養之山中、年九十四而終、衆以非沙門行讓之、鐙曰、世尊尚升忉利天、爲母說法、我何人斯、敢忘所自、洪武己酉春、忽示微疾、作書別諸同道、夜半顧左右曰、天向明乎、對曰、未也、或曰、和尚正當此際何如、鐙破顏微笑曰、昔古德坐疾、有問者云、還有不病者乎、古德

云有、又問云何物是不病者、古德云、阿爺阿爺、鐙既舉此語、良久、又曰、如此喚做病得否、衆皆無言、鐙大聲喝曰、色身無常、早求證悟、時至、吾將去矣、侍者執紙乞偈、鐙曰、無偈、便未可死耶、侍者請益堅、乃書生滅與去來、本是如來藏、機倒五須彌、廓然無背向、投筆端坐而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七、火化、異香襲人、所獲舍利、不可數計、

慧曇

慧曇、字覺原、天台人、母夢明月自天而墜、取而吞之、遂

以有娠、及生、容貌嶷然、長不與群兒狎、每入塔廟、輒對法王瞻禮、弱歯出家法果寺、十六為大僧、初受具、學毗尼、忽拊髀歎曰、毗尼之嚴、科文之繁、固吾佛祖方便示人、若欲截斷衆流、一超直入、非禪波羅蜜曷由致之、時廣智笑隱訢公、説法於中天竺、曇往謁之、備陳求道之切、笑隱斥曰、從外入者、非家珍、道在自己、奚向人求、曇遂凝然獨坐一室、久之、未有所入、笑隱一日舉百丈野狐語、曇大悟曰、佛法落我手矣、只為分明極、翻成所得遲、笑隱曰、爾見何道理、敢爾大言耶、曇展兩手曰、不直一文錢、笑隱頷之、乃命侍香、久之、出世牛頭山之祖堂、又遷住清涼之廣恵、復徙保寧、　王師定建業、曇謁上於轅門、　上見曇氣宇異常、歎曰、此福德僧也、命主蔣山太平興國禪寺、踰年賜改龍翔為大天界寺、詔曇主之、每設廣薦法會、曇必陞座、舉宣秘要、　車駕親率羣臣臨幸、恩遇優洽、遠邇學徒、聞風奔赴、堂廡至無所容、洪武元年、開善世院、秩視從二品、特授曇演梵善世利國崇教大禪師、住持大天界寺、統諸山釋教事、頒降誥命、俾服紫方袍、章縫之士、以釋氏為世蠹、請滅除之、

上以其章示曇、曇曰、孔子以佛為西方聖人、以此知真儒必不非釋、非釋必非真儒矣、　上亦以佛之功陰翊王度、却不聽、三年庚戌夏、奉使西域合剌國、宣布天子威德、國王甚喜、館於佛山寺、待以師禮、尋示微疾、沐浴更衣、呼左右謂曰、予不能復命矣、跏趺端坐而逝、踰五日、顏貌如生、王大敬歎、斲香為棺、聚香代薪、荼毗之、拾靈骨附塟於其國之舍利塔中、七年甲寅秋九月、同門友宗泐、奉遺衣藏於南京聚寶山雨華臺之側、

智順

智順字逆川溫之瑞安陳氏子智者大師之後身也七
歲離俗稍長受具足戒年十八習法華經歷三月通誦
其文復依橫雲岳法師受三觀十乘之旨忽慨然歎曰
義學雖益多聞雖槃生死即槃生死舍自性將奚明哉
遂更衣入禪走閩謁天寶山鐵關樞公未蒙印可順壁
立萬仞無所回撓雖晝夜明暗亦不能辨踰月因如廁
便旋覩中圜鉋瓜觸發妙機四體輕清如新浴出室一
一毛孔皆出光明目前大地倏爾平沉喜幸之極亟走

上方舉所悟求證樞曰此第入門耳最上一乘則邈在
萬里外也乃喝之曰汝可悉棄前解專於參提上致力
則自入閫奧矣順從其言踰五閱月一日將晚參擬離
禪榻忽豁然有省如虛空玲瓏不可湊泊屬聲告樞曰
南泉敗闕今已見矣樞曰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是何
物順曰地上磚鋪屋上瓦覆樞曰即今南泉在何處順
曰鷂子過新羅樞曰錯順亦曰錯樞曰錯錯順遂作禮
一拜而退明日樞披大衣鳴鼓集四衆再行勘驗順笑
曰木吐辭前已不相涉和尚眼目何在又為此一場戲
劇耶樞曰要使大衆皆知之耳遂將宗門諸語一一訊
之順一一具答樞可之復囑曰善自護持勿輕泄也遂
令分座說法忽爾棄去過杉關抵百丈上迎葉峰渡江
入淮禮諸祖之塔經建業迴浙中超然如野鶴孤雲無
所留礙尋返永嘉住瑞安大龍山報恩講席未幾東甌
內附順潛居林下若將終身焉洪武初尊尚佛乘召江
南高行僧十人於鍾山建無遮法會順與其選毋陞座
演說聽者數千人 大駕幸臨慰問備至號為一時寵
遇尋請住湖南淨慈復應 召至南京僅四閱月沐浴

更衣書偈而逝實洪武六年八月二十日也宋太史景
濂銘其塔系之以論曰大雄氏之道不即世間不離世
間烏可歧而二之哉心空耶則凡世間諸相高下洪纖
動靜浮沉無非自妙性光中發現苟為不然雖法王所
說經教與夫諸祖印心密旨皆為障礙矣嗚呼道喪人
亡埃風渺瀰焉得理事不二有無雙泯者相與論斯事
哉師自得道之後坐紫禮座既已說法度人出其餘力
往往莊嚴塔廟使人為遠罪遷善之歸斯益近之矣或
者不知專妄為人天有漏之因夫豈可哉夫豈可哉

自緣

自緣、姓陳氏、台之臨海人、生而氣骨不凡、脩然有出塵之趣、每入招提、見像設、梵筴、必胡跪合爪作皈依狀、稍長、從四明白雲觀公為弟子、十七薙髮、受具足戒、趺坐一室、日以歸禪為事、已而還台、謁天寧日溪泐公、泐一見以為法器、命執巾瓶、尋陞掌鑰、泐遷往杭之淨慈、緣從其行、淨慈居五山之列、號大叢林、四方龍像、咸來棲止、緣自是皆決心要、乃漸息羣念以至於無念、而父母俱耄、獨縈念不去、乃辭師歸省、道經臨海、日已向暮、悲

風號林莽間、緣遑遑急走、欲求憩泊之所、了不可得、夜行十餘里、乃達逆旅、破屋半間、不蔽風雨、緣竟夕不能寐、明發、指天自誓曰、所不能結團蕉以棲行脚者、有如日、遂一力新古妙相寺、厥其西偏、以為客寮、具牀几、設衾禂、下至庖廚溷湢之屬、罔不潔楚、於是叅玄味道之士、或驅一笠、或携半鉢、往來其地者、莫不于馬寢息、于馬食飲、各厭所欲而後去、緣猶以為未足也、復儉衣削食、改桃源橋圓通閣、為華嚴寶閣、月集善士、閱華嚴經、又於橋南築彌陀閣、像淨王十六觀相、閣道行空、朱甍耀日、儼然如天宮之現人世也、事聞於朝、授全襴法衣賜號曰、佛心普濟禪師、緣既受命復自念曰、上之恩侈矣、顧塵居雜遝、塵氣襲人、無以稱清淨宏嚴之觀、復於縣北五里、大橋之陽、建報恩禪院一區、朝夕帥其徒、以祝釐報上為務、由是兩地之間、鐘魚互荅、未戢而[illegible][illegible]師下台、三門與寺、皆燬於兵火、緣輿然傷心、又以興復為己任、持鉢行化聚落中、隨其地、建華嚴傳經之會、演說因果、啓沽為之易業、於是施者四集、緣仍於桃源夾堤悉甃以石、建傑閣三楹間、命工塑佛菩薩天神諸像、

畢工未久、而緣已厭世、一日索浴更衣、呼筆書偈而逝、時洪武戊申三月某日也、壽五十九、臘四十二、龕留七日、顏貌如生、荼毘、得舍利無算、其上首祖溢、奉靈骨瘞於寺之西偏、而太史宋景濂銘其塔、論曰、予聞華嚴有四種法界、其三曰、事理無礙、所謂事理無礙者、在有而不廢無、雖動而不離靜、譬如水與波焉、真空不礙幻有、即水以辨波、幻有不礙真空、即波以明水、緣生假有二相雙存者也、師今熾然建立、雖若墮事為、而能無所染着、竟全真理其有得於華嚴者與、

普仁

普仁字德隱姓趙氏婺之蘭谿人年十歲依寶石演法院月公出家俾習東魯西竺之書性爽朗過目輒解義趣十四祝髮受具足戒即慨然有求道之志危坐達旦期息妄緣隨謁了然義公昇機言下自是聲稱籍籍雙徑為江南諸寺之最時南楚說公主講延仁分座及說公遷化古鼎銘公來補其處益相欽重分座如故而仁不敢自足也聞月江印公住育王雲外岫公居天童亟走四明見之相與辯詰無虛日徵以宗門机緣大而沙

界小而毫芒無不收攝已還浙西相羊於山水間日與達人勝士激揚正法旁及於辭章者惟覺隱誠公笑隱訢公最密風簷月牖語蟬連不能休至忘寢食元至正秋始還寶石山中尋出世金華西峰淨土禪寺時天下大亂仁知事不可為鳴鼓而退戊戌　太祖皇帝親率六師取婺州己亥春幸智者院見其山川深秀而法席尚虛特詔仁主之一坐十五夏甲寅請住淨慈開筵之日黑白環聽者數千人各挹深飲醇歎詠而去明年以秘書之誣被逮京師忽示微疾端坐而逝世壽六十有四僧臘五十仁風旨孤峭不樂與非類狎達學行之士輒敬之如賓師縱無儋石儲亦必久留不厭故縉紳服其偉度樂與過從如王御史叔善胡教授仲伸二公名德重當世尤與仁為金石交善談論終日不倦玉貫珠聯纚纚絕可聽尤好汲引後生隨資誘掖克抵於成有三會語錄若干卷行世

智及

智及字以中姓顧氏吳縣人生而靈夢發祥及入海雲院為童子智光日顯釋典與儒書並進登年具戒聞賢首家講法界觀往聽之未及終章莞爾而笑曰一真法

界圓同太虛但涉言辭便同剩法縱獲天雨寶華於我何益哉遂走建業見廣智訢公訢公以文章道德傾動一世如張文穆起巖張潞公翥危左丞素皆與之游以聲詩唱酬為樂及微露文彩珠潔璧光訢與群公見之大驚交相延譽唯恐後同道有訶之者曰子才俊爽若是不思負荷正法甘作詩騷奴僕乎無盡燈偈所謂黃葉飄飄者不知作何見解及舌禁不能答即歸海雲胄中如礙巨石目不交睫者踰月忽見秋葉吹墮於庭豁

然有者、机用洞明、觸目無障、乃道遥曳杖、游於虎林卄
雙徑、謁寂照端公、端勘辨之、及隨机響答、如隼落秋空
而兔走荒原也、精神叅會、不間一髮、遂主藏室、取三乘
十二分教、益温繹之、宗通說貫、滚滚如懸江河、聲光燁
燁、頓出諸老上、至正初、始出世昌國之隆教、海濱之民、
暨清淨四衆、手持香花、百里驩迎、如見諸佛、及爲陞座、
普說法味、聞者莫不厭飫而去、尋主杭之淨慈、復請住
持徑山、補寂照故處、四方風動、奔湊猊座、禮足求法者、
日以千計、洪武癸丑、詔有道浮居十人、集京師大天

界寺、而及實居首、乙卯、賜還穹窿山、山即海雲所在也、
未幾示疾、索筆書偈而化、九日、行荼毘法、火餘化成五
色、有氣襲人、如沈香、齒牙數珠不壞、靈骨紺澤如青琉
璃色、室利羅交綴於上、世壽六十八、爲僧五十一夏、

惟則

惟則字天真、姓貫氏、其先吳興人、父君澤、母潘氏、夜夢
異僧分衛、覺而有娠、及旦異香襲人、因名僧寶、父卒、隨
母適秦川瀲上、髫年出家、祐福、從高林壽公爲師、十六
受具游方、徧叅名宿、緣多不契、久之、走巨虛謁無極源

禪師、亦無啟發、後值源於廁上、乃趨問云、如何是祖師
西來意、忽被源擒住云、道、道、則於言下釋然頓悟、但揺
手而已、源曰子有所得耶、則疾答之云、何得之有、源又
云、子作道理耶、則拂袖而出、自是机辯瀾翻、有不可嬰
之、鋒遂服勤月餘、日益玄奧、諸方聞而畏服之、靈隱平
山林公招致、俾掌藏鑰、後出世海門、祐福禪院、千指圍
繞、道價日振、洪武初、徵天下高僧、赴京師天界住持、白
庵全公、首以則名薦、俄辭歸海上、癸酉仲春、示微疾、一
日侵辰告衆曰、吾去矣、侍者乞偈、則厲聲曰、平常說底

不是耶、遂瞑目而逝、荼毘之餘、獲舍利無算、頂骨牙齒
舌根不壞、閱世七十有一、坐夏五十有八、

懷渭

懷渭字清遠、南昌魏氏子、稚齒出家、登年受具、博綜内
外經典、不煩師授、而知解日勝、形諸篇翰、如千葩競放
錦麗霞張、而不見春風煦嫗之迹、時其舅全悟禪師以
大中大夫住持集慶大龍翔寺、聞之喜曰、此吾宗千里
駒也、遂留之座下、一日全悟謦屬諸弟子、衆未有對、渭
直前肆言、如摩空俊鶻、目無留影、全悟振威叱之、衆爲

駭汗、渭神氣不懾、徵詰再三、無不應機摧破、全悟莞爾而笑曰、汝可與入室矣、命為記室、全悟瀕沒、呼渭而囑之曰、吾據師位者四十年、接人不為不多矣、能弘大慧之道、使不墜者、唯汝與宗泐爾、汝其勉之、未幾、出世會稽之寶相、又遷杭之報國、轉湖之道場、雖當兵燹相仍之際、為法求人不少退轉、洪武初、請主淨慈、請席會儀曹奉詔、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兩浙名僧咸集、渭一至京師、即退居錢塘之梁渚、梁渚乃全悟藏爪髮之地、問道者接踵而至、不減住山時、久之、無疾坐脫、踰七日火化、

得不壞者三、曰齒牙、曰鉢塞莫、曰室利羅、世壽五十有九、僧臘四十、有四會語錄、并詩文外集凡若干卷、不待結集而盛行於時、渭軀分短小、而神宇超朗、終身持誦金剛般若經、未嘗虛日、報國入院、季秋而山丹發花一枝五萼、如佛手然、淨慈行化時、有陳氏婦、預夢神僧臨其門、及渭至、稽首作禮、願為尼以相依、渭語以法要、其婦恍若有悟、言下坐逝、元末兵起、悍卒入室求金、渭瞋目訶之曰、吾浮屠寧有是物哉、卒怒拔刀擬之、渭引頸受刃、卒歎息而去、太史宋景濂論之曰、世間萬事皆可偽、惟死生之際不可偽、有若清遠、凡夫俗子、孰不以文辭僧目之、及其亡也、三事不壞、光明熾盛、驚動一世、非有證入毘盧性海、寧有是靈驗哉、大慧以來、累葉相承、蓋亦如是而已、

大同

大同字一雲、越之上虞人、姓王氏、出家會稽之崇勝寺、鬀落受菩薩戒、會春谷講經景德、同往依之、獲授五教儀玄談二書、又謁懷古肇師、受四種法界觀、懷古春谷皆東山大弟子、深於華嚴學者也、同天分既高、又加精

進、凡清涼一家疏章悉攝其會通而領其樞要、義趣消融、智光發現、識者心服之、而同不以自足也、亟出錢塘、謁佛智熙禪師於慧日峰下、舉舊所記憶者一切棄絕、惟存孤明、烱烱自照、如是者閱六寒暑、乃上天目、禮普應本禪師、言下契合、同將久留、普應曰、賢首宗日遠日微矣、子之識量、足以張大之、毋久淹於此、為贊清涼像而遣之、同喜曰、吾今始知萬法皆本一心、不識孰為禪、孰為教、乘、內、外、自此空矣、亟還寶林、見春谷、且告之故、春谷肯之、乃命分座、當時相從者、皆法中龍象、同為

指授雜華玄門、會元統宗、必極其旨趣而後已、尋出世蕭山淨土寺、同自念圭峰以來、業業相承、其間或絕或續、繫執法者之賢否、遂。發。弘。誓。力。持。大。法。晨講夕演、雖極勞勤、弗懈也、天曆初、選住景德、尋改寶林、寶林、清涼肄業之地也、乃倣終南草堂故事、建高齋閟幽舍、招徠俊乂、浙東西莫不擔簦躡屩、爭集輪下、元末大亂、退處瞻博迎室、年及八十矣、皇明御極、四海更化、設無遮大會於鍾山、名浮屠咸應詔、集闕下入見於武樓、獨免同拜跪之禮、且命善世院護視之、次日、復召見、問佛法大意、賜食禁中、及還、有白金之賜、明年亦疾、書偈端坐而蛻、世壽八十一、僧臘六十五、嗚呼、賢首宗不振久矣、凜乎若九鼎之懸一絲、同獨能掌持搴擢、使孤宗植立於十餘傳之後、凡五十年、非賢者其能若是乎、

法衡

法衡字永平、象山徐氏子、自白巖智門寺剃落、博覽經教、主寺慧和尚重其人、俾掌庫鑰、固辭、乃於寺南松林結跏以居、脩天台止觀、一定輒數日不能起、以善導人、人咸尊禮之、洪武十年、碩儒單仲友以使事止僧舍、忽問衡、如何是介子納須彌、衡遽答曰、先生讀五車書、今在何處、單大駭、不覺汗下、由是著名、久之、以微疾坐脫、火後、於灰燼中得舍利子、光明瑩徹、狀如冰雪者無算、觀者歎異、競拾之以為供養、頃刻都盡、

元瀞

元瀞字天鏡、姓倪氏、會稽人、童子出家、從弘教大法師於大報恩寺、祝髮受戒、嶷然有遠志、走虎林、謁大岸濟法師、濟為析三千性具之義、及四明孤山同異之辨、波瀾浩蕩、靡陛高嚴、瀞能一一領解、復棄去、謁元叟端禪師於徑山、纔入門、叟。厲。聲。一。喝。瀞。若。聞。雷。霆。聲。黏。縛。一。時。都。解。遽稽首作禮、叟曰、汝何所見而遽如是、復詰責數四、應機響答、皆愜叟意、叟不覺色喜、顧左右曰、是般若位中人也、遂錄為弟子、命歸侍司、尋遷掌記室、至正十六年、始出世會稽之長慶、久之、陞天衣之萬壽、四方問道者、聞風來歸、瀞以氣衰、倦於將迎、營精舍一區、名曰和塔、將終老焉、元亡、皇明龍興、召天下名桑門、建會鍾阜、升濟幽明、輪番說戒、瀞與上竺東溟日公、五臺

壁峰金公、特被召入内庭、從容問道、賜食而退、已辭歸和塔、時靈隱久虛講席、四衆和會、請瀞主之、未期年而被崇德之誣、謫戍陝西、行至寶應、夜宿寧國禪寺、謂從者曰、吾四體稍覺異常、報身殆將盡乎、明旦、忽端坐合掌、連稱無量壽佛者三、泊然而化、實洪武十一年正月十九日也、從者乃焚其骨而還、骨間舍利纍布如珠、縣大夫與縉紳之派來觀、皆歎息而去、瀞凡三主名山、起廢補壞、具有成績、壽六十七、臘五十三、會語有錄二卷詩文曰樸國集、行於時、

悟光

悟光、字公實、姓楊氏、成都之新都人、以三昧力入智慧海、初說法於白馬寺、已而住育王天童四會、說法、度文靖公贊謂佛果一枝、鳳毛麟角、洪武十四年坐脫、

克諧

克諧、字古音、天台吳氏子、幼端愿穎秀、八歲學語孟諸書、過目輒成誦、十五、捨父母出家、往依上虞法果寺僧曇郁得度、又走婺之雙林、見南翁凱公、詢咨道要、於頓漸偏圓等名相、靡不淹貫、洪武中、　成祖居潛邸、召問佛法大意、受賜南還、辛巳十一月三日、無病宴坐而化闍維、設利五色、森綴靈骨、纍纍如珠、人咸目為古佛出世云、

溥洽

溥洽、字南洲、姓陸氏、宋寶章閣瀞之後、世居會稽之山陰、少出家普濟、禮雪庭裕公為師、後得法具菴玘公、出世主孤山瑪瑙講寺、時全室泐公奉詔註楞伽金剛經、洽與其選、訓釋考訂之功居多、移住蘇之北禪、學徒雲集、洽為開演五時八教、如來一代施化之儀、聞者無不心生懽喜、居六年、遷杭之天竺、蘇之學徒、從往者甚衆、乃循慈雲故事、建金光明護國期、懺七晝夜、為衆講貫無虛日、　太祖皇帝聞其賢、召為僧錄司右、兼主天禧法席、　玉音褒諭、有通東魯之書、博西來之意之語、蓋知之為深云、無何而靖難兵起、為　建文君設藥師燈懺、詛呪長陵、及金川門啟、又為　建文君削髮脫緇衣衣之俾遁去、　長陵即位、微聞其事、囚洽於獄者、十餘年、初洽說法北禪時、以文名、與榮國衍公號爽、交甚厚也、及榮國以靖難功、位太子少師、貴盛矣、然念洽囚無

已時、榮國有疾、將化之前一日、　太宗皇帝、親臨視之、問所欲言、言願赦溥洽　太宗從之、釋其獄、時白髮長數寸覆額矣、走大興隆寺、拜榮國床下曰、吾餘生少師賜也、　仁宗復其官、命居慶壽寺、松陰精舍以自佚、乞還南都大報恩寺、以終老、給驛舟、遣中官護送、明年、宣德改元、七月廿有八日、忽示微疾、索筆書偈曰、清。淨。自。在。中。還。得。如。是。住。一。切。大。安。樂。清。淨。自。在。住。遂化、世壽八十有一、僧臘六十有九、嘗有問師壽幾何、曰、不過九九耳、有日供哇蔬者、一日師勞之曰、勤爾久矣、更用盡

空空外　卷之八　四十三　光碧堂

七月、至是皆驗、所著有金剛經註解、附錄二卷、應制及與名人唱和詩若干卷、　國家建法會、一切科儀文字、皆師所定、以貽範於後世云、

若愚

若愚、嘉興人、初投青鎮寶閣寺為僧、精。脩。苦。行。洞。明。宗。乘。嘗於靜夜演說妙理、天燈羣集、人咸異之、四方義學、聞風坌集、無不飽餐法味而去、永樂庚辰夏、對衆說偈、趺坐而逝、火後、得五色設利羅無算、世尊為鎮庵祖師、

文沼

文沼、字天鏡、慈谿孫氏子、幼誦儒書、有如夙習、心厭塵縛、遂離俗出家、究。心。宗。乘。法。門。柄。為。龍。象。洪武中、興廢北山寺、開筵說法、四方雲集、永樂初、以高僧應召、纂脩內典、會建龍華為之上首、七年、仍歸北山、依白蓮故事與一時文儒碩彥、結集成社、一日忽囑其徒辰首曰、世緣已盡、吾將歸去、爾輩精進、宜以弘法為念言畢、沐浴更衣、口誦法華經、合掌趺坐而逝、

景隆

景隆、字祖庭、姑蘇洞庭黿山陳氏子、幼不茹葷、日趺坐

空空外　卷之八　四十四　光碧堂

若禪定、永樂壬辰、從。弁。山。白。蓮。懶。雲。和。尚。受。學。參。禪。湖海禪伯、若古拙和尚、輩、莫不叅叩、雖在家居研究不替庚子、出家虎丘、執巾瓶為石庵和尚侍者、宣德二年、從昭。慶。寺。受。戒。時。石。庵。開。講。靈。隱。隆。遂。為。上。座。七年、往。天。目。山。禮。高。峰。祖。塔。諰。錫。一。載。勉。苦。參。究。忽。有。省。因造懶雲剖露、雲印可之、懶雲臨濟下二十四世也、隆所著有空谷集三十卷、心。宗。洞。達。机。鋒。峻。利。儒。釋。通。貫。事。理。交。融。大理卿吳公誌之、隆年五十二時自作塔銘、於武。林。西。湖。之。脩。吉。山。院、名正傳、有正傳十二咏詩、在集中、

季善

季善姓吳氏祖貫鳳陽人隨父任生於廣東之雷陽稚小以佛事爲兒戲十七歲出家初投源明和尚請益示以無字公案一朝聞鐘聲有省忽說偈曰沉沉寂寂絕施爲觸着無端吼似雷動地一聲消息盡髑髏粉碎夢初回次見蒙隱次見楚山次見月溪溪印可之從前打七掩關曉夜無怠歷盡百倍苦功乃得大徹復蒙古庭重授衣拂一以弘法爲任天順庚辰趙氏建西湖三塔寺請善開山繼興天目昭明繼興吳山寶蓮繼興南山

甘露成化庚子掩關石屋寺壬寅慈雲嶺有山曰登雲寺曰天真僧宗綱請善興建事竣即掩關杜人事涵養淘汰有四十餘年祇掩關之句亦寂後門人悟深戒新輩輯其言論行實名昭明甘露天真三會語要錄行世

雪庭

雪庭一號梅雪隱人世居杭之仁和族姓桂氏髫齔喪父患瘂風得目疾因求出家十五尋師惟益邪解須聞四川休休翁說法仙林以禮叅請一見契合受持無字公案十七則染日夜研究滯沉寂之境座元勉以看教因閱楞嚴至一毫端現寶王刹有疑後在江陰乾明寺忽觀萬佛閣全碧崢嶸於眉宇間會得毫端現刹之句始知幻寄兩間如夢如旅弘治改元除夕忽聞鐘聲數年行履豁然活脫信口道圓響心非聞大千同一照林過上頭關更不存玄妙乙卯又隨休休翁於淨慈寺日逐詢究始蒙印可所著有請益警進拈古頌古擬寒山和永明詩偈等凡二十卷號幻寄集其自贊曰幻即寄之踪寄乃幻之跡幻起寄亡全寄是幻幻逐寄生全幻是寄翳目生華山河大地華翳不生空真實際幻之寄

之誠哉兒戲

成權

成權峽人坐卧一繩牀數十年日誦蓮華經不輟一日牀前忽湧蓮花一樹

正虛

正虛新昌人居南巖寺言動不恒有似顛者時或露宿一日囑其徒曰我將化可作一龕衆無信者至期忽有一老人傴僂而來引之入龕焚香置正虛肖間遂朗誦法華經至第七卷口中忽生烟身漸成燼惟餘衣履數

珠不燬老人忽不見、灰中得設利羅無數、今坐化臺尚存

潘頭陀

潘頭陀、鄞之象山人、年二十、好屠宰、一。旦。悔。悟。投。刀。出。家。入天台剃落、浪遊湖海、徧叅名宿、得道而歸說法等慈、從者甚衆、一日曳杖經行、遇一老嫗浣衣溪上、見頭陀來、諦視良久、乃曰、此非昔日潘屠乎、屠刀安在、潘俛首作偈曰、人說歸家好、歸家心不寧、溪邊老婆子、猶說舊時名、乃負父母棺歸山中、合掌誦經、忽口中火出、與兩棺同化、後數年、有人見頭陀於他方者

智明

智明號月溪、姓楊氏、杭之湯鎮人、出家於東山壽聖寺、復從南山演福圓照才法師受業、深究天台性具之學、復於城東結庵、堅。脩。淨。業。緇白皈依、年七十二、書偈而化、建塔曰慧照、

至剛

至剛姓陳氏、溫之瑞安人、其父與江心寺妙慧善、慧脩淨土業、晚歸質蓄山、去剛家甚邇、慧嘗勸人念法華經、

故剛父亦持是經、相與往來甚密、一日慧來語曰、吾當以翌日午謝世、公宜送我、至期、果坐去、一隣女夢慧曰、吾已託生陳家、眉有白毫者、是其驗也、及生、果見白毫、垂兩眉間、五歲聞父誦法華普門品即能習之、十二從福聖寺亮月庭、削染受具、尋舉為開元寺都講、抉擿精微、討窮秘義、一時稱為義虎、首住平陽之東林樹幢說法、學徒坌集、陞住開元、振舉宗綱、脩繕廢墜、集摩訶大目揵連懺文、刊以傳世、後舉領江心禪寺、聲聞有加於昔、以高壽終、

普明

普明字寂照、嘉興人、初投妙常庵薙染受具、日誦法華經、不輟、後居古杭山中、毋靜坐、蛇鼠烏雀皆嬉遊於前、客至叩門、飛走不及、輒納諸懷、以衣覆之、客去則復出、有一病者詣之、摩其項、夙患頓除、遂委身為弟子、一日語之曰、我五月十八日逝矣、弟子以五月非法、更訂八月、遂歸嘉善、屆期、弟子來送、明方掃地、語之曰、汝。不。來。吾。幾。忘。矣、遂鳴鐘集衆、作偈曰、這箇老漢、全無思算、禪不會叅、經不會看、生平百拙無能、晦跡青松巖畔、靜如

磐石奉山、動若轟雷掣電、遂端坐而化、舉龕茶毘、火光五色、異香竟夕、舌根不壞、扣之有聲、過旬日、人猶見之古杭、

佛進

佛進、嵊人、日念彌陀無頃刻去口、如是者數十年、一日別大衆、示滅度期、人笑以為狂、頌之、持一鉢出、乞米數升以歸、屆期、衆視之、趺坐如常、曰、俟觀音大士至吾便去矣、衆益大笑、日亭午、忽有以觀音像求捨者、進遂以所乞米設齋禮像畢、復攝衣坐、衆環視之、笑猶未已也、

空空外　卷之八　四十八　光碧堂

見雙目漸垂、鼻中若無呼吸者、迴視之逝矣、衆大駭、以為神、緇素聞之、爭執香花作禮、颺舉雲空山谷為滿、停龕旬日、始就火浴、五色舍利粲然、衆競拾之以為供養、頃刻灰燼俱盡、

寶安

寶安、姓夏氏、蘇州人、深明宗旨、對人笑談、無非般若、住嘉興精嚴寺、親運土石、作五臺山、立五臺院、時僧臘八十餘矣、身不衣絲縷、寢臥亂草中、化後、肉身不壞、闍維時空、中忽現祥雲、有白雀飛舞、

道涓

道涓、處之龍泉人、駐錫鰲峰崇因禪寺、戒律精苦、忘身荷法、一鉢之外無長物、乞食分衛、七十年如一日、景泰庚午、正月二十八日、辭別鄉里、歸山告衆、端坐雷音堂、索筆書偈云、我觀世間八十一、一即是三三即一、團團爍破去來蹤、白日虛空轟霹靂、擲筆而逝、鼻垂雙箸、瑩然如玉、時年蓋八十一云、

普智

普智、海寧人、姓葉氏、生而敏悟、聞法便了、出家於本邑

空空外　卷之八　四十九　光碧堂

華嚴院、徧游湖海、參禮希古尚法師、傳賢首教、孜孜在道、未嘗少怠、七十有三坐脫、茶毘後齒牙不壞、建塔安國寺之東、

宋解

宋解、姓王氏、海鹽人、幼聰慧、十一歲從硤石廣福寺僧弘道出家、二十一受具、雲遊、參海門天真和尚、舉狗子無佛性語、言下大悟、辭歸說法、提唱深得圭峰之奧旨、後不知所終、

袾宏

袾宏、字佛慧、別號蓮池、志。西。歸。也。姓沈氏、古杭仁和人、少補邑庠、試輒冠軍、視取科第猶擷蜩、顧志在出世、恒。書。生。死。事。大。四。字。於。案。頭。年三十一、父母相繼死、因涕泣曰、親恩罔極、正吾報答時也、乃作一筆勾詞、竟投西山無門洞性天理和尚祝髮、從昭慶無塵玉律師受具、即單瓢隻杖遊諸方、徧叅知識、北遊五臺、感文殊放光、至伏牛、隨衆煉魔、入京師、叅徧融笑巖二大老、皆有開發、過東昌、忽。有。悟。作偈曰、二十年前事可疑、三千里外遇何奇、焚香擲戟渾如夢、魔佛空爭是與非、遂歸越中

多禪期與會者、五終不知隣單姓字、隆慶辛未、乞食梵村、見雲棲山水幽寂、遂有終焉之志、雲。棲。故。伏。虎。禪。師。刹。也。居士陳如玉輩、為結茆三楹以居之、宏弔影寒巖、嘗絕糧七日、惟倚壁危坐而已、村舊多虎、環山四十里、歲傷不下數十人、村民最苦之、宏發悲愍、為諷經施食、虎患遂息、歲大旱、村民乞禱雨、曰、吾。但。知。念。佛。無。他。術。也。民強之、不得已出山、乃擊木魚、循田念佛、足之所至、大雨隨澍、民大喜以為奇、因相與麇麇然、肩材木、荷畚市競發其地、得碣碑而指之曰、此。雲。棲。故。物。也。師福吾村、吾輩願鼎新之以為報、不日成蘭若、然外無崇門、中無大殿、惟禪堂安僧、法堂奉經像、餘取蔽風雨耳、自是道聲大振、海內衲子歸心、遂成叢林、宏慨然歎曰、末法教網滅裂、禪道不明、衆生業深垢重、以醍醐而貯穢器、吾甚懼之、且佛。設。三。學。以。化。群。生。戒。為。基。本。基。本。不。立。定。慧。何。依。思。欲。利。導。必。固。本。根。第國制南北戒壇久禁弗行、予即欲舉頹綱而一振之、亦何敢上違憲令乎、遂令衆半月誦梵網經及比丘諸戒品、由是歸者益衆、宏以。精。嚴。戒。律。為。第。一。行。著沙彌要略、具戒便蒙、梵網

經疏發隱、以發明之、初宏發足操方、從叅究念佛得力、至是又。開。淨。土。一。門。普。攝。三。根。極。力。主。張。乃註彌陀疏鈔十餘萬言、融會事理、指歸唯心、又謂從來叅究禪宗、最極精銳者、無如高峰、其次則匡山永明、遂幷三錄而一之、更錄古德機緣中喫緊語、編之曰、禪。關。策。進。以。示。叅。究。之。訣。蓋。顯。禪。淨。雙。脩。不。出。一。心。而宏。之。化。權。微。矣。淨慈性蓮請講圓覺經、環聽者日數萬指、如屏百匝、台州王侍郎宗沐、因問夜來老鼠唧唧、說盡一部華嚴經、宏云、貓兒突出時如何、王無語、宏自代云、走却法師、留

下、講業又說頌曰、老鼠唧唧華嚴歷歷、奇哉王侍郎却
被畜生惑、猫兒突出畫堂前、床頭說法無消息無消息、
大方廣佛華嚴經、世主妙嚴品第一、宏道價日增、四方
衲子坌至、宏雖一以慈接而清規更肅、衆有通堂、若精
進、若老病、若十方、各別有堂、百執事各有寮、一一具鎖
鑰、啓閉以時、各有警策語、依期宣說、夜有巡警、擊板念
佛、聲傳山谷、布薩羯磨、舉功過、行賞罰、以進退人、凜若
氷霜、威如斧鉞、即佛住祇洹、尚有六羣擾衆、此中無一
敢諍而故犯者、雖非盡百丈繩規、而適時救弊、古來叢

林、未有如斯之清肅也、極意戒殺、放生著文、久行於世
海內多尊奉之、城內外放生池、歲費計百餘金、山中設
放生所、其救贖飛走諸生物、充牣於中、衆僧減口以養
之、亦有警策語、守者依期往宣白、即羽族善鳴嘷者聞
木魚聲、悉寂然而聽宣罷、即鼓翅喧鳴、見聞者無不歎
異、海內賢豪、聞名感化者、若大司馬宋公應昌、太宰陸
公光祖、宮諭張公元忭、大司成馮公夢禎、陶公望齡、幷
一時諸縉紳先生、次第及門問道者以百計、皆叩關擊
節、徹究大事、至監司守相、下車就語、侃侃無少屈、諸賢

豪恭叅者無加禮、無異饌、皆甘糲飯、卧敗席、任蚋緣蚊
嘬、無改容忘形屈勢、至者無不空其所有、非精誠感物、
何能若是、　上　慈聖皇太后、崇重三寶、域內名僧、靡
不供養、一日偶見宏放生文、極口讚歎、乃遣內侍、賫紫
袈裟、降香問法、宏拜受、以偈答之、語載別錄、宏天性樸
實、簡淡無緣飾、虛懷應物、而守若嚴城、善藏其用、而文
理密察、經濟弘纖不遺、針芥即畫叢林日用、量施利酌
厚薄、粒米莖菜無虛費、居常數千指、不設化主、聽其自
至、稍有盈餘、輒散捨諸山、庫無儲蓄、生平惜福、嘗著三

十二條自警、垂老自浣濯、出溺器、亦不煩侍者、終身一
衲一麻幃、乃丁母艱時物、今尚存、他可知已、總宏之操
履、以平等大悲、攝化一時、非佛言不言、非佛行不行、非
佛事不作、佛囑不世護持正法者、依四安樂行、宏實以
之、歷觀從上諸祖、單提正令、未必盡修萬行、若夫即萬
行以彰一心、即塵勞而見佛性者、古今惟永明與宏、二
人而已、將示寂半月前、入城別諸弟子以及故舊、但曰、
吾將他往矣、人皆莫測、還山連下堂、命具茶湯設供、與
衆話別云、此處吾不住、今將他往、至七月朔、入堂端坐、

喝大衆以精嚴戒律負荷大法爲事、遂作三可惜十可歎、以警衆、次夜入丈室、示微疾、瞑目無語、城中諸弟子聞之、奔至圍繞、宏復開目云、大衆老實念佛毋捏怪毋壞我規矩、衆問誰可主叢林者、宏曰、解行雙脩者、又問目前、宏曰、姑依戒次、言訖、面向念佛、唸然而化、世壽八十有一、僧臘五十、所著除經疏外、餘雜錄如竹窓三筆等、二十餘種行於世、率皆警發語、宏素戒弟子、貴真脩勿顯異、故多靈異不具載

如荣

如荣字大賢、姓全氏、海寧人、幼力田、壯事屠沽、忽爲豕所嚙、因大感悟、出家邑之北寺、既而曰、此非吾所宜居、聞雲棲蓮池、爲當今導師、吾將歸老焉、猶然來歸、時年已六十矣、乃晝作諸務、夜雖行僧堂中、勤懇不自休、或止之、則曰、吾恐能以無德受賢者之供、家人來勸之歸、則大詬不許、曰、吾又恐能以恩愛故離賢者之佳會、萬曆九年、初度、具飯飯僧、長跪佛前、厲聲呼願生西方者三、俄有疾、衆環之念佛、大喜稱善、合掌吉祥而逝、

如通

如通、字易庵、陳留人、姓杭氏、母潘、夢梵僧投宿而娩、童時母囑曰、汝長成當勤心學道、化利人天、毋效先志、年十五、遂投杭鵠山三德寺薙落、會萬松法師講經于寺、見而器之、遂携歸徑山、誨以萬法歸一之語、勉令參究、久之有省、一日萬松問曰、如何是白雲不倚青山住、通遽答曰、明月常懸古澗心、萬松許可、遂下雙徑、抵杭之碁槃山師子峰、宴坐經行、三年而心珠愈淨、遂杖錫雲征、伏牛五臺、遍叩法席、復至少林、入室叅訣、悉領玄微、頃還故山、會受冢宰張公瀚之請、出脩高麗、仍請脩復

靈隱靈芝、以至秀之東塔、蘇之虎丘、凡啟舊基、即得泐碑、皆有易庵二字、衆駭異曰、此再來人也、通所至、但揮麈說法、而四衆雲集、檀波捆至、彈指之頃、瓦礫荊蓁、幻成金碧、宛若天宮降於塵世、六十初度、時居東塔、四方緇素、遠來設齋稱慶者、數十百人、弟子輩懇求法語、通笑曰、出胎又入台、翻覆說靈臺、但除凡聖解、個中無去來、不逾年而受台州國清之請、上梁次、通忽翹首西顧而逝、始知出胎入台之語、通蓋先識也、閱世六十三、僧臘四十一、靈骨塔于國清寺左、

如清

如清、字法源、姓阮氏、上虞人、初投龍井寺出家、未幾入雲棲、從蓮池大師受具、曰、吾不歸矣、吾脩學於斯老於斯死而火於斯足矣、銳志念佛誦法華、六時禮拜、汲汲如不逮、雖入城市中、終不缺廢、高聲懇苦、懈怠比丘、不違安寢、因之策進者、往往而是、萬曆十一年得疾、將入滅、蓮池天師、為集衆設像念佛、以助往生、清聞佛號、矍然起坐、中夜合掌注視金容、奮迅翹仰而去

廣如

室空　外　卷之八　五十六　光碧堂

廣如、字本真、蕭山來氏子、二十九出家雲棲、聞蓮池師之亟贊伏牛也、銳然向往、歸而受具、進菩薩戒、刻心知志、潛自砥礪、敝衣破帽、形同土木、尊師如佛、敬友如賓、視己身如賤役、力作忘倦、性多昏沈、坐則頻睡、語復遲蹇、期期不可了、於時惡薄少年輩、多藐之、如自若也、不為動、處衆中、未嘗戲言、臨問對、未嘗不肅容、歷藥林歲久、未嘗以情識昵私交、居未嘗治房舍、夜未嘗戀牀榻、母年八旬、來視如病、不能去、蓮池大師為央小室寺傍、俾終養之、客減膳飼母、而人莫知也、母卒踰半月而如疾作、度不救、名衆念佛、躬和之、既而困憊、謂衆曰、趣為我取衣來、吾欲質時果香花供吾師、吾不得復侍巾瓶矣、衆與辦竟、手自整理、進蓮池師、師為受之、則欣然喜動顏色、從牀躍起、坐竹椅中、奄然欲絕、師往赴、聞師聲、復從坐躍起、拱而立、張目諦視、師頌之、安坐、已瞑然脫去、頭挺直、貌耿耿如生時、世壽纔三十有八耳、僧臘九年、

廣槐

室空　外　卷之八　五十七　光碧堂

廣槐、字東林、浦江人、姓陳氏、少從事戎行、已而剃落清水庵、慕雲棲、發大誓、入山脩道、既受具、受菩薩戒、信加堅勁、質直無偽、持金剛般若甚虔、中夜諷詠、雖隆寒溽暑不廢、語及生死、必厲聲切齒、憤然若不勝其慚愧、聞者為之寒心、居家時、有子三人、仲得羸疾、槐往視、知不可起、勸今擇良偶、安置其妻、子忻然從之、與疾來山中、使皈命三寶、植當來因、甫畢而卒、又明日、槐卒、又明日、將荼毘、而槐之季子、不期而至、人以為慈孝所感、先是槐得疾、日且彌甚、訊之無他語、惟諄諄以及時念佛為囑、散衣鉢盡以飯衆僧、無遺餘、斂容而逝、世壽六十、僧

臘十有二、弟子一人、曰大海

廣承

廣承、錢塘潘氏子、少穎悟、師圓鑑、勤三乂臧、精相宗、蓮池大師、命代講於天台賢首教、摸象知形、無師自會、晝夜聽衆圍繞、戒鎧甚堅、後觀佛面西而逝

詩僧附

唐

靈一

靈一、姓吳氏、廣陵人、咳唾塵境、繼日經行、宴坐必擇山椒樹下、初舍於會稽懸溜寺、接禪者、隱空乾靖、討論第一義諦、尋往餘杭宜豐寺、寺隣生丹山、門對佳境、冏然獨往、暴風偃山、正智不動、巨浪沃日、浮囊不飄、於是著法性論、以究真諦、此一之了語也、毎禪誦之隙、輒賦篇章、思入風雲、與含飛動、與天台道士潘志清、襄陽朱放、南陽張繼、安定皇甫曾、范陽張南史、吳郡陸迅、東海徐嶷、景陵陸鴻漸、為塵外之友、詩行於世、有選其尤者、入間氣集

皎然

皎然明晝、姓謝氏、長城人、康樂侯十世孫也、幼負異才、性與道合、初脱羈絆、漸加削染、登年受具、深入毘尼三昧、博訪名山法席、罕不登聽、兼攻子史詩文、偶歷、當時號為釋門偉器、與虎丘元浩、會稽靈徹、為道交、貞元初、居於東溪草堂、嘗悔詩文非禪者之意、曰、借使有宣尼

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侈義、適足以擾我真性、豈若孤松片雲禪座相對無言而道合至静而性同哉、吾将入杼峰與松雲為偶、所著詩式及諸文筆、併寢而不紀、因顧筆硯曰、我疲爾役、爾困我愚、數十年間、了無所得、我将放汝各歸本性、貞元初終於山寺、有集十卷、于頔為之序、尋勅寫其文集入于秘閣、天下榮之、晝生平與韋應物盧幼平顔真卿陸鴻漸呉季徳李萼皇甫曾梁肅崔子問薛逢呂渭楊逵、或簪組或布衣、與之交結、必高吟樂道、故著儒釋交游傳及内典類聚共

四十卷、號呶子十卷、時貫流布、元和四年、太守范傳正會稽釋靈徹同過舊院、就影堂傷悼彌久、遺題曰、道安已返無何郷、慧遠來過舊草堂、余亦當時及門者、共吟佳句一焚香、其遺徳為後賢所慕如此、

靈徹

靈徹不知何許人、住越溪雲門寺、少工筆札文誉遠蜚、故秘書郎嚴維劉隨州長卿前殿中侍御史皇甫曾覯而論心、皆如膠固、分聲唱和、名散四阪、徹游呉興、與杼山晝公一見為林下之遊、互相撃節、晝與書包佶中丞、

威標楝其警句最佳者、歸湘南作、如山邊水邊待月明、暫向人間借路行、如今還向山邊去、唯有湖水無行路、晝云、老僧見此、欲焚筆研、後不測所終、

道標

道標富陽人、姓秦氏、七歳時、神清氣茂、不雜凡童、忽有異僧手摩其頂曰、此孺子目秀如青蓮花、得非我釋氏之威鳳乎、若捨家必有善稱、不然、乘雲霓蕩天漢吾不可得而知也、遂出家靈隱山、得度、隸於天竺、護戒嚴謹、為時所推、毘奈多羅之言、罔不該貫、經行之外、尤練詩

章、辭體古健、比之潘劉、當時呉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相與酬唱、遞作笙簧、故人諺云、雲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氷雪、杭之標摩雲霄、毎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當四面之敵、一時名卿韻士無不驅轂接轡、定交林下、長慶三年、以微疾示滅、

宗亮　貫霜樓悟不吟附

宗亮姓馮氏、奉化人、家傍月山而居、時掬月僧住明州國寧寺、禪寂之暇、游於藝苑、處士方干贈詩云、秋水一泓常見底、澗松千尺不生枝、空門學佛知多少、剎盡心

花只有師亮恒與沙門貫霜棲悟不吟數十人皆秉執清奇迭為文會結林下之交撰嶽林寺碑詩集讚頌並行於代又為江東生羅隠所慕而樂安孫郃尤加肯重著四明郡才名志序諸儒駿士外獨云釋宗亮多為文士先達所傚仰云

高閑

高閑吳興之烏程人暫年受具苦脩不惰禅生之暇兼工文筆尤妙臨池喜以雲川白紵書真草之蹤與人為法論者以智果得右軍之骨智永得右軍之肉閑獨骨

肉調勻合二家之美當時以為一絶後入長安薦福寺隷習經律克精講貫會宣宗重興佛法召入對御草書遂賜紫衣號為大徳閑性情節操矗然難屈老思歸里韓昌黎為序以送之昌黎以排佛被譴而獨有當於閑其為人可知矣弟子鑒宗亦得閑之筆法亦如二智之相蹱也

五代

希覺

希覺字順之姓商氏毘陵人出家温之開元寺稟教于慧則律師嘗閲則所著集要記解南山鈔不稱所懐遂著記廣之曰増暉錄蓋取曹植云螢火末光増暉日月謙言増暉要之日月也後則長往乃開講永嘉次居杭之大錢寺文穆王造千佛伽藍召為僧主借紫私署曰文光大師覺既工文筆尤精易理著會釋記二十巻解易至上下繋及禾文甚備擬江東讒書五巻雜詩賦十五巻雜體詩四十章所居號曰釋氏西齋蓋慕吳䠞之蘊積編簡云

無作

無作字不用姓司馬氏姑蘇人出家派水寺登年受具精研經綸兼究孔老書篇無不咀其華腴小有點綴即追作者後游會稽四明樂其山水遂有終焉之志錢武肅王高其道風禮請出山略至遽稱疾去以詩抒意云雲壑性孤單争堪名利關衡恩雖入國辭病却還山樂安孫郃退居嘯傚不交緇伍惟與作接清談竟日進士楊弇亦慕為林下之遊作善草隷筆跡遒健人亦傚之述諸色禮懺文數十本注道安六時禮佛文一巻并詩歌若干首並行於代作不入尼寺不入公門不脩名刺

不趣時利自號逍遙子

貫休 曇域附

貫休字德隱俗姓姜氏蘭谿登高人也出家利安寺為童侍日誦法華經一千字耳所聽聞不忘於心尋與處默同時削染隣院而居每隅籬論詩互吟尋偶對受具之後詩名聳動乾寧初投詩謁錢武肅王有滿堂花醉三千客一劍霜寒十四州之句武肅欲改十四州為四十休曰州不可添詩亦不可改遂拂衣入蜀僞署禪月大師時韋藹舉其美號所長者歌吟諷刺隱微存於教

化體調不下二李白賀也梁乾化二年終於所居世壽八十一蜀主悕恒一皆官塟塔號白蓮休善草聖小筆得六法尤長於水墨形似之狀喜畫羅漢每畫一尊必祈夢得應真貌然後成之法相奇古與常體不同今畫家尤傳貫休羅漢也文集若干卷弟子曇域序而刻之域戒學精微篆文雄健重集許愼說文見行於蜀有詩集亞師之體

晉光 從瓌 智宗附

晉光字登封姓吳氏永嘉人唐史官左庶子兢之裔孫也幼捨家於陶山寺剃度居必介然不與恒人交雜好自標遇從易緇流多作古調詩苦僻寡味得句時有矜色長於草隸受五指撥鐙訣於陸希聲書體日道轉腕廻筆非尋常所知昭宗嘗召入對御草書賜紫方袍却歸故鄉謁錢武肅王以客禮延之而性傲體跡弗愜王情乃歸甬東終焉有文集知音者所貴出筆法弟子從瓌溫州僧正智宗皆得其墨訣有聲於時

宋

居簡

居簡字敬叟蜀之潼川人姓王氏以其居淨慈北磵之日久故時人不名字之咸稱北磵云禪定之餘博通外典工詩賦嘗頌世尊初生話云一聲哇地便叱哩突出如斯大闌提此土西天起決害堂堂洸土不成泥嘗闢一室以居名曰鼈室作賦以自見其略曰進則面墻退則尘背柱忽不支壁忽就殞豁然而虛漢然而冏如蒙之擊如震而警又曰如無盡藏如大圓鏡前山送青若壯士之排闥後山田闚擬良工之御駿撫鴻鵠而晚眺入冥冥而遠引笑雲烟之輕去淡悠悠而無定駐落日

於西崦、延初蟾於東嶺、是皆中所得也、有北磵集十九卷行世、盱江張城子序之曰、讀其文、宗密未知其伯仲、讀其詩、合參寥覺範為一人、不能當也、北磵於人不苟合、合亦不苟、睽去就之際、潔如也、龍泉葉水心酬以詩曰、簡公詩語特驚人、六反掀騰不動身、說與東家小兒女、塗青染綠未禁春、初簡居天台委洞、有二姓爭竹山、竭產不肯已、仙居丞王悍來囑簡諷之、乃作種竹賦一首示二姓、而訟遂止

仲休

空室外　卷之八　卒六　光碧堂

仲休、越州人、精習天台止觀、而禪寂不接人事、每以席上自珍、篇詠所傳、人爭膾炙、李文靖公重其人、每疏名以請、遂得賜紫衣、號曰海慧禪師、其詩之最傳者、有山陰天衣十峰詠

仲皎

仲皎字如晦、居剡之明心寺、究心禪學、尤好篇章、父文儒、每把臂入林、笑詠終日、嘗於寺西星子峰前、築白塔、結茆其下、號閑閑庵、宣和間與汝陰王銍以詩詞相酬荅、評者以其韻致不減皎然

智圓

智圓字無外、錢塘人、姓徐氏、八歲出家、傳天台三教於奉光源清師、嘗歎荆溪沒後微言墜地、留意撰述、作十疏通經、圓叠勤儒學、兼涉老莊、自號中庸子、居孤山瑪瑙院、有高世之節、時王文穆罷相牧郡、僧悉迎於關外、慈雲邀圓偕往、圓以疾辭、笑謂使者曰、為我致意慈雲、錢塘且駐卻一僧、聞者歎服、圓少抱羸疾、多杜門獨居、惟與處士林逋為鄰友、相好以詩文自娛、雜著五十一卷、題曰閑居編、乾興元年二月十七日、自作祭文挽辭、越二日示疾、門人奉遺訓、斲院之後山、欽陶器合而瘞之

空室外　卷之八　卒七　光碧堂

道潛

道潛、於潛人、通內外典、能文章、尤喜為詩、蘇東坡守杭日、卜智果精舍居之、又為作參寥泉銘、頴濱稱其詩無一點蔬筍氣、體似儲光羲、非近世詩僧所及

惠勤

惠勤、餘杭人、嘗從歐陽永叔遊、三十餘年、永叔稱其人聰明才智、有學問、尤長於詩、蘇東坡有贈錢塘勤上人

詩序

守璋

守璋、姓王氏、鹽官人、天資介特、凜不可犯、七歲、以試經度為僧、戒行精潔、尤工於詩、號文慧禪師、有柿園集行於世、紹興二年、高宗幸圓覺寺、因覩其集、親灑宸翰、書其晩春一絶云、草深烟景重林茂夕陽微不雨花猶落無風絮自飛

元

居昱

居昱銭塘人、姓郭氏、七歲、叩疑於林通、書如夙誦、卯角剃染、誦法華經、七日而過人、稱昱法華、稍長、博綜内外典、尤長於詩、有松聲和雨聽、山色帶雲看之句、膾炙人口、咸以為有道標之風

本覺

本覺龍泉人、博學能詩文、士大夫多與唱酬、嘗纂輯名僧家諸書、成編年、由釋迦至達摩迄宋、凡三教通於佛者、靡不載、題曰釋氏通鑑

明

一覺

一覺字性原、姓曹氏、鄞之慈谿人、祝髮於永明寺、精脩力踐、剌血寫華厳經八十一卷、善吟咏、有寒泓稿、嘗與太子正字桂彥良遊、一日彥良侍　太祖文華殿、問在郷里時、與誰遊、以僧覺對、因誦覺詩、　太祖稱善、翌日、賜和御製詩、有草舍半間雲外月松窓一榻谷中心之句、仍命監承徐璵書賜之、俾藏山中以為勝事

大訢　復見心附

大訢字笑隠、南昌人、住中竺、有學行、研窮教典、旁貫百家、所著有蒲室集、元文宗召赴闕、特賜三品文階、其徒來復見心者、從訢於中竺、亦能詩、有名縉紳間、洪武初徵復入京、訢公止之曰、上苑亦無頻婆果、且留殘命喫酸梨、復不聽、後竟坐法論死、臨刑而悔、且道訢語、　上命併逮訢將殺之、訢曰、此故偶臣偶擧之、非有他也、　上問出何經、訢曰、出大藏某録某函某巻第幾葉、命檢視、果然乃釋之、復所著有蒲菴集

如筏

如筏字性海、姓余、慈谿人、祝髮於定水寺、禮復見心為

師、戒行端謹、通內外典、善書、能詩文、雅為士林推重、永樂中、兩膺名命、纂脩內典、嘗住撫州之翠雲、及奉化岳林寺、有翠雲稿、歸老永明、

弘道

弘道、蘇之吳江人、幼讀書、日記數千言、見人誦法華經、歷耳便能成誦、宿根所種、慧解日生、遂捨俗出家、貝葉與蒲編並涉、目無不見之書、淹貫既極、發為菁華、下筆作文、新警弘深、居然作者、詩尤清麗、無酸餡氣、洪武十年、有詔箋註楞伽等經、道與其選、十五年、主天竺講席、

尋領郡都綱、明年、遷僧錄司左善世、所著竺隱詩文若干卷、行於時、

守仁

守仁、字一初、富陽人、讀儒書、富才藻、少從楊鐵崖遊、善詩歌書法、遒勁骨肉平分、擅長二智、洪武間、受僧錄右善世、所著有夢觀集、

德祥

德祥、號止庵、仁和人、持戒律、書法擅名一時、有鐵畫銀鉤之妙、詩刻苦高處逼賈島、所著有桐嶼集、

圓詮

圓詮、字象外、姓楊氏、慈谿人、初依永明寺為僧、宿性穎敏、博綜東魯西竺之書、善吟咏、有月航集、膾炙人口、嘗作頂相讚曰、坐脫立亡不為奇特、吾佛世尊、卧而有側、山僧總不隨他、一旦西方日出、

心泰

心泰、上虞孫氏子、幼受具等慈寺、博覽內外二典、工古文辭、下筆數千言、如春江初漲、滾滾東注、時稱為釋門繡虎、出世東山國慶寺、尋遷雙徑、歸老等慈、年九十六

無疾坐脫、所著有金湯編若干卷、

弘闡

弘闡、字大猷、姓陳氏、慈谿人、出家於永明精舍、恪守戒律、卓有僧行、博覽古今、作詩清嚴飄逸、不羣、有林下風致、書法結體精密、每臨摹魏晉、咄咄逼人、甚為藝林推重、

法聚

法聚、姓富氏、嘉禾人、髫年業儒、博通經籍、稍長、出家海鹽之資聖寺、戒行清苦、妙契密心、聞王陽明先生講道

稽山、以詩謁之、陽明許可、遂獲聞良知之旨、至金陵叅夢居禪師於碧峰、問如何不落人圈繢、居與一掌、聚大悟、後聞講天池、隨機接引、與王公畿、蔡公汝楠、唐公樞鍾公渊、錢公琦、董公澐父子、共證儒釋大同之旨、山陰徐文長渭、有才名、不可一世、獨與聚往來於鏡湖之濱時時以詩筒唱酬、渭嘗令聚代濟法師、荅曰居易未了佛法書、又令作首楞嚴昧晦為空一章解、合千有餘言據案落筆、應手疾書、與旨精髓、一時俱徹、文長為之斂袵、所著有玉芝集

斯學

斯學姓丁氏、字悅支、海鹽人、元詩人宦平之後、生而任心獨往、風期高亮、家世奉法、遂釋形入道、諷唄之隙、喜為韻語、中歲棄去、振錫孤遊、東探禹穴、北走燕都、吐語益奇崛、詩名益籍籍、公卿間尋復棄去、歸舊隱、創精舍、題之曰道林、海名諸名流、如沈句章明臣、王百谷穉登黃白仲之璧、無不締交、悅支每一過道林、輒流連忘返、卒年四十有五、所著有雲華稿、錢懋穀斋叙而[illegible]於世、

兩浙名賢錄五十四卷外錄八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徐象梅撰象梅字仲和錢塘人其書取兩浙先賢自唐虞迄明隆慶別爲二十二門又外錄元元空空二門以載釋道二家名目既多體遂冗雜如輔弼經濟無故區分文苑儒碩過加軒輊又諸傳皆標題官爵獨道學一門稱先生而不書其官於體例亦未畫一至所列之人本正史者十僅二三本地志者乃十至六七以鄉間粉飾之語依據成書殆亦未盡核實矣

古今貞烈維風什四卷

〔明〕許有穀撰

天津圖書館藏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古今貞烈維風什四卷》提要

貞烈維風什引

余社友許子仁氏以文行
著里中懤籍之暇游神節
義事甚悉我
皇明遜國時殉難諸賢業已
蒐闡其事什曰忠義存褒
發行海內稱信史矣廼復
采摭列女之殉節者慷慨
捐生計可二百五十餘人
各立一傳絶句以誌其實
諸凡完節終身非死決一
時者具載名氏什曰貞烈

維風屬余弁諸首余惟忠
臣義士固稱難矣然或得
于典籍之所印證理義洽
心或得于師友之所切劘
見聞利益養其神以充之
氣猶云力可致也至如嫠
人女子深閨穿戶無覲無
聞而能以節概湔身貞操
砥行從一之義之死而不
悔爲非天性則然而一毫
矜持矯飾之意不罣胷臆
者乎子仁維風之什事以
人殊言以事異讀其文尚
論其說皆凜凜乎乾坤正氣
所鍾不尤難哉昔余之稽
陽過龍溪王先生問陽明
先生良知宗旨先生即以
余節母屠孺人立論謂能
信心以循天則不爲見聞
格套之所襍此真致于良
知者余聞言而肖匪知維
風之什子仁更有味乎斯
言矣

同邑吳達可謹識

古今貞烈維風什引

詩本衽席關雎佐風教權輿焉詩逆而春秋史漢刺美並列言雖外殊貞教一也魏晋間詠史頗可著隋唐以來著作毋慮數百家至宮姬戍婦閨女寡媛每草凄木落風號月苦或茹怨子長門或興嗟子異域或悵望於蕩子或涕零於孤寞罔不為

弔影傷魂嘆恨無已顧致多意渺甚於感觸性靈助流彝教如古人風旨百不得一也歟宋季以及

明朝匿理而失々找義興許文學悼古詩之鬱滯往事之幽沉業搜存褒什記詠

皇明孫國皆殉難諸賢補史不逮至擔摭之

暇猶謂古今列女艱貞激烈出於天性而史策或現或否光靈翳肰銷落古遠心甚憫焉於是迹諸考見擇貞烈中死決須臾舍生取義者各立小傳為絕句一首總二百五十有奇餘瀕死令終者具載名氏標曰古今貞烈維風什偶出示余、覽見文當其寔情核其華有古史風至發抒憤悶彰慷慨剔幽搜遐

則有草凄木落之所不能寄嘆風號月苦之所不能愁吟宮姬感之可無怨戍婦感之可無嗟閨女寡媛感之可白首示信青松明節雖謂魏晋隋唐千餘年來獨得風人宗旨可也客有謂余曰文學句旨找秋宴不咀春華倘猶匿諸理否余曰語云言之信者在區蓋之間信故傳々故寔而益信也且詠史體則肰何煩辭勝為尒

既讀文學存褒什賭殉難諸賢幽憤萬变凜有生氣見丈夫而妾婦者甚可愧至讀玆什若曹㛹潛波聶嫈殰市瀨江史女濟恳明閨漸臺貞姜義不犯約見女子而丈夫者髮上指冠甚畏又怪陳亡後主入井二嬪之外無一士而衣㸁嬰毒乳母抱幼靈慶以閨是皆靦然人面而女子不若者噫以丈夫而女子不若賭玆什者惶死又甚矣是什也非一統志及信史大訓所載不妄録而重真知於毘陵陽義不事旁及百家乃於史傳無少缺畧余固曰古詩逸而求之史春秋史漢是也今史逸而求之詩其在斯夫其在斯夫文學為人忠信醇慤處世以孤度受益多揄揚絕訾摘薦紳士求與之交然介乎無以易也宜邑先是有萬宗伯王提舉以文行

顯當世文學踵其風文與行相符云所著尚有公宇山堂集多古致玆不具論

古婺後學李洵瑞識

刻古今貞烈維風什凡例

一十七則

一列女貞烈者古今諸傳記所載多散見不及旁蒐例據
我
國朝一統志實錄及志中名宦人物流寓祠廟陵墓古蹟所附見凡慷慨殺身無論節孝義憤惟死決須臾者各就本傳摘出數語括其要領每標七言絕句一首如范陽盧氏等以節死溧水表女等以孝死溧陽史女等以義死皆屬貞烈例爲立傳標題餘倣此

一列女諸凡令節終身皎皎不媿名義如燕人張買奴妻王氏等事多相涉微詞寄閑不能人人殊止列姓氏表見不贅標題云

一列女序次先後別無低昂例舉一統志輿地次入自兩畿至十三省各從某府某州下列某傳某句縣邑不書州非直隸兩畿者不書俱從各府領之如萬全都指揮使司等衛屬軍民列女例亦隨地次入並不遐遺

一列女各隨一統志輿地收錄間有志中原係缺畧各亦隨缺註明俟采風者續入

一列女無論立傳標題與不贅標題總數百人有奇非一統志所載者不入以重輿地非歷朝通鑑
皇明通記所載者不補以重信史非永樂間頒行列女傳所載者不補以重大訓非毘陵郡志陽羨邑志所載者不補以重真知若楊州府下附入露筋娘娘一統志列女中未入而事見祠廟例隨地入之餘倣此又若山東

省下附入濮陽高慰女一統志及諸所附見俱未入乃其死事之慘文典足徵例從貞烈附收不忍逸云

一列女或係一家一鄉或係數人同難死事如大都岳氏婦姑及二女等以一傳類題不復分列餘倣此

一列女或已見前傳而互見後傳者不復詳錄秖列名氏于不贅標題之下如永平王宗仁妻宋氏立傳標題順天府下而永平秖列名氏以宋本順天人嫁永平王氏故也餘倣此

一列女間有其夫仕元我　國朝兵至從夫殉難如趙弘毅妻解氏革雖逆王師有違天命而威武不屈乃其性然亦列名氏不贅標題餘倣此

一列女凡係諸所考見者無論代次悉叙各該府州列女之後仍註見某條下云云

一列女如許顒二妾陳氏牛氏等雖係妾媵而殉義守節丈夫所難例從貞烈入之餘倣此

一列女如李伯通妻周氏王凝妻李氏雖未殺身而大義激發瀕死得生事堪勵俗例亦立傳標題餘倣此

一列女如毛惜惜郝節娥雖不幸淪落非所而不為類固且其死事出于性真有非良家女子易及者例亦立傳標題云

一列女如脫脫懷氏烏林答氏雖皆夷婦而死在華地綽有華風尤堪勵俗例亦從貞烈入之

一列女凡係立傳標題者具詳某代某地或某妻某女某母死某事各據本傳摘入並不妄用己意文飾間有缺其時地姓氏者俱從舊傳録之非漫不加意云

一列女立傳標題類皆絕句一首以朽筆不能長言惟建文皇后馬氏傳後録余存褒什中舊所哀頌七言律一章不與列女類題尊母后也然亦祇述舊言不復有說及胡郡奴絕句一首亦就余存褒什中録之不更贅云

一列傳標題各就事言事詞雖俚淺意求勸揚第愧不能達意同志者幸徹其傳而知其人可也若余僭陋無足齒云

一我　大明一統志創自天順間其所載列女前此尚或有遺後此未及纂入即漢晉隋唐宋元以來列史諸書往往不乏而一統志或不盡詳豈太史公有闕疑云采風者亮之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一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著

弟有節子和甫攷正

侄允泰用卿禺臣

際熙啟洪鴻儆　校

大明一統志考

北畿

順天府

立傳標題一十二人

盧氏范陽人幼讀書早寡教授諸子漢將綦良經略山東署其子務光記室後良敗慈州刺史上官政籍光家見盧氏色脅之不能亂以燭燒其面目盧死之

子孝移忠惜未酬務光賢母阨慈州玉顏鑠骨貞心在絕勝含汙一面羞

宋氏范陽人嫁永平王宗仁為妻永平受兵宋夫婦被執兵悅宋色欲害其夫以脅之從宋謂夫曰我薄命至此決不敢累君言訖投井死

薄命堪嗟肯累夫此生寧死可誰汙寒泉百尺千秋冽洗骨從教是玉壺

劉氏名翠哥房山人李仲義妻元末房大饑人相食官兵尤倡之仲義被執就烹劉涕泣奔救兵不從劉曰吾聞婦人肥黑者肉味美乞舍夫烹妾兵釋仲義而烹劉

房人弱肉飽於強未必房人盡虎狼亦有痛夫劉氏女代夫烹死雁兵荒

岳氏大都人徐猱頭妻元末大都將陷岳謂夫曰我等恐被驅執柰何夫曰事急有死而已岳乃火其廬與夫蹈火死姑王氏及二女皆相抱自焚

灰骨明心不識身素身有死肯逡巡徐家五口傷離亂無一貪生畏死人

李氏名賽兒房山人王士明妻元至正間竹貞軍亂李及女安奴皆被掠李謂女曰[illegible]身不[illegible]死女

曰母先殺我李即以軍所遣刀殺女而自殺
房山被兵兵横刼有母有女並驅執母言辱身不若死女
先母死稱淒烈
惠士玄妻王氏大都人士玄疾革以妾所生子囑王
氏撫育且曰待兒稍長聽汝別適士玄死王乃蓬首
垢面廬士玄墓撫孤歲餘孤死王痛泣曰吾今無可
望矣柰何遂經死
葬夫未殉爲存孤孤死煢煢望已無惟有自經心自慰九
原蓬垢亦從夫

王氏豐閏人興州千戸胡海妻海死王年少無子奉
舅姑孝謹苦其父強令他適泣曰若更適人不若從
夫地下也遂經死
烈節輕生爲重夫從夫謝父莫追呼胡家死烈王家女不
及留生奉舅姑
費隠妻王氏良鄉人始隠有疾王數嘗其糞後隠疾
篤囑王氏善撫妾生子女隠死未幾子死王泣曰夫
死子死吾何生爲執女手曰汝知人事矣鎖鑰在此
收之與女相持慟哭是夜經死
婦人夫亡藉有子無子殘生更何俟煢煢一婦費隠妻痛
子痛夫完節死
列名不贅標題七人
張買奴妻王氏燕人 趙野未婚妻柳氏薊州人 李彥實
妻劉氏媳楊氏俱薊州人 謝黑兒妻梅氏安康人 魏成妾周
氏良鄉人 陳璉妻孔氏東安人

保定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翟節婦易州人
河間府
立傳標題一人
封氏蓨人殷保誨妻唐末黄巢亂保誨挈家避居長
安賊至執封氏欲汙之不從賊怒曰從則生不從則
死封曰吾名家女守正而死猶生也遂被害保誨痛

妻亦哀慟死

名家女子守綱常視死猶生不自傷婦痛辱夫ゝ痛婦得于一死義相將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鮑宣妻桓氏 漢渤海人

真定府

立傳標題六人

蒲氏行唐人樊氏妻甫嫁而樊死誓不再適有山冠逼婚蒲投崖水中死鄉人號義姜因號其水王女塘

萬仞層崖王女塘清風獵ゝ挹蒲香何當草竊山中冠却與樊妻號義姜

崔氏深州人 國初兵科給事中周傑妻周卒于官崔奉骸骨歸告其親戚曰夫妻義當同穴夫死無子吾生何為遂經死與夫合葬

夫骨天涯返故鄉義同生死骨同藏口碑湮沒無見塚芳草深州幾夕陽

高氏深州人適清河李茂茂為吉安衛總旗以疾病篤高奉湯藥不離左右茂死哭之哀乃傾家貲治茂喪具復買一棺置茂屍傍人莫測其故至夜沐浴更衣經死與茂合葬

夫亡忍作未亡人買得閒棺自殮身付與青山收白骨傍夫同穴邇同衾

岳氏深州人傅刑嘉妻傅病革謂岳曰爾年少善事後人岳泣曰吾豈忍復他適寧俱死矣及傅卒伏屍號慟不已遂經死殉之

艱貞曾不惜芳年岳女何煩傅子憐藉是與夫逢一死冰心能易白重泉

許顒二妾高邑人 國初顒官御史卒其妾陳氏牛氏俱經死殉之事聞旌湮節 考見志中人物

二妾高陽義獨深痛夫同死是同心一夫二妾褒湮節自昔無聞却有今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馮異母廟在鉅陽王孝女名舜趙人武用妻蘇氏元真定人孝婦劉氏新樂人李大男妻甄氏無極人

順德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魏溥妻房氏鉅鹿人

廣平府

立傳標題二人

趙氏女貝州人宋末王則亂慕趙殊色刼以爲妻趙怒罵求死則悅其色不忍殺使人嚴守誘之從趙紿曰必欲妻我宜擇日禮聘則仍遣歸具聘幣盛輿從以迎趙與家人訣涕泣登輿比至則所已經死輿中矣賊皆嘆異

貞堅鐵石色傾城紿賊藏貞不計生倘謂賊難倉卒紿玉顏端亦碎完貞

趙元楷妻崔氏清河人隋末避亂出奔至遇冠刼崔爲妻崔求死不從被縛之崔[illegible]從容[illegible]以求釋倚柱而立厲毅曰任加刀斧冠怒殺崔元楷後得其人支解祭報

從容紿賊不倉皇慷慨輕生義激揚靈爽足知夫殺賊定歆顱骨薦椒觴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鄭誠妻崔氏　房愛親妻崔氏俱清河人

大名府

立傳標題一人

王氏內黃人趙美妻美溺死王年甚少舅姑強令他適王曰婦人義不再醮且舅姑在何忍棄去柰舅姑竟欲以配族人王遂經死

同姓婚姻世不通若爲逼婦適同宗舅姑枉殺含貞婦應有霜飛六月中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王德政妻郭氏　李如忠繼妻馬淑安俱大名人

永平府

立傳標題一人

周氏灤城人李伯通妻金末伯通監豐閏縣元兵破城伯通不知所適周氏與其子皆被執時婦女同難者甚衆周謂曰吾輩萬一受辱生不如死乃與衆訣自投塹下主者怒拔刀三刃其體而去周死復蘇携子至汴州績紝度日訓子有成

時危投塹已無生三刃殘軀一芥輕母子流移重完節可云未死不留名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王宗仁妻宋氏詳見順天　陳氏管州人

隆慶州

保安州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萬全都指揮使司

立傳標題一人

劉氏順寧人臺叔齡妻時地震棟撓叔齡壓不能起家復失火其母赴救不得欲就焚劉謂夫女弟曰汝急救母汝兄必死吾何忍獨生遂赴火死火滅灰燼中夫婦二屍相抱

救焚尤恐救姑遲蹈火從夫死不離四禄似憐夫婦義死入灰燼得相持

南畿

應天府

立傳標題三人

史貞義女溧陽黃山里人春秋時伍員逃楚奔吳見女激漂瀨江因乞食謂女曰掩子壺漿勿令其露女諾之員去女竟渝信不可冒嫌不明遂投江死後員還楚投千金于江以報女德唐李白為撰貞義女碑尚存

約信應知不可更冒嫌尤是欲分明兩全一死心能白伍相千金報亦輕

王氏元建康人闞文興妻文興為漳州萬戶府知事王與偕行適陳吊眼作亂文興戰死王被虜欲犯之

乃紿曰誒葬夫從汝因得聚薪縱火焚夫自投火死
至順初贈文興侯爵王貞烈夫人廟號雙節
雙節爭看廟貌新閫家光寵不沉淪古来血食同夫婦青
史于今有幾人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母孀甚貧且病癱瘓至正
間兵火爇其鄉廬鄰婦呼女避火女泣曰母卧不能
起何忍舍去抱母共焚死
兵火鄰嫗避欲呼貧煢病母女難扶火炎抱母同灰骨不
惜灰飛骨有無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曹子英妻尤氏 元溧水人

鳳陽府

立傳標題二人
曹氏臨淮人王宣妻宋建炎中賊馬進掠江淮宣要
妻出避曹曰婦人不出閨門守死為王氏鬼可也賊
至曹不受辱罵賊而死

婦人禮不出閨門是處豺狼可避弃守死王家王氏鬼肯
於溝瀆路傍淪
鍾離婦逸其姓氏因鍾離人名鍾離婦宋紹興間金
兵陷鍾離見婦色婿驅之行婦罵曰賊寧殺我主者
怒遂斷其臂婦罵不絕口死
斷臂殘身未足論妾身安可遂胡塵須臾若出鍾離死能
辨腥羶不穢身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范滂母 細陽人 夏侯令女 譙人

蘇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何氏吳人吳永年妻宋建炎四年金兵破城死者五
十餘萬人永年挈妻及姊奉母逃難遇兵被縛何紿
曰諸君乃不武耶婦人東西惟命耳兵釋其縛行次
水濱顧謂夫曰我不辱君遂投水死永年姊亦相繼
溺死

吴家娣婦死相從婦為憐夫矢令終胡虜不知貞婦意拋
生閒説任西東

張氏太倉人其翁百夫長以謀刺主帥事覺連坐張
氏帥子悦氏色脅之曰汝能從我則活氏怒罵不已
帥子以刀磨其頸曰汝不從斷其首氏益厲聲罵遂
遇害

翁罪坐夫連坐妻〻死無辜亦無説崇何脅妾為姿容白
刃在前字濺血

雜貝件 十三

黄氏崇明人季富妻元至正間海寇入境掠婦女登
舟者二十餘人黄不受辱投海死

驅掠瀕行不自由瀕行蹈海計堪籌同舟別有他家婦曾
識黄家亦女流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孫奇妻范氏吴人許升妻呂氏吴人一云李氏朱虎妻茅氏崇明人

孝節婦水徳妻崑山人

松江府

立傳標題六人

諸氏華亭人王子温妻元末子温挈之避亂諸曰君
勿以我相累君去我自為計耳乃匿陋室中賊至被
執諸怒罵求死賊剖其腹

避賊辭夫意亦深恐相遲總賊相侵婦心從死不從賊剖
腹賊知無二心

費氏名元琇上海名家女適廣陵朱道存元末避亂
居上海為苗軍所掠費攀檻不去怒罵曰苗狗何敢
辱我遂被害爪痕深入檻木死猶抱檻其妹元微適
華亭陶氏亦有婦徳喪夫誓不再適時稱費氏雙節
云

雜風件 十四

名家雙節重鄉評姊烈〻憐妹〻亦貞若也元微負陶去幽
冥元琇得為情

沈景新母妻俱平江人元至正間新為上海吏母妻
偕行時苗軍掠境沈母謂婦曰吾家世清白脱有難
義不可辱頃遇苗軍婦姑怒罵求死被刃其姑繫婦

髮拄馬尾曳[illegible]之
清白家風義不汙[illegible]烈婦死隨姑衹應縛髮傷槃嗣恐
自包羞泣路途
俞氏上海人張文通妻文通病瘵且死囑俞曰汝年
少無子善事後人俞泣曰君死無子妾亦何從惟從
君泉下耳文通是夕死俞是夕經死
夫訣夫言不忍聽相依泉下妾丁寧何如夫死妾隨死復
戀區區一夕生
維風什　十五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任仕中妻俞氏　俞邦用妻任氏俱上海人
常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薄氏不知何許人唐江陰尉鄒待澄妻待澄在官遭
亂解印竄匿薄為賊執乃以夫誥命託一嫗訪付之
不受辱而死李華作哀節詩
死惜綸音重國恩最夫何地可相聞妾身幸死夫猶在慰

妾應須夫報君
何氏女江陰人五代末為江賊掠至舟中欲妻之女
曰俟脩容以見乃成禮須臾盛飾立船首罵賊投江
而死人為之祠
脩容對賊總含顰得是藏機死潔身身有清江能自潔暨
陽遺廟獨江濱江陰古暨陽地
鄧氏武進人謝天與妻謝早亡其母哭之喪明鄧矢
節養姑宋末元兵入城家人俱走鄧抱姑匿牛牢中
維風什　十六
兵火其廬鄧携姑出匿後圃被驅以行過漕渠投水
死
婦姑遺骸已無廬孝婦携姑共結裾到死謝姑悲不孝別
姑拋骨向漕渠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孝女羊氏蘭陵人　孝婦胡淑脩　江陰僉判李易母蔣
氏　江陰知事朱道存妻貴元琇詳見江千戶陳存信
妻

楊州府

立傳標題一十人

魏氏唐江都人樊彦琛妻初彦琛病篤魏意殉死彦琛曰殉死不若守死固止之及彦琛卒徐敬業兵起陷軍中軍帥聞其善音律命鼓箏魏歔泣不從軍士欲刃之乃罵曰狗盜何敢辱我早得死願也引頸就刃死

維風什

夫亡未慰殉夫心延得殘生妾不禁有藉賊袪箏下死無顔從賊說知音

周迪妻洪州人逸其氏迪客居楊州唐末楊行密圍城官兵乏食殺人賣肉相食妻謂迪曰勢窮迫吾夫婦不能兩全君有老母在家宜急歸妾請鬻身以備行貲遂詣兵之屠肆賣金遺迪路守門者求出守者詰其故不信就屠肆驗實則其首斷矣人皆[illegible]助迪收餘骨歸塟

鬻身輕死就屠沽義爲慈親更爲夫門迎若憐妻爲死斷腸能自到洪都稱洪州古洪都

晏氏宋晏殊女孫父孝廣尉楊州建炎二年金兵入城孝廣力戰死女年十五有殊色虜帥欲妻之女自刎死諸酋莫不稱嘆

晏家烈女忠臣裔有父死忠女死義窮廬不作虜酋妻白骨羞爲青塚瘞

榮氏真州人宋建炎初兵亂榮奉姑挈子出逃爲賊所掠脅之不從賊怒刃其姑殺其子驅榮氏行榮頓坐不起曰吾寧死在真州耳乃自斷臂罵賊不絕口死

維風什

傷姑殺子賊爲讐驅妾何心妾更羞斷臂自殘能自决妾身死不在他州

毛惜惜高郵妓也宋端平初榮全據州叛制置使招撫不從全一日宴賊黨惜惜恥供奉謂全曰初聞太尉降爲太尉更生賀矣今閉門不納使者終叛逆耳

妻雖賤妓恥事叛人全怒殺之後人廟祀惜々
寧抱琵琶向客船含汙恥立亂臣前可憐淪落烟花妓不
自偷生與賊憐
張氏女高郵州人元末賊至知女有殊色環其里索
之女匿複室中聞賊欲害其父母乃出拜賊求免賊
即拜其父母而以女行女欣然去及過橋投水死
賊至心知與死瀕救親寧復惜殘身若非紿賊欣然去即
死當時亦害親

高氏婦高郵州人元末携女從夫避亂匿道旁空舍
中脫金纏臂遺女令夫挈女疾行俟夫去遠即經死
是夜夫抵真州夢婦告曰我已死彼舍矣精爽如此
重夫重女自輕生生有貞心死有靈心不負夫靈不昧與
夫魂夢說歸寘
高氏江都人儒生戴和妻永樂中和不利鄉舉負愧
投水死氏每哭夫則慟絕誓不獨生一日盛飾白姑
歸寧乃詣夫死所長號[illegible]事聞旌貞烈

夫死徹名妻死夫死夫妻不沙名遂長號日激東流水猶
似傷夫爲慟呼
露筋娘々逸其姓氏相傳高郵人避難夜奔天陰蚊
盛遶有畊夫田舍其嫂止宿女曰吾寧死不可冒嫌
損節遂宿草莽中被蚊嚙死露其筋高郵人立廟祀
之號露筋娘々宋米芾碑記云澤國之女嚐膚露筋
不就有幃之子氏不顯于一時名可揭于萬世歐陽
脩詩云近聞高郵間有蚊夜凌辱哀哉露筋女萬劫

讐不復（考見志中祠廟）
不惜完貞死露筋寧消讒口飽饑蚊假饒托宿還明燭得
有芬芳此日聞
宋應龍妻不知何許人逸其姓氏應龍仕宋爲諮議
官携妻流寓泰州元兵至守卒開門降應龍與妻俱
縊死（考見志中流寓）
流寓從夫死亂離同林有鳥不分飛海陵（海陵郡古泰州）旅骨猶
雙穴安得啼魂帶血歸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管賢妻闞氏　管哲妻馬氏俱楊州人

淮安府

立傳標題一人

卋神烈婦逸其名氏相傳婦有殊色夫為小商載之同行夫死貧不能葬有富商貸其貲市恩計欲行亂婦默察之守貞含憤不發襄事畢抱嬰兒呼天號慟投淮水死宋徐積詩云海水猶可泛君身不可犯淮水猶可潴君身不可汙鸞鳳猶可馴君身不可親不是雲邊月即是月邊雲

穢意騷騷畜由彼烈婦心能質神鬼貞白應憐涅不緇猶濯清淮心始慰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漂母　嚴延年母　陳公緒妻

廬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包拯子包繶妻崔氏合肥人　張氏女廬江人

安慶府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元淮西宣慰副使守安慶余闕妻蔣氏妾耶律氏女安〻俱合肥人考見志中名宦

太平府

立傳標題一人

詹氏女蕪湖人少喪母事父甚孝宋紹興初淮寇掠縣女年十七嘆曰吾父子不能俱全吾計決矣賊至欲殺其父兄女趨而前曰妾願侍將軍貸父兄死賊從之女麾父兄使急去自偕賊行過市東橋入水死

賦難未臨死先決救父救兄心哽咽捐生盡孝萬天倫紿賊不汙身且潔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聶氏南唐時當塗人

寧國府

立傳標題三人

紀氏女名催弟宣城人年及笄未嫁元末長鎗軍入城女被執以首觸墻厲聲曰寧死于此遂遇害時同邑吳氏女亦被執不屈而死

宣州紀女陷賊死碎首西墻不移趾里中更有同心姊雙烈昭昭得相似

梅氏涇人馮可妻唐末黃巢兵至被掠欲汙不從剖腹死其心香甚久不糜爛邑人稱心香五娘立廟死所 考見志中祠廟

二十三

維風什

骨白心香梅五娘清風猶是涅涇陽咸寒松柏荒遺廟不少梅心一段香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葛妙真 元宣城人

池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孝娥池陽人逸其姓氏吳大帝時娥父為官冶鉄不流娥憂父刑遂投爐中死鉄乃湧溢娥所躡雙履獨浮于爐人皆異之立廟祀娥號聖姑 考見志中祠廟

鑠骨能教鉄湯爐格天誠孝古今無聖姑不作人間女雙舄惟留火上鳧

徽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程氏女歙人年十七值兵亂父母謂曰倘遇賊柰何女曰脫有不幸惟死之無他策也賊至脅以刃女罵不絕口被害

二十四

繪風什

女竟藏貞女自知寧須父母為含悲女死罵賊不絕口父母若知應解顧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章氏二孝女 歙人　汪琰妻潘氏　汪燕山妻李氏

汪惟德妻俞氏 俱婺源人

廣德州 一統志中列女亞鉄

和州

立傳標題一人

徐氏和州人時金兵冦維陽官兵肆掠執徐欲汙之徐罵曰朝廷畜汝輩以備難今敵犯行在既不能赴鬬又反爲亂恨不斷汝頭肯受汝辱但速殺我被刃死投江中

亂兵亂世多猖獗烈婦亂離豈汙汝彤管猶傳罵賊言清江爲洗如銀骨

滁州 一統志中列女丞缺

維風件　二十五

徐州

立傳標題一人

劉氏魏彭城人嫁渤海封卓甫婚卓赴官京師後坐事伏誅劉在家一夕夢卓死哀哭不已果凶問至大慟而絕時人比之秦嘉妻

與夫燕爾忽京華幾日夫妻天一涯魂夢卻先凶問到死傷夫别似秦嘉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王氏 唐徐州人

維風件　二十六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二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著
弟有節子和甫攷正
侄用宗　允泰　允恭
允中　際熙　際昌校

大明一統志考

山西

大原府

立傳標題一十人

武氏女名管嬰太原人年十七未嫁元末賊至随父奔匿山中父被執女曰倘欲殺父當以身代賊釋之女度不免因言吾家有金瘞井旁盍取為謝賊以得金爭分女乘間投井死

輕生重死亦何心貞孝全歸軼古今為父救生寧避死將金買死得完貞

齊氏太原人達王饅謙元末賊陷太原齊與媳蕭氏呂氏及二女二孫女避居趙莊賊至度不能免謂女媳曰吾家五世同居號稱清白義不可汙今且柰何長女曰吾巳夫死吾得死幸也呂媳曰吾為左丞孫義不辱吾祖齊氏慟哭乃與二媳二女二孫女相持投崖下死

五世名家可自汙一家七口骨寧枯山靈為記投崖日摯女齊姜婦與姑

申氏冀寧人元至正閒賊陷冀寧申謂夫李弘益曰

君當速去勿以我遲累言訖投井死弘益後娶安氏甫二年弘益卒安泣謂親屬曰女子從一不幸夫死獨生何為亦經死弘益柩前

一夫遺憾是重婚二婦俱貞亦罕聞說向冀寧夫愧義雙貞不媿共夫恩

平陽府

立傳標題二人

敬氏河東人樊會仁毋名像子甫生會仁而夫亡其

母與兄潛已許適他人矯稱母病召之既往知其謀
即携子逃歸兄追逼俱返以死拒得脫會仁年十八
夭死敬氏曰夫亡子夭久活何爲遂不食數日死

煢煢未必覺無烟子夭夫亡食不噉敬氏死非枵腹死甘
飴一死自垂涎

趙氏女平陽人年二十未嫁賊至驅掠以行女度不
能免紿曰吾取所藏金遺之賊驅還取金抵家投厠
中死

厠穢猶勝賊穢身脫身無地不堪論設隨賊去方求死便
死清流也不馨

列名不贅標題一十三人
趙姬　叔姬　祟氏　李氏　曲沃頁　李德武妻
裴氏名淑英　衛孝女　范滂母　伯宗妻　子[illegible]
妻　秦閏妻　張盛妻　元編脩趙弘毅妻解氏

大同府
立傳標題四人

班氏宋大同人堅童妻夫死不忍獨生遂以死殉事
聞旌之

痛夫與死已相鄰死殉悲心始見真旌詔待開堅節婦大
家(音姑)應說是前身(漢曹壽妻班昭稱曹大家)

田氏元渾源州知州劉仲亨妻亨卒于官田氏年未
三十痛夫遂自經死與夫櫬同歸事聞旌之

五馬從夫督宦遊蕭條夫櫬忽邊州殉夫妻死同歸櫬萬
[illegible]里鄉山一故丘

華氏大同人張思孝妻元末爲貊高兵所執以不受
辱遂被害媳劉氏伏屍泣罵不已併殺之姑媳死猶
相抱

婦姑慈孝兩情深殉難堅貞是一心婦死抱姑姑抱婦椎
心流血共沾襟

汾州

遼州

沁州

潞州已上一統志
潞州中列女並缺

澤州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周氏

山東

濟南府

立傳標題八人

劉氏陵州人呂彥能妻賊至彥能挈家人謀所往其

姊曰我喪夫久且無子不死何爲其妻劉氏曰妾不

辱君任君自往妾赴井矣遂携二女及媳王氏二孫

女與夫女兄皆赴井死凡七人

烈節乾坤間氣生古今青史幾垂名維風謂有陵州呂七

口同心一死輕

蕭氏濟南人劉公翼妻有姿色通詩書元末毛貴冦

濟南蕭謂夫曰妾世家女矢心氷雪倘遇賊悔無及

夫願以子女[illegible][illegible]妾爲清白鬼夫曰[illegible][illegible]來何急於

此及城陷蕭自經死

妾死不決臨時悔子女殘生重夫累夫心莫爲妾死悲欲

作劉家清白鬼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孫氏名男王人平原 金龍妻劉氏平原人 李五妻張氏鄒平

人 劉平妻胡氏濱州人 伯顏妻

兗州府

立傳標題六人

曾秋胡妻逸其氏秋胡娶妻六日出仕于陳五年而

歸道遇採桑婦胡悅之遺金不受比至家其妻固採

桑婦也妻曰悅色而遺金以後其母不孝矣妾不忍

爲不孝子婦遂投河死

懷金夫宦失操持悅色忘親更有妻此意秋胡妻料得可

令哀遂到睽離

董氏女滕人許適劉氏子宋建炎初盜入境獲董悅

其色欲亂之脅曰汝若不從剉汝萬段董以死拒遂

斷其首劉氏子大慟曰吾妻烈女也收葬立祠

董女字劉時未適心不負劉從盜𨁂斷頭欣焉萬叚死收

骨猶然劉氏媳

彭氏東平人徐順妻時與曹州鄭𦡆兒妻康氏並早

寡痛夫不忍獨生死以殉葬事聞俱賜旌表

徐鄭孀妻節矢堅不堪夫死尚生全至今東魯稱貞烈並

是從夫死昔年

楊氏元須城人郭三妻夫戍襄陽留楊侍奉舅姑及

聞夫死其母逼令改嫁楊泣誓守節夫櫬歸即經死

夫戍楚中妾在曾代養不知夫已故夫骨與歸妾自傷經

死從夫不從母

劉潛妻逸其氏本定陶人潛知蓬萊縣聞母喪奔歸

一慟而絶妻痛夫亦以慟絶人稱子能死孝妻能死

義云考見志中名宦

劉妻爲劉重夫婿妻號痛夫心自劙剝音夫妻同死一霎時

夫能死孝妻死義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無塩女鍾離春　豢姑漆室女俱戰國人　鄭孝女宋𦙶丘人

東昌府

立傳標題一人

王氏元夏津人馬瑛妻瑛死王年二十七誓不再嫁

貧甚遂以凍餒死事聞旌其閭

餓死事小失節大王氏校之心自詫與求温飽更從人何

如凍餒猶從馬

青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李氏家青齊間五代時夫王凝爲虢州司戶叅軍卒

于官李氏携子負凝骸骨過開封邸舍主人拒不容

宿牽其臂出之李慟曰我爲婦人而此臂與他人牽

即引斧斷去開封尹聞之笞邸主人賑氏醫㽞

夫櫬與歸路杳冥那堪邸舍不居停邸人辱矣斷臂此

心不辱夫英靈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顏文姜齊人宿瘤女齊東郭人淳于緹縈女　劉真兒未婚妻甯氏女安丘人　元行樞密院知院張俊妻

登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任仲文妻林氏寧海人

萊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王氏雙女膠州人宋靖康中王氏姊妹各携姑避亂為金兵所獲欲挾以行二女紿曰放姑還當從汝其姑並得釋去二女相謂曰吾姊妹閥閱家女可為賊汙耶俱投海死親屬收其屍埋之號曰雙女塚

雙塚巍巍東海濱王家姊妹脫汙塵憑將身死救姑死孝婦能為烈婦人

張氏維州人李英妻元兵至掠其家張[illegible]賂之猶逼上馬曰知汝品官妻時英以金官監察使當役為夫人張曰吾當死為李氏鬼耳頭坐不起遂被害

夫是品官妻命婦肯惜家貲辱門戶傾貲賂賊復殺身李鬼冥冥無穢汙

欒氏掖人縣吏相琪妻紅襖賊陷掖琪與欒及二子俱被執欒有姿色賊殺琪父子而欲汙欒欒以頭觸賊曰吾豈為犬彘辱哉賊怒殺之

殺夫殺子賊為讐觸賊拚生不自謀總使賊無汙亂意此讐應是死方休

遼東行都指揮使司

立傳標題四人

王氏遼陽人李君進妻元大德中君進死將葬王曰夫婦同穴義也撫棺大慟嘔血死親衆殮之與夫連柩出葬觀者涕流

情深夫婦幾同穴未及葬夫先慟絕薤歌一緋引雙旌道上行人俱灑泣

趙氏大寧人名哇兒年二十夫病革謂趙曰我死汝

少若之何趙曰君幸自寬慰脫有不幸妾不忍獨生
矣遂命工製一巨棺夫死即自經死家人以一棺殮
葬時又大寧趙婦安氏陳婦張氏武婦劉氏並早寡
以死殉夫事聞並賜旌表
夫死哇兒即死從與夫同骨一棺中殉夫多有寧陽婦不
逍倶聞趙氏風

貧女逸其名氏不知何許人廟在平度州相傳其夫
行役女裹糧以從至平度夫死丐棺葬夫乃自殺州
人立廟祀之號曰貧女（考見志中祠廟）
行役夫貧死路貧丐棺貧女死含辛一坏更借他鄉土掩
却夫棺待掩身

高愍女唐建中二年父高彦昭以濮陽歸順（按濮陽即今東昌府時為李訥所據）先是彦昭守濮陽質其女及母兄彦昭歸
唐家將孥戮而母兄痛女年七歲死于無辜願求沒
入女曰與其受辱不若死遂問父所在西向拜慟哭
就刑建中三年謚曰愍今一統志唐史倶未載特見

李翱撰高愍女碑悼女死事之慘謂昌黎韓愈口授
第畧于始末姑就李碑摘入為傳次山東列女後云
以濮陽屬山東故也
死因為父死猶存七歳無辜死不諭唐史缺傳高愍女古
碑遺些獨招魂

河南

開封府

立傳標題一十一人

樂羊子妻穀丘人樂羊子嘗得遺金歸妻曰志士不
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柰何拾遺汙行耶
羊子遂捐其金而游學一年来歸妻因斷機謂羊子
曰君積學以就懿德今中道棄歸何異斷斯織手羊
子復往終業七年不返妻紡績養姑兼饋羊子一日
盜至欲犯即引盜刃自刎太守高其行禮葬之號貞
義云
拾遺猶恐累夫廉貞義何容損一纖拒賊不妨甘向刃遠

游夫可絶猜嫌

荀氏名采潁人荀爽女嫁爲陰瑜妻聰敏有才藝年甫十九瑜死無子父强以嫁同群郭奕采懷刃将自殺父奪其刃是夜入浴室掩戶粉書屍還陰氏四字于門遂經死

死尚夫塋土未乾屍還陰氏語悲酸留題不盡吞聲事荀采情猶爲父含

朱氏宋開封人其夫日與俠少飲慱犯罪流徙武昌父母惜女年少欲令别嫁比夫瀕行遂經死以謝父母且曰及夫未去死使知我爲彼守義也

夫妻恩重别離輕惜女尤憐父母情義不悖夭辭父母臨岐有死送夫行

丁氏宋新鄭人張晋卿妻靖康時金人入新鄭與夫弃匿大隗山被執挾之上馬乃投地戟手大呼曰我死即死豈從犬羊泣駡愈厲群酋舉挺縱擊死

戟手怒號譏虜醜忿觸虜酋群縱擊鄭衛流芳死有馥張晋卿妻能駡賊

白氏許州人蘇嗣之之母宋蘇轍五世孫婦也早寡其母家議令改適白曰我蘇學士孫婦且有子乃欲使我失身耶自是絶不往来後許州被兵嗣之時爲汴京廂官白年七十餘美拜祀蘇氏祖先曰兒官京師老婦遭難死無憾也遂經死

氷霜歷盡歲寒時報答春暉已有兒能復太平還七十死當離亂亦何之

衣氏元汴梁人孟志剛妻剛故貧儒死無棺木有司給之衣氏囑匠者曰棺須寬大得藏吾夫遺服匠如其言是夕殮夫祭畢即自經死與夫同棺入土

夫死無棺妾自傷殉夫能復買棺藏有棺得與夫同骨無土寧從葬路傍

侯氏元末鈞州人曹德妻德病死侯曰欲爲夫守節而時值亂離其能免患遂經死德之墓前

操貞戚戚爲夫堅麾難争如是目前一死傍夫三尺土兵

戈應不到重泉

李氏汴梁人丁尚賢妻有殊色元末賊至掠其家李罵曰吾家六世義門安可從賊怒罵不已闔家二百餘口皆被害

六世同居是義門一門同難死誰存丁家有婦能貞烈三百人中義獨聞

李順兒元許州儒者李讓女性慧幼讀經傳年十八未嫁至正末賊陷鈞州其父母憂曰賊至女必累我女泣曰父母可自逃避勿以我為憂須臾經死

女既通經自賢淑臨難寧貽父母僇李讓憂時慮順兒不道順兒死能速

范氏容人王佐妻佐疾革謂范曰我死汝善事後人范泣曰吾與君同死耳忍再適有頃佐死范即自經夫婦同穴鄉人莫不哀之洪武間旌異

從一原從烈婦心亡人何必費規箴君知王佐妻從死自是中心一委禽

韓憑妻戰國時封丘人憑仕宋康王為舍人王慕其妻有殊色乃築青陵臺瞷之憑妻知王用意不善作詩曰南山有烏北山有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烏鵲雙飛不樂鳳凰妾自庶人豈樂宋王遂自經死別按小說云憑妻姓何氏楚康王奪何而囚憑何陰腐其衣投臺下死與一統志列傳相左且以宋康王作楚康王則其誤明矣當正之考見志中古蹟

南山烏避北山羅烏自高飛羅柰何為謝康王臺百尺韓憑婦死一悲歌

列名不贅標題一十人

董氏　孫氏　時氏　霍氏二婦　楊烈婦　程婦

于氏　謝道韞妻王氏　荀貞女　張針姑

彰德府

立傳標題八人

許氏相州湯陰人趙洙妻元末洙為遼陽提舉許偕往賊陷遼陽夫婦避歷資善寺賊執之洙罵賊死賊

刃脅許氏許不受辱慟哭起罵曰吾家俱避爾於
得報當臨爾輩矣遂遇害寺僧哀其貞烈與洙合葬
何年臨賊報夫讐遼鶴歸来恨未休有死從夫得同穴首
丘無骨入中州

安氏名正同宋磁州人王時妻時以叅知政事分省
太原安從之行賊陷太原安與妾李氏俱赴井死事
聞贈安梁國夫人謚莊潔
梁國夫人藉寵光還從莊潔記褒章同心李女全貞妾安
得沉魂亦表揚

雜風什　四十三

邢氏安陽人韓軏妻元末軏守黃華砦賊攻之甚急
邢謂其夫曰砦陷吾與君必受辱遂與夫携女投崖
下死
黃華砦陷無完堵韓軏一家心更苦時危守節不辱身女
死投崖隨父母

蕭氏安陽人杜原妻元末杜挈家赴官行至真定寇
兵在前蕭泣謂夫曰君當速去勿以我累我自為計

原缺第四十四葉

懷慶府
立傳標題一人
聶嫈軹人聶政姊政刺殺韓相俠累自皮面抉目屠
腸而死購問無識者嫈往視之則政也乃伏屍哭曰
此吾弟深井里人聶政知以妾故重自刑絕縱耳妾
敢畏死終滅賢弟名呼天悲號遂死政旁晉楚齊衛
聞之皆曰非獨政能及其姊烈女也
輕死身殘重自刑軹人死不欲知名爭如姊有男兒俠與
弟留名死亦輕

雜風什　四十五

列名不載標題二人
何氏　康孝女

河南府
立傳標題六人
楊氏弘農人呂纂妻纂為呂超所殺楊痛之亦自殺
生與夫讐不共天寡妻圖報得何年痛夫祇有從夫死待
殺讐人在九泉

原缺第四十六葉

欲令他適李不從死之 考見志中人物

夫在他鄉妾在帷去帷寧死謝夫歸自傷妾死妾薄命不

逮夫歸晝錦時

彭烈婦宋偃師人程晉妻遭金亂軍校執欲汙之投

井死今猶稱烈婦井云 考見志中古蹟

問井名流烈婦芳婦心氷潔井泉香不知玉樹歌殘後歌管

甃猶誰說景陽 陳亡後主入井二嬪從之今逦泯泯

雅風十 四十七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秦氏二女 元宜陽人

南陽府

立傳標題四人

王氏二婦汝州人宋建炎初金兵至二婦被掠投漢

江死屍久浮出色皆如生鄉人為雙塚表葬

貞烈風高漢水清玉容完潔凜如生江濆瘞骨猶雙塚得

表王家二婦名

雷氏適魯翀之子遠遠為襄陽令拒賊被害雷詬賊

中賊帥欲妻之雷罵曰我魯參政家婦肯從汝犬彘

魯家冢婦惜家聲罵賊寧從犬彘生夫婦有倫時共死峴

山無石淚誰傾

王粉兒汝州人王通女許適同里張得山未嫁而得

山死粉兒往至柩前號慟幾絕及葬奠哭如禮遂縊

死夫之墓傍柳樹

未親夫面痛夫亡引決臨觴泣墓傍魂斷不禁風絮逐恐

雅風作 四十八

隨飄泊向誰行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馬元吉妻袁氏 汝州人 閔本妻女

汝寧府

立傳標題七人

高氏五節婦固始人高希鳳妻劉氏夫婦俱被賊掠

希鳳死劉氏亦罵賊死其仲弟妻李氏少寡攜子避

亂高麗後歸守夫墓誓不再適季弟妻郭氏夫為人

所殺郭痛夫遂自縊死從子妻金氏夫以父讐誣陷
死與姑邢氏憤痛俱縊死
一門五節古来稀近出高家事亦竒洛下采風徵信史數
人衰節爲含悲
鄭氏羅山人元平章李思齊妾思齊内附以平章政
事卒鄭自縊殉之追贈淑人謚貞烈
淑人追褒鄭氏節以死從夫李家妾能愧人間結髮妻夫
骨未寒心改轍

銀瓶小姐宋湯陰人岳武穆王女王被收女尚幼號
泣挾銀瓶投井死後人題其井曰孝娥井號女曰銀
瓶小姐考見志中祠廟昔人銘其井云天柱皷日爲月禍忠
烈奸檜迫吽父寃寃莫雪赴井抱瓶泉化血血如電
憤如鈇曹江之娥符爾節噫嘻泉可竭名不可滅
沉魂泉下冷銀瓶烈孝能流稚女名痛煞父兄俱殉國井
枯泉竭血猶清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周顛母李氏　莊十一妻范氏
陝西
西安府
立傳標題七人
孟姜女秦末同官人范杞梁妻杞梁役長城死姜女
哭負骸骨歸葬道死石穴中後人祠之有貞祠祀行
世述其事甚詳
今古相沿說孟姜區區俚俗未端詳老余爲讀貞祠傳如
見當時哭杞梁

竇氏二女奉天人唐永泰中賊掠二女欲逼以從二
女相繼投大谷中死京兆尹第五琦表聞詔旌之
二女堪爲竇氏憐碎身投谷是何年流芳近說燕山桂尤
說雙貞在奉天
史氏白水人李文妻文死誓不再適其父一日託令
歸寧逼嫁里人姚一史不從姚訟之官被逮遂縊死
婿骨未寒圖嫁女罪應坐父女何與法家逮女法不明女

死從夫法應恕

劉氏藍田人元御史張納妻納早亡劉矢節不二河東被兵其二子衡衍俱在外劉度不能免與二婦孫氏姚氏俱縊死

亂離不失婦姑情去住相携一死輕愿指河東三節婦派風猶見曲江清

列名不贅標題一十二人

馬融女　竇滔妻蘇氏始平人　曹世叔妻班氏扶風人　杜

有道妻嚴氏京兆人　楊三安妻李氏高陵人　楊紹宗妻王氏華陰人　袁天祐妻焦氏祖母楊氏母焦氏俱涇陽人　任氏邠州人　田氏乾州人　朱春妻三原人

鳳翔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漢中府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杜泰姬南鄭人　趙伯英妻李氏南鄭人　貞女逸其氏五代時河池人

平涼府

立傳標題二人

皇甫規妻東漢人善屬文能草書規卒董卓以厚幣彊聘因詣門自陳不二卓令侍者拔刀脅之知不免乃厲聲罵卓卓怒引車庭中懸其首於軛縱杖亂擊規妻顧杖者曰速盡爲惠遂死

國母可脅君可廢奸雄何求不縱意怒將貞婦血膏車豈儕乘輿刼遷徙卓嘗脅何太后廢立旣又刼獻帝遷長安

倪氏女後魏時涇州人父母許字里中彭老生猶未嫁偶因出汲老生往逼之女曰未及成禮何敢相犯不從老生怒懷刃刺女女曰我所以抗節自固者正欲奉君耳乃反爲君殺言訖死老生持女衣服至叔家叔得其故告官抵罪事聞詔旌異

字夫未嫁未爲夫夫逼求逼禮有無婦意與夫堅女節夫姦殺婦是誰辜

鞏昌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臨洮府

立傳標題一人

辛氏狄道人晋散騎常侍梁緯妻（緯一作綽）西都陷緯為劉曜所害辛有殊色曜欲納之辛泣曰妾聞女不再醮乞就死從夫下侍舅姑耳乃號慟不已曜曰貞婦也釋之辛遂縊死曜以禮瘞

虎口得生誰不欲陷賊潔身妾猶忸何似歸泉侍舅姑夫婦遊魂亦相逐

慶陽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延安府

立傳標題四人

孟氏宋延安人父戍永樂城時西夏攻陷永樂父死女呼號求父屍大慟而死夏人憐之併其父瘞焉

戰骨魯誰得復收孝娥痛父死相求西夷亦解憐貞孝共父黃沙瘞一丘

李氏宋李顯忠族妹也顯忠內附金人籍其家見李氏色逼污不從乃縛之命卒校射其臍李罵不絕口死

兄得歸朝妹虜庭射臍死不纖羶腥男兒愧有貪生漢抵死嗌臍無令名

康氏宋鄜（音孚）州人夫早亡父因迎歸許嫁里中嚴姓者康泣拒不能回父意乃投崖下死事聞詔祭其墓

嬖女歸寧順父情父令他適女心驚投崖謝父不為逆拋骨從夫是抱貞

張氏元洛川人夫賀敏病革謂張曰汝年少無子我若不諱可更適人張泣誓有死及敏卒自縊殉之

妾心耿耿謝夫憐夫語傷心妾惆然寧復逡巡不同穴令人疑謂惜芳年

寧夏衛

立傳標題一人

殷氏　國初軍餘胡昴妻年十六而歸昴昴得風疾殷每夕祝天求以身代昴疾革謂殷曰沒後幸勿他

適啟諾之最卒啟即縊死事聞旌其門
囑妻胡最語諄諄未識妻心矢節真啟氏若歧他適路祝
天求代昔何因
寧夏中衛 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陝西行都指揮使司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娥趙氏 酒泉人即戰國時龎淯母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三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著
弟 有節子和甫孜正
侄 用宗允泰允忝
允中際熙際昌校

大明一統志考
浙江
杭州府
立傳標題五人
黃氏五節皆杭州人元末張士誠破杭驅所掠婦女
並置黃仲起家令監守期日暮且至仲起妻朱氏懼
辱與女同縊死妾馮氏嘆曰我生何為亦縊死仲起
弟媳蔡氏抱幼子與乳母湯氏皆自殺
固始高家五節奇 中州固始高氏一門五節見前 黃家五節越江湄莫言
乳媪非黃氏死共黃家仲起妻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孝婦姚氏餘杭人　畏吾氏三孝女錢塘人

嘉興府

立傳標題六人

禹氏崇德人吳守正妻名淑靖元末遭亂禹從容謂夫曰方今群盜蜂起萬一不測妾時有死矣及盜陷崇德禹携女登舟避之盜掠其舟遂抱女投水死

孤舟遇賊可夷猶萬事無情付水流母死抱貞還抱女好憑魚腹骨同收

柳氏元嘉興人父爲縣吏紅巾賊陷城女時年十八與父母同竄遇賊驅至河濱坐紿結袵不行投水死

吁嗟柳女陷紅巾泉路尋歸到水濱紿賊不嫌稱結袵臨淵猶自得消身

錢氏二女元嘉興人錢子順妹紅巾賊入其家二女義不受辱乃相與結裾赴水死後子順妻俞氏亦守順節得旌其門鄉稱錢氏二貞一節云

二女稱貞婦稱節錢氏家聲重西浙彼美婦兮完節時從如二女心同結、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朱燾妻董淑貞海鹽人

湖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唐太宗惠妃徐氏長興人　宋進士朱甲妻郎氏安吉州人

嚴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徐氏二女宋建德人長名清次名淳年各及笄元兵入嚴州父師顏携之避居薛山父出而兵至二女曰吾家世清白寧死不可受辱遂相抱投崖下死

師顏二女死同心不受胡塵半點侵碎骨薛山崖下石共傳名節到如今

董氏女嚴州人俞士淵妻姑性刻待之素少恩董順意無敢忤元末官兵掠其家董以身蔽姑兵欲污董董怒罵不屈一卒刃其左臂一卒斷其右臂猶罵不

絕口死
姑不可驚妾可蔽妾不可汚寧斷臂平生柔順慊姑心罵
賊别姑死寧避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孝女王氏 建德人
金華府 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衢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夏氏三節 應保妻王氏 文達妻袁氏 文質妻郜氏俱龍游人
處州府
立傳標題八人
湯暉妻張氏元龍泉人時兵亂夫侍姑避居山砦男
以疾未行張留奉養賊至與男出逃被執賊露刃脅
欲汚之曰從我則生否則死張掠髮整衣從容求死
賊不忍殺張懼辱奪賊刃自刎而死
求死從容向賊前整衣掠髮似欣然此心懼辱不懼死芳
名死日猶生年
湯氏女名婍元龍泉人有殊色賊至殺其父母以刃
脅婍婍不屈呼號求死頭觸賊刃賊怒而殺之其妹
亦不受辱遂俱死
不惜頭顱觸賊刀還隨父母血同膏湯婍死賊妹亦死龍
泉二女同冰操
周婦毛氏元松陽人有殊色至正中隨夫避亂遇賊
賊曰從我多與若金否則死毛氏怒罵曰寧剖我心
何以金爲賊舉刃磨其頸毛氏怒罵曰碎剮賊我碎
則香汝碎則臭賊怒刳其腸死
羞聽賊與說黃金貞烈能堅鐵石心刳腸死即剖心死毛
氏碎香聞到今
季毅妻何氏元龍泉人至正中避兵繩門巖賊至欲
汚之乃與子縈兒女田娘俱投巖下死
縈兒田娘從母死子母英魂不泯滓繩門巖下死何因遇
賊恥汚謂云爾

陶孝婦唐青田人姑病竭力奉侍姑卒陶自負土成
墳大慟嘔血死刺史造其廬邑令李縣作碣陸羽撰
文今尚在考見志中陵墓
陶家孝婦足垂名三尺姑墳手自成猶憾事姑心未了長
號身死血沾膺
紹興府
立傳標題八人
曹娥漢上虞人父盱為巫祝五月五日泝江潮迎神
溺死求屍不得娥年十四乃沿江日夜號慟旬有七
日遂投江死抱父屍浮出孝感特異後人立廟祀之
邯鄲淳撰碑蔡邕題識其陰今尚在
痛父捐身沒大江曹娥死孝豈尋常古碑移孝風貞烈題
識猶傳漢議郎
朱娥上虞人朱回女母早亡祖母育之里人朱顏欲
讐殺其祖母娥年十歲號呼突前手挽顏衣曰寧殺
我祖母因得脫顏怒連刺數十刃死事聞賜其家粟

帛為娥立像並祀曹娥廟中
曹娥死孝昔沉江朱娥死孝被殺傷嗟彼二女不同死古
今廟祀同芬芳
周氏女不知何許人其父名如砥為新昌縣典史女
年十九未嫁從父在任元末賊至新昌砥挈女避之
縣西客僧嶺遇賊執女謂曰我尚未娶當以汝為妻
女罵曰我周典史女死即死豈從賊生遂被害
越嶺西來是客僧高風千古獨誰增人傳罵賊周家女死
蛻汙塵到上乘
蔡氏元諸暨人王琪妻張士誠據吳寇越兵至諸暨
蔡氏避奔長寧山猝與兵遇時有造紙鑊方沸蔡懼
辱投鑊中死
吳越兵戈沸海濱長寧山下血成津當時萬骨俱鋒鏑邑
鑊甘飴一婦人
韓氏元紹興人張正蒙妻蒙任德清縣稅務提領至
正中兵亂蒙曰吾為元臣於義有死韓曰君能死忠

我必死節遂俱自縊其女池奴年十七泣曰父母旣
死吾何以生亦投崖而死
父能死忠母死節女心死孝尤耿切父母不存女忍生寒
崖裂石流清血
潘氏元山陰人徐允讓妻元末兵亂讓與妻奉父逃
山谷間遇賊斫其父傷頸讓大呼曰寧殺我勿殺我
父賊卽殺讓將汚其妻妻曰吾從汝必矣得焚夫屍
吾無憾賊爲聚薪焚之火方熾讓妻赴火死 國朝

洪武初旌其門
伐父殺身爲孝子共夫灰骨是貞妻南州大義明於日不
晦恩光在剡溪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國初監察御史蔣文昴未婚妻王貞女諸暨人
寧波府
立傳標題三人
童八娜宋鄞人虎噬其祖母女手曳虎尾竟求身代

虎啣女去郡守林栗以聞詔爲立祠
救父虎口父子全楊香孝感昔田天小學見童家孝女陷虎
口天道無知虎不憐
金氏元鄞人程徐妻詳定使金端學女也時京城陷
金懼辱抱二歲子及女赴井死
稚女嬰兒母亦憐可能離亂得生全城隳國破井猶洌三
口同歸九仞泉
童氏鄞人宋貢士鄭覃妻金人陷明州覃被執不屈

入水死妻哭曰夫亡矣與其受辱不若死亦入水死
明州虜騎相蹂蹴鄭覃不屈妻不辱妻死從夫死亦生心
濯清江秋日暴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江文鑄妻范氏奉化人 孝女金汝安鄞人
台州府
立傳標題五人
王貞婦夫家臨海人宋德佑初元兵入浙東婦之舅

姑及夫皆遇害元将悦婦色意欲納為妻婦知有死
而防守嚴不能遽脫行至嵊縣青楓嶺婦乘閒嚙指
血題詩石上云君王無道妾當灾棄女抛男逐馬来
夫面不知何日見妾身還向幾時回兩行怨淚偷頻
滴一對愁眉鎖不開遥望家鄉何處是存亡二字實
哀哉南望慟哭投崖下死血書漬于石中天每陰兩
其字跡墳起如初書至正中立廟祀之因改青楓為
青風嶺云昔人有詩離赤霞城生路別到青楓嶺死門通天台古赤霞城共臨海不遠

霞嶺清風血数行婦於一死足商量若從急遽輕溝瀆能
易将身脫虎狼

陶宗媛元台州人杜思妻思早亡陶矢節不二兵亂
家人逃匿媛獨守姑柩兵至執而脅之媛曰我若畏
死不留此矣任殺我遂被害其妹宗婉弟婦王淑皆
赴水死

宗媛陶女宗婉姊弟妻王淑同心死賊來媛死姑柩傍婉
淑不污俱水逝

徐氏元天台人狄恒妻恒早卒徐年十八矢為恒守
節元末避亂牛國山遇賊驅之行徐紿曰吾渴甚欲
求水一杯賊令自汲即投井死

煢嫠稚齒心堅白與賊相遭正驅迫求水曾非渴害心借
汲洗心能紿賊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隋杜氏二貞女仙居人縣令鍾離介嘗感夢為二女立祠表其靈奏　詔封安人

朱伯履妻陳氏宋臨海人

温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浣紗女永嘉人逸其氏家貧紡織養母踰笄不嫁人
每見其夜浣紗而旦成布日豊甘旨孝養及母卒瘞
之如禮即抱石沉死人為立祠

侵夜浣紗旦成布日豊甘旨烏反哺有女善養勝有兒女
孝自沉因痛母

盧氏女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将噬其母女以

身當之虎得女母乃脫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中
建祠奉祀宋理宗賜額顯佑
孝女舍身投虎口救母女身不自有身後精靈跨虎行廟
貌依然稱孝佑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王本叔妻何氏永嘉人榮陽教諭黃應發妻劉文淑
江西
南昌府

靜風什　六十七

立傳標題五人
吳中孚妻進賢人少寡宋景定初避亂出奔至染埠
猝遇賊舟度不能脫即携孫女自沉曰義不辱吾夫
也
江烽漠漠水茫茫染步瀕江艤賊航求不辱夫携女死沉
魂猶自泣孤霜
陳淑貞富州陳璧女璧故儒者移家龍興淑貞七歲
能誦詩鼓琴元末陳友諒寇龍興淑貞取琴鼓之曲
終流涕曰吾絕絃矣父母怍問淑貞曰城陷必遭辱
不如早死明日賊至遂投東湖中時同郡李宗順妻
夏氏亦携女投井死
曲終那復理哀絃賊至須臾曲不傳殉難獨先陳璧女能
移風節淑閭閻
劉氏二女龍興人長曰貞年十九次曰孫年十七皆
未許嫁元末陳友諒兵至其母泣謂曰城陷當置汝
何所二女曰寧死不辱父母也俱登樓自縊死

靜風什　六十八

龍興二女稱劉氏姊妹堅貞俱稚齒一死魂消百尺樓義
不辱親心不滓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謝小娥　彭烈女　段氏　丁氏
饒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饒娥樂平人字瓊父勣漁江中覆舟死屍不得獲娥
年十四哭水上三日不食赴水死俄大雷電水蟲死

者蔽江娥抱父屍浮出鄉人異之具禮葬娥及父[illegible]
娥立祠柳宗元撰碑尚存

曹娥古碑後誰續饒娥孝感齊芳躅循江哭父激風霆天
假威靈夷水族

趙氏樂平人王袠妻宋建炎中袠監上高酒稅金兵
掠筠州執袠夫婦縛繫劉氏門入掠劉氏家趙婉轉
解脫其縛因解袠使速去而自以身待金兵出門袠
安在劉從容紿之追袠不及遂殺劉

筠陽鼙鼓動悲風趙氏從夫陷賊中紿賊救夫寧畏死為
夫甘死特從容

李氏安仁人宋江西招諭使謝枋得妻通女訓諸書
枋得與元兵戰敗入閩中李攜二子匿貴溪山谷間
元兵至令曰苟不出李氏屠爾墟李聞之自出就俘
元將囚置建康以招枋得或謂李曰是當沒入然不
失為官家妻也李泣曰吾豈更二夫遂經死於獄後
枋得義不仕元不食而死

抗虜知夫是虜讐婦應有死作俘囚首陽夫亦更齊死夫
婦忠貞名共留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陳氏　程烈女

廣信府

立傳標題一人

羅氏名妙安元弋陽人能諳誦烈女傳嫁為鄭琪妻
琪世宦族同居百餘口羅執婦道無間言琪擢鉛山

州判官羅封宜人至正末信州陷羅每礪佩刀琪問
故羅曰時事如此萬一遇難當自為計耳及賊至自
刎而死

鉛山烽火信州傳寒齒亡脣可晏然礪刃謝夫休問妾時
危有刃差周全

南康府

九江府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建昌府

立傳標題三人

俁氏南豊人謝泌妻家貧事姑孝謹時盜起家衆走散姑疾篤不能行俁號泣守姑盜至欲亂之不從連被數刃推溝中盜退復蘇見一篋在旁皆金珠也族婦爭爲已物俁即讓歸爭者既夫與姑皆亡子幼父母令改嫁俁曰寧忍貧養子以守夫節雖餓死亦安命耳父母終不能奪

不計溝中死再生金珠寧復與誰爭他年父母令移節錯認從前是矯情

欒氏二女南豊人父以鬻果爲業宋紹興初盜至其父挈女走建昌遇盜掠其舟見二女欲犯之一赴水一自殺

白刃可蹈水可赴二女潔身心不苦清風今古浥盱江建昌古盱江地時有行人吊江滸

撫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陳氏宋臨川人涂端友妻紹興間盜起陳被執欲汙不從幽于夾室其家以金帛贖之有挈賊受贖釋歸陳曰婦人不出閨門今至此何顏復登涂氏堂罵賊而死

倉皇陷賊事堪悲欲死無從破賊圍不藉黃金回賊意偷生與賊乞生歸

梁氏宋臨川人甫歸王氏家元兵猝至與夫約曰我必死君若再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千夫長欲以爲妻梁紿曰夫在情不忍乞歸夫而後可夫因得縱去梁怒罵奮搏遂遇害夫後更娶輒不諧因告故妻夜夢妻曰我死託生某家當復爲君妻遣媒議婚一言而合問其生與梁死年月日同

與夫紿賊死回生誓死盟言夫可更似昔再生緣未了夢魂依約訂初盟

葛祐二孝女金谿人祐爲銀場吏銀耗竭産不能償二女不忍父刑貶投爐中死祐得釋銀場遂罷後人

立祠祀之
救父救時除散爨二女冶爐消一瞬銀場得罷父得生祀
享英靈俱未燼
臨江府
立傳標題一人
廖氏臨江貢士歐陽希文妻宋紹興初賊至文與妻
奉母走山中賊追及之廖以身蔽姑令夫背負逃去
賊乃執廖廖正色叱罵賊刃其耳臂猶指賊曰爾輩

叛逆吾死爾亦不久屠戮語絶遂仆
臨難猶全夫與姑此生爲婦足稱夫憑看耳臂閒邪廓一
死何爭是有卞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謝小娥 一見前 南昌府
吉安府
立傳標題四人
項氏吉水人居永昌里爲孫氏婦宋宣和中里胥以
訟逮至中途欲犯之項自刎死事聞贈孺人旌其廬
有罪逮夫可逮婦里中小兒輒窺侮昭昭項氏死不污白
日幽光照今古
梁氏宋龍泉人爲李氏婦紹興初盜彭友犯吉州梁
出奔與賊舟遇義不受辱赴水死
委身避寇無山谷前路戈船又相逐殘軀肉不飼虎狼付
骨清流葬魚腹
歐陽氏宋安福人適劉生劉他出有惡少來家挑之

氏死拒喊罵遂被害鄰人無不淚下
惡少庸挑烈婦心貞閨可受一塵侵劉生歸問歐陽死時
有鄰人淚滿襟
譚氏婦永新人宋宗室女也元兵破城婦與家衆避
匿學舍兵至殺其舅姑及夫執婦欲汙之婦哭且罵
觸怒遂殺婦并殺其所抱幼子血漬禮殿八磚宛一
婦人抱嬰兒狀或磨以砂石不滅煅以火其跡愈顯
今尚存

生有貞心死不磷抱兒迎刃死含擊至今苔甃猶精血妣

抱嬰兒一婦人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朱雲孫妻劉氏安福人

瑞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陳氏女名君瑛高安人年十三里中舒敬為子璉聘

之璉死女即自經死事聞詔旌其閭

十三女子字舒璉璉死心傷未了緣不是天真識從一死

璉安得是髫年

袁州府

贛州府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南安府

立傳標題一人

謝氏上猶人徐氏婦年二十夫亡居貧矢節夫族徐

祥者陰許富人鍾子茂為妾謝聞之訴於縣官官不

為理謝號慟縊死

謝氏含悲死不甘徐祥無法縣無官幽明若有呼天路祥

罪聞官肉可剜

湖廣

武昌府

立傳標題二人

張氏江夏人民家婦嘗獨居里中惡少謝師乞持刃

脅欲亂之張叶號罵曰傭奴吾可死安可辱乞乃揮

刃斷其喉猶能擒乞以告鄰人然後絕事聞詔旌其

門

永新歐陽死惡少永新歐陽事亦類此見前江夏復為張氏悼死擒惡

少告鄰人義烈英風尤矯矯

榴花孝婦宋武昌人奉姑至孝一日殺鷄為黍姑食

雞而死姑女謂婦寘毒殺姑訴於官婦坐罪不能明

臨刑時折榴花揷地祝曰妾若毒姑花即枯瘁若枉

花當復生後花茂人謂夫白其寃立塔花所以表婦

孝號榴花塔（考見志中古蹟）按雪寃錄云雞凡畜及十逾年者其腦最毒能殺人嘗有一婦以此坐殺夫之罪逮獄將刑當道廉知雞毒取老雞頭試食童囚果死婦寃得雪則榴花孝婦為雞枉罪寃哉寃哉因書以告

司寇

青霄層刹傍榴花孝婦明寃表物華一自種榴開六月飛霜睛下日中葩

漢陽府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武僉事妻陳氏　劉府判妻梁氏　鄭必真妻廖氏（俱漢陽人）

襄陽府

立傳標題二人

丁氏元棗陽人為朱氏婦早寡痛夫不忍獨生遂以死殉事聞旌之

夫妻生死義同情夫死妻埶忍自生此義獨明丁氏女恵

陽能復我誰旌

黃氏元穀城人尹大中妻至正末為賊所掠逼污不從賊殺之分其屍而剖其腹

生前遇賊身不污死後分屍腹亦剖（音枯）借問賊剖黃氏腹一腔曾有二心無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劉平妻胡氏

德安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趙孝婦（元應城人）

黃州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荊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貞姜楚昭王夫人王出游姜留漸臺王聞江水湍急使人迎之忘持節姜不行使者曰水且至取符恐後矣姜曰貞女義不犯約守一節也寧畏死乎使者未

及返水大至臺崩夫人死
出狩君王輦未回貞姜可是易呼来楚宮不及追符信有
待湘魂守漸臺
向氏宋長陽人建炎中鄉人保山寨禦亂有盜皮仲
破之向不受辱遂遇害後其子以計擒殺皮仲得報
母仇
殺母能于子報仇孝兒母節得相酬長陽山寨多膏血向
氏芳名母子流

列名不贅標題五人
楚將子發母　楚莊王妾樊姬　楚平王夫人伯嬴
楚昭王姬越姬　楚人老萊妻
岳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內附靈妃弟）
韓氏女巴人宋魏公琦之裔也名希孟少明慧知讀
書開慶初元兵至女年十七被掠以獻主將女度不
免赴水死越三日得其屍裙帶書云我質本瑚璉宗

廟供蘋蘩一朝嬰禍患失身戎馬間寧當血刃死不
作枕席完漢上有王猛江南無謝安長號赴洪流激
烈摧心肝
被兵韓女若為籌視死尤輕一水漚三日得屍裙帶上摧
心號誑赴洪流
羅靈妃巴陵人父君用仕秦為武陵令督運官鉄溺
死洞庭湖妃與弟求父屍不得俱投湖中死邦人祠
之宋元豊間贈孝烈靈妃弟孝感侯

淚血傷親逐逝流風波遺憾武陵舟洞庭不閉湖原廟孝
烈靈妃孝感侯
長沙府
立傳標題五人
尹虞二女晉長沙人虞為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弢兵
敗二女為弢所俘並有國色弢欲內之二女罵曰我
父良二千石我不能為賊婦也有死而已皆遇害
始興太守義討賊敗奔二女被俘罹厲聲罵賊死有聲不

辱家嚴二千石

趙淮妾逸其名氏宋長沙人德佑中從夫戍守銀樹堪與元兵戰敗被執元將逼淮招李庭芝不從爲所殺棄屍江濱其妾僞號軍中曰妾夙事趙運使今死未瘞不能忘情能掩埋者願終身從侍有軍卒憐之輿淮屍聚薪縱火因得收夫骨置瓦缶中操小舟至湍流抱夫骨長號數聲入水死

夫戍從夫抗虜酋痛夫死義骨誰收長號抱得夫灰骨共

作鴟夷逐水流

于同祖妻曹氏元茶陵人父德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以女贅爲至正末賊陷茶陵婦女多被殺掠曹謂夫曰我義不辱以累君也第舅姑老善事之遂自刎死其妾驚救不得亦刎死

賊至孤城萬姓蠻毀家能不辱污塵雲州獨有于同祖茶陵

古南雲州 妻妾完貞是令人

岳州府

衡州府

常德府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缺

辰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娥皇女英舜二妃也舜南巡崩于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間廟號黃陵歷代奉祀 考見志中岳州府祠廟以二妃列附辰州者因溺沅湘間

舊訛沅湘溺二妃黃陵遺廟楚江湄追巡不及蒼梧野惆

悵青山隔九疑

永州府

沔陽州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安陸州

立傳標題一人

陳氏元安陸府知府丑閭妻至正中蘄賊曹安興陷安陸丑閭被執不屈義釋之閭歸謂妻陳氏曰我當死難若當何如陳曰生同生死同死耳夫婦即俱自

縊賊具衣棺殮葬考見志中名宦

虎口得生夫不欲同生同死妻能𪧐從教薪賊觸良心義骨夫妻免溝瀆

靖州

立傳標題二人

王㞑女㞑　國朝靖州衛指揮有女許字陶紘未嫁而紘卒女自經死與紘合葬事聞詔旌之

未嫁夫亡即自經靖州王女亦堅貞青山藉有陶紘穴白骨同歸土一塋

雜風什　八十年

向氏　國朝靖州衛軍餘陳均保妻嫁未半載均保以疾卒向氏哀慟不已及葬父母欲令改嫁婉辭不從恐忤父母寧自經死事聞詔旌之

不悖亡人不忤親輕生向女獨悲辛　恩光自昔聞貤詔節孝于今得並論

郴州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四川

成都府

立傳標題六人內附陳氏一家五口

張氏女羅江人母楊氏寡居會親黨有婚禮偕母赴席其家典庫雍乙者從行先歸遇傭夫袁大盜其庫貲袁懼洩遂殺雍以滅跡事聞于官提刑張文饒疑雍與楊有私命石泉軍劾治楊被拷掠不服女曰母以清白受枉我死訟之上天言訖慟絕自是石泉地震三日天大雨雪不已後勘官李志寧夜坐忽有猿墮前志寧因思殺雍者當袁姓也有門卒言張氏家傭夫曰袁大執訊之吐實楊得免

雜風什　八十四

女死祈天訟母寃石泉疑獄得平反反叶韻鳴寃地震天雨雪陽春孝感能回天

陳氏宋德陽人夫何充為黎州通判陳時在任元兵破黎州充不屈而死陳亦罵不絕口死子士麟孫駒行從子仲桂皆被害考見志中人物

罵賊厲聲心不懾從夫死忠眉不蹙黎州漂血一家魂何

日啼鵑復歸蜀

列名不贅標題三人

陳安節妻王氏 漢州雒人鄉里稱陳堂前 元雲南儒學正提舉馮

文舉妻馬氏 什邡人 師氏 彭州永豐人 詳後 蜀州師嘆二女傳

保寧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韓貞女

順慶府

立傳標題一人

趙萬妻名娥漢宕渠人黄巾賊亂萬以足疾娥扶之

奔遇賊萬為所害將辱娥娥死拒不從賊持矛脅視

娥挺身觸矛貫心達背而死

宕渠黎庶逐黄巾趙婦憐夫跛賊塵夫死肯辭身悋死貫

心含血不含羶

潊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黄氏盂都人張真妻名帛真渡江溺死帛求屍不得

乃於溺所慟哭亦投水中死越十四日帛屍與真相

抱浮出

曹娥抱父浮越水黄氏抱夫出江滙品題足入邯鄲碑風

紀能傳盂都美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王伯英妻蹇氏 慶符人

重慶府 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夔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趙節婦 宋達州人時嫠居有凶人欲相犯者脅以刃

婦死拒不為惴誘以百端怒號不為動遂被殺州尹

薛仲佩立祠祀之

風雨誰登寡婦門 語云疾風暴雨不登寡婦之門 凶人此語獨無聞嫠居

趙婦攖凶死哀此州閭為斷魂

馬湖府 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潼川州

立傳標題四人 賀氏一家

賀純孝妻女宋潼川淮安軍人純孝父坤為西和州推官死于知州陳寅之難純孝為右司郎中從帝昺航海崖山兵刼其妻與二女皆從純孝投海死

翁死西和夫死海忠義一家真慷慨妾身携女復何之蹈海從夫身不逸

眉州

立傳標題二人

師驥二女眉山人驥仕宋為右正言避亂還蜀至唐州方城驛遇賊賊殺驥婿范孝純執驥二女其姊范孝純妻曰我中朝官家女决不受辱但速殺我其妹抱姊罵賊併殺之土人憐而收瘞號曰正女塚

聞道眉山草木香增芳正女塚雙雙采風不及三蘇在得與師家賛女郎

列名不賛標題二人

蘇軾母程氏　虞集母楊氏

嘉定州

立傳標題二人

孝女逸其姓氏犍為人女痛其父溺水不能救隨父入水死三日抱父屍浮出後人名其水曰孝女渡考見

志中古蹟

救父況淵跡尚遺犍為有女事堪悲越江舊説曹娥死古渡今從孝女知

郝節娥嘉定州人母本娼妓生娥五歲賣於良家始笄母贖歸仍逼為娼娥曰少育良家幸勿辱我願習女紅給母母怒且箠且罵與一少年期因祀蚕叢具酒邀娥娥見少年即驚走母挽捽强飲娥哇之少年不能奪娥懼終不免投江死鄉人稱為節娥

犁牛之子騂且角娼家有女性貞恪相逢不飲少年郎投江死避姻緣惡

列名不賛標題一人

姚三五妻程氏名小姑封旌德縣君大邑人詳志中本傳

瀘州

立傳標題一人

元氏女名紹其父尼和仕漢爲符邑吏奉遣詣巴郡溺水死紹乘小舟至父溺處哀號自沉因托夢於弟云後二十日與父俱出至期果抱父屍而浮事聞詔旌之

巴江何處父幽沉孝女沉魂爽不昧依約父屍相抱出夢中興弟特相尋

雞肋什　八十九

雅州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播州宣慰使司

立傳標題一人

田氏楊護妻永樂間護自北田中道卒田氏聞之慟哭不食及櫬歸即自縊死詔旌其門

夫行可與問歸期夫死何從訴别離夫櫬未歸妻未死櫬歸妻死不遲遠

龍州宣慰使司

立傳標題一人

袁氏龍州人嚴庸妻事舅姑孝爲鄉里所稱永樂間庸補州學生歸省墮棧道中溺死袁年十八亟趨溺所求屍不得大慟曰夫死無子吾生何爲亦投水死其家覓屍不知所從逾兩月一漁人於田沙河得二屍相抱乃袁夫婦也事聞旌異

夫婦情深死相溺兩月求屍曾未得兩屍抱出田沙河天應節感非人力

雞肋什　九十

古今貞烈維風什卷之四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著

男許有節子和甫攷正

姪　用宗允泰　允恭

允中　際熙　際昌校

大明一統志考

福建

福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劉同祖妻林氏宋福清人同祖為福建招撫使因起義兵致謗自經死有司執林氏具反狀林叱曰劉林二族世為宋臣欲以忠義報國何謂反汝等知齧血書壁而死者吾兄乎吾與兄忠義一心可為汝凌辱遂遇害

夫寧義旗妻不諱反狀可令空組繪骿白夫君報國心即死不渝忠義鬼

柯節婦元長樂石梁峯人姓陳氏適于柯元末賊掠石梁執陳氏氏怒罵不已賊亂箠之挾以登舟遂投水死明日屍逆流至石梁峯下其夫識而舁歸瘞焉

婦心從一水從東婦死洄流不下從猶記上流夫住所逆流屍泊石梁峯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林克威妻陳氏福寧人

泉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林老女永春人及笄未字宋紹定中夏寇入境女避之猝與賊遇欲汙不從女度不免紿曰吾有金藏於家盍往取甫入門大呼曰吾初無金願死於家耳賊怒刺殺越三日面色如生

全貞女死面如生啖賊無金死有聲不逐腥羶穢骸骨為存清白向家庭

許梅同安人宣德中適宋氏子未幾夫得痼疾梅奉

之恬然夫死矢節事姑愈謹父憐其少逼令他適瀕

遣枝江而死其屍潮漲不流

父憐女少未憐情逼嫁辭姑女忍行逮死臨流倍惆悵寒
潮憐骨不飄零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呂仲洙二孝女長名良子次名細良晉江人

建寧府

立傳標題二人

維風什 九十三

徐氏元浦城人名彩鸞適李文景能涉經史青田盜
起寇浦城彩鸞從父匿山中盜至欲殺其父鸞曰寧
殺我盜舍之鸞謂父曰兒義不受辱必死矣父可速
行被盜驅至桂林橋拾炭題詩於壁其結句二雅有

桂林橋下水千年照見妾心清罵賊投水死

彩鸞辭父語傷心罵賊無生祇自沉留血桂林橋畔壁不
勝嗚咽寄長吟

李智貞浦城人七歲能讀書九歲時母疾調護甚謹
母卒哀慟不已治女紅潔祭祀奉父甘旨不缺父許
為鄭全妻土豪陳良慕而強聘貞斷髮以拒之且求
死良不能奪終歸於全及全卒智貞悲慟絕食而死

未嫁矢心歸鄭氏既嫁遭艱悲鄭死含辛不食絕水漿為
鄭始終心不二

列名不贅標題四人

方寧妻官勝娘建寧人 余洪敬妻鄭氏南唐時人 余楚妻陳
氏建陽人 知興化軍曹修古女

維風什 九十四

延平府

立傳標題二人

張氏龍溪人彭阿積妻洪武時積溺死張年十七矢
節以育遺孤翁家逼令改適氏不從投水死

痛夫蹈水尚遺孤妾為存姑特為夫妾死獨傷夫父母有
孫忍見泣咻咻

小常村婦逸其名氏宋南劍人時叛卒楊勍寇南劍
道出小常村掠一民婦欲與亂婦死拒怒罵遂被害

棄屍道上賊退鄉人瘞之其屍枕藉處血跡婉若婦
人每雨則乾晴則濕覆以他土跡愈明（考見志中古蹟）
英節幽光與日爭小常村婦死如生通傍洒有含刀血不
藏精英寄兩睛

汀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封恭人晏婦曾氏（寧化人）

興化府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趙子乙妻王氏（本睢陽人流寓莆田）太康傳蔡高妻程氏（仙遊人）

邵武府（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漳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蔡三玉元龍溪人陳端才妻時盜入漳州端才與父
廣瑞各竄去三玉獨與夫妹避匿鄰祠中盜至斫死
夫妹見三玉美色并里婦歐氏同祛登舟行次柳營
江三玉投水死越三日屍流廣瑞舟次瑞識為玉收
瘞之歐氏脫歸言狀事聞旌其門
柳營江水去悠悠玉骨能拋付水流靈爽不因潮汐落尚
移殘魄傍翁舟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黃伯英妻雍氏（長泰人）

廣東

廣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萬氏南海人王受祖妻洪武中冠亂萬為官軍所掠
以獻南海衛指揮盧諸諸愛其美欲納之萬號泣投
衣於火諸怒拔刀睨視萬唾罵不已遂被害聞者嘆
息
官軍禦賊反為賊紅顏婦人苦遭阨盧諸首亂瀾海南王
受祖妻聲籍籍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劉氏二女 南海人

韶州府

立傳標題三人

譚氏宋真陽人吳琪妻家曲江里紹興中英州盜起剽至曲江琪逃去譚與女被執盜見譚有色欲妻之譚罵曰我良家女豈賊奴偶耶遂遇害

英州盜起入真陽流血成川到曲江琪婦良家譚氏女不隨汚衄衊綱常

雜咏十　九十七

寨將夫人虞氏英德人唐末黃巢亂虞披甲胄率鄉兵禦戰而北死之鄉人爲廟祀虞至宋有靈應嘉定間贈正順顯佑夫人 考見志中祠廟

娘子軍聲振一方 唐柴紹妻所部號娘子軍 前茅星隕亦天亡男兒多少封侯死靈應曾誰得表揚

張氏樂昌人龔自立妻嘉定中寇至與夫攜負二子出逃爲寇所獲驅張以行張謂夫曰妻死無憾最憐者二子善撫之夫與子得脫張紿寇曰我渴欲就飲可暫解我縛因乘間投水死

夫妻攜負欲逃生二子能嬰父母情妻死訣夫尤戀子猿聞應作斷腸聲

南雄府

立傳標題三人

謝氏宋保昌人李科妻紹興間被虔賊掠去欲犯之謝罵曰賊寧萬段刃我賊怒碎剉而去洪邁傳其事甚詳

雜咏廿　九十八

白刃剉身寧萬段謝氏豈爲虔賊亂身碎名完誰與傳洪邁題詞珠玉燦

羅李二婦宋保昌人賊掠其村執二婦俱不受辱投河死

比鄰羅李足相親守望相依是里仁爲說羅家李家婦洗心同死向河津

惠州府

立傳標題一人

昌福夫人傳羅陳志女也志年八十獨一女志卒女哀毀過甚死之鄉人立廟祀女南漢時封昌福夫人

昌福夫人承漢恩芳名死孝至今存若翁死不嫌煢獨有女傳芳足令聞

潮州府

肇慶府

高州府

廉州府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雷州府

立傳標題二人

王玅璘元海康人王谷女年甫笄至元間猺蠻冦雷州執玅璘欲汙之璘投水死

王女芳年詭玅璘死持堅白不淄磷猺獞倘亦吾人類好語蠻中作女箴

周氏雷州人朱克彬妻彬夭死周方稚年痛夫即經死以殉事聞旌其門

夭折堪傷朱克彬稚妻能解篤夫倫世間夫死妻同死此事寥寥得幾人

瓊州府

立傳標題四人

林氏元文昌人陳道安妻元末避亂道安陷賊中密謀圖賊謀洩被害林得夫屍瘞之哀慟不已啖土梗死

瘞得夫棺土一坏寸心已是爲夫摧死憐不及腸俱斷哽

裂愁腸土九迴 人腸九迴柳子厚詩云江流曲似九迴腸

韓氏二女文昌人韓良可女長年十八次年十六並有姝色元末鄉民搆亂母兄俱死二女避匿草莽中姊顧妹曰賊至倘辱我寧死可也妹泣曰姊誓不生我將焉往乃携手同赴水死

姊泣妹兮妹泣姊草莽潛身賊將至兩心汙潔頃刻間携手清流同一死

唐丑妹瓊山人唐伯壽女至正中賊陳子瑚冦乾寧

丑妹被掠縛入舟中乃紿曰但釋我永以相侍賊信
之解其縛即赴水死
身陷賊舟身不辱求不辱身求脫縛大心眷節眩賊心節
女潔身從所欲

廣西

桂林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唐斗輔妻文氏 靜江人

柳州府

慶遠府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列名不贅標題二人

封安樂縣君鍾士雄母蔣氏 臨賀人 周惠妻莫氏名答 恭城人

梧州府

列名不贅標題一人

王克[illegible]妻龍氏 [illegible]人

潯州等府

泗城等州

上林等長官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雲貴

雲南府

立傳標題一人

脫脫懷氏元樞密副使燕帖木妻洪武中平雲南帖
木兵敗歸妻閉門不納曰爾受梁王恩兵敗不死何
以見王乃酖其二子一女謂家人曰我死勿令辱我
爾為我舉火闔室焚之家人如其言
婦人蒙古淑華風兵衂嗔夫未死忠闔室但留灰與骨不
留兒女泣孤煢

鎮寧府

立傳標題一人

楊氏貴州鎮寧十二營長官司㚤人洪武中安陸侯
吳復聞其賢娶之未幾復死楊哀慟經死柩前事聞

贈貞烈淑人

貞烈承恩表淑人恩光卬㚇月猶新自經不是輕溝瀆得
死侯家有夙因

大理等府

北勝等州

馬龍等長官司

瀾滄等軍民指揮使司

車里等軍民宣慰使司

南甸等宣撫司

畢節等衛

晋市守禦千戶所

鈕兀等長官司 已上一統志中列女並缺

補遺

歷朝通鑑考

立傳標題八人

虞美人 西楚項王妃也漢兵追項至垓下項與虞美人
悲歌云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
兮可柰何虞兮虞兮柰若何美人遂先刎死項王尋
亦不渡烏江自刎死 附虞美人和垓下歌漢兵已略地四面楚歌聲大王意氣盡賤妾何聊生

楚歌已散八千兵垓下烏騅得復行獨有虞姬隨項籍烏
江知近不貪生

王陵母 逸其姓氏初陵以兵歸漢項王取陵母置軍
中欲以招陵每陵使至則東向坐陵母陵母私囑使

者曰善事漢王勿以老妾故持二心遂伏劍死

爲漢陵須勿二心知興陵母意慇慇楚軍東向猶虛席漢
使西歸說殉身

東海孝婦 漢東海郡人少寡無子養姑甚孝姑欲嫁
之婦不從姑遂經死姑女告婦逼殺吏逮治獄成廷
尉于定國以爲冤太守竟殺婦郡中旱三年後太守
至于公謂曰孝婦不當死咎在前太守令祭其冢天
乃雨今廟祀尚存

血淚流枯孝婦刑天應赤地不毛生婦冤待有于公雪淚
兩從天得復傾

吳氏閩中建陽人宋淮西督府叅軍呂祉妻時統制
酈瓊叛降劉豫祉死之有得祉括髮帛歸報吳氏者
吳痛泣持帛縊死

夫君死難不相聞誰道淮西骨尚存括髮得夫三尺帛此
身應與帛消魂

杜氏宋西和州知州陳寅妻元兵破西和寅令其避
去杜曰安有生同君祿而死不共王事者即飲藥死
寅亦自刎時子姓賓客從死者二十八人

生同君祿死同事婦先夫死尤同志胡元兵陷西和州陳
寅夫婦垂青史

雍氏川中昌州人宋池州府通判趙昂發妻元兵攻
池州急發謂雍曰城將陷吾守臣義不可去汝宜出
走雍曰君為命官我為命婦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
忠臣婦乎發笑曰此豈婦人女子所能雍曰吾請先
君而死發止之及城陷雍與發盛服同縊從容堂死
元將伯顏入城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宋末贈順
義夫人

從容堂上死從容妻死全貞夫死忠可是伯顏知節義池
陽雙穴為俱封

宋楊太后帝昺母也從帝航海與元兵戰崖山既敗
丞相陸秀夫抱帝溺海后大慟曰我忍死間關至此
者正為趙家一塊肉耳今無望矣即赴海死張世傑
瘞之海濱

二帝蒙塵昔未還陵夷國母死崖山間關為痛趙家肉遺
恨尚追南渡潺

烏林荅氏金宗室葛王烏祿妻時金主亮淫泆賣倫
召氏行汙氏謂夫曰我不去上必殺王我當自勉不
以相累至良鄉自殺

夷主麀淫族溷嬙（嬙謂相傳與也）烏林夷女獨羞憐良鄉得死中
華地亦作中華列女傳

立傳標題一十三人

郜氏懷遠人太平守将花雲妻陳友諒攻太平急雲
有一子名煒方幼郜抱謂侍兒孫氏曰城且破吾夫
必死矣夫死吾不忍獨生顧花氏不可無後嬰兒在
汝為我善撫之及城陷雲死郜即赴水死

死抱嬰兒託侍兒與夫同難死同時心知城破夫有死忍
言夫死花無枝

鄭氏臨海人文學博士方孝孺妻建文四年六月遜
國後孝孺被收鄭痛夫偕諸子即自縊死

正學當年待死時（蜀王師孝孺稱正學先生）自甘孥戮亦何之當機哲
婦尤明決與子先夫死不辭

翁氏池州人禮部侍郎黃觀妻建文四年觀奉詔募
兵勤王回至安慶聞金川門不守謂人曰吾妻翁氏
素有志節必不辱殆死矣即招魂葬之江上翁與二
女果被執有象奴得之翁紿奴與釵釧出市酒肴遂
携二女及家屬十餘人投淮清橋下死觀亦投李陽
河湍流中死（今羅刹磯南岸有觀祠廟）

勤王落日復揮戈婦識夫忠感慨多心不辱夫携女死淮
清爭似李陽河

李氏廬陵人御史曾鳳韶妻韶死建文難刺血書襟
囑李曰我死勿易我衣遂自殺李氏如其言殮之亦
自殺（詳見吉安府志）

殮夫不復易夫衣夫血書襟妾共悲夫死妾生寧獨忍與
夫同死得追隨

脩撰王叔英妻女黃巖人建文四年叔英募兵勤王
至桐川聞金川門不守縊死玄妙觀後籍其家妻經
死二女赴井死

二女胥沉毋自經家亡身不共飄萍桐川得逐遊魂去毋
子依然見叔英

按察使王良妻祥符人時建文君遜去良謂妻曰我
分應死但未能為汝計耳妻曰我何難君男子反欲

爲婦人謀乎遂投池水死良殄妻畢舉火闔室自焚
男子何煩爲婦謀良妻此語釋夫憂却從池水先夫死足
慰夫心付骨收

孫氏懐遠人太平守将花雲侍兒初陳友諒陷太平
雲死孫受雲妻郜氏託抱雲三歲兒煒出沒賊中周
旋艱險萬死一生得至　高皇帝行在保孤守義花
嗣頼存

從来死易立孤難孫氏誰軽一女髮抱得花雲三歲子朝
天能自賊中還　難風什　百九

胡郡奴番陽人大理寺卿胡閏女閏死建文難郡奴
甫四歲沒入功臣家稍長知大意髮至寸即自截云
日以變墨自汙不作人狀功臣家亦不以人類畜之
爲活二十年後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事女
流輩乞丐歸番陽依姻家老嫗王安人居誓不有家
年五十六而終猶處子也郷人謚曰忠衛貞姑余存
褎什中已見考遺爲絶句一首今録如左

父死王家毋死夫流移處子老呱呱七饒月旦郷評重不
改貞姑胡郡奴

建文皇后馬氏光禄卿馬全女建文元年正位中宮
四年六月十三日建文君遜去后赴火死余存褎什
中爲后特立表遺一傳七言律一章不與諸死事臣
同例此不敢逸亦不敢同列女類題祇録舊言如左

滇池龍去泣蒼旻（建文君遜去潜滇南）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既爲
天下母六飛寧見北来塵烟消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
爵薪知有湘魂望南狩九疑何處不疑攀　難風什　百十

皇明須行列女傳考

立傳標題二十二人

杞殖妻逸其氏戰國時齊人殖杞姓字梁即孟註云
戰死莒者殖死無子其妻無歸乃枕夫之屍城下而
哭道路過者莫不揮涕哭十日而城爲之崩既葬曰
吾何歸吾豈更二姓哉遂投淄水死

殖妻哭夫稱善哭哭聲動地崩城郭淄水流清死不淄猶

得餘穀變國俗

伯姬宋恭公夫人魯宣公女也嫁宋十年而恭公薨姬寡居至景公時宮中夜失火左右曰夫人宜避之姬曰婦人之義傅保不俱夜不下堂越義而生不若守義而死遂逮于火諸侯聞之莫不痛悼以死者不可生財物猶可復相與會澶淵昂夫人而償宋所失

澶淵那復說葵丘一會誰懃列國侯共說宋姬能死義爲姬償宋亦尊周

楚昭王越姬者越王句踐女也王嘗燕游謂姬曰樂乎吾與子生若此死又若此越姬曰昔吾先君莊王淫樂三年不聽政終能改卒霸天下妾以君爲能法先君將改所樂而勤於政也今則不然而要婢子以死其可得乎不敢聞命及王救陳姬從行王病軍中姬願先死王曰昔之游樂吾戲耳若將必死是彰孤之不德也越姬曰曩妾雖口不言心已許之矣妾聞信者不負其心妾死王之義非死王之好也遂自殺王薨軍中王之諸弟謀曰母信者其子必仁乃伏屍閉壁迎姬之子熊章立是爲惠王

燕游曾不樂君王抵死須從意不忘國母由來死從信豈論傳國及熊章

息夫人者息君之夫人也楚伐息虜其君使守門將欲妻其夫人而內之宮中夫人飲恨脉脉不言嘗有一死楚王出游夫人乘閒見息君泣謂曰人生要一死而已何至自苦妾無須臾而忘君也終不以身二

且生離地上豈若死歸地下乎乃作詩云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息君止之夫人不聽遂自殺息君亦自殺楚王賢其夫人守節有義以諸侯禮合葬

生離戀息死方休無語消魂泣楚囚畢竟夫人能死息息卞君死得同丘

代王夫人趙襄子同母姊也襄子欲併代陰令宰人以斗擊殺代王舉兵收代地而迎夫人夫人曰吾受

先君命事代王代無大故而主君殘之今代已亡吾
将安歸吾聞婦人無二夫吾豈有二夫哉吾不敢怨
然亦不歸號泣呼天自殺于靡音磨笄之地按史記許林云夫人
磨笄自刺死後人因名其地為靡笄云更詳之
女兄夫已弟相殘弟是夫讐靦面難死不悖夫歸殉弟靡
笄寧復到邯鄲邯鄲趙地
蓋偏将丘子妻逸其氏戎代蓋殺其君令於蓋群臣
曰故有自殺者拏戮丘子自殺人救之不得死既歸

其妻曰吾聞主辱臣死今君死子何獨生丘子曰吾
固自殺以戎令故有自殺者戮及妻子是以因救未
死其妻曰子以妻子之故失人臣之節吾不能與子
蒙耻而生也遂自殺戎君賢之祀以太牢而以将禮
葬之
夫悲孥戮可憐情慷慨爭妻視死輕義重君臣謝夫婿不
教蒙耻共偷生
裴倫妻河東柳氏也少有風訓隋末倫為渭源令薛
舉之亂城陷倫遇害柳與二女及媳三人皆有殊色
柳謂曰我輩勢不能免然我家素清白義不可辱我
将與汝輩同死何如其女媳皆泣曰惟毋命柳遂投
井死女媳相繼而下積屍井中
一井流芳萬古傳渭源忠義記彤編裴倫不獨嬰城死六
曰沉魂更可憐
高叡音銳妻秦氏叡為趙州刺史默啜攻陷趙州叡仰
藥不死夫妻俱被執至默啜所示以袍帶曰降則賜

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當以死報
賊一品官何足榮自是皆瞑目不語遂被害
夫藉妻賢激忠烈高叡死綏妻為决賊官一品何足榮妻
節夫忠名烽烽
許升妻李氏字榮漢吳人升初不理操行其父疾之
呼榮令異榮曰命也義無離二升感激自勵篤學成
名尋奉州辟至壽春為盜所殺刺史尹耀捕得盜榮
詣州請甘心讐人刺史聽之榮乃手斷其頭祭升後

有賊掠郡中栄逾垣走避賊抜刀追栄曰從我則生
否則死栄罵曰吾義不受辱賊遂殺栄是日風雨晦
寘雷電迅激賊惶懼仰天謝罪瘞栄而去
卄心已得報夫讐殉節猶從一死休天怒為傷貞烈婦晦
寘雷激電光流 按一統志許升妻李作呂又闕其死節事故前巻列名不贊揚[illegible]迥為立傳標題云
王氏宋利州路提擧常平司幹辦公事劉當可母也
紹定三年就子禄養興元元兵破蜀提刑龐授檄當
可詣行司議事當可捧檄白母母毅然曰汝食君禄

豈容辭避速當可行元兵屠興元王氏罵賊投江死
媳杜氏及婢僕五人皆遇害
劉母全家食天禄赴難速兒行且朂兒行母亦罵賊死姑
媳同心將婢僕
延安張敏道妻趙氏年二十一敏道疾革趙以死誓
守及敏道卒日夜號痛不已遂自經死旌貞烈
結髮相期白髮新無緣永對曲江春為憐當日從夫死趙
女芳年越二旬

李忠妻王氏懐寧人忠溺死王氏求屍得之即欲赴
水死姑救且止既葬夫號痛不食數日自經死
夫魂痛不逐浮沉泣向空江淚轉深收骨為夫進一死痛
夫經死見初心
陳氏女贅步善慶為婿未幾步卒女哀痛不已積三
年如一日服除拜其父母兄嫂曰夫家無依乞養我
以終節父曰汝年少當為求配女不荅即自縊死
三年哀痛服夫喪女意堅氷始履霜欲訂歲寒覲不耐慰

兢死不惜年芳
友姊者漢郃陽任延壽妻也字季兒歸延壽生二子
一女延壽與季兒兄季宗爭葬父事陰令其友田建
殺季宗建坐死延壽會赦免乃以告季兒季兒曰噫
獨今乃語我乎遂振衣欲去問曰所與共殺兄者誰
延壽曰田建建已死獨我當坐汝殺我而已季兒曰
殺夫不義事兄之讐亦不義延壽曰吾不敢留汝願
以家財贈汝行聽汝所之季兒曰兄死讐不報與子

同枕席而使殺吾兄不能和夫家又縱兄之讐何面目以生延壽慚而退季兒謂其大女曰汝父殺吾兄義不可留又終不復他適矣吾寧去汝死耳汝善視兩弟遂自經死事聞復其二子而表其墓

兄讐未報失天倫讐是夫君妾敢論存順沒寧惟一死報兄猶不受夫嗔

京師節女者漢長安大昌里人之妻也夫有讐人欲報而無道徑聞其妻仁孝有義乃劫其妻之父使要其女爲中譎父招女告之女計念不聽則殺父而不孝聽之則殺夫而不義雖生何顔於世欲以身當因諾曰旦日在樓上新沐東首臥者則是妾請開戶待還家乃使夫別臥他處自沐居樓上東首臥夜半讐人至斷頭持去則其妻也讐人哀之終不殺其夫

重夫重父獨輕身孝義無雙一婦人不數男兒任俠死殺身多是未成仁

安吉李茂妻高氏者茂死高氏買棺瘞之即經死茂葬按前深洲亦有李茂妻高氏似與相涉且云茂爲安吉總旗但兩傳語多矛盾姑並存之以俟辨考

買得夫棺妾自哀瘞夫妾可復生田夫塋有土堪埋妾妾死從夫丱一坏

毘陵郡志考

立傳標題四人

趙氏二女江陰由里山民趙乙女也並姝麗元至正壬辰冬冦掠郡中其長女抗節縊死越三年乙未冦勢尤獗次女亦抗節縊死鄉人王逢賦雙珠詞哀之

天水風高由里山雙珠哀此動江關夜光不道雲遮月姊妹含靈出世間

臧氏武進人嫁同里陳旭旭病革謂臧曰吾殆不起汝宜善事後人臧泣不能答旭死臧給家人入室取衣衾爲殮即自經死時年三十事聞表其門貞烈云

未亡人可事他人嗚咽無言意自嗔花甲半生含笑死謝夫一死寄慇懃

巢氏女武進人幼字惲氏子惲父死女請于父母爲

制服未幾惲子亦死父母將議他適女曰忍以一女
議二姓哉父母強之女遂經死
當年翁死爲終喪巢女心知字惲郎郎死女應從惲死肯
從親意別商量
列名不贅標題三十六人
唐吳康之妻趙氏　宋何氏女　孫廷臣妻施氏
邵福一妻陸氏　邵福二妻張氏（二邵婦江陰人）　夏師顏妻
趙淑恩（江陰人）　吳士振妻丘淨真（江陰人）　余彥昭妻楊氏

（無錫人）　吳谷祥妻劉氏　虞宗約妻孟氏　趙禮妻楊
氏　臧景和妻吳氏　陳文俊妻厲氏　鄒文遠妻
楊氏（已上俱無錫人）　周氏　朱氏　范氏（俱江陰人吳宗傑宗道宗善妻一家）
（三）節　袁範妻陳氏（武進人節愍公洽妹）　翟雲舉妻梅氏　張禮妻
吳氏　蔣士敬妻吳氏　朱安妻張氏　張冕妻秦
氏　左貴妾王氏（已上俱武進人）　刑部主事李貞妻蔣氏（江陰
人）　龔主簿妻后氏　史經歷妻劉氏（俱無錫人）　茹縣丞妻
陸氏　陳忠妻張氏　花淑芳妻陳氏　夏公衰妻

李氏　何起潛妻包氏　朱維言妻薛氏　何[illegible]
妻瞿氏　趙椿妻吳氏（已上俱江陰人）　錢公達妾姚氏（無錫人）
陽羨邑志考
立傳標題六人
金氏名少安吳瀆里人姚臨妻初臨之祖嘗守毘陵
宋德祐中死國難及元末兵亂其孫臨挈家避入太
湖兵至少安度不能免謂臨曰君有老父宜善謀妾
有死矣即抱幼女投湖中

遇賊訣夫并有死抱女沉淵嗟母子少安歸姚忠烈門貞
烈承祧應有此
儲元善二女臧村里人元末紅巾賊至元善及家衆
擁二女避之馬塘渡口二女顧河廣水濶度不能免
遂相抱溺死賊退得屍合葬鄉人號雙貞墳其母姚
氏嘗夢二女並化爲鳩每哭女則雙鳩並集庭下垂
翅悲啼母哭已乃去哭則復來
雙貞女魄化雙鳩痛女啼鶬母血流鳩去[illegible]憐母血河

津無際水悠悠

王烈婦南岳人徐文秀妻歸徐年甫十七未一載徐死無子婦以族子嗣夫棲夫棺於榻前旦夕拔號爪痕入木又日取夫遺鞋服旦曝夕收人莫測其故逾七年葬夫爲雙穴翁一日忽引吳姓者教婦婦驚拒抵死度不能免紿翁令買香燭告夫翁如其言婦即沐浴更衣作新人狀翁益不疑乃乘間焚夫鞋服縱火延廬翁方救焚婦縊夫墓木而死事聞建坊旌烈

萬文恭公士和爲撰墓碑少宰徐顯卿侍御吳達可捐貲立石邑令陳遴瑋捐俸買田一十畝有奇給婦嗣孫爲之守墓鄉人號王烈婦云

烈性非因一死知痛夫原與死相期但看珍重夫鞋服便識真心死不移

杭氏女百瀆里人幼字武進楊氏子久之楊貧父改字錫山富室女謂母曰貧富命也一女而兩字可乎母以告父父不聽竟受富室聘是日女經死

有聘更盟孰主張女心從一死綱常黃泉或問誰家女只說夫家是姓楊

吳墺妻李氏芳庄里人墺死李少艾無子居貧堅節墺兄市利苦欲逼嫁李不從致憾凌辱百端見不可奪乃潛引一人來家暮夜逼李贅入李驚慟聲徹比鄰墺兄怒而訶之李度不免閉戶經死里人無不涕零

吳墺婦死慘與情却有墺兄怒未平里巷爲墺憐婦死臨春相杵亦無聲

列名不贅標題二十三人

五代時蔣蔿妻黃氏（鵞鳥生朝縱鵞入湖暮揭竿湖岸則鵞自群集蔣趨公之奇詩变風泛浪白于雲野放湖中晚至昏一擧招旗鵞自集至今人號養鵞墩今此墩尚在瀉湖鄉） 宋蔣弘謹妻史氏（謹死史貧甚苦節育） 國朝潘原妻吳氏 朱富妻張氏 壯章妻李氏 宗仲庸妻謝氏（宗郡志誤作宋今邑志改正宗） 黃愷妻儲氏 王璉妻陳氏 蹇龍妻陳氏（龍聘陳而贅其兩家父母俱願離異陳不從終嫁之） 邵寶妻萬氏 李昊妻鄭

氏相傳景疾革而鄭入門無擧景死鄭遂守景節　邵一龍未婚妻史氏貞女一龍夭死史女遂涅中心不改四字于面歸邵守節卒年六十逾鄉人號史氏貞女事聞旌表余嘗爲賦貞女篇云東陵有婦史貞女未嫁夫亡心自許矢作夫君死後妻至死中心不改移中心不改心不欺貞女心知人亦知刺面在心那在面四字纏心面爲券要將心與面同盟此面此心如共見判書淋漓血字乾花容斑剝松霜寒孤鸞對鏡時一憮見字見心夫見婦他年白首黃泉路却與夫君始相覿　鄉進士吳琊妻潘氏　張希益妻芮氏　贈豐城知縣吳騆妻屠氏沈太史懋學詩血淚雙殘白髮侵歸來完璧慰重陰潭開王女懸霜月照徵當年不二心忍死餘年爲立孤寒機紈紈夜啼烏而今有子能傳素含笑重泉見故夫　吳梓妻周氏

丁烈妻陳氏　陳憲章妻邵氏　孝女黃氏已上具詳邑志

湯儒妻王氏　袁涇妻吳氏忠節吳友雲公女孫　歐一唯妻閔氏　李德科妻蔣氏已上志後旌表

古今貞烈維風什四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許有穀撰有穀字子仁宜興人其書大旨爲表揚貞烈而作按輿志區分各以人繫其地由古迄明每地分列傳標題列名不標題二類其標題者各題七言絶句不標題者粗舉事迹而已凡例稱詞雖淺俚意取勸揚是書長短有穀已自道之矣

皇明忠義存褒什二卷

〔明〕許有穀撰

天一閣文物保管所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忠義存褒什二卷》提要

忠貞合璧序

嗟嗟死豈易言哉至性篤發迺見天則精誠之極金石為貫士死忠女死節奸媸死穢等死死悖矣故惟不愧女子者始名貞丈夫而惟能為丈夫之行者始名貞女子千秋萬歲想慕其人骨節盡痒夫士生幸得具鬚眉作男子相捐七尺以許人國居平誦說詩書信眉目掀鼻昂頰鼓掌稱伏節意氣若不可一世卒遇大事現前耳目驚亂手足失措神識蕩而無主進不能效尺寸陪國家之論退不能

畢命枹鼓以愧封圉之臣靦顏失節究竟乃俛焉不若一孱婦人媍人女子非有得於經傳師友稱説之素慷慨愛其志甚於愛其生而棄一旦之命不亦俠烈大丈夫耶語曰君行命臣行意即天子之威極於戮身止矣

節士所守不見奪人聖主所風不奪人守益吾讀吾學編而瑰艷焉是時文皇帝既繇藩國起以師愶僭大位內不能毋自疑而又好自管三尺以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其意於意外之日者天台南陽諸公非不知存者之爲名公卿有妻子而毋所羨亾者之爲姦黨族室無噍類而不知顧勁氣峻辭招揭千古寸心不迴五宗倏塵髮策策而砦立齒斷斷而相擊殷殷而厲胥目烱烱而如射或矢死自誓茹荼內甘或匿

跡傭保爲人丁奴或托志髡徒簫然物外或變姓名冠黃剡游行江湖間與田父獵夫角寸陰於南山之下間關險阻躓而愈振始

高皇帝起義自釆石下集慶而首舉其不降者御史大夫福壽而褒封之

立廟於雞籠山夫旌敵於抗刃接鏃之際略其吠堯而恥其狗桀以故其所感激振厲僅易地而為主死者比比其忠於
文皇帝迺其所以忠於
高皇帝者也即從容慷慨歸盡不同要以霜志完節均非丈夫而妾媍者披覽之暇巳耴烈女傳諸書讀之見古烈婦貞女截髮短臂剜目割鼻燒溺雉經懸諸日月光於彤管煌煌烈矣桃李芳妍質本春卉蘭鞠幽冷節邁秋香思此身之若寄處人世以何心猷白日之昭昭愛黃壚之坳坳或暫畱此不死之身以畢未了之事或身後之事差完死殉之計遂決節烈隱而叵窺神識整而不亂雖激於一時之意氣抑至其抱節如石視死若飴瑩若冰純若金勁若鐵更數百千載而猶生真可愧丈夫矣嗚呼生死人間宙小讀聖賢書所學何事方其骨骸虀粉身家破亾受禍至慘直須史事耳而朝廷旌其令淑上帝錄其忠魂光靈照耀與天亡極奸人淫氏生有饘行死受顯罰榮樂一旦斧鉞

千鞦此烈士之所以孳孳蹈死而貞女之所以赴義不辭者也荊溪許先生以遜國殉難諸賢記事者不無少逸迺攟摭諸公事咏嘆之為詩凡如千首彙其目曰忠義存褒更採古今貞節表著者人為傳句摽曰貞烈維

風而　敬堂老師復合其編曰忠貞合辟劌腹腸於紙上寫涕淚於毫端意不苟命字不苟設幽谷之卉誰能自芳賴公片言噓枯肉骨而其要大都激士氣維風俗比於國史以示為人臣為人婦者余不慧癖好譚說古

今貞節事間取先生兩什為曼聲歌之浮雲不流風雨欲泣稍間復促而按之悲心倏來淚涔涔滴案上生平意氣都盡語有之悲歌可以當泣幽憤鬱勃安用留之胷腹間作磊塊耶今吾椎鄙小夫好作里音織語止以

通俗取妍閭巷悅之曾未目此書耳忠義在人心靡所不應辟如俗人見帷裳大帶之製始郤笑窄袖輕衫聽宮懸清角之雅方厭棄胡笳觱篥夫奸回宄佞三尺之所不能懾而是足以觸其良招邀輕佻父母之所不能

制而是足以激其性臣操松筠間儀
霜月先生之利益世教丘山哉先生
諱有穀字子仁、敬堂老師厲行也
博學能文章其於名理則表裏伊洛
經濟則陸賈班嗣之流以才若此而
乃齷齪旅進退於公車之門噫世必
有任其責者

虎林後學陸起鯨譔

皇明忠義存褒什引

金鵞山人王升題

詠史詩昔人多為之若貴
空堂之弟兄特拈一題以
激勸世人詠之者一唱三嘆之
味善乎如杜牧之詠項籍王
介甫之詠曹參輩信是也唐
人胡曾尤善詠史記述頗富
評者謂其語少微婉且乏激
勸意然世多奮行甚易童
子習之可以淺典故云爾我
國朝建文時死難之臣盛衆

原缺第二葉

拯之應激勸庶幾得之言
外若函達工於詞曲譜昉吳
之矩矱為忘年交雅相崇
尚氣誼親其詩聲統之
復頗廣為傳俾存之家藏
一冊壹而習之觸其言以疏
勸其忠義與時治一家於
知指之身以効之君而莫
敢自私則其所補於風
教豈淺之哉遊君之曰忠
義存囊什增仲氏子和
為之校閱而授諸梓請余

數語弁之端余因為之引

皇明忠義存褒引

靖難時朝紳死義者亡論數十百人即不死
而辟禁蹈海淪迹屠羊首陽之義又比比也
祖宗養士之效彬彬與盛哉顧其芳烈則野老之口
詳於麟閣之書蓋方景數十公表表特著自
茲以下不少概見何哉孔子作春秋桓隱之間
則彰哀定之際則微嗚呼故主紀年尚從黜削
蘭臺筆乘誰錄孤忠至今千載而下烝證殉

國之士不蒙華袞一字之褒非細故也邑文學
許公子仁一經世襲少與仲氏子和君聲起儒
冠中子和以鄉薦署教武林而公也慷慨不售
晚遂史學喟然曰昔人以窮愁著書至今不
朽所獲良多予非能有所述作成一家言而
當世忠臣烈士不有紀傳必且寂寥無聲何
以激發忠義之士哉於是采諸國史訪之稗
官稍稍論次其事而各贊以詩一章所謂言

之不足則從而咏歌嗟歎之者也書成命曰忠
義存褒予援而卒業不覺愴然涕泗交
順蓋其詩婉切真足以弔忠魂於已枯不
自知其涕之無從也孟子與有言詩亡而後
春秋作若是編褒存一字咏列七言詩與
春秋義兼之矣褒予承乏芝陽為什中大
理胡公鄉邑為公作崇祠奉祀是集也嘉
其有裨世風聊為之申言於末簡云

同邑儲昌祚言

皇明忠義存褒什目録

凡例一十七則

一諸臣歷遇追宥奏請采録詳節非吾學編及　皇明通記憲章録等各書疏具載者不入

一諸臣列叙先後據事相次不以爵論

一列傳凡一百二十葦非本吾學編遜國臣記者不以節入其表遺考遺者不在此例

一文士倶列縉紳其匿名託迹而行類士人如東湖樵夫輩例附之

一武士倶列介冑其名在戍籍如儲福羅義輩例附之

一内侍僅一人附介冑後不復為列

一文武士列或二人三人或四人七八人歸合一傳者非以事同則以類比如宋徵臣敬葦云

一列傳中凡或與難而非係特節者各從本傳附見不及標題如陳迪傳其子丹山鳳山茶頭侯來保輩云

一列傳所載氏名不無彼此互見若其事軒輊則又各列標題如張昺傳已見謝貴而謝貴傳又列介冑云

一倘存僅有數人亦據吾學編遜國臣記所載而取其片善者存之不忍遺棄

一表遺特建文皇后馬氏爰考吾學編云金川門不守大内火起后赴火死至遜國臣記乃逸其傳或不以臣例並列也因表見之賦律言一章不混絶句

一考遺自吾學編外各據所見實録書之尚俟續入

一別録中所載諸言非關靖難者不入或已入本傳者不復重録

一每傳後標以絶句一章各據本傳立言言不能工事不虛飾

一列傳叙事謹按吾學編遜國臣記節其要領入之間或一二相左如胡閏傳云以石灰水浸脫閏皮積草懸午門外等語別叅諸家實録不敢謬言

一文武士非係靖難者並不妄入若魏澤王稌雖未身殉而澤為方氏存孤稌為方氏顯跡忠于方氏即忠于建

文不以例拘之

一列傳每標七言絕句一章言淺意慳於傳義脫畧且其

槩無足觀瞬目者幸徹其傳則大都已詳其人於俚言

何有

歷朝追宥奏錄諸賢詳節 一十九則

一伏覩今

皇上御極首

詔天下凡建文時諸死事臣令各祀于其鄉其墳墓苗裔

有見在[illegible]備治恤錄先是

列聖以來追宥

詔旨及群臣奏請褒恤事宜條件節目具見如左

一永樂元年八月得建文時諸臣封事千通着解縉等

檢閱凡言兵食事宜者存覽詞涉干犯者焚滅

一是年十一月都御史陳瑛請治建文時諸死事者戒

文皇帝詔曰彼食其祿自盡其心勿問又曰諸臣忠于戒

太祖故忠于建文

一永樂十一年正月

詔法司解建文諸死事臣禁令

一永樂二十一年十一月

詔諭禮部尚書呂震[illegible]忠義者家屬復給還田產歸

籍時吉水縣人錢習禮故練子寧姻也爲讐家所[illegible]
禮惶急託楊榮白于
上前
上欣然曰使練子寧尚在朕當用之況習禮乎由是得釋
我
仁皇帝即位諭禮部尚書呂震曰建文時諸臣受顯戮者
其家屬悉發教坊司浣衣局并習匠或功臣家爲奴今
有存者已經大赦並放原籍爲民給還所沒田土充軍
存案件 二 詳
者亦發爲民
一是年我
仁皇帝撰長陵碑建文君雖已追廢猶稱曰君書其沒猶
曰崩當其在位時猶每事尊之曰朝廷
一是年我
仁皇帝又諭群臣曰若方孝孺輩皆忠臣從寬典優恤自
是天下敢稱孝孺輩爲忠臣云
一我

睿皇帝天順元年釋建庶人繫令其自便
一是時禮部尚書楊守陳嘗言于
朝曰凡國可滅史不可滅昔我
太祖逐胡元定天下即
命儒臣撰元史靖難後不記建文君事使其數年內朝廷
政事及當時忠于所事者皆湮沒無傳即令采錄尚可
備國史之缺章疏成稿以病沒未及奏行
一是時南京吏部侍郎儲巏嘗言方正學諸賢必不可
存案件 三 詳
泯又言建文時節義之士尤見志尚其不自揆欲蒐遺
事稍撰其傳惜巏未竟
一弘治間台州府人繆恭學古行脩晚年赴京上六事
其首繼絕屬請封建庶人後爲王奉懿文太子祀通政
司官見恭奏疏罵曰蠻子何自速死繫恭兵馬司獄劾
上荷
敬皇帝明聖
詔勿罪恭釋回原籍

一弘治間給事中金谿吴世傑或云世忠疏請乞推恩典以
表忠義謂方孝孺周是脩練子寧黄子澄鄒瑾魏冕顔
伯瑋齊泰等諸人皆伏義死節詞其慷慨激切下禮部
議格不行
一嘉靖十四年給事中雲南楊僎疏請表揚建文時諸
死事臣我
肅皇帝即下禮部議且召禮官問曰昨給事中楊僎言建
文時諸臣事若何夏言獨為沮抑乃寢不行
存素什　四　註
一隆慶六年六月初十日今
皇上御極七月二十八日謄黄
皇帝詔曰文御一華除間被罪諸臣忠于所事甘蹈刑戮有
死無二此皆我
太祖高皇帝所儲養忠臣義士我
成祖文皇帝當時亦有練子寧右在朕猶當用之之語是
諸臣罪雖不赦心實可原朕今仰遵我
聖祖遺意褒表忠魂激勵臣節詔書到日各地方有司官

査諸臣生長鄉邑或特為建祠或即附本處名賢忠節
祠歲時以禮致祭其墳墓苗裔儻有存若厚加恤録
一萬暦十二年廣東道監察御史臣屠叔方奏為忠臣
已褒外親未宥懇乞
聖恩推廣
明詔大慰忠靈以培
聖代綱常事節臣惟君之立國莫大于綱常臣之事君莫
先于忠義
存素什　五　詳節
陛下登極首頒
恩詔華除諸臣生長鄉邑云云見前
詔下之日四海臣民無不踴躍但思褒表忠魂尚屬未盡
盖忠臣既沐建祠其交游至今遠戍苗裔已蒙恤録其
姻黨猶蔽覆盆則夫波及罪十一體放赦今日所當汲
汲者臣又伏思
詔云生長鄉邑特為建祠此則府州縣專祠之設似為不
可缺也又云脩治墳墓恤録苗裔此則責實之典似又

不可缺也乞
勅該部通行直省着令有司軍衛備查前項云云悉遵
詔旨即又須行勘合立限完銷俾得布我
皇上實意非惟忠䰟義魄慰于百歲之前即天下後世之
臣生于其鄉守于其土者睹一時之盛典感
聖代之殊恩皆曰為臣之當死忠也如此
國朝之不負忠臣也如此剛正之氣勃然而生忠義之士
必然在位其為
國家之利賴豈不多哉奉
聖旨該部知道欽此欽遵
一是年三月初六日禮部尚書陳經邦覆云云爰應遵
奉先年
詔旨及依御史屠叔方所奏建祠表墓録裔易名以慰忠
䰟以激臣節本月初八日奉
聖旨是
一是年三月初二日兵部尚書張學顏覆云云令候

命下本部移咨兩直各省查係方孝孺等連累嫉遺親故
不拘見在死絕遵奉
明旨查將冊內軍名一槩除豁不許復行勾提云云本月
初八日奉
聖旨是
萬曆二十三年九月二十一日禮部尚書范謙一本
累朝缺典究竟難湮懇乞
聖明及時修舉以成祖德以光正史事奏該禮科給事中
楊天民題前事四川道御史牛應元題為國史肇修缺
典當正懇乞
聖明斷在必行以信天下萬世事覆着得禮科給事中楊
天民四川道御史牛應元各奏稱建文年號向奉革除
累代因循未經議復乞下該部改正以裒祖德以光信
史等因奉
聖旨建文事蹟著附
太祖高皇帝之末仍書其年號

敘次諸賢名氏

縉紳士一百有四

文學博士方孝孺

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

禮部尚書陳迪

兵部尚書鐵鉉

刑部尚書暴昭

刑部侍郎張昺

御史大夫練子寧

御史大夫景清

御史高翔

戶部侍郎盧迥

刑部侍郎胡子昭

戶部主事巨敬宗人府經歷宋徵國子監博士黃彥清

蘇州府知府姚善

戶部侍郎郭任

盧振逸其官

御史王度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

大理少卿胡潤

太常少卿盧質

給事中韓永

大理丞鄒瑾彭與明劉端王高

禮部侍郎黃魁

左拾遺戴德彝

戶部侍郎卓敬

都御史毛太芳

御史甘霖

兵部尚書齊泰

太常卿黃子澄

叅軍斷事高巍

沛縣知縣顏伯瑋父子子名有為

東平州吏目鄭華
御史王彬
給事中陳繼之
御史董鏞葉希賢
谷府長史劉璟
遼府長史程通
蕭縣知縣鄭恕
沛縣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
存案作 三 姓氏
周璿謝昇逸其官
按察僉事湯宗
刑部尚書侯太附隷卒毛邦仔
漳州府教授陳思賢生員陳應宗伍[illegible]原林珏鄒君默曾
廷瑞呂賢
濟陽縣教諭王省
淞江府同知逸其名
禮部侍郎黃觀

御史曾鳳韶
都御史陳性善
給事中黃鉞
脩撰王叔英
按察使王良
衡府紀善周是脩
太常少卿廖昇
給事中龔泰
存案作 四 姓氏
按察使程本立
御史魏冕
吏部尚書張紞
吏部侍郎毛太
編脩王良
兵部侍郎陳植
御史鄭公智
參政鄭居貞僉事林昇

知府蔡仲惠（逸其府）

舉人劉政

東湖樵夫（晦其姓名）

理問徐讓　縣丞衛徒

編脩程濟

徽州府知府黃希范

寧波府知府王璡

牛景先（逸其官）

存囊什　五　劉氏

生員高賢寧

梁良用（逸其官）

郎中梁田玉

梁中節郭良（俱逸其官）

河西傭（晦其姓名）

宋和郭節何洲（俱逸其官）

雪庵和尚（晦其姓名）

中書梁良玉

川中補鍋匠訓蒙者馮翁（俱晦其姓名）

賓州知州蔡運

海寧縣典史魏澤

王稌（國子博士　王紳子）

中書何申

介胄士三十有七

都指揮朱鑑

都指揮馬宣

存囊什　六　姓氏

都督余瑱

都指揮陳質

都指揮楚智

指揮崇剛

指揮張倫

衛鎮撫周濬

所鎮撫周拱元

都指揮瞿能父子（子逸其名）

都指揮宋忠
附馬都尉梅殷
都指揮謝貴
大寧守將卜萬
衛鎮撫楊本
都督甯忠徐觀
都指揮彭二
衛卒羅義
廖氏二子銘鏞
千户倪諒
無錫縣隸戍民儲福
都指揮張皂旗其名逸
指揮宋瑄
都指揮莊得
都指揮孫泰
都指揮彭聚

越巂侯俞通淵
金川門守卒龔翊
長興侯耿炳文附馬都尉耿璿都督僉事耿瓛
魏國公徐輝祖
歷城侯盛庸
都督孫岳
附
太監吳亮
右文武士一百四十二人內侍一人
備存
縉紳士四
侍講樓璉
禮部侍郎王景
工部尚書嚴震直
太平府知府劉有年
介胄士一

都督平安

右文武士五人

表遺

母后一

建文皇后馬氏

右七言律一首

考遺

無名士二

耶溪薪者見會稽志

雲門寺僧見會稽志

縉紳士二

樂平縣知縣張彥方見饒州府英風記異

進士陳周見錫山志

介冑士三

滕聚見通記

楊松見通記

開國公常昇見弇山堂別集

附

胡郡奴見饒州府英風記異

右隨所據而僅列者數人續俟後入

別録

七言律詩六首

建文君三首

黄子澄一首

顔伯瑋一首

魏澤一首

七言絶句一首

無名氏

五言古風一首

馮翁

古詞二首

方孝孺一首

王叔英一首
賦一首
高巍
格句一聯
王叔英

皇明忠義存褒什介冑士卷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手著

弟許有節子和甫玫正

侄 用宗明銳 用卿明臯 明復道隆 俊道道際 [illegible][illegible]際熙 [illegible][illegible]際昌 同閱

都指揮朱鑑

鑑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都指揮守大寧靖難兵至諸將陳亨房寬皆降鑑力戰被擒罵不絕口死 文皇帝檄中有云萬段凌遲處死者應是朱鑑

罵敵輕生義愧降力窮無計戮陳房周頑不貸 皇朝檄公論于今說爲簡

都指揮馬宣

宣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北平都指揮使靖難初聞爲謝貴被害宣巷戰不勝走薊州糾兵而西逆戰不利退保薊州再戰力盡被執罵不絕口死建文

恤其家

薊門圍合困孤城、矢有初心在北平、一劍去來身百戰、屬聲臨絶寄風霆、

都督余瑱

瑱北平衛指揮使建文時歷官都督初與謝貴密謀防禦燕府貴死瑱走保居庸關時宋忠承制令瑱守之將進兵攻北平　文皇帝曰居庸險隘北平之咽喉也瑱若據此得無北顧憂遂專力擊瑱瑱且戰且

存褒什　三　介胄

守援兵不至棄關走懷來依忠及忠敗被執北兵給曰石頭城亦破矣瑱曰石頭城便破吾懷來忍含乎不屈而死

余宋分猷不計生、居庸當險力須爭、石城未破身先死、忍舍懷來與北兵、

都指揮陳質

質江西都指揮使有威名嘗發代即陰事靖難兵出懷來質以西師助宋忠拒戰忠敗質退守大同靖難後被執不屈　文皇帝曰此奸人害代王者殺之

赴難西師遠出疆、真源寧是屬雎陽、聖明不肯懷來罪、定赦將軍迫代王、

都指揮楚智

智不知何許人洪武時稱驍將出塞有功建文時歷官都指揮使屢與靖難兵抗夾河之戰力盡被執不屈而死

出塞名標漢將功、先聲還挫北軍鋒、夾河戰後空流水、那

存褒什　三　介胄

更燕然為勒忠、

指揮崇剛

剛揚州衛指揮靖難初剛繕城練兵為死守計御史王彬時駐節揚州倚任之專以城守屬剛剛晝夜不解甲同列懷二心者忌剛然畏彬不敢發及彬被縛剛亦為徐政所縛不屈而死

力繕危城飲血登、追風驄馬鐵衣騰、神州不晦高樓月、共有君心對廣陵、昔人詩有云明月揚州第一樓

指揮張倫

倫不知何許人建文時歷官河北衛指揮勇悍負氣每熹觀古昔忠義事建文初薊州衛官起兵攻北平不克倫發憤南奔結盟報國已而從盛庸戰屢捷靖難後招倫降倫咲曰張倫將自賣為丁公乎死之

雄心激忿獨傷神報國誰將大義伸却咲丁公應漢戮區區不自賣張倫

衛鎮撫周濂

濂薊州衛鎮撫與馬宣守薊州靖難兵攻之不能克招之不能降圍益急出兵力戰兵敗為張玉所執不屈而死

重圍突戰不生還白日心懸虎豹關義士今猶恥張玉當時曾未識嚴顏

所鎮撫周拱元

拱元沅州人少讀兵書嘗出入夜沅蠻中相貿易蠻人信之建文初應募授錦衣所鎮撫軍前占候輒中主帥令引兵防護倘舟往來馳疾遜國後論死

飛輓風馳寄析衛旁羅星斗立軍中蠻方有開沅州客為報勛名已死忠

都指揮瞿能父子 子逸其名

能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都指揮與北兵戰白溝河諸將皆狼俱走獨能父子率所部精兵萬人力戰而死無一人還者

萬衆誰俱父子親一心歸義各輕身白溝戰赴瞿能死不數田橫五百人

都指揮宋忠

忠錦衣衛指揮使建文初以都指揮統兵三萬屯開平盡減燕府衛護與諸將倚角北平諸臬張昺都指揮謝貴長史葛誠相與約為內應謀遏燕兵及三人死遂率所部至居庸關退保懷來誓死社稷 文皇帝率精兵八千倍道趨懷來獲諜者言忠號于軍士云我麾下親屬在燕者並遭屠戮盡努力復家仇報

國恩　文皇帝急令諸將之家凡在軍中者張故旗幟前驅呼其父兄子弟示無恙諸將喜曰宋都督紿我也皆倒戈走各歸所親北兵渡河大戰忠被執死之子謙年十六請難後戍邊尋賜死

懷來兵散不堪論誓死惟君社稷臣將士為家誰為國與君惆悵一醆辛

附馬都尉梅殷

殷歸德州汝南侯思祖子也尚寧國公主靖難兵起殷總兵守淮安悉心防禦及北兵南下假道過淮殷割使人耳鼻授之口詞曰留汝口與殿下言君臣大義北兵竟不得道淮安由泗水出六合渡江入京靖難後殷尚擁殘兵守淮　文皇帝追公主以血書招殷殷聞建文君遜去慟哭曰君存與存姑忍之乃還京　文皇帝謂曰附馬勞苦殷曰勞而無功其仇家都督譚深侯殷出擠死笪橋下誣殷自投又曰此上命也　文皇帝并其同謀者趙曦皆斬之謚殷定官其二子皆指揮宣德間與世襲弇山堂別集二

殷提督山東學校兼理地方事勅語謂殷長於篤學精通經史堪為儒宗洪武十九年勅

勞苦曾聞慰　玉音無端假手及譚深秦淮往事東流水不泪梅殷未了心

都指揮謝貴

貴未詳所自洪武時官都指揮建文時以貴部署北平七衛逼燕府逮其官校有罪者時張玉朱能用詐誘貴入端禮門擒殺之

剪羽横鵰擬可由捋鬚乳虎亦堪憂若為欲逮張朱黨卻復張朱穽裡投

都指揮彭二

二未詳所自建文時官北平都指揮聞謝貴死叱曰早不為我謀乃集市兵千餘人躍馬直入燕府時府中有備遂殺二市兵皆散

一呼左袒共趨劉禍隱蕭墻事亦休謝貴九原如可作悔于彭二不先謀

大寧守將卜萬

萬未詳所自守大寧效死勿二靖難兵甚畏之部將陳亨欲降燕畏萬不敢發　文皇帝命行反間以書遺萬約降俾亨藉口殺之亨遂降封寧陽侯

燕兵一紙約歸誠卜萬從誰嫁此名君不二心心自白封侯端的在陳亨

衛鎮撫楊本

本不知何許人初為太學生建文元年應募才畧授錦衣衛鎮撫及禦靖難兵本持鉄棒重三十斤臨陳突戰大破之李景隆忌本不録其功已而約日又戰令本先鋒諸軍為後繼景隆語諸將曰今日事譬一園爪我華種熟反被他人採去耶竟擁兵不救本以孤軍力戰被執繫北平獄時　文皇帝攻濟南失利趙王奔還北平恐人心摇動索本殺之　文皇帝大怒曰本有才畧我將大用柰何殺本

孤軍援絶負驍雄楊本功喫李景隆赴敵自知身殉國不知身托種瓜慵

都督寧忠徐觀

忠觀不知何許人建文元年忠以都督充征虜右副將軍觀亦都督與附馬都尉李堅從大將軍至北平及靖難兵戰真定敗奔滹沱河又戰俱被執而死忠妻都督徐觀女也

再戰滹沱已力窮南冠北縶忍靡風舅甥同作干城將定不同生作二忠

衛卒羅義

義山西清遠衛戍卒靖難兵起詣闕上書乞息兵議和又録所上　文皇帝書有云殿下聰明英武今之周公也宜謹守燕土以法周公輔成王之義當開夷齊以國相讓去隱首陽山聖賢欲成天下之事必先明順逆之理成敗之勢禍福之機又得天道之宜人心之安然後可殿下以藩國敵朝廷即遂其願尤且不可況萬難無一易哉乞早息兵歸國書録上建文

君遠義獄
説燕無意為燕謀緩頰休兵未便休羅義惜孙南北望匡
時端亦見忠猷

廖氏二子 鏞 銘

二子巢縣人建文時鏞歴官都督刧與弟銘俱受経
于方孝孺靖難後 文皇帝令二子召孝孺入孝孺
怒曰汝讀書幾年還不識一個是字孝孺死二子拾
其骸骨葬聚寶門外甫畢見收送刑部論死

二子同傳博士経寧于是字少分明特因識得輸忠是不
棄忠骸自棄生

千户倪諒

諒燕山衛千户建文初嘗發燕府事府中官校盡逮
詣獄而于諒周鐸二人者皆伏誅靖難後執諒論死
譬燕逮獄沮燕謀倪諒知燕不淑誓安得沙中人偶語漢
家雍齒亦封侯

無錫縣隷戍民儲福

福無錫縣新安郷人洪武間隷戍燕山衛建文末年
挈家田原籍永樂初挟牒戍卒福在録中調遣曲靖
衛復挈家行仰天哭曰吾雖一介賤卒義不為叛逆
人在舟中日夜號泣不食而死母韓妻范歸営地埜
之范時年甫二十有姿容矢志守節居貧奉姑孝謹
毎哭夫則走山谷中大號不欲傷其姑也一日范浣
衣于澗見席草取之織席售以養姑姑年七十餘終
埜范為廬墓年亦八十餘卒席草不復生人謂孝感

所致即其墓葺廬集妮居守額崇孝庵
義士忘家亦丈夫倡隨崇孝兄[illegible]如閨儲范寡寡者自
是觚閲世有無

都指揮張皂旗

張皂旗者逸其名建文時嘗以都指揮充参将力挽
千鈞毎與北兵戰輒麾皂旗先登軍中號曰張皂旗
轉戰山東屢多俘馘至戰夾河力盡而死猶執皂旗
挺立不仆北兵神之

皇旗麾盡力千鈞、不仆英雄死後身、還似忠魂憑七尺、執

燕猶扼戍河津、

指揮宋瑄

瑄鄆國公晟之長子建文時官府軍右衛指揮數從

靖難兵有功靈璧之戰被甲躍馬先登斬首數級已

而諸營兵敗瑄尤格鬪力盡死之靖難後晟功名大

著封西寧侯永樂中兵部上列侯子孫名籍乞嗣封

瑄子本晟長孫當嗣 文皇帝怒瑄以瑄弟琥嗣之

承勲有子不封侯、天寵無私亦計讐、借問右翁開鄆國、君

曾一策與燕謀、

都指揮莊得

得西涼衛指揮建文時以都指揮隸宋忠麾下懷來

之敗惟得一軍獨全及助盛庸戰夾河斬燕將譚淵

北兵大忿乘夜襲之力戰而死

懷來萬死獨生全、出死輕生志益堅、末戰夾河君未死、竊

生有待戮譚淵、

都指揮孫泰

泰未詳所自靖難兵起從宋忠百戰懷來每先登多

斬獲靖難兵擇善射者以強弩射泰流矢滿甲裹血

而戰奮呼陥陳自言不負宋都督力盡且死屢禁曰

泰男兒死也

斬馘先登百戰功、為將忠義荅元戎、勍燕一發千鈞弩、得

與男兒作令終、

都指揮彭聚

聚北平都指揮副宋忠守懷來忠被執聚以殘兵血

戰死之時諸將校為北兵所俘者百餘人皆不屈而

死惜無考記

大將旌旗仆北風、多君留身後臨殘兵、義不俱俘虜、太

息無人併記忠、

越巂侯俞通淵

通淵洪武時以功封越巂侯建文元年召見壯之曰

老將也及與靖難兵戰克捷白溝河之役諸將大

敗通淵遂没于陣靖難後其家懼禍不敢言龍什
君王有寵憶燕頫、䮕鐵還驚馬伏波、壯志不酬身已殉、
雲空散白溝河、

龔翊

翊字大章崑山縣人年十七為金川門守卒靖難兵
至翊不能拒大哭還鄉隠居教授宣德間巡撫周忱
薦為崑山太倉學官翊謝曰翊仕無害恐負往日金
川門一慟耳竟以隠終門人私謚安節先生

出 介胄

存疑什

金川那復惜龍蟠、孺子沾襟血未乾、微蕨故山應皓首、忍
于苜蓿願加餐、

長興侯耿炳文附馬都尉耿璿都督僉事耿瓛

炳文濠州人洪武初累立戰功封長興侯建文時靖
難兵起以炳文為大帥統三十萬兵駐真定 文皇
出其不虞間道来戰大破之炳文奔入城固守靖難
兵不能下徵還遣李景隆代其軍北兵侵軼愈甚及
至遜國先是長子附馬都尉璿勸父直搗北平不聽
快快悲泣仲子都督僉事瓛數請揚兵致永平以掃
北平亦不從靖難後並論死悉以長興侯田宅賜魚
守官

軍四國勢已分崩、專閫憑誰患愈增、濟難有謀憐二子、封
侯無業繼長興、

歷城侯盛庸

庸不知何許人靖難兵起充恭将從曹國公戰燕齊
間後與鉄鉉固守濟南戰備有功封歷城侯尋充總

十五 介胄

存疑什

兵官代李景隆初與靖難兵戰東昌斬張玉又大戰
夾河與都指揮莊得共殺譚淵及靖難兵至浦口庸
時還京率兵出高資港結水寨拒戰靖難後陳瑛劾
請誅庸削爵死

浦口龍飛戰血流、落暉争挽歷城侯、戈船舊出高資港、猶
撼胥濤怒未休、

魏國公徐輝祖

輝祖中山王長子嗣魏國公靖難兵將起與齊泰黄

子澄盧振張禹葛誠合謀預督諸將北進後屢戰有功召還守固根本靖難兵及江又與開國公常昇分道出戰將士離散不前力屈而退金川門潰率兵巷戰遜國後縊繫而死　文皇帝曰徐輝祖即齊泰等同罪宜論死念中山王不可忍嗣曲赦之後輝祖子欽襲封魏國而定國則輝祖弟徐增壽以靖難封其子景昌亦世襲

長公縊繫亦何緣　恩及中山國復傳輸却二郎稱靖難
存稾什　十六　介胄
重勛開國不承先、

都督孫岳

岳未詳所自建文時以都督同知充鳳陽守將靖難兵起大脩戰備北兵避之從下流度淮遜國後岳猶堅守鳳陽永樂元年執至安置海南而死

淮水牙旗控上游北船風鶴下東流海南白骨鄉山遠悵望中都是首丘、鳳陽今中都留守司

太監吳亮

亮建文時中官最親幸遜國後正統七年有老僧出自田州土官司趺坐廣西藩堂自稱朱允炆遊方到此老矣送骸骨歸故鄉司官奏上驛送赴京寓大興隆寺號老佛內外僧人謂無匿日言官奏恐惑衆下之獄　睿皇帝不忍以亮昔所親幸命審視之老佛見亮即曰汝吳亮耶亮辭不是老佛曰我昔便殿食子鵝肉棄一片于地汝時手執壺狗餂食取何謂不是亮伏地哭不能仰視復命畢遂經死因命老佛入
存稾什　十七　介胄
宮居西內卒葬西山不封不樹時鄞縣黄闊玉督學廣西親覩建文君趺坐藩堂長身巨鼻聲如洪鐘但額角微偏耳出詩一首以示藩臬見後別錄

身經遜國老黄門白首難忘昔日恩吳亮若先輕一死宵誰擴識舊君存、

附備存

縉紳士四

介胄士一

侍講樓璉

璉字士璉金華縣人建文時官侍講遜國後命方孝孺草詔不可改命璉璉不敢辭比歸憤悶其妻問曰得無傷方先生耶璉曰我受刑無妨恐累汝輩耳遂巡一夕經死

岐路倉皇亦自嗔更于一夕費逡巡細君說到追傷事獨為妻孥不為身、

工部尚書嚴震直

震直烏程縣人洪武初由布政使歷官工部尚書建文時仍舊職靖難兵起督餉齊魯間為北兵所執置布囊中以兩馬舁至北京繫獄遜國後復官工部尚書奉使安南遇建文君于滇池悲慟吞金而死

星槎浮海覓三丰、誰謂滇南自六龍、時遣使訪張三丰物色建文君于海外竟不可得 不避逅死憐嚴震直此身還屬舊司空、

禮部侍郎王景

景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禮部侍郎靖難後謂建文君赴火死 文皇帝問葬禮于景景頓首言當用天子禮從之

漢禮初隆及魯公何曾宛議叔孫通建文四載為天子得藉王生乞梓宮、

太平府知府劉有年

有年廬陵縣人徙居沅州建文時知太平府靖難兵至坐不出迎 駕謫戍雲南西平侯薦為交州按察僉事悒怏而死

北駕南來說未迎殘山剩水不勝情交州誤入西平路無限悲辛判此生、

都督平安

安滁州人洪武末歷官都督僉事靖難兵起充參將屢立戰功北驍將陳亨王真相繼為安所戮靈璧之敗安被執北諸將皆請殺安 文皇帝惜其才累全之安亦隱忍有畜一日 文皇帝見安問曰安尚在安恚遂自經死

陳平戮後戮王真、識得渠魁兩叛臣、名也平安更無恙云

知南八亦何人、陳王故建文叛將也

附表遺

母后一

建文皇后

后姓馬氏光祿卿馬全女建文元年正位中宮四年六月十三日建文君遜去后赴火死吾學編稍見其事而遜國臣記乃缺后傳或不以后從諸臣列也茲用著之表遺不敢泯后之蹟而尤不敢以母后例臣子列傳庶幾端簡公遺意否嗟夫若后者正位有年死事激烈萬世下奚翅慈元宋后蹈海僅僅嗆炙人口已哉特賦律言表見缺畧俾太史公一采録云

滇池龍去隔蒼旻、后土山河誓此身、四載既為天下母、六飛寧見北來塵、烟消玉骨空遺燼、事去慈宮獨厝薪、知有湘魂望南狩、九疑何處不凝顰、

附考遺

縉紳士四

介胄士三

耶溪樵者雲門寺僧見會稽志

二人未詳所自永樂時一樵于會稽之耶溪上日斷薪二束足食則已食已盡詩于溪沙畫已輙亂其沙人恠之一日竊其畫從後摠持乃得詩云夢入鵷班覲紫宸、覺來依舊泣孤臣、半生家國惟餘我、萬里江山已屬人、無地可容王蠋死、有薇堪濟伯夷貧、伶仃苟活緣何事、要了荧炭一點真、一為僧于會稽之雲門寺每從一童子携茗具筆泛舟而遊賦詩滿袖歸則焚之不言所以人謂皆建文時出亡諸臣匿名晦迹者

誰是樵蘇誰是僧、逃名總是孝陵東、雲門山外耶溪上、不看浮雲逐廢興、

樂平縣知縣張彥方見英風記異

彥方龍泉縣人建文元年由給事中以便養吉改樂

平知縣四年勤王詔下彥方搴旗糾義起兵一邑鄉應有武弁沮之彥方大哭曰君父在水火吾可以自緩乎遂率所部抵江口遇靖難游兵執至樂平縣梟首暴屍譙樓時暑月經旬顏面如玉無一蠅玷集人謂忠義所感父老竊葬縣治之清白堂後

氣節凌霜六月寒忠貞顏玉肯摧殘誰言蠅蚋些兒物也避英風不敢攢

進士陳周見無錫志

周不知何許人嘗第進士其先世與吳僧道衍善衍時幸用因薦辟之周乃隱居錫山終其身不仕

高飲山中第二泉清風標節首陽傳吳僧任說長安好空墜天花在眼前

都指揮楊松見通記

松未詳所自建文時以都指揮充先鋒禦靖難兵主帥耿炳文令守雄縣靖難兵夜襲之松率軍士登城大罵黎明城破松與麾下九千人俱力戰而死

雄城一砌九千兵罵敵終宵叱咤聲以昔睢陽經戰後此聲曾未敵人驚

指揮滕聚見通記

聚陸梁梁當作凉衛指揮白溝河之戰聚及越嶲侯俞通淵引衆赴之俱力盡而死遜國臣記乃缺聚傳

南北相持戰白溝汗青惟說是俞侯陸凉舊亦同心死曾不同將一字收

開國公常昇見弇山堂別集

常昇開平王遇春第二子洪武二十二年封開國公永樂元年以昇與魏國公徐輝祖有分道出兵拒逆靖難師罪安置雲南死國遂除

六詔風煙一逐臣開平礪帶已無論常昇罪亦徐輝祖不及中山國復新

貞姑一

胡郡奴見英風記與

郡奴大理寺卿胡閏女閏死時郡奴方四歲其母縛

就刑郡奴自懷中墮地有一卒提入功臣家付爨下婢收之郡奴昏瞶夢與父母相持泣覺則抱一猫卧也稍長識大意髮至寸即自截去日以爨墨汚面禿垢不作人狀苟活二十餘年功臣家不以人類畜之永樂二十一年赦諸死事者苗裔郡奴得與同難女流輩乞丐歸鄱陽依姻家老發王安人居誓不有家鄉人憐之餽遺不絕郡奴所受免死而已年五十六而終尚處子也鄉人謚曰忠徹貞姑萬曆二十年饒守楊際會鄱陽尹儲昌祚附祀于其父閭祠

父死王家母死夫流移處子老呱呱七饒月旦鄉評重不改貞姑胡郡奴

附別録

建文君書金竺長官司羅永菴二首

風塵一夕忽南侵天命潜移四海心鳳返丹山紅日遠龍移滄海碧雲深紫微有象星還拱玉漏無聲水自沉遥想禁城今夜月六宮猶望翠華臨

讀罷楞嚴磬懶敲笑看黄屋寄圜標南来瘴嶺千重過北望天門萬里遥款段久忘飛鳳輦袈裟新换衮龍袍百官此日知何處惟有群烏早晚朝

建文君廣西歸

牢落西南四十秋歸来白髮已盈頭乾坤有恨家何在江漢無情水自流長樂宮中雲氣散朝元閣上雨聲愁新蒲細柳年年緑野老吞聲哭未休

黄子澄悔用李景隆

仗鉞曾登大将壇貂裘遠賜朔方寒出師無律真兒戲誤國全身獨汝安論将毎時悲趙括攘夷何日見齊桓尚方有劔憑誰借泣向蒼天幾墮冠

顔伯瑋題壁

太守諸公鑒我情只因國難未能平丹心不改人臣節青史誰傳令尹名一木豈能支大厦三軍空擬築長城吾徒雖死終無憾望采民艱達聖明

魏澤過方孝孺故居

荀與衛雨過侯城撫景令人感慨生黄鳥向人空百囀孤猿墮淚只三聲山中自可全高節天下難居是令名知憶令威千載後重歸華表不勝情

無名士書葳嵋亭

一個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為君王固首陽

馮翁書夔州壁間

夜夔何奇特龍飛天漢津朝横滄海曲夕過滇池濱先霖皆五采蜿蜒無損鱗淵田變化間張主藉高旻

方孝孺臨刑詞

天降亂離兮孰知其由奸臣得計兮謀國用猶忠臣發忿兮血淚交流以此殉君兮抑又何求嗚呼哀哉兮庶不我尤

王叔英書絶命詞

人生穹壤間忠孝貴克全嗟予事君父自省多過愆有志未及竟奇疾忽見纏肥甘空在案對之不能嚥意者造化神有命歸九泉嘗念夷與齊餓死首陽巔周粟豈不佳所見良獨偏高蹤渺難寄偶爾無足傳千秋史官筆慎勿稱希賢

高巍志喜賦

至濟南而被圍思張睢陽之忠堅幸遇知己之鉄相更從英華以雲聯若徐將軍之糾糾盛統兵之桓桓俞應高公之糾謖大叅宋公之周旋掠陣張都統之能勇給備王太守之從權吾道王府校之論議斯文王播告之勉勵眾資群策屈力保全

王叔英書案一聯

生而已矣曾何補于當時死亦[illegible]　亦無愧于後世

陽羨許有穀子仁甫手著

弟許有節子和甫孜正

侄 用宗 明鉉 用卿 明皐 明變 道除 履道 道隆 允烝 除興 同閱 允泰 允中

文學博士方孝孺

孝孺字希古寧海縣人洪武十五年應辟 高皇帝一見奇之甫太孫曰此莊士也當老其才以輔汝因遣還建文初召為翰林學士比定官制改文學博士靖難兵起孝孺誓死社稷遣將出師凡所經畫與齊黃恭心遜國後持斬衰服晝夜號泣鎮撫伍雲執縛至 文皇帝前義不屈命繫獄日以 温言慰諭終不屈召自獄中 文皇帝降榻謂曰先生毋勞苦今詔天下非先生草不可孝孺悲慟益切聲徹殿廷大批數字云云授筆于地且罵且哭曰死即死草則不可 文皇帝震怒磔之夷九族

華除言遜不言兵順應何煩 詔始明天為 高皇表莊士故將完節付先生

燕府長史葛誠伴讀余逢辰（一作教授余逢辰孜當時王府官制親王無教授而有伴書伴講伴讀則伴讀為是）

誠不知何許人建文初燕府長史逢辰宣城縣人燕府伴讀靖難兵將起誠切諫不聽泄其事于張昺謝貴密疏以聞因有簿錄燕府人之命 文皇帝怒恨即殺誠族其家逢辰先是聞靖難謀遺書于子自分必死後兵起泣諫不聽死之

天命潛移四海心帷中尚有諫書陳圖王二子無勛業只作軍前叩馬人

禮部尚書陳迪

迪宣城縣人洪武八年由薦辟累官布政使建文元年官禮部尚書靖難兵起受命督餉過家不入聞變赴京建文君已遜去 文皇帝召迪責問迪罵而不

㐫與其子丹山鳳山等六人同日就刑炙其父子舌
令相食廸吐罵不絕口死襟帶中遺詩云三受天王
顧命新。山河帶礪此絲綸。千秋公論明于日。照徹區
區不二心。廸蒼頭侯来保者拾其骸骨歸葬計橋鄉
人謚曰靖獻、郡守涂觀李默相繼祠于廸之故居
故鄉残骨任消沉、昜鏤甘飴不二心、白日千秋公論在、悲
歌長記血沾襟、

兵部尚書鐵鉉

鉉鄧州人其先世色目人洪武時歷官山東叅政靖難兵圍
濟南鉉拒守設鐵板于城上誘之入以板下壓幾犯
駕比解圍進兵部尚書東昌之捷斬燕大將數人北
兵遠遯遯國後擁残卒駐淮南意圖恢復擒至闕下
南面而坐令一北面終不可得碎其體猶大呼曰事
云矣罵不絕口死
濟上雄謀憤未平、残兵淮水寄長城、不教鐵鉉身俱碎、可
便金甌別鑄成、

刑部尚書暴昭

昭山西人洪武時累官刑部侍郎建文初充北平採
訪使尋以刑部尚書掌平燕布政司事及平安諸軍
敗名之還京金川門不守靖難兵執至 御前抗罵
不屈截手足、去齒、猶罵不絕口、斷頸乃已、
未死危言未絕呼、凜膛眉睫眇刀鈇、碎身留得完名在、生
氣猶然一大夫、

刑部侍郎張昺

昺澤州人洪武間由人材歷官刑部侍郎建文初以
戚望出掌北平布政司事受密旨防禦燕府會詔逮
府中官校有罪者時張玉朱能輩詐縛數人置廷中
誘昺與都指揮謝貴入械伏兵執之不屈而死靖難
後族昺家一子避脫 文皇帝嘗夢昺披髮為厲遣
焚其尸面色如生先是昺寄心腹于奚卒李友直
奚吏被泄其謀以故遇害
防微有旨密承恩為厲知君死亦存、一夕丹心譬叛卒九

重清夢格忠魂

御史大夫練子寧

子寧名安以字行新淦縣人洪武初及第歷官工部侍郎建文時改御史大夫靖難兵起李景隆懷二心屢敗召還子寧執之于朝請誅不聽激忿叩首言此賣國賊以臣備員執法不能除奸請先伏誅靖難兵渡淮蕭用道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當事者誤國當事者怒詬二人子寧曰事已至此尚不能容言者手 文皇帝即位縛子寧至語大不遜斷其舌謂曰吾効周公助成王耳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云成王安在死之正德間提學副使李夢陽祀于金川書院集其文行世

手探舌血沾胷臆血書字字萇弘碧成王安在與誰論子寧自寫心中赤

御史大夫景清

清本耿姓訛傳景真源縣人洪武間及第歷官左僉都御史建文初改御史大夫靖難後方孝孺練子寧輩俱死清獨委蛇侍朝人皆疑之一日早朝清緋衣入先是占者奏文曲星犯帝座甚急有赤光 文皇帝因疑清及見清衣緋收之得所帶劍詰責不屈而死以草楦其皮械長安門是夜精光迸見明旦駕過清屍所忽斷索行數步作犯 駕狀遂族其家已而時入殿廷為厲

垂翅鵷行却衣緋此中心事獨遲遲藏鋒別有中星劍午夜飛霜動紫微

御史高翔

翔朝邑縣人洪武時官御史靖難時戮力戎政忠義激發靖難後召至衰絰入見大哭語不遜族之沒其產諸給高氏產者悉加稅令世世怨翔罵翔又發其先墓為漏澤園今之義塚

故國山河碎夕曛西臺有恨一丘墳祇憐朝邑論加稅漏澤園中又幾分

戶部侍郎盧迥一作盧珙
迥仙居縣人建文時官戶部侍郎性踈爽不屑曲謹
大節皎然少喜飲酒飲酣輒長歌既仕折節恭慎靖
難後義不屈縛就刑長謳而死聞者悲之
大節從來性皎然卑卑恥是一身憐長謳不落貪生淚慨
送忠魂到九泉
刑部侍郎胡子昭一名子韶初名志高
子昭大足縣人嘗從方孝孺學建文時歷官刑部侍
作褱什　七　縉紳
郎靖難後不屈而死臨刑有詩云兩間正氣歸泉壤
一點丹心在帝鄉其二親并五子俱戍邊正德中代
巡熊相祠之
兩間正氣一心丹變白類齡五子孱義不顧家親不辱祖
孫荒徼亦承顏
戶部主事臣敬宗人府經歷宋徵國子博士黃彥清
敬平涼府人建文時官戶部主事徵不知何許人官
宗人府經歷靖難後敬被逮不屈磔死夷其族徵先

是請廢諸藩被逮不屈而死并殺其妻子彥清不知
何許人官國子博士以在附馬梅殷軍中私謚建文
君坐死并逮其從子貴池縣典史金蘭等繫獄殷言
清實未嘗在軍中金蘭得釋
臣敬族夷身共碎宋徵孥戮無噍類彥清得死赦金蘭
天力藉梅都尉
蘇州府知府姚善
善字克一安陸州人建文時官蘇州府知府靖難兵
存褱什　八　縉紳
起上防禦策時用漢破七國計貶齊黃于外善曰人
有文武才可扶顛濟危者反置閒散急召之詢其姓
名曰人才豈有過黃太卿因召還二人詔善節制蘇
淞嘉常鎮五郡兵勤王未及赴而金川門不守索子
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圖興復善曰公可去
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徙號名善職守土與城存亡
子澄去善被許千戶者縛至京　文皇帝責曰汝以
一郡守乃敢抗我善厲聲不遜死之

校蕩中原未可憑疾風難送海桴乘使君職有專城寄捲
土重來說郅卿

戶部侍郎郭任

任丹徒縣人建文時歷官戶部侍郎靖難兵起調兵
食軍興不乏遜國後不屈而死夷其宅長子亦死少
子金山保戍廣西嘉靖間郡守劉僖祀任于鄉賢祠
人猶悲之

汾陽無宅可經過何處秋槐散夕陽（唐人有題郭汾陽故宅云今日猶殘歌舞地古槐疎冷夕陽多蓋傷之也）惟有鄉人知社賽年年聞些寄傷心（些音瑣叶去聲）

存疑 十 細紬

盧振

振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靖難兵起與齊泰黃子
澄徐輝祖輩謀畫戰守效力尤多靖難兵畏之遜國
後逮至令降振厲聲不遜乃數其罪搒掠而死夷其
族此吾學編述振事有然者通紀云振燕府護衛指
揮與長史葛誠約為張昺謝貴內應不克死之族後

數罪能將一死償兩旋供案足相方謂君皆死憑何罪不
致定
作降臣利國亡

御史王度

度字子忠歸善縣人建文時由明經官山東道御史
靖難兵起與齊黃輩共調兵食後盛庸代李景隆出
師密陳便宜有東昌之捷靖難兵南下益急請募兵
勤王有小河之捷後奉勅勞軍徐州時靖難兵陷鳳
陽方孝孺遺書誓同死社稷壬午七月逮戍賀州語
大不遜死之夷其族臨刑且曰吾得從希古矣

尺書希古與君籌報國同將一死休此去亦從希古後遲
君曾未到邊州

存疑 十 細紬

徽州府知府陳彥回

彥回字士淵莆田縣人洪武初坐父罪戍鎮南衛家
人俱道死獨携祖母郭不能前監者憐而縱之匿依
定遠知縣黃積良稱黃姓以明經歷官徽州府知府

建文元年受循良上賞及祖母承重父老走京乞留
彥回衰絰赴闕疏復陳姓奪情留徽營葬祖母于郡
境北山之陽因家焉時走墓下哭泣徽人名曰太守
山靖難兵起彥回時已致仕糾合義旅拒之江上被
執不屈而死後籍其家
閩海流移絕復還一生忠孝獨間關無家藉有殊恩在不
赭新安太守山

太常少卿盧原質

原質字希魯寧海縣人官太常少卿方孝孺中表弟
也二人以節氣相砥礪洪武二十二年質進士第二
官編脩孝孺遺詩云奉天殿上榜初開共賀江南得
秀才好是青蘿居士說今年文運屬天台歷太常少
卿事建文君屢有建白靖難後被召不赴而死
亡國遺臣九族除幾家同是一坵墟憐君獨抗徵書死尚
有恩波及釜魚

給事中韓永

永西安縣人建文時官戶科給事中豐軀美髯慷慨
論兵建文君最所喜任靖難後杜門不出名復其官
嘆曰吾王蠋可也何以官為不受死之
亂髯青瑣舊鳴珂國破銜門掩薜蘿憔悴不慙王蠋死金
臺高斗為誰多

大理少卿胡閏

閏字松友鄱陽縣人　高皇帝征偽漢至吳芮祠見
壁間畫松題云幽人無俗懷寫此蒼龍骨九天風雨

來飛騰作霊物因問誰詩守者曰里中胡閏立召閏
置帳前官督府經歷叅贊機務建文時尤以直諒知
名官大理少卿靖難兵起與齊黃輩共議軍國事燕
國後召見衰絰而入語甚抗　文皇帝怒命縊死之
閏嘆曰死即死吾不負　高皇帝孫死後以石灰水
浸脫閏皮櫝草懸午門外妻汪氏子傳慶俱棄市傳
福戍廣西尋移交趾女郡奴裝功臣家夷其族二百二十
七人親黨遠戍者甚衆萬曆十三年悉赦四籍二十

二年郡守楊際會縣尹儲昌祚捐俸祠關于故里胡

家橋

髯恭廷尉兩朝名魚水鄱湖共此情　高帝有孫君不負

忠臣無國義輕生

大理寺丞鄒瑾彭與明劉端王高

瑾吉水縣人官大理丞靖難後不屈而死彭與明萬安縣人亦大理丞靖難兵起推與明督察諸將靈璧之敗被執縱歸令僞語朝士與明慟忿裂衣冠變姓名去劉端王高俱南昌縣人亦俱大理丞坐縱方孝孺臨刑時息陰樹下劓鼻而死

同官同難籍同鄉自請心同日月光劓死可云非爲國傷心同是惜忠良

禮部侍郎王魁

魁不知何許人建文初官禮部侍郎與陳迪黃觀同寅協恭魁行古雅有文章習典禮迪觀尤所敬讓二人死于靖難魁亦死之一時禮卿三人同殉國者

似君文行足平生道有陳黃讓策名相信爲誰相繼死綸忠相說舊宗卿

左拾遺戴德彝

德彝奉化縣人洪武末及第　高皇帝親諭以讜言正論補益時事常在侍從建文初改左拾遺靖難兵起與方黃同心共事二人死後德彝被徵名義不赴死之

國是方黃愜共論讜言無主復誰陳徵車不逐名途去還作先朝侍從人

戶部侍郎卓敬

敬字惟恭瑞安縣人洪武間由進士歷官戶部侍郎建文初密奏燕府事建文君驚曰王骨肉至親卿何及此敬曰楊廣隋文非父子耶建文君默然良久曰卿休矣靖難兵入責敬不迎附敬厲聲大抗　文皇帝欲殺之矜其才且繫獄或引管魏事說敬者敬怒叱之姚廣孝乃以夙怨殺敬臨刑嘆曰變起宗親吾

無經畫、死有餘罪、神色凛然、死經日如生。文皇帝
曰、國家養士三十年、惟得一卓敬、為之動容、

楊脩有激可無言、晉魏煩誰欲並授、一死不難酬廣孝、孤
忠能易動宸軒、

都御史毛大芳

大芳泰興縣人、博學有奇名、洪武間以名對擢泰府長
史、勉以董子輔相之業、大芳感激、額其堂曰希董、建
文初擢右都御史、請難兵起、遺詩淮南守將梅殷云

幾燕消息近如何、聞道將軍志不磨、縱有火龍燔地
軸、真教鐵騎渡黃河、閫中事業蕭丞相、塞上功勳馬
伏波、老我不才無補報、西風一度一悲歌、壬午八月
死之、子順童、道壽、文生、並論死、二孫亦死獄中、有希
董集行世

堂額希董是忠賢、寄語梅殷好慮燕、淮水西風數行淚、悲
歌幾度憶潸然、

御史甘霖

霖懷寧縣人、洪武時官御史、剛介敢言、臺中推重、靖
難後慷慨求死、從容就刑、人悲之、其子孫相戒、不復
出仕、

時危求死肯求生、慷慨從容兩不驚、家廟慕義心共碎、復
誰西向出懷寧、

兵部尚書齊泰

泰初名德、賜名泰、溧水縣人、洪武間歷官兵部尚書、
受顧命輔太孫、與太常卿黃子澄建策削制諸藩、靖

難兵起以誅齊黃為名、時用漢破七國計、泰因謫外
尋召入、未及還、建文君已遜去、泰追至廣德州、欲翌
往他郡起兵、被執不屈而死、其故居今為溧水縣舖
舍、去縣東十里、猶稱尚書舖云、嘉靖間知縣謝廷萡
祠之、額曰表忠

謫君無可濟時艱、空使英雄淚欲潸、晁錯漢誅吳亦起、不
堪徒出又徙還、

太常卿黃子澄

子澄名湜以字行分宜縣人洪武間舉進士第一官
至太常卿建文君為太孫時嘗坐東角門與子澄語
宗藩事及即位倚任之謂曰先生毋忘東角門言靖
難兵起子澄籌畫甚悉耿炳文兵敗薦李景隆代其
軍景隆復敗棄師走子澄請誅之不聽賦詩悲歌見後
别録 靖難兵至淮上以誅齊黃為名與齊泰俱被謫去
遜國後執至責問不屈而死夷其族一子走匿姓名
遇赦家咸寧縣正德辛巳進士黃標其孫也

存稾作 十七 絳紳

訏謨陳列夙攄忠誤國何人竟負公事去痛心空借劍漫
將號泣向蒼穹 子澄悔用李景隆詩云泣向蒼天幾墮冠心之飲痛如此

參軍斷事高巍

巍遼州人洪武間貢入太學尋以孝旌授督府斷事
靖難兵起從李景隆出師參贊機務請使燕上書解
兵詞甚急切謂臣自負孝子當為忠臣死孝死忠臣
之願也云云書再上不報歸遇鐵鉉於臨邑相持慟
哭効死趋濟南拒退靖難兵作志書賦見後别録 提所部
勤王聞金川門不守縊死驛舍中
志喜慕程望國門金川一潰惜南奔旄頭夜落關山月古
驛黃昏空斷魂

沛縣知縣顏伯瑋父子 子名有為

伯瑋名環以字行廬陵縣人建文元年舉賢良方正
授沛縣知縣靖難兵攻沛伯瑋度不能支遣其次子
有為還家曰汝歸白大人子職弗克盡矣題詩壁間
誓死見後别録 靖難兵入沛伯瑋冠帶南向拜慟哭曰臣

存稾作 十八 絳紳

無能報國遂經死有為聽父不忍去復還沛見父屍
遂刎以從縣丞胡先率父老葬之南關外
報國無能義自經淚痕空壁可憐情歌風臺下忠臣墓殉
塟同傳孝子名

東平州吏目鄭華

華字孝思臨海縣人洪武間進士授行人建文初以
註誤謫東平州吏目靖難兵將至華謂其妻蕭曰吾
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曰君能為國妻獨不能

爲夫乎華乃稱病覔醫撰家托其友人無錫[illegible]次
進亟還州時州之長貳棄城去華率吏民力守不能
支累檄至山東乞援當事者擁兵不救華絶食五日
死東平遂陥
參軍一旅抗燕兵力盡誰援五日生切齒賀蘭爭未滅當
涓遺恨失東平
御史王彬
彬字文質東平州人洪武間進士官御史建文時巡

江淮駐揚州靖難兵至有指揮王禮欲以城降彬執
禮下獄外禦内防七日不解甲一力士能舉千斤彬
常以自隨禮之弟宗乃厚賂力士毋誘其子出千戶
徐政張勝遂縛彬至城上挾靖難軍中政出禮於獄
與江都知縣張本開門降彬不屈而死先是靖難[illegible]
飛書城中能縛王御史降者官三品故徐政張勝
本縛彬以降
北兵縣爵啖維揚徐政甘心負二張[illegible]盡彌留王[illegible]

憑忠義作金湯
給事中陳繼之
繼之莆田縣人官戶科給事中靖難兵起多建白不
聽壬午八月死之父秀母黄謫戍甘肅死妻姚子徵
仔女進奴京奴弟余朔悉戍邊
兵戈謀國不謀身八口無家累後人假使欲全慈與孝世
間何處覔純臣
御史董鏞葉希賢

鏞不知何許人建文時官御史靖難兵起諸御史凡
有節氣者時時集鏞所誓不負此心希賢松陽縣人
入臺侃侃自任靖難兵起屢疏言用兵事論耿李二
帥喪師失律與鏞尤同心靖難後並坐逆黨死之或
曰希賢遯爲僧即雪庵和尚也詳見本傳
憂時愁絶惠文冠董葉由盟尚未寒泣洒新亭當月淚此
心椎痛血誰乾
谷府長史劉璟

璟字仲璟誠意伯基之次子也洪武時最恩遇官閣
門使日夕左右諸大臣忌之會谷王就封 高皇帝
謂侍臣曰王年少誰可羽翌衆推璟因出為谷府長
史靖難兵起赴京上防禦十六策不行令叅李景隆
軍景隆敗璟冒雪奔良鄉裂趾跛行三十里至涿州
遇其子貊自大同赴難翌璟上馬還家養疾建文一
年輿疾赴闕進見聞錄千萬言又不行永樂元年逮
見猶稱 文皇帝為殿下殊不加禮且曰殿下百世
後逃不得一個字下獄縊死法官希旨緣坐其家不

許仍得歸葬

萬邦周命說維新仲璟還多一字嗔此是劉基能有子可
云亡國更無人

遼府長史程通

通字彥亨績溪縣人洪武末拜遼府紀善靖難兵起
從王入朝進太長史上防禦策不行遼國後其仇家
紀綱者方幸用乘間言通寄有封事于杞械至京論
死籍其家惟枯皮數張書數卷田數十畝而已

歸朝有疏欲披肝當國無人着眼看仇是紀綱君莫怨與
君剖出寸心丹

蕭縣知縣鄭恕

恕字本忠仙居縣人知蕭縣建文四年燕將王聰政
蕭恕死之後籍其家二女死子濂湜姪溫等四人徙
北平傭田

從君二女慰重泉四口猶存得徙邊待說齊黃方氏後[illegible]

移魯復一傭田

沛縣主簿唐子清典史黃謙

子清謙並不知何許人子清官沛縣主簿有惠政知
縣顏伯瑋守沛一切調餉邏察皆屬子清靖難兵至
執子清主將欲用之寧死不屈謙官沛縣典史勇敢
能戰伯瑋加禮之特隆謙尤效力靖難兵執至徐州
逼令招降謙不從被害

顏令孤忠是果卿危城誰與日籌兵同心藉有同寅力矯

矯黃謙唐子清、

周璿謝昇

璿昇並不知何許人亦不知何官或曰璿諸城縣人
建文時二人從諸將戰守練兵給餉夙夜不懈靖難
後皆不屈而死璿妻王氏一子欒兒俱沒入昇家卒
免之

戮力勤王各委身周璿妤沒獨含辛謝昇不恤家無恙總
是亡家為國人

存疑付　二十二　縉紳二十七

按察僉事湯宗

宗不知何許人官北平按察僉事上言按察使陳瑛
客受燕府金錢有異謀靖難後被瑛論死

貪得金錢有幾文陳瑛貴國知無君問渠讐戮湯宗罪藉
口何言與奏聞

刑部尚書侯太（附隷卒茅卯仔）

太南河縣人官至刑部尚書靖難兵起督餉淮安得
便宜行事經畫苦心嘗徹旦不寐遜國後執太與其
隷卒止高縣人茅卯仔（上高古敖陽地）同下錦衣獄死卯仔
太之寄心腹者

執君何罪屬金吾淮海風濤昔茹茶經國自傷追舊事敖
陽波及淚同枯

漳州府教授陳思賢生負陳應宗伍性原林珏鄒君默
曾廷瑞呂賢

思賢不知何許人洪武末官漳州府教授每以忠孝
節義勗諸生靖難　詔至漳思賢曰明倫之義正在

存疑付　二十四　縉紳

今日乃堅臥不出迎率諸生陳應宗輩六人即明倫
堂為舊君哭臨如禮郡人執送至京思賢等以身殉
或曰俱死道中嘉靖間提學副使卲銳祠之

理詔初臨萬國新入閣無地不稱臣（福省古七閩地漳州併延平稱八閩）
獨有明倫士天下師生此七人

濟陽縣教諭王省

省字子職吉水縣人洪武五年領鄉薦官濟陽縣教
諭靖難兵至被執省為從容引譬詞義慷慨釋歸坐

明倫堂伐鼓聚諸生謂曰若等知此堂何謂明倫今
且勿多講只說君臣之義如何省大哭諸生皆哭省
觸柱死
虎口全身豈惜身還從諸子說明倫濟陽萬古君臣義名
共漳州有八人

淞江府同知

同知不知何許人逸其姓名建文時勤王詔下同知
榜募義勇入援極言大義感動人心併述靖難兵手

恩負義遜國後械至京不屈磔於市
君爲大義不爲名取義無心在勤銘青史雲閣書二守淞古
雲閣不知何狀作真卿

禮部侍郎黃觀 後改官制稱侍中云

觀字伯瀾初姓許復姓黃貴池縣人洪武時進士第
一建文時歷官禮部侍郎與方黃輩同見信用嘗草
詔詆斥靖難兵詞甚激烈奉旨募義勤王至安慶聞
金川門不守泣謂人曰吾妻翁氏素有志節必不辱

原缺

殆死矣即招魂葬之江上明日家人來言翁夫人暨
二女皆被執有象奴得之夫人給奴與釵釧出市酒
肴遂攜二女率家屬十餘人投淮清橋下死觀慟哭
回京至李陽河聞建文君已遜去朝服東向再拜投
湍流中池陽人祠之配宋池州府通判趙昴發稱準
忠云

江上招魂感慨多誓將身世障頹波李陽不蹈無情水為
與行人指汨羅

御史曾鳳韶 池陽黃侍中碑云唐鳳韶吾學編遜記諸史云曾鳳韶今從之

鳳韶廬陵縣人建文時官御史靖難兵起鳳韶使燕
請罷兵不聽靖難後名復其官不至加侍郎又不至
刺血書其襟云予生廬陵忠義之鄉負骨鯁之彊讀
書而登進士仕宦而至繡衣郎死一死之得宜可以
含笑於地下而不愧吾文天祥囑妻李氏子公望曰
我死勿易我衣遂自刎時年二十九李宗節尤堅吉
安府志云李亦自殺

忠義存褒什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許有穀撰是書記建文殉難諸臣事蹟每一傳後繫七言絕句一首

逸民史二十二卷

〔明〕陳繼儒輯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逸民史二十二卷》提要

逸民史序

陳仲醇氏史逸民逸民之義見魯語始之逸之與隱有別乎曰有自古巢許之事若存若亡三代盛時閭胥之教行而四民之職舉其有孝義俠烈者欲隱而不見不能也孝義俠烈必待隱而後見者衰世之事也其志苦其章晦其君子之不幸乎若逸之品則疑於神矣如雲飛虹起有目者何嘗不見第不得而控揣之繫羈之云耳春秋之時荷

蓧丈人之為隱也諒矣至于三
黜不去之士師與採薇之子同
稱為逸而孔子生平轍跡未嘗
三年淹頓反自以為異于逸民
此其故不可以尋常蹊徑論也
大抵處天下事者身在事內識

在事外火以外觀則明局以外
觀則清去就以外觀則輕人我
得失以外觀則冥故遯之立卦
以止為德以枯槁為容而惟上
九之遯為肥或又曰蜚以其又
處于遯之外也昔阮孝緒著高

隱傳分三品以名氏勿傳者為
上始終不耗者為次棲心塵外
者為又次而余論逸民徽不同
先藏用次藏名又次乃藏身蓋
孝緒品隱而余品逸故也雖然
蜚遯尚矣而六遯皆無凶辭所

戒者獨尾耳君子處貧與賤蓋
有非道而不去者其所以異于
富貴則有說矣人生從壯至老
其所閱歷大抵自淡之而濃如
蟯蛔處腸胃飲食臭味無不顛
倒有如常以遐舉玄覽之心卷

舒事外如六龍互變而皆以潛為根大則雲從小則豹隱即下而曳塗之龜不猶愈于臨牢之彘乎弓旌邀矣山淪谷委面目不真生既不能以爾公爾侯人間腥腐之物維縶賢者而沒復

以三寸管窮之執百世以後之標影揣摩入寤寐中行藏而差池其品目尚論者之所不敢出也故仲醇之志逸民也寧詳無簡寧仍故文勿參以筆削其取諸全史本傳者若干卷旁採諸

郡邑志者若干卷傷元史傳隱逸勿詳也作隱逸補又若干卷而山林倫物之美至是始觀大全余與仲醇少同業長同志當追趁逐嗜時意有所不可輙相顧揶筆而歎曰青山白雲知我

心者未數年而仲醇隱于干將山又十五年而余始以史局乞歸養稱吏隱則既尾且厲矣雖然逸民之為逸也我知之矣余與仲醇同乎異乎請以俟後之傳逸民者

萬曆癸卯六月望日

太原王衡撰

逸民史目録

卷之一

周

卷之二

前漢

卷之三

後漢上

卷之六
晉上

卷之七
晉中

虞喜
郭文
葛洪
龔壯
董景道
孟陋
韓績
譙秀
翟湯

郭翻
辛謐
劉驎之
王羲之
許邁
單道開
索襲
楊軻
公孫鳳

公孫永

卷之八

晉下

張忠
何琦
吳逵
瞿硎先生
石垣
宋纖

郭荷
郭瑀
祁嘉
謝敷
范宣
戴逵 戴勃
龔玄之 龔元壽
陶淡
陶潛 妻翟氏

卷之九

南宋

卷之十

南齊

婁幼瑜
杜京產 子栖 蔡謫仁
孔道徽
沈驎士 沈儼之
吳達之 何伯瑜 幼璵 王文殊

卷之十一

梁
何點
沈顗

韓懷明
諸葛璩
范元琰
鄧郁
劉訏
劉歊
張孝秀
何胤 子撰
庾承先

庾詵
江紑
阮孝緒
陶弘景
劉慧斐

陳
馬樞
張昭 弟乾

卷之十二

北魏
鄭脩
馮亮
李謐
眭夸
胡叟
張吾貴
劉獻之

北齊

馮　偉

陸法和

後周

韋　夐

卷之十三

隋

李士謙 妻孔氏

崔　廓

徐　則 孔道茂

王遠知

張文詡

徐孝肅 弟德備 備子處默

楊伯醜

卷之十四

唐上

王　績 仲長子統

王　凝 文中子

朱桃椎

孫思邈

田游巖 史德義

程袁師

潘師正 劉道合

孟　詵

王友貞

王希夷

李元愷

衛大經

白履忠

孟浩然

武攸緒

張　果

盧鴻乙

吳　筠

司馬承禎

賀知章

秦　系

卷之十五

唐下

卷之十六

五代

南唐

卷之十七

宋上

卷之十八

宋下

卷之十九

遼

金

卷之二十

元

嘉興殷仲春
高金聲
王淑民
郁嘉慶
華亭陳繼儒

陳夢蓮
瑯琊王瑞穀
釋秋潭
蓮儒
慧解同校

逸民史目録終

逸民史卷之一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周

吳太伯　季札　見吳世家

吳太伯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歷之兄也季歷賢而有聖子昌太王欲立季歷以及昌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荊蠻文身斷髮示不可用以避季歷季歷果立是爲王季而昌

爲文王太伯之犇荊蠻自號句吳荊蠻義之從而歸之千餘家立爲吳太伯太伯卒無子弟仲雍立是爲吳仲雍仲雍卒子季簡立季簡卒子叔達立叔達卒子周章立是時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吳因而封之乃封周章弟虞仲于周之北故夏虛是爲虞仲列爲諸侯周章卒子熊遂立熊遂卒子柯相立柯相卒子彊鳩夷立彊鳩夷卒子餘橋疑吾立餘橋疑吾卒子柯盧立柯盧卒子周繇立周繇

卒子屈羽立屈羽卒子夷吾立夷吾卒子禽處立禽處卒子轉立轉卒子頗高立頗高卒子句卑立是時晉獻公滅周北虞公以開晉伐虢也句卑卒子去齊立去齊卒子壽夢立壽夢立而吳始益大稱王自太伯作吳五世而武王克殷封其後爲二其一虞在中國其一吳在夷蠻十二世而晉滅中國之虞中國之虞滅二世而夷蠻之吳興大凡從太伯至壽夢十九世王壽夢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怨楚將子反而奔

晉自晉使吳教吳用兵乘車令其子爲吳行人吳於是始通於中國吳伐楚十六年楚共王伐吳至衡山二十五年王壽夢卒壽夢有子四人長曰諸樊次曰餘祭次曰餘眛次曰季札季札賢而壽夢欲立之季札讓不可於是乃立長子諸樊攝行事當國王諸樊元年諸樊已除喪讓國季札季札謝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矣君義嗣誰敢干君有國非吾節也

札雖不材願附於子臧之義吳人固立季札季札棄其室而耕乃舍之秋吳伐楚楚敗我師四年晉平公初立十三年王諸樊卒有命授弟餘祭欲傳以次必致國於季札而止以稱先王壽夢之意且嘉季札之義兄弟皆欲致國令以漸至焉季札封於延陵故號曰延陵季子王餘祭三年齊相慶封有罪自齊來犇吳吳予慶封朱方之縣以爲奉邑以女妻之富於在齊四年吳使季札聘於魯請觀周樂爲歌周南召南曰美

哉始基之矣猶未也然勤而不怨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歌王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歌鄭曰其細已甚民不堪也是其先亡乎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大風也哉表東海者其太公乎國未可量也歌豳曰美哉蕩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歌秦曰此之謂夏聲夫能夏則大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歌魏曰美哉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

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風乎不然何憂之遠也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歌陳曰國無主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也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文王之德乎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詘近而不偪遠而不携遷而不淫復而不厭哀而不愁樂而不荒用而不匱廣而不宣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行而不流五聲和八

風平節有度守有序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見舞大武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護者曰聖人之弘也猶有慚德聖人之難也見舞大夏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誰能及之見舞招箾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無以加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觀去魯遂使齊說晏平仲曰子速納邑與政無邑與政乃免於難齊國之政將有所歸未得所歸難未

息也故晏子因陳桓子以納政與邑是以免於欒高之難去齊使於鄭見子產如舊交謂子產曰鄭之執政侈難將至矣政必及子子爲政慎以禮不然鄭國將敗去鄭適衛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衛多君子未有患也自衛如晉將舍於宿聞鐘聲曰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于君以在此懼猶不足而又可以畔乎夫子之在此猶燕之巢于幕也君在殯而可以樂乎遂去之文子聞之

終身不聽琴瑟適晉說趙文子韓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家乎將去謂叔向曰吾子勉之君侈而多良大夫皆富政將在三家吾子直必思自免於難季札之初使北過徐君徐君好季札劍口弗敢言季札心知之爲使上國未獻還至徐徐君已死于是乃解其寶劒繫之徐君塚樹而去從者曰徐君已死尚誰予乎季子曰不然始吾心已許之豈以死倍吾心哉七年楚公子圍弒其王夾敖而代立是爲靈王十年楚

靈王會諸侯而以伐吳之朱方以誅齊慶封吳亦攻楚取三邑而去十一年楚伐吳至雩婁十二年楚復來伐次於乾谿楚師敗走十七年王餘祭卒弟餘眛立王餘眛二年楚公子棄疾弒其君靈王代立焉四年王餘眛卒欲授弟季札季札讓逃去于是吳人曰先王有命兄卒弟代立必致季子季子今逃位則王餘眛後立今卒其子當代乃立王餘眛之子僚爲王王僚二年公子光伐楚敗而亡王舟光懼襲楚復得王舟

而還五年楚之亡臣伍子胥來犇公子光客之公子光者王諸樊之子也常以爲吾父兄弟四人當傳至季子季子卽不受國光父先立卽不傳季子光當立陰納賢士欲以襲王僚八年吳使公子光伐楚敗楚師迎楚故太子建母於居巢以歸因北伐敗陳蔡之師九年公子光伐楚拔居巢鍾離初楚邊邑卑梁氏之處女與吳邊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國邊邑長聞之怒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故遂伐楚取兩

都而去伍子胥之初犇吳說吳王僚以伐楚之
利公子光曰胥之父兄爲僇於楚欲自報其仇
耳未見其利於是伍員知光有他志乃求勇士
專諸見之光光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于
野以待專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
春吳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
圍楚之六灊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
兵絶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子光曰此
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獲我眞王嗣當

立吾欲求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
可殺也母老子弱而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絶其
路方今吳外困于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
奈我何光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
士于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
宮至光之家門階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夾持
鈹公子光佯爲足疾入于窟室使專諸置匕首
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王僚鈹交於匈
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爲王是爲吳王闔廬

闔廬乃以專諸子爲卿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
祀民人無廢主社稷有奉乃吾君也吾敢誰怨
乎哀死事生以待天命非我生亂立者從之先
人之道也復命哭僚墓復位而待吳公子燭庸
蓋餘二人將兵遇圍于楚者聞公子光弑王僚
自立乃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王闔廬元年
舉伍子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誅伯州犂其
孫伯嚭亡奔吳吳以爲大夫三年吳王闔廬與
子胥伯嚭將兵伐楚拔舒殺吳亡將二公子光

謀欲入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待之四年伐
楚取六與灊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使子常囊
瓦伐吳迎而擊之大敗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
巢而還九年吳王闔廬謂伍子胥孫武曰始子
之言郢未可入今果如何二子對曰楚將子常
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必得唐蔡乃可
闔廬從之悉興師與唐蔡西伐楚至於漢水楚
亦發兵拒吳夾水陳吳王闔廬弟夫槩欲戰闔
廬弗許夫槩曰王已屬臣兵兵以利爲上尚何

待焉遂以其部五千人襲冒楚楚兵大敗走於是吳王遂縱兵追之比至郢五戰楚五敗楚昭王亡出郢奔鄖鄖公弟欲弒昭王昭王與鄖公犇隨而吳兵遂入郢子胥伯嚭鞭平王之尸以報父仇十年春越聞吳王之在郢國空乃伐吳吳使別兵擊越越告急秦秦遣兵救楚擊吳吳師敗闔廬弟夫槩見秦越交敗吳吳王留楚不去夫槩亡歸吳而自立為吳王闔廬聞之乃引兵歸攻夫槩夫槩敗奔楚楚昭王乃得以九月

復入郢而封夫槩於堂谿為堂谿氏十一年吳王使太子夫差伐楚取番楚恐而去郢徙鄀十五年孔子相魯十九年夏吳伐越越王句踐迎擊之檇李越使死士挑戰三行造吳師呼自剄吳師觀之越因伐吳敗之姑蘇傷吳王闔廬指軍卻七里吳王病傷而死闔廬使立太子夫差謂曰爾而忘句踐殺汝父乎對曰不敢三年乃報越王夫差元年以大夫伯嚭為太宰習戰射常以報越為志二年吳王悉精兵以伐越敗之

夫椒報姑蘇也越王句踐乃以甲兵五千棲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而行成請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昔有過氏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后帝相帝相之妃后緡方娠逃于有仍而生少康少康為有仍牧正有過又欲殺少康少康奔有虞有虞思夏德於是妻之以二女而邑之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後遂收夏衆撫其官職使人誘之遂滅有過氏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有過之彊

而句踐大於少康今不因此而滅之又將寬之不亦難乎且句踐為人能辛苦今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聽太宰嚭卒許越平與盟而罷兵去七年吳王夫差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君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越王句踐食不重味衣不重采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其衆此人不死必有吳患今越在腹心疾而王不先而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遂北伐齊敗齊師于艾陵至繒召魯哀公而徵百牢季康子使子貢以

周禮說太宰嚭乃得止因留略地于齊魯之南
九年爲騶伐魯至與魯盟乃去十年因伐齊而
歸十一年復北伐齊越王句踐率其衆以朝吳
厚獻遺之吳王喜唯子胥懼曰是棄吳也諫曰
越在腹心今得志於齊猶石田無所用且盤庚
之誥有顛越勿遺商之以興吳王不聽使子胥
於齊子胥屬其子於齊鮑氏還報吳王吳王聞
之大怒賜子胥屬鏤之劒以死將死曰樹吾墓
上以梓令可爲器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

之滅吳也齊鮑氏弑齊悼公吳王聞之哭於軍
門外三日乃從海上攻齊齊人敗吳吳王乃引
兵歸十三年吳召魯衛之君會於橐皋十四年
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欲霸中國以全周室
六月戊子越王句踐伐吳乙酉越五千人與吳
戰丙戌虜吳太子友丁亥入吳吳人告敗於王
夫差夫差惡其聞也或泄其語吳王怒斬七人
於幕下七月辛丑吳王與晉定公爭長吳王曰
於周室我爲長晉定公曰於姬姓我爲伯趙鞅

怒將伐吳乃長晉定公吳王已盟與晉別欲伐
宋太宰嚭曰可勝而不能居也乃引兵歸國國
亡太子內空王居外久士皆罷敝於是乃使厚
幣以與越平十五年齊田常殺簡公十八年越
益彊越王句踐率兵使伐敗吳師於笠澤楚滅
陳二十年越王句踐復伐吳二十一年遂圍吳
二十三年十一月丁卯越敗吳越王句踐欲遷
吳王夫差於甬東予百家居之吳王曰孤老矣
不能事君王也吾悔不用子胥之言自令陷此

遂自剄死越王滅吳誅太宰嚭以爲不忠而歸

伯夷叔齊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
虞夏之文可知也堯將遜位讓於虞舜舜禹之
間岳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
興然後授政示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
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許由不
受恥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卞隨務光者此何以
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倫詳矣余以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孔子曰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伯夷之意睹軼詩可異焉其傳曰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西伯昌善養老盍往歸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載木主號爲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

叩馬而諫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弒君可謂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遂餓死於首陽山由此觀之怨邪非邪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邪積仁絜

行如此而餓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獨薦顏淵爲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而卒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日殺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黨數千人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軌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出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遇禍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惑焉儻所謂天道是邪非邪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

亦各從其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爲之如不可求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衆庶馮生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巖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堙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

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介子推

晉文公脩政施惠百姓賞從亡者及功臣大者封邑小者尊爵未盡行賞周襄王以弟帶難出居鄭地來告急晉晉初定欲發兵恐他亂起是以賞從亡未至隱者介子推推亦不言祿祿亦不及推曰獻公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開之二三子以爲己力不亦誣乎竊人

之財猶曰是盜況貪天之功以爲己力乎下冒其罪上賞其姦上下相蒙難與處矣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懟推曰尤而效之罪有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祿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身之文也身欲隱安用文之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此乎與女偕隱至死不復見介子推從者憐之乃懸書宮門曰龍欲上天五蛇爲輔龍已升雲四蛇各入其宇一蛇獨怨終不見處所文公出見其書曰此介子推也吾方憂王室未圖其功使人召之則亡遂求所在聞其入綿上山中于是文公環綿上山中而封之以爲介推田號曰介山以記吾過且旌善人

范蠡　見越世家

越王句踐其先禹之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封於會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後二十餘世至于允常允常之時與吳王闔廬戰而相怨伐允常卒子句踐立是爲越王元年吳王闔廬聞允常卒乃興師伐越越

王句踐使死士挑戰三行至吳陳呼而自剄吳師觀之越因襲擊吳師吳敗於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告其子夫差曰必毋忘越三年句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勒兵且以報越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不可臣聞兵者凶器也戰者逆德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試身於所末上帝禁之行者不利越王曰吾已決之矣遂興師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於會稽

吳王追而圍之越王謂范蠡曰以不聽子故至于此爲之奈何蠡對曰持滿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以地卑辭厚禮以遺之不許而身與之市句踐曰諾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曰君王亡臣句踐使陪臣種敢告下執事句踐請爲臣妻爲妾吳王將許之子胥言于吳王曰天以越賜吳勿許也種還以報句踐句踐欲殺妻子燔寶器觸戰以死種止句踐曰夫吳太宰嚭貪可誘以利請間行言之於是句踐乃以

美女寶器令種間獻吳太宰嚭嚭受乃見大夫種于吳王種頓首謝曰願大王赦勾踐之罪盡入其寶器不幸不赦句踐將盡殺其妻子燔其寶器悉五千人觸戰必有當也嚭因說吳王曰越以服爲臣若將赦之此國之利也吳王將許之子胥進諫曰今不滅越後必悔之句踐賢君種蠡良臣若反國將爲亂吳王弗聽卒赦越罷兵而歸句踐之困會稽也喟然嘆曰吾終於此乎種曰湯繫夏臺文王囚羑里晉重耳奔翟齊

小白奔莒其卒王霸由是觀之何遽不爲福乎吳既赦越越王句踐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于坐坐臥卽仰膽飲食亦嘗膽也曰汝忘會稽之恥邪身自耕作夫人自織食不加肉衣不重采折節下賢人厚遇賓客振貧弔死與百姓同其勞欲使范蠡治國政蠡對曰兵甲之事種不如蠡鎮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如種於是舉國政屬大夫種而使范蠡與大夫柘稽行成爲質於吳二歲而吳歸蠡句踐自會稽歸七年拊循其

士民士民欲用以報吳大夫逢同諫曰國新流亡今乃復殷給繕飾備利吳必懼懼則難必至且鷙鳥之擊也必匿其形今夫吳兵加齊晉怨深於楚越則名高天下實害周室德少而功多必淫自矜爲越計莫若結齊親楚附晉以厚吳吳之志廣必輕戰是我連其權三國伐之越承其弊可克也句踐曰善居二年吳王將伐齊子胥諫曰未可臣聞句踐食不重味與百姓同苦樂此人不死必爲國患吳有越腹心之疾齊與

吳疥瘲也願王釋齊先越吳王弗聽遂伐齊敗之艾陵虜齊高國以歸讓子胥子胥曰王毋喜王怒子胥欲自殺王聞而止之越大夫種曰臣觀吳王政驕矣請試嘗之貸粟以卜其事請貸吳王欲與子胥諫勿與王遂與之越乃私喜子胥言曰王不聽諫後三年吳其墟乎太宰嚭聞之乃數與子胥爭越議因讒子胥曰伍員貌忠而實忍人其父兄不顧安能顧王王前欲伐齊員彊諫已而有功用是反怨王王不備伍員員

必為亂與逢同共謀讒之王王始不從乃使子胥於齊聞其託子於鮑氏王乃大怒曰伍員果欺寡人欲反使人賜子胥屬鏤劒以自殺子胥大笑曰我令而父霸我又立若若初欲分吳國半予我我不受已今若反以讒誅我嗟乎嗟乎一人固不能獨立報使者曰必取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兵入也於是吳任嚭政居三年句踐召范蠡曰吳已殺子胥導諛者衆可乎對曰未可至明年春吳王北會諸侯於黃池吳國精兵

從王惟獨老弱與太子留守句踐復問范蠡蠡曰可矣乃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王王方會諸侯於黃池懼天下聞之乃秘之吳王已盟黃池乃使人厚禮以請成越越自度亦不能滅吳乃與吳平其後四年越復伐吳吳士民罷弊輕銳盡死於齊晉而越大破吳因而留圍之三年吳師敗越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而前請成越王曰

孤臣夫差敢布腹心異日嘗得罪於會稽夫差不敢逆命得與君王成以歸今君王舉玉趾而誅孤臣孤臣惟命是聽意者亦欲如會稽之赦孤臣之罪乎句踐不忍欲許之范蠡曰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且夫君王蚤朝晏罷非為吳邪謀之二十二年一旦而棄之可乎且夫天與弗取反受其咎伐柯者其則不遠君忘會稽之厄乎句踐曰吾欲聽子言吾不忍其使者范蠡乃鼓進兵

曰王已屬政於執事使者去不者且得罪吳使
者泣而去句踐憐之乃使人謂吳王曰吾置王
甬東君百家吳王謝曰吾老矣不能事君王遂
自殺乃蔽其面曰吾無面以見子胥也越王乃
葬吳王而誅太宰嚭句踐已平吳乃以兵北渡
淮與齊晉諸侯會於徐州致貢於周周元王使
人賜句踐胙命爲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淮上
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於宋與魯泗東方百里
當是時越兵橫行於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

王范蠡遂去自齊遺大夫種書曰蜚鳥盡良弓
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爲人長頸鳥喙可與共
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種見書稱病不朝
人或讒種且作亂越王乃賜種劍曰子教寡人
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爲
我從先王試之種遂自殺句踐卒子王鼫與立
王鼫與卒子王不壽立王不壽卒子王翁立王
翁卒子王翳立王翳卒子王之侯立王之侯卒
子王無彊立王無彊時越興師北伐齊西伐楚

與中國爭彊當楚威王之時越北伐齊齊威王
使人說越王曰越不伐楚大不王小不伯圖越
之所爲不伐楚者爲不得晉也韓魏固不攻楚
韓之攻楚覆其軍殺其將則葉陽翟危魏亦覆
其軍殺其將則陳上蔡不安故二晉之事越也
不至于覆軍殺將馬汗之力不効所重於得晉
者何也越王曰所求于晉者不至頓刃接兵而
況于攻城圍邑乎願魏以聚大梁之下願齊之
試兵南陽莒地以聚常郯之境則方城之外不

南淮泗之閒不東商於析酈宋胡之地夏路以
左不足以備秦江南泗上不足以待越矣則齊
秦韓魏得志于楚也是二晉不戰而分地不耕
而穫之不此之爲而頓刃於河山之間以爲齊
秦用所待者如此其失計奈何其以此王也齊
使者曰幸也越之不亡也吾不貴其用智之如
目見豪毛而不見其睫也今王知晉之失計而
不自知越之過是目論也王所待於晉者非其
汗馬之力也又非可與合兵連和也將待之以

分楚衆也今楚衆已分何待於晉越王曰奈何
曰楚三大夫張九軍北圍曲沃於中以至無假
之關者三千七百里景翠之軍北聚魯齊南陽
分有大此者乎且王之所求者鬬晉楚也晉楚
不鬬越兵不起是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此時不
攻楚臣以是知越大不王小不伯復讎龐長沙
楚之粟也竟澤陵楚之材也越窺兵通無假之
關此四邑者不上貢事於郢矣臣聞之圖王不
王其敝可以伯然而不伯者王道失也故願大

王之轉攻楚也於是越遂釋齊而伐楚楚威王
興兵而伐之大敗越殺王無彊盡取故吳地至
浙江北破齊於徐州而越以此散諸族子爭立
或爲王或爲君濱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後七
世至閩君摇佐諸侯平秦漢高帝復以摇爲越
王以奉越後東越閩君皆其後也范蠡事越王
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
吳報會稽之耻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
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

國范蠡以爲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爲人
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爲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
臣勞主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所以不死
爲此事也今既以雪耻臣請從會稽之誅句踐
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于子范
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
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是句踐表會
稽山以爲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
謂鴟夷子皮耕于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

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爲相范蠡
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
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
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于
陶以爲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爲生可
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
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
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少子少子及
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曰殺人而死

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于市告其少子往
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
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
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
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
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
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
則進千金于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
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

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
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
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
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
于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
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
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
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
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于楚

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
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
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
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
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
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
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
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
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

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
言某星事王言欲以脩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
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
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
子故也楚王大怒曰寡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
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
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至其母及邑人
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殺其弟也彼
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

見苦爲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兎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爲欲遣少子固爲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故范蠡三徙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于陶故世傳曰陶朱公

昔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迺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鬭則脩備時用則知物二者形則萬貨

之情可得見矣故旱則資舟水則資車物之理也推此類而脩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遂報彊吳刷會稽之恥范蠡嘆曰計然之策十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國吾欲施之家迺乘扁舟浮江湖變名姓適齊爲鴟夷子皮之陶爲朱公以爲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迺治產積居與時逐而不責於人故善治產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間三致千金而再散分與貧友昆弟後年衰老聽子孫脩業而息之遂至鉅萬故言富者稱陶朱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陽謚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而已孔

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爲罔游者可以爲綸飛者可以爲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脩道德其學以自隱無名爲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關關令尹喜曰子將隱矣彊爲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

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其脩道而養壽也
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記周太史儋
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歲而復
合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
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
子名宗宗爲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
玄孫假假仕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爲膠西
王卬太傅因家于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絀儒
學儒學亦絀老子道不同不相爲謀豈謂是邪

李耳無爲自化清靜自正

顏回

顏回字子淵魯人也孔子弟子貧而樂道退居
陋巷曲肱而寢孔子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
乎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
給饘粥郭內之園十畝足以爲絲麻鼓琴宮商
之音足以自娛習所聞夫子之道足以自樂也
回何仕焉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也丘
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於得者失之而
不懼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
回而後見之

閔損

閔損字子騫少孔子十五歲孔子曰孝哉閔子
騫人不間于其父母昆弟之言不仕大夫不食
汙君之祿如有復我者必在汶上矣

曾蒧 古點字

曾蒧字皙侍孔子孔子曰言爾志蒧曰春服既
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孔子喟然嘆曰吾與蒧也

曾參

曾參字子輿武城人也不仕而遊居于衛縕袍
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
製衣曳縱而歌商頌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
魯哀公賢之致邑焉參辭不受曰吾聞受人者
常畏人與人者常驕人縱君不我驕我豈無畏
乎終不受後卒于魯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
利致道者忘心矣

原憲

原憲字子思宋人也孔子弟子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爲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爲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歌子貢相衛結駟連騎排藜藿入窮閭巷不容軒來見原憲原憲韋冠縱履杖藜而應門正冠則纓絶斂衽則肘見納履則踵決子貢曰嘻先生何病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謂之病若憲貧也非病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

爲人教以爲己仁義之慝車馬之飾憲不忍爲也子貢逡巡而有慚色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爲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闚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篋以詆訿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畏壘虛亢桑子之屬皆空語無事實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適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楚威王聞莊周賢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爲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爲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汚我我寧游戲汚瀆之中自快無爲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魯仲連

魯仲連者齊人也好奇偉俶儻之畫策而不肯仕宦任職好持高節游于趙趙孝成王時而秦王使白起破趙長平之軍前後四十餘萬秦兵遂東圍邯鄲趙王恐諸侯之救兵莫敢擊秦軍魏安釐王使將軍晉鄙救趙畏秦止於蕩陰不進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間入邯鄲因平原君謂趙王曰秦所爲急圍趙者前與齊湣王爭彊爲帝已而復歸帝今齊湣王已益弱方今唯秦雄天下此非必貪邯鄲其意欲復求爲帝趙誠

發使尊秦昭王爲帝秦必喜罷兵去平原君猶豫未有所決此時魯仲連適游趙會秦圍趙聞魏將欲令趙尊秦爲帝乃見平原君曰事將奈何平原君曰勝也何敢言事前亡四十萬之衆於外今又內圍邯鄲而不能去魏王使客將軍新垣衍令趙帝秦今其人在是勝也何敢言事魯仲連曰吾始以君爲天下之賢公子也吾乃今然後知君非天下之賢公子也梁客新垣衍安在吾請爲君責而歸之平原君曰勝請爲紹

介而見之於先生平原君遂見新垣衍曰東國有魯仲連先生者今其人在此勝請爲紹介交之於將軍新垣衍曰吾聞魯仲連先生齊國之高士也衍人臣也使事有職吾不願見魯仲連先生平原君曰勝旣已泄之矣新垣衍許諾魯連見新垣衍而無言新垣衍曰吾視居此圍城之中者皆有求于平原君者也今吾觀先生之玉貌非有求于平原君者也曷爲久居此圍城之中而不去魯仲連曰世以鮑焦爲無從頌而

死者皆非也衆人不知則爲一身彼秦者棄禮義而上首功之國也權使其士虜使其民彼卽肆然而爲帝過而爲政于天下則連有蹈東海而死耳吾不忍爲之民也所爲見將軍者欲以助趙也新垣衍曰先生助之將奈何魯連曰吾將使梁及燕助之齊楚則固助之矣新垣衍曰燕則吾請以從矣若乃梁者則吾乃梁人也先生惡能使梁助之魯連曰梁未睹秦稱帝之害故耳使梁睹秦稱帝之害則必助趙矣新垣衍

曰秦稱帝之害何如魯連曰昔者齊威王嘗爲仁義矣率天下諸侯而朝周周貧且微諸侯莫朝而齊獨朝之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赴于齊曰天崩地坼天子下席東藩之臣因齊後至則斮齊威王勃然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周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彼天子固然其無足怪新垣衍曰先生獨不見夫僕乎十人而從一人者寧力不勝而智不若耶畏之也魯仲連曰嗚呼梁之比於秦若僕

邪新垣衍曰然魯仲連曰吾將使秦王烹醢梁
王新垣衍怏然不悅曰噫嘻亦太甚矣先生之
言也先生又惡能使秦王烹醢梁王魯仲連曰
固也吾將言之昔者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
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于紂紂以爲惡醢九侯
鄂侯爭之彊辨之疾故脯鄂侯文王聞之喟然
而歎故拘之牖里之庫百日欲令之死曷爲與
人俱稱王卒就脯醢之地齊湣王將之魯夷維
子爲執策而從謂魯人曰子將何以待吾君魯

人曰吾將以十太牢待子之君夷維子曰子安
取禮而來吾君彼吾君者天子也天子巡狩諸
侯辟舍納筦籥攝衽抱機親膳于堂下天子已
食乃退而聽朝也魯人投其籥不果納不得入
于魯將之薛假途于鄒當是時鄒君死湣王欲
入弔夷維子謂鄒之孤曰天子弔主人必將倍
殯棺設北面于南方然後天子南面弔也鄒之
羣臣曰必若此吾將伏劍而死故不敢入于鄒
鄒魯之臣生則不得事養死則不得賻襚然且

欲行天子之禮于鄒魯鄒魯之臣不果納今秦
萬乘之國也梁亦萬乘之國也俱據萬乘之國
各有稱王之名睹其一戰而勝欲從而帝之是
使三晉之大臣不如鄒魯之僕妾也且秦無已
而帝則且變易諸侯之大臣彼將奪其所不肖
而與其所賢奪其所憎而與其所愛彼又將使
其子女讒妾爲諸侯妃姬處梁之宮梁王安得
晏然而已乎而將軍又何以得故寵乎于是新
垣衍起再拜謝曰始以先生爲庸人吾乃今日

知先生爲天下之士也吾請出不敢復言帝秦
秦將聞之爲却軍五十里適會魏公子無忌奪
晉鄙軍以救趙擊秦軍秦軍遂引而去於是平
原君欲封魯連魯連辭讓使者三終不肯受平
原君乃置酒酒酣起前以千金爲魯連壽魯連
笑曰所貴于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難解紛亂
而無取也即有取者是商賈之事也而連不忍
爲也遂辭平原君而去終身不復見其後二十
餘年燕將攻下聊城聊城人或讒之燕燕將懼

詠因保守聊城不敢歸齊田單攻聊城歲餘士卒多死而聊城不下魯連乃爲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書曰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于齊非勇也功敗名滅後世無稱焉非智也三者世主不臣說士不載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貴賤尊卑此時不再至願公詳計而無與俗且楚攻齊之南

陽魏攻平陸而齊無南面之心以爲亡南陽之害小不如得濟北之利大故定計審處之今秦人下兵魏不敢東面衡秦之勢成楚國之形危棄南陽斷右壤定濟北計猶且爲之也且夫齊之必決于聊城公勿再計今楚魏交退于齊而燕救不至以全齊之兵無天下之規與聊城共據朞年之敝則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且燕國大亂君臣失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以萬乘之國被圍于趙壤削主困爲天下

僇笑國敝而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敝聊之民距全齊之兵是墨翟之守也食人炊骨士無反外之心是孫臏之兵也能見于天下雖然爲公計者不如全車甲以報于燕車甲全而歸燕燕王必喜身全而歸于國士見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于世功業可明上輔孤主以制羣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更俗功名可立也亡意亦捐燕棄世東游于齊乎裂地定封富比乎陶衛世世稱孤與齊久存又一計也此兩計

者顯名厚實也願公詳計而審處一焉且吾聞之規小節者不能成榮名惡小恥者不能立大功昔者管夷吾射桓公中其鉤簒也遺公子糾不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也若此三行者世主不臣而鄉里不通向使管子幽囚而不出身死而不反于齊則亦名不免爲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于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爲五

霸首名高天下而光燭鄰國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還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爲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枝桓公之心于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如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成小廉而行小節也以爲殺身亡軀絶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

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弊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見魯連書泣三日猶預不能自决欲歸燕已有隙恐誅欲降齊所殺虜于齊甚衆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歎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單遂屠聊城歸而言魯連欲爵之魯連逃隱于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詘于人寧貧賤而輕世肆志焉

侯生　毛公　薛公　見魏無忌傳

魏公子無忌者魏昭王少子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昭王薨安釐王即位封公子爲信陵君是時范雎亡魏相秦以怨魏齊故秦兵圍大梁破魏華陽下軍走芒卯魏王及公子患之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爭往歸之致食三千人當是時諸侯以公子賢多客不敢加兵謀魏十餘年公子與魏王博而北境傳舉烽言趙寇至且入界魏王釋博欲召大臣謀公子

止王曰趙王田獵耳非爲寇也復博如故王恐心不在博居頃復從北方來傳言曰趙王獵耳非爲寇也魏王大驚曰公子何以知之公子曰臣之客有能探得趙王陰事者趙王所爲客輒以報臣臣以此知之是後魏王畏公子之賢能不敢任公子以國政魏有隱士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監者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脩身絜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而受公子財公子於是乃置酒大會賓客

坐定公子從車騎虛左自迎夷門侯生侯生攝
敝衣冠直上載公子上坐不讓欲以觀公子公
子執轡愈恭侯生又謂公子曰臣有客在市屠
中願枉車騎過之公子引車入市侯生下見其
客朱亥俾倪故久立與其客語微察公子公子
顏色愈和當是時魏將相宗室賓客滿堂待公
子舉酒市人皆觀公子執轡從騎皆竊罵侯生
侯生視公子色終不變乃謝客就車至家公子
引侯生坐上坐徧贊賓客賓客皆驚酒酣公子

起為壽侯生前侯生因謂公子曰今日嬴之為
公子亦足矣嬴乃夷門抱關者也而公子親枉
車騎自迎嬴于衆人廣坐之中不宜有所過今
公子故過之然嬴欲就公子之名故久立公子
車騎市中過客以觀公子公子愈恭市人皆以
嬴為小人而以公子為長者能下士也於是罷
酒侯生遂為上客侯生謂公子曰臣所過屠者
朱亥此子賢者世莫能知故隱屠間耳公子往
數請之朱亥故不復謝公子怪之魏安釐王二

十年秦昭王已破趙長平軍又進兵圍邯鄲公
子姊為趙惠文王弟平原君夫人數遺魏王及
公子書請救于魏魏王使將軍晉鄙將十萬衆
救趙秦王使使者告魏王曰吾攻趙旦暮且下
而諸侯敢救者已拔趙必移兵先擊之魏王恐
使人止晉鄙留軍壁鄴名為救趙實持兩端以
觀望平原君使者冠蓋相屬于魏讓魏公子勝
曰勝所以自附為婚姻者以公子之高義為能
急人之困今邯鄲旦暮降秦而魏救不至安在

公子能急人之困也且公子縱輕勝棄之降秦
獨不鄰公子姊邪公子患之數請魏王及賓客
辯士說王萬端魏王畏秦終不聽公子公子自
度終不能得之於王計不獨生而令趙亡乃請
賓客約車騎百餘乘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
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
決而行侯生曰公子勉之矣老臣不能從公子
行數里心不快曰吾所以待侯生者備矣天下
莫不聞今吾且死而侯生曾無一言半辭送我

我豈有所失哉復引車還問侯生侯生笑曰臣固知公子之還也曰公子喜士名聞天下今有難無他端而欲赴秦軍譬若以肉投餒虎何功之有哉尚安事客然公子遇臣厚公子往而臣不送以是知公子恨之復返也公子再拜因問侯生乃屏人閒語曰嬴聞晉鄙之兵符常在王卧內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內力能竊之嬴聞如姬父爲人所殺如姬資之三年自王以下欲求報其父仇莫能得如姬爲公子泣公子使客

斬其仇頭敬進如姬如姬欲爲公子死無所辭顧未有路耳公子誠一開口請如姬如姬必許諾則得虎符奪晉鄙軍北救趙而西却秦此五霸之伐也公子從其計請如姬如姬果盜晉鄙兵符與公子公子行侯生曰將在外主令有所不受以便國家公子卽合符而晉鄙不授公子兵而復請之事必危矣臣客屠者朱亥可與俱此人力士晉鄙聽大善不聽可使擊之于是公子泣侯生曰公子畏死邪何泣也公子曰晉鄙

嚄唶宿將往恐不聽必當殺之是以泣耳豈畏死哉于是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刀屠者而公子親數存之所以不報謝者以爲小禮無所用今公子有急此乃臣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俱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遂行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舉手視公子曰今吾擁十萬之衆屯于境上國之重任今單車來代之何如哉

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椎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于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當此之時平原君不敢自比于人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魏王怒公子之盜其兵符矯殺晉鄙公子亦自知也已却

秦存趙使將將其軍歸魏而公子獨與客留趙
趙孝成王德公子之矯奪晉鄙兵而存趙乃與
平原君計以五城封公子公子聞之意驕矜而
有自功之色客有說公子曰物有不可忘或有
不可不忘夫人有德于公子公子不可忘也公
子有德于人願公子忘之也且矯魏王令奪晉
鄙兵以救趙于趙則有功矣于魏則未爲忠臣
也公子乃自驕而功之竊爲公子不取也于是
公子立自責似若無所容者趙王埽除自迎執

主人之禮引公子就西階公子側行辭讓從東
階上自言辠過以負于魏無功于趙趙王侍酒至
暮口不忍獻五城以公子退讓也公子竟留趙
趙王以鄗爲公子湯沐邑魏亦復以信陵奉公
子公子留趙公子聞趙有處士毛公藏于博徒
薛公藏于賣漿家公子欲見兩人兩人自匿不
肯見公子公子聞所在乃閒步往從此兩人游
甚歡平原君聞之謂其夫人曰始吾聞夫人弟
公子天下無雙今吾聞之乃妄從博徒賣漿者

游公子妄人耳夫人以告公子公子乃謝夫人
去曰始吾聞平原君賢故負魏王而救趙以稱
平原君平原君之游徒豪舉耳不求士也無忌自在大
梁時常聞此兩人賢至趙恐不得見以無忌從
之游尚恐其不我欲也今平原君乃以爲羞其
不足從游乃裝爲去夫人具以語平原君平原
君乃免冠謝固留公子平原君門下聞之半去
平原君歸公子天下士復往歸公子公子傾平
原君客公子留趙十年不歸秦聞公子在趙日

夜出兵東伐魏魏王患之使使往請公子公子
恐其怒之乃誡門下有敢爲魏王使通者死賓
客皆背魏之趙莫敢勸公子歸毛公薛公兩人
往見公子曰公子所以重于趙名聞諸侯者徒
以有魏也今秦攻魏魏急而公子不恤使秦破
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廟公子當何面目立天下
乎語未及卒公子立變色告車趣駕歸救魏魏
王見公子相與泣而以上將軍印授公子遂將
魏安釐王三十年公子使使遍告諸侯諸侯聞

公子將各遣將將兵救魏公子率五國之兵破秦軍于河外走蒙驁遂乘勝逐秦軍至函谷關抑秦兵秦兵不敢出當是時公子威振天下諸侯之客進兵法公子皆名之故世俗稱魏公子兵法秦王患之乃行金萬斤於魏求晉鄙客令毀公子于魏王曰公子亡在外十年矣今爲魏將諸侯將皆屬諸侯徒聞魏公子不聞魏王公子亦欲因此時定南面而王諸侯畏公子之威方欲共立之秦數使反間僞賀公子得立爲魏

王未也魏王日聞其毀不能不信後果使人代公子將公子自知再以毀廢乃謝病不朝與賓客爲長夜飲飲醇酒多近婦女日夜爲樂飲者四歲竟病酒而卒其歲魏安釐王亦薨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高祖始微少時數聞公子賢及即天子位每過大梁常祠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爲公子置守冢五家世世歲以四時奉祠公子

段干木

段干木者晉人也少貧且賤心志不遂乃治清節遊西河師事卜子夏與田子方李克翟璜吳起等居于魏皆爲將惟干木守道不仕魏文侯欲見就造其門段干木踰墻而避文侯文侯以客禮待之出過其廬而軾其僕問曰干木布衣也君軾其廬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木賢者也不以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馳千里吾敢不軾乎干木先乎德寡人先乎勢干木富乎

義寡人富乎財勢不若德貴財不若義高又請爲相不肯後卑已固請見與語文侯立倦不敢息夫文侯名過齊桓公者蓋能尊段干木敬卜子夏友田子方故也

逸民史卷之一終

逸民史卷之二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漢

張良 四皓

留侯張良者其先韓人也大父開地相韓昭侯宣惠王襄哀王父平相釐王悼惠王悼惠王二十三年平卒卒二十歲秦滅韓良年少未宦事韓韓破良家僮三百人弟死不塟悉以家財求客刺秦王爲韓報仇以大父父五世相韓故良嘗學禮淮陽東見倉海君得力士爲鐵椎重百二十斤秦皇帝東游良與客狙擊秦皇帝博浪沙中誤中副車秦皇帝大怒大索天下求賊甚急爲張良故也良乃更名姓亡匿下邳良嘗閒從容步游下邳圯上有一老父衣褐至良所直墮其履圯下顧謂良曰孺子下取履良愕然欲歐之爲其老彊忍下取履父曰履我良業爲取履因長跪履之父以足受笑而去良殊大驚隨

目之父去里所復還曰孺子可教矣後五日平明與我會此良因怪之跪曰諾五日平明良往父已先在怒曰與老人期後何也去曰後五日早會雞鳴良往父又先在復怒曰後何也去曰後五日復早來五日良夜未半往有頃父亦來喜曰當如是出一編書曰讀此則爲王者師矣後十年興十三年孺子見我濟北穀城山下黃石即我矣遂去無他言不復見旦日視其書乃太公兵法也良因異之常習誦之居下邳爲任俠項伯常殺人從良匿後十年陳涉等起兵良亦聚少年百餘人景駒自立爲楚假王在留良欲往從之道遇沛公沛公將數千人略地下邳西遂屬焉沛公拜良爲廐將良數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爲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故遂從之不去見景駒及沛公之薛見項梁項梁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曰君已立楚後而韓諸公子橫陽君成賢可立爲王益樹黨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爲韓王以

良爲韓申徒與韓王將千餘人西略韓地得數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爲游兵潁川沛公之從雒陽南出轘轅良引兵從沛公下韓十餘城擊破楊熊軍沛公乃令韓王成留守陽翟與良俱南攻下宛西入武關沛公欲以兵二萬人擊秦嶢下軍良說曰秦兵尚彊未可輕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沛公且留壁使人先行爲五萬人具食益爲張旗幟諸山上爲疑兵令酈食其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畔欲連和俱西襲

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耳恐士卒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解擊之沛公乃引兵擊秦軍大破之遂北至藍田再戰秦兵竟敗遂至咸陽秦王子嬰降沛公沛公入秦宮宮室帷帳狗馬重寶婦女以千數意欲留居之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良曰夫秦爲無道故沛公得至此夫爲天下除殘賊宜縞素爲資今始入秦即安其樂此所謂助桀爲虐且忠言逆耳利於行毒藥苦口利於病願沛公聽樊噲言沛

公乃還軍霸上項羽至鴻門下欲擊沛公項伯乃夜馳入沛公軍私見張良欲與俱去良曰臣爲韓王送沛公今事有急亡去不義乃具以語沛公沛公大驚曰爲將奈何良曰沛公誠欲倍項羽邪沛公曰鯫生教我距關無內諸侯秦地可盡王故聽之良曰沛公自度能郤項羽乎沛公默然良久曰固不能也今爲奈何良乃固要項伯項伯見沛公沛公與飲爲壽結賓婚令項伯具言沛公不敢倍項羽所以距關者備他盜

也及見項羽後解語在項羽事中漢元年正月沛公爲漢王王巴蜀漢王賜良金百鎰珠二斗良具以獻項伯漢王亦因令良厚遺項伯使請漢中地項王乃許之遂得漢中地漢王之國良送至襃中遣良歸韓良因說漢王曰王何不燒絕所過棧道示天下無還心以固項王意乃使良還行燒絕棧道良至韓韓王成以良從漢王故項王不遣成之國從與俱東良說項王曰漢王燒絕棧道無還心矣乃以齊王田榮反書告

項王項王以此無西憂漢心而發兵北擊齊項王竟不肯遣韓王乃以爲侯又殺之彭城良亡閒行歸漢王漢王亦已還定三秦矣復以良爲成信侯從東擊楚至彭城漢敗而還至下邑漢王下馬踞鞍而問曰吾欲捐關以東等棄之誰可與共功者良進曰九江王黥布楚梟將與項王有郄彭越與齊王田榮反梁地此兩人可急使而漢王之將獨韓信可屬大事當一面卽欲捐之捐之此三人則楚可破也漢王乃遣隨何

說九江王布而使人連彭越及魏王豹反使韓信將兵擊之因舉燕代齊趙然卒破楚者此三人力也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爲畫策臣時時從漢王漢三年項羽急圍漢王榮陽漢王恐憂與酈食其謀撓楚權食其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今秦失德棄義侵伐諸侯社稷滅六國之後使無立錐之地陛下誠能復立六國後世畢已受印此其君臣百姓必皆戴陛下之德莫不鄉風慕義願爲臣妾

德義已行陛下南鄉稱霸楚必斂衽而朝漢王曰善趣刻印先生因行佩之矣食其未行張良從外來謁漢王方食曰子房前客有爲我計撓楚權者具以酈生語告於子房曰何如良曰誰爲陛下畫此計者陛下事去矣漢王曰何哉張良對曰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曰昔者湯伐桀而封其後於杞者度能制桀之死命也今陛下能制項籍之死命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一也武王伐紂封其後於宋者度能得紂之頭也今

陛下能得項籍之頭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二也武王入殷表商容之閭釋箕子之拘封比干之墓今陛下能封聖人之墓表賢者之閭式智者之門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三也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錢以賜貧窮今陛下能散府庫以賜貧窮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四矣殷事已畢偃革爲軒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復用兵今陛下能偃武行文不復用兵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五矣休馬華山之陽示以無所爲今陛下能

休馬無所用乎曰未能也其不可六矣放牛桃林之陰以示不復輸積今陛下能放牛不復輸積乎曰未能也其不可七矣且天下遊士離其親戚棄墳墓去故舊從陛下遊者徒欲日夜望咫尺之地今復六國立韓魏燕趙齊楚之後天下遊士各歸事其主從其親戚反其故舊墳墓陛下與誰取天下乎其不可八矣且夫楚唯無彊六國立者復撓而從之陛下焉得而臣之誠用客之謀陛下事去矣漢王輟食吐哺罵曰豎

儒幾敗而公事令趣銷印漢四年韓信破齊而欲自立爲齊王漢王怒張良說漢王漢王使良授齊王印信語在淮陰事中其秋漢王追楚至陽夏南戰不利而壁固陵諸侯期不至良說漢王漢王用其計諸侯皆至語在項籍事中漢六年正月封功臣良未嘗有戰鬭功高帝曰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子房功也自擇齊三萬戶良曰始臣起下邳與上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

當三萬戶乃封張良爲留侯與蕭何等俱封六年上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日夜爭功不決未得行封上在雒陽南宮從復道望見諸將往往相與坐沙中語上曰此何語留侯曰陛下不知乎此謀反耳上曰天下屬安定何故反乎留侯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陛下爲天子而所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而所誅者皆生所仇怨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此屬畏陛下不能盡封恐又見疑平生過失及誅故

即相聚謀反耳上乃憂曰爲之奈何留侯曰上平生所憎羣臣所共知誰最甚者上曰雍齒與我故數嘗窘辱我我欲殺之爲其功多故不忍留侯曰今急先封雍齒以示羣臣羣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上乃置酒封雍齒爲什方侯而急趣丞相御史定功行封羣臣罷酒皆喜曰雍齒尚爲侯我屬無患矣劉敬說高帝曰都關中上疑之左右大臣皆山東人多勸上都雒陽雒陽東有成皋西有殽黽倍河向伊雒其

固亦足恃留侯曰雒陽雖有此固其中小不過百里田地薄四面受敵此非用武之國也夫關中左殽函右隴蜀沃野千里南有巴蜀之饒北有胡苑之利阻三面而守獨以一面東制諸侯諸侯安定河渭漕輓天下西給京師諸侯有變順流而下足以委輸此所謂金城千里天府之國也劉敬說是也於是高帝即日駕西都關中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穀杜門不出歲餘上欲廢太子立戚夫人子趙王如意

大臣多諫爭未能得堅决者也呂后恐不知所爲人或謂呂后曰留侯善畫計筴上信用之呂后乃使建成侯呂澤刼留侯曰君嘗爲上謀臣今上欲易太子君安得高枕而卧乎留侯曰始上數在困急之中幸用臣筴今天下安定以愛欲易太子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呂澤彊要曰爲我畫計留侯曰此難以口舌爭也顧上有不能致者天下有四人四人者年老矣皆以爲上慢侮人故逃匿山中義不爲漢臣然上

高此四人今公誠能無愛金玉璧帛令太子爲書卑辭安車因使辯士固請宜來來以爲客時時從入朝令上見之則必異而問之問之上知此四人賢則一助也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四人至客建成侯所漢十一年黥布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往擊之四人相謂曰凡來者將以存太子太子將兵事危矣乃說建成侯曰太子將兵有功則位不益太子無功還則彼此受禍矣且太子所與俱諸

將皆嘗與上定天下梟將也今使太子將之此無異使羊將狼也皆不肯爲盡力其無功必矣臣聞母愛子者子抱今戚夫人日夜侍御趙王如意常抱居前上曰終不使不肖子居愛子之上明乎其代太子位必矣君何不急請呂后承閒爲上泣言黥布天下猛將也善用兵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羊將狼莫肯爲用且使布聞之則鼓行而西耳上雖病彊載輜車卧而護之諸將不得不盡力上雖

苦爲妻子自彊於是呂澤立夜見呂后呂后承間爲上泣涕而言如四人意吾惟豎子固不足遣而公自行耳於是上自將兵而東羣臣居守皆送至灞上留侯病自彊起至曲郵見上曰臣宜從病甚楚人剽疾願上無與楚人爭鋒因説上曰令太子爲將軍監關中兵上曰子房雖病彊卧而傅太子是時叔孫通爲太傅留侯行少傅事漢十二年上從擊破布軍歸疾益甚愈欲易太子留侯諫不聽因疾不視事叔孫太傅稱

説引古今以死爭太子上詳許之猶欲易之及燕置酒太子侍四人從太子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上怪之問曰彼何爲者四人前對各言名姓曰東園公甪里先生綺里季夏黄公上乃大驚曰吾求公數歲公辟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乎四人皆曰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上曰煩公幸卒調護太子四人爲壽已

畢趨去上目送之召戚夫人指示四人者曰我欲易之彼四人輔之羽翼已成難動矣呂后真而主矣戚夫人泣上曰爲我楚舞吾爲若楚歌歌曰鴻鵠高飛一舉千里羽翮已就横絶四海横絶四海當可奈何雖有矰繳尚安所施歌數闋戚夫人噓唏流涕上起去罷酒竟不易太子者留侯本招此四人之力也留侯從上擊代出奇計馬邑下及立蕭何相國所與上從容言天下事甚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留侯乃稱

曰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爲韓報讐彊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爲帝者師封萬戸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乃學辟穀道引輕身會高帝崩呂后德留侯乃彊食之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何至自苦如此乎留侯不得已彊聽而食後八年卒謚爲文成侯子不疑代侯子房始所見下邳圯上老父與太公書者後十三年從高帝過濟北果見穀城山下黄石取而葆祠之留

侯死并葬黃石冢每上冢伏臘祠黃石留侯不
疑孝文帝五年坐不敬國除
太史公曰學者多言無鬼神然言有物至如留
侯所見老父予書亦可怪矣高祖離困者數矣
而留侯常有功力焉豈可謂非天乎上曰夫運
籌策帷帳之中決勝千里外吾不如子房余以
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
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魯兩生　見叔孫通傳

叔孫通者薛人也秦時以文學徵待詔博士數
歲陳勝起山東使者以聞二世召博士諸儒生
問曰楚戍卒攻蘄入陳於公如何博士諸生三
十餘人前曰人臣無將將卽反罪死無赦願陛
下急發兵擊之二世怒作色叔孫通前曰諸生
言皆非也夫天下合爲一家毀郡縣城鑠其兵
示天下不復用且明主在其上法令具於下使
人人奉職四方輻輳安敢有反者此特羣盜鼠
竊狗盜耳何足置之齒牙閒郡守尉今捕論何
足憂二世喜曰善盡問諸生諸生或言反或言
盜於是二世令御史案諸生言反者下吏非所
宜言諸言盜者皆罷之迺賜叔孫通帛二十疋
衣一襲拜爲博士叔孫通已出宮反舍諸生曰
先生何言之諛也通曰公不知也我幾不脫于
虎口迺亡去之薛薛已降楚矣及項梁之薛叔
孫通從之敗于定陶從懷王懷王爲義帝徙長
沙叔孫通留事項王漢二年漢王從五諸侯入
彭城叔孫通降漢王漢王敗而西因竟從漢叔

孫通儒服漢王憎之迺變其服服短衣楚製漢
王喜叔孫通之降漢從儒生弟子百餘人然通
無所言進專言諸故羣盜壯士進之弟子皆竊
罵曰事先生數歲幸得從降漢今不能進臣等
專言大猾何也叔孫通聞之迺謂曰漢王方蒙
矢石爭天下諸生寧能鬭乎故先言斬將搴旗
之士諸生且待我我不忘矣漢王拜叔孫通爲
博士號稷嗣君漢五年已幷天下諸侯共尊漢
王爲皇帝於定陶叔孫通就其儀號高帝悉去

秦苛儀法爲簡易羣臣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高帝患之叔孫知上益厭之也說上曰夫儒者難與進取可與守成臣願徵魯諸生與臣弟子共起朝儀高帝曰得無難乎叔孫通曰五帝異樂三王不同禮禮者因時世人情爲之節文者也故夏殷周之禮所因損益可知者謂不相復也臣願頗采古禮與秦儀雜就之上曰可試爲之令易知度吾所能行爲之於是叔孫通使徵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

公所事者且十主皆面諛以得親貴今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又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爲公所爲公所爲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無汙我叔孫通笑曰若眞鄙儒也不知時變遂與所徵三十人西及上左右爲學者與其弟子百餘人爲綿蕞野外習之月餘叔孫通曰上可試觀上既觀使行禮曰吾能爲此迺令羣臣習肄會十月漢七年長樂宮成諸侯羣臣皆朝十月儀先平明謁者

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步卒衛宮設兵張旗志傳言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職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振恐肅敬至禮畢復置法酒諸侍坐殿上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讙譁失

禮者於是高帝曰吾迺知今日之爲皇帝之貴也迺拜叔孫通爲太常賜金五百斤叔孫通因進曰諸弟子儒生隨臣久矣與臣共爲儀願陛下官之高帝悉以爲郎叔孫通出皆以五百斤金賜諸生諸生迺皆喜曰叔孫生誠聖人也知當世之要務漢九年高帝徙叔孫通爲太子太傅漢十二年高祖欲以趙王如意易太子叔孫通諫上曰昔者晉獻公以驪姬之故廢太子立奚齊晉國亂者數十年爲天下笑秦以不早定

扶蘇令趙高得以詐立胡亥自使滅祀此陛下所親見今太子仁孝天下皆聞之呂后與陛下攻苦食啖其可背哉陛下必欲廢適而立少臣願先伏誅以頸血汙地高帝曰公罷矣吾直戲耳叔孫通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搖天下振動奈何以天下爲戲高帝曰吾聽公言及上置酒見留侯所招客從太子入見上迺遂無易太子志矣高帝崩孝惠卽位迺謂叔孫生曰先帝園陵寢廟羣臣莫能習徙爲太常定宗廟儀法及稍

定漢諸儀法皆叔孫生爲太常所論著也孝惠帝爲東朝長樂宮及間往來數蹕煩人迺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叔孫生奏事因請間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寢衣冠月出游高廟高廟漢太祖奈何令後世子孫乘宗廟道上行哉孝惠帝大懼曰急壞之叔孫生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今壞此則示有過舉願陛下爲原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多宗廟大孝之本也上迺詔有司立原廟原廟起以複道故孝惠帝曾春出游離宮叔孫生曰古者有春嘗果方今櫻桃孰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上迺許之諸果獻由此興

司馬季主

司馬季主者楚人也卜於長安東市宋忠爲中大夫賈誼爲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徧人情相視而嘆賈誼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卜醫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

數中以觀采二人卽同輿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主閒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主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卽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主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差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誼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辭小子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

何行之汙司馬季主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
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
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以卑汙長者二君
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之今所處非
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故謂之
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卜
者多言誇嚴以得人情虛高人祿命以說人志
擅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
拜謝以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

馬季主曰公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日月照
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
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
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
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爲務故
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
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爲喜
去不爲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
謂賢者皆可謂羞矣卑疵而前孅趨而言相引
以勢相導以利比周賓正以求尊譽以受公奉
事私利枉主法獵農民以官爲威以法爲機求
利逆暴譬無異於操白刃刼人者也初試官時
倍力爲巧詐飾虛功執空文以誷主上用居上
爲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僞增實以無爲有以
少爲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馳從姬歌兒不
顧於親犯法害民虛公家此夫爲盜不操矛弧
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而弑
君未伐者也何以爲高賢才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貊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
治四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
爲是不忠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
處是竊位也有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僞也子獨
不見鴟梟之與鳳凰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
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顯衆公等是也述而
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天地象四時順
於仁義分策定卦旋式正棊然後言天地之利
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日月

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産子必先占吉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倣文王八卦以破敵國霸天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埽除設坐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饗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德者也而以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患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爲德豈直數

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居下不爲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爲業也積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徙之不用輜車負裝之不重止而用之無盡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窮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爲池日中必

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乍存乍亡公責卜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辯人乎慮事定計必是人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飾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恐喜人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欲彊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卜者導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爲駟而鳳凰不與燕雀爲羣而賢者亦不與

不肖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羣害以明天性助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誼忽而自失芒乎無色悵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誼於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自嘆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失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爲人主計而

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誼爲梁懷王傅墮馬薨誼不食毒恨而死此務華絶根者也

東方朔

東方朔字曼倩平原厭次人也武帝初即位徵天下舉方正賢良文學材力之士待以不次之

位四方士多上書言得失自衒鬻者以千數其不足采者輒報聞罷朔初來上書曰臣朔少失父母長養兄嫂年十二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劍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鉦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固已誦四十四萬言又常服子路之言臣朔年二十二長九尺三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臣朔昧死再拜以聞

朔文辭不遜高自稱譽上偉之令待詔公車奉祿薄未得省見久之朔紿騶朱儒曰上以若曹無益于縣官耕田力作固不及人臨衆處官不能治民從軍擊虜不任兵事無益于國用徒索衣食今欲盡殺若曹朱儒大恐啼泣朔教曰上即過叩頭請罪居有頃聞上過朱儒皆號泣頓首上問何爲對曰東方朔言上欲盡誅臣等上知朔多端召問朔何恐朱儒爲對曰臣朔生亦言死亦言朱儒長三尺餘奉一囊粟錢二百四

十臣朔長九尺餘亦奉一囊粟錢二百四十朱儒飽欲死臣朔饑欲死臣言可用幸異其禮不可用罷之無令但索長安米上大笑因使待詔金馬門稍得親近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迺別著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蛇又有足跂跂脈脈善緣壁是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疋復使射他物連中輒賜帛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

妄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復射朔中之臣榜
百朔不能中臣賜帛迺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
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能中也朔曰
生肉爲膾乾肉爲脯著樹爲寄生盆下爲寠數
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謷朔笑之曰
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
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非
敢詆之迺與爲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
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

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
亦當榜即妄爲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
狋吽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
齟者齒不生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
塗者漸洳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狋吽牙者
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輒對變詐鋒出莫
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爲常侍郎遂得愛幸
久之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丞日晏不來朔獨
拔劒割肉謂其同官曰伏日當蚤歸請受賜即

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
劒割肉而去之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
責也朔再拜曰朔來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
也拔劒割肉一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
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迺反自
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歸遺細君初建元三年
微行始出北至池陽西至黃山南獵長楊東游
宜春微行常用飲酎已八九月中與侍中常侍
武騎及待詔隴西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

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微行以夜漏下十
刻迺出常稱平陽侯旦明入山下馳射鹿豕狐
兎手格羆熊馳騖禾稼稻秔之地民皆號呼罵
詈相聚會自言鄠杜令令往欲謁平陽侯諸騎
欲擊鞭之令大怒使吏呵止獵者數騎見留迺
示以乘輿物久之迺得去時夜出夕還後齎五
日糧會朝長信宮上大驩樂之是後南山下乃
知微行數出也然尚迫于太后未敢遠出丞相
御史知指迺使右輔都尉徼循長楊以東右內

史發小民共待會所後迺私置更衣從宣曲以
南十二所中休更衣投宿諸宮長楊五柞倍陽
宣曲尤幸於是上以爲道遠勞苦又爲百姓所
患迺使太中大夫吾丘壽王與待詔能用筭者
二人舉籍阿城以南盩厔以東宜春以西提封
頃畝及其賈直欲除以爲上林苑屬之南山又
詔中尉左右內史表屬縣草田欲以償鄠杜
之民吾丘壽王奏事上大悅稱善時朔在傍進
諫曰臣聞謙遜靜慤天表之應應之以福驕溢

靡麗天表之應應之以異今陛下累郎臺恐其
不高也弋獵之處恐其不廣也如天不爲變則
三輔之地盡可以爲苑何必盩厔鄠杜耶奢侈
越制天爲之變上林雖小臣尚以爲大也夫南
山天下之阻也南有江淮北有河渭其地從汧
隴以東商雒以西厥壤肥饒漢興去三河之地
止霸產以西都涇渭之南北所謂天下陸海之
地秦之所以虜西戎兼山東者也其山出玉石
金銀銅鐵豫章檀柘異類之物不可勝原此百

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又有秔稻梨栗桑麻
竹箭之饒土宜薑芋水多鼃魚貧者得以人給
家足無饑寒之憂故酆鎬之間號爲土膏其賈
畝一金今規以爲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
膏腴之地上乏國家之用下奪農桑之業棄成
功就敗事損耗五穀是其不可一也且盛荊棘
之林而長養麋鹿廣狐兔之苑大虎狼之虛又
壞人冢墓發人室廬令幼弱懷土而思耆老泣
涕而悲是其不可二也斥而營之垣而囿之騎

馳東西車騖南北又有深溝大渠夫一日之樂
不足以危無堤之輿是其不可三也故務苑囿
之大不恤農時非所以彊國富人也夫殷作九
市之宮而諸侯畔靈王起章華之臺而楚民散
秦興阿房之殿而天下亂糞土愚臣忘生觸死
逆盛意犯隆指罪當萬死不勝大願願陳泰階
六符以觀天變不可不省是日因奏泰階之事
上迺拜朔爲大中大夫給事中賜黃金百斤然
遂起上林苑如壽王所奏云久之隆慮公主子

昭平君尚帝女夷安公主隆慮主病因以金千斤錢千萬爲昭平君豫贖死罪上許之隆慮主卒昭平君日驕醉殺主傅獄繫内官以公主子廷尉上請請論左右人人爲言前又入贖陛下許之上曰吾弟老有是一子死以屬我於是爲之垂涕歎息良久曰法令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之法吾何面目入高廟乎又下負萬民迺可其奏哀不能自止左右盡悲朔前上壽曰臣聞聖王爲政賞不避仇讐誅不擇骨肉

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此二者五帝所重三王所難也陛下行之是以四海之内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天下幸甚臣朔奉觴昧死再拜上萬歲壽上迺起入省中夕時召讓朔曰傳曰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今先生上壽時乎朔免冠頓首曰臣聞樂太甚則陽溢哀太甚則陰損陰陽變則心氣動心氣動則精神散精神散而邪氣及銷憂者莫若酒臣朔所以上壽者明陛下正而不阿因以止哀也愚不知忌諱當死先是朔

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不敬有詔免爲庶人待詔宦者署因此對復爲中郎賜帛百匹初帝姑館陶公主號竇太主堂邑侯陳午尚之午死主寡居年五十餘矣近幸董偃始偃與母以賣珠爲事偃年十三隨母出入主家左右言其姣好主召見曰吾爲母養之因留第中教書計相馬射御頗讀傳記至年十八而冠出則執轡入則侍内爲人溫柔愛人以主故諸公接之名稱城中號曰董君主因推令散財交士令中府曰

董君所發一日金滿百斤錢滿百萬帛滿千匹乃白之安陵爰叔者爰盎兄子也與偃善謂偃曰足下私侍漢主挾不測之罪將欲安處乎偃懼曰憂之久矣不知所以爰叔曰顧城廟遠無宿宮又有萩竹籍田足下何不白主獻長門園此上所欲也如是上知計出于足下也則安枕而臥長無慘怛之憂久之不然上且請之于足下何如偃頓首曰敬奉教入言之主主立奏書獻之上大悦更名竇太主園爲長門宮主大喜

使偃以黃金百斤爲爰叔壽叔因是爲董君畫求見上之策令主稱疾不朝上往臨疾問所欲主辭謝曰妾幸蒙陛下厚恩先帝遺德奉朝請之禮備臣妾之使列爲公主賞賜邑入隆天重地死無以塞責一日卒有不勝灑掃之職先狗馬塡溝壑竊有所恨不勝大願願陛下時忘萬機養精游神從中掖庭回輿枉路臨妾山林得獻觴上壽娛樂左右如是而死何恨之有上曰主何憂幸得愈恐羣臣從官多大爲主費上還

有頃主疾愈起謁上以錢千萬從主飲後數日上臨山林主自執宰敝膝道入登階就坐坐未定上曰願謁主人翁主乃下殿去簪珥徒跣頓首謝曰妾無狀負陛下身當伏誅陛下不致之法頓首死罪有詔謝主簪履起之東箱自引董君董君綠幘傅韝隨主前伏殿下主乃贊館陶公主胞人臣偃昧死再拜謁因叩頭謝上爲之起有詔賜衣冠上偃起走就衣冠主自奉食進觴當是時董君見尊不名稱爲主人翁飲大驩

樂主乃請賜將軍列侯從官金錢雜繒各有數于是董君貴寵天下莫不聞郡國狗馬蹴鞠劒客輻湊董氏常從游戲北宮馳逐平樂觀鷄鞠之會角狗馬之足上大懽樂之于是上爲竇太主置酒宣室使謁者引内董君是時朔陛戟殿下辟戟而前曰董偃有斬罪三安得入乎上曰何謂也朔曰偃以人臣私侍公主其罪一也敗男女之化而亂婚姻之禮傷王制其罪二也陛下富于春秋方積思于六經留神于王事馳騖

于唐虞折節于三代偃不遵經勸學反以靡麗爲右奢侈爲務盡狗馬之樂極耳目之欲行邪枉之道徑淫辟之路是乃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蜮也偃爲淫首其罪三也昔伯姬燔而諸侯憚奈何乎陛下上默然不應良久曰吾業以設飲後而自改朔曰不可夫宣室者先帝之正處也非法度之政不得入焉故淫亂之漸其變爲篡是以豎貂爲淫而易牙作患慶父死而魯國全管蔡誅而周室安上曰善有詔止更置酒北

宮引董君從東司馬門東司馬門更名東交門賜朔黃金三十斤董君之寵由是日衰至年三十而終後數歲竇太主卒與董君會葬于霸陵是後公主貴人多踰禮制自董偃始時天下侈靡趨末百姓多離農畝上從容問朔吾欲化民豈有道乎朔對曰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爲天下富有四海身衣弋綈足履革舄以韋帶劍莞蒲爲

席兵木爲刃衣縕無文集上書囊以爲殿帷以道德爲麗以仁義爲準于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爲小圖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繢罽宮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車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怪撞萬石之鍾擊雷霆之鼓作俳優舞鄭女上爲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于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

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朔雖詼笑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上常用之自公卿在位朔皆敖弄無所爲屈上以朔口諧辭給好作問之嘗問朔曰先生視朕何如主也朔對曰自唐虞之隆成康之際未足以諭當世臣伏觀陛下功德陳五帝之上在三王之右非若此而已誠得天下賢士公卿在位咸得其人矣譬若以周邵爲丞相孔丘爲御史大夫太公爲將軍畢公高

拾遺于後弁嚴子爲衛尉皋陶爲大理后稷爲司農伊尹爲少府子貢使外國顏閔爲博士子夏爲太常益爲右扶風季路爲執金吾契爲鴻臚龍逢爲宗正伯夷爲京兆管仲爲馮翊魯般爲將作仲山甫爲光祿申伯爲太僕延陵季子爲水衡百里奚爲典屬國柳下惠爲大長秋史魚爲司直蘧伯玉爲太傅孔父爲詹事孫叔敖爲諸侯相子產爲郡守王慶忌爲期門夏育爲鼎官羿爲旄頭宋萬爲式道侯上乃大笑是時

朝廷多賢才上復問朔方今公孫丞相兒大夫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馬相如吾丘壽王主父偃
朱買臣嚴助汲黯膠倉終軍嚴安徐樂司馬遷
之倫皆辯知閎達溢于文詞先生自視何與比
哉朔對曰臣觀其齒牙樹頰胲吐脣吻擢項
頤結股脚連脽尻遺蛇其迹行步偊旅臣朔雖
不肖尚兼此數子者朔之進對澹辭皆此類也
武帝既招英俊程其器能用之如不及時方外
事胡越內興制度國家多事自公孫弘以下至

司馬遷皆奉使方外或爲郡國守相至公卿而
朔嘗至大中大夫後常爲郎與枚皐郭舍人俱
在左右詼啁而已久之朔上書陳農戰彊國之
計因自訟獨不得大官欲求試用其言專商鞅
韓非之語也指意放蕩頗復詼諧辭數萬言終
不見用朔因著論設客難已用位卑以自慰諭
其辭曰客難東方朔曰蘇秦張儀一當萬乘之
主而都卿相之位澤及後世今子大夫脩先王
之術慕聖人之義諷誦詩書百家之言不可勝

數著于竹帛脣腐齒落服膺而不釋好學樂道
之效明白甚矣自以智能海內無雙則可謂博
聞辯智矣然悉力盡忠以事聖帝曠日持久官
不過侍郎位不過執戟意者尚有遺行耶同胞
之徒無所容居其故何也東方先生喟然長息
仰而應之曰是固非子之所能備也彼一時也
此一時也豈可同哉夫蘇秦張儀之時周室大
壞諸侯不朝力政爭權相禽以兵并爲十二國
未有雌雄得士者強失士者亡故談說行焉身
處尊位珍寶充內外有廩倉澤及後世子孫長

享今則不然聖帝流德天下震懾諸侯賓服連
四海之外以爲帶安于覆盂動猶運之掌賢不
肖何以異哉遵天之道順地之理物無不得其
所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爲將卑之則
爲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
用之則爲虎不用則爲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
前後夫天地之大士民之衆竭精談說並進輻
湊者不可勝數悉力慕之困于衣食或失門戶

使蘇秦張儀與僕並生于今之世曾不得掌故安敢望常侍郎乎故曰時異事異雖然安可以不務脩身乎哉詩云鼓鍾于宮聲聞于外鶴鳴于九皐聲聞于天苟能脩身何患不榮太公體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于文武得信厥說封于齊七百歲而不絕此士所以日夜孜孜斂行而不敢怠也辟若鶺鴒飛且鳴矣傳曰天不爲人之惡寒而輟其冬地不爲人之惡險而輟其廣君子不爲小人之匈匈而易其行天有常度

地有常形君子有常行君子道其常小人計其功詩云禮義之不愆何恤人之言故曰水至清則無魚人至察則無徒冕而前旒所以蔽明黈纊充耳所以塞聰明有所不見聰有所不聞舉大德赦小過無求備于一人之義也枉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揆而度之使自索之蓋聖人教化如此欲自得之自得之則敏且廣矣今世之處士魁然無徒廓然獨居上觀許由下察接輿計同范蠡忠合子胥天下和平

與義相扶寡耦少徒固其宜也子何疑于我哉若夫燕之用樂毅秦之任李斯酈食其之下齊說行如流曲從如環所欲必得功若丘山海內定國家安是遇其時也子又何怪之邪語曰以筦闚天以蠡測海以莛撞鐘豈能通其條貫考其文理發其音聲哉由是觀之譬猶鼱鼩之襲狗孤豚之咋虎至則靡耳何功之有今以下愚而非處士雖欲勿困固不得已此適足以明其不知權變而終或于大道也又設非有先生之

論其詞曰非有先生仕于吳進不稱往古以厲王意退不能揚君美以顯其功默默無言者三年矣吳王恠而問之曰寡人獲先人之功寄于衆賢之上夙興夜寐未嘗敢怠也今先生率然高舉遠集吳地將以輔治寡人誠竊嘉之體不安席食不甘味目不視靡曼之色耳不聽鐘鼓之聲虛心定志欲聞流議者三年于茲矣今先生進無以輔治退不揚主譽竊不爲先生取之也蓋懷能而不見是不忠也見而不行主不明

也意者寡人殆不明乎非有先生伏而唯唯吳
王曰可以談矣寡人將竦意而覽焉先生曰於
戲可乎哉可乎哉談何容易夫談有悖于目拂
于耳謬于心而便于身者或有說于目順于耳
快于心而毀于行者非有明王聖主孰能聽之
吳王曰何為其然也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也先
生試言寡人將聽焉先生對曰昔者關龍逢深
諫于桀而王子比干直言于紂此二臣者皆極
慮盡忠閔王澤不下流而萬民騷動故直言其

失切諫其邪者將以為君之榮除主之禍也今
則不然反以為誹謗君之行無人臣之禮果紛
然傷于身蒙不辜之名戮及先人為天下笑故
曰談何容易是以輔弼之臣瓦解而邪諂之人
並進遂及蜚廉惡來革等二人皆詐偽巧言利
口以進其身陰奉琱琢刻鏤之好以納其心務
快耳目之欲以苟容為度遂往不戒身沒被戮
宗廟崩弛國家為虛放戮賢聖親近讒夫詩不
云乎讒人罔極交亂四國此之謂也故卑身賤

體說色微詞愉愉呴呴終無益于主上之治則
志士仁人不忍為也將儼然作矜嚴之色深言
直諫上以拂主之邪下以損百姓之害則忤于
邪主之心歷于衰世之法故養壽命之士莫肯
進也遂居家山之間積土為室編蓬為戶彈琴
其中以咏先王之風亦可以樂而忘死矣是以
伯夷叔齊避周餓于首陽之下後世稱其仁如
是邪主之行固足畏也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
王懼然易容捐薦去几危坐而聽先生曰接輿

避世箕子被髮陽狂此二人者皆避濁世以全
其身者也使遇明王聖主得清燕之間寬和之
色發憤畢誠圖畫安危揆度得失上以安主體
下以便萬民則五帝三王之道可幾而見也故
伊尹蒙恥辱負鼎俎和五味以干湯太公釣于
渭之陽以見文王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計無不
從誠得其君也深念遠慮引義以正其身推恩
以廣其下本仁祖義褒有德祿賢能誅惡亂總
遠方一統類美風俗此帝王所由昌也上不變

天性下不奪人倫則天地和合遠方懷之故號聖王臣子之職既加矣于是裂地定封爵為公侯傳國子孫名顯後世民到于今稱之以遇湯與文王也太公伊尹以如此龍逢比干獨如彼豈不哀哉故曰談何容易于是吳王穆然俛而深惟仰而泣下交頤曰嗟乎余國之不亡也緜緜連連殆哉世之不絶也于是正明堂之朝齊君臣之位舉賢材布德惠施仁義賞有功躬節儉減後宮之費損車馬之用放鄭聲遠佞人省

庖厨去侈靡卑宮館壞苑囿填池塹以予貧民無産業者開內臧振貧窮存耆老䘏孤獨薄賦歛省刑辟行此三年海內晏然天下大洽陰陽和調萬物咸得其宜國無災害之變民無飢寒之色家給人足畜積有餘囹圄空虛鳳皇來集麒麟在郊甘露既降朱草萌芽遠方異俗之人鄉風慕義各奉其職而來朝賀故治亂之道存亡之端若此易見而君人者莫肯為也臣愚竊以為過故詩云王國克生惟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朔之文辭此二篇最善其餘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柏柱平樂觀賦獵八言七言上下從公孫弘借車凡劉向所錄朔書具是矣世所傳他事皆非也

楊王孫

楊王孫者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臝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

盛尸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脱其囊以身親土其子欲默而不從重廢父命欲從之心又不忍迺往見王孫友人祁侯祁侯與王孫書曰王孫苦疾僕迫從上祠雍未得詣前願存精神省思慮進醫藥厚自持竊聞王孫先令臝葬令死者亡知則已若其有知是戮尸地下將臝見先人竊為王孫不取也且孝經曰為之棺槨衣衾是亦聖人之遺制何必區區獨守所聞願王孫察焉王孫報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不忍其親

故爲制禮今則越之吾是以贏葬將以矯世也夫厚葬誠亡益于死者而俗人競以相高靡財單幣腐之地下或迺今日入而明日發此真與暴骸于中野何異且夫死者終生之化而物之歸者也歸者得至化者得變是物各反其真也反真冥冥亡形亡聲迺合道情夫飾外以華衆厚葬以鬲真使歸者不得至化者不得變是使物各失其所也且吾聞之精神者天之有也形骸者地之有也精神離形各歸其真故謂之鬼

鬼之爲言歸也其尸塊然獨處豈有知哉裹以幣帛鬲以棺槨支體絡束口含玉石欲化不得鬱爲枯腊千載之後棺槨朽腐迺得歸土就其真宅繇是言之焉用久客昔帝堯之葬也窾木爲匵葛藟爲緘其穿下不亂泉上不泄殠故聖王生易尚死易葬也不加功于亡用不損財于亡謂今費財厚葬留歸鬲至死者不知生者不得是謂重惑於戲吾不爲也祁侯曰善遂贏葬

梅福

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後去官歸壽春數因縣道上言變事求假軺傳詣行在所條對急政輒報罷是時成帝委任大將軍王鳳鳳專勢擅朝而京兆尹王章素忠直譏刺鳳爲鳳所誅王氏浸盛災異數見羣下莫敢正言福復上書曰臣聞箕子佯狂於殷而爲周陳洪範叔孫通遁秦歸漢制作儀品夫叔孫先非不忠也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昔高祖納

善若不及從諫若轉圜聽言不求其能舉功不考其素陳平起於亡命而爲謀主韓信拔於行陳而建上將故天下之士雲合歸漢爭進奇異知者竭其策愚者盡其慮勇士極其節怯夫勉其死合天下之知并天下之威是以舉秦如鴻毛取楚若拾遺此高祖所以亡敵于天下也孝文皇帝起于代谷非有周召之師伊呂之佐也循高祖之法加以恭儉當此之時天下幾平繇是言之循高祖之法則治不循則亂何者秦爲

亡道削仲尼之迹滅周公之軌壞井田除五等禮廢樂崩王道不通故欲行王道者莫能致其功也孝武皇帝好忠諫說至言出爵不待廉茂慶賜不須顯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勵志竭精以赴闕庭自衒鬻者不可勝數漢家得賢於此爲盛使孝武皇帝聽用其計升平可致於是積尸暴骨快心胡越故淮南王安緣間而起所以計慮不成而謀議泄者以衆賢聚於本朝故其大臣執陵不敢和從也方今布衣迺窺國家之隙

見間而起者蜀郡是也及山陽亡徒蘇令之群蹈藉名都大郡求黨與索隨和而亡逃匿之意此皆輕量大臣亡所畏忌國家之權輕故匹夫欲與上爭衡也士者國之重器得士則重失士則輕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廟堂之議非草茅所當言也臣誠恐身塗野草尸并卒伍故數上書求見輒報罷臣聞齊桓之時有以九九見者桓公不逆欲以致大也今臣所言非特九九也陛下距臣者三矣此天下士所以不至也昔

秦武王好力任鄙叩關自鬻繆公行伯繇余歸德今欲致天下之士民有上書求見者輒使詣尚書問其所言言可采取者秩以升斗之祿賜以一束之帛若此則天下之士發憤懣吐忠言嘉謀日聞於上天下條貫國家表裏爛然可睹矣夫以四海之廣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衆多也然其儁桀指世陳政言成文章質之先聖而不繆施之當世合時務若此者亦亡幾人故爵祿束帛者天下之底石高祖所以厲世摩鈍也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至秦則不然張誹謗之罔以爲漢敺除倒持泰阿授楚其柄故誠能勿失其柄天下雖有不順莫敢觸其鋒此孝武皇帝所以辟地建功爲漢世宗也今不循伯者之道迺欲以三代選舉之法取當世之士猶察伯樂之圖求騏驥於是而不可得亦已明矣故高祖棄陳平之過而獲其謀晉文召天王齊桓用其讎亡益于時不顧逆順此所謂伯道者也一色成體謂之純白黑雜合謂之駁欲

以承平之法治暴秦之緒猶以鄉飲酒之禮理軍市也今陛下既不納天下之言又加戮焉夫戴鵲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知士深退間者愚民上疏多觸不急之法或下廷尉而死者衆自陽朔以來天下以言爲諱朝廷尤甚羣臣皆承順上指莫有執正何以明其然也取民所上書陛下之所善試下之廷尉廷尉必曰非所宜言大不敬以此卜之一矣故京兆尹王章資質忠直敢面引廷爭孝元皇帝擢之以厲具臣而

矯曲朝及至陛下戮及妻子且惡惡止其身王章非有反畔之辜而殃及家折直士之節結諫臣之舌羣臣皆知其非然不敢爭天下以言爲戒最國家之大患也願陛下循高祖之軌杜亡秦之路數御十月之歌留意亡逸之戒除不急之法下亡諱之詔博覽兼聽謀及疏賤令深者不隱遠者不塞所謂辟四門明四目也且不急之法誹謗之微者也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方今君命犯而主威奪外戚之權日以益隆陛

下不見其形願察其景建始以來日食地震以率言之三倍春秋水災亡與比數陰盛陽微金鐵爲飛此何景也漢興以來社稷三危呂霍上官皆母后之家也親親之道全之爲右當與之賢師良傅教以忠孝之道今迺尊寵其位授以魁柄使之驕逆至于夷滅此失親親之大者也自霍光之賢不能爲子孫慮故權臣易世則危書曰毋若火始庸庸埶陵於君權隆於主然後防之亦亡及已上遂不納成帝久亡繼嗣福以

爲宜建三統封孔子之世以爲殷後復上書曰臣聞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政者職也位卑而言高者罪也越職觸罪危言世患雖伏質橫分臣之願也守職不言沒齒身全死之日尸未腐而名滅雖有景公之位伏歷千駟臣不貪也故願壹登文石之陛涉赤墀之塗當戶牖之法坐盡平生之愚慮無益於時有遺於世此臣寢所以不安食所以忘味也願陛下深省臣言臣聞存人所以自立也壅人所以自塞也善惡之報各

如其事肯者秦滅二周夷六國隱士不顯佚民不擧絶三統滅天道是以身危子殺厥孫不嗣所謂壅人以自塞者也故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于宋紹夏于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主流出于戶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今成湯不祀殷人亡後陛下繼嗣久微殆爲此也春秋經曰宋殺其大夫穀梁傳曰其不稱名姓以其在祖位尊之也此言孔子故殷後也雖不正統封其子孫以爲

殷後禮亦宜之何者諸侯奪宗聖庶奪適傳曰賢者子孫宜有土而况聖人又殷後哉昔成王以諸侯禮葬周公而皇天動威雷風著災今仲尼之廟不出闕里孔氏子孫不免編戶以聖人而歆匹夫之祀非皇天之意也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又陛下之名與天亡極何者追聖人素功封其子孫未有法也後聖必以爲則不滅之名可不勉哉福孤遠又譏切王氏故終不見納武帝時始

封周後姬嘉爲周子南君至元帝時尊周子南君爲周承休侯位次諸侯王使諸大夫博士求殷後分散爲十餘姓郡國往往得其大家推求子孫絶不能紀匡衡議以爲王者存二王後所以尊其先王而通三統也其犯誅絶之罪者絶而更封他親爲始封君上承其王者之始祖春秋之義諸侯不能守其社稷者絶今宋國已不守其統而失國矣則宜更立殷後爲始封君而上承湯統非當繼宋之絶侯也宜明得殷後而

已今之故宋推求其嫡久遠不可得雖得其嫡嫡之先已絶不當得立禮記孔子曰丘殷人也先師所共傳宜以孔子世爲湯後上以其語不經遂見寢至成帝時梅福復言宜封孔子後以奉湯祀綏和元年立二王後推迹古文以左氏穀梁世本禮記相明遂下詔封孔子世爲殷紹嘉公語在成紀是時福居家常以讀書養性爲事至元始中王莽顓政福一朝棄妻子去九江至今傳以爲仙其後人有見福于會稽者變名

姓爲吳市門卒云

兩龔　老父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賓舍字君倩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勝爲郡吏舍不仕久之楚王入朝聞舍高名聘舍爲常侍不得已隨王歸國固辭願卒學復至長安而勝爲郡吏三舉孝廉以王國人不得宿衛補吏再爲尉壹爲丞勝輒至官迺去州舉茂才爲重泉令病去官大司空何武執金吾閻崇薦

勝哀帝自爲定陶王固已聞其名徵爲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亢父甯壽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醫巫常爲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唯有詔爲駕龔舍侯嘉至皆爲諫大夫甯壽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賦斂泰重宜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爲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徙光祿大夫守

右扶風數月上知勝非撥煩吏乃復還勝光祿大夫諸吏給事中勝言董賢亂制度繇是逆上指後歲餘丞相王嘉上書薦故廷尉梁相等尚書劾奏嘉言事恣意迷國罔上不道下將軍中朝者議左將軍公孫祿司隸鮑宣光祿大夫孔光等十四人皆以爲嘉應迷國不道法勝獨書議曰嘉資性邪僻所舉多貪殘吏位列三公陰陽不和諸事並廢咎皆繇嘉迷國不疑今舉相等過微薄日暮議者罷明日復會左將軍祿問

勝君議亡所據今奏當上宜何從勝曰將軍以勝議不可者通劾之博士夏侯常見勝應祿不和起至勝前謂曰宜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常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宜復勝曰當如禮常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常恚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衆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先是常又爲勝道高陵有子殺母者勝白之尚書問誰受對曰受夏侯常尚書使勝問常常連恨勝即

應之曰聞之白衣戒君勿言也奏事不詳妄作觸罪勝窮無以對尚書卽自劾奏與常爭言湊辱朝廷事下御史中丞召詰問劾奏勝吏二千石常位大夫皆幸得給事與議論不崇禮義而居公門下相非恨疾言辯訟惰謾亡狀皆不敬制曰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上乃復加賞賜以子博爲侍郎出勝爲渤海太守勝謝病不任之官積六月免歸上復徵爲光祿大夫勝常稱疾卧數使子上書乞骸骨會哀帝崩初琅琊

邴漢亦以清行徵用至京兆尹後爲太中大夫王莽秉政勝與漢俱乞骸骨自昭帝時涿郡韓福以德行徵至京師賜策書束帛遣歸詔曰朕閔勞以官職之事其務修孝弟以教鄉里行道舍傳舍縣次具酒肉食從者及馬長吏以時存問常以歲八月賜羊一頭酒二斛不幸死者賜複衾一祠以中牢於是王莽依故事白遣勝漢策曰惟元始二年六月庚寅光祿大夫太中大夫耆艾二人以老病罷太皇太后使謁者僕射

策詔之曰蓋聞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所以恭讓而不盡其力也今大夫年至矣朕愍以官職之事煩大夫其上子若孫若同產同產子一人大夫其修身守道以終高年賜帛及行道舍宿歲時羊酒衣衾皆如韓福故事所上子男皆除爲郎於是勝漢遂歸老于鄉里漢兄子曼容亦養志自修爲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其名過出于漢初龔舍以龔勝薦徵爲諫大夫病免復徵爲博士又病去頃之哀帝遣使者卽楚拜

舍爲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至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爲家何必縣官遂于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爲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歸舍亦通五經以魯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郡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禮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中卒莽既篡國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俗將帥親奉羊酒

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卽拜勝爲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璽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卽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郡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爲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拖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爲

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卽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爲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宜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爲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卽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亡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誼豈以一身事二姓下見故主哉勝因敕以棺斂喪事衣周于身棺周于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柏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衾祭祀如法門人衰絰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弔哭甚哀旣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夭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廉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鄭子真　嚴君平

谷口鄭子真蜀嚴君平皆修身自保非其服弗服非其食弗食成帝時元舅大將軍王鳳以禮聘子真子真遂不詘而終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以爲卜筮者賤業而可以惠衆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爲言利害與人子言依于孝與人弟言依于順與人臣言依于忠各因勢導之以善從吾言者已過半矣裁日閱數人得百錢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嚴周之指著書十餘萬言楊雄少時從游

學已而仕京師顯名數爲朝廷在位賢者稱君
平德杜陵李彊素善雄久之爲益州牧喜謂雄
日吾眞得嚴君平矣雄日君備禮以待之彼人
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以爲不然及至蜀致
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爲從事乃嘆日楊子雲
誠知人君平年九十餘遂以其業終蜀人愛敬
至今稱焉

周勰

周勰字巨勝光祿大夫舉之子而陳留太守防

之孫也少以父任爲郎自免歸父故吏河南召
夔爲郡將卑身降禮以事勰勰恥交報之因杜
門自絕後太守舉孝廉復以疾辭時梁冀貴盛
被其徵命者莫敢不應唯勰前後三辟竟不屈
後舉賢良方正亦不應又公車徵玄纁備禮固
辭廢疾隱處窮身仕絕人事門巷生荊棘者十
餘年至延熹二年乃開門延客游談宴樂及秋
而梁冀誅年終而勰卒蔡邕以爲知命云自勰曾
祖父揚至勰孫恂六世一身皆知名

李業李翬王皓王嘉任永逢信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元始中舉明經除爲
郎會王莽居攝業以病去官隱藏山谷絕匿名
迹終莽之世及公孫述僭號素聞業賢徵之業
固稱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能致乃使大鴻臚尹
融持毒酒刼業業歎日危國不入亂國不居誠
然乎哉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
賢之名乃遣使弔祠賻贈百匹業子翬逃辭不
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高節圖

畫其形像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
爲郎王莽簒位並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
使徵皓嘉恐其不至先繫其妻子使者謂嘉日
速裝妻子可全對日犬馬猶識主况於人乎王
皓先自刎以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
聞而歎日後之哉乃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
爲任永君業同郡逢信並好學博古公孫述連
徵命皆託青盲以避世任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

聞述誅皆盥洗更視曰世適平目即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並會病卒

譙玄

譙玄字君黄巴郡閬中人成帝永始二年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太子多橫夭折玄上書諫遷太常丞以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又詔公卿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成舉玄詣公車

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並舉玄為繡衣使者持節與大僕任惲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變易姓名間竄歸家因以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以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玄廬玄仰天歎曰唐堯大聖許由耻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前曰方今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願奉家錢千萬以贖父死太守為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以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詔本郡祠以中牢勑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為費貽不肯仕述漆身為厲佯狂以避之退藏山藪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以授顯宗為北宫衛士令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後漢上

野王二老

野王二老者不知何許人也初光武貳于更始會關中擾亂遣前將軍鄧禹西征送之於道既反因於野王獵路見二老者即禽光武問曰禽何向並舉手西指此中多虎臣每即禽虎亦即臣大王勿往也光武曰苟有其備虎亦何患父曰何大王之謬邪昔湯即桀于鳴條而大城于亳武王亦即紂于牧野而大城于郟鄏彼二王者其備非不深也是以即人者人亦即之雖有其備庸可忽乎光武悟其旨顧左右曰此隱者也將用之辭而去莫知所終

向長

向長字子平河內朝歌人也隱居不仕性尚中和好通老易貧無資食好事者更饋焉受之取足而反其餘王莽大司空王邑辟之連年乃至欲薦于莽固辭乃止復隱于家讀易至損益卦喟然嘆曰吾已知富不如貧貴不如賤但未知死何如生耳建武中男女娶嫁既畢勑斷家事勿相關當如我死也於是遂肆意與同好北海禽慶俱遊五嶽名山竟不知所終

逢萌

徐房　李子雲　王君公

逢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給事縣爲亭長時尉行過亭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爲人役哉遂去之長安學通春秋經時王莽殺其子宇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人即解冠挂東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萌素明陰陽知莽將敗有頃首戴瓦盆哭于市曰新乎新乎因遂復藏及光武即位乃之琅琊勞山養志脩道人皆化其德北海太守素聞其高遣吏奉謁致禮萌不荅太守懷憤而使捕之吏叩頭曰子慶大賢天下共聞所在之處人敬如父往必不獲秖自毀辱太守怒收

之繫獄更發他吏行至勞山人衆相率以兵弩捍禦吏被傷流血奔而還後詔書徵萌託以老耄迷路東西語使者云朝廷所以徵我者以其有益于政尚不知方面所在安能濟時乎即便駕歸連徵不起以壽終初萌與同郡徐房平原李子雲王君公相友善並曉陰陽懷德穢行房與子雲養徒各千人君公遭亂獨不去儈牛自隱時人爲之論曰避世牆東王君公

周黨 譚賢伯升 殷謨君長

周黨字伯况太原廣武人也家産千金少孤爲宗人所養而遇之不以理及長又不還其財黨就鄉縣訟主乃歸之既而散與宗族悉免遣奴婢遂至長安遊學初鄉佐嘗衆中辱黨黨久懷之後讀春秋聞復讐之義便輟講而還與鄉佐相聞剋期鬭日既交刃而黨爲鄉佐所傷困頓鄉佐服其義輿歸養之數日方蘇既悟而去自此勑身脩志鄉里稱其高及王莽竊位託疾杜門自後賊暴縱横殘滅郡縣唯至廣武過城不入建武中徵爲議郎以疾去職遂將妻子居黽池後被徵不得已乃著短布单衣穀皮綃頭待見尚書及光武引見黨伏而不謁自陳願守所志帝乃許焉博士范升奏毁黨曰臣聞堯不須許由巢父而建號天下周不待伯夷叔齊而王道以成伏見太原周黨東海王良山陽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庭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

之位臣願與坐雲臺之下考試圖國之道不如臣言伏虚妄之罪而敢私竊虚名誇上求高皆大不敬書奏天子以示公卿詔曰自古明王聖王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受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黨遂隱居黽池著書上下篇而終邑人賢而祠之初黨與同郡譚賢伯升鴈門殷謨君長俱守節不仕王莽世建武中徵並不到

王霸

王霸字儒仲太原廣武人也少有清節及王莽篡位棄冠帶絕交宦建武中徵到尚書拜稱名不稱臣有司問其故霸曰天子有所不臣諸侯有所不友司徒侯霸讓位于霸閻陽毀之曰太原俗黨儒仲頗有其風遂止以病歸隱居守志茅屋蓬戶連徵不至以壽終

王霸妻

太原王霸妻者不知何氏之女也霸少立高節妻亦美志行初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

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乃令子奉書于霸車馬服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于野聞賓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沮怍不能仰視霸目之有媿容客去而久卧不起妻怪問其故始不肯告妻請罪而後言曰吾與子伯素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慙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脩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嚴光

嚴光字子陵一名遵會稽餘姚人也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乃變名姓隱身不見帝思其賢乃令以物色訪之後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玄纁遣使聘之三返而後至舍于北軍給牀褥太官朝夕進膳司徒侯霸與光素舊遣使奉書使人因謂光曰公聞先生至區區欲即詣造迫于

典司是以不獲願因日暮自屈語言光不荅乃投札與之口授曰君房足下位至鼎足甚善懷仁輔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覇得書封奏之帝笑曰狂奴故態也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爲理邪光又眠不應良久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下汝邪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帝從容問光曰

朕何如昔時對曰陛下差增於往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坐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除爲諫議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後人名爲釣處爲嚴陵瀨焉建武十七年復特徵不至年八十終於家帝傷惜之詔下郡縣賜錢百萬穀千斛

閔仲叔 荀恁

太原閔仲叔者世稱節士雖周黨之潔清自以弗及也黨見其含菽飲水遺以生蒜受而不食

建武中應司徒侯霸之辟既至霸不及政事徒勞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爲不足問邪不當辟也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復以博士徵不至客居安邑老病家貧不能得肉日買猪肝一片屠者或不肯與安邑令聞勑吏常給焉仲叔恠而問之知乃歎曰閔仲叔豈以口腹累安邑邪遂去客沛以壽終仲叔同郡荀恁字君大少亦脩清節資財千萬父越卒悉散與九族隱居山澤以求厥志王莽末匈奴冠其本縣廣武聞恁名節相約不入荀氏閭光武徵以病不至永平初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開東閤延賢俊辟而應焉及後朝會顯宗戲之曰先帝徵君不至驃騎辟君而來何也對曰先帝秉德以惠下故臣可得不來驃騎執法以檢下故臣不敢不至後月餘罷歸卒於家桓帝時安陽人魏桓字仲英亦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

廐馬萬匹其可减乎左右悉權豪其可去乎皆對曰不可桓乃慨然歎曰使桓生行死既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井丹

井丹字大春扶風郿人也少受業太學通五經善談論故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性清高未嘗脩刺候人建武末沛王輔等五王居北宮皆好賓客更遣請丹不能致信陽侯陰就光烈皇后弟也以外戚貴盛乃詭說五王求錢

千萬約能致丹而別使人要刼之丹不得已既至就故爲設麥飯葱葉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肯故來相過何其薄乎更致盛饌乃食及就左右進輦丹笑曰吾聞桀駕人車豈此邪坐中皆失色就不得已而令去輦自是隱閉不關人事以壽終

許楊

許楊字偉君汝南平輿人也少好術數王莽輔政召爲郎稍遷酒泉都尉及莽簒位楊乃變姓

名爲巫醫逃匿他界莽敗方還鄉里汝南舊有鴻郤陂成帝時丞相翟方進奏毀敗之建武中太守鄧晨欲脩復其功聞楊曉水脉召與議之楊曰昔成帝用方進之言尋而自夢上天天帝怒曰何故敗我濯龍淵是後民失其利多致饑困時有謡歌曰敗我陂者翟子威飴我大豆亨我芋魁反乎覆陂當復誰言大禹決江疏河以利天下明府今興立廢業富國安民童謡之言將有徵于此誠願以死効力晨大悅因署楊爲都水掾使典其事楊因高下形埶起塘四百餘里數年乃立百姓得其便累歲大稔初豪右大姓因緣陂役兢欲辜較在所楊一無聽遂共譖楊受取賕賂晨遂收楊下獄而械輒自解獄吏恐遽白晨晨驚曰果濫矣太守聞忠信可以感靈今其效乎卽夜出楊遣歸時天大陰晦道中若有火光照之時人異焉後以病卒晨于都宮爲楊起廟圖畫形像百姓思其功績皆祭祀之

高獲

高獲字敬公汝南新息人也爲人尼首方面少遊學京師與光武有素舊師事司徒歐歙歙下獄當斷獲冠鐵冠帶鈇鑕詣闕請歙帝雖不赦而引見之謂曰敬公朕欲用子爲吏宜改常性獲對曰臣受性于父母不可改之於陛下出便辭去三公爭辟不應後太守鮑昱請獲既至門令主簿就迎主簿曰但使騎吏迎之獲聞之卽去昱遣追請獲獲顧曰府君但爲主簿所欺不足與談遂不留時郡境大旱獲素善天文曉遁甲

能役使鬼神昱自往問何以致雨獲曰急罷三部督郵明府當自北出到三十里亭雨可致也昱從之果得大雨每行縣輒軾其閭獲遂遠遁江南卒於石城石城人思之具爲立祠

梁鴻

梁鴻字伯鸞扶風平陵人也父讓王莽時爲城門校尉封脩遠伯使奉少昊後寓於北地而卒鴻時尚幼以遭亂世因卷席而葬後受業太學家貧而尚節介博覽無不通而不爲章句學畢

乃牧豕於上林苑中曾誤遺火延及它舍鴻乃尋訪燒者問所去失悉以豕償之其主猶以爲少鴻曰無他財願以身居作主人許之因爲執勤不懈朝夕鄰家耆老見鴻非恒人乃共責讓主人而稱鴻長者於是始敬異焉悉還其豕鴻不受而去歸鄉里勢家慕其高節多欲女之鴻並不娶同縣孟氏有女狀肥醜而黑力舉石臼擇對不嫁至年三十父母問其故女曰欲得賢如梁伯鸞者鴻聞而聘之女求作布衣麻履織作筐緝績之具及嫁始以裝飾入門七日而鴻不荅妻乃跪牀下請曰竊聞夫子高義簡斥數婦妾亦偃蹇數夫矣今而見擇敢不請罪鴻曰吾欲裘褐之人可與俱隱深山者爾今乃衣綺縞傅粉墨豈鴻所願哉妻曰以觀夫子之志耳妾自有隱居之服乃更爲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能奉我矣字之曰德曜名孟光居有頃妻曰常聞夫子欲隱居避患今何默默無乃欲低頭就之乎鴻曰諾乃共

入霸陵山中以耕織爲業詠詩書彈琴以自娛仰慕前世高士而爲四皓以來二十四人作頌因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芒兮噫顧覽帝京兮噫宮室崔嵬兮噫人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非之求鴻不得乃易姓運期名燿字侯光與妻子居齊魯之間有頃又去適吳將行作詩曰逝舊邦兮遐征將遙集兮東南心惻怛兮傷悴志菲菲兮升降欲乘策兮縱邁疾吾俗兮作讒競舉枉兮措直咸先

佞兮唌唌固靡慙兮獨建冀異州兮尚賢聊逍
遙兮遨嬉纘仲尼兮周流儻云覩兮我悅遂舍
車兮即浮過季札兮延陵求魯連兮海隅雖不
察兮光貌幸神靈兮與休惟季春兮華阜麥含
含兮方秀哀茂時兮逾邁愍芳春兮日臭悼吾
心兮不獲長委結兮焉究口囂囂兮余訕嗟恇
恇兮誰留遂至吳依大家皋伯通居廡下為人
賃舂每歸妻為具食不敢於鴻前仰視舉案齊
眉伯通察而異之曰彼傭能使其妻敬之如此

非凡人也乃方舍之于家鴻潛閉著書十餘篇
疾且困告主人曰昔延陵季子葬子于嬴博之
閒不歸鄉里愼勿令吾子持喪歸去及卒伯通
等為求葬地于吳要離冢旁咸曰要離烈士而
伯鸞清高可令相近葬畢妻子歸扶風初鴻友
人京兆高恢少好老子隱于華陰山中及鴻東
遊思恢作詩曰鳥嚶嚶兮友之期念高子兮深
懷思想念恢兮爰集茲一人遂不復相見恢亦
高抗終身不仕

高鳳

高鳳字文通南陽葉人也少為書生家以農畝
為業而專精誦讀晝夜不息妻嘗之田曝麥于
庭令鳳護鷄時天暴雨而鳳持竿誦經不覺潦
水流麥妻還怪問鳳方悟之其後遂為名儒乃
教授業于西唐山中鄰里有爭財者持兵而鬭
鳳往解之不已乃脫巾叩頭固請曰仁義遜讓
柰何棄之於是爭者懷感投兵謝罪鳳年老執
志不倦名聲著聞太守連召請恐不得免自言

本巫家不應為吏又詐與寡嫂訟田遂不仕建
初中將作大匠任隗舉鳳直言到公車託病逃
歸推其財產悉與孤兄子隱身漁釣終於家論
曰先大夫宣侯嘗以講道餘隙寓乎逸士之篇
至高文通傳輟而有感以為隱者也因著其行
事而論之曰古者隱逸其風尚矣潁陽洗耳恥
聞禪讓孤竹長饑羞食周粟或高栖以違行或
疾物以矯情雖軌跡異區其去就一也若伊人
者志陵靑雲之上身晦泥汙之下心名且猶不

顯況怨累之爲哉與夫委體淵沙鳴弦揆日者不其遠乎

臺佟

臺佟字孝威魏郡鄴人也隱于武安山鑿穴爲居采藥自業建初中州辟不就刺史行部乃使從事致謁佟載病往謝刺史乃執贄見佟曰孝威居身如是甚苦如何佟曰佟幸得保終性命存神養和如明使君奉宣詔書夕惕庶事反不苦邪遂去隱逸終不見

王充

王充字仲任會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鄉里稱孝後到京師受業太學師事扶風班彪好博覽而不守章句家貧無書常洛陽市肆閱所賣書一見輒能誦憶遂博通衆流百家之言後歸鄉里屏居教授仕郡爲功曹以數諫爭不合去充好論說始若詭異終有理實以爲俗儒守文多失其眞乃閉門潛思絕慶弔之禮戶牖墻壁各置刀筆著論衡八十五篇二十餘萬言釋物類同異正時俗嫌疑刺史董勤辟爲從事轉治中自免還家友人同郡謝夷吾上書薦充才學肅宗特詔公車徵病不行年漸七十志力衰耗乃造養性書十六篇裁節嗜欲頤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任末

任末字叔本蜀郡繁人也少習齊詩遊京師教授十餘年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乃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由是知名爲郡功曹辭以病免後末師喪於道物故臨命勑兄子造

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造從之

景鸞

景鸞字漢伯廣漢梓潼人也少隨師學經涉七州之地能理齊詩施氏易兼受河洛圖緯作易說及詩解文句兼取河洛以類相從名爲交集又撰禮內外記號曰禮略又抄風角雜書列其占驗作興道一篇及月令章句凡所著述五十

餘萬言數上書陳救災變之術州郡辟命不就以壽終

段翳

段翳字元章廣漢新都人也習易經明風角時有就其學者雖未至必豫知其姓名嘗告守津吏曰某日當有諸生二人荷擔問翳舍處者幸爲告之後竟如其言又有一生來學積年自謂畧究要術辭歸鄉里翳爲合膏藥并以簡書封于筒中告生曰有急發視之生到葭萌與吏爭

渡津吏撾破從者頭生開筒得書言到葭萌與吏鬬頭破者以此膏裹之生用其言創者即愈生歎服乃還卒業翳遂隱居竄跡終于家

廖扶

廖扶字文起汝南平輿人也習韓詩歐陽尚書教授常數百人父爲北地太守永初中坐羌沒郡下獄死扶感父以法喪身憚爲吏及服終而歎曰老子有言名與身孰親吾豈爲名乎遂絕志世外專精經典尤明天文讖緯風角推步之術州郡公府辟召皆不應就問災異亦無所對扶逆知歲荒乃聚穀數千斛悉用給宗族姻親又斂葬遭疫死亡不能自收者常居先人冢側未嘗入城市太守謁煥先爲諸生從扶學後臨郡未到先遣吏脩門人之禮又欲擢扶子弟固不肯當時人因號爲北郭先生年八十終于家二子孟舉偉舉並知名

折像

折像字伯式廣漢雒人也其先張江者封折侯

曾孫國爲鬱林太守徙廣漢因封氏焉國生像國有貲財二億家僮八百人像幼有仁心不殺昆蟲不折萌芽能通京氏易好黃老言及國卒感多藏厚亡之義乃散金帛資產周施親疎或諫像曰君三男兩女孫息盈前當增益產業何爲坐自單竭乎像曰昔鬬子文有言我乃逃禍非避富也吾門戶殖財日久盈滿之咎道家所忌今世將衰子又不才不仁而富謂之不幸墻隙而高其崩必疾也智者聞之咸服焉自知亡

日召賓客九族飲食辭訣忽然而終時年八十
四家無餘資諸子哀劣如其言云

周燮　馮良

周燮字彥祖汝南安城人法曹掾燕之後也燮
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
聽曰吾聞賢聖多有異貌興我宗者乃此兒也
于是養之始在髫鬌而知廉讓十歲就學能通
詩論及長專精禮易不讀非聖之書不脩賀問
之好有先人草廬結于岡畔下有陂田常肆勤

以自給非身所耕漁則不食也鄉黨宗族希得
見者舉孝廉賢良方正特徵皆以疾辭延光二
年安帝以玄纁羔幣聘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
遣丞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脩德立行所以
為國自先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為守東岡
之陂乎燮曰我既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跡
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
其流矣夫脩道者度其時而動動而不時焉得
亨乎因自載到潁川陽城遣生送敬遂辭疾而
歸良亦載病到近縣送禮而還詔書告二郡歲
以羊酒養病良字君郎出于孤微少作縣吏年
三十為尉從佐奉檄迎督郵即路慨然耻在廝
役因壞車殺馬毀裂衣冠乃遁至犍為從杜撫
學妻子求索蹤跡斷絕後乃見草中有敗車死
馬衣裳腐朽謂為虎狼盜賊所害發喪制服積
十許年乃還鄉里志行高整非禮不動遇妻子
如君臣鄉黨以為儀表燮良年皆七十餘終

符融　范冉　韓卓　孔伷　田盛

符融字偉明陳留浚儀人也少為都官吏耻之
委去後遊太學師事少府李膺膺風性高簡每
見融輒絕他賓客聽其言論融幅巾奮褎談辭
如雲膺每捧手歎息郭林宗始入京師時人莫
識融一見嗟服因以介于李膺由是知名時漢
中晉文經梁國黃子艾並恃其才智炫曜上京
卧託養疾無所通接洛中士大夫好事者承其
聲名坐門問疾猶不得見三公所辟召者輒以
詢訪之隨所臧否以為與奪融察其非真乃到

大學并見李膺曰二子行業無聞以豪傑自置遂使公卿問疾王臣坐門融恐其小道破義空譽違實特宜察焉膺然之二人自是名論漸衰賓徒稍省旬日之間慚歎逃去後果爲輕薄子竝以罪廢融益以知名州郡禮請舉孝廉公府連辟皆不應太守馮岱有名稱到官請融相見融一往薦達郡士范冉韓卓孔伷等三人因辭病自絕會有黨事亦遭禁錮妻亡貧無殯斂鄉人欲爲具棺服融不肯受曰古之亡者棄之中

野唯妻子可以行志但即土埋藏而已融同郡田盛字仲嚮與郭林宗同好亦名知人優游不仕並以壽終

魏桓

魏桓安陽人桓帝時數被徵其鄉人勸之行桓曰夫干祿求進所以行其志也今後宮千數其可損乎廐馬萬匹其可減乎左右權豪其可去乎乃慨然嘆曰使桓生行死歸於諸子何有哉遂隱身不出

姜岐

姜岐字子平恬居守道名重西州延熹中沛國喬玄爲上邽太守召岐岐稱疾不就玄怒敕督郵尹益收岐若不起者趣嫁其母而殺之益不可玄怒撾益益得杖諫曰岐少脩孝義棲遲衡廬鄉里歸仁名宣州里實無罪狀益故敢以死爭也玄乃止岐隱居以畜蜂豕爲事從學者滿天下營業者三百餘人百姓就而居者數千家

鄭玄

鄭玄字康成北海高密人也少好學不樂爲吏其父數責之不能禁遂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通京氏易公羊春秋三統歷九章筭術又從東郡張恭祖受周官禮記左氏春秋韓詩古文尚書以山東無足問者乃西入關因涿郡盧植事扶風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者五十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嘆曰鄭生今去吾

道東矣玄遊學十餘年乃歸家貧客耕東萊學徒相隨已數百千及黨事起乃與孫嵩等四十餘人同被禁錮時任城何休好公羊學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歎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靈帝末黨禁解大將軍何進聞而辟之州郡迫脅玄不得已詣進進爲設几杖禮待甚優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一宿遂逃去時年六十矣後將軍袁隗表爲侍中玄以父喪不行國

相孔融深敬禮玄嘗屣履造其門又告高密縣爲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者之意今鄭君好學實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稱曰公商山四皓潛光隱耀世嘉其高亦悉稱公然則公者仁德之正號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可廣開門衢令容高車號爲通德門以旌異之會黃巾寇青部玄乃避地徐州徐州牧陶謙接以賓師之禮建安元年自徐州還高密道遇黃巾倉卒羅拜因相約不入玄境袁紹時總兵冀州遣使要玄大會玄最後至玄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溫偉紹客多豪俊並有才說見玄儒者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辨對咸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汝南應劭時亦在坐因自言曰故太山太守應中還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慙色紹乃表玄爲左中郎將不就公車徵爲大司農給安

車一乘令所過長吏送迎玄皆以病自乞五年春夢孔子告曰起起今年歲在辰來年歲在巳既寤以讖合之知命當終時袁紹方與操相拒於官渡令其子譚逼玄隨軍玄不得已載病而行到元城縣篤疾不進卒年七十四自郡守以下嘗受業者縗經赴會千人門生相與撰玄答諸弟子問依論語作鄭志八篇玄所著凡百餘萬言

逸民史卷之三　終

逸民史卷之四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讜校

後漢下

黃憲

黃憲字叔度汝南愼陽人也世貧賤父爲牛醫潁川荀淑至愼陽遇憲於逆旅時年十四淑竦然異之揖與語移日不能去謂憲曰子吾之師表也既而前至袁閎所未及勞問逆曰子國有

顏子寧識之乎閎曰見吾叔度邪是時同郡戴良才高倨傲而見憲未嘗不正容及歸罔然若有失也其母問曰汝復從牛醫兒來邪對曰良不見叔度不自以爲不及既覩其人則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固難得而測矣同郡陳蕃周舉常相謂曰時月之閒不見黃生則鄙吝之萌復存乎心及蕃爲三公臨朝歎曰叔度若在吾不敢先佩印綬矣太守王龔在郡禮進賢達多所降致卒不能屈憲郭林宗少遊汝南先過袁閎不宿而退進往從憲累日方還或以問林宗林宗曰奉高之器譬諸氿濫雖清而易挹叔度汪汪若千頃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不可量也憲初舉孝廉又辟公府友人勸其仕憲亦不拒之暫到京師而還竟無所就年四十八終天下號曰徵君

許劭

許劭字子將汝南平輿人也少峻名節好人倫多所賞識若樊子昭和陽士者並顯名于世故

天下言拔士者咸稱許郭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改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劭常到潁川多長者之遊唯不候陳寔又陳蕃喪妻還葬鄉人畢至而劭獨不往或問其故劭曰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則少通故不造也其多所裁量若此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劭鄙其人而不對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劭從祖敬敬子訓訓子相並為三公相以能諂事宦官故自致台司封侯數遣請劭劭惡其薄行終不候之劭邑人李逵壯直有高氣劭初善之而後為隙又與從兄靖不睦時議以此少之初劭與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司空楊彪辟舉方正敦樸皆不就或勸劭仕對曰方今小人道長王室將亂吾欲

避地淮海以全老幼乃南到廣陵徐州刺史陶謙禮之甚厚劭不自安告其徒曰陶恭祖外慕聲名內非真正待吾雖厚其埶必薄不如去之遂復投揚州刺史劉繇於曲阿其後陶謙果捕諸寓士及孫策平吳劭與繇南奔豫章而卒時年四十六兄虔亦知名汝南人稱平輿淵有二龍焉

郭太 左原等

郭太字林宗太原界休人也家世貧賤早孤母欲使給事縣廷林宗曰大丈夫焉能處斗筲之役乎遂辭就成皋屈伯彥學三年業畢博通墳籍善談論美音制乃遊于洛陽始見河南尹李膺膺大奇之遂相友善於是名震京師後歸鄉里衣冠諸儒送至河上車數千兩林宗唯與李膺同舟而濟衆賓望之以為神仙焉司徒黃瓊辟太常趙典舉有道或勸林宗仕進者對曰吾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廢不可支也遂並不應性明知人好獎訓士類身長八尺容貌魁

偉褒衣博帶周游郡國嘗於陳梁間行遇雨巾一角墊時人乃故折巾一角以為林宗巾其見慕皆如此或問汝南范滂曰郭林宗何如人滂曰隱不違親貞不絕俗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吾不知其他後遭母憂有至孝稱林宗雖善人倫而不為危言覈論故宦官擅政而不能傷也及黨事起知名之士多被其害唯林宗及汝南袁閎得免焉遂閉門教授弟子以千數建寧元年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為閹人所害林宗

哭之于野慟既而嘆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瞻
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耳明年春卒于家時年
四十有二四方之士千餘人皆來會葬同志者
乃共刻石立碑蔡邕爲文既而謂涿郡盧植曰
吾爲碑銘多矣皆有慚德唯郭有道無媿色耳
其獎拔士人皆如所鑒初太始至南州過袁奉
高不宿而去從叔度累日不去或以問太太曰
奉高之器譬之泛濫雖清而易挹叔度之器汪
汪若千頃之波澄之不清撓之不濁不可量也

已而果然太以是名聞天下後之好事或附益
增張故多華辭不經又類卜相之書今錄其章
章效于事者著之篇末左原者陳留人也爲郡
學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肴以慰
之謂曰昔顏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
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蘧瑗顏回尚不
能無過況其餘乎慎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
言而去或有譏林宗不絕惡人者對曰人而不
仁疾之已甚亂也原後忽更懷忿結客欲報諸

生其日林宗在學原媿負前言因遂罷去後事
露衆人咸謝服焉茅容字季偉陳留人也年四
十餘耕於野時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
對容獨危坐愈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
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巳
設既而以共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
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孟敏字
叔達鉅鹿楊氏人也客居太原荷甑墮地不顧
而去林宗見而問其意對曰甑巳破矣視之何

益林宗以此異之因勸令游學十年知名三公
俱辟並不屈云庾乘字世游穎川鄢陵人也少
給事縣庭爲門士林宗見而拔之勸游學宮遂
爲諸生傭後能講論自以卑第每處下坐諸生
博士皆就讐問由是學中以下坐爲貴徵辟並
不起號曰徵君宋果字仲乙扶風人也性輕悍
憙與人報讐爲郡縣所疾林宗乃訓之義方懼
以禍敗果感悔叩頭謝負遂改節自勑後以烈
氣聞辟公府侍御史并州刺史所在能化謝甄

字子微汝南召陵人也與陳留邊讓並善談論俱有盛名每共候沛宗未嘗不連日達夜林宗謂門人曰二子英才有餘而並不入道惜乎甄後不拘細行爲時所毀讓以輕侮曹操操殺之王柔字叔優弟澤字季道林宗同郡晉陽縣人也兄弟總角共候林宗以訪才行所宜林宗曰叔優當以仕進顯季道當以經術通然違方改務亦不能至也後果如所言柔爲護匈奴中郎將澤爲代郡太守又識張孝仲芻牧之中知范

特祖郵置之役召公子許偉康並出屠沽司馬子威拔自卒伍及同郡郭長信王長文韓文布李子政曹子元定襄周康子西河王季然雲中丘季智郝禮眞等六十人並以成名

韓康

韓康字伯休一名恬休京兆霸陵人家世著姓常采藥名山賣于長安市口不二價三十餘年時有女子從康買藥康守價不移女子怒曰公是韓伯休那乃不二價乎康歎曰我本欲避名今小女子皆知有我焉何用藥爲乃遁入霸陵山中博士公車連徵不至桓帝乃備玄纁之禮以安車聘之使者奉詔造康康不得已乃許諾辭安車自乘柴車冒晨先使者發至亭亭長以韓徵君當過方發人牛修道橋及見康柴車幅巾以爲田叟也使奪其牛康即釋駕與之有頃使者至奪牛翁乃徵君也使者欲奏殺亭長康曰此自老子與之亭長何罪乃止康因道逃遁以壽終

矯眘

馬瑶

矯眘字仲彥扶風茂陵人也少學黃老隱遁山谷因穴爲室仰慕松喬導引之術與馬融蘇章鄉里並時融以才博顯名章以廉直爲稱然皆推先於眘汝南吳蒼甚重之因遺書以觀其志曰仲彥足下勤處隱約雖乘雲行泥棲宿不同每有西風何嘗不歎蓋聞黃老之言乘虛入冥藏身遠遁亦有理國養人施於爲政至如登山絕迹神不著其證人不覩其驗吾欲先生從其

可者於意何如昔伊尹不懐道以待堯舜之君方今明明四海開闢巢許無爲箕山夷齊慊入首陽足下審能騎龍弄鳳翔嬉雲間者亦非狐兎燕雀之所敢謀也愼不答年七十餘竟不肯娶後忽歸家自言死日及期果卒後有人見眘於敦煌者故前世異之或云神仙焉愼同郡馬瑤隱於汧山以兎罝爲事所居俗化百姓美之號馬牧先生

戴良

戴良字叔鸞汝南眘陽人也曾祖父遵字子高平帝時爲侍御史王莽簒位稱病歸鄉里家富好給施尚俠氣食客常三四百人時人爲之語曰關東大豪戴子高良少誕節母喜驢鳴良常學之以娛樂焉及母卒兄伯鸞居廬啜粥非禮不行良獨食肉飲酒哀至乃哭而二人俱有毀容或問良曰子之居喪禮乎良曰然禮所以制情佚也情苟不佚何禮之論夫食旨不甘故致毀容之實若味不存口食之可也論者不能奪之良才既高達而議論尚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可爲比良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舉孝廉不就再辟司空府彌年不到州郡迫之乃遯辭詣府悉將妻子既行在道因逃入江夏山中優游不仕以壽終初良五女並賢毎有求姻輒便許嫁踈裳布被竹笥木屐以遣之五女能遵其訓皆有隱者之風焉

法眞

法眞字高卿扶風郿人南郡太守雄之子也好學而無常家博通内外圖典爲關西大儒弟子自遠方至者陳留范冉等數百人性恬靜寡欲不交人事太守請見之眞乃幅巾詣謁太守曰昔魯哀公雖爲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相屈光贊本朝何如眞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若欲吏之眞將北山之北南山之南矣太守懼然不敢復言辟公府舉賢良皆不就同郡田羽薦眞曰處士法眞體兼四

業學究典奥幽居恬泊樂以忘憂將蹈老氏之高蹤不爲玄纁屈也臣願聖朝就加袞職必能唱清廟之歌致來儀之鳳矣會順帝西巡羽又薦之帝虚心欲致前後四徵法眞曰吾既不能遯形遠世豈飲洗耳之水哉遂深自隱絶終不降屈友人郭正稱之曰法眞名可得聞身難得而見逃名而名我隨避名而名我追可謂百世之師者矣乃共刋石頌之號曰玄德先生年八十九中平五年以壽終

徐穉

徐胤　李曇

徐穉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義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府不起時陳蕃爲太守以禮請署功曹穉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懸之後舉有道家拜太原太守皆不就延熹二年尚書令陳蕃僕射胡廣等上疏薦穉等曰臣聞善人天地之紀政之所由也詩云思皇多士生此王國天挺俊乂爲陛下出當輔弼明時

左右大業者也伏見處士豫章徐穉彭城姜肱汝南袁閎京兆韋著潁川李曇德行純備著于人聽若使擢登三事協亮天工必能翼宣盛美增光日月矣桓帝乃以安車玄纁備禮徵之並不至帝因問蕃曰徐穉袁閎韋著誰爲先後蕃對曰閎生出公族聞道漸訓著長于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扶自直不鏤自雕至于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宜當爲先穉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穉乃負糧徒

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穉也乃選能言語生茅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爲設飯共言稼穡之事臨訣去謂容曰爲我謝林宗大樹將顛非一人所維何爲栖栖不遑寧處及林宗有母憂穉往弔之置生芻一束于廬前而去衆怪不知其故林宗曰此必南州高士徐孺子也詩不云乎生芻一束其人如玉吾無德以堪之靈帝初欲蒲輪聘穉會卒時年七

十二子胤字季登篤行孝弟亦隱居不仕太守華歆禮請相見固病不詣漢末冦賊縱横皆敬胤禮行轉相約勑不犯其閭建安中卒李曇字雲少孤繼母嚴酷曇事之愈謹爲鄉里所稱法養親行道終身不仕謝承書曰胤少遭父母喪致哀毀瘠歐血發病服闋隱居林藪躬耕稼穡勤誦經貧窶困乏執志彌固不受惠于人也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延熹中幸竟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觀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邪老父笑而不荅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邪理而立天子邪立天子以父天下邪役天下以奉天子邪昔聖王宰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遊無忌吾爲子羞之子何忍欲人觀之乎溫大慙問其姓名不告而去

陳留老父

陳留老父者不知何許人也桓帝世黨錮事起守外黃令陳留張升去官歸鄉里道逢友人共班草而言升曰吾聞趙殺鳴犢仲尼臨河而反覆巢竭淵龍鳳逝而不至今宦豎日亂陷害忠良賢人君子其去朝乎夫德之不建人之無援將性命之不免奈何因相抱而泣老父趨而過之植其杖太息言曰吁二丈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適雖泣何及乎二人欲與之語不顧而去莫知所終

姜肱

姜肱字伯淮彭城廣戚人也家世名族肱與二弟仲海季江俱以孝行著聞其友愛天至常共卧起及各娶妻兄弟相戀不能別寢以係嗣當立乃遞往就室肱博通五經兼明星緯士之遠來就學者三千餘人諸公爭加辟命皆不就二弟名聲相次亦不應徵聘時人慕之肱嘗與季江謁郡夜於道遇盜欲殺之肱兄弟更相爭死賊遂兩釋焉但掠奪衣資而已既至郡中見肱

無衣服惟問其故肱托以他辭終不言盜盜及聞而感悔後乃就精廬求見徵君肱與相見皆叩頭謝罪而還所略物肱不受勞以酒食而遣之後與徐穉俱徵不至桓帝乃下彭城使畫工圖其形狀肱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見之中常侍曹節等專執政事新誅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欲借寵賢德以釋衆望乃白徵肱為太守肱得詔乃私告其友曰吾以虛獲實遂藉聲價明明在上猶當固其

本志況今政在閹豎夫何為哉乃隱身遯命遠浮海濱再以玄纁聘不就即拜太中大夫詔書至門肱使家人對云久病就醫遂羸服閒行竄伏青州界中賣卜給食召命得斷家亦不知其處歷年乃還年七十七熹平二年終于家弟子陳留劉操追慕肱德共刊石頌之

申屠蟠

申屠蟠字子龍陳留外黃人也九歲喪父哀毀過禮服除不進酒肉十餘年每忌日輒三日不食同郡緱氏女玉為父報仇殺夫氏之黨吏執玉以告外黃令梁配配欲論殺玉蟠時年十五為諸生進諫曰玉之節義足以感無恥之孫激忍辱之子不遭明時尚當表旌廬墓況在清聽而不加哀矜配善其言乃為讞得減死論鄉人稱美之家貧傭為漆工郭林宗見而奇之同郡蔡邕深重蟠及被州辟乃辭讓之曰申屠蟠稟氣玄妙性敏心通喪親盡禮幾于毀滅至行美義人所鮮能安貧樂潛味道守真不為燥濕輕

重不為窮達易節方之于邕以齒則長以德則賢後郡召為主簿不行遂隱居精學博貫五經兼明圖緯始與濟陰王子居同在太學子居臨歿以身托蟠蟠乃躬推輦車送喪歸鄉里遇司隸從事于河鞏之閒從事義之為封傳護送蟠不肯受投傳于地而去事畢還學太尉黃瓊辟不就及瓊卒歸塟江夏四方名豪會帳下者六七千人互相諍論莫有及蟠者唯南郡一生與相酬對既別執蟠手曰君非聘則徵如是相見

于上京矣皤勃然作色曰始吾以子爲可與言也何意乃相拘教樂貴之徒邪因振手而去不復與言再舉有道不就先是京師遊士汝南范滂等非訐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節下之太學生爭慕其風以爲文學將興處士復用皤獨歎曰昔戰國之世處士橫議列國之王至爲擁篲先驅卒有坑儒燒書之禍今之謂矣乃絶迹于梁碭之間因樹爲屋自同傭人居二年滂等果罹黨錮或死或刑者數百人皤確然免于疑論

後皤友人陳郡馮雍坐事繫獄豫州牧黃琬欲殺之或勸皤救雍皤不肯行曰黃子琰爲吾故邪未必合罪如不用吾言雖往何益琬聞之遂免雍罪大將軍何進連徵不詣進必欲致之使皤同郡黃忠書勸曰前莫府先開至如先生特加殊禮優而不名申以手筆設几杖之坐經過二載而先生抗志彌高所尚益固竊論先生高節有餘于時則未也今潁川荀爽載病在道北海鄭玄北面受署彼豈樂羈牽哉知時不可逸豫也昔人之隱遭時則放聲滅迹巢棲茹薇其不遇也則裸身大笑被髮狂歌今先生處平壤遊人間吟典籍襲衣裳事異昔人而欲遠蹈其迹不亦難乎孔氏可師何必首陽蟠不荅中平五年復與爽玄及潁川韓融陳紀等十四人並博士徵不至明年董卓廢立蟠及爽融紀等復俱公車徵唯蟠不到衆人咸勸之蟠笑而不應居無幾爽等爲卓所脅迫西都長安京師擾亂及大駕西遷公卿多遇兵饑室家流散融等僅

以身脫唯蟠處亂末終全高志年七十四終于家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常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荊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于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棲黿鼉穴于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棲宿而已天下非所保

也因釋耕于隴上而妻子耘于前表揖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後遂携其妻子登鹿門山因採藥不反

王符

王符字節信安定臨涇人也少好學有志操與馬融竇章張衡崔瑗等友善安定俗鄙庶孽而符無外家爲鄉人所賤自和安之後世務游宦

當塗者更相薦引而符獨耿介不同于俗以此遂不得升進志意蘊憤乃隱居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失得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其指訐時短討謫物情足以觀見當時風政著其五篇云爾貴忠篇曰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可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恨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夫五世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杖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爲功天以爲賊息夫董賢主以爲忠天以爲盜易曰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鮮不及矣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竊位之人天奪

其鑒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踈骨肉而親便僻薄知友而厚犬馬寧見朽貫千萬而不忍貸人一錢情知積粟腐倉而不忍貸人一斗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前人以敗後爭襲之誠可傷也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有常病貴人有常禍父母有常失人君有常過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人常禍傷于寵也哺乳多則生癇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

驕臣而滅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見什死深牢銜刀都市豈非無功于天有害于人者乎夫鳥以山爲埤而增巢其上魚以泉爲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願其宅吉而制爲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鉄樞卒其所以敗者非苦禁忌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美君威反戾天地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爲朝露之行而思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豈不惑哉浮侈篇曰王者以四海爲家兆人爲子一夫不耕天下受其饑一婦不織天下受其寒今舉俗舍本農趨商賈牛馬車輿塡塞道路游手爲巧充盈都邑務本者少浮食者衆商邑翼翼四方是極今察洛陽資末業者什于農夫虛僞游手什于末業則是一夫耕百人食之一婦桑百人衣之以一奉百孰能供之天下百郡千縣市邑萬數類皆如此本末不足相供則民安能不饑寒饑寒並至則民安能無姦軌姦軌

繁多則吏安能無嚴酷嚴酷數加則下安能無愁怨愁怨者多則咎徵並臻下民無聊而上天降災則國危矣夫貧生于富弱生于彊亂生于化危生于安是故明王之養民憂之勞之教之誨之愼微防萌以斷其邪故易美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由此觀之人固不可恣也今人奢衣服侈飲食事口舌而習調欺或以謀奸合任爲業或以遊博特掩爲事丁夫不扶犁鋤而懷丸挾彈攜手上

山遨遊或好取土作丸賣之外不足禦寇盜內不足禁鼠雀或作泥車瓦狗諸戲弄之具以巧詐小兒此皆無益也詩刺不績其麻市也婆娑又婦人不修中饋休其蠶織而起學巫祝鼓舞事神以欺誣細民熒惑百姓妻女羸弱疾病之家懷憂憒憒易爲恐懼至使奔走便時去離正宅崎嶇路側風寒所傷姦人所利盜賊所中或增禍重祟至于死亡而不知巫所欺誤反恨事神之晚此妖妄之甚者也或刻畫好繒以書祝

辭或虛飾巧言希致福祚或糜折金綵令廣分寸或斷截衆縷繞帶手腕或裁切綺縠縫紩成幡皆單費百纏用功千倍破牢爲僞以易就難坐食嘉穀消損白日夫山林不能給野火江海不能實漏卮皆所宜禁也昔孝文皇帝躬衣弋綈革舄韋帶而今京師貴戚衣服飲食車輿廬第奢過王制固亦甚矣且其徒御僕妾皆服文組綵牒錦繡綺紈葛子升越筩中女布犀象珠玉虎魄瑇瑁石山隱飾金銀錯鏤窮極麗靡轉相誇咤其嫁娶者車軿數里緹帷竟道騎奴侍童夾轂並引富者競欲相過貧者恥其不逮一饗之所費破終身之業古者必有命然後乃得衣繒綵而乘車馬今雖不能復古宜令細民略用孝文之制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桐木爲棺葛采爲緘下不及泉上不泄臭中世以後轉用楸梓槐柏杶樗之屬各因方土栽用膠漆使其堅足恃其用足任如此而已今者京師

貴戚必欲江南檽梓豫章之木邊遠下士亦競相放效夫檽梓豫章所出殊遠伐之高山引之窮谷入海乘淮逆河泝洛工匠雕刻連累日月會衆而後動多牛而後致重且千金功將萬夫而東至樂浪西達敦煌費力傷農于萬里之地古者墓而不墳中世墳而不崇仲尼喪母冢高四尺遇雨而崩弟子請修之夫子泣曰古不修墓及鯉也死有棺無槨文帝葬芷陽明帝葬洛南皆不藏珠寶不起山陵墓雖卑而德最高今京師貴戚郡縣豪家生不極養死乃崇喪或至金縷玉匣檽梓楩柟多埋珍寶偶人車馬造起大冢廣種松柏廬舍祠堂務崇華侈案鄗畢之陵南城之冢周公非不忠曾子非不孝以爲褒君愛父不在于聚財揚名顯親無取于車馬昔晉靈公多賦以雕墻春秋以爲不君華元樂舉厚葬文公君子以爲不臣況于群司士庶乃可僭侈主上過天道乎賓貢篇曰國以賢與以諂衰君以忠安以佞危此古今之常論而時所共

知也然衰國危君繼踵不絕者豈時無忠信王直之士哉誠苦其道不得行耳夫十步之間必有茂草十室之邑必有忠信是故亂殷有三仁小衛多君子今以大漢之廣土士民之繁朝廷之清明上下之修正而官無善吏位無良臣此豈時之無賢諒由取之乖實夫志道者少與逐俗者多疇是以朋黨用私背實趨華其貢士者不復依其質幹準其才行但虛造聲譽妄生羽毛略計所舉歲且二百覽察其狀則德侔顏

冉詳覈厥能則鮮及中人皆總務升官自相推達夫士者貴其用也不必求備故四友雖美能不相兼三仁齊政事不一節高祖佐命出自亡秦光武得士亦資暴莽況太平之時而云無士乎夫明君之詔也若聲忠臣之和也若響長短大小清濁疾徐必相應也且攻玉以石洗金以鹽濯錦以魚浣布以灰夫物固有以賤理貴以醜化好者矣智者棄短取長以致其功今使貢士必覈以實其有小疵勿強衣飾出處默語各

因其方則蕭曹周韓之倫何足不至吳鄧梁竇之屬企踵可待孔子曰未之思也夫何遠之有愛日篇曰國之所以為國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為民者以有穀也穀之所以封殖者以有民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化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閑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舒長者非謂羲和安行乃君明民靜而力有餘也促短者非謂分度損減乃上闇下亂力不足也孔子稱既庶則富之

既富乃教之是故禮義生于富足盜竊生于貧窮富足生于寬暇貧窮起于無日聖人深知力者民之本國之基也故務省徭役使之愛日是以堯敕羲和欽若昊天敬授民時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為政之意乎於是遂蠲其制今冤民仰希申訴而令長以神自畜百姓廢農桑而趨府廷者相續道路非朝晡不得通非意氣不得見或連日累月更相瞻視或轉

請隣里饋糧應對歲功既虧天下豈無受其饑
者乎孔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從此言之中才以
上足議曲直鄉亭部吏亦有任决斷者而類多
枉曲蓋有故焉夫理直則恃正而不撓事曲則
諂意以行賕不撓故無恩于吏行賕故見私于
法若事有反覆吏應坐之故不得不枉之于廷
以羸民之少黨而與豪吏對訟其勢得無屈乎
縣承吏言故與之同若事有反覆縣亦應坐之
縣以應坐之故而排之于郡以一民之輕而與

一縣爲訟其理豈得伸乎事有反覆郡亦坐之
郡以共坐之故而排之于州以一民之輕與一
郡爲訟其事豈獲勝乎既不肯理故乃遠詣公
府公府復不能察而當延以日月貧弱者無以
曠旬強富者可盈千日理訟若此何枉之能理
乎正士懷怨結而不見信猾吏崇奸軌而不被
坐此小民所以易侵苦而天下所以多困窮也
且除上天感痛致灾但以人功見事言之自三
府州郡至于鄉縣典司之吏辭訟之民官事相

連更相檢對者日可有十萬人一人有事二人
經營是爲日三十萬人廢其業也以中農率之
則是歲三百萬人受其饑者也然則盜賊何從
而銷太平何由而作乎詩云莫肯念亂誰無父
毋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可無思哉可無思哉述
赦篇曰凡療病者必知脉之虛實氣之所結然
後爲之方故病可愈而壽可長也爲國者必先
知民之所苦禍之所起然後爲之禁故姦可塞
而國可安也今日賊良民之甚者莫大于數赦

贖數則惡人昌而善人傷矣何以明之哉夫謹
勑之人身不蹈非又有爲吏正直不避強禦而
奸猾之黨橫加誣言者是知赦之不久故也善
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闕庭自明者萬無數人
數人之中得省問者百不過一既對尚書而空
遣去者復什六七矣其輕薄奸軌既陷罪法怨
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畜憤而反一槩悉蒙赦
釋令惡人高會而誇咤老盜服臧而過門孝子
見仇而不得討遭盜者覩物而不敢取痛莫甚

焉夫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軌者賊良民書曰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傷人肌膚斷人壽命也貴威奸懲惡除人害也故經稱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詩刺彼宜有罪汝反脫之古者唯始受命之君承大亂之極寇賊奸軌難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與之更新頤育萬物以成大化非以養奸活罪放縱天賊也夫性惡之民民之豺狼雖得放宥之澤終無改悔之心旦脫重梏夕還

囹圄嚴明令尹不能使其斷絕何也凡敢為大奸者才必有過于衆而能自媚于上者也多散誕得之財奉以諂諛之辭以轉相驅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為顧哉論者多曰久不赦則奸軌熾而吏不制宜數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政亂之本源不察禍福之所生也後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書刺謁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卿前在郡食鴈美乎有頃又白王符在門規素聞

符名乃驚遽而起衣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為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言書生道義之為貴也符竟不仕終于家

孫期

孫期字仲彧濟陰成武人也少為諸生習京氏易古文尚書家貧事母至孝牧豕于大澤中以奉養焉遠人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期里陌相約不犯孫

先生舍郡舉方正遣吏齎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行終于家

趙曄 張匡

趙曄字長君會稽山陰人也少嘗為縣吏奉檄迎督郵曄恥于廝役遂棄車馬去到犍為資中詣社撫受韓詩究竟其術積二十年絕問不還家為發喪制服曄卒業乃歸州召補從事不就舉有道卒于家曄著吳越春秋詩細歷神淵蔡邕至會稽讀詩細嘆息以為長于論衡邕還京

師傳之學者咸誦習焉時山陽張匡字文通亦習韓詩作章句後舉有道博士徵不就卒于家

侯瑾

侯瑾字子瑜敦煌人也少孤貧依宗人居性篤學恒傭作爲資暮還輒爇柴以讀書常以禮自牧獨處一房如對嚴賓焉州郡累召公車有道徵並稱疾不到作矯世論以譏刺當時而徒入山中覃思著述以莫知於世故作應賓難以自寄又案漢記撰中興以後行事爲皇德傳三十

篇行于世河西人敬其才而不敢名之皆稱爲侯君云

頡容

頡容字子嚴陳國長平人也博學多通善春秋左氏師事太尉楊賜郡舉孝廉州辟公車徵皆不就初平中避亂荆州聚徒千餘人劉表以爲武陵太守不肯起著春秋左氏條例五萬餘言建安中卒

劉根

劉根者頴川人也隱居嵩山中諸好事者自遠而至就根學道太守史祈以根爲妖妄乃收執詣郡數之曰汝有何術而誣惑百姓若果其有神可顯一驗事不爾立死矣根曰實無他異頗能令人見鬼矣祈曰促召之使太守目覩爾乃爲明根于是左顧而嘯有頃祈之亡父祖近親數十人皆反縛在前向根叩頭曰小兒無狀分當萬坐顧而叱祈曰汝爲子孫不能有益先人而反累辱亡靈可叩頭爲吾陳謝祈驚懼悲哀

頓首流血請自甘罪坐根嘿而不應忽然俱去不知在所

逸民史卷之五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三國

管寧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

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少卿爲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節九世而生寧

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賵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邴原相友俱遊學于異國並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于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旣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爲司空辟寧度子康絕命不宣

傳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爲廬鑿坏爲室越海避難者皆來就之而居旬月而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學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子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爲號而內實有王心卑己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屯落會井

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井鬬鬩寧患之乃多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不使知來者得而恠之問知寧所爲乃各相責不復鬬訟鄰有牛暴寧田者寧爲牽牛着凉處自爲飲食過于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

王烈者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爲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

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穎川陳太丘爲師二子爲友時穎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于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庾之儲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爲務遂建學校敦崇庠序其誘人也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善遠惡益

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容止可觀時在市井行步有異人皆別之州閭承風咸競爲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邂逅迷惑從今已後將爲改過子既已赦有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既爲盜畏君聞之反與之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今此盜人能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惡知恥惡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爲善也間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劒于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去懼後人得之劒主于是永失欲取而搆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劒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老父擥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劒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

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于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將質于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王皆親驂乘適烈私館疇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于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眞者少朋黨之

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爲人所害烈居之歷年未嘗有患使遼東強不凌弱衆不暴寡商賈之人市不二價太祖累徵召遼東爲解而不遣以建安二十三年寢疾年七十八而終

中國少安客人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遺

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盡封還之

傳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泊望見有火光輒趣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人咸異焉以爲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詔以寧爲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傳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傅說發夢以感殷宗呂尚啟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于聖主用能匡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

一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傳子曰司空陳群又薦寧曰臣聞王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舉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爲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

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
浮海遁居大魏受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
升之道聖明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徵命屢下
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
安樂山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耇
德不降則鳴鳥弗聞以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
髮況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今以
寧爲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

必速至稱朕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
貞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至盤桓利居高
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
義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謂何邪徒欲懷安必
肆其志不惟古人亦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
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爲仲尼
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
事郡丞掾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
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奏寧稱草莽臣上

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
祀一紀不能仰荅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痾寢
疾彌留逋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怖無地自
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
月甲申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
遣光寵並臻優命屢至怔營竦息悼心失圖思
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割不令稍脩章表
是以欝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

靈潤以隆赫奕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
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別駕從事與郡
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爲光祿勳躬
秉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
散靡所投死臣重自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
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楶棁駑下荷棟
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
之眚又年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
塞元責望慕閶闔徘徊闕庭謹拜章陳情乞蒙

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塡于衢路自黄初至
於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
州刺史程喜寧爲守節高乎審老疾尩頓邪喜
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鄰比臣常使
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裙隨時
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
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
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識
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

步夏時詣水中澡灑手足闚於園圃臣揆寧前
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艾智衰是以
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士傳曰管寧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榻積
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

正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衞尉孟觀侍中孫
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
而臻明哲潛遁俟時而動是以鸑鷟鳴岐周道
隆興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太中大夫管寧
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
淵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黄老游志六藝
升堂入室究其閫奧韜古今於胷懷包道德之
機要中平之際黄巾陸梁華夏傾蕩王綱弛頓
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
之姤匿景藏光嘉遁養浩韜韞儒墨潛化傍流
暢于殊俗黄初四年高祖文皇帝疇諮群公思
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翻然來翔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即拜太中

大夫烈祖明皇帝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
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八十志無
衰倦環堵蓽門偃息窮巷飯鬻餬口并日而食
吟咏詩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
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久而彌彰揆其終始
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衮職有闕群下
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啟龜以卜良
佐況寧前朝所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
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陛下踐阼纂

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
傅若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儁邁以廣緝熙濟
濟之化併於前代寧清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
卓絶海内無偶歷觀前世玉帛所命申公枚乘
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
獨行若寧者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
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論道上正璇璣
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
大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

巢許斯亦聖朝同符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
雖出處殊塗俯仰異體至于興治美俗其揆一
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璧聘焉會寧卒
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爲博士初寧妻先
卒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
嘉之豈自遺之而違本心哉

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
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論以原
本世系文多不載每所居姻親知舊鄰里有
困窮者家儲雖不盈擔石必分以贍救之與
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訓以悌言及人臣
誨以忠貌甚恭言甚順觀其言邈然若不可
及即之熙熙然甚柔而温因其事而導之于
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亡天下知與
不知聞之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感若此不亦
至乎

時鉅鹿張臶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
不仕臶少游太學學兼内外後歸鄉里袁紹前

後辟命不應移居上黨幷州牧高幹表除樂平
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縣太
祖爲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
災復異者郡累上臶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
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版謁臶毓教曰
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此
豈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
禮青龍四年辛亥詔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
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嶷然磐峙

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齎以問臶臶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興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瑞也正始元年戴鵀之鳥巢臶門陰臶告門人曰夫戴鵀陽鳥而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咏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歲

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為司空丞相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尚雅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

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為布衣時與昭有舊同郡周生等謀害帝昭聞而步陟險邀生於崤澠之間止生生不肯昭泣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斫棗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于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著于鄉黨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饑乏漸相劫略昭常遜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暴者

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興兵殺縣主簿作為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為寇賊到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宜陽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恕甚重焉太尉蔣濟辟不就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黄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毓太僕庾嶷弘農太守何楨等遞薦昭曰天真高潔老而彌篤玄虚靜素有夷皓之節宜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戎車未息徵命之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顗休復與庾嶷薦昭

有詔訪于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駮曰禮賢徵仕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于鄉今顗等位皆常伯納言嶷爲鄉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所不行也昭宿德耆艾遺逸山林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議也

至嘉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覬韋誕並有名尺牘之迹動見模楷焉

傳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愛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内秉純潔心非其好王公不能屈年八十而不倦於書籍者吾於胡徵君見之矣　時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畧曰先字孝然中平末白波賊起時先年二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武陽年小有母先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大陽占戸先留陜界至十六年關中亂先失家屬獨竄于河渚間食草飲水無衣履時大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爲亡士欲遣船

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廩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兒竪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其捃拾不取大穗饑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爲裳科頭徒跣毎出見婦人則隱翳須法乃出自作一瓜牛廬淨埽其中營木爲牀布草蓐其上至天寒時搆火以自炙呻吟獨語饑則出爲人客作飽食而已不取其直又出于道中邂逅與人相遇輒下道藏匿或

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兎同群不肯妄
語太和靑龍中嘗持一杖南渡淺河水輒獨
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嘉平中太
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穆與
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爲
卿作君我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
我如是我不中爲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
有是邪遂不復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代吳有
竊問先今討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

衂祝衂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心爲當殺牂
羊更殺其羖攊邪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
好事者乃推其意疑牂羊謂吳羖攊謂魏於
是後人僉謂之隱者也議郎河東董經特嘉
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其白
鬚爲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闊乎念共避
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
陽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矣
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
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生乎漢末自
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
絶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爲廬于河之湄獨
止其中冬夏恒不着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
以身親土其體垢汚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
行人間或數日一食欲食則爲人賃作人以
衣衣之乃使限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
多與終不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

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未嘗言雖有驚急不
與人語遺以食物皆不受河東大守杜恕嘗
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王聞而使安
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不肯語經以爲大
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大至
先袒臥不移人以爲死就視如故不以爲病
人莫能審其意度年可百歲餘乃卒人或問皇
甫謐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之
於表可畧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趣者榮味也

形之所不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所不可絶者親戚也今焦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絶親戚閉口不言曠然以天地爲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

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形遭驚急不以追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汚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雖上識不能尚也自羲黃已來一人而已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刺史耿黼以先爲仙人也北地傅玄謂之性同禽獸並爲之傳而莫能測之

魏畧又載扈累及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靑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鳥情常食靑葙芫華年似如五六十者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甎甓爲庵施一厨牀食宿其中晝日潜思夜則仰視星宿

吟咏内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年八九十裁若四五十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不求美衣弊緼故後一二年病亡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宿儒欒文博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内事於衆輩中最玄默至十六年關中亂南入漢中初不治産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

千文及諸内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衆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其姓字又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脯糒

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糒一升而止

臣松之案魏畧云焦先及楊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爲瓜當作蝸蝸牛螺虫之有角者也俗或呼爲黄犢先等作圜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蝸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争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杜微

杜微字國輔梓潼涪人也少受學于廣漢任安劉璋辟爲從事以疾去官及先主定蜀微常稱聾閉門不出建興二年丞相亮領益州牧選迎皆妙簡舊德以秦宓爲別駕王梁爲功曹微爲主簿微固辭轝而致之既至亮引見微微自陳謝亮以微不聞人語于坐上與書曰服聞德行饑渴歷時清濁異流無縁咨覯王元泰李伯仁王文儀楊季休丁君幹李永南兄弟文仲實等每歎高志未見如舊猥以空虚統領貴州德薄

任重慘慘憂慮朝廷主公今年始十八天姿仁敏愛德下士天下之人思慕漢室欲與君因天順民輔此明主以隆季興之功著勳于竹帛也以謂賢愚不相爲謀故自割絶守勞而已不圖自屈也微自乞老病求歸亮又與書答曰曹丕篡弑自立爲帝是猶土龍芻狗之有名也欲與羣賢因其邪僞以正道滅之恠君未有相誨便欲求還于山野丕又大興勞役以向吳楚今因丕多務且以閉境勤農育養民物並治甲兵以

待其挫然後伐之可使兵不戰民不勞而天下定也君但當以德輔時耳不責君軍事何為汲汲欲求去乎其敬徵如此拜爲諫議大夫以從其志

田疇

疇字子春右北平無終人也好讀書善擊劍初平元年義兵起董卓遷帝于長安幽州牧劉虞嘆曰賊臣作亂朝廷播蕩四海俄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得自同于衆今欲奉使展效

臣節安得不辱命之士乎衆議咸曰田疇雖年少咸稱其奇疇時年二十二歲矣虞迺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爲從事具其車騎將行疇曰今道路阻絕寇虜縱橫稱官奉使爲衆所指名願以私行期于得達而已虞從之疇迺歸自選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慕從者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既取道迺更上西關出塞傍北山直趣朔方循間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爲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未至虞已爲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報章于我也疇荅曰漢室衰頹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表奏報所言於將軍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且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蹈東海而死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

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衆心瓚乃縱遣疇疇得北歸率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掃地而盟曰君仇不報吾不可以立于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惟願擇其賢長者以爲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雪恥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疇乃爲約東相殺傷犯盜爭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興舉學校講受之業班行其衆衆皆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冦袁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輯所統疇皆拒不納紹死其子

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操北征烏丸未至先遣使辟疇又命田預喻旨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人謂曰昔袁公慕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司空戸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春非吾所宜吏者卽舉茂才拜爲蓨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濵海洿下濘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操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絶垂二百載而尚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黙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虛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蹋頓之首可不戰而禽也操曰善迺引軍還而署大木表于水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

秋冬迺復進軍虜候騎見之誠以爲大去也操乃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二百餘里虜迺驚覺單于身自臨陣操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封疇亭侯邑五百戸疇自以始爲居難率衆遁逃志義不立反以爲利非本意也固讓操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爲尚所辟迺往吊祭操亦不問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操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荊州還操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王法大制也乃復以前爵封疇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操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受有司劾疇狷介違道苟立小節宜免官加刑操重其事依違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于子文辭祿申胥逃賞宜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爲可聽操猶欲侯之疇素

與夏侯惇善操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操所戒疇揣知其旨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田君主意殷勤曾不能顧乎荅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恩全活爲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祿賞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于心乎將軍雅知我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願効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告操操知不可屈乃拜爲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其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司馬徽　見龐統傳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潁川司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徽採桑於樹上坐統在樹下共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爲南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爲臥龍龐士元爲鳳雛司馬德操爲水鏡皆龐德公語也德公襄陽

人孔明每至其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德操嘗造德公值其渡沔上祀先人墓德操徑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有客當來就我與龐公譚其妻子皆羅列拜於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向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世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山民亦有令名娶諸葛孔明小姊爲魏黃門吏部郎早卒子渙字世文晉太康

中爲牂牁太守龐德公從子也少未有識者
惟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德操與語
旣而嘆曰德公誠知人非實盛德也
後郡命爲功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
多過其才時人恠而問之統荅曰當今天下大
亂雅道陵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
道業不美其譚卽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而
爲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牛得其半而可以崇
邁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

先主取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
吳人多聞其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績顧劭
全琮皆往統曰陸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
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
慕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力不多亦一時之
佳也績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與卿共料四
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主領荊州統以從
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遺先主
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

始當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
見與善譚大器之以爲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
葛亮遂與亮並爲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
隨從入蜀益州牧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
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
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恩信未著此不可
也璋旣還成都先主當爲璋北征漢中統復說
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旣不武又
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

高沛璋之名將各仗強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
諫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
說荊州有急欲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
二子旣服將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
騎來見將軍因此執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
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
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先主然其
中計卽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輙克於涪大會
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統曰伐

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出于是統逡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衆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涕拜統父議郎遷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統爵關内侯謚曰靖侯統子宏字巨師剛簡有臧否輕傲尚書令

陳祗爲祗所抑卒于涪陵太守統弟林以荆州治中從事參鎮北將軍黄權征吴值軍敗隨權入魏魏封列侯至鉅鹿太守

又别傳

徽字德操潁川陽翟人有人倫鑒識居荆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議時人有以人物問徽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辨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君所言亦復佳其婉約遜遁如此嘗有妄認徽豬者便推與之後得其豬叩頭來還徽又厚辭謝之劉表子琮往候徽遣問在不會徽自鋤園琮左右問司馬君在邪徽曰我是也琮左右見其醜陋罵曰死庸將軍諸郎欲求見司馬君汝何等田奴而自稱是邪徽歸刈頭著幘出見琮左右見徽故是向老翁恐向琮道之琮起叩頭辭謝徽乃謂曰卿慎不可言吾甚羞之此自鋤園唯卿知之耳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凡人損己

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慚何有以財物令人慚者人謂劉表曰司馬德操奇士也但未遇耳表後見之曰世間人爲妄語此直小書生耳其智而能愚皆此類荆州破爲曹操所得操欲大用會其病死

王儁

汝南王儁字子文少爲范滂許章所識與南陽岑晊善曹操爲布衣特愛儁儁亦稱操有治世之具及袁紹與弟術喪母歸葬汝南儁與操會之會者三萬人操于外密語儁曰天下將亂爲亂魁者必此二人也欲濟天下爲百姓請命不先誅此二子亂今作矣儁曰如卿之言爲百姓請命舍卿復誰相對而笑儁爲人外靜而內明不應州郡三府之命公車徵不到避地居武陵

歸儁者一百餘家帝之都許復徵爲尚書又不就劉表見紹強陰與紹通儁爲表曰曹公天下之雄也必能興霸道繼桓文之功者也今乃釋近而就遠如有一朝之急遥望漢北之救不亦難乎表不從儁年六十四以壽終于武陵操聞而哀傷及平荊州自臨江而迎喪改葬于江陵表爲先賢也

逸民史卷之五 終

逸民史卷之六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晉上

孫登

孫登字公和汲郡共人也無家屬於郡北山爲土窟居之夏則編草爲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撫七絃琴見者皆親樂之性無恚怒人或投諸水中欲觀其怒登既出便大笑時時遊人間

所經家或設衣食者一無所受辭去皆捨棄嘗任宜陽山有作炭人見之知非常人與語登亦不應文帝聞之使阮籍往觀既見與語亦不應嵇康又從之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荅康每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火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在於用光人生而有才而不用其才而果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求乎

康不能用果遭非命仍作幽憤詩曰昔慙柳下今愧孫登或謂登以魏晉去就易生嫌疑故或嘿者也竟不知所終

董京

董京字威輦不知何郡人也初與隴西計吏俱至洛陽被髮而行逍遥吟咏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得殘碎繒絮以自覆全帛佳綿則不肯受或見推排罵辱曾無怒色孫楚時爲著作郎數就社中與語遂載與俱歸京不肯坐楚乃貽之書勸以今堯舜之世胡爲懷道迷邦京荅之以詩曰周道斁兮頌聲沒夏政衰兮五常汨便便君子顧望而逝洋洋乎滿目而作者七豈不樂天地之化也哀哉乎時之不可與對之以獨處無娛我以爲歡清流可飲至道可飡何爲棲棲自使疲單魚懸獸檻鄙夫知之古之至人藏器于靈縕袍不能令煖軒冕不能令榮動如川之流靜如川之停鸚鵡能言泗濵浮磬衆人所翫豈合物情玄鳥紆幕而不被害鳩隼遠巢咸以欲死眄被梁魚逡巡倒尾沉吟不決忽焉失水嗟乎魚鳥相與萬世而不悟以吾觀之乃明其故焉知不有達人深穆其度亦將闚我聾嚬而去萬物皆賤惟人爲貴動以九州爲狹靜以圜堵爲大後數年遁去莫知所之於其所寢處惟有壹石竹子及詩二篇其一曰乾道剛簡坤體敦密茫茫太素是則是述末世流奔以文代質悠悠世目孰知其實逝將去此至虛歸我自然之室又曰孔子不遇時彼感麟麟乎麟胡不遁世以存真

夏統

夏統字仲御會稽永興人也幼孤貧養親以孝聞睦于兄弟每採梠求食星行夜歸或至海邊拘螊蠘以資養雅善談論宗族勸之仕謂之曰卿清亮質直可作郡紀綱與府朝接自當顯至如何甘辛苦于山林畢性命于海濵也統悖然作色曰諸君待我乃至此乎使統屬太平之時當與元凱評議出處遇濁代與屈生同汙共泥

若汙隆之間自當耦耕沮溺豈有辱身曲意於郡府之間乎聞君之談不覺寒毛盡戴白汗四匝顏如渥丹心熱如炭舌縮口張兩耳壁塞也言者大慙統自此遂不與宗族相見會母疾統侍醫藥宗親因得見之其從父敬寧祠先人迎女巫章丹陳珠二人並有國色莊服甚麗善歌舞又能隱形匿影甲夜之初撞鍾擊鼓閒以絲竹丹珠乃拔刀破舌吞刀吐火雲霧杳冥流光電發統諸從兄弟欲往觀之難統於是共紿之

曰從父間疾病得瘳大小以爲喜慶欲因其祭祀並往賀之卿可俱行乎統從之入門見丹珠在中庭輕步佪舞靈談鬼笑飛觸挑抃酬酢翩翻統驚愕而走不由門破藩直出歸責諸人曰昔淫亂之俗興衛文公爲之悲惋蝃蝀之氣見君子尚不敢指季桓納齊女仲尼載馳而退子路見夏南憤恚而忼慨吾常恨不得頓叔向之頭陷華父之眼奈何諸君迎此妖物夜與游戲放傲逸之情縱奢淫之行亂男女之禮破貞高之節何也遂隱牀上被髮而臥不復言衆親踧踖卽退遣丹珠各各分散後其母病篤乃詣洛市藥會三月上巳洛中王公已下並至浮橋士女駢塡車服燭路統時在船中曝所市藥諸貴人車乘來者如雲統並不之顧太尉賈充怪而問之統初不應重問乃徐荅曰會稽夏仲御也充使問其土地風俗統曰其人循循有大禹之遺風太伯之義讓嚴遵之抗志黃公之高節又問卿居海濱頗能隨水戲乎荅曰可統乃操柂

正櫓折旋中流初作䲭鶻躍後作鯆䱐引飛鷁首掇獸尾奮長梢而船直逝者三焉於是風波振駭雲霧杳冥俄而白魚跳入船者有八九觀者皆悚遽充心尤異之乃更就船與語其應如響欲使之仕卽俛而不荅充又曰昔堯亦歌舜亦歌子與人歌而善必反而後和之明先聖前哲無不盡歌卿頗能作卿土地間曲乎荅曰先公惟寓會山朝會萬國授化鄙邦崩殂而葬恩澤雲布聖化猶存百姓感詠遂作慕歌又孝女

曹娥年甫十四貞順之德過越梁宋其父隨江不得尸娥仰天哀號中流悲歎便投水而死父子喪尸後乃俱出國人哀其孝義爲歌河女之章伍子胥諫吳王言不納用見戮投海國人痛其忠烈爲作小海唱今欲歌之衆人僉曰善統于是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含水潄天雲雨響集叱咤讙呼雷電晝冥集風長嘯沙塵烟起王公以下皆恐止之乃巳諸人顧相謂曰若不游洛水安見是人聽慕歌之聲

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屈平立吾左右矣充欲耀以文武鹵簿覬其來觀因而謝之遂命建朱旗舉幡校分羽騎爲隊軍伍肅然須臾鼓吹亂作胡葭長鳴車乘紛錯縱横馳道又使妓女之徒服桂襹炫金翠繞其船三匝統危坐如故若無所聞充等各散曰此吳兒是木人石心也統歸會稽竟不知所終

朱冲

朱冲字巨容南安人也少有至行閑靜寡欲好學而貧常以耕藝爲事鄰人失犢認冲犢以歸後得犢于林下大慙以犢還冲冲竟不受有牛犯其禾稼冲屢持芻送牛而無恨色主愧之乃不復爲暴咸寧四年詔補博士冲稱疾不應尋又詔曰東宮官屬亦宜得履蹈至行敦悅典籍者其以冲爲太子右庶子冲每聞徵書至輒逃入深山時人以爲梁管之流冲居近夷俗羌戎奉之若君冲亦禮讓爲訓邑里化之路不拾遺

村無凶人毒蟲猛獸皆不爲害卒於壽終

皇甫謐　子方回

皇甫謐字士安幼名靜安定朝那人漢太尉嵩之曾孫也出後叔父徙居新安年二十不好學遊蕩無度或以爲癡嘗得瓜果輒進所後叔母任氏任氏曰孝經云三牲之養猶爲不孝汝今年餘二十目不存教心不入道無以慰我因歎曰昔孟母三徙以成仁曾父烹豕以存教豈我居不擇鄰教有所闕何爾魯鈍之甚也脩身之

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謚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怠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農遂博綜典籍百家之言沈靜寡欲始有高尚之志以著述爲務自號玄晏先生著禮樂聖真之論後得風痺疾猶手不輟卷或勸謚脩名廣交謚以爲非聖人孰能兼存出處居田里之中亦可以樂堯舜之道何必崇接世利事官鞅掌然後爲名乎作玄守論以荅之曰或謂謚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何故委形待

于窮而不變乎且道之所貴者理世也人之所美者及時也先生年邁齒變饑寒不贍轉死溝壑其誰知乎謚曰人之所至惜者命也道之所必全者形也性形所不可犯者疾病也若擾全道以損性命安得去貧賤存所欲哉吾聞食人之祿者懷人之憂形強猶不堪況吾之弱疾乎且貧者士之常賤者道之實處常得實沒齒不憂孰與富貴擾神耗精者乎又生爲人所不知死爲人所不惜至矣喑聾之徒天下之有道者

也夫一人死而天下號者以爲損也一人生而四海笑者以爲益也然則號笑非益死損生也是以至道不損至德不益何哉體足也如迴天下之念以追損生之禍運四海之心以廣非益之病豈道德之至乎夫唯無損則至堅矣夫唯無益則至厚矣堅故終不損厚故終不薄苟能體堅厚之實居不薄之真立乎損益之外游乎形骸之表則我道全矣遂不仕耽翫典籍忘寢與食時人謂之書淫或有箴其過篤將損耗精

神謚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之脩短分定懸天乎叔父有子既冠謚年四十喪所生後母遂還本宗城陽太守梁柳謚從姑子也當之官人勸謚餞之謚曰柳爲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者不以酒肉爲禮今作郡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豈中古人之道是非吾心所安也時魏郡召上計掾舉孝廉景元初相國辟皆不行其後鄉親勸令應命謚爲釋勸論以通志焉其辭曰相國晉王辟余等三

十七人及泰始登禪同命之士莫不畢至皆拜
騎都尉或賜爵關內侯進奉朝請禮如侍臣唯
余疾困不及國寵宗人父兄及我寮類咸以為
天下大慶萬姓賴之雖未成禮不宜安寢縱其
疾篤猶當致身余唯古今明王之制事無巨細
斷之以情實力不堪豈慢也哉乃伏枕而嘆曰
夫進者身之榮也退者命之實也設余不疾執
高箕山尚當容之況余實篤故堯舜之世士或
收迹林澤或過門不敢入咎繇之徒兩遂其願

者遇時也故朝貴致功之臣野美全志之士彼
獨何人哉今聖帝龍興配名前哲仁道不遠斯
亦然乎客或以常言見逼或以逆世為慮余謂
上有寬明之王下有聽意之人天網恢恢至否
一也何尤于出處哉遂究賓主之論以解難者
名曰釋勸客曰蓋聞天以懸象致明地以含通
吐靈故黃鍾次序律呂分形是以春華發萼夏
繁其實秋風逐暑冬冰乃結人道以之應機乃
發三材連利名若符契故士或同升於唐朝或

先覺于有莘或通夢以感主或釋釣於渭濱或
叩角以干齊或解褐以相秦或冒謗以安鄭或
乘駟以救屯或班荊以求友或借術於黃神故
能電飛景拔超次邁倫騰高辯以奮遠抗宇宙
之清音由此觀之進德貴乎及時何故屈此而
不伸今子以英茂之才游精于六藝之府散意
于衆妙之門者有年矣既遭皇禪之朝又投祿
利之際委聖明之主偶知己之會時清道真可
以沖遊此真吾生擢髮雲漢鴻漸之秋也韜光

逐藪含章未曜龍潛九泉硜焉執高棄通道之
遠由守介人之局操無乃乖於道之趣乎且吾
聞招搖昏迴則天位正五教班敘則人理定如
今王命切至委慮有司上招迕主之累下致駭
衆之疑達者貴同何必獨異羣賢可從何必守
意方今同命並臻饑不待食振藻皇塗咸秩天
官子獨棲遲衡門放形世表遜遯丘園不睨華
好惠不加人行不合道身嬰大疢性命難保若
其羲和促轡大火西頹臨川恨晚將復何階夫

貴賤璧聖所約也顛倒衣裳明所箴也子其
鑒先哲之洪範副聖朝之虛心冲靈翼於雲路
浴天池以濯鱗排閶闔步玉岑登紫闥侍北辰
翻然景曜雜沓英塵輔唐虞之主化堯舜之人
宣刑錯之政配殷周之臣銘功景鍾參敘彝倫
存則鼎食亡為貴臣不亦茂哉而忽金白之輝
曜忘青紫之班躋辭容服之光禁抱弊褐之終
年無乃勤乎主人笑而應之曰吁若賓可謂習
外觀之暉暉未覩幽人之髣髴也見俗人之不

容未喻聖皇之兼愛也循方員於規矩未知大
形之無外也故曰天玄而清地靜而寧含羅萬
類旁薄群生寄身聖世託道之靈若夫春以陽
散冬以陰凝泰液含光元氣混蒸衆品仰化誕
制殊徵故進者享天祿處者安丘陵是以寒暑
相催四宿代中陰陽不治運化無窮自然分定
兩克厥中二物俱靈是謂大同彼此無怨是謂
至道若乃衰周之末貴詐賤誠牽于權力以利
要榮故蘇子出而六主合張儀入而橫勢成廢

頹存而趙重樂毅去而燕輕公叔沒而魏敗孫
臏刖而齊寧蠡種親而越霸屈子疏而楚傾是
以君無常籍臣無定名損義放誠一虛一盈故
馮以彈劍感王女有反賜之說項奮拔山之力
蒯陳鼎足之勢東郭劫于田榮顏闔恥于見逼
斯皆棄禮喪真苟榮朝夕之急者也豈道化之
本與若乃聖帝之創化也參德乎二皇齊風乎
虞夏欲溫溫而和暢不欲察察而明切也欲混
混若玄流不欲蕩蕩而名發也欲索索而條解

不欲契契而繩結也欲芒芒而無垠際不欲區
區而分別也欲闇然而內章不欲示白若冰雪
也欲醇醇而任德不欲瑣瑣而執法也是以見
機者以動成好遯者無所迫故曰一明一昧得
道之概一弛一張合禮之方一浮一沈兼得其
真故上有勞謙之愛下有不名之臣朝有聘賢
之禮野有遯寬之人是以支伯以幽疾距唐李
老寄跡于西鄰顏氏安陋以成名原思娛道于
至貧榮期以三樂感尼父黔婁定謚于布衾于

才偃息以存魏荊萊志邁于江岑君平因著以
道著四皓潛德于洛濱鄭眞躬耕以致譽幼安
發令乎今人皆持難奪之節執不迴之意遭拔
俗之主全彼人之志故有獨定之計者不借謀
于衆人守不動之安者不假慮于群賓故能棄
外親之華通內道之眞去顯顯之明路入昧昧
之埃塵宛轉萬情之形表排托虛寂以寄身居
無事之宅交釋利之人輕若鴻毛重若泥沉損
之不得測之愈深眞吾徒之師表余迫疾而不

能及者也子議吾失宿而駭衆吾亦怪子較論
而不折中也夫才不周用衆所斥也寢疾彌年
朝所棄也是以胥克之廢丘明列焉伯牛有疾
孔子斯歎若黃帝創制於九經岐伯剖腹以蠲
腸扁鵲造虢而尸起文摯徇命于齊王醫和顯
術于秦晉倉公發秘于漢皇華佗存精于獨識
仲景垂妙于定方徒恨生不逢乎若人故乞命
訴乎明王求絕編于天籙亮我躬之辛苦冀微
誠之降霜故俟罪而窮處其後武帝頻下詔敦

逼不已謐上疏自稱草莽臣曰臣以尪弊迷于
道趣因疾抽簪散髮林阜人綱不閑鳥獸爲群
陛下披榛採蘭并收蒿艾是以皐陶振褐不仁
者遠臣惟頑蒙備食晉粟猶識唐人擊壤之樂
宜赴京城稱壽闕外而小人無良致災速禍久
嬰篤疾軀半不仁右脚偏小十有九載又服寒
食藥違錯節度辛苦荼毒于今七年隆冬裸袒
食冰當暑煩悶加以咳逆或若溫瘧或類傷寒
浮氣流腫四肢酸重于今困劣救命呼噏父兄

見出妻息長訣仰迫天威扶輿就道所苦加焉
不任進路委身待罪伏枕嘆息臣聞韶衛不並
奏雅鄭不兼御故郤子入周禍延王叔虞丘稱
賢樊姬掩口君子小人禮不同器況臣糠麩糅
之彫胡庸夫錦衣不稱其服也竊聞同命之士
咸以畢到唯臣疾疢抱釁牀蓐雖貪明時懼斃
命路隅設臣不疾已遭堯舜之世執志箕山猶
當容之臣聞上有明聖之主下有輸實之臣上
有在寬之政下有委情之人唯陛下留神垂恕

更旌環俊索隱于傳巖收釣于渭濱無令泥滓久濁清流謐辭切言至遂見聽許歲餘又舉賢良方正並不起自表就帝借書帝送一車書與之謐雖羸疾而披閱不怠初服寒食散而性與之忤每委頓不倫嘗悲恚叩刃欲自殺叔母諫之而止濟陰太守蜀人文立表以命士有贄爲煩請絶其禮幣詔從之謐聞而歎曰亡國之大夫不可與圖存而以華歷代之制其可乎夫束帛戔戔易之明義玄纁之贄自古之舊也故孔

子稱夙夜強學以待問席上之珍以待聘士于是乎三揖乃進明致之難也一讓而退明去之易也若殷湯之于伊尹文王之于太公或身即莘野或就載以歸唯恐禮之不重豈吝其煩費哉且一禮不備貞女恥之況命士乎孔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棄之如何政之失賢于此乎在矣咸寧初又詔曰男子皇甫謐沈靜履素守學好古與流俗異趣其以謐爲太子中庶子謐固辭篤疾帝初雖不奪其志尋復發詔徵

爲議郎又召補著作郎司隸校尉劉毅請爲功曹並不應著論爲送葬之制名曰篤終曰玄晏先生以爲存亡天地之定制人理之必至也故禮六十而制壽至于九十各有等差防終以素豈流俗之多忌者哉吾年雖未制壽然嬰疢彌紀仍遭喪難神氣損劣困頓數矣常懼夭隕不期慮終無素是以畧陳至懷夫人之所貪者生也所惡者死也雖貪不得越期雖惡不可逃遁人之死也精歇形散魂無不之故氣屬于天寄

命終盡窮體反真故尸藏于地是以神不存體則與氣升降尸不久寄與地合形形神不隔天地之性也尸與土并反真之理也今生不能保七尺軀死何故隔一棺之土然則衣衾所以穢尸棺椁所以隔真故桓司馬石椁不如速朽季孫璵璠比之暴骸文公厚葬春秋以爲華元不臣楊王孫親土漢書以爲賢于秦始皇如令魂必有知則神鬼異制黃泉之親死多于生必將備其器物用待亡者今若以存況終非即靈之

意也如其無知則空奪生用損之無益而啟奸心是招露形之禍增亡者之毒也夫葬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不得見也而大爲棺槨備贈存物無異于埋金路隅而書表于上也雖甚愚之人必將笑之豐財厚葬以啟姦心或剖破棺槨或牽曳形骸或剝臂捋金鐶或捫腸求珠玉焚如之形不痛于是自古及今未有不死之人又無不發之墓也故張釋之曰使其中有欲雖固南山猶有隙使其中無欲雖無石槨又何戚焉

斯言達矣吾之師也夫贈終加厚非厚死也生者自爲也遂生意于無益棄死者之所屬知者所不行也易稱古之葬者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是以死得歸眞亡不損生故吾欲朝死夕葬夕死朝葬不設棺槨不加纏斂不備沐浴不造新服殯唅之物一皆絕之吾本欲露形入阬以身親土或恐人情染俗來久頓革理難今故觕爲之制奢不石槨儉不露形氣絕之後便即時服幅巾故衣以籧篨裹尸麻約二頭置

尸床上擇不毛之地穿坑深十尺長一丈五尺廣六尺阬訖舉床就阬去牀下尸平生之物皆無自隨唯齎孝經一卷示不忘孝道籧篨之外便以親土土與地平還其故草使生其上無種樹木削除使生迹無處自求不知不見可欲則奸不生心終始無怵惕千載不慮患形骸與后土同體魂爽與元氣合靈眞篤愛之至也若亡有前後不得移祔祔葬自周公來非古制也舜葬蒼梧二妃不從以爲一定何必周禮無問師

工無信卜筮無拘俗言無張神坐無十五日朝夕上食禮不墓祭但月朔于家設席以祭百日而止臨必昏明不得以夜制服常居不得墓次夫古不崇墓智也今之封樹愚也若不從此是戮尸地下死而重傷魂而有靈則寃悲沒世長爲恨鬼王孫之子可以爲誡死誓難違幸無改焉而竟不仕太康三年卒時年六十八子童靈方回等遵其遺命謚所著詩賦誄頌論難甚多又撰帝王世紀年歷高士逸士列女等傳玄晏

春秋並重于世門人摯虞張軌牛綜席純皆爲
晉名臣子方回少遵父操兼有文才永嘉初博
士徵不起避亂荆州閉戸閑居未嘗入城府蠶
而後衣耕而後食先人後巳尊賢愛物南土人
士咸崇敬之刺史陶侃禮之甚厚侃每造之着
素士服望門輙下而進王敦遣從弟廙代侃遷
侃爲廣州侃將詣敦方回諫曰吾聞敵國滅功
臣亡足下新破杜弢功莫與二欲無危其可得
乎侃不從而行敦果欲殺侃賴周訪獲免廙既

至荆州大失物情百姓叛廙迎杜弢廙大行誅
戮以立威以方回爲侃所敬責其不來詣巳乃
收而斬之荆土華夷莫不流涕

范粲　子喬

范粲字承明陳留外黄人漢萊蕪長冄之孫也
粲高亮貞正有丹風而博涉強記學皆可師遠
近請益者甚衆性不矜莊而見之皆肅如也魏
時州府交辟皆無所就久之乃應命爲治中轉
別駕辟太尉掾尚書郎出爲征西司馬所歷職
皆有聲稱及宣帝輔政遷武威太守到郡選良
吏立學校觀農桑是時戎夷頗侵彊埸粲明設
防備敵不敢犯西域流通無烽燧之警又郡壤
富實珍玩充積粲檢制之息其華侈以母老罷
官郡既接近寇戎粲以重鎭去職朝廷尤之
左遷樂涫令項之轉太宰從事中郎遭母憂以
至孝稱服闋復爲太宰中郎齊王芳被廢遷于
金墉城粲素服拜送哀慟左右時景帝輔政召
群官會議粲又不到朝廷以時望優容之粲又

稱疾闔門不出于是特詔爲侍中持節使于雍
州粲因陽狂不言寢所乘車足不履地子孫恒
侍左右至有婚宦大事輙密諮焉合者則色無
變不合則眠寢不安妻子以此知其旨武帝踐
祚泰始中粲同郡孫和時爲太子中庶子表薦
粲稱其操行高潔久嬰疾病可使郡縣輿至京
師加以聖恩賜其醫藥若遂瘳除必有益于政
乃詔郡縣給醫藥又以二千石祿養病歲以爲
常加賜帛百匹子喬以父疾篤不敢受詔不許

以太康六年卒時年八十四不言三十六載終于所寢之車長子喬字伯孫年二歲時祖馨臨終撫喬首曰恨不見汝成人因以所用硯與之至五歲祖母以告喬喬便執硯涕泣九歲請學在同輩之中言無媟辭弱冠受業於樂安蔣國明濟陰劉公榮有知人之鑒見喬深相器重友人劉彦秋夙有聲譽嘗謂人曰范伯孫體應純和理思周密吾每欲錯其一事而終不能光祿大夫李銓嘗論楊雄才學優于劉向喬以爲向

定一代之書正羣籍之篇使雄當之故非所長遂著劉楊優劣論文多不載喬好學不倦父粲陽狂不言喬與二弟並棄學業絶人事侍疾家庭至粲没足不出邑里司隸校尉劉毅嘗抗論于朝廷曰使范武威疾若不篤是爲伯夷叔齊復存于今如其信篤益是聖主所宜哀矜其子久侍父疾名德著茂不加叙用深爲朝廷惜遺賢之譏也元康中詔求廉讓冲退履道寒素者不計資以參選叙尚書郎王琨乃薦喬曰喬稟德真粹立操高潔儒學精深含章内奥安貧樂道棲志窮巷簞瓢詠業長而彌堅誠當今之寒素著厲俗之清彦時張華領司徒天下所舉凡十七人于喬特發優論又吏部郎郄隆亦思求海内幽遯之士喬供養衡門至于白首于是除樂安令辭疾不拜喬凡一舉孝廉八薦公府再舉清白異行又舉寒素一無所就初喬邑人臘夕盜斫其樹人有告者喬陽不聞邑人愧而歸之喬往喻曰卿節日取柴欲與父母相歡娱耳

何以愧爲其通物善道皆此類也外黄令高頵嘆曰諸士大夫未有不及私者而范伯孫恂恂率道名諱未嘗經于官曹士之貴異于今而見大道廢而有仁義信矣其行身不穢爲物所嘆服如此以元康八年卒年七十八

左思

左思字太冲齊國臨淄人也其先齊之公族有左右公子因爲氏焉家世儒學父雍起小吏以能擢授殿中侍御史思少學鍾胡書及鼓琴並

不成雍謂友人曰思所曉解不及我少時思遂感激勤學兼善陰陽之術貌寢口訥而辭藻壯麗不好交游惟以閑居爲事造齊都賦一年乃成復欲賦三都會妹芬入宮移家京師乃詣著作郎張載訪岷卬之事遂構思十年門庭藩溷皆著筆紙偶得一句卽便疏之自以所見不博求爲秘書郎及賦成時人未之重思自以其作不謝班張恐以人廢言安定皇甫謐有高譽思造而示之謐稱善爲其賦序張載爲注魏都劉

逵注吳蜀而序之曰觀中古已來爲賦者多矣相如子虛擅名于前班固兩都理勝其辭張衡二京文過其義至若此賦擬議數家傅辭會義抑多精致非夫研覈者不能練其旨非夫博物者不能統其異世咸貴遠而賤近莫肯用心于明物斯文吾有異焉故聊以餘思爲其引詁亦猶胡廣之于官箴蔡雍之于典引也陳留衛瓘又爲思賦作畧解序曰余觀三都之賦言不苟華必經典要品物殊類禀之圖籍辭義瓌瑋良可貴也有晉徵士故太子中庶子安定皇甫謐西州之逸士耽籍樂道高尚其事覽斯文而慷慨爲之都序中書著作郎安平張載尚書郎濟南劉逵並以經學洽博才章美茂咸皆悅玩爲之訓詁其山川土域草木鳥獸奇怪珍異僉皆研精所由紛散其義矣余嘉其文不能默已聊藉二子之遺忘又爲之畧解祇增煩重覽者闕焉自是之後盛重于時文多不載司空張華見而嘆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

更新于是豪貴之家競相傳寫洛陽爲之紙貴初陸機入洛欲爲此賦聞思作之撫掌而咲與弟雲書曰此間有傖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及思賦出機絶嘆伏以爲不能加也遂輟筆焉秘書監賈謐請講漢書謐誅退居宜春里專意典籍齊王冏命爲記室督辭疾不就及張方縱暴都邑舉家適冀州數歲以疾終

王裒

王裒字偉元城陽營陵人也祖脩有名魏世父

儀高亮雅直爲文帝司馬東閤之役帝問于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帝怒曰司馬欲委罪于孤邪遂引出斬之裒少立操尚行已以禮身長八尺四寸容貌絶異音聲清亮辭氣雅正博學多能痛父非命未嘗西向而坐示不臣朝廷也于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于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母性畏雷母没每雷輒到墓曰裒在此及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

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助之者不聽諸生密爲刈麥裒遂棄之知舊有致遺者皆不受門人爲本縣所役告裒求屬令裒曰卿學不足以庇身吾德薄不足以蔭卿屬之何益且吾不執筆已四十年矣乃步擔乾飯兒負鹽豉草屩送所役生到縣門徒隨從者千餘人安丘令以爲詣已整衣出迎之裒乃下道至土牛旁磬折而立云門生爲縣所役故來送別因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之一縣以爲耻鄉人管彦少有才而未知名裒獨以爲必當自達拔而友之男女各始生便共許爲婚彦後爲西夷校尉卒而塟于洛陽裒後更嫁其女彦弟馥問裒裒曰吾薄志畢願山藪昔嫁姊妹皆遠吉凶斷絶每以此自誓今賢兄子塟父于洛陽此則京邑之人也豈吾結好之本意哉馥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裒曰安有塟父河南而隨母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北海邴春少立志操寒苦自居負笈

游學鄉邑僉以爲邴原復出裒以春性險狹慕名終必不成其後春果無行學業不終有識以此歸之裒常以爲人之所行期于當歸善道何必以所能而責人所不能及洛京傾覆寇盜鋒起親族悉欲移渡江東裒戀墳壠不去賊大盛方行猶思慕不能進遂爲賊所害

郭琦

郭琦字公偉太原晉陽人也少方直有雅量博學善五行作天文志五行傳注穀梁京氏易百

巻鄉人王游等皆就琦學武帝欲以琦爲佐著作郎問琦族人尚書郭彰彰素疾琦荅云不識帝曰若如卿言烏丸家兒能事卿即堪爲郎矣遂決意用之及趙王倫簒位又欲用琦琦曰我已爲武帝吏不容復爲今世吏終身處于家

劉兆

劉兆字延世濟南東平人漢廣川恵王之後也兆博學洽聞温篤善誘從受業者數千人武帝時五辟公府三徵博士皆不就安貧樂道潛心

著述不出門庭數十年以春秋一經而三家殊塗諸儒是非之議紛然互爲讐敵乃思三家之異合而通之周禮有調人之官作春秋調人七萬餘言皆論其首尾使大義無乖時有不合者舉其長短以通之又爲春秋左氏解名曰全綜公羊穀梁解詁皆納經傳中朱書以別之又撰周易訓註以正動二體互通其文凡所讃述百餘萬言甞有人著鞾騎驢至兆門外曰吾欲見劉延世兆儒徳道素青州無稱其字者門人大怒兆曰聽前既進踞床問兆曰聞君大學比何所作兆荅如上事末云多有所疑客問之兆説疑畢客曰此易解耳因爲辯釋疑者是非耳兆別更立意客一難兆不能對客去已出門兆欲留之使人重呼還客曰親親在此營塋宜赴之後當更來也既去兆令人視塋家不見此客竟不知姓名兆年六十六卒有五子卓炤燿育胏

氾毓

氾毓字稚春濟北盧人也奕世儒素敦睦九族

客居青州逮毓七世時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毓少履高操安貧有志業父終居于墓所三十餘載至晦朔躬埽墳壠循行封樹還家則不出門庭或薦之武帝召補南陽王文學秘書郎太傅參軍並不就于時青土隱逸之士劉兆徐苗等皆務教授惟毓不蓄門人清靜自守時有好古慕德者諮詢亦傾懐開誘以三隅示之合三傳爲之解注撰春秋釋疑肉刑論凡所述造七萬餘言年七十一卒

魯勝

魯勝字叔時代郡人也少有才操爲佐著作郎元康初遷建康令到官著正天論云以冬至之後立晷測影準度日月星臣案日月裁徑百里無千里星十里不百里遂表上求下羣公卿士考論若臣言合理當得改先代之失而正天地之紀如無據驗甘即刑戮以彰虛妄之罪事遂不報嘗歲日望氣知將來多故便稱疾去官中書令張華遣子勸其更仕再徵博士舉中書郎

皆不就其著述爲世所稱遭亂遺失惟注墨辯存其叙曰名者所以別同異明是非道義之門政化之準繩也孔子曰必也正名名不正則事不成墨子著書作辯經以立名本惠施公孫龍祖述其學以正刑名顯于世孟子非墨子其辯言正辭則與墨同荀卿莊周等皆非毀名家而不能易其議也必有形察莫如別色故有堅白之辯名必有分明分明莫如有無故有無序之辯是有不是可無不可是名兩可同而有異異而有同是之謂辯同異至同無不同至異無不異是謂辯同辯異同異生是非是非生吉凶取辯于一物而原極天下之汙隆名之至也自鄧析至秦時名家者世有篇籍率頗難知後學莫復傳習于今五百餘歲遂亡絶墨辯有上下經經各有說凡四篇與其書衆篇連第故獨存今引說就經各附其章疑者闕之又采諸衆雜集爲刑名二篇畧解指歸以俟君子其或興微繼絶者亦有樂乎此也

劉伶

劉伶字伯倫沛國人也身長六尺容貌甚陋放情肆志常以宇宙爲狹有時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曰死便埋我其遺形骸如此嘗渴甚求酒于其妻妻捐酒毀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當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之伶跪而誓曰天生劉伶以酒爲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兒之言愼不可聽仍飲酒御肉隗然復

醉矣一日因大醉與俗人忤其人攘袂奮拳而往伶徐曰雞肋不足以安尊拳其人笑而止乎生未嘗厝意文翰惟著酒德頌一篇其辭曰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萬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衢行無轍迹居無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執瓢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縉紳處士聞吾風聲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目切齒陳說禮法是非蜂起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銜杯漱醪

奮髯箕踞枕麴藉糟無思無慮其樂陶陶兀然而醉怳然而醒靜聽不聞雷霆之聲熟視不覩泰山之形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萬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萍二豪侍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逸民史卷之六終

逸民史卷之七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晉中

董養

董養字仲道陳留浚儀人也泰始初到洛下不干祿求榮及楊后廢養因遊太學升堂歎曰建斯堂也將何為乎每覽國家赦書謀反大逆皆赦至于殺祖父母父母不赦者以為王法所不

容也奈何公卿處議文飾禮典以至此乎夫人之理既滅大亂作矣以著無化論以非之永嘉中洛城東北步廣里中地陷有二鵝出焉其蒼者飛去白者不能飛養聞歎曰昔周時所盟會狄泉即此地也今有二鵝蒼者胡象白者國家之象其可盡言乎顧謂謝鯤阮孚曰易稱知幾其神乎君等可深藏矣乃與妻荷擔入蜀莫知所終

霍原

霍原字休明燕國廣楊人也少有志力叔父坐法當死原入獄訟之楚毒備加終免叔父年十八觀太學行禮因留習之貴游子弟聞而重之欲與相見以其名微不欲晝往乃夜共造焉父友同郡劉岱將舉之未果而疾篤臨終勑其子沉曰霍原慕道清虛方成奇器汝後必薦之後歸鄉里高陽許猛素服其名會爲幽州刺史將詣之主簿當車諫不可出界猛歎恨而止原山居積年門徒百數燕王月致羊酒及劉沉爲國

大中正元康中進原爲二品司徒不過沉乃上表理之詔下司徒參論中書監張華令陳準奏爲上品詔可元康末原與王褒等俱以賢良徵累下州郡以禮發遣皆不到後王浚稱制謀僭使人問之原不答浚心銜之又有遼東囚徒三百餘人依山爲賊意欲刼原爲主事亦未行時有謠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以豆爲霍收原斬之懸其首諸生悲哭夜竊尸共埋殯之遠近驚駭莫不寃痛之

徐苗

徐苗字叔胄高密淳于人也累世相承皆以博士爲郡守曾祖華有至行嘗宿亭舍夜有神人告之亭欲崩遽出得免祖邵爲魏尚書郎以廉直見稱苗少家貧晝執鉏耒夜則吟誦弱冠與弟賈就博士濟南宋鈞受業遂爲儒宗作五經同異評又依道家著玄微論前後所造數萬言皆有義味性抗烈輕財貴義兼有知人之鑒弟患口癰膿潰苗爲吮之其兄弟皆早亡撫養孤

遺慈愛聞于州里田宅奴婢盡推與之鄉鄰有死者便輟耕助營棺槨門生亡于家即斂于講堂其行已純至類皆如此遠近咸歸其義師其行焉郡察孝廉州辟從事治中別駕舉異行公府五辟博士再徵並不就武惠時討吏至臺帝輒訪其安不永寧二年卒遺命濯巾澣衣榆棺雜塼露車載尸葦席蘧篨而已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

道不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
薦朝為零陵太守主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
胡濟奏曰臣以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
之遺㡬進趍者乘國故以僥倖守道者懷韞匱
以終身故令敦褒之化虧退讓之風薄按朝游
心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道日新年過耳
順而所尚無虧誠江南之竒才丘園之逸老也
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郡前漢有舊宜
聽光顯以奬風尚奏可而朝不就終于家

魯褒

魯褒字元道南陽人也好學多聞以貧素自立
元康之後綱紀大壞褒傷時之貪鄙乃隱姓名
而著錢神論以刺之其畧曰錢之為體有乾坤
之象內則其方外則其負其積如山其流如川
動靜有時行藏有節市井便易不患耗折難折
象壽不匱象道故能長久為世神寶親之如兄
字曰孔方失之則弱貧得之則富昌無翼而飛
無足而走解嚴毅之顔開難發之口錢多者處
前錢少者居後處前者為君長在後者為臣僕
君長者豐衍而有餘臣僕者窮竭而不足詩云
哿矣富人哀此煢獨錢之為言泉也無遠不往
無幽不至京邑衣冠疲勞講肆厭聞淸談對之
睡寐見我家兄莫不驚視錢之所祐吉無不利
何必讀書然後富貴昔呂公欣悅于空版漢祖
克之于嬴二文君解布裳而被錦繡相如乘高
蓋而解犢鼻官尊名顯皆錢所致空版至虛而
況有實嬴二雖少以致親密由此論之謂為神

物無德而尊無勢而熱排金門而入紫闥危可
使安死可使活貴可使賤生可使殺是故忿爭
非錢不勝幽滯非錢不拔怨讐非錢不解令問
非錢不發洛中朱衣當塗之士愛我家兄皆無
已已執我之手抱我終始不計優劣不論年紀
賓客輻湊門常如市諺曰錢無耳可使鬼凡今
之人惟錢而已故曰軍無財士不來軍無賞士
不往仕無中人不如歸田雖有中人而無家兄
不異無翼而欲飛無足而欲行盍疾時者共傳

其文褒不仕莫知其所終

氾騰

氾騰字無忌敦煌人也舉孝廉除郎中屬天下兵亂去官還家太守張閟造之閉門不見禮遺無所受歎曰生于亂世貴而能貧乃可以免散家財五十萬以施宗族柴門灌園琴書自得張軌辟之爲府司馬騰曰門一杜其可開乎固辭病兩月餘而卒

任旭

任旭字次龍臨海章安人也父訪吳南海太守旭幼孤弱兒童時勤于學及長立操清修不染流俗鄉曲推而愛之郡將蔣秀嘉其名請爲功曹秀居官貪穢每不奉法旭正色苦諫秀旣不納旭謝去閉門講習養志而已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送秀慨然歎曰任功曹眞人也吾違其讜言以至于此復何言哉尋察孝廉除郎中州郡仍舉爲郡中正固辭歸家永康初惠帝博求清節儁異之士太守仇馥薦旭清貞絜素學識通博詔下州郡以禮發遣旭以朝廷多故志尚隱遁辭疾不行尋天下大亂陳敏作逆江東名豪並見羈縶惟旭與賀循守死不迴敏卒不能屈元帝初鎮江東聞其名召爲參軍手書與旭欲使必到旭固辭以疾後帝進位鎮東大將軍復召之及爲左丞相辟爲祭酒並不就中興建公車徵會遭母憂于時司空王導啓立學校選天下明經之士旭與會稽虞喜俱以隱學被召事未行會有王敦之難尋而帝崩事遂寢明

帝卽位又徵拜給事中旭稱疾篤經年不到尚書以稽留除名僕射荀崧議以爲不可太寧末明帝復下詔備禮徵旭始下而帝崩咸和二年卒太守馮懷上疏謂宜贈九列值蘇峻作亂事竟不行子琚位至太中正終于家

許孜

許孜字季義東陽吳寧人也孝友恭讓敏而好學年二十師事豫章太守會稽孔冲受詩書禮易及孝經論語竟還鄉里冲在郡喪亡孜聞問

盡哀負擔奔赴送喪還會稽蔬食執役制服三年俄而二親没柴毀骨立杖而能起建墓于縣之東山躬自負土不受鄉人之助或愍孜羸憊苦來求助孜晝則不逆夜便除之毎一悲號鳥獸翔集孜以方營大功乃棄其妻鎮宿墓所列植松柏亘五六里時有鹿犯其松栽孜悲歎曰鹿獨不念我乎明日忽見鹿爲猛獸所殺置于所犯栽下孜悵惋不已乃爲作冢埋于隧側猛獸即于孜前自撲而死孜益歎息又取埋之自

後樹木滋茂而無犯者積二十餘年孜乃更娶妻立宅基次烝烝朝夕奉亡如存鷹雉棲其梁簷鹿與猛獸擾其庭圃交頸同遊不相搏噬元康中郡察孝廉不起巾褐終身年八十餘卒于家邑人號其居爲孝順里咸康中太守張虞上疏曰臣聞聖賢明訓存乎舉善褒貶所興不遠千載謹按所領吳寧縣物故人許孜至性孝友立節清峻與物恭讓言行不貳當其奉師則在三之義盡及其喪親實古今之所難咸稱殊類致感猛獸弭害雖臣不及見然備聞斯語竊謂蔡順董黯無以過之孜没積年其子尚在性行純愨今亦家于墓側臣以爲孜之履操世所希逮宜標其令跡甄其後嗣以酬既往以獎方來陽秋傳曰善善及其子孫臣不達大體請臺量議疏奏詔旌表門閭蠲復子孫其子生亦有孝行圖孜像于堂朝夕拜焉

庾衮

庾衮字叔褒明穆皇后伯父也少履勤儉篤學

好問事親以孝稱咸寧中大疫二兄俱亡次兄毗復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于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侍晝夜不眠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疑疫癘之不相染也初衮諸父並貴盛惟父獨守貧約衮躬親稼穡以給供養而執事勤恪與弟子樹桑

跪以授條或曰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哀曰
幽顯易操非君子之志也父亡作筥賣以養母
母見其勤曰我無所食對曰母食不甘哀將何
居母感而安之哀前妻荀氏繼室樂氏皆官族
富室及適哀俱棄華麗散資與哀共安貧苦
糝門人欲進其飯者哀每曰巳食莫敢爲設及
相敬如賓母終服喪居于墓側歲大饑藜羨不
麥熟獲者已畢而採捃尚多哀乃引其羣子以
退曰待其間及其捃也不曲行不旁掇跪而把

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椽分束喻序長
幼推易居難禮無違者或有斬其墓柏莫知其
誰乃召隣人集于墓而自責焉因叩頭泣涕謝
祖禰曰德之不修不能庇先人之樹哀之罪也
父老咸亦爲之垂淚自後人莫之犯撫諸孤以
慈奉諸寡以仁事加于厚而教之義方使長者
體其行幼者忘其孤孫甥郭秀比諸子姪衣食
而每先之孤兄女曰芳將嫁美服既具哀乃刈
荆苕爲箕箒召諸子集之于堂男女以班命芳

曰芳乎汝少孤汝逸汝豫不汝疵瑕今汝適人
將事舅姑灑掃庭内婦之道也故賜汝此匪器
之爲美欲温恭朝夕雖休勿休也而以舊宅與
其長兄子賡翁及翁卒哀哀其早孤痛其成人
而未娶乃撫柩長號哀感行路聞者莫不垂涕
嘗與諸兄過邑人陳準兄弟諸兄友之皆拜其
母哀獨不拜準弟徽曰子不拜吾親何哀曰未
知所以拜也夫拜人之親者將自同于人之子
也其義至重哀敢輕之乎遂不拜準徽嘆曰古

有亮直之士君近之矣君若當朝則社稷之臣
歟君若握兵臨大節孰能奪之方今徵聘君寔
宜之于是鄉黨薦之州郡交命察孝廉舉秀才
清白異行皆不降志世遂號之爲異行元康末
潁川太守召爲功曹哀服造役之衣杖鍤荷斧
不俟駕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
哀逡巡辭退請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
納于功曹舍既而哀自取巳車而寢處焉形雖
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太守知其不屈乃嘆非

常士也吾何以降之厚爲之禮而遣焉齊王冏之唱義也張弘等肆掠于陽翟袞乃率其同族及庶姓保于禹山是時百姓安寧未知戰守之事袞曰孔子云不教而戰是謂棄之乃集諸羣士而謀曰二三君子相與處于險將以安保親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爲主不散則亂矣將若之何衆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誰袞默然有間乃言曰古人急病讓夷不敢逃難然人之立主貴從其命也乃誓之曰無

恃險無怙亂無暴鄰無抽屋無樵採人所植無謀非德無犯非義戮力一心同恤危難衆咸從之于是峻險阨杜蹊徑脩壁塢樹藩障考功庸計丈尺均勞逸通有無繕完器備量力任能物應其宜使邑推其長里推其賢而身率之分數既明號令不二上下有禮少長有儀將順其美匡救其惡及賊至袞乃勒部曲整行伍皆持滿而勿發賊挑戰晏然不動且辭焉賊服其慎而畏其整是以皆退如是者三時人語曰所謂臨

事而懼好謀而成者其庾異行乎及冏歸于京師踰年不朝袞曰晉室卑矣寇難方興乃携其妻子適林慮山事其新鄉如其故鄉言忠信行篤敬比及朞年而林慮之人歸之咸曰庾賢及石勒攻林慮父老謀曰此有大頭山九州之絕險也上有古人遺迹可共保之惠帝遷于長安袞乃相與登于大頭山而田于其下年谷未熟食木實餌石蘂同保安之有終焉之志及將收穫命子怞與之下山中塗目眩瞀墜崖而卒同

保赴哭曰天乎獨不可舍我賢乎時人傷之曰庾賢絕塵避地超然遠迹固窮安陋木食山棲不與世同榮不與人爭利不免遭命悲夫袞學通詩書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尊事耆老惠訓蒙幼臨人之喪必盡哀會人之葬必躬築勞則先之逸則後之言必行之行必安之是以宗族鄉黨莫不崇仰門人感慕爲之樹碑焉有四子怞蔑澤捃在澤上生故名澤因捃生故曰捃蔑後南渡江中興初爲侍中蔑生頵安成太守

索紞

索紞字叔徹敦煌人也少游京師受業太學博綜經籍遂爲通儒明陰陽天文善術數占候司徒辟除郎中知中國將亂避世而歸鄉人從紞占問吉凶門中如市紞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無爲多事多事多患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惟以占夢爲無悔吝乃不逆問者孝廉令狐策夢立氷上與氷下人語紞曰氷上爲陽氷下爲陰陰陽事也士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

氷上與氷下語爲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爲人作媒氷泮而婚成策曰老夫耄矣不爲媒也會太守田豹因策爲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婚焉郡主簿張宅夢走馬上山還繞舍三周但見松柏不知門處紞曰馬屬離離爲火火禍也人上山爲凶字但見松柏墓門象也不知門處爲無門也三周三朞也後三年必有大禍宅果以謀反伏誅索充初夢天上有二棺落充前紞曰棺者職也當有京師貴人舉君二官者頻

再遷俄而司徒王戎書屬太守使舉充太守先署充功曹而舉孝廉充後夢見一虜脫上衣來詣充紞曰虜去上中下半男字夷狄陰類君婦當生男終如其言宋桷夢內中有一人着赤衣桷手把兩杖極打之紞曰內中有人肉字也肉色赤也兩杖箸象也極打之飽肉食也俄而亦驗焉黃平問紞曰我昨夜夢舍中馬舞數十人向馬拍手此何祥也紞曰馬者火也舞爲火起向馬拍手救火人也平未歸而火作索緩夢東

有二角書詣緩大角朽敗小角有題韋囊角佩一在前一在後紞曰大角朽敗腐棺木小角有題題所請一在前前凶也一在後後背也當有凶背之問時緩父在東居三日而凶問至郡功曹張邈嘗奉使詣州夜夢狼啖一脚紞曰脚肉被啖爲却字會東虜反遂不行凡所占莫不驗太守陰澹從求占書紞曰昔入太學因一父老爲主人其人無所不知又匿姓名有似隱者紞因從父老問占夢之術審測而說實無書也澹

命爲西閤祭酒紞辭曰少無山林之操游學京師交結時賢希申鄙藝會中國不靖欲養志終年老亦至矣不求聞達又少不習勤老無吏幹濛汜之年弗敢聞命澹以束帛禮之月致羊酒年七十五卒于家

王沉

王沉字彥伯高平人也少有俊才出于寒素不能隨俗沉浮爲時豪所抑仕郡文學掾欝欝不得志乃作釋時論其辭曰東野丈人觀時以居

隱耕汙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沍寒之谷過而問塗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煌煌之堂丈人曰入煌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于寒而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氷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者皆趣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斯人不如其已氷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蓋之族前賢有解韋索而佩朱韍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塗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行有所適英奇奮于縱橫之世賢智顯于霸王之初當厄難則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攄是則衮龍出于縕褐卿相起于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門資之高卑論勢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群后逸豫宴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

卿門有卿指禿腐骨不簡蚩儜多士豐于貴族爵命不出閨庭四門穆穆綺襦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繼踵于華屋疏飯襲跡于耨耕談名位者以諂媚附勢舉高譽者因資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泓噌爲雅量瑣慧者以淺利爲鎗鎗脢胎者以無檢爲弘曠僂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粗發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納爲通濟眂眂者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

嗛閃者得清勤之聲喻㖃怯畏于謙讓闒茸勇
敢于饕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凡玆
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于己恒寬
德無厚而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
鼻鬖䶊而刺天忌惡君子悅媚小人傲茂道素
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惛姻黨相扇毀譽
交紛當局迷于所受聽採惑于所聞京邑翼翼
群士千億奔集勢門求官買職童僕闚其車乘
閣士相其服飾親容陰參于靖室疏賓徙倚于

門側時因接見矜厲容色心懷內荏外詐剛直
談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位曲宴
惟言遷除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孫
寒懷貞抱素志凌雲霄偶景獨步直順常道關
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圮塞投足何
錯于是氷子釋然乃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
人之所惡僕少長于孔顏之門久處于清寒之
路不謂熱勢自共遊錮敬承明誨服我初素彈
琴咏典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轂滅

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illegible]周道師巢
由德林豐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
任三郤尸晉宋華咎深投局正幅實獲我心是
時王政陵遲官才失實君子多退而窮處遂終
于里閭元康初松滋令吳郡蔡洪字叔開有才
名作孤奮論與釋時意同讀之者莫不歎息焉

張翰

張翰字季鷹吳郡吳人也父儼吳大鴻臚翰有
清才善屬文而縱任不拘時人號爲江東步兵

會稽賀循赴命入洛經吳閶門于船中彈琴翰
初不相識乃就循言譚便大相欽悅問循知其
入洛翰曰吾亦有事北京便同載即去而不告
家人齊王冏辟爲大司馬東曹掾冏時執權翰
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紛禍難未已夫有四海
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無望于時子
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執其手愴然曰吾亦
與子採南山蕨飲三江水耳翰因見秋風起乃
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曰人生貴得適志何

能羈宦數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駕而歸著首丘賦文多不載俄而冏敗人皆謂之見機然府以其輒去除吏名翰任心自適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爲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即時一盃酒時人貴其曠達性至孝遭母憂哀毀過禮年五十七卒其文筆數十篇行于世

孫晷

孫晷字文度吳國富春人吳伏波將軍秀之曾

孫也晷爲兒童未嘗被呵怒顧榮見而稱之謂其外祖薛兼曰此兒神用清審志氣貞立非常童也及長恭孝清約學識有理義毎獨處幽闇之中容止瞻望未嘗傾邪雖侯家豐厚而晷常布衣蔬食躬親壟畝誦詠不廢欣然獨得父母愍其如此欲加優饒而夙興夜寐無暫懈也父母起居嘗饌雖諸兄親饋而晷不離左右富春車道既少動經山川父難于風波毎行乘籃輿晷躬自扶侍所詣之處則于門外樹下藩屏之間隱息初不令主人知之兄嘗篤疾經年晷躬自扶侍藥石甘苦必經心目跋涉山水祈求懇至而聞人之善欣若有得聞人之惡慘若有失見人饑寒並周贍之鄉里贈遺一無所受親故有窮老者數人恒往來告索人多厭慢之而晷見之欣敬逾甚寒則與同衾食則與同器或解衣推被以䘏之時年饑穀貴人有生刈其稻者晷見而避之須去而出既而自刈送與之鄉隣感愧莫復侵犯會稽虞喜隱居海嵎有高世之

風晷欽其德娉喜弟預女爲妻戒女棄華尚素與晷同志時人號爲梁鴻夫婦濟陽江惇少有高操聞晷學行過人自東陽往候之始面便終日譚宴結懽而別司空何充爲楊州檄晷爲主簿司徒蔡謨辟爲掾屬並不就尚書張國明州土之望表薦晷公車特徵會卒時年三十八朝野嗟痛之晷未及大歛有一老父緼袍草履不通姓名徑入撫柩而哭哀聲慷慨感于左右哭止便出容貌甚清眼瞳又方門者告之喪主恠

而追焉直去不顧同郡顧知等百餘人嘆其神貌有異而莫之測也

虞喜

虞喜字仲寧會稽餘姚人光祿潭之族也父察吳征虜將軍喜少立操行博學好古諸葛恢臨郡屈爲功曹察孝廉州舉秀才司徒辟皆不就元帝初鎭江左上疏薦喜懷帝即位公車徵拜博士不就喜邑人賀循爲司空先達貴顯毎詣喜信宿忘歸自云不能測也太寧中與臨海任

旭俱以博士徵不就復下詔曰夫興化致政莫尚乎崇道教明退素也喪亂以來儒雅陵夷毎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臨海任旭會稽虞喜並潔靜其操歳寒不移研精墳典居今行古志操足以勵俗博學足以明道前雖不至其更以博士徵之喜辭疾不赴咸和末詔公卿舉賢良方正直言之士太常華恒舉喜爲賢良會國有軍事不行咸康初内史何充上疏曰臣聞二八舉而四門穆十亂用而天下安徽猷克闡有自來矣方今聖德欽明思恢遐烈旌輿整駕俟賢而動伏見前賢良虞喜天挺貞素高尚邈世束脩立德皓首不倦加以傍綜廣深博聞強識鑽堅研微有弗及之勤處靜味道無風塵之志高枕柴門怡然自足宜使蒲輪紆衡以旌殊操一則翼贊大化二則敦勵薄俗疏奏詔曰尋陽翟湯會稽虞喜並守道清貞不營世務耽學高尚操擬古人往雖徵命而不降屈豈素絲難染而搜引禮簡乎政道須賢宜納諸廊廟其並以散

騎常侍徵之又不起永和初有司奏稱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初毀主内外博議不能決時喜在會稽朝廷遣就喜諮訪焉其見重如此喜專心經傳兼覽讖緯乃著安天論以難渾蓋又釋毛詩略注孝經爲志林三十篇凡所注述數十萬言行于世年七十六卒無子弟豫自爲傳

郭文

郭文字文舉河内軹人也少愛山水尚嘉遁年

十三每遊山林彌旬忘反父母終服畢不娶辭家遊名山歷華陰之崖以觀石室之石函洛陽陷乃步擔入吳興餘杭大辟山中窮谷無人之地倚木于樹苫覆其上而居焉亦無壁障時猛獸爲害入屋害人而文獨宿十餘年卒無患害恒着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區種菽麥採竹葉木實貿鹽以自供人或酬下價者亦即與之後人識文不復賤酬食有餘穀輒恤窮匱人有致遺取其麁者示不逆而已有猛獸殺大鹿鹿于

菴側文以語人人取賣之分錢與文文曰我若須此自當賣之所以相語正以不須故也聞者皆嗟嘆之嘗有猛獸忽張口向文文視其口中有橫骨乃以手探去之猛獸明旦致一鹿于其室前獵者時往寄宿文夜爲擔水而無倦色餘杭令顧颺與葛洪共造之而携與俱歸颺以文山行或須皮衣贈以韋袴褶一具文不納辭歸山中颺追遣使者置衣室中而去文亦無言韋衣乃至爛于戶內竟不服用王導聞其名遣人

迎之文不肯就船車荷擔徒行既至導置之西園園中果木成林又有鳥獸麋鹿因以居文焉于是朝士咸共觀之文頹然踞踑傍若無人溫嶠嘗問文曰人皆有六親相娛先生棄之何樂文曰本行學道不謂遭世亂欲歸無路是以來也又問曰饑而思食壯而思室自然之性先生安獨無情乎文曰情由憶生不憶故無情又問曰先生獨處窮山若疾病遭命則爲烏鳥所食顧不酷乎文曰埋藏者亦爲螻蟻所食復何異

乎又問曰猛獸害人人之所畏而先生獨不畏耶文曰人無害獸之心則獸亦不害人又問曰苟世不寧身不得安今將用先生以濟世若何文曰山草之人安能佐世導嘗衆賓共集絲竹並奏試使呼之文瞻眄不轉跨躡華堂如行林野于時坐者咸有鉤深味遠之言文常稱不達斯語天機鏗宏莫有窺其門者溫嶠嘗稱曰文有賢人之性而有賢人之才柳下梁踦之亞乎永昌中大疫文病亦殆王導遺藥文曰命在天

不在藥也夭壽長短時也居導園七年未嘗出入一旦忽求還山導不聽後逃歸臨安結廬舍于山中臨安令萬寵迎置縣中及蘇峻反破餘杭而臨安獨全人皆異之以爲知機自後不復語但舉手指麾以宣其意病甚求還山欲枕石安尸不令人殯瘞寵不聽不食二十餘日亦不瘦寵問曰先生復可得幾日文三舉手果以十五日終寵瘞之于所居之處而祭哭之葛洪庚闡並爲作傳贊誦其美云

葛洪

葛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祖系吳太鴻臚父悌吳平後入晉爲邵陵太守洪少好學家貧躬自伐薪以貿紙筆夜輒寫書誦習以儒學知名性寡欲無所愛翫不知棊局幾道摴蒱齒名爲人木訥不好榮利閉門却掃未嘗交游于餘杭山見何幼道郭文舉目擊而已各無所言時或尋書問義不遠數千里崎嶇冒涉期于必得遂究覽典籍尤好神仙導養之法從祖玄吳時學

道得仙號曰葛仙公以其煉丹秘術授弟子鄭隱洪就隱學悉得其法焉後以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玄玄亦內學逆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妻洪洪傳玄業兼綜練醫術凡所著撰皆精覈是非而才章富贍太安中石冰作亂吳興太守顧秘爲義軍都督與周玘等起兵討之秘檄洪爲將兵都尉攻冰別率破之遷伏波將軍冰平洪不論功賞徑至洛陽欲搜求異書以廣其學洪見天下已亂欲避地南土乃參廣州刺史

嵇含軍事及含遇害遂停南土多年征鎮檄命一無所就後還鄉里禮辟皆不赴元帝爲丞相辟爲掾以平賊功賜爵關內侯咸和初司徒導召補州主簿轉司徒掾遷諮議參軍干寶深相親友薦洪才堪國史選爲散騎常侍領大著作洪固辭不就以年老欲煉丹以祈遐壽聞交阯出丹求爲句漏令帝以洪資高不許洪曰非欲爲榮以有丹耳帝從之洪遂將子姪俱行至廣州刺史鄧嶽留不聽去洪乃止羅浮山煉丹嶽

表補東宮太守又辭不就嶽乃以洪兄子望爲
記室參軍在山積年優游閑養著述不輟其自
序曰洪體乏進趣之才偶好無爲之業假令奮
翅則能陵厲玄霄騁足則能追風躡影猶欲戢
勁翮于鷦鷯之羣藏逸迹于跛驢之伍豈況大
塊禀我以尋常之短羽造化假我以至駑之蹇
足自卜者審不能者止又豈敢力蒼蠅而慕冲
天之舉策跛鼈而追飛兎之軼飾嫫母之篤陋
求媒陽之美談推沙礫之賤質索千金于和肆

哉夫僬僥之步而企及夸父之蹤近才所以躓
礙也要離之羸而强赴扛鼎之勢秦人所以斷
筋也是以望絶于榮華之途而志安乎窮圮之
域藜藿有八珍之甘蓬蓽有藻梲之樂也故權
貴之家雖咫尺弗從也知道之士雖艱遠必造
也考覽奇書既不少矣率多隱語難可卒解自
非至精不能尋究自非篤勤不能悉見也道士
弘博洽聞者寡而意斷妄說者衆至于時有好
事者欲有所脩爲倉卒不知所從而意之所疑

又無足諮今爲此書粗舉長生之理其至妙者
不能宣之于翰墨盍粗言較畧以示一隅冀悱
憤之徒省之可以思過半矣豈謂闇塞必能窮
微暢遠乎聊論其所先覺者耳世儒徒服膺周
孔莫信神仙之書不但大而笑之又將謗毀眞
正故予所著子言黄白之事名曰内篇其餘駁
難通釋名曰外篇大凡内外一百一十六篇雖
不足藏諸名山且欲緘之金匱以示識者自號
抱朴子因以名書其餘所著碑誄詩賦百卷移

檄章表三十卷神仙良吏隱逸集異等傳各十
卷又抄五經史漢百家之言方技雜事三百一
十卷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洪博
聞深洽江左絶倫著述篇章富于班馬又精辯
玄頤析理入微後忽與嶽疏云當遠行尋師尅
期便發嶽得疏狼狽往别而洪坐至日中兀然
若睡而卒嶽至遂不及見時年八十一視其顔
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甚輕如空衣世以
爲尸解得仙云

龔壯

龔壯字子偉巴西人也潔已自守與鄉人譙秀齊名父叔爲李特所害壯積年不除喪力弱不能復讎及李壽戍漢中與李期有嫌期特孫也壯欲假壽以報乃說壽曰節下若能幷有西土稱藩于晉人必樂從且捨小就大以危易安莫大之策也壽然之遂率衆討期果尅之壽猶襲僞號欲官之壯誓不仕賂遺一無所取會天久雨百姓饑墊壯上書說壽以歸順允天心應人

望永爲國藩福流子孫壽省書内愧秘而不宣乃遣使入胡壯又諫之壽乆不納壯謂百行之本莫大忠孝旣假壽殺期私仇以雪又欲使其歸朝以明臣節壽不從壯遂稱聾又云手不制物終身不復至成都惟研考經典譚思文章至李勢時卒初壯每嘆中夏多經學而巴蜀鄙陋兼遭李氏之難無復學徒乃著邁德論文多不載

董景道

董景道字文博弘農人也少而好學千里追師所在惟晝夜誦讀略不與人交通明春秋三傳京氏易馬氏尚書韓詩皆精究大義三禮之義專遵鄭氏著禮通論非駮諸儒演廣鄭旨永平中知天下將亂隱于商洛山衣木葉食樹果彈琴歌笑以自娛毒蟲猛獸皆繞其旁是以劉元海及聰屢徵皆礙而不達至劉曜時出山廬于渭汭曜徵爲太子少傅散騎常侍並固辭竟以壽終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吳司空宗之曾孫也兄嘉桓溫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絶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曾交游時或弋釣與晝獨歸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于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共謂之曰少孤誰無父母誰有父母聖人制禮令賢者俯就不肖企及若使毀性無嗣更爲不孝也陋感此言然後從吉由是名著海內簡文帝輔

政命爲叅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爲儒宗宜引在府以和爲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當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相王之命非敢爲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于三禮註論語行于世卒以壽終

韓績　劉驎　邴郁

韓績字興齊廣陵人也其先避亂居于吳之嘉興父建仕吳至大鴻臚績少好文學以潛退爲操布衣蔬食不交當世由是東土並宗敬焉司徒王導聞其名辟以爲掾不就咸康末會稽內史孔愉上疏薦之詔以安車束帛徵之尚書令諸葛恢奏績名望猶輕未宜備禮于是召拜博士稱老病不起卒于家于時高密劉驎字長魚城陽邴郁字弘文並有高名驎幼不慕俗長而希古篤學厲行化流邦邑郁魏徵士原之曾孫少有原風勑身謹潔口不妄説耳不妄聽端拱

恂恂舉動有禮咸康中成帝博求異行之士驎郁並被公卿薦舉于是依績及翟湯等例以博士徵之郁辭以疾驎隨使者到京師自陳年老不拜各以壽終

譙秀

譙秀字元彦巴西人也祖周以儒學著稱顯名蜀朝秀少而靜默不交于世知天下將亂預絶人事雖内外宗親不與相見郡察孝廉州舉秀才皆不就及李雄據蜀畧有巴西雄叔父驤驤子壽皆慕秀名具束帛安車徵之皆不應常冠皮弁弊衣躬耕山藪龔壯常歎服焉桓温滅蜀上疏薦之朝廷以秀年在篤老兼道遠故不徵遣使勑所在四時存問尋而范賁蕭敬相繼作亂秀避難宕渠鄉里宗族依憑之者以百數秀年出八十衆人欲代之負擔秀曰人各有老弱當先營護吾氣力猶足自堪豈以垂朽之年累諸君也年九十餘卒

翟湯　子莊　子矯

翟湯字道深尋陽人篤行純素仁讓廉潔不屑世事耕而後食人有餽贈雖釜庾一無所受永嘉末寇害相繼聞湯名德皆不敢犯鄉鄰賴之司徒王導辟不就隱于縣界南山始安太守于寶與湯通家遣船餉之勅吏云翟公廉讓卿致書訖便委船還湯無人反致乃貨易絹物因寄還寶寶本以為惠而更煩之益愧歎焉咸康中征西大將軍庾亮上疏薦之成帝徵為國子博士湯不起建安初安西將軍庾翼北征石季龍

大發僮客以充戎役勅有司特蠲湯所調湯悉推僕使委之鄉吏吏奉旨一無所受湯依所調限放免其僕使令編戶為百姓康帝復以散騎常侍徵湯固辭老疾不至年七十三卒于家

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耕而後食語不及俗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者且夫貪餌吞釣豈我哉時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蓽門歛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年五十六卒子矯亦有高操屢辭辟命矯子法賜孝武帝以散騎郎徵亦不至世有隱行云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辭州郡辟及賢良之舉家于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

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還翻翻遂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敬貴焉與翟湯俱為庾亮所薦公車博士徵不就咸康末乘小船暫歸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彊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彊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

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于水路人有爲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爲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于水路人悵焉乃復沉沒取之翻于是不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也卒于家

辛謐

辛謐字叔重隴西狄道人也父怡幽州刺史世稱冠族謐少有志尚博學善屬文攻草隸書爲

時楷法性恬靜不妄交游召拜太子舍人諸王文學累徵不起永嘉末以謐兼散騎常侍慰撫關中謐以洛陽將敗故應之及長安陷没于劉聰聰拜太中大夫固辭不受又歴石勒季龍之世並不應辟命雖處喪亂之日頽然高邁視榮利蔑如也及冉閔僭號復備禮徵爲太常謐遺閔書曰昔許由辭堯以天下讓之全其清高之節伯夷去國子推逃賞皆顯史牒傳之無窮此往而不反者也然賢人君子雖居廟堂之上無異于山林之中斯窮理盡性之妙豈有識之者耶是故不嬰于禍難者非爲避之但冥心至趣而與吉會耳謐聞物極則變冬夏是也致高則危累棊是也君王功以成矣而久處之非所以顧萬全遠危亡之禍也宜因玆大捷歸身本朝必有許由伯夷之廉享松喬之壽永爲世輔豈不美乎因不食而卒

劉驎之

劉驎之字子驥南陽人光祿大夫耽之族也少

尚質素虛退寡欲不修儀操人莫之知好游山澤志存遯逸嘗採藥至衡山深入忘返見有一澗水水南有二石囷一閉一開水深廣不得過欲還失道遇伐弓人問徑僅得還家或說囷中皆仙靈方藥驎之欲更尋之不復知處也車騎將軍桓沖聞其名請爲長史固辭不受沖嘗到其家驎之于樹條桑使者致命驎之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君沖聞大愧乃造其父父命驎之然後方還拂短褐與沖言話父使驎之於內自持濁

酒蔬菜供賓沖勑人代驎之斟酌丈辭曰若使
從者非野人之意也沖慨然至昏乃退驎之雖冠
冕之族信義著于羣小凡廝伍之家婚娶葬送
躬自造焉居于陽岐在官道之側人物來往投
之驎之躬自供給士君子頗以勞累更憚過焉
凡人致贈一無所受去家百餘里有一孤姥病
將死歎息謂人曰誰當埋我惟有劉長史耳何
由令知驎之先聞有患往候之值其終乃身為
營棺殯送之其仁愛惻隱若此卒以壽終

王羲之

王羲之字逸少司徒導之從子也祖正尚書郎
父曠淮南太守元帝之過江也曠首創其議羲
之幼訥于言人未之奇年十三嘗謁周顗顗察
而異之時重牛心炙坐客未啖顗先割啗羲之
于是始知名及長辯贍以骨鯁稱尤善隷書為
古今之冠論者稱其筆勢以為飄若浮雲矯若
驚龍深為從伯敦導所器重時陳留阮裕有重
名為敦主簿敦嘗謂羲之曰汝是吾家佳子弟
當不減阮主簿裕亦目羲之與王承王悅為王
氏三少時太尉郗鑒使門生求女壻于導導令
就東廂徧觀子弟門生歸謂鑒曰王氏諸少並
佳然聞信至咸自矜持惟一人在東牀坦腹食
獨若不聞鑒曰正此佳壻邪訪之乃羲之也遂
以女妻之起家秘書郎征西將軍庾亮請為參
軍累遷長史亮臨薨上疏稱羲之清貴有鑒裁
遷寧遠將軍江州刺史羲之既少有美譽朝廷
公卿皆愛其才器頻召為侍中吏部尚書皆不

就復授護國將軍又推遷不拜揚州刺史殷浩
素雅重之勸使應命乃遺羲之書曰悠悠者以
足下出處足觀政之隆替如吾等亦謂為然至
如足下出處正與隆替對豈可以一世之存亡
必從足下從容之適幸徐求衆心卿不時起復
可以求美政不若豁然開懷當知萬物之情也
羲之遂報書曰吾素自無廊廟直王丞相時果
欲內吾誓不許之手跡猶存由來尚矣不于足
下參政而方進退自兒娶女嫁便懷尚子平之

志數與親知言之非一日也若蒙驅使關隴巴蜀皆所不辭吾雖無專對之能直謹守時命宣國家威德故當不同于凡使必令遠近咸知朝廷留心于無外此所益殊不同居護軍也漢末使太傅馬日磾慰撫關東若不以吾輕微無所為疑宜及初冬以行吾惟恭以待命羲之既拜護軍又苦求宣城郡不許乃以為右軍將軍會稽內史時殷浩與桓溫不協羲之以國家之安在于內外和因與浩書以誡之浩不從及浩將

北伐羲之以為必敗以書止之言甚切至浩遂行果為姚襄所敗復圖再舉又遺浩書曰知安西敗喪公私悵怛不能須臾去懷以區區江左所營綜如此天下寒心固已久矣而加之敗喪此可熟念往事豈復可追願思弘將來令天下寄命有所自隆中興之業政以道勝寬和為本力爭武功非所當作因循所長以固大業想識其由來也自寇亂以來處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括囊至計而疲竭根本各從所志竟無

一功可論一事可記忠言嘉謀棄而莫用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何能不痛心悲慨也任其事者豈得辭四海之責追咎往事亦何所復及宜更虛己求賢當與有識共之不可復令忠允之言常屈于當權今軍破于外資竭于內保淮之志非復所及莫若還保長江都督將各復舊鎮自長江以外羈縻而已任國鈞者引咎責躬深自貶降以謝百姓更與朝賢思布平正除其煩苛省其賦役與百姓更始庶可以允塞羣望

救倒懸之急使君起于布衣任天下之重尚德之舉未能事事允稱當重統之任而喪敗至此恐闔朝羣賢未有與人分其謗者今亟修德補闕廣延羣賢與之分任尚未知獲濟所期若猶以前事為未工故復求之于分外宇宙雖廣自容何所知言不必用或取怨執政然當情慨所在正自不能不盡懷極言若必親征未達此旨果行者愚智所不解也願復與眾共之復被州符增運千石徵役兼至皆以軍期對之喪氣罔

知所厝自頃年割剝遺黎刑徒竟路殆同秦政惟未加慘夷之刑耳恐勝廣之憂無復日矣又興會稽王牋陳浩不宜北伐并論時事曰古人恥其君不爲堯舜北面之道豈不願尊其所事比隆往代况遇千載一時之運顧智力屈于當年何得不權輕重而處之也今雖有可欣之會內求諸已而所憂乃重于所欣傳云自非聖人外寧必有內憂今外不寧內憂已深古之弘大業者或不謀于衆傾國以濟一時功者亦往往

而有之誠獨運之明足以邁衆暫勞之弊終獲永逸者可也求之于今可得擬議乎夫廟算決勝必宜審諒彼我萬全而後動功就之日便當因其衆而即其實今功未可期而遺黎殲盡萬不餘一且千里饋粮自古爲難况今轉運供繼西輸許洛北入黃河雖秦政之弊未至于此而十室之憂便以交至今運無還期徵求日重以區區吳越經緯天下十分之九不亡何待而不度德量力不弊不已此封內所痛心歎悼而莫

敢吐誠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願殿下更垂三思解所而更張令殷浩荀羨還據合肥廣陵許昌譙郡梁彭城諸軍皆還保淮爲不可勝之基須根立勢舉謀之未晚此實當今策之上者若不行此社稷之憂可計日而待安危之機易于反掌考之虛實著于目前願運獨斷之明定之于一朝也地淺而言深豈不知其未易然古人處閭閻行陣之間尚或干時謀國評裁者不以爲譏况厠大臣末行豈可默而不言哉存亡所

係決在行之不可復持疑後機不定之于此後欲悔之亦無及也殿下德冠宇內以公室輔朝最可直道行之致隆當年而未允物望受殊遇者所以寤寐長嘆實爲殿下惜之國家之慮深矣常恐伍員之憂不獨在昔麋鹿之游將不止林藪而已願殿下暫廢虛遠之懷以救倒懸之急可謂以亡爲存轉禍爲福則宗廟之慶四海有賴矣時東土饑荒羲之輒開倉賑貸然朝廷賦役繁重吳會尤甚羲之每上疏爭之事多見

從又遣尚書僕射謝安書曰頃所陳論毋蒙允納所以令下小得蘇息各安其業若不以此一郡又以蹈東海矣今事之大者未布漕運是也吾意望朝廷可申下定期委之所司勿復催下但當歲終考其殿最長吏尤殿命檻車送詣天臺三縣不舉二千石必免或可左降令在疆塞極難之地又自吾到此從事常有四五兼以臺司及都水御史行臺文符如雨倒錯違背不復可知吾又瞑目循常推前取重者及紀綱輕者

在五曹主者洽事未嘗得十日吏民趨走功費萬計卿方任其重可徐尋所言江左平日揚州一良刺史便足統之況以羣才而更不理正由爲法不一牽制者衆思簡而易從便足以保守成業倉督監耗盜官米動以萬計吾謂誅翦一人其後便斷而時意不同近檢校諸縣無不皆爾餘姚近十萬斛重斂以貪姦吏令國用空乏良可歎也自軍興以來征役及充運死亡叛散不反者衆虛耗至此而補代循常所在凋困莫

知所出上命所差上道多叛則吏及叛者席卷同去又有常制輒令其家及同伍課捕課捕不擒家及同伍尋復亡叛百姓流亡戶口日減其源在此又有百工醫寺死亡絕没家戶空盡差代無所上命不絕事起或十年十五年彈舉獲罪無懈息而無益實事何以堪之謂自今諸死罪原輕者及五歲刑可以充此其減死者可長充兵役五歲者可充醫寺皆令移其家以實都邑都邑既實是政之本又可絕其亡叛不移其

家逃亡之患復如初耳今除罪而充雜役盡移其家小人愚迷或以爲重于殺戮可以絕姦刑名雖輕懲肅實重豈非適時之宜耶羲之雅好服食養性不樂在京師初渡浙江便有終焉之志會稽多佳山水名士多居之謝安未仕時亦居焉孫綽李充許詢支遁等皆以文義冠世並築室東土與羲之同好嘗與同志宴集于會稽山陰之蘭亭羲之自爲之序以申其志曰永和九年歲在癸丑暮春之初會于會稽山陰之蘭

亭修禊事也羣賢畢至少長咸集此地有崇山峻嶺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帶左右引以為流觴曲水列坐其次雖無絲竹管絃之盛一觴一咏亦足以暢叙幽情是日也天朗氣清惠風和暢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所以游目騁懷足以極視聽之娛信可樂也夫人之相與俯仰一世或取諸懷抱悟言一室之内或因寄所托放浪形骸之外雖趣舍萬殊靜躁不同當其欣于所遇暫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

將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隨事遷感慨係之矣向之所欣俛仰之間已為陳迹猶不能不以之興懷況修短隨化終期于盡古人云死生亦大矣豈不痛哉每覽昔人興感之由若合一契未甞不臨文嗟悼不能喻之于懷固知一死生為虚誕齊彭殤為妄作後之視今亦由今之視昔悲夫故列序時人録其所述雖世殊事異所以興懷其致一也後之覽者亦將有感于斯文或以潘岳金谷詩序方其文義之比于石崇聞而甚

喜性愛鵝會稽有孤居姥養一鵝善鳴求市未能得遂攜親友命駕就觀姥聞羲之將至烹以待之羲之歎息彌日又山陰有一道士養好鵝羲之往觀焉意甚悦固求市之道士云為寫道德經當舉羣相贈耳羲之欣然寫畢籠鵝而歸甚以為樂其任率如此甞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為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又甞在蕺山見一老姥持六角竹扇賣之羲之書其扇各為五字姥初有慍色因

謂姥曰但言是王右軍書以求百錢邪姥如其言人競買之他日姥又持扇來羲之笑而不答其書為世所重皆此類也每自稱我書比鍾繇當抗行比張芝草猶當鴈行也曾與人書云張芝臨池學書池水盡黑使人耽之若是未必後之也羲之書初不勝庾翼郗愔及其暮年方妙甞以章草答庾亮而翼深歎伏因與羲之書云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歎妙迹永絶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

還舊觀時驃騎將軍王述少有名譽與羲之齊名而羲之甚輕之由是情好不協述先爲會稽以母喪居郡境羲之代述止一弔遂不重詣述每聞角聲謂羲之當候已輒灑埽而待之如此者累年而羲之竟不顧述深以爲恨及述爲揚州刺史將就徵周行郡界而不顧羲之臨發一別而去先是羲之常謂賓友曰懷祖正當作尚書耳投老可得僕射更求會稽便自邈然及述蒙顯授羲之耻爲之下遣使詣朝廷求分會稽

爲越州行人失辭大爲時賢所笑既而內懷愧歎謂其諸子曰吾不減懷祖而位遇懸邈當由汝等不及坦之故邪述後檢察會稽郡辯其刑政主者疲于簡對羲之深耻之遂稱病去郡于父母墓前自誓曰維永和十一年三月癸卯朔九日辛亥小子羲之敢告二尊之靈羲之不天夙遭閔凶不蒙過庭之訓母兄鞠育得漸庶幾遂因人乏蒙國寵榮進無忠孝之節退違推賢之義每仰詠老氏周任之誡常恐斯亡無日憂及宗祀豈在微身而已是用寤寐永歎若墜深谷止足之分定之于今謹以今月吉辰肆筵設席稽顙歸誠告誓先靈自今之後敢渝此心貪冒苟進是有無尊之心而不子也子而不子天地所不覆載名教所不得容信誓之誠有如皦日羲之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盡山水之游弋釣爲娛又與道士許邁共修服食採藥石不遠千里徧遊東中諸郡窮諸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謝安嘗謂羲之曰中年以來傷于哀

樂與親友別輒作數日惡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須正賴絲竹陶寫恒恐兒輩覺其樂損之趣朝廷以其誓苦亦不復徵之時劉惔爲丹陽令許詢嘗就惔宿牀帷新麗飲食豐甘詢曰若此保全殊勝東山惔曰卿若知吉凶由人吾安得保此羲之在坐曰令巢許遇稷契當無此言二人並有愧色初羲之既優游無事與吏部郎謝萬書曰古之辭世者或被髮徉狂或汚身穢跡可謂艱矣今僕坐而獲免遂其宿心其爲

慶幸豈非天賜違天不祥頃東游還脩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娛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敎養子孫以敦厚退讓或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君謂此何如比當與安石東游山海幷行田視地利頤養閑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讌雖不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爲撫掌之資其爲得意可勝言邪常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世甚欲希風數

子老夫志願盡于此也萬後爲豫州都督又遺萬書誡之曰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毋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已爲美談濟否所由實在積小以致高大君其存之萬不能用果敗年五十九卒贈金紫光祿大夫諸子遵父先旨固讓不受有七子知名者五人

許邁　鮑靚

許邁字叔玄一名映丹陽句容人也家世士族而邁少恬靜不慕仕進未弱冠嘗造郭璞璞爲之筮遇泰之上六爻發璞謂曰君元吉自天宜學升遐之道時南海太守鮑靚隱跡潛遁人莫知之邁乃往候之探其至要父母尚存未忍違親謂餘杭懸霤山近延陵之茅山是洞庭西門潛通五嶽陳安世茅季偉常所游處于是立精舍于懸霤而往來茅嶺之洞室放絶世務以尋仙館朔望時節還家自省而已父母既終乃遣

婦孫氏還家遂攜其同志徧游名山焉初採藥于桐廬縣之桓山餌木涉三年時欲斷穀以此山近人不得專一四面藩之好道之徒欲相見者登樓與語以此爲樂常服氣一氣千餘息永和二年移入臨安西山登巖茹芝眇爾自得有終焉之志乃改名玄字遠遊與婦書告別又著詩十二首論神仙之事焉羲之造之未嘗不彌日忘歸相與爲世外之交玄遺羲之書云自山陰南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

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羲之自爲之傳述靈異之跡甚多不可詳記玄自後莫測所終好道者皆謂之羽化矣

單道開

單道開敦煌人也常衣麤褐或贈以繒服皆不著不畏寒暑晝夜不臥恒服細石子一吞數枚日一服或多或少好山居而山樹諸神見異形試之初無懼色石季龍時從西平來一日行七百里其一沙彌年十四行亦及之至秦州表送

到鄴季龍令佛圖澄與語不能屈也初止鄴城西沙門法綝祠中後徙臨漳昭德寺于房內造重閣高八九尺于上編管爲禪室常坐其中季龍資給甚厚道開皆以施人人或來諮問者道開都不答日服鎮守藥數丸大如梧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自云能療目疾就療者頗驗視其行動狀若有神佛圖澄曰此道士觀國興衰若去者當有大亂及季龍末道開南渡許昌尋而鄴中大亂升平三年至京師後至南海入羅浮山獨處茅茨蕭然物外年百餘歲卒于山舍敕弟子以尸置石穴中弟子乃移入石室陳郡袁宏爲南海太守與弟穎叔及沙門支法防共登羅浮山至石室口見道開形體如生香火瓦器猶存宏曰法師業行殊羣正當如蟬蛻耳乃爲之贊云

索襲

索襲字偉祖敦煌人也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舉孝廉賢良方正皆以疾辭游思于陰陽之

術著天文地理十餘篇多所啓發不與當世交通或獨語獨笑或長嘆涕泣或請問不言張茂時敦煌太守陰澹奇而造焉經日忘反出而嘆曰索先生碩德名儒眞可以諮大義澹欲行鄉射之禮請襲爲三老曰今四表輯寧將行鄉射之禮先生年耆望重道冠一時養老之義實繫賢既樹非梧桐而希鸞鳳降翼器謝曹公而冀蓋公枉駕誠非所謂也然夫子至聖有召赴焉孟軻大德無聘不至蓋欲弘闡大猷敷明道化

故也今之相屈遵道崇教非有爵位意者或可然乎會病卒時年七十九澹素服會葬賵錢二萬澹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目之所好者五色也耳之所欲者五音也而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所棄味無味于恍惚之際兼重玄于衆妙之中宅不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高遠莊生之不願蔑以過也乃謚曰玄居先生

楊軻

楊軻天水人也少好易長而不娶學業精微養徒數百常食麤飲水衣褐縕袍人不堪其憂而軻悠然自得疎賓異客音旨未曾交也雖受業門徒非入室弟子莫得親言欲所論授須旁無雜人授入室弟子令遞相宣授劉曜僭號徵拜太常軻固辭不起曜亦敬而不逼遂隱于隴山曜後爲石勒所擒秦人東徙軻留長安及石季龍嗣僞位備玄纁束帛安車徵之軻以疾辭迫之乃發既見季龍不拜與語不言命舍之于永昌乙第其有司以軻倨傲請從大不敬論季龍不從下書任軻所尚軻在永昌季龍每有饋餼輒口授弟子使爲表謝其文甚美覽者嘆有深致季龍欲觀其真趣乃密令美女夜以動之軻蕭然不顧又使人將其弟子盡行遣魁壯羯士衣甲持刀臨之以兵并竊其所賜衣服而去軻視而不言了無懼色常臥土牀覆以布被倮寢其中下無茵褥潁川荀鋪好奇之士也造而談經瞑目不答鋪發軻被露其形大笑之軻神體

頹然無驚怒之狀于時咸以爲焦先之徒未有能量其淺深也後上疏陳鄉思求還季龍送以安車蒲輪蠲十戶供之自歸秦州仍教授不絕其後秦人西奔涼州軻弟子以牛負之爲戍軍追擒幷爲所害

公孫鳳

公孫鳳字子鸞上谷人也隱于昌黎之九城山谷冬衣單布寢處土牀夏則并食于器停令臭敗然後食之彈琴吟咏陶然自得人咸異之莫

能測也慕容暐以安車徵至鄴及見暐不言不拜衣食舉動如在九城賓客造請少得與言數年病卒

公孫永

公孫永字子陽襄平人也少而好學恬虛隱于平郭南山不娶妻妾非身所墾植則不衣食之咏吟巖間欣然自得年餘九十操尚不虧與公孫鳳俱被慕容暐徵至鄴及見暐不拜王公已下造之皆不與言雖經隆冬盛暑端然自若一

歲餘詐狂暐送之平郭後苻堅又將備禮徵之難其年耆路遠乃遣使者致問未至而永亡堅深悼之諡曰崇虛先生

逸民史卷之八

華亭陳繼儒
新安吳懷讓校

晉下

張忠

張忠字巨和中山人也永嘉之亂隱于泰山恬靜寡欲清虛服氣餐芝餌石脩導養之法冬則縕袍夏則帶索端拱若尸無琴書之適不脩經典勸教但以至道虛無爲宗其居依崇巖幽谷

鑿地爲窟居弟子亦以窟居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受業觀形而退立道壇于窟上每旦朝拜之食用瓦器鑿石爲釜左右居人贈之衣食一無所受好事少年頗或問以水旱之祥忠曰天不言而四時行焉萬物生焉陰陽之事非窮山野叟所能知之其遺諸外物皆此類也年在期頤而視聽無爽苻堅遣使徵之使者至忠沐浴而起謂弟子曰吾餘年無幾不可以逆時主之意浴訖就車及至長

安堅賜以冠衣辭曰年朽髮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從之及見堅謂之曰先生考磐山林研精道素獨善之美有餘兼濟之功未也故遠屈先生將任齊尚父忠曰昔因喪亂避地泰山與鳥獸爲侶以全朝夕之命屬堯舜之世思一奉聖顏年衰志謝不堪展効尚父之况非敢竊擬山棲之性情存巖岫乞還餘齒歸死岱宗堅安車送之行達華山歎曰我東嶽道士沒于西嶽命也奈何行五十里及關而死使者馳驛白

之堅遣黃門郎韋華持節策弔祀以太牢褒賜命服謚曰安道先生

何琦

何琦字萬倫司空充之從兄也祖父龕後將軍父阜淮南內史琦年十四喪父哀毁過禮性沈敏有識度好古博學居于宣城陽穀縣事毋孜孜朝夕色養常患甘鮮不贍乃爲郡主簿察孝廉除郎中以選補宣城涇縣令司徒王導引爲叅軍不就及丁毋憂居喪泣血杖而後起停柩在殯爲鄰火所逼烟焰巳交家乏僮使計無從出乃匍匐撫棺號哭俄而風止火息堂屋一間免燒其精誠所感如此服闋乃慨然嘆曰所以出身仕者非謂有尺寸之能以效智力實利微祿私展供養一日勢然無復恃怙豈可復以朽鈍之質塵黷清朝哉于是養志衡門不交人事耽翫典籍以琴書自娛不營產業節儉寡欲豐約與鄉鄰共之鄉里遭亂姊沒人家琦惟有一婢便爲購贖然不爲小謙凡有贈遺亦不苟讓

但于巳有餘輒復隨而散之任心而行率意而動不占卜無所事司空陸玩太尉桓溫並辟命皆不就詔徵博士又不起簡文帝時爲撫軍欽其名行召爲參軍固辭以疾公車再徵通直散騎侍郎散騎常侍不行由是君子仰德莫能屈也桓溫常登琦縣界山嘆曰此山南有人焉何公眞止足者也琦善養性老而不衰布褐蔬食恒以述作爲事著三國評論凡所撰錄百許篇皆行于世年八十二卒

吳逵

吳逵吳興人也經荒饑疾病合門死者十有三人逵時亦病篤其喪皆鄰里以葦廗裹而埋之逵夫妻既存家極貧窘冬無衣被晝則傭賃夜燒塼甓晝夜在山未嘗休止遇毒蟲猛獸輙爲之下道朞年成七墓十三棺時有賻贈一無所受太守張崇義之以羔鴈之禮禮焉

瞿硎先生

瞿硎先生者不得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和

末常居宣城郡界文脊山中山有瞿硎因以爲名焉大司馬桓溫嘗往造之既至見先生被鹿裘坐于石室神無忤色溫及僚佐數十人皆莫測之乃命伏滔爲之贊銘竟卒于山中

石垣

石垣字洪孫自云北海劇人居無定所不娶妻妾不營產業食不求美衣必麤弊或有遺其衣服受而施人人有喪葬輙杖策弔之路無遠近時有寒暑必在其中或同日共時咸皆見焉又能闇中取物如晝無差姚萇之亂莫知所終

宋纖

宋纖字令艾敦煌效穀人也少有遠操沈靖不與世交隱居于酒泉南山明究經緯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惟與隂顒齊好友善張祚時太守楊宣畫其像于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高尚之士也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高樓重門距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

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吾而今而後知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于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纖注論語及爲詩頌數萬言年八十篤學不倦張祚後遣使者張興備禮徵爲太子友興逼喻甚切纖喟然歎曰德非莊生才非干木何敢稽停明命遂隨興至姑臧祚遣其太子太和以執友禮造之纖稱疾不見贈遺一皆不受尋遷太子太傅頃之上疏曰臣學

生方外心慕太古生不喜存死不悲沒素有遺屬屬諸知識在山投山臨水投水處澤露形在人親土聲聞書疏勿告我家今當命終乞如素願遂不食而卒時年八十二謚曰玄虛先生

郭荷

郭荷字承休略陽人也六世祖整漢安順之世公府八辟五徵皆不就自整及荷世以經學致位荷明究羣籍特善史書不應州郡之命張祚遣使者以安車束帛徵爲博士祭酒使者迫而

致之及至署太子友荷上疏乞還祚許之遣以安車蒲輪送還張掖東山年八十四卒謚曰玄德先生

郭瑀

郭瑀字元瑜敦煌人也少有超俗之操東游張掖師事郭荷盡傳其業精通經義雅辨談論多才藝善屬文荷卒瑀以爲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重蓋聖人謙也遂服斬衰廬墓三年禮畢隱于臨松薤谷鑿石窟而居

服栢實以輕身作春秋墨說孝經錯緯弟子著録千餘人張天錫遣使者孟公明持節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懷眞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者乎孤忝承時運負荷大業思與賢明同贊帝道昔傳說龍翔殷朝尚父鷹揚周室孔聖車不停軌墨子駕不俟旦皆以黔首之禍不可以不救君不獨立道由人弘故也況今九服分爲狄場二都盡爲戎穴天子僻陋江

東名教淪于左衽創毒之甚開闢未聞先生懷濟世之才坐觀而不救其於仁智孤竊惑焉故遣使者虛左授綏鶴企先生乃眷下國公明至山瑀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絶迹公明拘其門人瑀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隱居行義害及門人乃出而就徵及至姑臧値天錫母卒瑀括髮入弔三踊而出還于南山及天錫滅符堅又以安車徵瑀定禮儀會父喪而止太守辛章遣書生三百人就受業焉

及符氏之末畧陽王穆起兵酒泉以應張大豫遣使招瑀瑀歎曰臨河救溺不卜命之短長脉病三年不豫絕其飡饋魯連在趙義不結舌況人將左衽而不救之乃與敦煌索嘏起兵五千運粟三萬石東應王穆穆以瑀爲太府左長史軍師將軍雖居元佐而口詠黃老冀功成世定追伯成之蹤穆惑於讒間西伐索嘏瑀諫曰昔漢定天下然後誅功臣今事業未建而誅之立見麋鹿遊于此庭矣穆不從瑀出城大哭舉手

謝城曰吾不復見汝矣還而引被覆面不與人言不食七日輿疾而歸旦夕祈死夜夢乘青龍上天至屋而止寤而歎曰龍飛在天今止于屋屋之爲字尸下至也龍飛至尸吾其死也古之君子不卒內寢況吾正士乎遂還酒泉南山赤厓閣飲氣而卒

祁嘉

祁嘉字孔賓酒泉人也少清貧好學年二十餘夜忽窻中有聲呼曰祁孔賓祁孔賓隱去來隱去來脩飾人世甚苦不可諸所得未毛銖所喪如山崖旦而逃去西至敦煌依學官誦書貧無衣食爲書生都養以自給遂博通經傳精究大義西游海渚教授門生百餘人張重華徵爲儒林祭酒性和裕教訓不倦依孝經作二九神經在朝卿士郡縣守令彭和正等受業獨拜牀下者二千餘人天錫謂爲先生而不名之竟以壽終

謝敷

謝敷字慶緒會稽人也性澄靖寡慾入太平山十餘年鎮軍郗愔召爲主簿臺徵博士皆不就初月犯少微少微一名處士星占者以隱士當之譙國戴逵有美才人或憂之俄而敷死故會稽人士以嘲吳人云吳中高士便是求死不死

范宣

范宣字宣子陳留人也年十歲能誦詩書嘗以刀傷手捧手改容人問痛耶答曰不足爲痛但

受全之體而致毀傷不可處耳家人以其年幼
而異焉少尚隱遁加以好學手不釋卷以夜繼
日遂博綜衆書尤善三禮家至貧儉躬耕供養
親沒負土成墳廬于墓側太尉郄鑒命為主簿
詔徵太學博士散騎郎並不就家于豫章太守
殷羡見宣茅茨不完欲為改宅宣固辭之庾爰
之以宣素貧加年荒疾疫厚餉給之宣又不受
爰之問宣曰君博學通綜何以太儒宣曰漢興
貴經術至于石渠之論實以儒為弊正始以來

世尚老莊逮晉之初競以裸裎為高僕誠太儒
然立不與易宣言談未嘗及老莊客有問人生
與憂俱生不知此語何出宣云出莊子至樂篇
客曰君言不讀老莊何由識此宣笑曰小時嘗
一覽時人莫之測也宣雖閑居屢空常以讀書
為業譙國戴逵等聞風宗仰自遠而至諷誦之
聲有若齊魯太元中順陽范甯為豫章太守甯
亦儒博通綜在郡立鄉校教授恒數百人由是
江州人士並好經學化二范之風也年五十四

卒著禮易論難皆行于世子輯歷郡守國子博
士大將軍從事中郎自免歸亦以講授為事義
熙中連徵不至

戴逵 子勃

戴逵字安道譙國人也少博學好談論善屬文
能鼓琴工書畫其餘巧藝靡不畢綜總角時以
鷄卵汁溲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為文而自鐫之
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嘆性不樂當世常以琴
書自娛師事術士范宣于豫章宣異之以兄女
妻焉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

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伶人晞怒乃
更引其兄述述聞命欣然擁琴而往逵後徙居
會稽之剡縣性高潔常以禮度自處深以放達
為非道乃著論曰夫親沒而採藥不反者不仁
之子也君危而屢出近關者苟免之臣也而古
之人未始以彼害名教之體者何達其旨故也
達其旨故不惑其迹若元康之人可謂好遯迹
而不求其本故有捐本狥末之弊舍實逐聲之

行是猶美西施而學其顰眉慕有德而折其角巾所以爲慕者非其所以爲美徒貴貌似而已矣夫紫之亂朱以其似朱也故鄉原似中和所以亂德放者似達所以亂道然竹林之爲放有疾而爲顰者也元康之爲放無德而折巾者也可無察乎且儒家尚譽者本以興賢也旣失其本則有色取之行懷情喪眞以容貌相欺其弊必至于末僞道家去名者欲以篤實也苟失其本又有越檢之行情禮俱虧則仰詠兼忘其弊

必至于本薄夫僞薄者非二本之失而爲弊者必託二本以自通天道有常經而弊無常情是以六經有失王政有弊苟乖其本固聖賢所無柰何也嗟夫行道之人自非性足體備闇蹈而當者亦曷能不棲情古烈擬規前脩苟迷擬之然後動議之然後言固當先辨其趣舍之極求其用心之本識其枉尺直尋之旨採其被褐懷玉之由若斯塗雖殊而其歸可觀也跡雖亂而其契不乖也不然則流遯忘反爲風波之行自驅以物自誑以僞外眩囂華內喪道實以矜尚奪其眞主以塵垢翳其天正貽笑千載可不愼歟孝武帝時以散騎常侍國子博士累徵辭父疾不就郡縣敦逼不已乃逃于吳吳國內史王珣有別館在武丘山逵潛詣之與珣遊處積旬會稽內史謝玄慮逵遠遁不反乃上疏曰伏見譙國戴逵希心俗表不嬰世務棲遲衡門與琴書爲友雖策命屢加幽操不回超然絕跡自求其志且垂耳順常抱羸疾時或失適轉至委篤

今王命未回將離風霜之患陛下旣已愛而器之亦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其召命疏奏帝許之逵復還剡後王珣爲尚書僕射上疏復請徵爲國子祭酒加散騎常侍徵之復不至太元二十年皇太子始出東宮太子太傅會稽王道子少傅王雅詹事王珣又上疏曰逵執操貞厲含味獨游年在耆老淸風彌劭東宮虛德式延事外宜加旌命以參僚侍逵旣重幽居之操必以難進爲美宜下所在備禮發遣會病卒長子勃

有父風義熙初以散騎侍郎徵不起尋卒

龔玄之　弟子元嘉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也父登歷長沙相散騎常侍玄之好學潛默安于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縶維之咏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絜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戢賢于懷抱哉思挹雅言希誠諷議可並以為

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指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常以稽側席之望郡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尋卒時年五十八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尚不仕舉秀才及州辟召並稱疾不就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遂不起卒于家

陶淡

陶淡字處靜太尉侃之孫也父夏以無行被廢淡幼孤好導養之術謂仙道可祈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不婚娶家累千金僮客百數淡終日端拱曾不營問頗好讀易善卜筮于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州舉秀才淡聞遂轉逃羅縣埤山中終身不返莫知所終

陶潛

陶潛字元亮大司馬侃之曾孫也祖茂武昌太守潛少懷高尚博學善屬文穎脫不羈任眞自得為鄉鄰之所貴嘗著五柳先生傳以自況曰

先生不知何許人不詳姓字宅邊有五柳樹因以為號焉閑靜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欣然忘食性嗜酒而家貧不能恒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招之造飲必盡期在必醉旣醉而退曾不吝情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著文章自娛頗示已志忘懷得失以此自終其自序如此時人謂之實錄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資遂抱羸

疾復為鎮軍建威參軍謂親朋曰聊欲弦歌以為三徑之資可乎執事者聞之以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于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秔乃使一頃五十畆種秫五十畆種秔素簡貴不私事上官郡遣督郵至縣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　拳拳事鄉里小人邪義熙二年解印去縣乃賦歸去來其辭曰歸去來兮田園將蕪胡不歸既自以心為形役奚惆悵而獨悲悟已往之不諫知

來者之可追實迷塗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舟搖搖以輕颺風飄飄而吹衣問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希微乃瞻衡宇載欣載奔僮僕來迎稚子候門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攜幼入室有酒盈罇引壺觴以自酌眄庭柯以怡顏倚南牕以寄傲審容膝之易安園日涉而成趣門雖設而常關策扶老而流憩時矯首而遐觀雲無心而出岫鳥倦飛而知還景翳翳其將入撫孤松而盤桓歸去來兮請息交以絕游世與我而相遺復駕言兮焉求悅親戚之情話樂琴書以消憂農人告余以春將有事乎西疇或命巾車或棹孤舟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丘木欣欣以向榮泉涓涓而始流善萬物之得時感吾生之行休已矣乎寓形宇內復幾時曷不委心任去留胡為乎遑遑欲何之富貴非吾願帝鄉不可期懷良晨以孤往或植杖而耘耔登東皐以舒嘯臨清流而賦詩聊乘化以歸盡樂夫天命復奚疑頃之徵著作郎不就既絕州郡覲謁其鄉親

張野及周旋人羊松齡龐遵等或有酒要之或要之共至酒坐雖不識主人亦欣然無忤酣醉便反未嘗有所造詣所之唯至田舍及廬山游觀而已刺史王弘以元熙中臨州甚欽遲之後自造焉潛稱疾不見既而語人云我性不狎世因疾守閑幸非絜志慕聲豈敢以王公紆軫為榮耶夫謬以不為賢此劉公幹所以招謗君子其罪不細也弘每令人候之密知當往廬山乃遣其故人龐通之等齎酒先于半道要之潛既

遇酒便引酌野亭欣然忘進弘乃出與相聞遨歡宴窮日潛無履弘顧左右爲之造履左右請履度潛便于坐申脚令度焉弘要之還州問其所乘答云素有脚疾向乘藍輿亦足自反乃令一門生二兒共輿之至州而言笑賞適不覺有羡于華軒也弘後欲見輒於林澤間候之至于酒米乏絕亦時相贍其親朋好事或載酒殽而往潛亦無所辭焉每一醉則大適融然又不營生業家務悉委之兒僕未嘗有喜慍之色惟遇

酒則飲時或無酒亦雅詠不輟嘗言夏月虛閑高臥北牕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朋酒之會則撫而和之曰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以宋元嘉中卒時年六十三所有文集並行于世

逸民史卷之八　終

逸民史卷之九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南宋

周續之

周續之字道祖鴈門廣武人也其先過江居豫章建昌縣續之八歲喪母哀戚過於成人奉兄如事父豫章太守范甯於郡立學招集生徒遠方至者甚衆續之年十二詣甯受業居學數年

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名冠同門稱爲顏子旣而閑居讀老易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時彭城劉遺民遁迹廬山陶淵明亦不應徵命謂之潯陽三隱劉毅鎮姑熟命爲撫軍參軍徵太學博士並不就江州刺史每相招請續之不尚峻節頗從之游常以嵇康高士傳得出處之美因爲之注武帝北討世子居守迎續之館於安樂寺延入講禮月餘復還山江州刺史劉柳薦之武帝俄辟太尉掾不就武帝北伐還鎮彭城遣使

迎之禮賜甚厚每曰眞高士也尋復南還武帝
踐祚復召之上爲開館東郭外招集生徒乘輿
降幸并見諸生問續之禮記慠不可長與我九
齡射於矍圃之義辯析精與稱爲名通續之素
患風痺不復堪講乃移病鍾山景平元年卒通
毛詩六義及禮論注公羊傳於世無子兄子景
遠有續之風

王弘之

王弘之字方平琅琊臨沂人宣訓衛尉鎮之弟

也少孤貧爲外祖徵士何准所撫育從叔獻之
及太原王恭並貴重之晉安帝隆安中爲琅琊
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
爲烏程令尋以病歸桓玄輔晉桓謙以爲衛軍
參軍時琅琊殷仲文還姑孰祖送傾朝謙要弘
之同行答曰凡祖離送別必在有情下官與殷
風馬不接無緣扈從謙貴其言每隨兄鎮之之
安成郡弘之解職同行荆州刺史桓偉請爲南
蠻長史義熙初何無忌又請爲右軍司馬高祖
命爲徐州治中從事史除員外散騎常侍並不
就家在會稽上虞從兄敬弘爲吏部尚書奏曰
聖明司典載德惟新垂鑑仄微表揚隱介默語
仰風荒遐傾首前員外散騎常侍琅琊王弘之
恬漠丘園放心居逸前衛將軍參軍武昌郭希
林素履純絜嗣徽前武並擊壤聖朝未蒙表飾
宜加旌聘賁于丘園以彰止遜之美以祛動求
之累臣愚謂弘之可太子庶子希林可著作郎
卽徵弘之爲庶子不就太祖卽位敬弘爲左僕

射又陳弘之高行表于初筮苦節彰於暮年今
內外晏然當脩太平之化宜招空谷以敦冲退
之美元嘉四年徵爲通直散騎常侍又不就敬
弘嘗解貂裘與之卽着以采藥性好釣上虞江
有一處名三石頭弘之常垂綸於此經過者不
識之或問漁師得魚賣不弘之曰亦自不得得
亦不賣日夕載魚入上虞郭經親故門各以一
兩頭置門內而去始寧汰川有佳山水弘之又
依巖築室謝靈運顏延之並相欽重靈運與廬

陵王義眞牋曰會境旣豐山水是以江左嘉遁並多居之但季世慕榮幽棲者寡或復才爲時求弗獲從志至若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淳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纂成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旣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殿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眞可謂千載盛美也弘之四年卒時年六十三顏延之欲爲作誄書與弘之子曇生曰君家高世之

節有識歸重豫染豪翰所應載述况僕託慕末風竊以叙德爲事但恨短筆不足書美誄竟不就曇生好文義以謙和見稱歷顯位吏部尚書太常卿大明末爲吳興太守太宗初四方同逆戰敗奔會稽歸降被宥終于中散大夫

孔淳之

孔淳之字彥深魯人也祖惔尚書祠部郎父粲秘書監徵不就淳之少有高尚愛好墳籍爲太原王恭所稱居會稽剡縣性好山水每有所游必窮其幽峻或旬日忘歸嘗游山遇沙門釋法崇因留共止遂停三載法崇歎曰緬想人外三十年矣今乃傾蓋于茲不覺老之將至也及淳之還乃不告以姓除著作佐郎太尉參軍並不就居喪至孝廬於墓側服闋與徵士戴顒王弘之及王敬弘等共爲人外之遊又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其如此答曰固亦農夫田父之禮也會稽太守謝方明

苦要之不能致使謂曰苟不入吾郡何爲入吾郭淳之笑曰潛游者不識其水巢棲者非辯其林飛沈所至何問其主終不肯往茅室蓬戶庭草蕪徑唯牀上有數帙書元嘉初復徵爲散騎侍郎乃逃於上虞縣界家人莫知所在弟默之爲廣州刺史出都與别司徒王弘要淳之集冶城卽日命駕東歸遂不顧也元嘉七年卒默之儒學注穀梁春秋默之子熙先事在范曄傳

翟法賜

翟法賜尋陽柴桑人也曾祖湯祖莊父矯並高尚不仕逃避辟徵法賜少守家業立室廬山頂喪親後便不復還家不食五穀以獸皮及結草爲衣雖鄉親中表莫得見焉徵辟一無所就後家人至石室尋求因復遠徙違避徵聘迥跡幽深卒於巖石間

宗少文

宗少文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宜都太守父繇之湘鄉令毋同郡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少

文善居喪爲鄉閭所稱宋武帝既誅劉毅領荊州問毅府諮議參軍申永曰今日何施而可永曰除其宿釁倍其惠澤貫叙門次顯擢才能如此而已武帝納之乃辟少文爲主簿不起問其故荅曰栖丘飲谷三十餘年武帝善其對而止少文妙善琴書圖畫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入廬山就釋惠遠考尋文義兄臧爲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於江陵三湖立宅閒居無事武帝召爲太尉行參軍驃騎道憐命爲記室參軍並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自贍頗營稼穡人有餉遺並受之武帝勑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後弟子從祿乃悉不復受武帝下書辟召少文與鴈門周續之並爲太尉掾皆不起宋受禪及元嘉中頻徵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少文恊趣羅氏沒少文哀之過甚既乃悲情頓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爲荊

州親至其室與之歡宴命爲諮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荊巫南登衡岳因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遍睹唯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于室謂之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少文傳焉文帝遣樂師楊觀就受之少文孫測亦有祖風

宗測

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家居江陵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爲美談余竊有惑誠不能潜感地金冥致江鯉但當用天之道分地之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齊驃騎豫章王嶷徵爲參軍不起測答府云何爲謬傷海鳥横斤山木毋喪身負土植松栢嶷復遣書請之辟爲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壑眷戀松雲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

鳥慕哉永明三年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少文所作尚子平圖於壁上測長子賓宦在都知父此旨便求祿還爲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寅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齎老子莊子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視遂往廬山止祖少文舊宅魚復侯子響爲江州厚遣贈遺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朮度形而衣薜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横施子響命駕造之測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探微畫其形與己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輕以自方耳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筍席頃之測送弟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同志庾易劉虬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荆州刺史隨王子隆至遣别駕宗忻口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爲司徒主簿不就卒測善圖畫自圖

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畫永業佛影臺皆爲妙作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士傳三卷游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敬之亦好山澤徵辟一無所就以壽終

宗彧之

彧之字叔粲少文從父弟也早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少文而眞澹過之徵辟一無所就宋元嘉初大使陸子眞觀採風俗三詣彧之每辭疾不見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

長隴畝何以枉軒冕之客子眞還表薦之又不就徵卒於家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召一無所就卒子蒙亦隱居不仕

龔祈

龔祈字盎道武陵漢壽人也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之仙人也自少及長徵辟

一無所就時或賦詩而言不及世事卒年四十二

戴顒

戴顒字仲若譙郡銍人也父逵兄勃並隱遯有高名顒十六遭父憂幾於毀滅因此長抱羸患以父不仕復修其業父善琴書顒並傳之凡諸音律皆能揮手會稽剡縣多名山故世居剡下顒及兄勃並受琴於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造新弄勃制五部顒制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並傳于世中書令王綏嘗攜客造之勃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不答綏恨而去桐廬縣又多名山兄弟復共游之因留居止勃疾患醫藥不給顒謂勃曰顒隨兄得閑非有心于語默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可干祿以自濟耳乃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乃止桐廬僻遠難以養疾乃出居吳下吳下士人共爲築室聚石引水植林開澗少時繁密有若自然乃述莊周大旨著逍遙論禮記中庸篇三吳將

守及郡內衣冠要其同游野澤堪行便去不爲矯介衆論以此多之宋國初建元嘉中徵並不就衡陽王義季鎭京口長史張邵與顒姻通迎來止黃鵠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甚美顒憩於此澗義眞亟從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爲義季鼓琴並新聲變曲其三調遊弦廣陵止息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欲見之常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正聲伎一部顒合何嘗白鵠二聲以

爲一調號爲淸曠自漢世始有佛像形制未工逵特善其事顒亦參焉宋世子鑄丈六金銅像於瓦官寺旣成而恨瘦工人不能改乃迎顒看之顒曰非面瘦乃臂胛肥耳及減臂胛瘦患即除無不歎服十八年卒無子景陽山成顒已亡矣上歎曰恨不得使戴顒觀之

阮萬齡

阮萬齡陳留尉氏人也祖思曠左光祿大夫父寧黃門侍郎萬齡少知名自通直郎爲孟昶建

威長史時袁豹江夷相係爲昶司馬時人謂昶府有三素望萬齡家在會稽剡縣頗有素情永初末自侍中解職東歸徵爲秘書監加給事中不就尋除左氏尚書復起應命遷太常出爲湘州刺史在州無政績還爲東陽太守又被免復爲散騎常侍金紫光祿大夫元嘉二十五年卒時年七十二

劉凝之

劉凝之字隱安小名長生南郡 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爲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行辟召一無所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遣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居儉苦夫妻共乘蒲笨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爲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又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已敗令家中覓新者償君此人後田中得所失者送還不肯復取臨川王義慶衡陽

王義季鎭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曰頓首稱僕不爲百姓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光亦抗禮於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顒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荊州年飢義季慮凝之餓斃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飢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領絕人迹爲小屋居之採藥服食妻子皆從其志卒年五十九

雷次宗

雷次宗字仲倫豫章南昌人也少入廬山事沙門釋慧遠篤志好學尤明三禮毛詩隱退不受徵辟宋元嘉十五年徵至都開館於鷄籠山聚徒教授置生百餘人會稽朱膺之潁川庾蔚之並以儒學總監諸生時國子學未立上留意藝文使丹陽尹何尚之立玄學太子率更令何承天立史學司徒參軍謝元立文學凡四學並建車駕數至次宗館資給甚厚久之還廬山公卿

以下並設祖道後又徵詣都爲築室於鍾山西巖下謂之招隱館使爲皇太子諸王講喪服經次宗不入公門乃使自華林東門入延賢堂就業二十五年卒于鍾山子肅之頗傳其業

龔穎

龔穎遂寧人也少好學益州刺史毛璩辟爲勸學從事璩爲譙縱所殺故佐吏並逃亡穎號哭奔赴殯送以禮縱後設宴延穎不獲已而至樂奏穎流涕起曰北面事人亡不能死何忍聞舉樂蹈跡逆亂乎縱大將譙道福引出將斬之道福母即穎姑跣出救之故得免縱旣僭號備禮徵又不至乃收穎付獄脅以兵刃執志彌堅終無回改至于蜀平遂不屈節其後刺史至輒加辟引歷府參軍州別駕從事史太祖元嘉二十四年刺史陸徽上表曰臣聞運纏明夷則堅貞之節顯時屬棟撓則獨立之操彰昔之元興皇綱弛紊譙縱乘釁肆虐巴庸害殺前益州刺史毛璩竊據蜀土涪岷士庶怵迫受職璩故吏龔

穎獨秉身貞白抗志不撓殯送舊君哀敬盡禮全操九載不染僞朝縱雖殘凶猶重義槩遂延以旌命刼以兵威穎忠誠奮發詞色方壯雖桎梏在身踐危愈信其節白刃臨頸見死不更其守若王蠋之抗辭燕軍周苛之肆詈楚王方之于穎蔑以加焉誠當今之忠壯振古之遺烈而名未登于王府爵猶齒于鄉曹斯寔邊氓遠士所爲於邑臣過叨恩私宜風萬里志存砥竭有懷必聞故率愚懇舉其所知追懼紕妄伏增

螻臯頡遂不被朝命終于家

沈道虔

沈道虔吳興武康人也少仁愛好老易居縣北石山下孫恩亂後飢荒縣令庾肅之迎出縣南廢頭里爲立宅臨溪有山水之玩時復還石山精廬與諸孤兄子共釜庾之資困不改節受琴于戴逵王敬弘深貴重之州郡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人竊其菜者外還見之乃自逃隱待竊去後乃出人又拔其屋後大筍令人止之曰惜

此筍欲令成林更有佳者相與乃令人買大筍送與之盜者慙不取道虔使置其門內而還常以捃拾自資同捃者或爭穗道虔諫之不止悉以其所得與之爭者愧恧後每事輒云勿令居士知冬月無複衣戴顒迎之爲作衣服并與錢一萬及還分身上衣及錢悉供諸兄弟子無衣者鄉里少年相率受學道虔常無食以立學徒武康令孔欣之厚相資給受業者咸得有成宋文帝聞之遣使存問賜錢三萬米壹百斛悉供孤兄子嫁娶徵員外散騎侍郎不就累世事佛推父祖舊宅爲寺至四月八日每請像請像之日輒舉家感慟焉道虔年老菜食恒無經日之資而琴書爲樂孜孜不倦文帝勑郡縣使隨時資給卒子慧鋒脩父業不就州辟

孫法宗

孫法宗吳興人也父遇亂被害尸骸不收母兄並餓死法宗年小流迸至年十六方得還單身勤苦霜行草宿營辦棺槨造立冢墓葬送母兄

儉而有禮以父喪不測于部境之內尋求枯骨刺血以灌之如此者十餘年不獲乃縗絰終身不娶饋遺無所受世祖初揚州辟爲文學從事不就

朱百年

朱百年會稽山陰人也祖凱之晉左衞將軍父濤揚州主簿百年少有高情親亡服闋攜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採箬爲業以樵箬置道頭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人稍怪之積久

方知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所堪多少留錢取蕪箸而去或遇寒雪蕪箸不售無以自資輒自榜船送妻還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言玄理時爲詩詠往往有高勝之言隱迹避人唯與同縣孔顗友善顗亦嗜酒相得輒酣對盡歡百年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亡衣並無絮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顗宿衣悉裌布飲酒醉眠顗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顗曰

縣定奇溫因流涕悲慟顗亦爲之傷感除太子舍人不就顏峻爲東陽州發教餉百年穀五百斛不受時山陰又有寒人姚吟亦有高趣爲衣冠所重竣餉吟米二百斛吟亦辭之百年卒山中蔡興宗爲會稽太守餉百年妻米百斛妻遣婢詣郡門奉辭固讓時人美之以比梁鴻妻

許昭先

許昭先義興人也叔父肇之坐事繫獄七年不判子姪二十許人昭先家最貧薄專獨料訴無日在家餉饋肇之莫非珍新家産既盡賣宅以充之肇之諸子倦怠昭先無有懈息如是七載尚書沈演之嘉其操行肇之事由此得釋昭先舅夫妻並疫病死亡家貧無以送昭先賣衣物以營殯葬舅子三人並幼贍護皆得成長昭先父母皆老病家無僮役竭力致養甘旨必從宗黨嘉其孝行雍州刺史劉眞道板爲征虜參軍昭先以親老不就本邑補主簿昭先以叔未仕又固辭元嘉初西陽董陽五世同財爲鄉邑所

美會稽姚吟事親至孝孝建初揚州辟文學從事不就

王素　劉睦之　州詔

王素字休業琅琊臨沂人也高祖翹之晉光祿大夫素少有志行家貧母老初爲廬陵國侍郎母憂去職服闋廬陵王紹爲江州親舊勸素脩完舊居素不荅乃輕身往東陽隱居不仕頗營田園之資得以自立愛好文義不以人俗累懷世祖即位欲搜揚隱退下詔曰濟世成務咸達

隱微執俗與讓必表淸節朕昧旦求善思惇薄風瑯琊王素會稽朱百年並廉約貞遠與物無競自足皐畝志在不移宜加褒引以光難進並可太子舍人大明中太宰江夏王義恭開府辟召辟素爲倉曹屬太宗泰始六年又召爲太子中舍人並不就素既累被徵辟聲譽甚高山中有蚿虫聲淸長聽之使人不厭而其形甚醜素乃爲蚿賦以自況七年卒時五十四時又有朱平劉睦之汝南州韶吳郡褚伯玉亦隱身求志

睦之居交州除武平太守不拜韶字伯和黃門侍郎文孫也築室湖孰之方山徵員外散騎侍郎征北行參軍不起伯玉居剡縣瀑布山三十餘載揚州辟議曹從事不就

史臣曰夫獨往之人皆稟偏介之性不能摧志屈道借譽期通若使値見信之主逢時來之運豈其放情江海取逸丘樊蓋不得已而然故也且巖壑閑遠水石淸華雖復崇門八襲高城萬雉莫不蓄壤開泉髣髴林澤故知松山桂渚非止素玩碧澗淸潭翻成麗矚挂冠東都夫何難之有

郭世道　子原平

郭世道會稽永興人也生而失母父更娶世道事父及後母孝道淳備年十四又喪父居喪過禮殆不勝喪家貧無產業傭力以養繼母婦生一男夫妻共議曰勤身供養力猶不足若養此兒則所費者大乃垂泣瘞之母亡負土成墳親戚或共賻助微有所受葬畢傭賃倍還先直服

除後哀戚思慕終身如喪者以爲追遠之思無時去心故未嘗釋衣帽仁厚之風行于鄉黨鄰村小大莫有呼其名者嘗與人共于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請其伴求以此錢追還本主伴大笑不答世道以己錢充數送還之錢主驚歎以半直與世道世道委之而去元嘉四年遣大使巡行天下散騎常侍袁愉表其淳行太祖嘉之敕郡牓表閭門蠲其稅調改所居獨楓里爲孝行焉太守孟顗察孝廉

不就子原平字長泰又禀至行養親必已力性
門木功傭賃以給供養性謙虛每爲人作匠取
散夫價主人設食原平自以家貧父母不辦有
肴味惟食鹽飯而已若家或無食則虛中竟日
義不獨飽要須日暮作畢受直歸家于里中買
糴然後舉爨父抱篤疾彌年原平衣不解帶口
不嘗鹽菜者跨積寒暑又未嘗睡臥父亡哭踊
慟絕數日方甦以爲奉終之義情禮所畢營壙
凶功不欲假人本雖智巧而不解作墓乃訪邑

中有營墓者助人運力經時展勤久乃閑練又
自賣十夫以供衆費窀穸之事儉而當禮性無
術學因心自然蹉畢詣所買主執役無懈與諸
奴分務每讓逸取勞主人不忍使每遣之原平
服勤未曾暫替所餘私夫傭賃養母有餘聚以
自贖本性智巧既學構冢尤善其事每至吉歲
求者盈門原平所赴必自貧始既取賤價又以
夫日助之父喪既終自起兩間小屋以爲祠堂
每至節歲烝嘗于此數日中哀思絕飲粥父服

除後不復食魚肉于母前示有所噉在私室未
曾妄嘗自此迄終三十餘載高陽許瑤之居在
永興罷建安郡丞還家以綿一斤遺原平原平
不受送而復反者前後數十瑤之乃自往曰今
歲過寒而建安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
拜而受之及母終毀瘠彌甚僅乃免喪墓前有
數十畝田不屬原平每至農月耕者恒裸袒原
平不欲使人慢其墳墓乃販質家貲貴買此田
三農之月輒束帶垂泣躬自耕墾每出市賣物

人問幾錢裁言其半如此積時邑人皆共識悉
輒加本價與之彼此相讓欲買者稍稍減價要
使微賤然後取直居宅下濕遶宅爲溝以通淤
水宅上種少竹春月夜有盜其筍者原平偶出
見之盜者奔走墜溝原平自以不能廣施至使
此人顛沛乃于所值竹處溝上立小橋令足通
行又采筍置籬外鄰曲慙愧無復取者大祖崩
原平號哭致慟日食麥料飦一枚如此五日人
或問之曰誰非王民何獨如此原平泣而答曰

吾家見異先朝蒙褒贊之賞不能報恩私心感慟耳又以種瓜爲業世祖大明七年大旱瓜瀆不復通舡縣官劉僧秀愍其窮老下瀆水與之原平曰普天大旱百姓俱田豈可減溉田之水以通運瓜之舡乃步從他道往錢唐貨賣每行來見人牽埭未過輙迅檝助之已自引舡不假旁力若自舡已渡後人未及常停住須待以此爲常嘗於縣南郭鳳埭助人引舡遇有相鬬者爲吏所録聞者逊散惟原平獨住吏執以送縣

縣令新到未相諳悉將加嚴罰原平解衣就罪義無一言左右大小咸稽顙請救然後得免向來不謁官長自此以後乃脩民敬太守王孫朗察孝廉不就太守蔡興宗臨郡深加貴異以私米饋原平及山陰朱百年妻教曰秩年之貺著自國書餼貧之典有聞甲令况高柴窮老萊婦屯暮者哉永興郭原平世禀孝德洞業儲靈深仁純操追風曠古棲貞處約華耇方嚴山陰朱百年道終物表妻孔耋齒孀居窶迫殘日欽風撫事嗟慨滿懷可以帳下米各餉百斛原平固讓頻煩誓死不受人或問曰府君嘉君淳行愍君貧老故加此贈豈宜必辭原平曰府君若以吾義行邪則無一介之善不可濫荷此賜若以其貧老邪耋齒甚多屢空比室非吾一人而已終不肯納百年妻亦辭不受會稽貴重望計及望孝盛族出身不減秘著太宗泰始七年興宗欲舉山陰孔仲智長子爲望計原平次息爲望孝仲智會土高門原平一邦至行欲以相敵會

太守別敕用人故二選並寢泰豫元年興宗徵還京師表其殊行宜舉拔顯選以勸風俗舉爲太學博士會興宗薨事不行明年元徽元年卒于家原平少長交物無忤辭于人與其居處者數十年未嘗見喜愠之色三子一弟並有門行長子伯林舉孝廉次子靈甝儒林祭酒皆不就

漁父

漁父者不知姓名亦不知何許人也太康孫緬爲尋陽太守落日逍遥渚際見一輕舟陵波隱

顯俄而漁父至神韻蕭灑垂綸長嘯緬甚異之乃問有魚賣乎漁父笑而荅曰其釣非釣寧賣魚者邪緬益怪焉遂褰裳涉水謂曰竊觀先生有道者也終朝鼓枻良亦勞止吾聞黃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今方王道文明守在海外隱鱗之士靡然向風子胡不贊緝熙之美何晦用其若是也漁父曰僕山海狂人不達世務未辯賤貧無論榮貴乃歌曰竹竿籊籊河水滺滺相忘爲樂貪餌吞鈎非夷非惠聊以忘憂

於是悠然鼓棹而去緬字伯緒太子僕興曾之子也有學義宋明帝甚知之位尚書左丞東中郎司馬

關康之　辛普明　樓惠明

關康之字伯愉河東楊人也世居京口寓居南平昌少而篤學姿狀豐偉下邳趙繹以文義見稱康之與友善特進顏延之等當時名士十許人入山候之見其散髮被黃布帊席松葉枕一塊白石而卧了不相眄延之等咨嗟而退不敢干也晉陵顧悅之難王弼易義四十餘條康之申王難顧遠有情理又爲毛詩義經籍疑滯多所論釋嘗就沙門支僧納學筭妙盡其能徵辟一無所就棄絕人事守志閑居弟雙之爲臧質車騎參軍與質俱下至赭圻病卒于水濱康之時得病小差牽以迎喪因得虛勞病寢頓二十餘年時有閒日輒卧論文義宋孝武即位遣大使巡行天下使反薦康之宜加徵聘不見省康之性清約獨處一室希與妻子相見不通賓

客弟子以業傳授尤善左氏春秋齊高帝爲領軍時素好此學送本與康之康之手自點定又造禮論十卷高帝絕賞愛之及崩遺詔以入玄宮康之以宋明帝太始初與平原明僧紹俱徵辭以疾時又有河南辛普明東陽樓惠明皆以篤行聞普明字文達少就康之受業至性過人居貧與共處一室兄亡仍帳施靈蚊甚多通夕不得寢而終不道侵螫僑居會稽會稽士子高其行當葬兄皆送金爲贈後至者不復受人問

其故荅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親友之意今寔已足豈可利亡者餘贈邪齊豫章王嶷爲揚州徵爲議曹從事不就惠明字智遠立性貞固有道術居金華山舊多毒害自惠明居之無復辛螫之苦藏名匿迹人莫之知宋明帝召不至齊高帝徵又不至文惠太子在東宮苦延方至仍又辭歸俄自金華輕棹西下及就路回之豐安旬日之間唐寓之祅賊入城塗地唯豐安獨全時人以爲有先覺齊武帝勑爲立館

何子平

何子平廬江灊人也曾祖楷晉侍中祖友會稽王道子驃騎諮議參軍父子先建安太守子平世居會稽少有志行見稱于鄉曲事母至孝揚州辟從事史月俸得白米輒貨市粟麥人或問曰所利無幾何足爲煩子平曰尊者在東不辦常得生米何心獨饗白粲每有贈鮮肴者若不可寄致其家則不肯受母本側庶籍注失實年未及養而籍年已滿便去職歸家時鎮軍將軍顧覬之爲州綱謂曰尊上年實未八十親故所知州中差有微祿當啟相留子平曰公家正取信黃籍籍年既至便應扶侍私庭何容以實年未滿苟冒榮利且歸養之願又切微情覬之又勸令以母老求縣子平曰實未及養何假以希祿覬之益重之既歸家竭身運力以給供養元嘉三十年元凶弒逆安東將軍隨王誕入討以爲行參軍子平以凶逆滅理普天同奮故廢已受職事寧自解又除奉朝請不就末除吳郡海

虞令縣祿惟以養母一身而妻子不犯一毫人或疑其儉薄子平曰希祿本在養親不在爲己聞者慚而退母喪去官哀毀踰禮每至哭踊頓絕方蘇值大明末東土飢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塟晝夜號絕僻踊不閑俄頃叫慕之音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暑避清涼日以數合米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雨日兄子伯與採伐茅竹欲爲葺治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宜覆蔡興宗爲會稽太守

甚加旌賞泰始六年爲營冢椁子平居喪毀甚
困瘠踰久及至免喪支體殆不相屬幼持操檢
敦厲名行雖處暗室如接大賓學義堅明處之
以默安貧守善不求榮進好退之士彌以貴之
順帝昇平元年卒時年六十

逸民史卷之九終

逸民史卷之十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南齊

褚伯玉

褚伯玉字元璩吳郡錢唐人也高祖含始平太守父湯征虜參軍伯玉少有隱操寡慾年十八父爲之婚婦入前門伯玉從後門出遂往剡居瀑布山性耐寒暑時人比之王仲都在山三十

餘年隔絕人物王僧達爲吳郡苦禮致之伯玉不得已停郡信宿纔交數言而退寧朔將軍丘珍孫與僧達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貴館此子滅景雲栖不事王侯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昌門於兹而三焉夫却粒之士餐霞之人乃可暫至不宜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譬說僧達荅曰褚先生從白雲游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女或

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唯朋松石介於孤峯絕嶺者積數十載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荔蘿若已窺烟波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輙當申譬宋孝建二年散騎常侍樂詢行風俗表薦伯玉加徵聘本州議曹從事不就齊高帝即位手詔吳會二郡以禮迎遣又辭疾上不欲違其志敕於剡白石山立太平館居之建元元年卒年八十六伯玉常居一樓上仍葬樓所孔珪從其受道法爲於館側立碑

明僧紹

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祖玩州治中父略給事中僧紹宋元嘉中再舉秀才明經有儒術永光中鎮北府辟功曹並不仕隱長廣郡嶗山聚徒立學淮北沒虜乃南渡江明帝泰始六年徵通直郎不就昇明中太祖爲太傅教辟僧紹及顧歡臧榮緒以旍幣之禮徵爲記室參軍不至僧紹弟慶符爲青州僧紹乏粮食隨慶符之鬱州住弇榆山棲雲精舍欣玩水石竟不一入州城建元元年冬詔曰朕側席思士載懷塵外齊郡明僧紹標志高栖耽情墳素幽貞之操宜加賁飾徵爲正員外郎稱疾不就其後與崔思祖書曰明居士標意可重吾前旨竟未達耶小涼欲有講事卿可至彼具述吾意令與慶符俱歸又曰不食周粟而食周薇古猶發議在今寧得息談耶聊以爲笑慶符罷任僧紹隨歸住江乘攝山太祖謂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雖不相接有時通夢遺僧紹竹根如意

筍籜冠僧紹聞沙門釋僧遠風德往候定林寺太祖欲出寺見之僧遠問僧紹曰天子若來居士若爲相對僧紹曰山藪之人政當鑿坏以遁若辭不獲命便當依戴公故事耳永明元年世祖敕召僧紹稱疾不肯見詔徵國子博士不就卒子元琳字仲璋亦傳家業僧紹長兄僧胤能玄言宋世爲冀州刺史弟僧暠亦好學宋孝武見之迎頌其名時人以爲榮泰始初爲青州刺史慶符建元初爲黃門僧胤子惠元徽中爲太

祖平南主簿從拒桂陽累至驃騎中兵與荀伯玉對領直建元元年為巴州刺史綏懷蠻蜑上許為益州未遷卒

顧歡

顧歡字景怡一字玄平吳興鹽官人也家世寒賤父祖並為農夫歡獨好學年六七歲知推六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鄉中有學舍歡貧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

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及長篤志不倦聞吳興東遷邵玄之能傳五經文句假為書師從之受業同郡顧顗之臨縣見而異之遣諸子與游及孫憲之並受經焉年二十餘更從豫章雷次宗諮玄儒諸義母亡水漿不入口六七日廬于墓次遂隱不仕於剡天台山開館聚徒受業者常近百人歡早孤讀詩至哀哀父母輒執書慟泣由是受學者廢蓼莪篇不復講焉晚節不與人通每旦出戶山鳥集其掌取食好黃老通解陰陽為數術多効驗初以元嘉中出都寄住東府忽題柱云三十年二月二十一日因東歸後元凶弒逆是其年月日也弟子鮑靈壽門前有一株樹大十餘圍上有精魅數見影歡印樹樹即枯死山陰白石村多邪病村人告訴求哀歡往村中為講老子規地作獄有頃見狐狸黿鼉自入獄者甚多即命殺之病者皆愈又有病邪者問歡歡曰家有何書曰唯有孝經而已歡曰可取仲尼居置病人枕邊恭敬之自差也而後病

者果愈後人問其故荅曰善禳惡正勝邪此病者所以差也齊高帝輔政徵為揚州主簿及踐祚乃至稱山谷臣顧歡上表進政綱一卷時員外郎劉思効表陳讜言優詔並稱美之歡東歸上賜麈尾素琴永明元年詔徵為太學博士同郡顧黯為散騎侍郎黯字長孺有隱操與歡不就徵會稽孔珪嘗登嶺尋歡共談四本歡曰蘭石危而密宣國安而疎士季似而非公深謬而是總而言之其失則同曲而辯之其塗則異何

者同眛其本而競談其末猶未識辰緯而意斷
南北羣迷暗爭失得無準情長則申意短則屈
所以四本並通莫能相塞夫中理惟一豈容有
二四本無正失中故也於是著三名論以正之
尚書劉澄臨川王常侍朱廣之並立論難與之
往復而廣之才理尤精詣者也廣之字處深吳
郡錢唐人也善清言初歡以佛道二家教異學
者互相非毀乃著夷夏論曰夫辯是與非宜據
聖典道經云老子入關之天竺維衛國國王夫

人名曰淨妙老子因其晝寢乘日精入淨妙口
中後年四月八日夜半時剖右腋而生墜地即
行七步於是佛道興焉此出玄妙內篇佛經云
釋迦成佛有塵劫之數出法華無量壽或為國
師道士儒林之宗出瑞應本起歡論之曰五帝
三王不聞有佛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
孰出周孔若孔老非聖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
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
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

故無方而不入知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為其入
不同其為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
搢紳諸華之容剪髮曠衣羣夷之服擎跽磬折
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
之風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禮繼善之教
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
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
或佈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
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于致遠而有川陸

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
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
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
下育妻孥上絕宗祀嗜欲之物皆以禮申孝敬
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
孰識其舊且禮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
也捨華效夷義將安取若以道耶道固符合矣
若以俗耶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
士交爭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為兩或混俗

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無生之教賒無死之教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賒法可以退夸强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

易遵此二法之辯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易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爲高破惡則勇猛爲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爲已優劣之分大略在兹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辨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足述効欲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宋司徒袁粲託爲道人通公駁之其界曰白日停光恒星隱照誕降之應事在老先似非入關方昭斷端之西域之記佛經之說俗以膝

行爲禮不慕蹲坐爲恭道以三遶爲虔不尚踞傲爲肅豈專戎土爰亦兹方襄童謁帝膝行而進趙王見周三環而止今佛法垂化或因或革清信之士容衣不改息心之人服貌必變變本從道不遵彼俗俗風自殊無患其亂孔老釋迦其人或同觀方設教其道必異孔老教俗爲本釋氏出世爲宗發軫既殊其歸亦異又仙化以變形爲上泥洹以陶神爲先變形者白首還緇而未能無死陶神者使塵惑日損湛然常存泥

洹之道無死之地乖詭若此何謂其同歡答曰案道經之作著自西周佛經之來始乎東漢年踰八百代懸數十若謂黃老雖久而濫在釋前是呂尚盜陳恒之齊劉季竊王莽之漢也又夷俗長跽法與華異翹左跂右全是蹲踞故周公禁之於前仲尼誡之於後又佛起于戎豈非戎俗素惡耶道出於華豈非華風本善耶今華風既變惡同戎狄佛來破之良有以矣佛道實貴故戎業可遵戎俗實賤故言貌可棄今諸華士

女氏族弗華而露首偏踞濫用夷禮又若觀風
流教其道必異佛非東華之道道非西夷之法
魚鳥異川永不相關安得老釋二教交行八表
今佛既東流道亦西邁故知俗有精粗教有文
質然則道教執本以領末佛教救末以存本請
問所歸異在何許若以翦落為異則胥靡翦落
矣若以立像為異則俗亚立像矣此非所歸歸
在常住常住之象常道孰異神仙有死權便之
說神仙是大化之總稱非常妙之至名至名無

名其有者二十七品仙變成真真變成神或謂
之聖各有九品品極則入空寂無為無名若服
食茹芝延壽萬億壽盡則死藥極則枯此脩考
之士非神仙之流也明僧紹正二教論以為佛
明其宗老全其生守生者蔽明宗者通今道家
稱長生不死名補天曹大乖老莊立言本理文
惠太子竟陵王子良並好釋法吳興孟景翼為
道士太子召入玄圃眾僧大會子良使景翼禮
佛景翼不肯子良送十地經與之景翼造正一

論大略曰寶積云佛以一音廣說法老子云聖
人抱一以為天下式一之為妙空玄絕於有境
神化贍於無窮為萬物而無為處一數而無數
莫之能名強號為一在佛曰實相在道曰玄牝
道之大象即佛之法身以不守之守守法身以
不執之執執大象但物有八萬四千行說有八
萬四千法法乃至於無數行亦達於無央等級
隨緣須導歸一歸一曰回向向正即無邪邪觀
既遣億善日新三五四六隨用而施獨立不改

絕學無憂曠劫諸聖共遵斯一老釋未始于常
分迷者分之而未合億善徧修修徧成聖雖十
號千稱終不能盡終不能盡豈可思議司徒從
事中郎張融作門律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
見道士與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
有鴻飛天首積遠難量越人以為鳧楚人以為
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以示太子僕周顒顒難
之曰虛無法性其寂雖同位寂之方其旨則別
論所謂逗極無二者為逗極於虛無當無二於

法性邪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飛耳驅馳佛道無免二末未知高鑒緣何識本輕而宗之其有旨乎往復文多不載歡口不辨善於著論又注王弼易二繫學者傳之知將終賦詩言志曰五塗無恒宅三清有常舍精氣因天行游魂隨物化鵬鶡適大海蜩鳩之桑柘達生任去留善死均日夜委命安所乘何方不可駕翹心企前覺融然從此謝自剋死日自擇塟時卒于剡山時年六十四身體香軟道家謂之屍解仙化焉

遷葬舊墓木連枝生墓側縣令江山圖表狀武帝詔歡諸子撰歡文議三十卷又始興盧度字孝章亦有道術少隨張永北侵魏永敗魏人追急阻淮水不得過度心誓曰若得免死從今不復殺生須臾見兩楯流來接之得過然後隱居廬陵西昌三顧山鳥獸隨之夜有鹿觸其壁度曰汝壞我壁鹿應聲去屋後有池養魚皆名呼之次第來取食乃去逆知死年月與親友別永明末以壽終

臧榮緒

臧榮緒東莞莒人也祖奉先建陵令父庸人國子助教榮緒幼孤躬自灌園以供祭祀母喪後乃著嫡寢論酒掃堂宇置筵席朔望輒拜薦焉甘珍未嘗先食純篤好學括東西晉爲一書紀錄志傳百一十卷隱居京口教授齊高帝爲揚州刺史徵榮緒爲主簿不到建元中司徒褚彥回啟高帝稱述其美以置秘閣榮緒敦愛五經謂人曰昔呂尚奉丹書武王致齊降位李釋教

誡並有禮敬之儀因甄明至道乃著拜五經序論常以宣尼庚子日生其日陳五經拜之自號披褐先生又以飲酒亂德言常爲誡永明六年卒初榮緒與關康之俱隱在京口時號爲二隱

何求

何求字子有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元嘉末爲宋文帝挽郎解褐著作郎中軍衛軍行佐太子舍人平南參軍撫軍主簿太子洗馬丹陽吳郡丞清退無嗜欲又除征北

參軍司徒主簿太子中舍人泰始中妻亡還吳葬舊墓除中書郎不拜仍住吳居波若寺足不踰戶人莫見其面明帝崩出奔國哀除為司空從事中郎不就乃除永嘉太守求時寄住南澗寺不肯詣臺乞于寺拜受見許一夜忽乘小舡逃歸吳隱虎丘山復除黃門郎不就永明四年世祖以為大中大夫又不就七年卒年五十六初求母王氏為父所害求兄弟以此無宦情求弟點少不仕宋世徵為太子洗馬不就隱居東

離門卜望之墓側性率到鮮狎人物建元中褚淵王儉為宰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已竟云淵旣世族儉亦國華不賴舅氏遑卹外家儉欲候之知不可見乃止永明元年徵中書郎豫章王命駕造門點從後門逃去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不屈非吾所議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以通意點常自得遇酒使醉交遊宴樂不隔也永元中京師頻有軍寇欲結裳為袴與崔慧景共論佛義其語默之迹如此點弟胤

有儒術亦懷隱遁之志所居宅名為小山隆昌中為中書令以皇后從叔見親寵明帝卽位胤賣園宅將遂本志建武四年為散騎常侍巴陵王師聞吳興太守謝朏致仕慮後之于是奉表不待報而去隱會稽山上大怒令有司奏彈胤然後優詔焉永元二年徵散騎常侍太常卿

劉虯

劉虯字靈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虯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仕至晉

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斷穀餌朮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辟虯為別駕與同郡宗測新野庾易並遣書禮請虯等各修牋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虯及同郡宗測宗尚之庾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虯荅曰虯四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于山澤託暮情于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虯進不研機入玄無洙泗稷館之辯退

不凝心出累非家間樹下之節遠澤旣洒仁規
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軾閭之義虯精信釋
氏衣粗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
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
國子博士不就其冬虯病正晝有白雲徘徊檐
戶之內又有香氣及磬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
昭與虯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庾易

庾易字幼簡新野人也徙居屬江陵祖玫巴郡

太守父道驥安西參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
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爲驃騎參軍不就臨
川王映臨州獨重易上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
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其解毛之衣馳騁
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于大王之恩亦已深
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
義自樂安西長史袁彖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
連理機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爲司
徒主簿不就卒

吳苞 趙僧巖 蔡薈

吳苞字天益一字懷德濮陽鄄城人也儒學善
三禮及老莊宋太始中過江聚徒教學冠黃葛
巾竹麈尾蔬食二十餘年與劉瓛俱于褚彥回
宅講授瓛講禮苞講論語孝經諸生朝聽瓛晚
聽苞也齊隆昌元年徵爲太學博士不就始安
王遙光及江祏徐孝嗣共爲立館於鍾山下教
授朝士多到門焉當時稱其儒者自劉瓛以後
聚徒教授唯苞一人而已以壽終時有趙僧巖

蔡薈皆有景行慕苞爲人僧巖北海人寥廓無
常人不能測與劉善明友善明爲青州欲舉爲
秀才大驚拂衣而去後忽爲沙門棲遲山谷常
以一壺自隨一旦謂弟子曰吾今夕當死壺中
大錢一千以通九泉之路蠟燭一挺以照七尺
之尸至夜而亡時人以爲知命蔡薈字休明陳
留人清抗不與俗人交李撝謂江斅曰古人稱
安貧清白曰夷涅而不緇曰白全如蔡休明者
可不謂之夷白乎又有魯國孔嗣之字敬伯宋

時與齊高帝俱爲中書舍人並非所好自廬江郡守去官隱居鍾山朝廷以爲大中大夫卒

徐伯珍

徐伯珍字文楚東陽太末人也祖父並郡掾史伯珍少孤貧書學無紙常以竹箭若葉甘蕉及地上學書山水暴出漂溺宅舍村鄰皆奔走伯珍累牀而坐誦書不輟叔父璠之與顏延之友善還祛蒙山立精舍講授伯珍從往學積十年究尋經史游學者多依之太守琅琊王曇生吳

郡張淹並加禮辟伯珍應召便退如此者凡十二焉徵士沈儼造膝談論申以素交吳郡顧歡擿出尚書滯義伯珍訓荅甚有條理儒者宗之好釋氏老莊兼明道術歲嘗旱伯珍筮之如期而雨舉動有禮過曲木之下趨而避之早喪妻晚不復重娶自比曾參宅南九里有高山班固謂之九巖山後漢龍丘萇隱居處也山多龍鬚檉栢望之五采世呼爲婦人巖二年伯珍移居之階戶之間木生皆連理門前生梓樹一年便合抱館東石壁後忽有赤光洞然俄爾而滅白雀一雙栖其戶牖論者以爲隱德之感焉刺史豫章王辟議曹從事不就家甚貧窶兄弟四人皆白首相對時人呼爲四皓建武四年卒年八十四受業生凡千餘人伯珍同郡婁幼瑜字季亦聚徒敎授不應徵辟彌爲臨川王映所賞異著禮捃拾三十卷

杜京產

杜京產字景齊吳郡錢唐人也祖運劉毅衛參

軍父道鞠州從事善彈棊京產少恬靜閉意榮宦頗涉文義專修黃老會稽孔顗清剛有峻節一見而爲款交郡命主簿州辟從事稱疾去與同郡顧歡同契始寧東山開舍授學齊建元中武陵王曄爲會稽齊高帝遺儒士劉瓛入東爲曄講瓛故往與之游曰杜生當今之臺尚也京產請瓛至山舍讀書傾貧供待子栖躬自屣履爲瓛生徒下食孔珪周顒謝瀹並致書以通殷勤永明十年珪及光祿大夫陸澄祠部尚書虞

帝太子右率沈約司徒右長史張融表薦京產徵爲奉朝請不至於會稽日門山聚徒教授建武初徵員外散騎侍郎京產曰莊生持釣豈爲白璧所回辭疾不就卒會稽山陰人孔道徽守志業不仕與京產友善道徽父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數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樵采者競取入手即成砂礫曾有鹿中箭來投祐祐爲之養創愈然後去太守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敬康曾孫也行動幽祇德標松

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道徽少厲高行能世其家風隱居南山終身不窺都邑豫章王嶷爲揚州辟西曹書佐不至鄉里宗慕之道徽兄子總有操行遇飢寒不可得衣食縣令吳興丘仲孚薦之除竟陵王侍郎竟不至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蔡不知名隱山中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不知所終京產高祖子恭以來及子栖世傳五斗米道不替栖字孟山善清言能彈琴刺史齊豫章王嶷聞其名辟議曹從事仍轉西曹書佐竟陵王子良數致禮接國子祭酒何胤掌禮又重栖以爲學士掌昏冠儀以父老歸養栖肥白長壯及京產病旬日間便皮骨自支京產亡水漿不入口七日晨夜不罷哭不食鹽菜每營買祭奠身自看視號泣不自持朔望節歲絕而復續嘔血數升時何胤謝朏並隱東山遺書敦譬誡以毀滅至祥禫暮夢見其父慟哭而絕初胤兄點見栖歎曰卿風韻如此雖獲嘉譽不

永年矣卒時年三十六當時咸嗟惜焉建武二年剡縣有小兒年八歲與母俱得赤斑母病死家人以小兒猶惡不令其知小兒疑之問云母嘗數問我病昨來覺羸今不復問何也因自投下牀扶匐至母尸側頓絕而死鄉鄰告之縣令宗善才求表廬事竟不行

沈麟士

沈麟士字雲禎吳興武康人也祖膺期晉大中大夫父虔之宋樂安令麟士幼而俊敏年七歲

聽叔父岳言玄賓散言無所遺失岳撫其肩曰
若斯文不絕其在爾乎及長博通經史有高尚
之心親亡居喪盡禮服闋忌日輒流淚彌旬居
貧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為織簾先生嘗
為人作竹誤傷手便流涕而還同作者謂曰此
不足損何至涕零曰此本不痛但遺體毀傷感
而悲耳嘗行路隣人認其所著屐麟士曰是鄉
屐邪即跣而返隣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麟士曰
非卿屐邪笑而受之宋元嘉末文帝令僕射何

尚之抄撰五經訪舉學士縣以麟士應選不得
已至都尚之深相接及至尚之謂子偃曰山藪
故多奇士沈麟士黃叔度之流也豈可澄清淆
濁耶汝師之麟士常苦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
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少時稱疾歸鄉不
與人物通養孤兄子義著鄉曲或勸之仕荅曰
魚懸獸檻天下一契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
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為不希企日損乃作玄
散賦以絕世太守孔山士辟不應宗人徐州刺

史曇慶侍中懷文左率勃來候之麟士未嘗荅
也隱居餘干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千人
百人各營屋宇依止其側時人為之語曰差山
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麟士重陸機連珠每
為諸生講之征北張永為吳興請麟士入郡麟
士聞郡後堂有好山水即戴安道遊吳興因古
墓為山池也欲往觀之乃往停數月永欲請為
功曹麟士曰明府德履冲素留心山谷是以被
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渾沌以蛾眉冠越客

以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死耳不
忍受此黔劓永乃止昇明末太守王奐永明中
中書郎沈約並表薦之徵皆不就乃與約書曰
名者實之賓本所不庶中央無心空勤南北為
惠反凶將在於斯麟士無所營求以篤學為務
恒憑素几鼓素琴不為新聲負薪汲水并日而
食守操終老讀書不倦遭火焚書數千卷年過
八十耳目猶聰明以反故抄寫火下細書復成
二三千卷滿數十篋時人以為養身靜默所致

製黑蝶賦以寄意著周易兩繫莊子內篇訓註易經禮記春秋尚書論語孝經喪服老子要略數十卷梁天監元年與何點同徵又不就二年卒於家年八十五以楊王孫皇甫謐深達生死而終禮矯俗乃自為終制遺令氣絕剔被取三幅布以覆屍及斂仍移布於屍下以為斂服反被左右兩際以周上不復製覆被不須沐浴唅珠以米羣衫先着褌凡二服上加单衣幅巾履枕棺中唯此依士安用孝經旣殯不復立靈座

四節及祥權席於地以設玄酒之奠人家相承漆棺今不復爾亦不須旐成服後旣葬作冢令小後祔更作小冢於濱合葬非古也冢不須聚土成墳使上與地平三祥終制亦爾葬不須轜車靈舫魌頭也不得朝夕下食祭奠之法至於葬唯清水一杯子䔥奉而行之州鄉皆稱歎焉

吳達之　王文殊　幼璵　何伯璵

吳達之義興人也嫂亡無以葬自賣為十夫客以營冢槨從祖弟敬伯夫妻荒年被略賣江北達之有田十畝貨以贖之與之同財共宅郡命為主簿固以讓兄又讓世業舊田與族弟弟亦不受田遂閑廢建元三年詔表門閭河南辛普明僑居會稽自少與兄同處一帳兄亡以帳施靈座夏月多蚊普明不以露寢見色兄將葬隣人嘉其義賻助甚多普明初受後皆反之贈者甚怪普明曰本以兄墓不周故不逆來意今何忍亡者餘物以為家財後遭母喪幾至毀滅楊州刺史豫章王辟為義曹從事辭年五十卒又

有何伯璵弟幼璵俱厲節操養孤兄子及長為婚推家業盡與之安貧枯槁誨人不倦鄉里呼為人師郡守下車莫不脩謁永明十一年伯璵卒幼璵少好佛法翦落長齋持行精苦梁初卒兄弟年並八十餘王文殊吳興故鄣人也父沒虜文殊思慕泣血蔬食山谷三十餘年太守謝瀹板為功曹不就永明十一年太守孔琇之表曰文殊性挺五常心符三教以父沒獯庭抱終身之痛專席恒居銜罔極之卹服紵縞以經年

餌蔬菽以俟命婚義滅于天情官序空于素抱儻降甄異之恩牓其閭里鬱林郡牓門改所居爲孝行里

逸民史卷之十終

逸民史卷之十一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梁

何點

何點字子晳廬江灊人也祖尚之宋司空父鑠宜都太守鑠素有風疾無故害妻坐法死點年十一幾至滅性及長感家禍欲絕昏宦尚之彊爲之娶琅琊王氏禮畢[illegible]迎點[illegible]泣求執本志遂得罷容貌方雅博[illegible]羣書[illegible]論家本甲族親姻多貴仕點雖不入城府而遨遊人世不簪不帶或駕柴車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士大夫多慕從之時人號爲通隱兄求亦隱居吳郡虎丘山求卒點菜食不飲酒訖于三年要帶減半宋泰始末徵太子洗馬齊初累徵中書郎太子中庶子並不應與陳郡謝瀹吳國張融會稽孔稚珪爲莫逆友從弟遁以東籬門園居之稚珪爲築室焉園內有卞忠貞冢點植花

卉於冢側每飲必舉酒酹之初褚淵王儉爲宰
相點謂人曰我作齊書贊云淵既世族儉亦國
華不賴舅氏遑恤國家王儉聞之欲候點知不
可見乃止豫章王嶷命駕造點點從後門遁去
司徒竟陵王子良欲就見之點時在法輪寺子
良乃往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
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點少時嘗患渴痢積歲
不愈後在吳中石佛寺建講于講所晝寢夢一
道人形貌非常授丸一掬夢中服之 此而差

時人以爲淳德所感性通脫好施 近致遺
一無所逆隨復散焉嘗行經朱雀門街有自車
後盜點衣者見而不言傍有人擒盜與之點乃
以衣施盜盜不敢受點命告有司盜懼乃受之
催令急去點雅有人倫識鑒多所甄拔知吳興
丘遲於幼童稱濟陽江淹於寒素悉如其言點
既老又娶魯國孔嗣女嗣亦隱者也點雖婚亦
不與妻相見築別室以處之人莫諭其意也吳
國張融少時免官而爲詩有高尚之言點答詩

曰昔聞東都日不在簡書前雖戲也而融久病
之及點後婚融始爲詩贈點曰惜哉何居士薄
暮遘荒淫點亦病之而無以釋也高祖與點有
舊及踐阼手詔曰昔因多暇得訪逸軌坐脩竹
臨清池忘今語古何其樂也暫別丘園十有四
載人事艱阻亦何可言自應運在天每思相見
密邇物色勞甚山阿嚴光排九重踐九等談天
人叙故舊有所不臣何傷于高文先以皮弁謁
子桓伯況以穀綃見文叔求之往 下無前例

今賜卿鹿皮巾等後數日望能入 下以巾褐
引入華林園高祖甚悅賦詩置酒恩禮如舊仍
下詔曰前徵士何點高尚其道志安容膝脫露
形骸栖志窅冥朕日昃思治尚想前哲況親得
同時而不與爲政喉唇任切必俟邦良誠望惠
然屈吾獻替可徵爲侍中辭疾不起乃復詔曰
徵士何點居貞物表縱心塵外夷坦之風率由
自遠往因素志頗申謙言眷彼子陵情兼惟舊
昔虞仲逍俗受係漢朝安道勉志不辭晉祿此

蓋前代盛軌往賢所同可議加資給並出在所
日契資須太官別給旣人高雅卿故事同垣下
天監三年卒時年六十八詔曰新除侍中何點
栖遲衡泌白首不渝奄至殞喪倍懷傷惻可給
第一品材一具賻錢二萬布五十疋喪事所須
內監經理又敕點弟胤曰賢兄徵君弱冠拂衣
華首一操心遊物表不滯近跡脫落形骸寄之
遠理性情勝致遇興彌高文會酒德撫際逾遠
朕膺籙受圖思長聲教朝多君子無[illegible]成雅俗
野有外臣宜弘此難進方賴清徽[illegible]大業昔
在布衣情期早著資以仲虞之秩待以子陵之
禮聽覽暇日角巾引見窅然汾射茲焉有托一
旦萬古良懷震悼卿友于純至親從凋亡偕老
之願致使反奪纏綿永恨伊何可任永矣奈何
點無子宗人以其從弟耿子嗣任爲嗣

沈顗

沈顗字處默吳興武康人也父坦之齊都官郎
顗幼淸靜有至行慕黃叔度徐孺子之爲人讀
書不爲章句著述不尚浮華常獨處一室人罕
見其面顗從叔勃貴顯齊世每還吳興賓客
塡咽顗不至其門勃就見顗送迎不越於閫勃
歎息曰吾乃今知貴不如賤俄徵爲南郡王左
常侍不就顗內行甚脩事母兄弟孝友爲鄉里
所稱慕永明三年徵著作郎建武二年徵太子
舍人俱不赴永元二年又徵通直郎亦不赴顗
素不治家產値齊末兵荒與家人并日而食或
有餽其粱肉者閉門不受唯以樵採[illegible]資怡怡
然恒不改其樂天監四年大舉北伐[illegible]民丁吳
興太守柳惲以顗從役揚州別駕陸任以書責
之惲大慙厚禮而遣之其年卒于家所著文章
數十篇

韓懷明

韓懷明上黨人也客居荊州年十歲母患屍疰
每發輒危殆懷明夜於星下稽顙祈禱時寒甚
切忽聞香氣空中有人語曰童子母須臾永差
無勞自苦未曉而母豁然平復鄉里異之十五

喪父幾至滅性負土成墳贈助無所受免喪與鄉人郭麿俱師事南陽劉虬虬嘗一日廢講獨居涕泣懷明竊問其故虬家人荅云是外祖亡日時虬母亦亡矣懷明聞之即日罷學還家就養虬歎曰韓生無虞丘之恨矣家貧常肆力以供甘脆嬉怡膝下朝夕不離母側母年九十一以壽終懷明水漿不入口一旬號哭不絕聲有雙白鳩巢其廬上字乳馴狎若家禽焉服釋乃去既除喪蔬食終身衣衾無改天監

興王憺表言之州累辟不就卒于家

諸葛璩

諸葛璩字幼玫琅邪陽都人也世居京口璩幼事徵士關康之博涉經史復師徵士臧榮緒榮緒著晉書稱璩有發擿之功方之壺遂齊建武初南徐州行事江祀薦璩于明帝言璩安貧守道悅禮敦詩如其簡退可揚清厲俗請辟爲議曹從事帝許之璩辭不赴陳郡謝朓爲東海太守下教揚其風槩餉穀百斛梁天監中舉秀才不就璩性勤于誨誘後生就學者日至居宅狹陋無以容之太守張友爲起講舍璩處身清正妻子不見喜怒之色旦夕孜孜講論不輟時人益以此宗之卒於家璩所著文章二十卷門人劉曒集而錄之

范元琰

范元琰字伯珪一字長玉吳郡錢唐人也祖悅之太學博士徵不至父靈瑜居父憂以毀卒元琰時童孺哀慕盡禮親黨異之及長好學博通

經史兼精佛義然謙敬不以所長驕人祖母患癰恒自含吮與人言常恐傷物居家不出城市雖獨居如對賓客見者莫不改容憚之家貧惟以園蔬爲業嘗出行見人盜其菘元琰遽退走母問其故具以實荅母問盜者爲誰荅曰向所以退畏其愧耻今啟其名願不泄也於是母子秘之或有涉溝盜其筍者元琰因伐木爲橋以度之自是盜者大慙一鄉無復草竊齊建武初徵爲曹武平西祭軍不至於時始安王遥光爲

楊州謂徐孝嗣曰曹武參軍豈是禮賢之職欲以西曹書佐聘之會遥光敗不果時人以爲恨沛國劉瓛深加器異嘗表稱之天監九年縣令管慧辯上言義行楊州刺史臨川王宏辟命不至卒于家

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山極峻之嶺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

經梁武帝敬信殊篤爲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至從少嫗三十並着絳紫羅繡袿襹年皆可十七八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瑶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所以故來尋當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有二青鳥悉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捨爲鄧玄傳具序其事

劉訏

劉訏字彦度平原人也父靈眞齊武昌太守訏幼稱純孝數歲父母繼卒訏居喪哭泣孺慕幾至滅性赴吊者莫不傷焉後爲伯父所養事伯母及昆姊孝友篤至爲宗族所稱自傷早孤人有誤觸其諱者未嘗不感結流涕長兄絜爲之娉妻尅日成婚訏聞而逃匿事息乃還本州刺史張稷辟爲主簿不就主者敦召訏乃挂檄于

樹而逃訏善玄言尤精釋典曾與族兄劉歊聽講于鍾山諸寺因共卜築宋熙寧寺東澗有終焉之志天監十七年卒于歊舍時年三十一臨終執歊手曰氣絶便斂斂畢即埋靈筵一不須立勿設饗祀無求繼嗣歊從而行之宗人至友相與刊石立銘謚曰玄貞處士

劉歊

劉歊字士光訏族兄也祖乘民宋冀州刺史父懷慰齊正員郎世爲二千石皆有清名歊幼有

識慧四歲喪父與群兒同處獨不戲弄六歲誦論語毛詩意所不解便能問難十一讀莊子逍遥篇曰此可解耳客因問之隨問而荅皆有情理家人每異之及長博學有文才不娶不仕與族弟訏並隱居求志遨遊林澤以山水書籍相娛而已常欲避人世以母老不忍違離每隨兄霽杳從宦少時好施務周人之急人或遺之亦不距也久而嘆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于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天監十七年無

何而著革終論其辭曰死生之事聖人罕言之矣孔子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知鬼神之情狀與天地相似而不違其言約其旨妙其事隱其意深未可以臆斷難得而精覈聊肆狂瞽請試言之夫形慮合而爲生魂質離而稱死合則起動離則休寂當其動也人皆知其神及其寂也物莫測其趣皆知則不言而義顯莫測則逾辨而理微是以勛華曠而莫陳姬孔抑而不說前達往賢互生異見季札云骨肉歸于土魂氣無不之莊周云生爲徭役死爲休息尋此二說如或相反何者氣無不之神有也死爲休息神無也原憲云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人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考之記籍驗之前志有無之辯不可歷言若稽諸内教判乎釋部則諸子之言可尋三伐之禮無越何者神爲生本形爲生具死者神離此具而而即非彼具也雖死者不可復反而精靈遞變未嘗滅絶當其離此之日識用廓然故夏后明器

示其勿反即彼之時魂靈知滅故殷人祭器顯其猶存不存則合乎莊周猶存則同乎季札各得一隅無傷厥義設其實也則亦無故周人有兼用之禮尼父發遊魂之唱不其然乎若廢偏攜之論探中途之旨則不仁不智之譏於是乎可息矣夫形也者無知之質也神也者有知之性也有知不獨存依無知以自立故形之於神逆旅之館耳反其死也神去此而適彼也神已去此館何用存速朽得理也神已適彼祭何所

祭祭則失理而姬孔之教不然者其有以乎蓋禮樂之興出于澆薄俎豆綴兆生于俗弊施靈筵陳棺槨設奠饋建丘隴蓋欲令孝子有追思之地耳夫何補于已遷之神乎故上古衣之以薪葬之中野可謂尊盧赫胥皇雄炎帝蹈于失理哉是以子羽沈川漢伯方壙文楚黃壤士安麻索此四子者得理也忘教也若從四子而遊則平生之志得矣然積習生常難卒改革一朝肆志倘不見從今欲翦截煩厚務存儉易進不

裸尸退異常俗不傷存者之念有合至人之道孔子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斯亦貧者之禮也余何陋焉且張奐止用幅巾王肅唯盥手足范冉殮畢便葬奚珍無設筵几文度故舟爲槨子廉牛車載柩叔起誡絕墳隴康成使無卜吉此數公者尚或如之況于吾人而當華泰今欲髣髴景行以爲軌則倘合中庸之道庶免徒費之譏氣絕不須復魄盥洗而斂以一千錢市治棺單故裙衫衣巾枕履此外送往之具棺曰常物及餘閣之祭一不得有所施世多信李彭之言可謂惑矣余以孔釋爲師差無此惑斂訖載以露車歸于舊山隨得一地地足爲埳埳足容棺不須塼甓不勞封樹勿設祭饗勿置几筵無用茅君之虛座伯夷之杅水其蒸嘗繼嗣言象所絕事止于身無傷世教家人長幼內外姻戚凡厥友朋爰及寓所咸願成余之志幸勿奪之明年疾卒時年三十二歊幼時嘗獨坐空室有一老公至門謂歊曰心力勇猛能精心生但不

得久滯一方耳因彈指而去歊既長精心學佛有道人釋寶誌者時人莫測也遇歊于興皇寺驚起曰隱居學道清淨登佛如此三說歊未死之春有人爲其庭中栽柿歊謂兄子弇曰吾不見此實爾其勿言至秋而亡人以爲知命親故誄其行迹謚曰貞節處士

張孝秀

張孝秀字文逸南陽宛人也少仕州爲治中從事史遭母憂服闋爲建安王別駕頃之遂去職

歸山居于東林寺有田數十頃部曲數百人率以力田盡供山衆遠近歸慕赴之如市孝秀性通率不好浮華常冠穀皮巾躡蒲履手執并櫚皮麈尾服寒食散盛冬能卧于石博涉羣書尤精釋典善談論工隸書凡諸藝能莫不明習普通三年卒時年四十二室中皆聞有非常香氣太宗聞甚傷悼焉與劉慧斐書述其貞白云

何胤

胤字子季點之弟也年八歲居憂哀毁若成人

旣長好學師事沛國劉瓛受易及禮記毛詩又入鍾山定林寺聽内典其業皆通而縱情誕節時人未之知也唯瓛與汝南周顒深器異之起家齊秘書郎遷太子舍人出爲建安太守爲政有恩信民不忍欺每伏臘放囚還家依期而返入爲尚書三公郎不拜遷司徒主簿注易又解禮記於卷背書之謂爲隱義累遷中書郎員外散騎常侍太尉從事中郎司徒右長史給事黃門侍郎太子中庶子領國子博士丹陽邑中正

尚書令王儉受詔撰新禮未就而卒又使特進張緒續成之緒又卒屬在司徒竟陵王子良子良以讓胤乃置學士二十人佐胤撰録永明十年遷侍郎領步兵校尉轉爲國子祭酒欎林嗣位胤爲后族甚見親禮累遷左民尚書領驍騎中書令領臨海巴陵王師胤雖貴顯常懷止足建武初已築郊外號曰小山恒與學徒遊處其内至是遂賣園宅欲入東山未及發聞謝朏罷吳興郡不還胤恐後之乃拜表辭職不待報輒去明帝大怒使御史中丞袁昂奏收胤尋有詔

許之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遊焉居若邪山雲門寺初胤二兄求點並栖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永元中徵太常太子詹事並不就高祖霸府建引胤爲軍謀祭酒與書曰想恒清豫縱情林壑致足懽也既内絶心戰外勞物役以道養和履候無爽若邪擅美東區山川相屬前世嘉賞是爲樂土僕推遷簿官自東徂西悟言素對用成睽闊傾

苛東顧曷日無懷疇昔懽遇曳裾儒肆實欲卧
遊千載畋漁百氏一行為吏此事遂乖屬以世
道威夷仍離屯故投袂數千尅然豈禍思得矚
卷諮欵寓情古昔夫豈不懷事與願謝君清襟
素托栖寄不近中居人世殆同隱淪既俯拾青
組又脫屣朱黻但理存用捨義貴隨時往識禍
盟實為先覺超然獨善有識欽嗟今者為邦貧
賤咸恥好仁由巳率無凝滯比別具白此未盡
言今遣候承音息矯首還翰慰其引領胤不至

高祖踐阼詔為特進右光祿大夫手勅曰吾猥
當期運膺此樂推而顧巳蒙蔽昧于治道雖復
劬勞日旲思致隆平而先王遺範尚蘊方策自
舉之用存乎其人兼以世道澆暮爭詐繁起歿
俗遷風良有未易自非以儒雅弘朝高尚軌物
則汨流所至莫知其限治人之與治身獨善之
與兼濟得失去取為用孰多吾雖不學頗好博
古尚想高塵每懷擊節今世務紛亂憂責是當
不得不屈道巖阿共成世美必望深達往懷不

吝濡足今遣領軍司馬王果宣旨諭意遲面在
近果至胤單衣鹿巾執經卷一牀跪受詔書就
席伏讀胤因謂果曰吾昔于齊朝欲陳兩三條
事一者欲正郊丘二者欲更鑄九鼎三者欲樹
雙闕世傳晉室欲立闕王丞相指牛頭山云此
天闕也是則未明立闕之意闕者象魏縣象法
於其上浹日而收之象者法也魏者當塗而高
大貌也鼎者神器有國所先故王孫滿斥言楚
子頓盡圜丘國郊舊典不同南郊祀五帝靈威

仰之類圓丘祠天皇大帝北極大星是也往代
合之郊丘先儒之巨失今梁德告始不宜遂因
前謬卿宜詣闕陳之果曰僕之鄙劣豈敢輕議
國典此當敬俟叔孫生耳胤曰卿詎不遺傳詔
還朝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果愕然曰古今不聞
此例胤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自卿而始何必
有例果曰令君遂當邈然絕世猶有致身理不
胤曰卿但以事見推吾年已五十七月食四斗
米不盡何容得有宦情昔荷聖王眄識今又蒙

旌貢甚願詣闕謝恩但比腰脚大惡此心不遂
耳果還以胤意奏聞有敕給白衣尚書祿胤固
辭又敕山陰庫錢月給五萬胤又不受乃敕胤
曰頃者學業淪廢儒術將盡閭閻搢紳鄙聞好
事吾每思弘奬其風未移當扆興言爲歎本欲
屈卿暫出開導後生既屬廢業此懷未遂延佇
之勞載盈夢想理舟虛席須俟來秋所望惠然
中其宿抱耳卿門徒中經明行脩厥數有幾且
欲瞻彼堂堂寘此周行便可具以名聞副其勞

望又曰比歲學者殊爲寡少良由無復聚徒故
明經斯廢每一念此爲之慨然卿居儒宗加以
德素當敕後進有意向者就卿受業想深思誨
誘使斯文載興于是遣何子朗孔壽等六人於
東山受學太守衡陽王簡深加禮敬月中常命
駕式閭談論終日胤以若邪處勢迫隘不容生
徒乃遷秦望山山有飛泉西起學舍即林成援
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
僕無得至者山側營田二頃講隙從生徒遊之

胤初遷將築室忽見二人著玄冠容貌甚偉問
胤曰君欲居此邪乃指一處云此中殊吉忽不
復見胤依其言而止焉尋而山發洪水樹石皆
倒拔唯胤所居室巋然獨存元簡乃命記室參
軍鍾嶸作瑞室頌刻石以旌之及元簡去郡入
山與胤別送至都賜埭去郡三里因曰僕自棄
人事交遊路斷自非降貴山藪豈容復望城邑
此埭之遊于今絕矣執手涕零何氏過江自晉
司空充並葬吳西山胤家世年皆不永唯祖尚

之至七十二胤年登祖壽乃移還吳作別山詩
一首言甚悽愴至吳居獸丘西寺講經論學徒
復隨之東境守宰經途者莫不畢至胤常禁殺
有虞人逐鹿鹿徑來趨胤伏而不動又有異鳥
如鶴紅色集講堂馴狎如家禽焉初開善寺藏
法師與胤遇于秦望後還都卒于鍾山其死日
胤在般若寺見一僧授胤香奩并函書云呈何
居士言訖失所在胤開函乃是大莊嚴論世中
未有又於寺內立明珠柱乃七日七夜放光太

守何遠以狀啟昭明太子欽其德遣舍人何思澄致手令以褒美之中大通三年卒年八十六先是胤疾妻江氏夢神人告之曰汝夫壽盡既有至德應獲延期爾當代之妻覺說焉俄得患而卒胤疾乃瘳至是胤夢一神女并八十許人並衣帢行列至前俱拜牀下覺又見之便命營凶具既而疾重因不自治胤注百法論十二門論各一卷注周易十卷毛詩總集六卷毛詩隱義十卷禮記隱義二十卷禮答問五十五卷子

撰亦不仕廬陵王辟爲王簿不就

庾承先

庾承先字子通潁川鄢陵人也少沉靜有志操是非不涉于言喜怒不形于色人莫能窺也弱歲受學於南陽劉虬強記敏識出於羣輩玄經釋典靡不該悉九流七畧咸所精練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晩以弟疾還鄉里遂居土臺山梁鄱陽忠烈王在州欽其風味要與遊處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忠烈王尤所欽重中大通三年廬山劉慧斐至荊州承先與之有舊往從之荊峽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留連月餘乃還山王親祖道并贈篇什隱者美之其年卒刺史厚有贈賻門人黃士龍謙曰先師平素食不求飽衣不求輕凡有贈賚皆無所受臨終之日誡約家門薄棺周形巾褐爲歛雖蒙賚及不敢輕承教旨以違平生之操錢布輒付使反

時論高之

庾詵

庾詵字彥寶新野人也幼聰警篤學經史百家無不該綜緯候書射棊筭機巧並一時之絕而性托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蔬食弊衣不脩產業遇火止出書數篋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荅曰唯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十石有人寄載三十石及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嘿然不言恣

其取足隣人有被執為盜見劾妄欵詵詵矜之乃以書質錢二萬令門生詐為其親代之酬備隣人獲免謝詵詵曰我矜天下無辜豈期謝也梁武帝少與詵善及起兵署為平西府記室參軍詵不屈平生少所游狎河東柳惲欲與交拒而弗納普通中詔以為黄門侍郎稱疾不起晚年尤遵釋教宅内立道壇環繞禮懺六時不輟誦法華經每日一徧後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止甚異呼詵為上行先生授香而去中

大通四年因寢忽驚覺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顔色不變言終而亡年七十八舉室咸聞空中唱上行先生已生彌陀淨域矣武帝聞而下詔謚貞節處士以顯高烈詵所撰帝歷二十卷易林二十卷續伍端休江陵記一卷晉朝雜事五卷總抄八十卷行於世子曇倩字世華亦早有令譽元帝在荆州為中錄事每出帝常目送之謂劉之遴曰荆南信多君子後轉諮議參軍所著喪服儀文字體例老子義疏算經及七曜歷術并所製文章凡九十五卷子季才有學行承聖中位中書侍郎江陵平隨例入長安

江紑

江紑字含潔濟陽考城人也父蒨光祿大夫紑幼有孝性年十三父患眼紑侍疾將期月衣不解帶夜夢一僧云患眼者飲慧眼水必差及覺說之莫能解者紑第三叔祿與草堂寺智者法師善往訪之智者曰無量壽經云慧眼見真能渡彼岸蒨乃因智者啟捨同夏縣界牛屯里舍

為寺乞賜嘉名敕荅云純臣孝子往往感應晉世顔含遂見冥中送藥近見智者知卿第二息感夢云慧眼水慧眼則是五眼之一號若欲造寺可以慧眼為名及就創造泄故井井水清冽異於常泉依夢取水洗眼及煮藥稍覺有瘳因此遂差時人謂之孝感南康王為南州召為迎王簿紑性靜好老莊玄言尤善佛義不樂進仕及父卒紑廬于墓終日號慟不絶聲月餘卒

阮孝緒

阮孝緒字士宗陳留尉氏人也父彥之宋太尉從事中郎以清幹流譽孝緒七歲出繼從伯胤之胤之母周氏卒遺財百餘萬應歸孝緒孝緒一無所納盡以歸胤之姊琅琊王晏之母聞者咸歎異之乳人憐其傳重辛苦輒竊玉羊金獸等物與之孝緒見而駭愕啓彥之送還王氏幼至孝性沉靜雖與童兒遊戲恒以穿池築山爲樂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之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加自勗以庇

爾躬答曰願迹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窮谷庶保促生以免塵累自是屏居一室非定省未嘗出戶家人莫見其面親友因呼爲居士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有味亦吐之外兄王晏貴顯屢至其門孝緒度之必至顛覆聞其笳管穿籬逃匿不與相見曾食醬美問之云是王家所得便吐餐覆醬及晏誅親戚咸爲之懼孝緒曰親而不黨何坐之及竟獲免梁武帝起兵圍建鄴家貧無以爨僮僕竊鄰人墓薪以繼火孝緒

知乃不食更令撤屋而炊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以樹環繞天監初御史中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雖邇其人甚遠其爲名流所欽尚如此自是欽慕風譽者莫不懷刺斂衽望塵而息殷芸欲贈以詩昉曰趣舍既異何必相干芸乃止唯與比部郎裴子野交子野薦之尚書徐勉言其年十餘歲隨父爲湘州行事不書官紙以成親之清白論其志行粗類管幼安以采章如似皇甫謐天監十二年詔

公卿舉士秘書監傅照上疏薦之與吳郡范元琰俱徵並不到陳郡袁峻謂曰徃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遁可乎答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黃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己何關人世況僕非徃賢之類耶初謝朏及伏暅應徵天子以爲隱者苟立虛名以要顯譽故孝緒與何胤並得遂其高志後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鄰里嗟異之合

藥須得生人蔘舊傳鍾山所出孝緒躬歷幽險
累日不逢忽見一鹿前行孝緒感而隨後至一
所遂滅就視果獲此草母得服之遂愈時皆言
其孝感所致有善筮者張有道曰見子隱迹而
心難明自非考之龜蓍無以驗也及布卦既撰
五爻曰此將為咸應感之法非嘉遯之兆孝緒
曰安知後爻不可謂上九果成遯卦有道歎曰
此所謂肥遯無不利象實應德心迹并也孝緒
曰獲遯卦而上九爻不發升遐之道便當高謝

許生乃著高隱傳上自炎皇終于天監末斟酌
分為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為上篇始終不
耗姓名可錄為中篇挂冠人世栖心塵表為下
篇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
神記並先簡孝緒而後施行南平元襄王聞其
名致書要之不赴曰非志驕富貴但性畏廟堂
若使麏麚可驂何以異夫騏騄初建武末青溪
宮東門無故自崩大風拔東宮門外楊樹或問
孝緒孝緒曰青溪皇家舊宅齊為木行東為木

位今東門自壞木其衰矣武帝禁畜讖緯孝緒
兼有其書或勸藏之答曰昔劉德重淮南秘要
適為更生之禍杜瓊所謂不如不知此言美矣
客有求之答曰己所不欲豈可嫁禍于人乃焚
之鄱陽忠烈王妃孝緒姊也王嘗命駕欲就之
遊孝緒鑿垣而逃卒不肯見王悵然歎息王諸
子篤渭陽之情歲時之貢無所受納未嘗相見
竟不之識或問其故孝緒曰我本素賤不應為
王侯姻親邂逅所逢豈關始願劉歊曾以米饋

之孝緒不納歊亦棄之末年以蔬食斷酒其恒
供養石像先有損壞心欲補之罄心敬禮經一
夜忽然完復衆並異之大同二年正月孝緒自
筮卦吾壽與劉著作同年及劉杳卒孝緒曰劉
侯逝矣吾其幾何其年十月卒年五十八梁簡
文在東宮隆恩厚贈子恕等述先志不受顧協
以為恩異常均議令恭受門徒追德論行謚曰
文貞處士所著七錄削繁等一百八十一卷並
行于世初孝緒所撰高隱傳中篇所載一百三

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贊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邪對曰荀君雖少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輙獲麟于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亡訏兄絜錄其所遺行次篇末成絕筆之意云

陶弘景

陶弘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祖隆王府參軍父貞孝昌令初弘景母郝氏夢兩天人手執香鑪來至其所已而有娠以宋孝建三年庚申歲

夏至日生幼有異操年四五歲恒以荻為筆畫灰中學書至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父為妾所害弘景終身不娶及長身長七尺七寸神儀明秀朗目疏眉細形長額聳耳耳孔各有十餘毛出外二寸許右膝有數十黑子作七星文讀書萬餘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善琴棋工草隸未弱冠齊高帝作相引為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唯以披閱

為務朝儀故事多所取焉家貧求宰縣不遂永明十年脫朝服挂神武門上表辭祿詔許之賜以束帛敕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升以供服餌及發公卿祖之征虜亭供帳甚盛車馬填咽咸云宋齊以來未有斯事於是止于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下是第八洞宮名金陵華陽之天周回一百五十里昔漢有咸陽三茅君得道來掌此山故謂之茅山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陶隱居人間書禮即以隱居代名始從東陽

孫游嶽受符圖經法徧歷名山尋訪仙藥身既輕捷性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臥其間吟詠盤桓不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知此難立止自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輙差舛若不爾豈得為今日之事豈唯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沈約為東陽郡守高其志節累書要之不至弘景為人員通謙謹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永元初更築三層

樓弘景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至其下與物遂絶唯有一家僮得至其所本便馬善射晚皆不爲唯聽吹笙而已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有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性好著述尚奇異顧惜光景老而彌篤尤明陰陽五行風角星筭山川地里方圖産物醫術本草帝代年歷以筭推知漢熹平三年丁丑冬至加時在日中而天實以乙亥冬至加時在夜凡差三十八刻是漢歷後天二日十二刻也

又以歷代皆取其先妣母后配享地祇以爲神理宜然碩學通儒咸所不悟又嘗造渾天象高三尺許地居中央天轉而地不動以機動之悉與天相會云脩道所須非止史官用是深慕張良爲人云古賢無比齊末爲歌曰水丑木爲梁字及梁武兵至新林遣弟子戴猛之假道奉表及聞議禪代弘景援引圖讖數處皆成梁字令弟子進之武帝既早與遊及即位後恩禮愈篤書問不絶冠蓋相望弘景既得神符秘訣以爲

神丹可成而苦無藥物帝給黄金朱砂曾青雄黄等後合飛丹色如霜雪服之體輕及帝服飛丹有驗益敬重之每得其書燒香虔受帝使造年歷至已巳歲而加朱點實太清三年也帝手敕招之錫以鹿皮巾後屢加禮聘並不出唯畫作兩牛一牛散放水草之間一牛著金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武帝笑曰此人無所不作欲斅曳尾之龜豈有可致之理國家每有吉凶征討大事無不前以諮詢月中常有數信時人謂

爲山中宰相二宫及公主貴要參候相繼贈遺未嘗脱時多不受納縱留者即作功德天監四年移居積金東澗弘景辟穀導引之法自隱處四十許年年逾八十而有壯容仙書曰眼方者壽千歲弘景末年一眼有時而方曾夢佛授其菩提記云名爲勝力菩薩乃詣鄮縣阿育王塔自誓受五大戒後簡文臨南徐州欽其風素召至後堂以葛巾進見與談論數日而去簡文甚敬異之天監中獻丹於武帝大通初又獻二丹

一名善勝一名成勝並爲佳寶無疾自知應逝逆剋亡日仍爲告逝詩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顏色不變屈申如常香氣累日氛氳滿山遺令旣沒不須沐浴不須施牀止兩重席於地因所著舊衣上加生祴裙及臂衣靺冠巾法服左肘錄鈴右肘藥鈴佩符絡左腋下繞腰穿環結于前釵符於髻上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車馬道人道士並在門中道人左道士右百日內夜常然燈旦常香火弟子遵而行之詔

贈大中大夫謚曰貞白先生弘景妙解術數逆知梁祚覆沒預制詩云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詩秘在篋裏化後門人方稍出之大同末士人競談玄理不習武事後侯景篡果在昭陽殿初弘景母夢青龍無尾自已升天弘景果不妻無子從兄以子裔松嗣所著學苑百卷孝經論語集註帝代年曆本草集註效驗方肘後百一方古今州郡記圖像集要及玉匱記七曜新舊術疏占候合丹法式

共秘密不傳及撰而未訖又十部唯弟子得之時有沙門釋寶誌者不知何許人有於宋太始中見之出入鍾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齊宋之交稍顯迹被髮徒跣語嘿不倫或被錦袍飲啖同於凡俗恒以銅鏡剪刀鑷屬挂杖負之而趍或徵索酒肴或累日不食預言未兆識他心智一日中分身易所遠近驚赴所居嘩嘈齊武帝忿其惑衆收付建康獄旦日咸見遊行市里旣而檢校猶在獄中其夜又語獄吏門外有

兩輿食金鉢盛飯汝可取之果是文惠太子及竟陵王子良所供養縣令呂文顯以啓武帝帝乃迎入華林園少時忽重著三布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豫章文獻王相繼薨齊亦于此季矣靈味寺沙門釋寶亮欲以納被遺之未及有言寶誌忽來牽被而去蔡仲熊嘗問仕何所至了自不荅直解杖頭左索繩擲與之莫之解仲熊至尚書左丞方知言驗永明中任東宮後堂從平旦門中出入末年忽云

門上血汙衣褰裳走過至鬱林見害果以犢車載屍出自此門舍故閹人徐龍駒宅而帝頸血流於門限焉梁武帝尤深敬事嘗問年祚遠近荅曰元嘉元嘉帝欣然以爲享祚倍宋文之年雖剃鬚髮而嘗冠下裙帽納袍故俗呼爲智公好爲讖記所謂誌公符是也高麗聞之遣使齎綿帽供養天監中十三年卒將死忽移寺金剛像出置戶外語云菩薩當去旬中無病而終先是瑯邪王筠至莊嚴寺寶誌遇之與交言歡飲

至亡敕命筠爲碑蓋先覺也

劉慧斐

劉慧斐字宣文彭城人也父元直淮南太守慧斐少博學能屬文起家梁安成王法曹行參軍嘗還都途經尋陽游於匡山遇處士張孝秀相得甚歡遂有終焉之志因不仕居東林寺又山北構園一所號曰離垢園時人仍謂爲離垢先生慧斐尤明釋典工篆隸在山手寫佛經二千餘卷常所誦者百餘卷晝夜行道孜孜不怠遠近欽慕之簡文臨江州遺以几杖論者云自遠法師沒後將二百年始有張劉之盛矣元帝及武陵王等書問不絕大同三年卒慧斐兄慧鏡安成内史初元直居郡得罪慧鏡歷詣朝士乞哀懇惻甚至遂以孝聞子曇淨字元光篤行有父風解褐安成王國左常侍父卒于郡曇淨奔喪不食飲者累日絕而又蘇每哭輒嘔血服闋因毀成疾會有詔舉士姓各舉四科曇淨叔父慧斐舉以應孝行武帝用爲海寧令曇淨又以

兄未爲縣因以讓兄乃除安西行參軍父亡後事母尤淳至身營飧粥不以委人母疾衣不解帶及母亡水漿不入口者殆一旬母喪權瘞藥王寺時天寒曇淨身衣單衣廬於瘞所晝夜哭臨不絕聲哀感行路未朞而卒

陳

馬樞

馬樞字要理扶風郿人也祖靈慶齊竟陵王錄事參軍樞數歲而孤爲其姑所養六歲能誦孝

經論語老子及長博極經史尤善佛經及周易老子義梁邵陵王綸爲南徐州刺史素聞其名引爲學士綸時自講大品經令樞講維摩老子周易同日發題道俗聽者二千人王欲極觀優劣乃謂衆曰與馬學士論議必使屈服不得空立客主於是數家學者各起問端樞乃依次剖判開其宗旨然後枝分派別轉變無窮論者拱默聽受而已綸甚嘉之尋遇侯景之亂綸舉兵援臺乃留書二萬卷付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遍乃喟然歎曰吾聞貴爵祿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介枉下之言翫清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聞甚乎乃隱于茅山有終焉之志陳天嘉元年文帝徵爲度支尚書辭不應命時樞親故並居京口每秋冬之際時往遊焉及鄱陽王爲南徐州刺史欽其高尚鄙不能至乃卑辭厚意令使邀之樞固辭以疾門人勸請不得已乃行王別築室以處之樞惡其崇麗乃于竹林間自營茅茨而居每以王公餽餉辭不獲已者率十分受一樞少屬亂離凡所居處盜賊不入依托者常數百家目精洞黃能視闇中物有白鷰一雙巢其庭樹馴狎櫚廡時至几案春來秋去幾三十年太建十三年卒撰道覺論行于世

張昭

張昭字德明吳郡吳人也幼有孝性色養甚謹

禮無違者父熯常患消渴嗜鮮魚昭乃身自結網捕魚以供朝夕弟乾字玄明聰敏博學亦有至性及父卒兄弟並不衣綿帛不食鹽酢日唯食一升麥屑粥而已每一感慟必致嘔血鄰里聞其哭聲皆爲之涕泣父服未終母陸氏又亡兄弟遂六年哀毀形容骨立親友見者莫識焉家貧未得大葬遂布衣蔬食十有餘年杜門不出屏絶人事時衡陽王伯信臨郡舉乾孝廉固辭不受兄弟並因毀成疾昭失一眼乾亦中冷

苦癖年竝未五十終于家子胤俱絶

逸民史卷之十一 終

逸民史卷之十二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北魏

鄭脩

鄭脩北海人也少隱于岐南几谷中依巖結宇不交世俗雅好經史專意玄門前後州將每徵不至岐州刺史魏蘭根頻遣致命脩不得已暫出見蘭根尋還山舍蘭根申表薦脩明帝詔付雍州刺史蕭寶寅訪實以聞會寶寅作逆事不行

馮亮

馮亮字靈通南陽人梁平北將軍蔡道恭之甥也少博覽諸書又篤好物理隨道恭至義陽會中山王英平義陽獲焉英素聞其名以禮待接亮性清靜後隱居嵩山感英之德以時展覲英亡亮奔赴盡其哀慟宣武嘗召以爲羽林監領中書舍人將令侍講十地諸經固辭不許又欲

使衣幘入見苦求以幅巾就朝遂不強逼還山數年與僧禮誦爲業蔬食飲水有終焉之志會逆人王敞事發連山中沙門法而亮被執赴尚書省十餘日詔特免雪亮不敢還山遂寓居景明寺敕給衣食及其從者數人後思其舊居復還山室亮既愛山水又兼工思結架巖林甚得栖遊之適頗以此聞宣武給其工力令與沙門統僧暹河南尹甄琛等同視嵩山形勝之處遂進閑居佛寺林泉既奇營製又美曲盡山居之

妙亮時出京師延昌二年冬因遇篤疾宣武敕以馬輿送令還山居嵩高道場寺數日卒詔贈帛二百疋以供凶事遺誡兄子綜殮以衣帢左手持板右手執孝經一卷置尸盤石上去人數里外積十餘日乃焚于山灰燼處起佛塔經藏初亮以盛冬喪連日驟雪窮山荒澗鳥獸饑窘僵尸山野無所防護時有壽春道人惠需每旦往看其屍拂去塵霰禽蟲之迹交橫左右而初無侵毀衣服如本唯風吹帢巾又以亮識舊南

方法師信大栗十枚言[illegible]之將來十地果報開[illegible]手以置把中經宿爲鼠鳥盜食皮殼在地而亦不傷肌體焚燎之日有素霧蓊鬱回繞其傍自地屬天彌朝不絕山中道俗營助者百餘人莫不異焉

李謐

李謐字永和少好學周覽百氏初師事小學博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同門生爲之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謐以公子徵

拜著作佐郎辭以授弟郁詔許之州再舉秀才公府二辟並不就唯以琴書爲業有絕世之心覽考工記大戴禮盛德篇以明堂之制不同遂著明堂制度論曰余謂論事辨物當取正于經典之真文援證定疑必有驗于周孔之遺訓然後可以稱準的矣今禮文殘缺聖言靡存明堂之制誰使正之是以後人紛糾競興異論五九之說各信其習是非無準得失相半故歷代紛紛靡所取正乃使裴頠云今羣儒紛糾互相掎

撫就令其象可得而圖其所以居用之禮莫能
通也爲設虛器耳光漢氏所作四維之令復不
能令各處其辰懸以爲尊祖配天其義明著廟
宇之制理據未分直可爲殿屋以祟嚴父之祀
其餘雜碎一皆除之斯豈不以羣儒舛互並乖
其實據義求衷莫適可從哉但恨典文殘滅求
之靡據而已矣乃復遂去室牖諸制施之于教
未知其所隆政求之于情未可喻其所以必須
惜哉言乎仲尼有言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

禮余以爲隆政必須其禮豈彼一羊哉推此而
論則聖人之于禮殷勤而重之裴頠之于禮任
意而忽之是則頠賢于仲尼矣以斯觀之裴氏
子以不達而失禮之旨也余竊不自量頗有鄙
意據理尋義以求其真貴合雅衷不苟偏信乃
藉之以禮傳考之以訓注博採先賢之言廣捜
通儒之說量其當否參其同異棄其所短收其
所長推義察圖以折厥衷豈敢必善聊亦合其
言志矣凡論明堂之制者雖衆然校其大畧則

二途而已言五室者則據周禮考工之記以爲
本是康成之徒所執言九室者則案大戴盛德
之篇以爲源是伯喈之倫所持此二書雖非聖
言然是先賢之中博見洽通者也但各記所聞
未能全正可謂既盡美矣未盡善也而先儒不
能考其當否便各是所習卒相非毀豈達士之
確論哉小戴氏傳禮事四十九篇號曰禮記雖
未能全當然多得其衷方之前賢亦無愧矣而
月令玉藻明堂三篇頗有明堂之義余故採掇

二家參之月令以爲明堂五室古今通則其室
居中者謂之太廟太室之東者謂之青陽當太
室之南者謂之明堂太室之西者謂之總章當
太室之北者謂之玄堂四面之室各有夾房謂
之左右个三十六戶七十二牖矣室个之形今
之殿前是其遺象耳个者卽寢之房也但明堂
與寢施用既殊故房个之名亦隨事而遷耳今
粗書其像以見鄙意案圖察義略可驗矣故檢
之五室則義明于考工校之戶牖則數協於盛

德考之施用則事著于月令求之閏也合周禮與玉藻既同夏殷又符周秦雖乖衆儒儻或在斯矣考工記曰周人明堂度以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余謂記得之于五室而謬于堂之脩廣何者當以理推之令愜古今之情也夫明堂者蓋所以告月朔布時令宗文王祀五帝者也然營構之範自當因宜刱制耳故五室者合于五帝各居一室之義且四時之祀皆

據其方之正又聽朔布令咸得其月之辰可謂施政及記二三俱允求之古義竊爲當矣鄭康成漢末之通儒後學所取正釋五室之位謂土居中木火金水各居四維然四維之室既乖其正施令聽朔各失厥中左右之个棄而不顧乃反文之以美說飾之以巧辭言水木用事交于東北木火用事交于東南火土用事交于西南金水用事交于西北既依五行當從其用事之交出何經典可謂工於異端言非而博疑誤後

學非所望于先儒也禮記玉藻曰天子聽朔于南門之外閏月則闔門左扉立于其中鄭玄注曰天子之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卒事反宿路寢亦如之閏月非常月聽其朔于明堂門下還處路寢門終月也而考工記周人明堂玄注曰或舉王寢或舉明堂互言之以明其制同也其同制之言皆出鄭注然則明堂與寢不得異矣而尚書顧命篇曰迎子釗南門之外延入翼室此

之翼室卽路寢矣其下曰大貝賁鼓在西房垂之竹矢在東房此則路寢有左右房見于經史者也禮記喪服大記曰君夫人卒于路寢小斂婦人髽帶麻于房中鄭玄注曰此蓋諸侯禮帶麻于房中則西南天子諸侯左右房見于注者也論路寢則明其左右言明堂則闕其左右个同制之說還相矛楯通儒之注何其然乎使九室之徒奮筆而爭鋒者豈不由處室之不當哉記云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置五

室于斯堂雖使班倕構思王爾營度則不能令三室不居其南北也然則三室之間便居六筵之地而室壁之外裁有四尺五寸之堂焉豈有天子布政施令之所宗祀文王以配上帝之堂周公負扆以朝諸侯之處而室戶之外僅餘四尺而已哉假在儉約爲陋過矣論其堂宇則偏而非制求之道理則未愜人情其不然一也余恐爲鄭學者苟求必勝競生異端以相訾抑云二筵者乃室之東西耳南北則狹焉余故備論

之曰若東西二筵則室戶之外爲丈三尺五寸矣南北戶外復如此則三室之中南北裁各丈二尺耳記云四旁兩夾窻若爲三尺之戶二尺之窻窻戶之間裁盈一尺繩樞甕牖之室篳門圭竇之堂尚不然矣假令復欲小廣之則四面之外閏狹不齊東西既深南北更淺屋宇之制不爲通矣驗之衆塗畧無算焉且凡室二筵丈八地耳然則戶牖之間不踰二尺也禮記明堂天子負斧扆南向而立鄭玄注曰設斧于戶牖之間

而鄭氏禮圖說扆制曰從廣八尺畫斧文于其上今之屛風也以八尺扆置二尺之間此之叵通不待智者較然可見矣且若二筵之室爲四尺之戶則戶之兩頰裁各七尺耳全以置之猶自不容矧復戶牖之間哉其不然二也又復以世代驗之卽虞夏尚朴殷周稍文制造之差每加崇飾而夏后世室堂脩二七周人之制反更促狹豈是夏禹卑宮之意周監郁郁之美哉斯察之其不然三也又云堂崇一筵便基高九尺

而壁戶之外裁四尺五寸于營制之法自不相稱其不然四也又云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而復云凡室二筵而不以几還自相違其不然五也以此驗之記者之謬抑可見矣盛德篇云明堂凡九室三十六戶七十二牖上員下方東西九仞南北十筵堂高三尺也余謂盛德篇得之于戶牖失之于九室何者五室之制傍有夾房面各有戶戶有兩牖此乃因事立則非拘異術戶牖之數固自然矣九室者論之五帝事既

不合施之時令又失其辰左右之个重置一隅兩辰同處參差出入斯乃義無所據未足稱也且又堂之脩廣裁六十三尺耳假使四尺五寸爲外之基其中五十四尺便是五室之地計其一室之中僅可一丈置其戶牖則於何容之哉若必小而爲之以容其數則令帝王側身出入斯爲怪矣此匪直不合典制抑亦可哂之甚也余謂其九室之言誠亦有由然竊以爲戴氏聞三十六戶七十二牖弗見其制靡知所置便謂

一室有四戶之窓計其戶牖之數即以爲九室耳或未之思也蔡伯喈漢末之時學士而見重于當時即識其脩廣之不當而必未思其九室之爲謬更脩而廣之假其法象可謂因僞飾辭順非而澤諒可歎矣余今省彼衆家委心從善庶探其衷不爲苟異但是古非今俗間之常情愛遠惡近世中之恒事而千載之下獨論古制驚俗之談固延多誚脫有深賞君子者覽而揣之儻或存焉謐不飲酒好音律愛樂山水高尚

之情長而彌固一遇其賞悠爾忘歸乃作神士賦延昌四年卒年三十二遐邇悼惜之其年四門小學博士孔璠等學官四十五人上書曰竊見故處士趙郡李謐十歲喪父哀號罷隣人之相幼事兄瑒恭順盡友于之誠十三通孝經論語毛詩尚書歷數之術尤盡其長州閭鄉黨有神童之號年十八詣學受業時博士即孔璠也覽始要終論端究緒授者無不欣其言矣于是鳩集諸經廣校同異比三傳事例名春秋叢林

十有二卷爲璠等判析隱伏垂盈百條滯無常滯纖毫必舉通不長通有枉斯屈不苟言以違經弗飾辭而背理辭氣磊落觀者忘疲每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專城遂絕迹下帷杜門却掃棄產營書手自刪削卷無重複者四千有餘矣猶括次專家搜比黨議隆冬達曙盛暑通宵雖仲舒不闚園君伯之閉戶高氏之遺漂張生之忘食方之斯人未足爲喻謐嘗詰故太常卿劉芳推問音義及中代興廢之由芳乃歎曰

君若遇高祖侍中太常非僕有也前河南尹黄門侍郎甄琛内賛近機朝野傾目于時親識有求官者荅云趙郡李謐耽學守道不悶于時常欲致言但未有次耳諸君何爲輕自媒衒謂其子曰昔鄭玄盧植不遠數千里詣扶風馬融今汝明師甚邇何不就業也又謂朝士曰甄琛行不媿時但未薦李謐以此負朝廷耳又結宇依巖憑崖鑿室方欲訓彼青衿宣揚墳典冀西河之教重興北海之風不墜而祐善空聞暴疾而

卒邦國銜殄悴之哀儒生結摧梁之慕况璠等或服議下風或親承音旨師儒之義其可黙乎事奏詔曰謐屢辭徵辟志守冲素儒隱之操深可嘉美可遠傍惠康近準玄晏謚曰貞静處士并表其門閭以旌高節于是表其門曰文德里曰孝義云

眭夸

眭夸一名旭趙郡高邑人也祖邁晉東海王越軍謀掾後没石勒爲徐州刺史父邃字懷道慕容賓中書令夸少有大度不拘小節耽好書傳未曾以世務經心好飲酒浩然物表年三十遭父喪鬚鬂致白每一悲哭聞者爲之流涕高尚不仕寄情丘壑同郡李順願與之交夸拒而不許邦國少長莫不憚之少與崔浩爲莫逆之交浩爲司徒奏徵爲中郎辭疾不赴州郡逼遣不得已入京都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敘談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論屈之竟不能發言其見敬憚如此浩後遂投詔書于夸懷亦不開口

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將别桃簡浩小名浩慮夸卽還時乘一騾更無兼騎乃以夸騾内之廐中冀相維縶夸遂托鄉人輸租者繆爲御車乃得出關浩知而嘆曰眭夸獨行士本不應以小職辱之又使其人杖策復路吾當何辭以謝也時朝法甚峻夸旣私還將有私歸之咎浩仍相左右始得無坐經年送夸本騾兼遺以所乘馬爲書謝之夸更不受其騾馬亦不復書及浩没爲之素服受鄉人弔

唁經一時乃止嘆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跓夸
遂作朋友篇辭義爲時人所稱婦父鉅鹿魏攀
當時名達之士未嘗備壻之禮情同朋好或人
謂夸曰吾聞有大才者必居貴仕子何獨在桑
榆乎遂著知命論以釋之及卒葬日赴會者如
市無子

胡叟

胡叟字倫許安定臨涇人也世爲西夏著姓叟
少聰慧年十三辨疑釋理鮮有屈焉學不師受

披讀羣籍再閱于目皆能誦焉以姚氏將衰遂
入長安觀風化隱匿名行懼人見知時京兆韋
祖思少閱典墳多蔑時彥待叟不足叟拂衣而
出祖思固留之曰當與君論天人之際何遂反
乎叟曰論天人者其亡久矣與君相知何夸言
若是遂歸主人賦韋杜二族一宿而成時年十
八矣其述前載無違舊美叙中世有惚時事而
末及鄙黷人皆奇其才畏其筆叟孤飄坎壈未
有仕路遂入漢中宋梁秦三州刺史馮翊吉翰

頗相禮接授叟末佐不稱其懐未幾翰遷益州
叟隨入蜀後入沮渠牧犍牧犍遇之不重叟乃
爲詩示所知廣平程伯達其畧曰群犬吠新客
佞暗排疎賓直途既已塞曲路非所遵望衛惋
祝鮀眄楚悼靈均何用宣憂懐託翰寄輔仁伯
達見詩謂曰涼州雖地居戎域然自張氏以來
號有華風今則憲章無虧何祝鮀之有叟曰貴
主奉正朔而弗淳慕仁義而未允吾之擇木夙
在大魏與子暫違非久闊也歳餘牧犍破降叟

既先歸魏朝廷以其識機賜爵始復男家于密
雲蓬室草筵唯以酒自適謂友人金城宗舒曰
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栖謝其高矣文成
時召叟及舒並使作檄檄宋蠕蠕舒文劣于叟
尋歸家不事產業常苦飢貧然不以爲恥養子
字螟蛉以自給養每至貴勝門恒乘一牸牛弊
韋袴褶而已見車馬榮華者視之蔑如也尚書
季敷嘗遺以財都無所受初叟一見高允曰吳
鄭之交以紵縞爲美談吾之子子以弦韋爲幽

贊以此言之彼可無愧也于允館見中書侍郎趙郡李燦被服華靡叟貧老衣褐燦頗忽之叟謂曰李子今若相脱體上衿褶衣帽君其作何許也譏其唯假成服燦惕然失色叟少孤每言及父母則淚下若孺子號春秋當祭之前則必求旨酒美膳將其所知廣寧常順陽馮翊田文宗上谷侯法儁提壺執俎至郭外空静處設坐奠拜盡孝思之敬時燉煌氾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著作佐郎博陵許赤武河東裴定

宗等謂潛曰再三之惠以爲過厚子惠于叟何其恒也潛曰我恒給祭者以其恒于孝思也論者以潛爲君子矣高閭曾造其家遇叟短褐曳柴從田歸舍爲閭設濁酒蔬食皆手自辦集然其館宇卑陋園疇褊局而飯菜精潔醯醬調美見其二妾並年衰跛眇衣布穿敝閭見其貧以衣物直十餘匹贈之閭作宜命賦叟爲之序密雲左右皆祇仰其德歲時奉以布麻穀麥叟隨分散之家無餘財卒無子家人營主喪事胡始昌迎殯之于家葬于墓次卽令弟繼之襲其爵復始男武威將軍叟與始昌雖宗室性氣殊詭不相附其存往來乃簡及亡而收恤至厚議者以爲非必敦哀昧宗或緣求利品秩也

張吾貴

張吾貴字吳子中山人也少聰慧口辯身長八尺容貌奇偉年十八本郡舉爲太學博士吾貴先未多學乃從酈詮受禮牛天祐受易詮祐粗爲敵發而已吾貴覽讀一遍便卽别搆戸牖世

人競歸之曾于夏學聚徒千數而不講傳生徒竊云張生之于左氏似不能説吾貴聞之謂曰我今夏講暫罷後當説傳君等來日皆當持本生徒怪之而已吾貴詣劉蘭蘭遂爲講傳三旬之中吾貴兼讀杜服隱括兩家異同悉舉諸生後集便爲講之義例無窮皆多新異蘭仍伏聽學者以此益奇之而辯能飾非好爲詭説由是業不久傳而氣陵牧守不屈王侯竟不仕而終

劉獻之

劉獻之博陵饒陽人也少而孤貧雅好詩傳曾受業于渤海程玄後遂博觀衆籍見名法之言掩卷而笑曰若使楊墨之流不爲此書千載誰知其小也曾謂其所親曰觀屈原離騷之作自是狂人死其宜矣孔子曰無可無不可寔獲我心時人有從獻之學者獻之輙謂之曰人之立身雖百行殊塗凖之四科要以德行爲首子若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不待出戶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蹻從師正可博詞多

識不過爲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于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卑魚之歎方乃歸而養親嗟乎先達何自覺之晚也由是四方學者莫不高其行義希造其門獻之善春秋毛詩每講左氏盡隱公八年便止云義例已了不復費辭由是弟子不能究竟其說後本郡逼舉孝廉至京稱病而還孝文幸中山詔徵典內校書獻之喟然嘆曰吾不如莊周散木遠矣一之謂甚其可再乎固以疾辭時中山張吾貴與獻之齊名四海皆稱儒宗吾貴每一講唱門徒千數其行業可稱者寡獻之著錄數百而已皆通經之士於是有識者辨其優劣魏承喪亂之後五經大義雖有師說而海內諸生多有疑滯咸決于獻之六藝之文雖不悉注所擬宗旨頗異舊義撰三禮大義四卷三傳略例三卷與毛詩序共八卷行于世并章句疏二卷注涅槃經未成而卒四子放古爰古叅古脩古

北齊

馮偉

馮偉字偉節中山安喜人也身長八尺衣冠甚偉見者肅然少從李寶鼎學李重其聰敏恒別意試問之多所通解尤明禮傳後還鄉里閉門不出將三十年不問生產不交賓客專精覃思無所不通齊趙郡王出鎮定州以禮迎接命書三至縣令親至其門猶辭疾不起王將命駕致請佐吏前後星馳報之縣令又自爲其整冠履不得已而出王下廳事迎之止其拜伏分階而

上留之賓館甚見禮重王將舉充秀才固辭不就歲餘請還上知其不願拘束以禮發遣贈遺甚厚一無所納唯受時服而已及還不交人事郡守縣令每親至歲時或置羊酒亦辭不納門徒束脩一毫不受蠶而衣耕而飯簞食瓢飲不改其樂以壽終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居處一與戒行沙門同耆老自幼見之容色常

不定人莫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遍遊遐邇既入荊州汶陽郡高要縣之紫石山無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之亂時人以爲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于梁法和謂南郡朱元英曰貧道共檀越擊侯景去元英曰侯景爲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法和曰正自如此及景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宜待熟時固問之乃曰亦剋亦不剋景遣將任約擊梁湘東王于江陵法和乃詣湘東乞征約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咲曰無量兵馬江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無復一驗人以爲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船不介胄沿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聊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明日當不損客主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船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扇麾風風即

返約衆皆見梁兵步于水上于是大潰皆投水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和曰吾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刹語檀越等此雖爲刹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于水中見約抱刹仰頭裁出鼻遂禽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檀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于後當得檀越力耳湘東果釋用爲郡守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戰焉法和既平約往進見

王僧辯于巴陵謂曰貧道已刼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為檀越宜即遂取乃請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鎖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度峽口勢蹙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插表今掘之如其言又甞至襄城北大樹下畫地方

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為授三歸龜乃入草初八疊山多惡疾人法和為采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為弟子山中多毒虫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于岸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才或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雨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亡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

蛇頭來詣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齰袴襠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為蛇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詣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為作功德一月内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為人置宅圖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于碓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碓因繫馬于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走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為都督郢州刺史封江乘縣公

法和不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居士後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陸為三公而自稱何也褒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是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為弟子唯以道術為先不以法獄加人又列肆之所不立市丞牧佐之法無人領受但以空檻籥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檻中所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

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
雄辯無敵然猶帶蠻音善為攻戰具在江夏大
聚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
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天王坐處
豈規王位但于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
見主上應有報至故援耳今既被疑是業定不
可改也于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
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
我自能破賊師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

州堊其城門著粗白布衫布袴邪巾大繩束腰
坐葦蓆終日乃脫之及聞梁元帝敗滅復取前
凶服著之哭泣受弔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
和始于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
曰後四十許年佛法當遭雷雹此寺幽僻可以
免難及魏平荊州宮室焚燼總管欲發取壽王
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
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春清和王岳進平臨
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為大都督十州

諸軍事太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荊州
刺史安湘郡公宋莅為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
弟簉為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
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
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有奇術虛心想見之
備三公鹵薄于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
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既萬里歸誠
主上虛心相待何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
路車至于館明日引見給通幰油絡網車伏身

百人詣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荊山居
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于昭陽殿賜法和錢
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
生資什物稱是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
有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
散施一日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與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
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
終浴訖將殮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而

視之空棺而已法和書其所居室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爲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毋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爲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卽位至武成傳位後王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肯嫁娶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别更佗淫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

後周

韋夐

韋夐字敬遠志尚夷簡淡於榮利弱冠被召拜雍州中從事非其好也遂謝疾去職前後十見徵辟皆不應命屬太祖經綸王業側席求賢聞夐高養不仕虛心敬悅遣使辟之備加禮命雖情諭甚至而竟不能屈彌以重之亦弗之奪也所居之宅枕帶林泉夐對翫琴書蕭然自樂時人號爲居士焉至有慕其閑素者或載酒從之

夐亦爲之盡懽接對忘倦明帝卽位禮敬逾厚乃爲詩以貽之曰六爻貞遯出三辰光少微頡陽讓逾遠滄洲去不歸香動秋蘭佩風飄蓮葉衣坐石窺仙洞乘槎下釣磯嶺松千仞直巖泉百丈飛聊登平樂觀遥望首陽薇詎能同四隱來參余萬機夐答帝詩願時朝謁帝大悅勑有司日給河東酒一斗號之曰逍遥公時晉公護執政廣營第宅嘗召夐至宅訪以政事夐仰視其堂徐而嘆曰酣酒嗜音峻宇雕牆有一于此

未或弗亡護不悅有識者以爲知言陳遣其尚書周弘正來聘素聞夐名請與相見朝廷許之弘正乃造夐談讌盈日恨相遇之晚後請夐至賓館夐時赴弘正仍贈詩曰德星猶未動真車詎肯來其爲時所欽挹如此武帝嘗與夐夜宴大賜之縑帛令侍臣數人以送出夐唯取一疋示承恩旨而已帝以此益重之孝寬爲延州揔管夐至州與孝寬相見將還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夐夐以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

人不棄遺簪墜履者惡與之同出不與同歸吾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録新亦非吾志也於是乃乘舊馬以歸武帝又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詔㚈辨其優劣㚈以三教雖殊同歸于善其迹似有深淺其致理殆無等級乃著三教序奏之帝覽而稱善時宣帝在東宮亦遺㚈書并令以帝所乘馬迎之問以立身之道㚈對曰傳不云乎儉爲德之恭侈爲惡之大欲不可縱志不可滿並聖人之訓也願殿下察之㚈子璀行隨州刺史

因疾物故孝寬子揔復于并州戰殁一日之中凶問俱至家人相對悲慟而㚈神色自若謂之曰死生命也去來常事亦何足悲援琴撫之如舊㚈又雅好名義虛襟善誘雖耕夫牧竪有一介可稱者皆接引之特與族人處玄及安定梁曠爲放逸之友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抄録數十萬言晚年虛靜惟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製述咸削其藁故文筆多並不存建德中㚈以年老預戒其子等曰昔士安以籧篨束體王孫以布囊繞尸二賢高達非庸才能繼吾死之日可歛舊衣勿更新造使棺足周尸牛車載柩墳高四尺壙深一丈其餘煩雜悉無用也朝晡奠食於事彌煩吾不能頓絶汝輩之情可朔望一奠而已仍薦素蔬勿設牲牢親友欲以物弔祭者並不得爲受吾常恐臨終恍惚故以此言預戒汝輩瞑目之日勿違吾志也宣政元年二月卒于家時年七十七武帝遣使祭賻賵有加其喪制葬禮諸子等並遵其遺戒子世康

逸民史卷之十三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隋

李士謙

李士謙字子約趙郡平棘人也髫亂喪父事母以孝聞母曾歐吐疑爲中毒因跪而嘗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稱曰此兒吾家之顔子也年十二魏廣平王贊辟開府參軍事後

丁母憂居喪骨立有姊適宋氏不勝哀而死士謙服闋捨宅爲伽藍脫身而出詣學請業研精不倦遂博覽羣籍兼善天文術數齊吏部尚書辛術召署員外郎趙郡王叡舉德行皆稱疾不就和士開亦重其名將諷朝廷擢爲國子祭酒士謙知而固辭得免隋有天下畢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嘗飲酒食肉口無殺害之言至于親賓來萃輒陳罇俎對之危坐終日不倦李氏宗黨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齊會極歡無不沉醉諠亂嘗集士謙所盛饌盈前而先爲設黍謂羣從曰孔子稱黍爲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違乎少長肅然不敢弛惰退而相謂曰既見君子方見吾徒之不德也士謙聞而自責曰何乃爲人所疎頓至于此家富于財躬處節儉每以振施爲務州里有喪事不辦者士謙輒奔走赴之隨乏供濟有兄弟分財不均至相鬩訟士謙聞而出財補其少者令與多者相埒兄弟愧懼更相推讓卒爲善士有牛犯其

田者士謙牽置涼處飼之過于本主望見盜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童嘗執盜粟者士謙慰諭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放之其奴嘗與鄉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斃于手下震惶懼請罪士謙謂之曰卿本無殺心何爲相謝然可遠去無爲吏所拘性寬厚皆此類也其後出粟數千石以貸鄉人值年穀不登債家無以償皆來致謝士謙曰吾家餘粟本圖振贍豈求利哉於是悉召債家爲設酒食對之燔契曰

債了矣幸勿爲念也各令罷去明年大孰債家爭來償譙譙拒之一無所受他年又大飢多有死者士譙罄竭家資爲之糜粥賴以全活者將萬計收埋骸骨所見無遺至春又出粮種分給貧乏趙郡農民德之撫其子孫曰此乃李叅軍遺惠也或謂士譙曰子多陰德士譙曰所謂陰德者何猶耳鳴已獨聞之人無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陰德之有士譙善談玄理嘗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應報之義以爲外典無聞焉

士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邪佛經云輪轉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謂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未東而賢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鯀爲黄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犬黄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烏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邪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僕以爲然士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而作木豈有心乎客又問三教優劣士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難而止士譙平生時爲詠懷詩輒毀棄其本不以示人又嘗論刑罰遺文不具其畧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損益無爲頓改今之贓重者死是酷而不懲也語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謂此罪宜從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斷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盜宜

黥又犯則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無不止也無賴之人竄之邊裔職爲亂階適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奕淫遊盜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則可有識者頗以爲得治體開皇八年終于家時年六十六趙郡士女聞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叅軍死乎會葬者萬餘人鄉人李景伯等以士譙道著丘園條其行狀詣尚書省請先生之謚事寢不行遂相與樹碑于墓其妻范陽盧氏亦有婦德及夫終後所有

賻贈一無所受謂州里父老曰叅軍平生好施今雖殞歿安可奪其志哉於是散粟五百石以振窮之

崔廓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齊燕州司馬廓少孤貧而毋賤由是不爲邦族所齒初爲里佐屢逢屈辱於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覽書籍多所通涉山東學者皆宗之既還鄉里不應辟命與趙郡李士謙爲忘年之友每相往來時

稱崔李及士謙死廓哭之慟爲之作傳輸之秘府士謙妻盧氏寡居每有家事輒令人諮廓取定廓嘗著論言刑名之理其義甚精文多不載大業中終于家時年八十有子曰頵頵字祖濬七歲能屬文容貌短小有口才開皇初秦孝王薦之射策高第詔與法儒定禮樂授校書郎尋轉協律郎太常卿蘇威雅重之毋憂去職性至孝水漿不入口者五日徵爲河南豫章二王侍讀每更日來往二王之第及河南王爲晉王轉記室叅軍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遺頵書曰昔漢氏西京梁王建國平臺東苑慕義如林馬卿辭武騎之官枚乘罷弘農之守每覽史傳嘗切怔之何乃脫略官榮棲遲藩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豈徒然哉足下博聞强記鈎深致遠視漢臣之三傑似涉蒙山對梁相之五車若吞雲夢吾兄欽賢重士敬愛忘疲先築郭隗之宮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開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籠曲阜城兼七十包舉臨淄大

啟南陽方開東閣想得奉飛蓋曳長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賦池竹之檀欒其崇貴也如彼其風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樂如之高視上京有懷德祖才謝天人多慚子建書不盡意寧俟煩辭頵荅曰一昨伏奉教書榮貺非恒心靈自失若乃理高象繫管輅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不詳至於五色相宣八音繁會鳳鳴不足喻龍章莫之比吳札之論周頌詎盡揄揚郢客之奏陽春誰堪赴節伏惟令王殿下

奠潤天潢承輝日覩雅道貴于東平文藝高于北海漢則馬遷蕭望晉則裴楷張華鷄樹騰聲鵷池布美望我清塵悠然路絶祖濬燕南贅客河朔惰遊本無意于希顔豈有心于慕藺未嘗聚螢映雪懸頭剌股讀論唯取一篇披莊不過盈尺復況桑榆漸暮藜藿屢空舉燭無成穿楊盡棄但以燕求馬首薛養鷄鳴謬齒鴻儀虛班驥阜挾太山而超北海比報德而非難堙崑崙以爲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屬周相錫瑞唐水承

家門有將相樹宜桃李眞龍將下誰好有名濫吹先逃何須別聽但慈旨抑揚損上益下江海所以稱王丘陵爲之不逮曹植倘豫聞高論則不殞令名楊脩若切在下風亦詎虧醇德無任荷戴之至謹奉啟以聞豫章得書賚米五十石并衣服錢帛時晉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東宮除太子齋師俄遷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歸于家後徵授起居舍人大業四年從駕汾陽宮次河陽鎮藍田令王曇于藍田山得一玉人長

三尺四寸著大領衣冠幘奏之詔問羣臣莫有識者顧荅曰謹按漢文已前未有冠幘卽是文帝以來所制作也臣見魏大司農盧元明撰嵩高山廟記云有神人以玉爲形像長數寸或出或隱出則令世延長伏惟陛下應天順民定鼎嵩雒岳神自見臣敢稱慶因再拜百官畢賀天子大悅賜縑二百匹從駕登太行山詔問顧曰何處有羊腸坂顧對曰臣按漢書地理志上黨河關縣有羊腸坂帝曰不是又荅曰臣按皇甫

士安撰地書云太原北九十里有羊腸坂帝曰是也因謂牛弘曰崔祖濬所謂問一知二五年受詔與諸儒撰區宇圖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許善心衍爲六百卷以父憂去職尋起令視事遼東之役授鷹揚長史置遼東郡縣名皆顧之議也奉詔作東征記九年除越王長史于時山東盜賊蜂起帝令撫慰高陽襄國歸首者八百餘人十二年從駕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爲著作郎稱疾不起在路

發疾卒于彭城時年六十九顧與洛陽元善河
東柳䛒太原王邵吳興姚察瑯琊諸葛頴信都
劉焯河間劉炫相善每因休假淸談竟日所著
詞賦碑誌十餘萬言撰洽聞志七卷八代四科
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傾覆咸爲煨燼

徐則

徐則東海剡人也幼沈靜寡嗜欲受業于周弘
正善三玄精于議論聲擅都邑則歎曰名者實
之賓吾其爲賓乎遂懷棲隱之操杖策入縉雲

山後學數百人苦請教授則謝而遣之不娶妻
常服巾褐陳太建時應召來憩于至眞觀期月
又辭入天台因絶穀養性所資惟松水而已雖
隆冬沍寒不服綿絮太傅徐陵爲之刊山立頌
初在縉雲山太極眞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
十當爲王者師然後得道也晉王廣鎭揚州知
其名手書召之曰夫道得衆妙法體自然包涵
二儀混成萬物人能弘道道不虛行先生履德
養空宗玄齊物深明義味曉達法門悅性冲玄
怡神虛白餐松餌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風
雲遊玉堂而駕龍鳳雖復藏名台岳猶且騰實
江淮籍甚嘉猷有勞寤寐欽承素道久積虛襟
側席幽人夢想岩穴霜風已冷海氣將寒偃息
茂林道體休悆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
公來儀藩邸古今雖異山谷不殊市朝之隱前
賢已說導凡述聖非先生而誰故遣使人往彼
延請想無勞束帛賁然來思不待蒲輪去彼空
谷希能屈己佇望披雲則謂門人曰吾今年八

十一王來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遂詣
揚州晉王將請受道法則辭以時日不便其後
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禮之儀至于五
更而死支體柔弱如生停留數旬顏色不變晉
王下書曰天台眞隱東海徐則先生虛確居宗
冲玄成德齊物處外檢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
餌术栖隱靈岳五十餘年卓矣仙才飄然勝氣
千尋萬頃莫測其涯寡人欽承道風久餐德素
頻遣使乎遠此延[illegible]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緣

至止甫爾未淹旬日厭塵羽化反眞靈府身體柔軟顏色不變經方所謂屍解地仙者哉誠復師禮未申而心許有在雖忘怛化猶愴於懷喪事所資隨須供給霓裳羽蓋既且騰雲空槨餘衣詎藉墳壟但杖舄猶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還天台定葬是時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見則徒步云得放還至其舊居取經書道法分遺弟子仍令淨掃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後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須臾屍柩至方

知其靈化時年八十二晉王聞而益異之賵物千段遣畫圖其狀貌令柳䛒爲之讚曰可道非道常道無名上德不德至德無盈玄風扇矣而有先生夙鍊金液怡神玉淸石髓方軟雲丹欲成言追葛稚將侶茅嬴我王遇屬爰感靈誠柱下暫啟河上沈精留符告信化杖飛聲永思靈迹曷用攄情時披素繪如臨赤城時有建安宋玉泉會稽孔道茂丹陽王遠知等亦行辟穀以松水自給皆爲煬帝所重

張文詡

張文詡河東人也父琚開皇中爲洹水令以淸正聞有書數千卷教訓子姪皆以明經自達文詡博覽文籍特精三禮其周易詩書及春秋三傳並皆通習每好鄭玄注解以爲通博其諸儒異說亦皆詳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碩學之士其房暉遠張仲讓孔籠之徒並延之于博士之位文詡時遊太學暉遠等莫不推伏之學內翕然咸共宗仰其門生多詣文詡請質凝滯文

詡輒博引徵據辨說無窮唯其所擇治書侍御史皇甫誕一時朝彥恒執弟子之禮適至南臺遽飾所乘馬就學邀屈文詡每牽馬步進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僕射蘇威聞其名而召之與語大悅勸令從官文詡意不在仕固辭焉仁壽末學廢文詡杖策而歸灌園爲業州郡頻舉皆不應命事母以孝聞每以德化人鄉黨頗移風俗嘗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盜因感悟棄麥而謝文詡慰諭之自誓不言固令持

去經數年益者向人說之始爲遠近所悉鄉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舊堵以應之文詡嘗有腰疾會醫者自言善禁文詡令禁之遂爲刃所傷至于頓伏牀枕醫者叩頭請罪文詡遽遣之因爲其隱謂妻子曰吾昨風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類也州縣以其貧素將加振贍輒辭不受每閑居無事從容長歎曰老冉冉而將至恐脩名之不立以如意擊几皆有處所時人方之閔子騫原憲焉終于家年四十鄉人爲

立碑頌號曰張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謂隱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發也蓋以恬淡爲心不皦不昧安時處順與物無私者也士謙等忘懷纓冕畢志丘園隱不違親貞不絕俗不教而勸虛往實歸愛之如父母懷之如親戚非有自然之純德其孰能至于斯乎然士謙聞譽不喜文詡見傷無慍徐則志在沈冥不可親疎莫能貴賤皆抱操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遂以肥遯見稱祖濬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構父子雖其動靜殊方其於成名一也美哉

徐孝肅

徐孝肅汲郡人也宗族數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肅性儉約事親以孝聞雖在幼齒宗黨間每有爭訟皆至孝肅所評論之爲孝肅所短者無不引咎而退孝肅早孤不識父及長問其母父狀因求畫工圖其形像構廟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養母至孝數十年家人未見其有忿

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肅親易燥濕憂悴數年見者無不悲悼母終孝肅茹蔬飲水盛冬單縗毀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負土成墳廬于墓所四十餘載被髮徒跣遂以身終其弟德備聰敏通涉五經河朔間稱爲儒者德備終子處默又廬于墓側奕葉稱孝焉

楊伯醜

楊伯醜馮翊武鄉人也好讀易隱于華山開皇初被徵入朝見公卿不爲禮無貴賤皆汝之人

不能測也高祖召與語竟無所荅上賜之衣服至朝堂捨之而去於是被髮陽狂遊行市里形體垢穢未嘗櫛沐嘗有張永樂者賣卜京師伯醜每從之遊永樂爲卦有不能決者伯醜輙爲分析爻象尋幽入微永樂嗟服自以爲非所及也伯醜亦開肆賣卜有人嘗失子就伯醜筮者卦成伯醜曰汝子在懷遠坊南門道東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數兩夫妻共藏之于後失金其夫意妻有異

志將逐之其妻稱寃以詣伯醜爲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來其人赧然應聲而取之道士韋知常詣伯醜問吉凶伯醜曰汝勿東北行必不得已當早還不然者楊素斬汝頭未幾上令知常事漢王諒俄而上崩諒舉兵反知常逃歸京師知常先與楊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訪知常將斬之賴此獲免又人有失馬來詣伯醜上者時伯醜爲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爲作卦卦成曰我不遑爲卿占之卿且向西市東壁門南第三店爲我買魚作膾當得馬矣其人如此言須臾有一人牽所失馬而至遂擒之崖州嘗獻徑寸珠其使者陰易之上心疑焉召伯醜令筮伯醜曰有物出自水中質圓而色光是大珠也今爲人所隱具言隱者姓名容狀上如言簿責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賜帛二十匹國子祭酒何妥嘗詣之論易聞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荅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

論者以爲天然獨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壽終

逸民史卷之十四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唐上

王績

王績字無功絳州龍門人性簡放不喜拜揖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間倣古作六經又為中說以擬論語不為諸儒稱道故書不顯惟中說獨傳通知績誕縱不嬰以家事鄉族慶弔冠

婚不與也與李播呂才善大業中舉孝弟廉潔授秘書省正字不樂在朝求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時天下亦亂因劾遂解去歎曰網羅在天吾且安之乃還鄉里有田十六頃在河渚間仲長子光者亦隱者也無妻子結廬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績愛其真徙與相近子光瘖未嘗交語與對酌酒歡甚績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欲見兄弟輒度河還家游北山東皐著書自號東皐子乘牛經酒肆留或數日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稱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時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吏部以非流不許績固請曰有深意竟除之革死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績曰天不使我酣美酒耶棄官去自是太樂丞為清職追述革酒法為經又采杜康儀狄以來善

酒者為譜李淳風曰君酒家南董也所居東南有盤石立杜康祠祭之尊為師以革配著醉鄉記以次劉伶酒德頌其飲至五斗不亂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往著五斗先生傳刺史崔喜悅之請相見荅曰奈何坐召嚴君平耶卒不詣杜之松故人也為刺史請績講禮荅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之松歲時贈以酒脯初兄凝為隋著作郎撰隋書未成死績續餘功亦不能成豫知終日命薄葬自誌其墓績

之仕以醉失職鄉人靳之託無心子以見趣曰無心子居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無喜色越國法曰穢行者不齒俄而無心子以穢行聞王黜之無慍色退而適茫蕩之野過動之邑而見機士機士撫髀曰嘻子賢者而以罪廢邪無心子不應機士曰願見教曰子聞蜚廉氏馬乎一者朱鬛白毳龍骼鳳臆驟馳如舞終日不釋轡而以熱死一者重頭昂尾駝頸貉膝踶齧善蹶棄諸野終年而肥夫鳳不憎山棲龍不羞泥蟠君子不苟潔以罹患不避穢而養精也其

自處如此

王凝

凝字叔恬文中子亞弟也正觀初君子道亨我先君門人布在廊廟將播國厥師訓施于王道遂求其書于仲父仲父以編寫未就不之出故六經之義代莫得聞仲父釋褐爲監察御史時御史大夫杜淹謂仲父曰子聖賢之弟也有異聞乎仲父曰凝忝同氣昔亡兄講道河汾亦甞預于斯然六經之外無所聞也淹曰昔門人咸存記焉蓋薛收姚義綴而名曰中說茲書天下之昌言也微而顯曲而當旁貫大義宏闡教源門人請問之端文中行事之迹則備矣子盍求諸家仲父曰凝以喪亂以來未遑及也退而求之得中說一百餘紙大底雜記不著篇目首卷及序則蠹絕磨滅未能詮次會仲父黜爲胡蘇令歎曰文中子之教不可不宜也日月逝矣歲不能與乃解印而歸大考六經之目而繕錄焉

禮論樂論各亡其五篇詩續書續各亡小序惟元經讚易具存焉得六百六十五篇勒成七十五卷分爲六部號曰皇氏六經仲父謂諸子曰大哉兄之述也以言乎皇綱帝道則大明矣以言乎天地之間則無不至焉自春秋以來未有若斯之述也又謂斯人曰不可使文中子之後不達于茲也乃召諸子而授焉正觀十六年余正十一歲受六經之義三年頗通大略嗚呼小子何足以知之而有志焉十九年仲父被起爲

洛州録事又以中說授余曰先兄之緒言也余再拜曰中說之爲教也務約致深言寡理大其北方論語之記乎孺子奉之無使遂失余因而辦類分宗編爲十編勒成十卷其門人弟子姓字本末則訪諸紀諜列於外傳以備宗本焉且六經中說于以觀先君之事業建義明道垂則立訓知文中子之所爲者其天乎年序寖遠朝廷事異同志淪殂帝閣攸邈文中子之教抑而未行吁可悲哉空傳子孫以爲素業云爾

朱桃椎

朱桃椎益州成都人澹泊絕俗被裘曳索人莫能測其爲長史竇軌見之遺以衣服鹿幘麂鞾逼署鄉正委之地不肯服更結廬山中夏則贏冬緝木皮葉自蔽贈遺無所受嘗織十芒屩置道上見者曰居士屩也爲鬻米茗易之置其處輒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爲屩草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高士廉爲長史備禮以請降階與之語不荅瞪目而出士廉拜曰祭酒其使我以無事治蜀耶乃簡條目薄賦斂州大治屢遣人存問見輒走林草自匿云

孫思邈

孫思邈京兆華原人通百家說善言老子莊周周洛州總管獨孤信見其少異之曰聖童也顧器大難爲用耳及長居太白山隋文帝輔政以國子博士召不拜密語人曰後五十年有聖人出吾且助之太宗初召詣京師年已老而聽視聰瞭帝歎曰有道者欲官之不受顯慶中復召

見拜諫議大夫固辭上元元年稱疾還山高宗賜良馬假鄱陽公主邑司以居之思邈於陰陽推步醫藥無不善孟詵盧照鄰等師事之照鄰有惡疾不可爲感而問曰高醫愈疾奈何荅曰天有四時五行寒暑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雪霜張爲虹蜺天常數也人之四肢五臟一覺一寐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烝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

乏竭則燋槁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
贏孛彗飛流其危診也寒暑不時其烝否也石
立木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
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槁高醫導以藥石救
以鍼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
之疾天有可振之災照鄰曰人事奈何曰心為
之君君尚恭故欲小詩曰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小之謂也膽為之將以果決為務故欲大詩曰
赳赳武夫公侯干城大之謂也仁者靜地之象

故欲方傳曰不為利回不為義疚方之謂也智
者動天之象故欲圓易曰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圓之謂也復問養性之要荅曰天有盈虛人有
屯危不自慎不能濟也故養性必先知自慎也
慎以畏為本故士無畏則簡仁義農無畏則惰
稼穡工無畏則慢規矩商無畏則貨不殖子無
畏則忘孝父無畏則廢慈臣無畏則勳不立君
無畏則亂不治是以太上畏道其次畏天其次
畏物其次畏人其次畏身憂于身者不拘于人
畏于已者不制於彼慎于小者不懼于大戒于
近者不侮于遠知此則人事畢矣初魏徵等修
齊梁周隋等五家史屢咨所遺其傳最詳永淳
初年百餘歲遺令薄葬不藏明器祭去牲牢孫
處約嘗以諸子見思邈曰俊先顯侑晚貴佺禍
在執兵後皆驗太子詹事盧齊卿之少也思邈
曰後五十年為方伯吾孫為屬吏願自愛時思
邈之孫溥尚未生及溥為蕭丞而齊卿徐州刺
史

田游巖 史德義

田游巖京兆三原人永徽時補太學生罷歸入
太白山母及妻皆有方外志與共棲遲山水間
自蜀歷荊楚愛夷陵青溪止廬其側長史李安
期表其才召赴京師行及汝辭疾入箕山居許
由祠傍自號由東鄰頻召不出高宗幸嵩山遣
中書侍郎薛元超就問其母賜藥物絮帛帝親
至其門游巖野服出拜儀止謹樸帝令左右扶
止謂曰先生比佳否荅曰臣所謂泉石膏肓煙

霞痼疾者帝曰朕得君何異漢獲四皓乎薛元超贊帝曰漢欲廢嫡立庶故四人者爲出豈如陛下親降巖穴耶帝悅因敕游巖將家屬乘傳赴都拜崇文館學士帝營奉天宮游巖舊宅直宮左詔不聽毀天子自書榜其門曰隱士田游巖宅進太子洗馬裴炎死坐素厚善放還山蠶衣耕食不交當世惟與韓法昭宋之問爲方外友云時又有史德義者崑山人居虎丘山騎牛帶瓢出入閭野高宗聞其名召至洛陽俄稱疾

歸天授初江南宣勞使周興薦之復召赴都擢朝散大夫興死免官歸素譽頓衰

程袁師

程袁師宋州人母病十旬不褫帶藥不嘗不進代弟戍洛州母終聞訃日走二百里因負土築墳號臞人不復識改葬曾門以來閱二十年乃畢常有白狼黃蛇馴墓左每哭羣鳥鳴翔永徽中刺史狀諸朝詔吏敦駕既至不願仕授儒林郎還之

潘師正 劉道合

潘師正者貝州宗城人少喪母廬墓以孝聞事王遠智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幸東都召見問所須對曰茂松清泉臣所須也既不乏矣帝尊異之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敕直逍遙谷作門曰仙游北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贈太中大夫謚體玄先生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一觀使居之時

將封太山雨不止帝令道合禳祝俄而霽乃令馳傳先行太山祈祓得賞賜輒散貧乏無所蓄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後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坼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無他異

孟詵

孟詵汝州梁人擢進士第累遷鳳閣舍人他日至劉禕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氣試之驗武后聞不悅出爲台州司馬頻遷

春官侍郎相王召爲侍讀拜同州刺史神龍初致仕居伊陽山治方藥睿宗召將用之以老固辭賜物百段詔河南春秋給羊酒糜粥尹畢構以詵有古人風名所居爲子平里開元初卒年九十三詵居官頗刻斂然以治稱其閑居常語人曰養性者善言不可離口善藥不可離手當時傳其當

王友貞

王友貞懷州河内人父知敬善書隸武后時仕爲麟臺少監友貞少爲司經局正字毋病醫言得人肉啖良已友貞剔服以進母疾愈詔旌表其門素好學訓誨子弟如嚴君口不語人過重然諾時以爲君子歷長水令罷歸中宗在東宮召爲司議郎不就神龍初以太子中舍人徵固辭疾詔致珍饌給全祿終身四時送其所州縣存問玄宗在東宮表以蒲車召不至卒年九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敕縣令吊祭

王希夷

王希夷徐州滕人家貧父母喪爲人牧羊取傭以葬隱嵩山師黄頤學養生四十年頤卒更居兗州徂徠與劉玄[illegible]友善喜讀周易老子餌松柏葉雜花年七十餘筋力柔强刺史盧齊卿就謁問政荅曰已所不欲勿施于人此言足矣玄宗東巡狩詔州縣敦勸見行在時九十餘帝令張說訪以政事宦官扶入宮中與語甚悦拜國子博士聽還山敕州縣春秋致束帛酒肉仍賜絹百衣一稱

李元愷

李元愷邢州人博學善天步律曆性恭慎未嘗敢語人宋璟嘗師之既當國厚遺以東帛將薦之朝拒不荅洛州刺史元行冲邀致之問經義畢贈衣服辭曰吾軀不可服新麗懼不稱以速咎也行冲垢幭復與之不獲已而受俄報身所蠶素絲曰義不受無妄財也先是定州崔元鑒善禮學用張易之力授朝散大夫家居給半祿元愷誚曰無功而祿災也卒年八十餘

衛大經

衛大經蒲州解人卓然高行口無二言武后時召之固辭疾素善魏夏侯乾童聞其母卒盛暑步往弔或止之曰方夏涉遠不如致書荅曰書能盡意耶比至乾童以事行乃設席行弔禮不訊其家而還開元初畢構爲刺史使縣令孔慎言就謁辭不見大經邃于易人謂之易聖豫筮死日鑿墓自爲誌如言終

白履忠

白履忠汴州浚儀人貫知文史居大梁城時號梁丘子景雲中召爲校書郎棄官去開元十年刑部尚書王志愔薦履忠博學守操可代褚無量馬懷素入閤侍讀國子祭酒楊瑒又表其賢召赴京師辭病老不任職詔拜朝散大夫乞還手詔許遊京師徐返里閭履忠留數月乃去吳兢其里人也謂曰子素貧不霑斗米匹帛雖得五品亦何益履忠曰往契丹入寇家取排門夫吾以讀書縣爲免今終身高臥寬徭役豈易得哉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州襄陽人少好節義喜振人患難隱鹿門山年四十乃游京師嘗於太學賦詩一座嗟伏無敢抗張九齡王維雅稱道之維私邀入內署俄而玄宗至浩然匿牀下維以實對帝喜曰朕聞其人而未見也何懼而匿詔浩然出帝問其詩浩然再拜自誦所爲至不才明主棄之句帝曰卿不求仕而朕未嘗棄卿奈何

誣我因放還採訪使韓朝宗約浩然偕至京師欲薦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叱曰業已飲遑恤他卒不赴朝宗怒辭行浩然不悔也張九齡爲荊州辟置于府府罷開元末病疽背卒後樊澤爲節度使時浩然墓庳壞符載以牋叩澤曰故處士孟浩然文質傑美殞落歲久門裔陵遲丘壠頹沒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公欲更築大墓闔州搢紳聞風竦動而今外迫軍旅內勞賓客牽耗歲時或有未

還誠令好事者兼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封寵其墓初王維過郢州畫浩然像于刺史亭因曰浩然亭咸通中刺史鄭緘謂賢者名不可斥更署曰孟亭

武攸緒

武攸緒則天皇后兄惟良子也恬淡寡欲好易莊周書少變姓名賣卜長安市得錢輒委去後更授太子通事舍人累遷揚州大都督府長史鴻臚少卿后革命封安平郡王從封中岳固辭

官願隱居后疑其詐許之以觀所爲攸緒廬岩下如素遁者后遣其兄攸宜敦諭卒不起后乃異之盤桓龍門少室間冬蔽茅椒夏居石室所賜金銀鐺鬲野服王公所遺鹿裘素障癭栝塵皆流積不御也市田穎陽使家奴雜作自混于民晚年肌肉消告瞳有紫光書能見星中宗初降封巢國公遣國子司業杜愼盈齎書以安車召拜太子賓客苦祈還山詔可安樂公主出降又遣通事舍人李邈以璽書迎之將至帝敕有司即兩儀殿設位行問道禮詔見日山帔葛巾不名不拜攸緒至更冠帶仗入通事舍人贊就位攸緒趨就常班再拜帝愕然禮不及行朝廷嘆息賜予無所受親貴來謁道寒溫外默無所言及還中書門下學士朝官五品以上並祖城東俄而諸韋誅武氏連禍唯攸緒不及睿宗恐其不自安下詔慰諭復召拜太子賓客不就譙王重福之亂攸緒以誣被繫張說表置廬山中書令姚元崇奏攸緒在武后時未嘗輒出令州縣遇遺士爲驚嘆願詔賜嵩山舊居令州縣存

問詔可開元十一年卒

張果

張果者不知何許人也則天時隱于中條山往來汾晉間時人傳其有長年秘術自云年數百歲矣嘗著陰符經玄解盡其玄理則天遣使召之果佯死不赴後人復見之往來恒州山中開元二十一年恒州刺史韋濟以狀奏聞玄宗令通事舍人裴晤往迎之果對使絕氣如死良久

漸蘇晤不敢逼馳還奏狀又遣中書舍人徐嶠齎璽書以邀迎之果乃隨嶠至東都肩輿入東宮中玄宗初即位親訪理道及神仙方藥之事及聞變化不測而疑之有邢和璞者善筭人而知夭壽善惡玄宗令筭果則懵然莫知其甲子又有師夜光者善視鬼玄宗召果與之密坐令夜光視之夜光進曰果今安在夜光對面終莫能見玄宗謂力士曰吾聞飲堇汁無苦者眞奇士也會天寒使以堇汁飲果果乃引飲三巵醺

然如醉所作顧曰非佳酒也乃寢頃之取鏡視齒則盡燋且黧命左右取鐵如意擊齒隨藏于帶乃懷中出神仙藥微紅傅墮齒之斷復寢良久齒皆出矣粲然潔白玄宗方信之玄宗好神仙而欲果尚公主果固未知之謂秘書少監王迥質太常少卿蕭華曰諺云娶婦得公主眞可畏也迥質與華相顧未曉其言即有中使至宣曰玉眞公主早歲好道欲降先生果大笑竟不奉詔迥質等方悟向來之言後懇辭歸山因下制曰恒州張果先生遊外方者也跡先高尚深入窈冥是渾光塵應召城闕莫詳甲子之數且謂羲皇上人問以道樞盡會宗極今特行朝禮爰昇寵命可銀青光祿大夫號曰通玄先生其年請入恒山錫以衣服及襍綵等便放歸山乃入恒山不知所之玄宗爲造棲霞觀于隱所在蒲吾縣後改爲平山縣

盧鴻

盧鴻字顥然其先幽州范陽人徙洛陽博學善

書楷隸隱嵩山玄宗開元初備禮徵再不至五年詔曰鴻有泰一之道中庸之德鈎深詣微確乎自高詔書屢下每輒辭托使朕虛心引領于今數年雖得素履幽人之介而失考父滋恭之誼豈朝廷之故與生殊趣邪將縱欲山林往而不能返乎禮有大倫君臣之義不可廢也今城闕密邇不足爲勞有司其齎束帛之具重宣茲旨想有以翻然易節副朕意焉鴻至東都謁見不拜宰相遣通事舍人問狀荅曰禮者忠信所薄

臣敢以忠信見帝召升内殿置酒拜諫議大夫固辭復下制許還山歲給米百斛絹五十府縣爲致其家朝廷得失其以狀聞將行賜隱居服官營草堂恩禮殊渥鴻到山中廣學廬聚徒至五百人及卒帝賜萬錢鴻所居室自號寧極云

吳筠

吳筠字貞節華州華陰人通經誼美文辭舉進士不中性高鯁不耐沈浮於時去居南陽倚帝山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乃入嵩山依

潘師正究其術南游天台觀滄海與有名士相娛樂文辭傳京師玄宗遣使召見大同殿與語甚悅敕待詔翰林獻玄綱三篇帝嘗問道對曰深于道者無如老子五千文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羣沙門嫉其見遇而高力士素事浮屠共短筠于帝筠亦知天下將亂懇求還嵩山詔爲立道館安祿山欲稱兵乃還茅山而兩京陷江淮盜賊起因東入會稽剡中大曆十三年卒弟子私謚爲宗元先生始筠見惡於力士而斥故文章深詆釋氏筠所善孔巢父李白歌詩畧相甲乙云

司馬承禎

司馬承禎字子微洛州温人事潘師正傳辟穀道引法無不通師正異之曰我得陶隱居正一法逮而四世矣因辭去偏游名山廬天台不出武后嘗召之未幾去睿宗復命其兄承禕就起

之既至引入中掖廷問其術對曰爲道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無爲夫心目所知見每損之尚不能已況攻異端而增智慮哉帝曰治身則爾治國若何對曰國猶身也故游心于淡合氣于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帝嗟嘆曰廣成之言也錫寶琴霞紋帔還之開元中再被召至都玄宗詔于王屋山置壇室以居善篆隸帝命以三體寫老子刊正文句又命玉眞公主及光祿卿韋縚至所居按金籙設祠厚賜焉卒年

八十九贈銀青光祿大夫謚貞一先生親文其
碑自師正道合與承禎等語言詼諧似方士劉
之不録直取其隱槩云

賀知章

賀知章字季眞越州永興人性曠夷善談說與
族姑子陸象先善象先嘗謂人曰季眞淸談風
流吾一日不見則鄙吝生矣證聖初擢進士超
拔羣類科累遷大常博士張說爲麗正殿修書
使表知章及徐堅趙冬曦入院撰六典等書累

年無功開元十三年遷禮部侍郎兼集賢院學
士一日併謝宰相源乾曜語說曰賀公兩命之
榮足爲光寵然學士侍郎孰爲美說曰侍郎衣
冠之選然要爲具員吏學士懷先王之道經緯
之文然後處之此其爲閒也玄宗自爲贊賜之
遷太子右庶子兗侍讀中王㒜詔選挽郎而知
章取舍不平蔭子喧訴不能止知章梯墻出首
以決事人皆嶄之坐徙工部肅宗爲太子知章
遷賓客授秘書監而左補闕薛令之兼侍讀時

東宮官積年不遷令之書壁望禮之薄帝見復
題聽自安者令之卽棄官徒步歸鄉里知章晚
節尤誕放遨嬉里巷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
監每醉輒屬辭筆不停書咸有可觀未始刊飭
善草隷好事者具筆研從之意有所愜不復拒
然紙纔十數字世傳以爲寶天寶初病夢游帝
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詔許之以宅爲
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池有詔
賜鏡湖剡川一曲旣行帝賜詩皇太子百官餞

送擢其子曾子爲會稽郡司馬賜緋魚使侍養
幼子亦聽爲道士卒年八十六肅宗乾元初以
雅舊贈禮部尚書令之長谿人肅宗亦以舊恩
召而令之已前卒

秦系

秦系字公緒越州會稽人天寶末避亂剡溪北
都留守薛兼訓奏爲右衛率府倉曹參軍不就
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俗傳東晉
時所植系結廬其上穴石爲研註老子彌年不

出刺史蘚播數往見之歲時致羊酒而系未嘗至城門姜公輔之謫見系輒窮日不能去築室與相近忘流落之苦公輔卒妻子在遠系爲塟山下張建封聞系之不可致請就加校書郎與劉長卿善以詩相贈荅權德輿曰長卿自以爲五言長城系用偏師攻之雖老益壯其後東度秣陵年八十餘卒南安人思之爲立于亭號其山爲高士峯云

陸羽

陸羽字鴻漸一名疾字季疵復州竟陵人不知所生或言有僧得之水濱畜之旣長以易自筮得蹇之漸曰鴻漸于陸其羽可用爲儀乃以陸爲氏名而字之幼時其師教以旁行書荅曰終鮮兄弟而絕後嗣得爲孝乎師怒使執糞除圬塓以苦之又使牧牛三十羽潛以竹畫牛背爲字得張衡南都賦不能讀危坐效羣兒囁嚅若成誦狀師拘之令薙草莽當其記文字懵懵若有遺過日不作主者鞭苦因歎曰歲月往矣柰何不知書嗚咽不自勝因亡去匿爲優人作詼諧數千言天寶中州人酺吏署羽伶師太守李齊物見異之授以書遂廬火門山貌侻陋口吃而辯聞人善若在已見有過者規切至忤人朋友燕處意有所行輒去人疑其多嗔與人期雨雪虎狼不避也上元初更隱苕溪自稱桑苧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擊木裴回不得意或痛哭而歸故時謂今接輿也久之詔拜羽太子文學徙大常寺太祝不就職貞元末卒羽嗜

茶著經三篇言茶之原之法之具尤備天下益知飲茶矣時鬻茶者至陶羽形置煬突間祀爲茶神有常伯熊者因羽論復廣著茶之功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次臨淮知伯熊善煑茶召之伯熊執器前季卿爲再舉杯至江南又有薦羽者召之羽衣野服挈具而入季卿不爲禮羽媿之更著毀茶論其後尚茶成風時回紇入朝始驅馬市茶

陸文學自傳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

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爲
人才辨篤信褊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
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
疑之謂生爲瞑及與人爲信雖氷雪千里虎
很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苕溪之濱
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讌永日常
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
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
流水夷猶徘徊自曙達暮至日黑興盡號泣

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輿也始其
家惸露育乎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
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荅曰終鮮
兄弟無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爲釋氏使儒者
聞之得稱爲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
曰善哉子爲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大矣
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憐無
變歷試賤務掃寺地潔僧厠踐泥汚墻負瓦
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

以竹畫牛背爲字他日問字于學者得張衡
南都賦不識其字但于牧所倣青衿小兒危
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漬外典去道
日曠又求于寺中令其剪榛莽以門人之然
或悲記文字懵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
不作主者以爲慵惰鞭之因歎歲月往矣恐
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主者以爲蓄怒又鞭
其背折其楚乃釋因倦所役捨主者而去卷
衣詣伶當者誰談三氏以身爲伶正弄木人

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
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
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欲可
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于滄浪道邑吏召
子爲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
異捉手拊背親授詩集于是漢沔之俗亦異
焉後負書于火門山鄒夫子墅屬禮部郎中
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
白驢馬犎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犎襄

陽太守李憕見遺文楔[illegible][illegible]屬黃門侍郞所
與此物皆己之所惜也宜與[illegible]乘畜故特以
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予亦過江與吳興
釋皎然爲緇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
諭見人爲善若己有之見人不善若己羞之
苦言[illegible]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
亂[illegible][illegible]爲四悲詩劉展窺江淮作天之未明
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
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

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
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負苓者

文仲子講道於白牛之溪弟子捧書北面還堂
成列講罷薛收嘆曰不及伏羲氏乎何詞之多
也俄而有負苓者皤皤然委擔而息曰吾子何
嘆夫麗朱者丹附墨者黑蓋漸而得之也今吾
子所服者道而猶有嘆是六府五臟不能[illegible][illegible]
也薛生曰收聞之師易者道之蘊也伏羲畫[illegible]
而文王繫之不逮省文矣以爲文王病也吾是
以嘆負苓者曰文王焉病伏羲氏病甚者也昔
者伏羲氏之未畫卦也三才其不立乎四序其
不行乎百物其不生乎萬象其不森乎何營營
乎而費畫也自伏羲氏洩道之密漏神之幾分
張太和礫裂元氣使天下之智者詭道逆出白
我善言象而識物情陰陽相磨遠近相取作爲
剛柔之說以駭人志於是知者不知而大朴散
矣則伏羲氏始兆亂者安得舍嘆而嗟文王乎

其苓而行

甄逢

甄濟字孟成定州無極人叔父爲幽涼二州都
督家衛州濟少孤好學以文雅稱居青巖山十
餘年遠近伏其仁環山不敢畋漁採訪使苗晉
卿表之諸府五辟詔十至堅臥不起天寶十載
以拾遺召未至而安祿山入朝求濟于玄宗授
范陽掌書記祿山至衛使太守郭遵意致謁山
中濟不得已爲起祿山下拜約禮居府中論議

正直久之察祿山有反謀不可諫濟素善衛令
齊圯因謁歸具告以誠密置羊血左右至夜若
嘔血狀陽不支舁歸舊廬祿山反使蔡希德封
刀召之曰即不起斷其頭見我濟色不動左手
書曰不可以行使者持刀趨前濟引頸待之希
德歔欷嗟嘆止刀以實病告後慶緒復使彊輿
至東都安國觀會廣平王平東都濟詣軍門上
謁泣涕王爲感動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汙賊
官羅拜以愧其心授秘書郎或言太簿更拜太

子舍人來瑱辟爲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
郎宜城楚昭王廟壖地廣九十畝濟立墅其左
瑱死屏居七年天寶初江西節度使魏少遊表
爲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生子因其官字曰禮
闈曰憲臺而禮闈死憲臺更名逢幼而孤及長
耕宜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飢節用以給
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
急輒出家貲周贍以義聞逢常以父名不得在
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表滋表濟節行與

權皐同科宜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
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脩撰韓愈曰濟棄去
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汙
其名夫辨所從于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
世而猶異儒者之所不爲益怫人之心雖害已
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
不必誅而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
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
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必顯

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與今盖百一
焉愈荅曰逢能行身幸于方州大臣以標目其
先人事載之天下耳目徹之天子追爵其父弟
四品赫然驚人逢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由是父
子俱顯名

逸民史卷之十五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讓校

唐下

李泌

李泌字長源魏八柱國弼六世孫徙居京兆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孔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辯注射坐人皆屈帝異之曰半千孫固當然因問童子豈有類若者俶跪奏臣舅子李泌帝即馳召之泌既至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試其能說請賦方圓動靜泌逡巡曰願聞其略說因曰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即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敕其家曰善視養之張九齡尤所奬愛常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謝絕之九齡忽獨念曰嚴太苦

勁然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帥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而喜軟美者乎九齡驚改容謝之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嵩華終南間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早慧召講老子有法得待詔翰林仍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誚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蘄春郡肅宗即位靈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已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著黃者聖人著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累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判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帝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太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邪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搆譖勢

逸民史　卷十五　二

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冢焚骨泌以天子而念
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
不悅曰往事卿忘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
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
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慙不懌萬有一感疾是
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
以泣曰朕不及此乃從容問破賊期對曰賊掠
金帛子女悉送范陽有苟得心渠能定中國邪
華人爲之用者獨周摯高尚等數人餘皆脅制

偷合至天下大計非所知也不出二年無寇矣
陛下無欲速夫王者之師當務萬全圖久安使
無後害今詔李光弼守太原出井陘郭子儀取
馮翊入河東則史思明張忠志不敢離范陽常
山安守忠田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三地禁其
四將也隨祿山者獨阿史那承慶耳使子儀毋
取華令賊得通關中則北守范陽西救長安奔
命數千里其精卒勁騎不逾年而敝我常以逸
待勞來避其鋒去翦其疲以所徵之兵會扶風

與太原朔方軍互擊之徐命建寧王爲范陽節
度大使北並塞與光弼相掎角以取范陽賊失
巢窟當死河南諸將手帝然之會西方兵大集
帝欲速得長安曰今戰必勝攻必取何暇千里
先事范陽乎泌曰必得兩京則賊再彊我再困
且我所恃者磧西突騎西北諸戎耳若先取京
師期必在春關東早熱馬且病士皆思歸不可
以戰賊得休士養徒必復來南此危道也帝不
聽二京平帝奉迎上皇自請歸東宮以遂子道

泌曰上皇不來矣人臣尚七十而傳况欲勞上
皇以天下事乎帝曰柰何泌乃爲羣臣通奏具
言天子思戀晨昏請促還以就孝養上皇得初
奏荅曰當與我劍南一道自奉不復東矣帝甚
憂及再奏至喜曰吾方得爲天子父遂下誥戒
行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畏禍願隱衡
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治室廬泌嘗取
[illegible]枝以隱背名曰養和後得[illegible]龍形者因以
[illegible]方爭效之[illegible]立召至[illegible]殿書閣

初泌無室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彊詔食肉
為娶朔方故留後李暐甥婚日敕北軍供帳元
載惡不附己因江西觀察使魏少遊請僚佐載
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誅帝召還復
為常袞所忌出為楚州刺史辭不行帝亦留之
會澧州闕官袞盛言南方凋瘵請輟泌治之乃授
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
奉天召赴行在授左散騎常侍時李懷光叛歲
又蝗旱議者欲赦懷光帝博問羣臣泌破一桐

葉附使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
合如此葉矣由是不赦始朱泚亂帝約吐蕃赴
援賂以安西北庭既而渾瑊與賊戰咸陽泚大敗
吐蕃以師追北不甚力因大掠武功而歸京師
平來請如約帝業許欲遂與之泌曰安西北庭
控制西域五十七國及十姓突厥皆捍兵處以
分吐蕃勢使不得併兵東侵今與其地則關中
危矣且吐蕃向持兩端不戰又掠我武功乃賊
也奚何與之遂止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

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饟漕以勞進檢校
禮部尚書淮西兵防秋屯鄜州已而四千人亡
歸或曰吳少誠啗招之既入境泌邀險悉擊殺
之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
鄴縣侯初張延賞減天下吏員人情愁怨至流
離死道路者泌請復之帝未從因問今戶口減
承平時幾何曰三之二帝曰人既彫耗員何可
復泌曰不然戶口雖耗而事多承平十倍陛下
欲省州縣則可而吏員不可減今州或參軍署

務縣佐史判案所謂省官者去其冗員非常員
也帝曰若何為冗員對曰州參軍無職事及兼
試領內官者兼試自至德以來有之比正員三
之一可悉罷帝乃許復吏員而罷冗官泌又條
奏中朝官常侍賓客十員其六員可罷左右贊
善三十員其二十員可罷如舊制諸王未出閤
官屬皆不除而所收料奉乃多于減員矣帝悅
是時州刺史月奉至千緡方鎮所取無藝而京
官祿寡薄自方鎮入八座至謂能權臂邑由左

丞貶歙州刺史家人恨降之晚崔祐甫任吏部員外求爲洪州別駕使府賓佐有所忤者薦爲郎官其當遷臺閣者皆以不赴取罪去泌以爲外太重内太輕乃請隨官閑劇普增其奉時以爲宜而竇參多沮亂其事不能悉如所請泌又白罷拾遺補闕帝雖不從然因是不除諫官惟用韓皐歸登泌因收其公廨錢令二人寓食中書舍人署凡三年始以韋綬梁肅爲左右補闕太子妃蕭母郜國公主也坐蠱媚幽禁中帝怒

責太子太子不知所對泌入帝數稱舒王賢泌揣帝有廢立意因曰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爭且十宅諸叔陛下奉之若何帝赫然曰卿何知舒王非朕子對曰陛下昔爲臣言之陛下有嫡子以爲疑弟之子敢自信于陛下乎帝曰卿違朕意不顧家族邪對曰臣衰老位宰相以諫而誅分也使太子廢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殺之泌不吾諫吾亦殺爾子則臣絶祀矣雖有兄弟子非所歆也即

噫嗚流涕因稱昔太宗詔太子不道藩王窺伺者兩廢之陛下疑東宮而稱舒王賢得無窺伺乎若太子得罪請亦廢之而立皇孫千秋萬歲後天下猶陛下子孫有也且郜國爲其女妬忌而蠱惑東宮豈可以妻母累太子乎執爭數十意益堅帝寤太子乃得安初興元後國用大屈封物皆三損二舊制堂封歲三千六百緡後纔千二百至是帝使還舊封于是李晟馬燧渾瑊各食實封悉讓送泌泌不納時方鎮私獻于帝

歲凡五十萬緡其後稍損至三十萬帝以用度乏問泌泌請天下供錢歲百萬給宮中勸不受私獻凡詔旨須索即代兩稅則方鎮可以行法天下紓矣帝嘗從容言盧杞清介敢言然少學不能廣朕以古道人皆指其姦而朕不覺也對曰陛下能覺杞之惡安致建中禍乎李揆和蕃顔眞卿使希烈其害舊德多矣又楊炎罪不至死杞擠陷之而相關播懦劣亡功適使其叛此欺天也帝曰卿言誠有之然楊炎視朕如三尺

童子有所論奏可則退不許則辭官非特杞惡
之也且建中亂卿亦知桑道茂語乎乃命當然
對曰夫命者已然之言主相造命不當言命言
命則不復賞善罰惡矣桀曰我生不有命自天
武王數紂曰謂已有天命君而言命則桀紂矣
帝曰朕請不復言命俄加集賢殿崇文館大學
士修國史泌建言學士加大始中宗時及張說
爲之固辭乃以學士知院事至崔圓復爲大學
士亦引泌爲讓而止帝以前世上巳九日皆大

宴集而寒食多與上巳同時欲以三月名節自
我爲古若何而可泌請廢正月晦以二月朔爲
中和節因賜大臣戚里尺詔之裁度民間以青
囊盛百穀瓜果種相問遺號爲獻生子里閭釀
宜春酒以祭勾芒神祈豐年百官進農書以示
務本帝悅乃著令與上巳九日爲三令節中外
皆賜緡錢燕會四年八月月蝕東壁泌曰東壁
圖書府大臣當有憂者吾以宰相兼學士當之
矣昔燕國公張說由是以亡又可免乎明年果

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傅泌出入中禁事四君
數爲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好縱橫大言時時讜
議能寤移人主然常持黃老鬼神說故爲人所
譏切初肅宗重陰陽巫祝擢王璵執政大抵與
造工役輒牽禁忌俗說而黎幹以左道位京兆
尹嘗使禁至騈珠刺繡爲乘輿服舉焚之以爲
禳禬德宗素不爲然及嗣位罷內道場除巫祝
代宗將葬帝號送承天門而轀車行不中道問
其故有司曰陛下本命在午故避之帝泣曰安

有枉靈駕以謀身利命直午而行又宣政廊壞
太卜言孟冬魁岡不可營繕帝曰春秋啟塞從
時何魁岡爲亟詔葺之及桑道茂城奉天事驗
始尚時日拘忌因進用泌泌亦自有所建明獨
柳玭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于魯連范
蠡云子繁

權皋

權皋字士繇秦州畧陽人徙潤州丹徒晉安丘
公翼十二世孫父倕與席豫蘇源明以藝文相

友終羽林軍參軍皐擢進士第爲臨清尉安祿
山籍其名表爲薊尉署幕府皐度祿山且叛以
其猜虐不可諫欲行慮禍及親天寶十四載使
獻俘京師還福昌尉仲蓦蓦妻皐妹也密約以
疾召之蓦來皐陽喑直視蓦而瞑蓦爲盡哀自
含斂之皐逸去人無知者吏以詔書還皐母母
謂實死慟哭感行路故祿山不之虞歸其母皐
潛候于淇門奉侍晝夜南奔客臨淮爲驛亭保
以詗北信既度江而祿山反天下聞其名爭取

以爲屬高適表試大理評事淮南採訪判官永
王舉兵脅士大夫皐詭姓名以免玄宗在蜀聞
之拜監察御史會母喪得風痺疾客洪州南北
梗否踰年詔命不至有中人過州頗求取無厭
南昌令王遘欲按之謀于皐皐良久不荅泣曰
令何由致天子使而遽欲治之掩面去遘悟厚
謝浙西節度使顔眞卿表爲行軍司馬召拜起
居舍人固辭嘗曰吾潔身亂世以全吾志欲持
是受名邪李卿爲江淮黜陟使列其高行以著

作郎召不就自中原亂士人率度江李華柳識
韓洄定皆仰皐節與友善洄定常評皐可爲宰
輔師保華亦以爲分天下善惡一人而已卒年
四十六洄定等制服行哭詔贈秘書少監元和中
謚爲貞孝子德輿至宰相別傳

張志和

張志和字子同婺州金華人始名龜齡父游朝
通莊列二子書爲象罔白馬證諸篇佐其說母
夢楓生腹上而產志和十六擢明經以策干肅

宗特見賞重命待詔翰林授左金吾衛錄事參
軍因賜名後坐事貶南浦尉會赦還以親既喪
不復仕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著玄眞子亦以
自號有韋詣者爲撰內解志和又著太易十五
篇其卦三百六十五兄鶴齡恐其遁世不還爲
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草椽棟不施斤斧豹席
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縣令使浚渠
執畚無忤色嘗欲以大布製裘嫂爲躬績織及
成衣之雖暑不解觀察使陳少游往見爲終日

留表其居曰玄眞坊以門隘爲買地大其閎號
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遊爲搆之人號
大夫橋帝嘗賜奴婢各一志和配爲夫婦號漁
童樵青陸羽嘗問孰爲往來者對曰太虛爲室
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也何有
往來顏眞卿爲湖州刺史志和來謁眞卿以舟
敝漏請更之志和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
間辨捷類如此善圖山水酒酣或擊鼓吹笛舐
筆輒成嘗撰漁歌憲宗圖眞求其歌不能致李

德裕稱志和隱而有名顯而無事不窮不達嚴
光之流亞云

浪跡先生玄眞子張志和碑　士有牢籠太虛
櫼掖玄造擺元氣而詞鋒首出軋無間而理
窟肌分者其惟玄眞子乎玄眞子姓張氏本
名龜齡東陽金華人父游朝淸眞好道著南
華象罔說十卷又著冲虛白馬非馬證八卷
代莫知之母劉氏夢楓生腹上因而誕焉年
十六遊太學以明經擢第獻策肅宗深蒙賞

重令翰林待詔授左金吾衛錄事參軍仍改
名志和字子同尋復貶南海尉經量移不願
之任得還本貫旣而親喪無復宦情遂扁舟
垂綸浮三江泛五湖自謂煙波釣徒著書十
二卷凡三萬言號玄眞子遂以稱焉客或以
其文論道縱橫謂之造化鼓吹京兆韋詡爲
作內解玄眞又述大易十五卷凡二百六十
有五卦以有無爲宗觀者以爲碧虛金骨兄
浦陽尉鶴齡亦有文學恐玄眞浪跡不還乃

於會稽東郭買地結茅齋以居之閉門十年
不出吏人嘗呼爲掏河夫執畚就役曾無忤
色又欲以大布爲褐裘嫂徐氏聞之手爲織
纊一製十年方暑不解所居草堂椽柱皮節
皆存而無斤斧之跡文士效柏梁體作歌者
十餘人浙東觀察使御史大夫陳公少遊聞
而謁之坐必終日因表其所居曰玄眞坊又
以門巷湫隘出錢買地以立閈閎旌曰迴軒
巷乃命評事劉太眞爲字因賦柏梁之什文

士詩以美之者十五人既門隔流水十年無
橋陳公遂爲建造行者謂之大夫橋常以豹
爲席鞿皮爲屩隱素木几酌班螺杯鳴榔拏
杖隨意取適垂釣去餌不在得魚肅宗嘗賜
奴婢各一玄眞配爲夫妻夫曰漁童妻曰樵
青人問其故魚童使捧釣收綸蘆中鼓枻樵
青使蘇蘭薪桂竹裏煎茶竟陵子陸羽校書
郎裴脩嘗問有何人往來荅曰太虛作室而
共居夜月爲燈以同照與四海諸公未嘗離

別有何往來性好畫山水皆因酒酣乘興擊
鼓吹笛或閉目或背向戲墨應節而成大曆
九年秋八月訊眞卿于湖州眞卿以舴艋既
敝請命更之荅曰儻惠漁舟願以爲浮家汎
宅沿泝江湖之上往來苕霅之間野夫之幸
矣然立性孤峻不可得而親疎率成澹然人
莫窺其喜慍視軒裳如草芥屛嗜欲若泥沙
希跡乎道丈夫同符乎古作者莫可測也忽
馬去我師德滋深曷以寘懷寄諸他山之石

銘曰逸玄眞超隱淪齊得喪甘賤貧泛湖海
同光塵宅漁舟垂釣綸輔明主若斯人豈烟
波論此身

崔覲

崔覲梁州城固人以儒自業身耕耨取給老無
子乃以田宅財貲分給奴婢各爲業而身與妻
隱南山約奴婢過其舍則給酒食夫婦嘯咏相
視爲娛山南西道節度使鄭餘慶辟爲叅謀敦
趣就職不曉吏事餘慶稱長者文宗時左補闕

王直方其里中人也上書論事見便殿訪遺逸
直方薦覲高行詔以起居郎召辭疾不至

司空圖

司空圖字表聖河中虞鄉人父輿有風幹當大
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爲安邑兩池榷鹽使先是
法疏濶吏輕觸禁輿爲立約數十條莫不以爲
宜以勞再遷戶部郎中圖咸通末擢進士禮部
侍郎王凝特所奬待俄而凝坐法貶商州圖感
知己往從之凝起拜宣歙觀察使乃辟置幕府

召爲殿中侍御史不忍去凝府臺劾左遷光祿寺主簿分司東都盧攜以故宰相居洛嘉圖節常與游攜還朝過陝虢屬于觀察使盧渥曰司空御史高士也渥即表爲僚佐會攜復執政召拜禮部員外郎尋遷郎中黃巢陷長安將奔不得前圖弟有奴段童者陷賊執圖手曰我所主張將軍喜下士可往見之無虛死溝中圖不肯往童泣下遂奔咸陽間關至河中僖宗次鳳翔即行在拜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後狩寶雞不獲

從又還河中龍紀初復官舊官以疾解景福中拜諫議大夫辭不赴後再以戶部侍郎召身謝闕下數日即引去昭宗在華召拜兵部侍郎以足疾固自乞會遷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喪王室詔圖入朝圖陽墮笏趣意野耄璨知無意于世乃聽還圖本居中條山王官谷有先人田遂隱不出作亭觀素室悉圖唐興節士文人名亭曰休休作文以見志曰休美也既休而美具故量才一宜休揣分二宜休耄而聵三宜休又少也惰長也率老也迂三者非濟時用則又宜休因自目爲耐辱居士其言詭激不常以免當時禍災云豫爲冢棺遇勝日引客壙中賦詩酌酒裴回客或難之圖曰君何不廣邪生死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每歲時祠禱鼓舞圖與閭里耆老相樂王重榮父子雅重之數饋遺弗受嘗爲作碑贈絹數千圖置虞鄉市人得取之一日盡時寇盜所過殘暴獨不入王官谷士人依以避難朱全忠已篡召爲禮部尚書不

起哀帝弒圖聞不食而卒年七十二圖無子以甥爲嗣嘗爲御史所劾昭宗不責也

陸龜蒙

陸龜蒙字魯望元方七世孫也父賓虞以文歷侍御史龜蒙少高放通六經大義尤明春秋舉進士一不中往從湖州刺史張摶游摶歷湖蘇二州辟以自佐嘗至饒州三日無所詣刺史蔡京率官屬就見之龜蒙不樂拂衣去居松江甫里多所論撰雖幽憂疾痛貲無十日計不少輟

也文成竄稿篋中或歷年不省爲好事者盜去
得書熟誦乃錄讎比勤勤朱黃不去手所藏雖
少其精皆可傳借人書篇帙壞舛必爲輯褫刊
正樂聞人學講論不倦有田數百畝屋三十楹
田苦下雨潦則與江通故常苦飢身畚鍤茠剌
無休時或譏其勞苔曰堯舜黴瘠禹胼胝彼聖
人也吾一褐衣敢不勤乎嗜茶置園顧渚山下
歲取租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爲水說七種其二
慧山泉三虎丘井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百里

爲致之初病酒再朞乃已其後客至挈壺置杯
不復飲不喜與流俗交雖造門不肯見不乘馬
升舟設蓬席齎束書茶竈筆牀釣具往來時謂
江湖散人或號天隨子甫里先生自比涪翁漁
父江上丈人後以高士召不至李蔚盧攜素與
善及當國召拜左拾遺詔方下龜蒙卒光化中
韋莊表龜蒙及孟郊等十人皆贈右補闕陸氏
在姑蘇其門有巨石遠祖績嘗仕吳爲鬱林太
守罷歸無裝舟輕不可越海取石爲重人稱其

廉號鬱林石世保其居云

張阜　見裴潾傳

潾本河東聞喜人篤學善隸書以蔭仕元和初
累遷左補闕諫任宦人爲館驛使侵官亂職帝
雖不用而嘉其忠擢起居舍人諫帝信方士韋
山甫柳泌治丹御藥帝怒貶江陵令穆宗立泌
等誅召潾再遷刑部郎中前率府倉曹參軍曲
元衡杖民柏公成母死有司以死在辜外推元
衡父蔭贖金公成受賕不訴以赦免潾議曰杖

捶者官得施所部非所部雖有罪必請有司明
不可擅也元衡非所任官公成毋非所部不可
以蔭免公成取賄仇家利毋之死逆天惟當伏
誅有詔元衡流公成論死久之繇給事中爲汝
州刺史越法杖人輒死召拜兵部侍郎出爲河
南尹復還舊官卒謚曰敬潾以道自任悉心事
上疾黨附不爲權近所持嘗裒古今辭章續梁
昭明太子文選自號天和通選上之當時文士
非與遊者皆不取世恨其隘憲宗竟以藥棄天

下世益謂滿知言穆宗雖誅泌而後稍稍復惑方士有布衣張皐者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欲勝則疾疹作古之聖賢務自頤養不以外物撓耳目聲色敗情性繇是和平自臻福慶用昌在易無妄之疾勿藥有喜在詩自天降康降福穰穰此天人符也然則藥以攻疾無疾不用藥也高宗時處士孫思邈達於養生其言曰人無故不應餌藥藥有所偏助則藏氣爲不平推此論之可謂達見至理夫寒暑爲賊節宣乖度

有資於醫尚當重慎故禮稱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庶士猶爾況天子乎先帝晚節喜方士累致危疾陛下所目知不可蹈前覆迎後悔也今人人竊議直畏忤旨莫敢言臣蓬葭之士非所以邀寵顧忠義可爲有聞而默則不安願陛下無忽帝善其言詔訪皐不獲

孔述睿

孔述睿越州山陰人梁侍中休源八世孫高祖德紹事竇建德爲中書侍郎嘗草檄毀薄太宗賊平執登汜水樓責曰爾以檄謗我云何對曰犬吠非其主帝怒曰賊乃主耶命壯士捽殞樓下曾祖昌寓字廣平貞觀中對策高第歷魏州司馬有治狀帝爲不置刺史總攷三年璽書褒美進膳部郎中祖祖舜字奉先爲監察御史以累下除成武令雉馴于庭述睿少與兄克符弟克讓篤孝已孤偕隱嵩山而述睿資嗜學大曆中劉晏薦于代宗以太常寺協律郎召累擢司勳員外郎史館脩撰述睿每一遷卽至朝謝俄

而辭疾歸以爲常德宗立拜諫議大夫命河南尹趙惠伯齎詔書束帛備禮敦遣既至對別殿賜第宅給廐馬兼皇太子侍讀固辭弗許久乃改秘書少監兼右庶子復爲史館脩撰述睿重次地理志本末最詳性退讓未始忤物雖親朋燕集至嚴默終日人皆畏之與令狐峘同職峘數抵侮然卒不校也時稱長者貞元四年帝念平涼之難尤惻怛以述睿精愨而誠故遣持祠具稱詔臨祭又以疾乞解久乃許以太子賓客

還鄉賜帛五十匹衣一襲故事致仕不給公驛帝特命給焉卒年七十一贈工部尚書子敏行字至之元和初擢進士第岳鄂呂元膺表在節度府元膺徙東都河中輒隨府遷入拜右拾遺函遷司勳郎中集賢殿學士諫議大夫李絳遇害事本監軍楊叔元時無敢言敏行上書極論之叔元乃得罪以名臣子少脩潔及仕宦能交當時豪俊有名一時而雅操不逮父矣卒年三十九贈工部侍郎

逸民史卷之十六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五代

鄭遨　附張薦明　李道殷　羅隱之

鄭遨字雲叟滑州白馬人也唐明宗祖廟諱遨故世行其字遨少好學敏於文辭唐昭宗時舉進士不中見天下已亂有拂衣遠去之意欲攜其妻子與俱隱其妻不從遨乃入少室山爲道士其妻數以書勸遨還家輒投之于火後聞其妻子卒一慟而止遨與李振故善振後事梁貴顯欲以祿遨遨不顧後振得罪南竄遨徒步千里往視之由是聞者益高其行其後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爲藥能去三尸因徙居華陰欲求之與道士李道殷羅隱之友善世目以爲三高士遨種田隱之賣藥以自給道殷有釣魚術鉤而不餌又能化石爲金遨嘗驗其信然而不之求也節度使劉遂凝數以寶貨

遺之遨一不受唐明宗時以左拾遺晉高祖時以諫議大夫召之皆不起即賜號爲逍遙先生天福四年卒年七十四遨之節高矣遭亂世不汙于榮利至棄妻子不顧而去豈非與世相絶而篤愛其身者與然遨好飲酒奕棋時時有詩章落人間人間多寫以縑素相贈遺以爲寶至或圖寫其形訖于屋壁其跡雖遠而其名逾彰與石門荷蓧之徒異矣與遨同時有張薦明燕人也少以儒學游河朔後去爲道士通老子莊周之說高祖召見問道家可以治國乎對曰道也者妙萬物而爲言得其極者尸居袵席之間可以治天地也高祖大其言延入內殿講道德經拜以爲師薦明聞宮中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其聲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無焉然和之者鼓也夫一萬事之本也能守一者可以治天下高祖善之賜號通玄先生後不知其所終

南唐

江夢孫

江夢孫字聿修潯陽人也博綜經史儒行高絜烈祖輔政辟置門下薦爲秘書郎久之夢孫自陳迂儒無所裨益且平生讀書意在施惠于民而後已因求一縣以自效烈祖曰縣邑非所以優賢者不許固求之乃補天長令烈祖召之從容系以勅誥指庭下地曰今日受此明日即趨走于彼矣如何夢孫曰苟遂素志無恤其他乃授之至縣吏告曰正廳甚凶前令居之鬼怪畢見請陳設便廳夢孫固不可曰長吏不居正廳非禮也禮上之夕若數十人傾倒几案呌嘯甚喧夢孫從容整衣冠祝曰夢孫爲縣令合居此廳爾爲鬼神應有祠宇丘墓安得爭此即命復陳設如初自此寂然無患後人安之其治以簡易仁恕爲事邑人大悅踰年稱疾求歸田里躬勤耒耜事繼母甚謹每晨夜具絜服問安侍膳訖乃集諸生講禮朝廷累召不起保大中卒年八十五贈國子司業

沈彬

沈彬筠陽高安人讀書能詩屬唐末亂離南游湘湖隱于雲陽山十餘年與僧虛中齊巳爲詩侶迄不過世乃歷名山治方術烈祖鎮金陵命所屬郡縣辟致之彬知其欲取吳國因獻畫山水詩云只素擬清輝一毫分險阻授校書郎入輔吳世子璉于東宮未幾乞罷以尚書郎致仕禪代之後絶不求進高安士人多爲給其粟帛元宗南遷彬年踰八十詣南昌求見曰臣自處山野世事不預臣妻謂臣曰汝主人郎君今爲天子矣擁清光死且不朽元宗優禮待之賜粟帛遣還署其子元爲秘書省正字彬尤工詩而未嘗喜名如再過金陵詩云玉樹歌終王氣收鴈行高送石城秋江山不管興亡事一任斜陽伴客愁又都門送客詩云岸柳蕭疎野荻秋都門行客莫回頭一條灞水清如劍不爲離人割斷愁皆盛稱于士大夫惜乎簡編散失不得見其全集彬學方外之術迄無所與唯手植一樹命諸子曰吾死瘞此及彬卒發之得石椁一上

有篆刻八字云開成二年壽椁一所因就瘞焉

陳貺

陳貺南閩人性沈澹志操古朴而不苟于仕進一臥廬山三十年學者多師事焉元宗以幣致之布裘鹿鞹進止閑肆因獻景陽臺懷古詩云景陽六朝地運極自依依一會皆同是到頭誰論非酒濃沈遠慮花好失前機見此尤宜戒正當家國肥元宗稱善欲授以官貺固不受賜粟帛遣還舊隱卒年七十

陳陶

陳陶世居嶺表以儒學名家陶挾冊長安聲詩曆象無不精究常以台鉉之器自負恨世亂不得逞昇元中至南昌將詣建康聞宋齊丘秉政凡所進擢不愜士論自料與齊丘不合乃築室于西山日以詩酒爲事會宋齊丘出鎮南昌陶志不屈而齊丘亦不爲之薦辟陶作詩自詠曰一顧成周力有餘白雲閑釣五溪魚中原莫道無麟鳳自是皇家結網疎陶少與水部員外郎

任晚相善嘗以詩遺之云好向明朝薦遺逸莫教千古吊靈均元宗雖聞其詩名而未及召之會有星孛陶歎曰國家其幾亡乎既而果失淮甸陶所居幽邃性尤嗜鮓元宗南遷至落星灣欲有所問而恐陶不盡言因僞使人賣鮓至陶門陶果出唱鮓喜甚賣者曰官舟抵落星矣翁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還元宗至南都未幾殂不還之說果驗陶後以脩養煉丹爲事有詩云乾坤見了文章懶龍虎成來印綬疏又云長愛真人王子喬五松山月伴吹簫任他浮世悲生死獨駕蒼龍入九霄又題徐稱亭詩云伏龍山横洲渚地人如白蘋自生死洪崖成道二千年唯有徐君播青史陶所遁西山先產藥物數十種陶採而餌之開寶中常見一叟角髮被褐與老媼貨藥於市獲錢則市鮓對飲旁若無人既醉行舞而歌曰藍採禾藍採木塵世紛紛事更多爭如賣藥沽酒飲歸去深崖拍手歌或疑爲陶之夫婦云

許堅

許堅不知其家世或曰晉長史穆之裔形陋而怪或寓廬阜白鹿洞衆門道館行吟自若幘巾芒屩短褐至骭亦無齎裝唯負布囊常括不解每沐浴不脫衣就溪澗出而曝之或問其故則言天象昭布雖白晝亦常參列人自昧之耳其可裸程乎堅癖嗜魚或得大魚則全體而烹不加醯鹽熟即啗之遊溧陽下山寺吟詩曰地枕吳溪與越峯前朝恩賜雲泉額（南唐以大唐爲前朝）竹林層建鴈塔高石室幽棲幾禪伯荒榛無沒蒼苔深古池香泛荷花白客有經年說二林落日猿啼情脉脉後或居茆山或入九華適意往返人不能測嘗與樊若水相善若水北渡後因轉輓于江南遇堅于簡寂觀勉之以仕則顰蹙不答堅嘗至陽羨人不之識一日涉西津姿波濶步若平地然衆昉神之不知其所在云

毛炳

毛炳豐城人也好學不能自給因隨里人入廬

山每與諸生曲講苟獲貲鏹即市酒盡醉時彭會好茶而炳好酒或嘲之曰彭生說賦茶三斤毛氏傳經酒半升炳聞之小哂而已自後或遊螺川諸邑遇酒即飲不醉不止皆宿于酒家大醉倮坐爐炭主人出之翌日尻痛炳疑因酒爭忤遭其笞撻訊之乃知又嘗醉于道旁有里胥張谷掖之而起炳瞑目曰起予者爲誰對曰張谷也炳呵之曰毛炳不干於張谷張谷不學於毛炳醉者自醉醒者自醒醒醉之道兩者固殊

安用掖爲復呵之曰汝可速去無撓予臥由是人頗重之是眞全于酒者也後聚生徒數十講誦于南臺山迨數年自署于齋壁云先生不在此千載只空山因大醉一夕卒有詩集傳于世

顏詡

顏詡魯郡公眞卿之後唐末徙居永川詡少孤兄弟數人事繼母以孝聞雅遵儒術禮法多循先業迨末年一門百口家法嚴肅男女異序少長敦睦子姪二十餘人皆服儒業每延賓侶寓門下者常十數詡晨暮延揖飲饌燕笑未嘗不躬自接對雖遇姻戚沖孺亦爲之冠帶盡禮就所居第依泉石築亭榭開軒四敞則碧鮮叢遶翠微環列蕭爽之趣杜絕塵囂水部員外郎孟賓于嘗以詩美之云園林蕭爽聞來久欲訪因循二十秋此日開襟吟不盡碧山重疊水長流又司農卿何蒙殿中丞蒯鼇史館孫伯純各爲詩序以述其幽隱詡聞子弟有與賓客戲者未嘗面責手寫韋昭博奕論署于屋壁使之自愧

家人未嘗見其喜慍初季父非理據鄉人桑諸邑求治令尹下詡評之詡償以己緡其訟遂止卒年七十餘

鄭元素

鄭元素京兆華原人也少習詩禮避亂南遊隱居于廬山青牛谷高臥四十餘年採薇食蕨絃歌自若搆椽剪茅於舍後會集古書殆至千餘卷元素溫韜之甥也自言韜發昭陵從埏道下見宮室制度閎麗不異人間中爲正寢東西廂

列石牀牀上石函中有鐵匣悉藏前世圖書鍾
王墨跡紙墨如新韜悉取之韜死元素得之爲
多

逸民史卷之十六 終

逸民史卷之十七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宋上

戚同文

戚同文字同文宋之楚丘人世爲儒幼孤祖母攜育於外氏奉養以孝聞祖母卒晝夜哀號不食數日鄉里爲之感動始聞邑人楊慤教授生徒日過其學舍因授禮記隨卽成誦日諷一卷

慤異而留之不終歲畢誦五經慤卽妻以女弟自是彌益勤勵讀書累年不解帶時晉末喪亂絕意祿仕且思見混一遂以同文爲名字慤嘗勉之仕同文曰長者不仕同文亦不仕慤依將軍趙直家遇疾不起以家事托同文卽爲葬三世數喪直復厚加禮待爲築室聚徒請益之人不遠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六十人宗度許驤陳象輿高象先郭成範王礪滕涉皆踐臺閣同文純質尚信義人有喪者力拯濟之宗族閭里貧

之者周給之冬月多解衣裘與寒者不積財不營居室或勉之輒曰人生以行義爲貴焉用此爲由是深爲鄉里推服有不循孝悌者同文必諭以善道頗有知人鑒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樂聞人善未嘗言人短與宗翼張昉滕知白爲友生平不至京師長子維任隨州書計迎同文就養卒于漢東年七十三好爲詩有孟諸集二十卷楊徽之嘗因使至郡一見相善多與酬唱徽之嘗云陶隱居號堅白先生先生純粹質直以

道義自富遂與其門人追號堅素先生二子維綸維建隆二年以屯田員外郎爲曹王府翊善累官職方郎中致仕卒年八十一綸自有傳大中祥符二年府民曹誠即同文舊居旁造舍百餘區聚書數千卷延生徒講習甚盛詔賜額爲本府書院命綸子奉禮郎舜賓主之署誠府助教委本府幕官提舉之楊慤者虞城人力學勤志不求聞達宗翼者蔡州上蔡人父爲虞城主簿因家焉篤孝恭謹負米養母好學彊記經籍一見即能默寫歐陽虞柳書皆得其楷法能屬文隱而不仕家無斗粟怡怡如也未嘗以貧窶干人市物不評價市人知而不欺嘗言晝夜者昏曉之辨也故既暝未嘗皆不出見隣里小兒待之如成人未嘗欺紿同文嘗謂翼曰子勞謙有古人風眞吾友也卒年八十餘子度舉進士至侍御史歷京西轉運使預修太祖實錄張昉有史材歷知雜御史省郎至殿中少監致仕子信日有傳滕知白善爲詩至刑部員外郎河北

轉運使子涉爲給事中高象先父凝祐刑部郎中以彊幹稱象先淳化中三司戶部副使卒于光祿少卿郭成範最有文爲倉部員外郎掌安定公書記辭疾以司封員外郎致仕卒王礪事母甚謹太平興國五年進士至屯田郎中子渙瀆淵沖泳渙子稷臣瀆子堯臣並進士及第渙子夢臣進士出身

王昭素

王昭素開封酸棗人少篤學不仕有志行爲鄉

里所稱常聚徒教授以自給李穆與弟肅及李惲皆嘗師事焉鄉人爭訟不詣官府多就昭素決之昭素博通九經兼窕莊老尤精詩易以爲王韓注易及孔馬疏義或未盡是乃著易論二十三篇開寶中穆薦之朝詔召赴闕見于便殿時年七十七精神不衰太祖問曰何以不求仕進致相見之晚對曰臣草野蠢愚無以裨聖化賜坐令講易乾卦召宰相薛居正等觀之至飛龍在天上曰此書豈可令常人見昭素對曰此書非聖人出不能合其象因訪以民間事昭素所言誠實無隱上嘉之以衰老求歸鄉里拜國子博士致仕賜茶藥及錢二十萬留月餘遣之年八十九卒于家昭素頗有人倫鑒初李穆兄弟從昭素學易常謂穆曰子所謂精理往往出吾意表又語人曰穆兄弟皆令器穆沈厚他日必至廊廟後果叅知政事昭素每市物隨所言而還直未嘗論高下縣人相告曰王先生市物無得高取其價也治所居室有椽木積門中夜

有盜者抉門將入昭素覺之卽自門中潛擲椽于外盜者慚而去由是里中無盜家有一驢人多來假將出先問僮僕曰外無假驢者乎對云無然後出其爲純質若此子仁著亦有隱德

陳摶 孫君仿 麞皮處士

陳摶字圖南亳州眞源人始四五歲戲渦水岸側有青衣媼乳之自是聰悟日益及長讀經史百家之言一見成誦悉無遺忘頗以詩名後唐長興中舉進士不第遂不求祿仕以山水爲樂自言嘗遇孫君仿麞皮處士二人者高尚之人也語摶曰武當山九室巖可以隱居摶往棲焉因服氣辟穀歷二十餘年但日飲酒數杯移居華山雲臺觀又止少華石室每寢處多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好黃白術有以摶名聞者顯德三年命華州送至闕下留止禁中月餘從容問其術摶對曰陛下爲四海之主當以致治爲念柰何留意黃白之事乎世宗不之責命爲諫議大夫固辭不受旣知其無他術放還所止詔本州

長吏歲時存問五年成州刺史朱憲陛辭赴任
世宗令齎帛五十匹茶三十斤賜摶太平興國
中來朝太宗待之甚厚九年復來朝上益加禮
重謂宰相宋琪等曰摶獨善其身不入勢利所
謂方外之士也摶居華山已四十餘年度其年
近百歲自言經承五代離亂幸天下太平故來
朝覲與之語甚可聽因遣中使送至中書琪等
從容問曰先生得玄默脩養之道可以教人乎
對曰摶山野之人於時無用亦不知神仙黃白

之事吐納養生之理非有方術可傳假令白日
冲天亦何益於世今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之
表博達古今深究治亂眞有道仁聖之主也正
君臣協心同德興化致治之秋勤行脩煉無出
于此琪等稱善以其語白上上益重之下詔賜
號希夷先生仍賜紫衣一襲留摶闕下令有司
增葺所止雲臺觀上屢與之屬和詩賦數月放
還山端拱初忽謂弟子賈德昇曰汝可于張超
谷鑿石爲室吾將憩焉二年秋七月石室成摶

手書數百言爲表其畧曰臣摶大數有終聖朝
難戀已於今月二十二日化形於蓮花峯下張
超谷中如期而卒經七日支體猶溫有五色雲
蔽塞洞口彌月不散摶好讀易手不釋卷常自
號扶搖子著指玄篇八十一章言導養及還丹
之事宰相王溥亦著八十一章以箋其指摶又
有三峯寓言及高陽集釣潭集詩六百餘首能
逆知人意齋中有大瓢挂壁上道士賈休復心
欲之摶已知其意謂休復曰子來非有他蓋欲

吾瓢爾呼侍者取以與之休復大驚以爲神有
郭沆者少居華陰夜宿雲臺觀摶中夜呼令趣
歸沆未決有頃復曰可勿歸矣明日沆還家果
中夜母暴得心痛幾死食頃而愈華陰隱士李
琪自言唐開元中郎官已數百歲人罕見者關
西逸人呂洞賓有劍術百餘歲而童顏步履輕
疾頃刻數百里世以爲神仙皆數來摶齋中人
咸異之大中祥符四年眞宗幸華陰至雲臺觀
閱摶畫像除其觀田租又有許瓊者開封鄢陵

人開寶五年子永罷盧氏縣尉詣匭上言臣年七十五父瓊年九十九長兄年八十一次兄年七十九欲乞近地一官以就榮養上覽奏詔永訊之即命迎其父赴闕瓊得對于講武殿上顧問久之悉能奏對而詞氣不衰言唐末以來事歷歷可聽上悅其父子俱享遐壽賜襲衣犀帶銀鞍勒馬帛三十匹茶二十斤授永鄠城令是時澶密齊沂萊江吉萬州江陰梁山軍各奏八十已上呂繼美等二十九人並賜爵公士眞宗

時凡老人年百歲以上者州縣以名聞皆詔賜衣帛米麥長吏存撫之

种放

种放字名逸河南洛陽人也父詡吏部令史調補長安主簿放沈默好學七歲能屬文不與羣兒戲父嘗令舉進士放辭以業未成不可妄動每往來嵩華間慨然有山林意未幾父卒數兄皆干進獨放與母俱隱終南豹林谷之東明峯結草爲廬僅庇風雨以講習爲業從學者衆得東修以養母母亦樂道薄滋味放得辟穀術别爲堂於峯頂盡日望雲危坐每山水暴漲道路阻隔糧糗乏絶止食芋栗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溪醉侯幅巾短褐負琴攜壺泝長溪坐磐石採山藥以助飲往往終日值月夕或至宵分自豹林抵州郭七十里徒步與樵人往返性不喜浮圖氏嘗裂佛經以製帷帳所著蒙書十卷及嗣禹說表孟子上下篇太一祠録人頗稱之多爲歌詩自稱退

士嘗作傳以述其志淳化三年陝西轉運宋惟幹言其才行詔使召之其母恚曰常勸汝勿聚徒講學身既隱矣何用文爲果爲人知而不得安處我將棄汝深入窮山矣放稱疾不起其母盡取其筆硯焚之與放轉居窮僻人跡罕至太宗嘉其節詔京兆賜以緡錢使養母不奪其志有司歲時存問咸平元年母卒水漿不入口三日廬于墓側翰林學士宋湜集賢院學士錢若水知制誥王禹偁言其貧不克葬詔賜錢三萬

營差復召宴賜詩放山居草舍五六區啖野蔬
蕎麥表求太宗御書及經史音疏悉給焉十月
復至上謂宰相曰放比來高尚其事每所詢問
頗有可采朝廷雖加爵秩而未能大用即物議
未厭所慮放眷而懷之即遣內侍任文慶齎詔
諭之曰朕臨御寰區憂勤旰昃詳延茂異物色
隱淪思訪話言用熙庶績以卿棲心岩竇屏跡
罝塵躡綺皓之遐蹤有曾顏之至行特舉賁園
之典果無前習之心每所諮詢備詳理道載觀

敷納蔚有材謀深簡朕懷頗思大用然以羣情
未悉成命是稽今四隩來同萬區思乂方崇政
本庶厚時風卿必能酌斟化源丹青王度愜富
國强兵之術陳制禮作樂之規返樸還淳措刑
息訟輔予不逮馴至太平登用機衡弼成寡昧
卿宜體茲眷遇罄乃誠明叙經國之大猷述致
君之遠畧盡形奏牘以沃朕心副涼德之倚毘
寨外朝之觀聽乃司樞務式洽至公放上言曰
臣讀書業文實自父師之誨學古嗜退本求山

水之樂思率天性以奉至道豈有意于麋鹿盍
無心于紱冕其所幸者邦家化成彊場兵偃羣
黎鼓舞庶彙胥悅蒲帛之聘寵濆岩谷君命薦
及肅聽祇受既朝象魏之下但愧岩林之賤奉
聖顏于咫尺聆德音之教論列迹侍從莪冠諫
諍雖愚者之慮竭忠規而屢陳而大君之明慣
贅言之無補今又訪以禮樂之制詢其刑政之
方且小器微材欲加大用益念沿革之攸宜歷
三五而既異弛張之體豈一二而可述國家謀

建皇極躋納富壽惟二聖之光宅總百王之闕
漏豈伊葑菲敢預論述方今德義宣明鸞驥戾
止如臣之才儼爾駢列伏望洞知臣之鑒憐守
節之志俾泛駕無覆壓之害使窳器免溢蕩之
咎寢此過聽遂其夙心凡臣首獻納之行不爲
無位預清閑之對不爲疏隔又安敢碌碌而依
違嘿嘿而曠素願且齒于諫署庶少覩于朝制
斯亦否能有適名器無假惟茲保全之惠仰繫
仁聖之賜特先俾陳堯叟諭旨堯叟手筆審其

意放云自被聘召及還諫垣無所補報爲幸多矣今主上聖明朝無闕政處之顯位則是重增其過及覽表上曰放能守分懇讓益可嘉也大中祥符元年命判集賢院從封泰山拜給事中二年四月求歸山宴餞于龍圖閣命學士即席賦詩製序上作詩卒章云我心虛佇日無復醉山中初放作詩嘗有溪上醉眠都不知之句故及之三年正月復召赴闕表乞賜告手詔優荅之作歌賜之乃齋衣服器幣令京兆府每季遣

辭職就山存問四年正月復來朝從祠汾陰拜工部侍郎放屢至闕下俄復還山人有詣書嘲其出處之迹且勸以棄位居岩谷放不荅放終身不娶尤惡囂雜故京城賜第爲擇僻處然祿賜既優晩節頗飾輿服于長安廣置良田歲利甚溥亦有彊市者遂致爭訟門人族屬依倚恣横王嗣宗守京兆放嘗乘醉慢罵之嗣宗屢遣人責放不法仍條上其事詔工部郎中施護推究會赦恩而止四月求歸山又賜宴遣之所居

山林細民多縱樵採特詔禁止放遂表徙居嵩山天封觀側遣内侍就興唐觀基起第賜之假踰百日續給其奉然猶往來終南按視田畝每行必給驛乘在道或親詬驛吏規筭糧具之直時議浸薄之嘗曲宴令羣臣賦詩杜鎬以素不屬辭誦北山移文以譏之上嘗語近臣曰放爲朕言事甚衆但外廷無知者因出所上時議十三篇其目曰議道議德議刑議器議文武議制度議教化議賞罰議官司議軍政議獄訟議術

賦議邪正八年十一月乙丑晨興忽取前後章疏稾悉焚之服道士衣召諸生會飲于次酒數行而卒計聞上甚嗟悼親製文遣内侍朱允中致祭歸葬終南贈工部尚書録其姪世雍同學究出身

萬適　楊璞　田誥

萬適字縱之陳州宛丘人自號遺玄子六七歲即爲詩及長喜學問精于道德經與高錫族子晁及韓伾交遊酬唱多有警句不求仕進專以

著述爲務有征簡集百卷雅書三卷志苑三卷
雍熙詩二百首經籍摘科討論計四十卷淳化
中伾任翰林學士因召對上問曰卿早在嵩陽
嘗時輩流頗有遺逸否伾以適及楊璞田誥爲
對上悉令召至闕下詔書下而誥卒璞旣至對
于便殿不願仕進上賜以束帛與一子出身遣
還故郡適最後至特授愼縣主簿適素康强無
疾詔下日已病猶勉强赴朝擧止山野人皆笑
之後數日卒田誥者歷城人好著述聚學徒數

百人擧進士至顯達者接踵以故聞名於朝宋
惟翰許袞皆其弟子也誥著作百餘篇傳于世
大率迂闊每構思必匿深草中絶不聞人聲俄
自草中躍出卽一篇成矣楊璞字契玄鄭州新
鄭人善歌詩士大夫多傳誦與畢士安尤相善
每乘牛往來郭店自稱東里遺民嘗杖策入嵩
山窮絶處構思爲歌詩凡數年得百餘篇璞旣
被召還作歸耕賦以見志眞宗朝諸陵道出鄭
州遣使以茶帛賜之卒年七十八

李濆

李濆河南洛陽人也六世祖坦馮翊令坦生仲
芳大理司直仲芳生玄初福建觀察推官玄初
生鄠卽濆之曾祖也字堯封仕梁歷滑魏宋三
鎭留後拜崇政使禮部尚書後唐天成中以太
子少傅致仕卒贈太保祖延昭殿中丞父瑩字
正白善詞賦廣順進士蒲帥張鐸辟爲記室因
家河中乾德初右補闕蘇德祥薦爲殿中侍御
史度支判官使江南坐受李從善賂遺責授右

贊善大夫卒初瑩禱河祠而生濆故名濆字河
神後改字長源淳澹好古博覽經史十六丁外
艱服闋杜門不復仕進家世多聚書畫頗有奇
妙王祐典河中深加禮待自是多聞于時往來
中條山中不親産業所居木石幽勝談唐室巳
來衣冠人物歷歷可聽罕著文前後州將皆厚
遇之王旦李宗諤與之世舊每勸其仕濆皆不
答所乘馬嘗爲宗人借憩於廛間人有見者以
語濆濆卽鬻之其惡囂如此州閭化其論德眞

宗祀汾陰直史館孫冕言其隱操請加搜採陳
堯叟復薦之命使召見辭足疾不起遣內侍勞
問令長吏歲時存撫明年又遣陝府通判陳
世本儒墨習靜遯世之意亦嗜酒人或勉之答
曰扶痾養疾捨此莫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
亦樂乎嘗語諸子曰山水足以娛情奇遇醉而
卒吾之願也吾將與爾永訣爾輩當常在令台
卽設外饌與諸子同處一日忽曰適有人至林
下誦詩兩行到水窮處未知矣[illegible]時言訖不[illegible]
吾當逝矣強取藥集七十編自書付諸子促
家人置酒頃之卒時天禧三年十二月也
年六十三四年春詔曰故河中府處士[illegible]
纓傳緒儒雅踐方曠逸自居恬寡[illegible]
節彌邵清猷奄及淪亡良深軫惻特[illegible]貫通式
慰營魂惟蓬閣之司文乃儒林之美秩[illegible]歸
生之哀典推給復之恩申傷守臣優卹其後豈
獨光于泉壤亦足厚于民風可特贈秘書省著
作佐郎賜其家帛二十匹米二十斛州縣常加

存卹二稅外蠲其差役

魏野

魏野字仲先陝州陝人也世爲農母嘗夢引袂
于月中承兎得之因有娠遂生野及長嗜吟咏
不求聞達居州之東郊手植竹樹清泉環遶旁
對雲山景趣幽絕鑿土袤丈曰樂天洞前爲草
堂彈琴其中好事者多載酒肴從之遊嘯詠終
日前後郡守雖武臣舊相皆所禮遇或親造謁
趙昌言性尤倨傲特署賓次戒閽吏野至卽報
野不喜巾幘無貴賤皆紗帽白衣以見出則跨
白驢過客名士往來留題會話累宿而去野爲
詩精苦有唐人風格多警策句所有草堂集十
卷大中祥符初契丹使至嘗言本國得其上帙
願求全部詔與之祀汾陰歲與李瀆並被薦遣
陝令王希招之野上言曰陛下告成天地延聘
岩藪臣實愚戇資性慵拙幸逢聖世獲安故里
早樂吟咏實匪風騷豈意天慈曲垂搜引但以
嘗嬰心疾尤疎禮節麋鹿之性頓纓則狂豈可

瞻對墀殿仰奉清燕望回過聽許令愚守則畝畝之間永荷帝力詔州縣長吏常加存撫又遣使圖其所居觀之五年四月復遣內侍存問天禧三年十二月無疾而卒年六十州上其狀四年正月詔曰國家舉旌賞之命以輝丘園申邮贈之恩用慰泉壤所以褒逸民而厚風俗也故陝州處士魏野服膺儒素刻意篇章頗詞格之清新爲士流之推許而能篤淳古之行慕肥遯之風頃屬時巡嘗加聘召懇陳誠志願遂考槃

及此淪亡載深嗟悼蘭臺清秩追飾幽扃厚其賻助之資寬以復除之命諒惟優禮式顯令名魂而有知歆此殊渥可特贈秘書省著作郎賻其家帛二十匹米三十斛州縣常加存邮二稅外免其差徭瀆即野中表兄也瀆卒訃至野哭之慟謂其子曰吾不可去去必不至第遣其子赴之裁六日而野亦卒時甚異焉

邢敦

邢敦字君雅不知何許人家於雍丘與宋準趙昌言交游甚厚太平興國初嘗舉進士不第慨然有隱遯之意性介僻不妄交友耽玩經史精于術數工繪畫頗嗜酒或遊市廛過客詢以休咎者多不之語里中號邢夫子大中祥符七年眞宗幸亳回邑人列上其事王曾爲考制度使以名聞詔曰敦早預詞場勤脩天爵超然處退亦既累年屬覽公車之言俾叅郡學之職用精儒業以寵耆年可許州助教敦讓而不受乾興元年無疾而卒年七十四

林逋

林逋字君復杭州錢塘人少孤力學不爲章句性恬淡好古弗趨榮利家貧衣食不足晏如也初放遊江淮間久之歸杭州結廬西湖之孤山二十年足不及城市眞宗聞其名賜粟帛詔長吏歲時勞問薛映李及在杭州每造其廬清談終日而去嘗自爲墓于其廬側臨終爲詩有茂陵他日求遺稿猶喜曾無封禪書之句旣卒州爲上聞仁宗嗟悼賜謚和靖先生賻粟帛逋善

行書喜爲詩其詞澄浹峭特多奇句旣就輒隨輒棄之或謂何不錄以示後世逋曰吾方晦迹林壑且不欲以詩名一時況後世乎然好事者往往竊記之今所傳尚三百餘篇逋嘗客臨江時李諮方舉進士未有知者逋謂人曰此公輔器也及逋卒諮適罷三司使爲州守爲素服與其門人臨七日葬之刻遺句內壙中逋不娶無子教兄子宥登進士甲科宥子大年頗介潔自喜英宗時爲侍御史連被臺移出治獄拒不肯行爲中丞唐介所奏降知蘄州卒于官

高懌　韓退

高懌字文悅荆南高季興四世孫幼孤養于外家十三歲能屬文通經史百家之書聞种放隱終南山乃築室豹林谷從放受業放奇之不敢處以弟子行與同時張蕘許勃號南山三友會詔舉沈淪草澤知長安寇準聞其名薦之辭不起景祐中錄國初侯王後懌推其弟忻得官及范雍建京兆府學召懌講授諸生席間常數十百人杜衍嘗請賜處士號乃命爲大理評事懌固辭仁宗嘉其守號安素處士詔州縣歲時禮遇之給良田五百畝文彥博表其經術該通有高世之行可以勵風俗詔賜第一區嘉祐中就除光祿寺丞復固辭夢道士持素書聘爲白鹿洞主卒有韓退者稷山人亦師事种放母死負土成墳徙跣終喪去隱嵩山與遵路石延年論其高節詔賜粟帛號安逸處士以壽終

徐復

徐復字復之建州人初遊京師舉進士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自筮知無祿遂亡進取意遊學淮浙間數年益通陰陽天文地理遁甲占射諸家之說他日聽其鄉人林鴻範說詩且言詩之所以用于樂者忽若有得因以聲學求之遂悟大樂于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鐘磬脩弇匏竹高下制度皆洞達方仁宗留意于樂詔天下求知樂者大臣薦胡瑗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笑曰聖人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

更其器其可用乎後瑗制作皆不効范仲淹過
潤州見復問曰今以衍卦占之四夷無變異乎
復剋西方當用兵推其月日後無少差慶曆初
與布衣郭京俱召見帝問天時人事復對曰以
京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
剛失位而不中其在彌君德乎帝又問明年主
何卦復曰乾卦用事說至九五盡而止帝又問
術乎京師黑風何所應復曰其兆在内豫王喪
其應也明日命為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

沖晦處士補其子發試秘書省校書郎復性言
潔而處世未嘗自異後居杭州十數年卒郭京
者少任俠不事家產平居好言兵范仲淹滕宗
諒數薦之

孔旼

孔旼字寧極孔子四十六代孫隱居汝州龍興
縣龍山之滍陽城性孤潔喜讀書有田數百畝
賦稅常為鄉里先遇歲飢分所餘賙不足者未
嘗計有無聞人之善若出于已動止必依禮法

環所居百餘里人皆愛慕之見旼於路輒斂衽
以避葬其父廬墓三年臥破棺中日食米一溢
壁間生紫芝數十本州以行義聞賜粟帛又給
復其家近臣列薦授秘書省校書郎致仕居數
年召為國子監直講辭不赴即遷光祿寺丞頃
之起知龍興縣復辭卒贈太常丞盜嘗入旼舍
發其廩粟旼避之繼其所取嘗逢羸弱者為盜
掠奪其貲旼追盜與語責之以義解金畀之使
歸所掠居山未嘗逢毒蛇虎豹或謂之曰子毋

夜行此亦可畏旼曰無心則無所畏晚年惟玩
周易老子他書亦不復讀為太玄圖張壁上外
列方州部家而規其中心空之無所書曰易所
謂寂然不動者與此無異也

王逢

王逢字會之太平州當塗人其四世祖居巖仕
唐為驍衛長史遭亂棄官歸居青山楊行密據
淮南使人以兵迫起之居巖散退其家人而以
一身歸行密授以湖州別駕不遣一日行密大

會失居巖亟使人掩其家無一人在者其後有人于嵩山見空石室詢其旁或云有道人王居巖居此去而莫知其所終子孫仕無顯者至逢博學能屬文尤長於講說少舉進士不中去教授蘇州學者常數百人晚始登第補南雍州軍事判官歸爲國子監直講燕隴西郡王宅教授李瑋從學事之甚謹岐國公主既降瑋爲逢求遷官且有命逢辭不受久之以太常博士通判徐州卒逢爲人樂易篤於朋友與胡瑗最善嘗

著書有易傳十卷乾德指說一卷復書七卷妻陳氏亦有賢行無子

何羣

何羣字通夫果州西充人嗜古學喜激揚論議雖業進士非其好也慶曆中石介在太學四方諸生來學者數千人羣亦自蜀至方講官會諸生講介曰生等知何羣乎羣日思爲仁義而已不知飢寒之切已也衆皆注仰之介因館羣于其家使弟子推以爲學長羣愈自克勵著書數十篇與人言未嘗下意曲從同舍目羣爲白衣御史羣嘗言今之士語言說易舉止惰肆者其衣冠不如古之嚴也因請復古衣冠又上書言三代取士皆舉於鄉里而先行義後世專以文辭就文辭中害道者莫甚于賦請罷去介贊美其說會諫官御史亦言以賦取士無益治道下兩制議皆以爲進士科始隋歷唐數百年將相多出此不爲不得人且祖宗行之已久不可廢也羣聞其說不行乃慟哭取平生所爲賦八百

餘篇焚之講官視羣賦既多且工以爲不情絀出太學羣徑歸遂不復舉進士嘉祐中龍圖閣直學士何剡表其行義賜號安逸處士羣既死趙抃守益州奏羣遺藁有益時政願詔果州録上之云非若茂陵書起天子倦心也寢不下

黃晞

黃晞字景微建州浦城人也母夢星殞于懷掬而吞之遂有娠少奇穎過人年十五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奇之遊錢塘以詩贈處士

林逋逋尤激賞時王随知杭州奏禁西湖爲放
生池亢作詩數百言以奉士人爭傳之亢爲人
侏儒不飾小節對人野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彊
記爲文詞奇偉卒鄉人類其文爲十二卷號東
溪集

王樵

王樵字肩望淄州淄川人居縣北梓桐山博通
羣書不治章句尤善考易與賈同李冠齊名學
者多從之咸平中契丹遊騎度河舉家被掠樵

即棄妻挺身入契丹訪父母累年不獲還東山
刻木招魂以葬立祠畫像事之如生服喪六年
哀動行路又爲廟之尊者次第成服北望嘆曰
身世如此自比于人可乎遂與俗絶自稱贅世
翁唯以論兵擊劍爲事一驢負裝徒步千里晚
年屢遊塞下畫策干何承矩耿望求滅遼復讐
不用乃於城東南隅累甓自環謂之繭室銘其
門曰天生王樵薄命寡智材不濟時道號贅世
生而爲室以備不虞死則藏形不虞乃備疾革
入室自掩戶卒治平末職方郎中向宗道知淄
州訪繭室已構屋爲民居得樵甥牟氏子乃知
改葬因而即其地復作繭室及祠堂刻石以記
之

張愈

張愈字少愚益州郫人其先自河東徙愈儁偉
有大志遊學四方累舉不第寶元初上書言邊
事請使契丹令外夷相攻以完中國之勢其論
甚壯用使者薦除試秘書省校書郎願以授叔

顯忠而隱于家文彥博治蜀爲置青城山白雲
谿杜光庭故居以處之丁內艱鹽酪不入口再
朞植所持柳杖于墓忽生枝葉後合抱六召不
應喜奕棋樂山水遇有興雖數千里輒盡室往
遂浮湘沅觀浙江升羅浮入九疑買石載鶴以
歸杜門著書未就卒妻蒲氏名芝賢而有文爲
之誄曰高視往古哲士實殷施及秦漢餘烈氛
氳挺生英傑卓爾逸羣孰謂今世亦有其人其
人伊何白雲隱君嘗曰丈夫趨世不偶仕非其

志祿不可苟營營未遂非吾所守吾生有涯少
實多艱窮亦自固困亦不顛不貴人爵知命樂
天脫簪散髮眠雲聽泉有茅千仞有溪數曲廣
成遺址吳興高躅疏石通逕依林架屋麋鹿同
羣晝遊夜息嶺月破雲秋霖洒竹清意何窮眞
心自得放言遺慮何榮何辱孟春感疾閉戶不
出豈期遂往英標永隔抒詞嗚噎揮涕洗瀾人
誰無死惜乎材賢已矣吾人嗚呼哀哉

代淵

代淵字蘊之本代州人唐末避地導江家世爲
吏有陰德淵性簡潔事親以孝聞受學于李畋
張逵年四十鄉人更勸舉進士甲科得清水主
簿歎曰祿不及親何所爲耶還家教授坐席常
滿安撫使舉鳳州團練推官不就知蒞州楊日
安又薦之遂以太子中允致仕劍南諸生著周
易旨要老佛雜說數十篇田況上其書自太常
丞改祠部員外郎晚年日菜食巾褐山水間自
號虛一子長吏歲時致問澹然與對畧不及私

嘉祐二年九月有疾召術士擇日云丙申吉頷
之是日沐浴而絕

劉易

劉易忻州人性介烈博學好古喜談兵韓琦知
定州上其所著春秋論授太學助教并州州學
說書不能屈志仕進寓居于號之盧氏習辟穀
術趙抃復薦其行詔賜號退安處士易作詩琦
每爲書之石或不可其意輒滌去琦亦再書之
尹洙帥渭延致尊禮狄青代洙遇之亦厚治平

末卒琦作文祭之云剛介之性天下能合者有
幾淵源之學古人不到者甚多其敬之如此熙
寧察訪定戶役詔易家用處士如七品恩得減
半示優禮云

章詧

章詧字隱之成都雙流人少孤鞠於兄嫂以所
事父母事之博通經學尤長易太玄著發隱三
篇明用著索道之法知以數寓道之用三摹九
據始終之變蜀守蔣堂楊察張方平何郯趙抃

咸以逸民薦一賜粟帛再命州助教不就嘉祐中賜號冲退處士王素時爲州因更其所居之鄉曰處士里曰通儒坊曰冲退督由是益以道自裕尊生養氣憂喜是非亦不以撓其心形嘗訪里人范百祿謂曰子僻穀二十餘年今强力尚足子亦嘗知以氣治疾之說乎百祿因從扣太玄督爲解述大旨再復摘辭曰人之所好而不足者善也所醜而有餘者惡也君子能强其所不足而拂其所有餘太玄之道幾矣此子雲

仁義之心予之于太玄也述斯而已若苦其思艱其言迂溺其所以爲數而忘其仁義之大是惡足以語夫道哉熙寧元年卒年七十六子禩亦好古學嘗應行義敦遣詔仍世有隱德其所居猶存

陳烈

陳烈字季慈福州侯官人性介僻篤于孝友居親喪勺飲不入于口五日自壯及老奉事如生學行端飭動遵古禮平居終日不言御童僕如對賓客里中人敬之冠昏喪祭請而後行從學者常數百賢父兄訓子弟必舉烈言行以示之嘗以鄉薦試京師不利即罷舉或勉之求仕則曰伊尹守道成湯三聘以幣吕望既老文王載之俱歸今天子仁聖好賢有湯文之心豈無先覺如伊吕者乎仁宗屢詔之不起人問其故應曰吾學未成也公卿大夫郡守鄉老交章稱其賢嘉祐中以爲本州教授歐陽修又言之召爲國子直講皆不拜已而福建提刑王陶言其爲

妻林氏所訟因詆烈貪詐乞奪所受恩司馬光爲諫官率同列爭曰臣等每患士無名檢故舉烈以勵風俗烈平生操守出于誠實雖有迂濶不合中道猶爲守節之士當保而全之若夫婦不相諧則聽之離絶毋使節行之士爲横辱所挫陶說遂不行元祐初部使者申薦之詔從其尚以宣德郎致仕明年復教授本州在職不受廩奉鄉里問遺絲毫無所受家祖有餘則推以濟貧乏卒年七十六

孫侔

孫侔字少述與王安石曾鞏遊名傾一時早孤事母盡孝志于祿養故屢舉進士及母病革自誓終身不求仕客居江淮間士大夫敬畏之劉敞知揚州言其孝弟忠信足以扶世矯俗求之朝廷呂公著王安石之流也詔以爲揚州教授辭敞守永興辟入幕府亦辭英宗時沈遘及王陶韓維連薦之授忠武軍推官常州判官皆不赴少與安石友善安石爲相過眞州與相見侔待之如布衣交卒年六十六初王回王令常稱與侔皆有盛名回令不壽秩爲隱不竟慨侔以不仕始終

逸民史卷之十八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宋下

兪汝尚

兪汝尚字退翁湖州烏程人少時讀書于鄣南之崑山爲人溫溫有禮議論不苟不可於意有所不言言之未嘗妄也不肯料理生事不以貧乏撓其懷澹于勢利聞人善言善行記之不忘時時爲人道之擢進士第涉歷州縣無少營進取之心嘗知導江縣新繁令卒使者使承其乏將貧以公田辭不許至則悉以周舊令之家熙寧初簽書劍南西川判官趙抃守蜀以簡靜爲治每旦退坐便齋諸吏莫敢至唯汝尚來輒排闥徑入相對淸談竟暮王安石當國患一時故老不同己或言汝尚淸望可眞之御史使以次彈擊驛召詣京師旣知所以薦用意力辭章再上得免親故有責以不能與子孫爲地者汝尚

笑曰是乃所以爲其地也還家苦貧未能忘祿養又從趙抃于青州遂以屯田郎中致仕蘇軾蘇轍孫覺李常皆賦詩文歎美之優游數年當六月徂暑寢室不可居出舍于門妻就視之汝尚曰人生七十者希吾與夫人皆過之可以行矣妻應曰然則我先去後三日卒汝尚庀其喪爲作銘召諸子告曰吾亦從此逝矣隱几而終相去纔十日孫倬紹興中敷文閣直學士

宇文之邵

宇文之邵字公南漢州綿竹人舉進士爲文州曲水令轉運以輕縑高其價使縣鬻于民之邵言縣下江上地狹人貧耕者無幾方歲儉饑羌夷數入冦不可復困之以求利運使怒會神宗即位求言乃上疏曰天下一家也祖宗剙業守成之法具在陛下方居諒陰謟諛奸佞之人屏伏未動正可念五聖之功德常若左右前後京師者諸夏之視傚俗宜敦厚而偷薄浮侈是尚公卿大夫民之表也宜以名節自勵而勢利合

雜是先願以節義廉恥風導之使人知自重千里之郡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轉運使提點刑獄制之也百里之邑有利未必興有害未必除者郡制之也前人赦令應在公逋負一切蠲除而有司操之益急督之愈甚使上澤不下流而細民益困如擇賢才以爲三司之官稍假郡縣以權則民瘼除矣然後監沓桀蹶橋之盛以保安外戚考棠棣角弓之義以親睦九族與墜典扳滯淹逮今毗來忠讜几所建置必與大

臣共議以廣其善號令威福則專制之如此則天下之人思見太平可拱而俟也疏奏不報嘗然曰吾不可仕矣遂致仕以太子中允歸時年未四十自強于學不易其志日與交友爲經史琴酒之樂退居十五年而終司馬光曰吾聞志不行顧祿位如錙銖道不同視富貴如土芥今于之邵見之矣范鎭亦曰之邵位下而言高學富而行篤少我二十一歲而先我掛冠使吾憮然其爲兩賢所推尚如此

巢谷

巢谷初名穀字元脩眉州眉山人父中谷傳其學雖朴而博舉進士京師谷素多力見舉武藝者心好之遂棄其舊學蓄弓箭習騎射久之業成而不中第聞西邊多驍勇爲四方冠去遊秦鳳涇原間所至友其秀桀與韓存寶尤相善教之兵書熙寧中存寶爲河州將有功號熙河名將會瀘州蠻乞弟擾邊諸郡不能制命存寶出兵討之存寶不習蠻事邀谷至軍中問焉及存

寶得罪將就逮自度必死謂谷曰我涇原武夫死非所惜顧妻子不免寒餓槖中有銀數百兩非君莫可使遺之者谷許諾即變姓名懷銀步往授其子人無知者存寶死谷逃避江淮間會赦乃出蘇軾謫黃州與谷同鄉幼而識之因與之遊及軾與弟轍在朝谷浮沉里中未嘗一來相見紹聖初軾轍謫嶺海平生親舊無復相聞者谷獨慨然自眉山誦言欲徒步訪兩蘇聞者皆笑其狂元符二年谷竟徃至梅州遺轍書曰我萬里步行見公不意自全今至梅矣不旬日必見死無恨矣轍驚喜曰此非今世人古之人也旣見握手相泣已而道平生逾月不厭時谷年七十三瘦瘠多病將復見軾于海南轍愍而止之曰君意則善然循至儋數千里當復渡海非老人事也谷曰我自視未即死也公無止我閱其槖中無數千錢轍方困乏亦強資遣之舟行會有蠻隸竊其槖裝以逃獲于新州谷從之至新遂病死轍聞哭之失聲恨不用已言而致死

又奇其不用已言而行其志也

劉永一

劉永一陝州夏縣人孝友廉謹熙寧初巫咸水溢入縣城民多溺死永一持竿立門前見他人物流入者輒擿出之有僧寓錢數萬于其室無何而僧死永一詣縣自言請以錢歸其弟子鄉人負債不肯償立焚其券行事類此兄大爲醫助教居親喪不飲酒食肉終三年司馬光傳之以爲今士大夫所難

邵雍

邵雍字堯夫其先范陽人父古徙衡漳又徙共城雍年三十游河南葬其親伊水上遂爲河南人雍少時自雄其才慷慨欲樹功名于書無所不讀始爲學卽堅苦刻厲寒不爐暑不扇夜不就席者數年已而歎曰昔人尚友千古而吾獨未及四方于是踰河汾涉淮漢周流齊魯宋鄭之墟久之幡然來歸曰道在是矣遂不復出北海李之才攝共城令聞雍好學嘗造其廬謂曰

子亦聞物理性命之學乎雍對曰幸受教乃事之才受河圖洛書宓義八卦六十四卦圖像之才之傳遠有端緒而雍探賾索隱妙悟神契洞徹蘊奧汪洋浩博多其所自得者及其學益老德益邵玩心高明以觀天地之運化陰陽之消長遠而古今世變微而飛走草木之性情深造曲暢庶幾所謂不惑而非依倣象類億則屢中者遂衍宓義先天之旨著書十餘萬言行于世然世之知其道者鮮矣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芘風雨躬樵爨以事父母雖平居屢空而怡然有所甚樂人莫能窺也及執親喪哀毀盡禮富弼司馬光呂公著諸賢退居洛中雅敬雍恒相從游爲市園宅雍歲時耕稼僅給衣食名其居曰安樂窩因自號安樂先生旦則焚香燕坐晡時酌酒三四甌微醺卽止常不及醉也興至輒哦詩自詠春秋時出遊城中風雨常不出出則乘小車一人挽之惟意所適士大夫家識其車音爭相迎候童孺厮隷皆驩相謂曰吾家先生也

不復稱其姓字或留信宿乃去好事者別作屋如雍所居以候其至名曰行窩司馬光兄事雍而二人純德尤鄉里所慕嚮父子昆弟每相飭曰毋爲不善恐司馬端明邵先生知士之道洛者有不之公府必之雍雍德氣粹然望之知其賢然不事表襮不設防畛羣居燕笑終日不爲甚異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有就問學則荅之未嘗強以語人人無貴賤少長一接以誠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

特盛而忠厚之風聞天下熙寧行新法吏牢迫不可爲或投劾去雍門生故友居州縣者皆貽書訪雍雍曰此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賜矣投劾何益耶嘉祐詔求遺逸留守王拱辰以雍應詔授將作監主簿復舉逸士補潁州團練推官皆固辭乃受命竟稱疾不之官熙寧十年卒年六十七贈秘書省著作郎元祐中賜謚康節雍高明英邁迥出千古而坦夷渾厚不見圭角是以清而不激和

而不流人與交久益尊信之河南程顥初侍其父識雍論議終日退而歎曰堯夫内聖外王之學也雍知慮絶人遇事能前知程頤嘗曰其心虛明自能知之當時學者因雍超詣之識務高雍所爲至謂雍有玩世之意又因雍之前知謂雍于凡物聲氣之所感觸輒以其動而推其變焉于是摭世事之已然者皆以雍言先之雍蓋未必然也雍疾病司馬光張載程顥程頤晨夕候之將終共議喪葬事外庭雍皆能聞衆人所

言召子伯溫謂曰諸君欲葬我近城地當從先塋耳既葬顥爲銘墓稱雍之道純一不雜就其所至可謂安且成矣所著書曰皇極經世觀物内外篇漁樵問荅詩曰伊川擊壤集子伯溫别有傳

呂南公

呂南公字次儒建昌南城人于書無所不讀于文不肯綴緝陳言熙寧中士方推崇馬融王肅許甚之業剽掠補拆臨摹之藝大行南公度不

能逐時好一試禮闈不偶退築室灌園不復以進取爲念益著書且借史筆以褒善貶惡遂以衮斧名所居齋嘗謂士必不得已于言則文不可以不工蓋意有餘而文不足則如吃人之辨訟心未始不虛理未始不直然而或屈者無助于辭而已覩書契以來特立之士未有不善于文者士無志于立則已必有志焉則文何可以卑賤而爲之故毅然盡心思欲與古人並元祐初立十科薦士中書舍人曾肇上疏稱其讀書

爲文不事俗學安貧守道志希古人堪充師表科一時廷臣多稱之議欲命以官未及而卒遺文曰灌園先生集傳于世

徐積

徐積字仲車楚州山陽人孝行出于天稟三歲父死旦旦求之甚哀母使讀孝經輒淚落不能止事母至孝朝夕冠帶定省從胡翼之學所居一室寒一衲裘啜菽飲水翼之饋以食弗受應舉入都不忍捨其親徒載而西登進士第舉首

許安國率同年生入拜且致百金爲壽謝却之以父名石終身不用石器行遇石則避而不踐或問之積曰吾遇之則怵然傷吾心思吾親故不忍加足其上爾母亡水漿不入口者七日悲慟嘔血廬墓三年卧苫枕塊衰絰不去體雪夜伏墓側哭不絶音翰林學士呂溱過其廬適聞之爲泣下曰使鬼神有知亦垂涕也甘露歲降兆域杏兩枝合爲幹旣終喪不徹筵几起居饋獻如平生中年有聵疾屏處窮里而四方事無不知客從南越來積與論嶺表山川險易鎮戍跡客口誦手畫若數一二客嘆曰不出戶而知天下徐公是也自少及老日作一詩爲文率用腹藁口占授其子嘗借人書策經宿還之借者紿言中有金葉積謝而不辨賣衣償之鄉人有爭訟多就取決州以行聞詔賜粟帛元祐初近臣合言積養親以孝著居鄉以廉稱道義文學顯于東南今年過五十以耳疾不能出仕朝廷方詔舉中外學官如積之賢宜在所表乃以楊

州司戶叅軍爲楚州教授每升堂訓諸生曰諸生欲爲君子而勞已之力費已之財如此而不爲猶之可也不勞已之力不費已之財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可也鄉人榮之父母欲之何不爲君子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者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者未之有也聞之者歛衽敬聽居數歲使者又交薦之轉和州防禦推官改宣德郎監

中岳廟卒年七十六政和六年賜謚節孝處士官其一子

陽孝本

陽孝本字行先虔州贛人學博行高隱于城西通天巖蘇頌蒲宗孟皆以山林特起薦之蘇軾自海外歸過而愛焉號之曰玉巖居士嘗直造其室知其不娶戲以爲元德秀之流孝本自言爲陽城之裔故軾詩有云衆謂元德秀自稱陽道州嘉之也隱遯二十年一時名士多從之遊崇

寧中舉八行解褐爲國子錄再轉博士以直秘閣歸卒年八十四

徐中行

徐中行台州臨海人始知學聞安定胡瑗講明道學其徒轉相傳授將往從焉至京師首謁范純仁純仁賢之薦于司馬光光謂斯人神清氣和可與進道會福唐劉彝赴闕得瑗所授經熟讀精思攻苦食淡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安枕者踰年乃歸葺小室竟日危坐所造詣人莫測也

父死跣足廬墓躬耕養母推其餘力整內外親及州里貧無後者十餘喪晚年教授學者自酒掃應對格物致知達于治國平天下不失其性不越其序而後已其友羅適持節本路舉以自代又率部使者以遺逸薦崇寧中郡守李諤又以八行薦時章蔡竊國柄黨逐善類且盡中行每一聞命輒淚下一日去之黃巖會親友盡毀其所爲文幅巾藜杖往來委羽山中客有詰以避舉要名者中行曰人而無行與禽獸等使吾

得以八行應科目則彼之不被舉者非人類與吾正欲避此名非要名也客慙而退陳瓘謫台州聞名納交暨其沒錄其行事謂與山陽徐積齊名呼爲八行先生子三人庭筠其季也童丱有志行事父兄孝友天至居喪毀甚既免喪不忍娶者十餘年秦檜當國科場尚諛佞試題問中興歌頌庭筠歎曰今日豈歌頌時耶疏其未足爲中興者五見者尤之庭筠曰吾欲不妄語而敢欺君乎黃岩尉鄭伯熊代去請益庭筠曰

富貴易得名節難守願安時處順主張世道伯能受其言迄爲名臣有詔舉人嘗五上春官者予岳祠庭筠適應格所親咸勸之庭筠辭曰吾嘗草封事謂岳廟冗祿無用既心非之可躬蹈耶其學以誠敬爲主夜必就榻而後脫巾旦必巾而後起居無惰容喜無戲言不事緣飾不苟臧否聞人片善記其姓名遇飢凍者推食解衣不靳僦屋以居未嘗戚戚尤袁爲守聞其名遣書禮之一日巾車歷訪舊遊徜徉幾月歸感微

疾端坐瞑目而逝年八十有五鄉人崇敬之以其父子俱隱遯稱之曰二徐先生淳熙間常平使者朱熹行部拜墓下題詩有道學傳千古東甌說二徐之句且大書以表之曰有宋高士二徐先生之墓庭筠之兄庭槐庭蘭皆有父風孫日升苦學有守于是徐氏詩書不絕六世矣

吳瑛

吳瑛字德仁蘄州蘄春人以父龍圖閣學士遵路任補太廟齋郎監西京竹木務簽書淮南判官通判池州黃州知彬州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即上書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相與出力挽留之不聽皆歎服以爲不可及相率賦詩飲餞于都門遂歸蘄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酒家事一付子弟賓客至必飲飲必醉或困臥花間客去亦不問有臧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奴益行酒人莫不愛其樂易而敬其高嘗有貴客過之瑛酒酣而歌以樂器扣其頭爲節客亦不以爲忤視

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償瑛焚之曰是人有母得無重憂召而焚其券門生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某簿書爲欺者誼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蓋未嘗發封也盜入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唯所欲夜正寒幸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有薦之者召爲吏部郎中就知鄆州皆不起崇寧三年感疾即閉閤謝醫藥至垂絕不亂卒年八十四

張舉

張舉字子厚常州人登進士甲科以無他兄弟獨養其親不忍斯須去左右親友彊之仕乃調青溪主簿亦不之官閉戶讀書四十年手校數萬卷無一字舛窮經著書至夜分不寐元豐中近臣薦其高行至于元祐大臣復薦之起教授潁川辭不就于是孫覺胡宗愈范祖禹交章言曰舉且死草萊後世必以爲朝廷失士蘇軾言之尤切詔拜秘書省校書郎敕郡縣致禮敦遣

竟不出舉孝弟脩于家忠信行于友聲名聞于人蹈中守常從容不迫爲當時名流所慕以不造門爲恥崇寧四年卒明年詔以舉隱德丘園聲聞顯著賜謚曰正素先生

松江漁翁

松江漁翁者不知其姓名每棹小舟遊長橋往來波上扣舷飲酒酣歌自得紹聖中閩人潘裕自京師調官回過吳江遇而異焉棹揖之曰予視先生氣貌固非漁釣之流願丐緒言以發蒙陋翁瞪視曰君不凢若誠有意能過小舟語乎裕欣然過之翁曰吾厭喧煩處閒曠遯迹于此三十年矣幼喜誦經史百家之言後觀釋氏書今皆棄去惟飽食以嬉尚何所事裕曰先生澡身浴德如此今聖明在上盍出而仕乎唉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吾雖不能棲隱岩穴追園綺之蹤竊慕老氏曲全之義且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心形俱忘其視軒冕如糞土耳與子出處異趣子勉之裕曰裕也不才幸

聞先生之高義敢問舍所在曰吾姓名且不欲人知况居室耶飲畢長揖使裕反其所鼓枻而去

杜生

杜生者潁昌人不知其名縣人呼爲杜五郎所居去縣三十里有屋兩間與其子並居前有空地丈餘即爲籬門生不出門者三十年黎陽尉孫軫往訪之其人頗洒落自陳村人無所能官人何爲見顧軫問所以不出門之因笑曰以告

者過也揹門外一桑曰憶十五年前亦曾納凉其下何謂不出但無用于時無求于人偶自不出耳何足尚哉問所以爲生曰昔時居邑之南有田五十畝與某兄同耕迨兒子娶婦度所耕不足贍乃盡以與兄而携妻子至此蒙鄉人借屋遂居之唯與人擇日又賣醫藥以給飦粥亦有時不繼後子能耕荷長者見憐與田三十畝使之耕尚有餘力又爲人傭耕自此食足鄉人貧以醫術自業者多念已食既足不當更無他

利由是擇日賣藥一切不爲問常日何所爲曰端坐耳頗觀書否曰二十年前曾有人遺一書策無題號其間多說淨名經當時極愛其議論今忘之并書亦不知所在矣時盛寒布袍草屩室中枵然而氣韻閑曠言詞精簡蓋有道之士也問其子之爲人曰村童也然性質甚淳厚不妄言不敢嬉惟間一至縣買鹽酪可數行跡以待其歸逕往逕還未嘗旁游一步也杪嗟歎留連久之乃去後至延安幕府爲沈括言之括時理軍書迨夜半疲極未卧閒軫談及此乃頓忘其勞

南安翁

南安翁者漳州陳元忠客居南海日嘗赴省試過南安會日暮投宿野人家茅茨數椽竹樹茂密可愛主翁雖麻衣草屨而舉止談對宛若士人几案間有文籍散亂視之皆經子也陳叩之曰翁訓子讀書乎曰種園爲生耳亦入城市乎曰十五年不出矣問藏書何用曰偶有之耳因

雜以他語少焉風雨暴作其二子歸捨鉏揖客人物不類農家子翁進豆羹享客不復共談遲明別去陳以事留城中翼日見翁倉遑而行陳追詰之曰翁云十五年不出城何爲到此曰吾以急事不容不出問之乃大兒于關外鬭果失稅爲關吏所拘陳爲謁監征至則已捕送郡翁與小兒偕詣庭下長子當杖翁懇白郡守曰某老鈍無能全藉此子贍給若渠不勝杖則翼日乏食矣願以身代之小兒曰大人豈可受杖其

願代兒大兒又以罪在已甘心焉三人爭不决
小兒來父耳旁語若將有所請翁叱之兒必欲
前郡守疑之呼問所以對曰大人元係帶職正
郎宣和間累典州郡翁急挽其衣使退曰兒狂
妄言守詢誥敕在否兒曰見作一束寘甕中埋
于山下守立遣吏隨兒發取果得之卽延翁上
坐謝而釋其子次日枉駕訪之室已虛矣

順昌山人

順昌山人靖康末有避亂于順昌山中者深入

得茅舍主人風裁甚整卽之語上君子也怪而
問曰諸君何事挈妻孥能至是耶因語之故主
人曰亂何自而起耶衆爭爲言主人嗟惻久之
曰我父爲仁宗朝人也自嘉祐末卜居于此因
不復出以我所聞但知有熙寧紀年亦不知于
今幾何年矣

譙定　箍桶匠　賣醬薛翁

譙定字天授涪陵人少喜學佛析其理歸于儒
後學易于郭曩氏自見乃謂之象一語以入郭
曩氏者世家南平始祖在漢爲嚴君平之師世
傳易學蓋象數之學也定一日至汴聞伊川程
頤講道于洛潔衣往見棄其學而學焉遂得聞
精義造詣愈至浩然而歸其後頤貶涪實定之
鄉也北山有岩師友游泳其中涪人名之曰讀
易洞靖康初呂好問薦之欽宗召爲崇政殿說
書以論弗合辭不就高宗卽位定猶在汴右丞
許翰又薦之詔宗澤津遣詣行在至惟楊寓邸
舍窶甚一中貴人偶與隣餽之食不受與之衣

亦不受委金而去定袖而歸之其自立之操類
此上將用之會金兵至失定所在復歸蜀愛青
城大面之勝棲遯其中蜀人指其地曰譙岩敬
定而不敢名稱之曰譙夫子有繪像祀之者久
而不衰定易學得之程頤授之胡憲劉勉之而
馮時行張行成則得定之餘意者也定後不知
所終樵夫牧童往往有見之者世傳其爲仙云
初程頤之父珦嘗守廣漢頤與兄顥皆隨侍游
成都見治篾箍桶者挾冊就視之則易也欲擬

議致詰而箋者先曰若嘗學此乎因指未濟男
之窮以發問二程遜而問之則曰三陽皆失位
兄弟涣然有所省翼日再過之則去矣其後袁
滋入洛問易于顧厭曰易學在蜀耳盍往求之
滋入蜀訪問久無所遇已而見賣醬薛翁于眉
邛間與語大有所得不知所得何語也憲勉之
滋皆閬人時行行成蜀人郭曩氏及箋叟醬翁
皆蜀之隱君子也

蘇雲卿

蘇雲卿廣漢人紹興間來豫章東湖結廬獨居
待隣曲有恩禮無良賤老稚皆愛敬之稱曰蘇
翁身長七尺美鬚髯寡言笑布褐草履終歲不
易未嘗疾病披荆畚礫爲圃藝植耘芟灌溉培
壅皆有法度雖隆暑極寒土焦草凍圃不絶蔬
滋鬱暢茂四時之品無闕者味視他圃尤勝又
不二價市鬻者利倍而售速先期輸直夜織屨
堅韌過革爲人爭貿之以饋遠以故薪米不乏
有美則以周急應貸假者負償一不經意溉園
之隙閉門高卧或危坐終日莫測識也少與張
浚爲布衣交浚爲相馳書幣屬豫章帥及
漕曰余鄉人蘇雲卿管樂流亞遁跡湖海有年
矣近聞灌園東湖其高風偉節非折簡能屈幸
親造其廬必爲我致之帥漕容物色曰此獨有
灌園蘇翁無雲卿也帥漕乃屏騎從更服爲遊
士入其圃翁運鋤不顧進而揖之翁曰二客何
從來耶延入室土銼竹几地無纖塵案上有西
漢書一冊二客恍若自失黙計此爲蘇雲卿也

既而汲泉煮茗意稍欵洽遂扣其鄉里徐曰廣
漢客曰張德遠廣漢人翁當識之曰然客又問
德遠何如人曰賢人也第長于知君子短于知
小人德有餘而才不足因問德遠今何官二客
曰今朝廷起張公欲了此事翁曰此恐怕他未
便了得在二客因起而言曰張公令某等致公
共濟大業因出書函金幣寘几上雲卿鼻間隱
隱作聲若自咎歎者二客力請共載辭不可期
以詰朝上謁旦遣使迎伺則扃戶闃然排闥入

則書幣不啟家具如故而翁已遁矣竟不知所往帥漕復命浚拊几嘆曰求之不早實懷竊位之羞作箴以識之曰雲卿風節高于傳霖予期與之共濟當今山潛水杳邈不可尋弗力弗早予罪曷鉞

李侗

李侗字愿中南劍州劍浦人年二十四聞郡人羅從彥得河洛之學遂以書謁之其略曰侗聞之天下有三本焉父生之師教之君治之闕其

一則本不立古之聖賢莫不有師其肄業之勤惰涉道之淺深求益之先後若存若亡其詳不可得而考惟洙泗之間七十二弟子之徒議論問答具在方册有足稽焉是得夫子而益明矣孟氏之後道失其傳枝分派別自立門戶天下真儒不復見于世其聚徒成羣所以相傳授者句讀文義而已爾謂之熄焉可也其惟先生服膺龜山先生之講席有年矣況嘗及伊川先生之門得不傳之道于千五百年之後性明而脩行完而潔擴之以廣大體之以仁恕精深微妙各極其至漢唐諸儒無近似者至于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如春風發物蓋亦莫知其所以然也凡讀聖賢之書粗有識見者孰不願得授經門下以質所疑至于異論之人固當置而勿論也侗之愚鄙徒以習舉子業不得服役于門下而今日拳拳欲求教者以謂所求有大于利祿也抑侗聞之道可以治心猶食之充飽衣之禦寒也人有迫于飢寒之患者皇

皇焉為衣食之謀造次顛沛未始忘也至于心之不治有沒世不知慮豈愛心不若口體哉弗思甚矣侗不量資質之陋徒以祖父以儒學起家不忍墜箕裘之業孜孜嘤嘤為利祿之學雖知真儒有作聞風而起固不若先生親炙之得于動靜語默之間目擊而意全也今生二十有四歲茫乎未有所止燭理未明而是非無以辨宅心不廣而喜怒易以搖操履不完而悔吝多精神不完而智巧襲揉焉而不淨守焉而不敷

朝夕恐懼不啻如飢寒切身考求充飢禦寒之具也不然安敢以不肖之爲先生之累哉從之累年授春秋中庸語孟之說從彥好靜坐侗退入室中亦靜坐從彥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前氣象而求所謂中者久之而于天下之理該攝洞貫以次融釋各有條序從彥亟稱許焉既而退居山田謝絶世故餘四十年食飲或不充而怡然自適事親孝謹仲兄性剛多忤侗事之得其歡心閨門內外夷愉肅穆若無人聲而衆

事自理親戚有貧不能婚嫁者則爲經理振助之與鄉人處飲食言咲終日油油如也其接後學荅問不倦雖隨人淺深施教而必自反身自得始故其言曰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是雖一毫私欲之發亦退聽矣又曰學者之病在于未有洒然氷解凍釋處如孔門諸子羣居終日交相切磨又得夫子爲之依歸日用之間觀感而化者多矣恐于融釋而不脫落處非言說所及也又曰讀書者知其所

言莫非吾事而卽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求之文字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又曰講學切在深潛縝密然後氣味深長蹊徑不差若槩以理一而不察其分之殊此學者所以流于疑似亂眞之說而不自知也嘗以黃庭堅之稱濂溪周茂叔胸中洒落如光風霽月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嘗諷誦之而顧謂學者存此于胷中庶幾遇事廓然而義理少進矣其語中庸曰聖

門之傳是書其所以開悟後學無遺策矣然所謂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者又一篇之指要也若徒記誦而已則亦奚以爲哉必也體之于身寔見是理若顏子之歎卓然若有所見而不違乎心目之間然後擴充而往無所不通則庶乎其可以言中庸矣其語春秋曰春秋一事各是發明一例如觀山水徙步而形勢不同不可拘以一法然所以難言者蓋以常人之心推測聖人未到聖人洒然處豈能無失耶侗既閑居若

無意當世而傷時憂國論事感激動人嘗曰今日三綱不振義利不分三綱不振故人心邪僻不堪任用是致上下之氣間隔而中國日衰義利不分故自王安石用事陷溺人心至今不自知覺人趨利而不知義則主勢日孤人主當于此留意不然則是所謂雖有粟吾得而食諸也是時吏部員外郎朱松與侗爲同門友雅重侗遣子熹從學熹卒得其傳沙縣鄧迪嘗謂松曰愿中如冰壺秋月瑩徹無瑕非吾曹所及松以

謂知言而熹亦稱侗姿稟勁特氣節豪邁而充養完粹無復圭角精純之氣達于面目色溫言厲神定氣和語默動靜端詳閑泰自然之中若有成法平日恂恂于事若無甚可否及其酬酢事變斷以義理則有截然不可犯者又謂自從侗學辭去復來則所聞益超絕其上達不已如此侗子友直信甫皆舉進士試吏旁郡更請迎養歸道武夷會閩帥汪應辰以書幣來迎侗往見之至之日疾作遂卒年七十有一信甫往至

監察御史出知衢州擢廣東江東憲以特立不容于朝云

王忠民

王忠民潁陽人世業醫忠民幼通經史自靖康以來數言邊方利害于朝累召弗至高宗渡江忠民隱居不出諸鎮翟興等皆重之弗能致張浚授以迪功郎不受興徙治欒川忠民避地南下過商虢鎮撫使董先于內鄉留軍中事以師禮時劉豫僭立忠民作九思圖及定亂四象達

之金主及鏤板印圖散于僞境以明天下之義紹興三年翟宗薦其忠節于朝特授宣教郎詔董先津遣詣行在既至宰相呂頤浩簽書樞密院事徐俯見之皆拜舍于政府忠民上疏辭官言臣憤金人無道故二上金主書乞還二帝本心報國非冀名祿上不許忠民以詰直牘中藏七寶山下力懇求去復依董先軍中遂不出時又有蘇庠者丹陽人紳之後頌之族也少能詩蘇軾見其清江曲大愛之由是知名徐俯薦其

賢上特召之固辭又命守臣以禮津遣庠辭疾
不至以壽終

劉勉之

劉勉之字致中建州崇安人自幼強學日誦數
千言踰冠以鄉舉詣太學時蔡京用事禁止毋
得挾元祐書自是伊洛之學不行勉之求得其
書每深夜同舍生皆寐乃潛抄而黙誦之譙定
至京師勉之聞其從程頤遊遂易學遂師事之
已而厭科舉業揖諸生歸見劉安世楊時皆請

業焉及至家即邑近郊結草爲堂讀書其中力
耕自給澹然無求于世與胡憲劉子翬相往來
日以講論切磋爲事紹興間中書舍人呂本中
疏具行義志業以聞特召詣闕秦檜方主和慮
勉之見上持正論乃不引見但令策試後省給
札而已勉之知不與檜合即謝病歸杜門十餘
年學者踵至隨其材品爲說聖賢教學之門及
前言往行之懿所居有白水人號曰白水先生
賢士大夫自趙鼎以下皆敬慕與交後秦檜益

横鼎竄死諸賢禁錮勉之竟不復出勉之一介
不妄取婦家富無子謀盡以貲歸于女勉之不
受以界族之賢者命之奉祀其友朱松卒屬以
後事且戒其子熹受學勉之經理其家而誨熹
如子姪熹之得道自勉之始紹興十九年卒年
五十九

胡憲

胡憲字原仲居建之崇安生而靜愨不妄笑語
長從從父胡安國學平居危坐植立時然後言

雖倉卒無疾言遽色人犯之未嘗校紹興中以
鄉貢入太學會伊洛學有禁憲獨陰與劉勉之
誦習其說既而學易於譙定久未有得定曰心
爲物漬故不能有見唯學乃可明耳憲喟然歎
曰所謂學者非克己工夫耶自是一意下學不
求人知一旦揖諸生歸故山力田賣藥以奉其
親安國稱其有隱君子之操從游者日衆號籍
溪先生賢士大夫亦高仰之折彥質范冲朱震
劉子羽呂祉呂本中共以其行義聞于朝上特

召之憲辭母老及彥質入西府又言于上趣召
愈急憲力辭乃賜進士出身授左迪功郎添差
建州教授憲猶不屈太守魏矼遺行義諸生入
里致詔且爲手書陳大義開譬甚力憲不得已
就職日與諸生接訓以爲已之學聞者始而笑
中而疑久而觀其所以脩身事親接人者無一
不如所言遂翕然悅服郡人程元以篤行稱龔
何以廉節著皆迎致俾參學政學者自是大化
因七年不徙官以母年高不樂居官舍求監南

嶽廟以歸久之起爲福建路安撫使司屬官時
帥張宗元權鹽急私販者銖兩亦重坐憲告以
爲政大體宗元不悅憲復請祠而去秦檜方用
事諸賢零落憲家居不出檜死以大理司直召
未行改秘書正字既至次當奏事而病不能朝
乃草疏言金人大治汴京宮室勢必敗盟今元
臣宿將惟張浚劉錡在識者皆謂金果南牧非
此兩人莫能當願亟起之臣死不恨時兩人皆
爲積毀所傷未有敢顯言其當用者憲獨首言

之疏入即求去上嘉其忠詔改秩與祠歸祔憲
與劉勉之俱隱後又與劉子翬朱松交松將沒
屬其子熹受學于憲與勉之子翬熹自謂從三
君子遊而事籍溪先生爲久方憲之以館職召
也適秦檜諱言之後憲與王十朋馮方查籥李
浩相繼論事太學生爲五賢詩以歌之人始信
憲之不苟出而惜其在位僅半年不究其底蘊
云紹興三十二年卒年七十七

郭雍

郭雍字子和其先洛陽人父忠孝官至太中大
夫師事程頤著易說號兼山先生自有傳雍傳
其父學通世務隱居峽州放浪長楊山谷間號
白雲先生乾道中以峽守任清臣湖北帥張孝
祥薦于朝旌召不起賜號冲晦處士孝宗稔知
其賢每對輔臣稱道之命所在州郡歲時致禮
存問後更封頤正先生令部使者遣官就問雍
所欲言備錄繳進于是雍年八十有三矣淳熙
初學者裒集程顥程頤張載游酢楊時及忠孝

雍几七家爲大易粹言行于世其述雍之說曰易貫通三才包括萬理伏羲氏之畫得于天而明天文王之重得于人而明人義畫爲天天君道也故五之在人爲君文重爲地地臣道也故二之在人爲臣以上下二卦別而言之如此合六爻而言之則三四皆人道也故謂之中爻乾元亨利貞初曰四德後又曰乾元始而亨者也利牝馬貞利君子貞是以四德爲二義亦可矣乾陽物也坤陰物也由乾一卦論之則元與亨

陽之類利與貞陰之類也是猶春夏秋冬雖爲四時由陰陽觀之則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也天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天之道陰與陽之類也地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地之道柔與剛之類也人之所謂元亨利貞者如立人之道仁與義之類也又坤之六五坤雖臣道五實君位雖以柔德不害其爲君猶乾之九二雖有君德不害其爲臣故乾有兩君德無兩君坤有兩臣德無兩臣六五以柔居尊下下之君也江海所以能爲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下也下下本坤德也黃中色也色之至美也裳下服也是以至美之德而下人也其發明精到如此淳熙十四年卒

劉愚

劉愚字必明衢州龍游人幼警敏力學弱冠入太學有聲受業者甚衆侍御史柴瑾祭酒顏師魯博士林光朝深器重之瑾每奏對稱上意則曰臣客劉愚爲臣言師魯嘗奏愚行藝上記曰此向者柴瑾所薦也上舍釋褐居第一調江陵

府教授早晚爲諸生講說同僚相率以聽愚益謙下與葉適項安世講論不倦每以隱居學道爲樂歲滿帥王藺致書剡辟固辭貧不能歸外移安鄉縣令邑逋賦萬計愚蠲實數寬限期民不見吏而賦自足會歲歉出常平米振貸邑佐持不可愚曰有罪不以相累出緡錢數千萬召商糴他郡而收元直米價頓平猶積廩數千石以備饑旱邑有范仲淹讀書地爲繪像立祠與

學士競知勸諸司交薦改秩愚雅不樂仕進遂致仕丞相余端禮鄉人也與愚有舊且召堂審愚竟捨去不顧結廬城南類垣敗壁蓬蒿蕭然著書自適書禮語孟皆有解年八十三而卒故友與其門人私謚曰譓靖先生後更謚曰靖君鄉郡祠之妻徐氏在家時其母將以嫁姑子之富者徐泣曰爲富人妻不願也遂歸于愚居破屋中一事機杼愚嘗懷白金歸徐怒曰我以子爲賢而若是亟具歸愚出書以示束脩得也乃

已有梁鴻之風焉子克几丞以詩名葉適嘗稱其可繼陶常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州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發博覽群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録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脉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析益精登西山絕頂忍饑啖薺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奥義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常少卿尤袤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山將爲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僞學之禁以空善類臺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爲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僞烏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

寺中坐客與嘆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友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爲兒女悲衆謂宜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屨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爲流血無幾微見言面至舂陵遠近來學者日衆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笑前修者亦心服謁拜執弟子禮甚恭人爲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宜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

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勿以吾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客吾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佗胄既誅贈廸功郎賜謚文節元定于書無所不讀于事無所不究義理洞見大原下至圖書禮學制度無不精妙古書奇辭與義人所不能曉者一過目輒解熹嘗曰人讀易書難季通讀難書易熹疏釋四書及爲易詩傳通鑑綱目皆與元定往復參訂

啓蒙一書則屬元定起稿嘗曰造化微妙惟深于理者能識之吾與季通言而不厭也及葬以文誄之曰精詣之識卓絕之才不可屈之志不可窮之辨不復可得而見矣學者尊之曰西山先生其平生問學多寓于熹書集中所著書有大衍詳說律呂新書燕樂原辨皇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洪範解八陣圖說熹爲之序子淵沉皆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晚欲著書傳未及爲遂以屬沉洪範之數學者久失其傳元定獨心得之然未及論著曰成吾書者沉也沉受父師之托沈潛反復者數十年然後成書發明先儒之所未及其于洪範數謂體天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始于一奇象成于二偶奇者數之所以立偶者數之所以行故二四而八八卦之象也三三而九九疇之數也由是八八而又八八之爲四千九十六而象備矣九九而又九九之爲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

已著範錫神禹而數不傳後之作者昧象數之原窒變通之妙或卽象而爲數或反類而擬象牽合傳會自然之數益晦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涉數千里道楚粤窮僻處父子相對常以理義自怡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輙謝卻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業一以聖賢爲師隱居九峰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之沉不屑就次子抗別有傳

王柏

王柏字會之婺川金華人大父崇政殿說書師愈從楊時受易論語既又從朱熹張栻呂祖謙游父瀚朝奉郎主管建昌軍仙都觀兄弟皆及熹祖謙之門柏少慕諸葛亮爲人自號長嘯年踰三十始知家學之原捐去俗學勇于求道與其友汪開之著論語通旨至居處恭執事敬惕然歎曰長嘯非聖門持敬之道亟更以魯齋從熹門人游或語以何基嘗從黃幹得熹之傳即

往從之授以立志居敬之旨且作魯齋箴勉之質實堅苦有疑必從基質之于論語大學中庸孟子通鑑綱目標注點校尤爲精密作敬齋箴圖夙興見廟治家嚴飭當暑閉閤靜坐子弟白事非衣冠不見也少孤事其伯兄甚恭季弟丞喪撫其孤又割田予之收合宗族周恤扶持之開之沒家貧爲之斂且筮焉來學者衆其教必先之以大學蔡抗楊棟相繼守婺趙景緯守台聘爲麗澤上蔡兩書院師鄉之耆德皆執子弟

禮理宗崩率諸生製服臨于郡柏之言曰伏羲則河圖以畫八卦文王推八卦以合河圖者先天後天之宗祖也河圖是逐位奇偶之交後天是統體奇偶之交惟四生數不動以四成數而下上之上偶下奇莫匪自然又曰大禹得洛書而列九疇箕子得九疇而傳洪範洪範之數不期而暗合洪範者經傳之宗祖乎初一曰五行以下六十五字爲洪範五皇極以下六十四字爲皇極經此帝王相傳之大訓非箕子之言也

又曰今詩三百五篇豈盡定于夫子之手所刪之詩容或有存于閭巷浮薄之口漢儒取于補亡乃定二南各十有一篇兩兩相配退何彼穠矣甘棠歸之王風削去野有死麕黜鄭衛淫奔之詩又作春秋發揮又曰大學致知格物章未嘗亡還知止章于聽訟之上謂中庸古有二篇誠明可爲綱不可爲目定中庸誠明各十一章其卓識獨見多此類也其卒整衣冠端坐揮婦人勿近國子祭酒楊文仲請于朝謚曰文憲所

著有讀易記涵古易說大象衍義涵古圖書讀書記書疑詩辨說讀春秋記論語衍義太極衍義伊洛精義研幾圖魯經章句論語通旨孟子通旨書附傳左氏正傳續國語關學之書文章復古文章續古濂洛文統擬道志朱子指要詩可言天文考地理考愚林考大爾雅六義字原正始之音帝王曆數江右淵源伊洛精義襍志周子發遺三昧文章指南朝華集紫陽詩類家乘文集

安世通

青城山道人安世通者本西人其父有謀策爲武官數以言干當路不用遂自沈于酒而終世通亦隱居青城山中不出吳曦反乃獻書于成都帥楊輔曰世通在山中忽聞關外之變不覺大慟世通雖方外人而大人先生亦嘗發以入道之門竊以爲公初得曦檄卽當還書誦其家世激以忠義聚官屬軍民素服號慟因而散金發粟鼓集忠義閉劒門檄興梓與仗義之師以順討逆誰不願從而士大夫皆酒缸飯囊不明大義尚云少屈以保生靈何其不知輕重如此夫君乃父也民乃子也豈有棄父而救子之理此非曦一人之叛乃舉蜀士大夫之叛也聞古有叛民無叛官今曦叛而士大夫皆縮手以聽命是驅民而爲叛也且曦雖叛逆猶有所忌未敢建正朔殺士大夫尚以虛文見招亦以公之與否卜民之從違也今悠悠不決徒爲婦人女子之悲所謂停囚長智吾恐朝廷之失望也凡

舉大事者成敗死生皆當付之度外區區行年五十二矣古人言可以生而生福也可以死而死亦福也決不忍汗面戴天同爲叛民也輔有重名蜀中士大夫多勸以舉義者而世通之言尤切至輔不能決遂東如江陵請吳獵舉兵以討曦未幾曦敗獵使蜀薦士以世通爲首云

黃澤

黃澤字楚望家九江澤生有異質日誦數千言年十六慨然以明經學古自勵好爲苦思屢以

成疾疾止則復苦思如故嘗夢見夫子以爲適然既而屢屢夢見最後乃夢夫子親授所校六經字畫如新乃決意歸休以繼絕學爲已任焉自是十餘年間屢悟聖經隱賾之義而失傳之旨以適乃作思古吟十章卒年八十七澤於經學以積思自悟爲主或得之幽閒寂寞之餘或得之顛沛流離之頃或得諸疾病無聊之日或得諸道途風雨之中久則豁然無不通貫自天地定位人物未生以前沿而下之凡邃古之初

鬻化之原載籍所不能具皆昭若發蒙數十年苦思而未通者氷解凍釋怡然各就條理矣葢由專精積久而後得非漫然也當時臨川吳澄養疾九江濂谿書院見澤所著易學濫觴春秋指要大喜之題其卷端曰楚望父之著經也其志可謂苦矣又得六經辯釋補註觀之謂學者曰今人無能知黃楚望者然澤雅自慎重其學未嘗輕與人言以爲其人學不足以明聖人之心志不以六經明晦爲己任則雖以之言終日無益也學士李洞使還過九江請澤於濂谿書院受一經之學先生謝曰以君之才輟朞歲之功何經不可明然亦不過筆授其義而已若予則於艱苦之餘乃能有見吾非邵子不敢以二十年林下期君也門人惟新安趙汸爲高弟汸始拜澤請問治經之要澤告之曰在致思然不盡悟傳註之失則亦不知所以爲思也乃知澤於六經之學以其所自得而教人者葢如此嘗謂周易春秋二經實夫子手筆聖人精神心術

所存必盡得其不傳之旨然後孔門之教乃備是以及門之士鮮能信從領會而當世君子亦莫克知之惟臨川吳澄獨敬異焉

冉璡　冉璞　見俞玠傳

俞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爲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毆死賣茶翁脫身走襄淮時趙葵爲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因留幕中淳祐元年玠以制置副使進對言今世冑之彥場屋之士田里

之豪一或卽戎卽指之爲粗人斥之爲傖伍願
陛下視文武之士爲一勿令偏有所偏重必至於
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也帝曰卿人物議論皆
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擢用先是東
西川無復統律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
玠至大更敝政築招賢之館于府之左供帳一
如帥所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
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
自言于郡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

時播州冉璡冉璞兄弟隱居蠻中前後闢帥辟
召皆不至至是身自詣府玠素聞冉氏兄弟名
刺入卽出與之分廷抗禮居數月無所言言玠
乃爲設宴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璡
兄弟卒黙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之禮何如耳明
日更闢館以處之因使人窺之但見兄弟終日
對踞以堊畫地爲山川城池起則鏝去如是又
旬日乃請見屏人言曰某兄弟辱明公禮遇今
日思有以少報其在徙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

執其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
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徙諸砦任得其人積粟
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
喜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卒築青居大
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碁布
星分屯兵聚糧爲必守計又移金戎於大獲以
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
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
是如臂使指氣勢聯絡矣初利司都統王夔素

殘悍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掠蜀人苦之又恐
斂部將倅馬以自入將戰乃高其估賣與之朝
廷雖知其不法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
兵迎謁才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
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
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頃之班聲如雷江
水爲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
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
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徐命吏以差次班賞

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耶珍久欲誅夔獨患其握重兵一日謀於親將楊成成曰但令誅之一夫力耳珍意决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眙相顧不知所爲成以帥指譬曉之遂相率拜賀夔至斬夔

劉因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因生之夕父述夢神人馬載一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

曰駰字夢驥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言甫弱冠才氣超邁初爲經學究訓詁疏釋之說輒嘆曰聖人精義殆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之書曰我固謂當有是也嘗愛諸葛孔明靜以修身之語表所居曰靜修不忽木以因學行荐于朝至元十九年有詔徵因擢承德郎右賛善大夫初裕皇建學宮中命賛善王恂教近侍之弟恂卒廼命因繼之未幾以母疾辭歸明年丁內艱二十八年詔復遣使者以集賢學士嘉議大夫徵因以疾固辭且上書宰相曰因自幼讀書接聞大人君子餘論雖他無所得至如君臣之義自謂見之甚明如以日用近事言之凡吾人所以得安居暇食以遂其生聚之樂者誰之力歟皆君上之賜也是以凡我有生之民或給力役或出知能亦必各有以自效焉始爲知義矣今因生四十三年矣未嘗效尺寸之力以報國家養育生成之德而恩命連至因尚敢偃蹇不出貪高尚之名以自媚哉且

因之立心自幼及長未嘗一日敢爲崖岸卓絕之行但或者得之傳聞不求其實止以蹤跡之近似者覩之是以有高人隱士之目耳向先儲皇以賛善之命來召因即與使者俱行再奉旨令教學因即時應命後問老母中風請還省視不幸彌留竟遭憂制因豈有意于不仕邪今聖天子選用賢良一新時政雖前日隱晦之人亦將出而仕矣況因邪況加以不次之寵處以優崇之地邪是以形留意往命與心違病臥空齋

惶恐待罪因素有羸病自去年喪子憂患之餘繼以痁瘧歷夏及秋後雖平復然精神氣血已非舊矣不意今歲五月二十八日瘧疾復作至七月初一日蒸發舊積腹痛如刺下血不已偶念自嘆旁無期功之親家無紀綱之僕一旦身危朝露必至累人遂遣人于容城先人墓側修營一壙儻病勢不退便當居處其中以待盡遣人之際未免傷感由是病勢益增飲食極減至二十一日使者持命來至因初聞之惶怖無地

徐而思之竊謂供職雖未能扶病而行而恩命則不敢不扶病而趨是以即日拜受留使者相候病愈遷延至今服療百至略無寸效乃敢請使者先行仍令學生李道恒納上鋪馬聖旨待病稍退自備氣力倍道急進望閣下俯加矜憫曲爲保全因實疏遠微賤之臣與帷幄諸公不同其進與退本非難處之事故敢望閣下始終成就之書上帝聞之亦曰古有不召之臣其斯人之徒歟三十年四月六日卒年四十五無子

聞者嗟悼延祐中贈翰林院學士資善大夫護軍追封容城郡公謚文靖歐陽玄嘗贊因畫像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由之勇而無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皓以世祖之略而遇不能致之兩生嗚呼麒麟鳳凰固宇内之不嘗有也然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而獨往也明矣亦將從孔子周公之後爲往聖繼絶學爲來王開太平者邪論者以爲知言因所著號丁亥

集其小學四書語録皆門生故友所録惟易繫辭說乃因病中親筆

家鉉翁

家鉉翁眉州人以廕補官累官知常州拜端明殿學士僉書樞密院事元兵次近郊丞相吳堅賈餘慶檄告天下守令以城降鉉翁獨不署文天祥女弟坐兄故繫奚官鉉翁傾槖中裝贖出之以歸其兄璧鉉翁狀貌奇偉身長七尺被服儼雅其學邃於春秋自號則堂元帝改館河間

乃以春秋教授子弟數爲諸生談宋故事及宋興亡之故或流涕太息成宗卽位放還賜號處士數年以壽終

逸民史卷之十八終

逸民史卷之十九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遼

蕭札剌

蕭札剌字虛輦北府宰相排押之弟性介特不事生產保寧間以戚屬進累遷寧遠軍節度使秩滿里居淡泊自適統和末召爲南京馬步軍都指揮使以疾求退不聽遷夷離畢又以疾辭許之遂入頡山杜門不出上嘉其志不復徵札剌自是家于頡山親友或過之終日言不及世務凡宴游相邀亦不拒一歲山居過半與世俗不偶耶律資忠重之目曰頡山老人卒

耶律官奴

耶律官奴字奚隱林牙斡魯之孫沉厚多學詳於本朝世系嗜酒好佚礿徵爲宿直將軍重熙九年以疾去官上以官奴屬尊欲成其志乃許自擇一路節度使官奴辭曰臣愚鈍不任官使

加歸義軍節度使輙請致政官奴與歐里部人蕭哇友善哇謂官奴曰仕不能致主澤民成大功烈何屑屑爲也吾與若居林下以枕簟自隨觴詠自樂雖不官無慊焉官奴然之時稱二逸乾統間官奴卒

蕭蒲離不

蕭蒲離不字极懶魏國王惠之四世孫父母蚤喪鞠于祖父兀古匿性孝悌年十三兀古匿卒自以早失怙恃復遭祖喪哀毀踰禮族里加歎

嘗謂人曰我於親不得終養今誰爲訓者苟不自勉何以報鞠育恩自是力學於文藝無不精乾統間以兀古匿之故召之不應常與親識游獵山水奉養無長物僕隸欣欣如也或曰公胡不念以嗣先世功名杜門自度不足以繼先業年踰強仕安能益主庇民累徵皆以疾辭晚年謝絶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潜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日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一日易服無疾而逝

金

褚承亮

褚承亮字茂先眞定人宋蘇軾自定武謫官過眞定承亮以文謁之大爲稱賞宣和五年秋應鄉試同試者八百人承亮爲第一明年登第調易州戶曹未赴會金兵南下天會六年斡離不既破眞定拘籍境內進士試安國寺承亮名亦在籍中匿而不出軍中知其才嚴令押赴與諸

生對策策問上皇無道少帝失信舉人承風旨極口詆毀承亮請主文劉侍中曰君父之罪豈臣子所得言耶長揖而出劉爲之動容餘悉放第凡七十二人遂號七十二賢榜狀元許必丘爲郎官一日出左掖門墜馬首中闑石死餘皆無顯者劉多承亮之誼薦知稾城縣漫應之卽棄去年七十終門人私謚曰玄貞先生子席珍正隆二年進士官州縣有聲

王去非

王去非字廣道平陰人嘗就舉不得意即屏去督妻拏耕織以給伏臘家居教授束脩有餘輒分惠人弟子班恍貧不能朝夕一女及笄去非爲辦資裝嫁之北隣有喪邑東出西與北皆人居南則去非家去非壞蠶室使喪南出遂得葬焉大定二十四年卒年八十四

趙質

趙質字景達遼相思溫之裔大定末舉進士不第隱居燕城南教授爲業明昌間章宗遊春水

過焉聞絃誦聲幸其齋舍見壁間所題詩諷詠乂之賞其志趣不凡召至行殿命之官固辭曰臣僻性野逸志在長林豐草金鑣玉絡非所願也况聖明在上可不容巢由爲外臣乎上益奇之賜田千畝復之終身泰和二年卒年八十五

杜時昇

杜時昇字進之霸州信安人博學知天文不肯仕進承安泰和間宰相數薦時昇可大用時昇謂所親曰吾觀正北赤氣如血東西亘天天下當大亂亂而南北當合爲一消息盈虛循環無端察往考來孰能違之是時風俗侈靡紀綱大壞世宗之業遂衰時昇乃南渡河隱居嵩洛山中從學者甚衆大抵以伊洛之學教人自時昇始正大間大元兵攻潼關拒守甚堅衆皆相賀時昇曰大兵皆在秦華間若假道于宋出襄漢入宛葉鐵騎長驅勢如風雨無高山大川爲之阻土崩之勢也頃之大元兵果自饒峯關涉襄陽出南陽金人敗績于三峯山汴京不守皆如

時昇所料云正大末卒

郝天挺

郝天挺字晉卿澤州陵川人早衰多疾厭于科舉遂不復充賦太原元好問嘗從學進士業天挺曰今人賦學以速售爲功六經百家分磔緝綴或篇章句讀不之知幸而得之不免爲庸人又曰讀書不爲藝文選官不爲利養惟通人能之又曰今之仕多以貪敗皆苦飢寒不能自持耳丈夫不耐飢寒一事不可爲子以吾言求之

科舉在其中矣或曰以此學進士無乃戾乎天挺曰正欲渠不爲舉子耳貞祐中居河南往來淇衛間爲人有崖岸耿耿自信寧落魄困窮終不一至豪富之門年五十終于舞陽

薛繼先

薛繼先字曼卿南渡後隱居洛西山中課童子讀書事母孝與人交謙遜和雅所居化之子純孝字方叔有父風有詐爲曼卿書就方叔取物者曼卿年已老狀貌如少者客不知其爲曼卿

而以爲方叔也而與之書曼卿如所取付之監察御史石玠行部過曼卿曼卿不之見或言君何無鄉曲情曼卿曰君未之思耳凡今時政未必皆善御史或有所劾將謂自我發之同惡相庇他日并隣里必有受禍者其畏慎皆此類壬辰之亂病没宜陽

高仲振

高仲振字正之遼東人其兄領開封鎮兵仲振依之以居既而以家業付其兄挈妻子入嵩山博極羣書尤深易皇極經世學安貧自樂不入城市山野小人亦知敬之嘗與其弟子張潛王汝梅行山谷間人望之翩然如仙或曰仲振嘗過異人教以養生術嘗終日燕坐骨節戞戞有聲所談皆世外事有扣之輒不復語云

張潛

張潛字仲升武清人幼有志節慕荆軻聶政爲人年三十始折節讀書時人高其行誼目曰張古人後客崧山從仲振受易年五十始娶魯山

孫氏亦有賢行夫婦相敬如賔負薪拾穗行歌自得不知其貧也隣里有爲潛種瓜者及熟讓潛潛弗許竟分而食之嘗行道中拾一斧夫婦計度移時乃持歸訪其主還之里有兄弟分財者其弟曰我家如此獨不畏張先生知耶遂如初天興間潛挈家避兵少室乃不食七日死孫氏亦投絕㵎死焉

王汝梅

王汝梅字大用大名人始由律學爲伊陽簿秩

潸遂隱居不仕性嗜書動有禮法生徒以法經就學者兼授以經學諸生服其教無敢爲非義者同業嘗憫其貧時周之皆謝不受後不知所終

宋可

宋可字子之武陟人其姑適大族稾氏貞祐之兵夫及子皆死于難姑以白金五十笏遺可可受不辭其後姑得稾氏疏族立爲後挈之省外家可乃置酒會鄉隣謂姑曰姑往時遺可以金

可以稾氏無子故受之今有子矣此金稾氏物非姑物也可何名取之因呼妻子舁金歸之鄉里用是重之未幾北兵駐山陽軍中有聞可名者訪知所在質其子使人招之曰從我者禍福共之不然汝子死矣親舊競勸之往可皆謝不從曰吾有子無子與吾兒死生皆有命焉豈以一子故併平生所守者亡之後竟以無子

辛愿

辛愿字敬之福昌人年二十五始知讀書取白氏諷諫集自試一日便能背誦乃聚書環堵中讀之至書伊訓詩河廣頗若有所省欲罷不能因更致力焉由是博極書史作文有繩尺詩律精嚴有自得之趣性野逸不脩威儀貴人延客麻衣草履足脛赤露坦然于其間劇談豪飲傍若無人嘗謂王鬱曰王侯將相世所共嗜者聖人有以得之亦不避得之不以道與夫居之不能行已之志是欲溷其身而伏于厠也是雖與他人道子宜保之其志趣如此後爲河南府治

中高廷玉客廷玉爲府尹溫迪罕福興所誣愿亦被訊掠幾不得免自是生事益狼狽愿雅負高氣不能從俗俯仰迫以飢凍流離往往見之于詩有詩數千首常貯竹槖中正大末歿洛下其詩有云黃綺暫來爲漢友巢由終不是唐臣眞處士語也

王子可

王子可字南雲河東吉州人父本軍校子可亦嘗隸籍年三十許大病後忽發狂久之能把筆

作詩文及說世外恍惚事南渡後居上蔡遂平
郾城之間遇文士則稱大成將軍於佛前則稱
諦摩龍什於道則稱鄒天玄後於貴游則稱威
錦堂主人爲人軀幹雄偉貌奇古戴青葛巾項
後垂雙帶若牛耳一金鐶綴在頂額之間兩頰
以青涅之爲翠靨衣常不能掩脛落魄嗜酒每
入城市人爭以酒食遺之夜宿土室中夏月或
尸穢在傍蛆蟲很籍不恤也人與之紙落筆數
百言或詩或文散漫碎雜無句讀無首尾多六

經中語及韻學家古文奇字字畫峭勁遇宋諱
亦時避之或問以故事其應如響諸所引書皆
世所未見談說之際稍若有條貫則又以誕幻
語亂之麻九疇張穀與之游最狎言其詩以百
分爲率可曉者才二三耳壬辰兵亂爲順天將
領所得知其名竊議欲挈之北歸館于州之瑞
雲觀子可明日見將領白言我不能任君家
瑞雲觀也不數日卒後復有見于淮上者

元德明

元德明系出拓拔魏太原秀容人自幼嗜讀書
口不言世俗鄙事樂易無畦布衣蔬食處之自
若家人不敢以生理累之累舉不第放浪山水
間飲酒賦詩以自適年四十八卒有東嵒集三
卷子好問最知名好問字裕之七歲能詩年十
有四從陵川郝晉卿學不事舉業淹貫經傳百
家六年而業成下太行渡大河爲箕山琴臺等
詩禮部趙秉文見之以爲近代無此作也于是
名震京師中興定五年第歷內鄉令正大中爲

南陽令天興初擢尚書省掾頃之除左司都事
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爲文有繩
尺備衆體其詩奇崛而絕雕劌巧縟而謝綺麗
五言高古沈鬱七言樂府不用古題特出新意
歌謠慷慨挾幽并之氣其長短句揄揚新聲以
寫恩怨者又數百篇兵後故老皆盡好問蔚爲
一代宗工四方碑板銘志盡趨其門其所著文
章若干卷杜詩學一卷東坡詩雅三卷錦機一
卷詩文自警十卷晚年尤以著作自任以金源

氏有天下典章法度幾及漢唐國亡史作所
當任時金國實錄在順天張萬戶家乃言于張
願為撰述既而為樂夔所沮而止好問曰不可
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搆亭于家著述其上
因名曰野史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采摭所聞
有所得輒以寸紙細字為記錄至百餘萬言今
所傳者有中州集及壬辰雜編若干卷年六十
八卒纂修金史多本其所著云

逸民史卷之十九 終

逸民史卷之二十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元

杜瑛

杜瑛字文玉其先霸州信安人父時昇金史有
傳瑛長七尺美鬚髯氣貌魁偉金將亡士猶以
文辭規進取瑛獨避地河南緱氏山中時兵後
文物凋喪瑛搜訪諸書盡讀之讀輒不忘而究

其指趣古今得失如指諸掌間關轉徙教授汾
晉間中書粘合珪開府為相瑛赴其聘遂家焉
與良田千畝辭不受術者言其所居下有藏金
家人欲發視輒止之後來居者果得黃金百斤
其不苟取如此歲己未世祖南伐至相召見問
計瑛從容對曰漢唐以還人君所恃以為國者
法與兵食三事而已國無法不立人無食不生
亂無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將亡矣興之在聖
主若控襄樊之師委戈下流以擣其背大業可

定矣帝悅曰儒者中乃有此人乎瑛復勸帝數事不如此後當如彼帝納之心賢瑛謂可大用命從行以疾弗果中統初詔徵瑛時王文統方用事辭不就左丞張文謙宣撫河北奏爲懷孟彰德大名等路提舉學校官又辭遺執政書其略曰先王之道不明異端邪說害之也橫流奔放天理不絕如線今天子神聖俊乂輻湊言納計用先王之禮樂教化興明脩復維其時矣若夫簿書期會文法末節漢唐猶不屑也執事者

因陋就簡此焉是務良可惜哉夫善始者未必善終今不能遡流求源明法正俗育材興化以拯數百年之禍僕恐後日之弊將有不可勝言者矣人或勉之仕則曰後世去古雖遠而先王之所設施本末先後猶可考見故爲政者莫先于復古苟因習舊弊以求合乎先王之意不亦難乎吾又不能隨時俛仰以赴機會將焉用仕於是杜門著書一不以窮通得喪動其志優游道藝以終其身年七十遺命其子處立處愿曰

吾即死當表吾墓曰緱山杜處士天曆中贈資德大夫翰林學士上護軍追封魏郡公謚文獻所著書曰春秋地理原委十卷語孟旁通八卷皇極引用八卷皇極疑事四卷極學十卷律呂律歷禮樂雜志三十卷文集十卷其於律則究其始研其義長短清濁周徑積實各以類分取經史之說以實之而折衷其是非其於歷則謂造歷者皆從十一月甲子朔夜半冬至爲歷元獨邵子以爲天開于子取日甲月子星甲辰子

爲元會運世之數無朔虛無閏餘率以三百六十爲歲而天地之盈虛百物之消長不能出乎其中矣論閉物開物則曰開于巳閉于戊五天之中也六地之中也戊巳月之中星也又分卦配之紀年金之大定庚寅交小過之初六國朝之甲寅三月二十有三日寅時交小過之九四多先儒所未發掇其要著于篇云

張特立

張特立字文舉東明人初名永避金衛紹王諱

易今名中泰和進士調偃師主簿改宣德州司
候州多金國戚號難治特立至官俱往謁之有
五將軍率家奴刼民群羊特立命大索閭里遂
過將軍家温言誘之曰將軍宅寧有盜羊者邪
聊視之以杜衆口潜使人索其後庭得羊數十
遂縛其奴繫獄其子匿他舍捕得之以近族得
减死論豪貴由是遵法民賴以全正大初遷洛
陽令時軍旅數起郡縣窘迫東師紇石烈牙兀
解又侮慢儒士會移鎮陝右道經洛陽見特立

淳古不禮之遽責令治糗具期三日足後期如
軍法縣民素賢特立爭輸于庭帥大奇之既而
拜監察御史首言世宗諸孫不宜幽囚尚書右
丞顏盞石魯與細民爭田參知政事徒單兀典
諂事近習皆當罷黜執政者忌之會平章政事
白撒犒軍陝西特立又劾其掾不法白撒訴于
世宗言特立所言事失實世宗宥之遂歸田里
特立通程氏易晚教授諸生東平嚴實每加禮
焉歲丙午世祖在潛邸受王印首傳旨諭特立

曰前監察御史張特立養素丘園易代如一今
年幾七十研究聖經宜錫嘉名以光潛德可特
賜號曰中庸先生又諭曰先生年老目病不能
就道故令趙寶臣諭意且名其讀書之堂曰麗
澤壬子歲復降璽書諭特立曰白首窮經誨人
不倦無過不及學者宗之昔已賜嘉名今復諭
意癸丑特立卒年七十五中統二年詔曰中庸
先生學有淵源行無瑕玷雖經喪亂不改故常
未遂丘園之賁俄興窀穸之悲可復賜前號以

彰寵數特立所著書有易集說曆年係事記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闊
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戰其民數十萬皆俘
戮無遺時楊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
軍中求儒道釋醫卜士凡儒生掛俘籍者輒脫
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以九族俱
殘不欲北因與樞訣樞恐其自裁留帳中共宿
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遽馳馬周號積屍間

無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曉以徒死無益汝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緒百世隨吾而北必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道絕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

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選取遺書八千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羲農堯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顏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後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尹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爲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忘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誼元好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爲戒以自脩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爲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

金履祥

金履祥字吉父婺之蘭溪人其先本劉氏後避吳越錢武肅王嫌名更爲金氏履祥從曾祖景文當宋建炎紹興間以孝行著稱其父母疾禱禱于天而靈應隨至事聞于朝爲改所居鄉曰純孝履祥幼而敏慧父母稍授之書即能記誦比長益自策勵凡天文地形禮樂田乘兵謀陰陽律曆之書靡不畢究及壯知向濂洛之學事同郡王柏從登何基之門基則學于黄幹而幹親承朱熹之傳者也自是講貫益密造詣益邃

時宋之國事已不可為履祥遂絶意進取然負其經濟之畧亦未忍遽忘斯世也會襄樊之師日急宋人坐視而不敢救履祥因進牽制擣虛之策請以重兵由海道直趨燕薊則襄樊之師將不攻而自解且備叙海船所經凡州郡縣邑下至巨洋别隝難易遠近歷歷可據以行宋終莫能用及後朱瑄張清獻海運之利而所由海道視履祥先所上書咫尺無異者然後人服其精確德祐初以迪功郎史舘編校起之辭弗就

宋將改物所在盜起履祥屏居金華山中兵燹稍息則上下巖谷追逐雲月寄情嘯咏視世故泊如也平居獨處終日儼然至與物接則盎然和懌訓廸後學諄切無倦而尤篤于分義有故人子坐事母子分配為隷不相知者十年履祥傾貲營購卒贖以完其子後貴履祥終不自言相見勞問辛苦而已何某王栢之喪履祥率其同門之士以義制服觀者始知師弟子之繫于常倫也履祥嘗謂司馬文正公光作資治通鑑

秘書丞劉恕為外紀以記前事不本于經而信百家之說是非謬于聖人不足以傳信自帝堯以前不經夫子所定固野而難質夫子因魯史以作春秋王朝列國之事非有玉帛之使則魯史不得而書非聖人筆削之所加也況左氏所記或闕或誣凡此類皆不得以辟經為辭乃用邵氏皇極經世曆胡氏皇王大紀之例損益折衷一以尚書為主下及詩禮春秋旁採舊史諸子表年繫事斷自唐堯以下接于通鑑之前勒

為一書二十卷名曰通鑑前編凡所引書輙加訓釋以裁正其義多儒先所未發既成以授門人許謙曰二帝三王之盛其微言懿行宜後王所當法戰國申商之術其苛法亂政亦後王所當戒則是編不可以不著也他所著書曰大學章句疏義二卷論語孟子集註考證十七卷書表注四卷謙為益加校定皆傳于學者天曆初廉訪使鄭允中表上其書于朝初履祥既見王栢首問為學之方栢告以必先立志且舉先儒

之言居敬以持其志立志以定其本志立乎事
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此爲學之大方也及
見何基基謂之曰會之屢言賢者之賢理欲之
分便當自今始會之蓋栢字也當時議者以爲
基之清介純實似尹和靜栢之高明剛正似謝
上蔡履祥則親得之二氏而並充于巳者也履
祥居仁山之下學者因稱爲仁山先生大德中
卒元統初里人吳師道爲國子博士移書學官
祠履祥于鄉學至正中賜謚文安

杜本

杜本字伯原其先居京兆後徙天台又徙臨江
之清江今爲清江人本博學善屬文江浙行省
丞相忽剌木得其所上救荒策大奇之及入爲
御史大夫力薦于武宗嘗被召至京師未幾歸
隱武夷山中文宗在江南時聞其名及卽位以
幣徵之不起至正三年右丞相脫脫以隱士薦
詔遣使賜以金織文幣上尊酒召爲翰林待制
奉議大夫兼國史院編脩官使者致君相意趣
之行至杭州稱疾固辭而致書于丞相曰以萬
事合爲一理以萬民合爲一心以千載合爲一
日以四海合爲一家則可言制禮作樂而躋五
帝三王之盛矣遂不行本湛靜寡欲無疾言遽
色與人交尤篤于義有貧無以養親無貲以爲
學者皆濟之平居書册未嘗釋手天文地理律
曆度數靡不通究尤工於篆隸所著有四經表
義六書通編十原等書學者稱爲清碧先生至
正十年卒年七十有五時有張樞子長者婺之

金華人亦屢徵不起樞幼聰慧外家潘氏蓄書
數萬卷樞盡取而讀之過目輒不忘旣長肆筆
成章頃刻數千言有問以古今沿革政治得失
宇宙之分合禮樂之廢興以至帝號官名歲月
先後歷歷如指諸掌其爲文務推明經史以扶
翼教道尤長于叙事嘗取三國時事撰漢本紀
列傳附以魏吳載記爲續後漢書七十三卷臨
川危素稱其立義精密可備勸講朝廷取其書
寘宣文閣浙東部使者交薦之前後章凡九上

至正三年命儒臣纂脩遼金宋三史右丞相脫
脫以監脩國史領都總裁辟樞本府長史力辭
不拜七年申命史臣纂脩本朝后妃功臣傳復
以翰林脩撰儒林郎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脩
官召樞俾與討論復避不就使者強之行至杭
州固辭而歸嘗著春秋三傳歸一義三十卷刊
定三國志六十五卷林下竊議曲江張公年譜
各一卷幣帚編若干卷至正八年卒年五十有
七

同恕

同恕字寬甫其先太原人五世祖遷秦中遂爲
奉元人祖昇父繼先博學能文廉希憲宣撫陝
右辟掌庫鑰家世業儒同居二百口無間言恕
安靜端凝羈丱如成人從鄉先生學日記數千
言年十三以書經魁鄉校至元間朝廷始分六
部選名士爲吏屬關陝以恕貢禮曹辭不行仁
宗踐祚即其家拜國子司業階儒林郎使三召
不起陝西行臺侍御史趙世延請即奉元置魯
齋書院中書奏恕領教事制可之先後來學者
殆千數延祐設科再主鄉試人服其公六年以
奉議大夫太子左贊善召入見東宮賜酒慰問
繼而獻書歷陳古誼盡開悟涵養之道明年春
英宗繼統以疾歸致和元年拜集賢侍讀學士
以老疾辭恕之學由程朱上遡孔孟務貫洽事
理以利於行教人曲爲開導使得趣向之正性
整潔平居雖大暑不去冠帶母張夫人卒事異
母如事所生父喪哀毀致目疾時杞齋肅訃至

嘗曰養生有不備事猶可復追遠有不誠是誣
神也可追罪乎與人交雖外無適莫而中有繩
尺里人借騾而死償其直不受曰物之數也何
以償爲家無儋石之儲而聚書數萬卷扁所居
曰榘菴時蕭𣂏居南山下亦以道高當世入城
府必主恕家士論稱之曰蕭同恕自京還家居
十三年縉紳望之若景星麟鳳鄉里稱爲先生
而不姓至順二年卒年七十八制贈翰林直學
士封京兆郡侯謚文貞其所著曰榘菴集二十

卷恕號第五居仁字士安幼師蕭𣂏號寫[illegible]
恕學博通經史躬率子弟致力農畝而[illegible]徒
滿門其宏度雅量能容人所不能容嘗行田間
遇有竊其桑者居仁輒避之鄉里高其行義率
多化服作字必[illegible]整遊其門者不惟學明而行
加脩焉卒之日門人相與議易名之禮私謚之
曰靜安先生

安熙

安熙字叔仲眞定藁城人祖滔父松皆以學行

淑其鄉人熙既承其家學及聞保定劉因之學
心向慕焉熙家與因所居相去數百里因亦聞
熙力於爲己之學深許與之熙方將造其門而
因已沒乃從因門人烏叔備問其緒說盡得因
得宋儒朱熹之書即尊信力行之故其教人必
尊朱氏然因之爲人高明堅勇其進莫遏熙則
簡靚和易務爲下學之功其於先聖文有曰追
憶舊聞卒究前業灑掃應對謹行信言餘力學
文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發軔聖塗以存諸心以
行諸已以及于物以化于鄉其用功平實切密
可謂善學朱氏者熙遭時承平不屑仕進家居
教授垂數十年四方之來學者多所成就既歿
鄉人爲立祠于藁城之西筦鎮其門人蘇天爵
爲輯其遺文而虞集序之曰使熙得見劉氏廓
之以高明厲之以奮發則劉氏之學當益昌大
於時矣

孫轍

孫轍字履常其先自金陵徙家臨川轍幼孤母

蔡氏教之知警策自樹立比長學行純篤事母
甚孝家居教授門庭蕭然而考德問業者日盛
郡中俊彥有聲者皆出其門轍與人言一以孝
弟忠信爲本辭溫氣和聞者莫不油然感悟待
親戚鄉里禮意周洽言論間未嘗幾微及人過
失長短士子至郡者必來見部使者長吏以下
仁且賢者必造焉轍樂易莊敬接之以禮言不
及官府憲司屢辟皆不就江西行省特以遺逸
舉轍一人轍善爲文章吳澄嘗敘其集曰所謂

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見稱許如此元統二
年年七十有三卒于家同郡吳定翁字仲谷其
先當宋初自金陵來徙定翁幼歲儼如成人寒
暑衣冠不少懈清修文雅與孫轍齊名而最善
爲詩揭傒斯稱其幽茂疎澹可比盧摯御史及
江西之方伯牧守部使者辟薦相望終身不爲
動程鉅夫嘗貽書曰臨川士友及門者踵相接
也何相望足下耿耿如玉人而不可得見乎定
翁嘗曰士無求用于世惟求無媿于世人以爲

名言

何中

何中字太虛撫之樂安人少頴拔以古學自任
家有藏書萬卷手自校讐其學弘深該博廣平
程鉅夫清河元明善柳城姚燧東平王構同郡
吳澂揭傒斯皆推服之至順二年江西行省平
章全岳柱聘爲龍興郡學師明年六月以疾卒
所著有易類象二卷書傳補遺十卷通鑑綱目
測海三卷知非堂藁十七卷同郡危復之字見
心宋末爲太學生師事湯漢博覽群書好讀易
尤工於詩至元初元帥郭昂屢薦爲儒學官不
就至元中朝廷累遣奉御察罕及翰林應奉詹
玉以幣徵之皆弗起隱于紫霞山中士友私諡
曰貞白先生

劉詵

劉詵字桂翁吉安之廬陵人性頴悟幼失父知
自樹立年十二作爲科場律賦論策之文蔚然
有老成氣象宋之遺老鉅公一見即以斯文之

任期之既冠重厚醇雅素以師道自居教學者
有法聲譽日隆江南行御史臺屢以教官館職
遺逸薦皆不報詵爲文根抵六經躪躒諸子百
家融液今古而不露其踔厲風發之狀四方求
文者日至于門其所爲詩文曰桂隱集桂隱詵
所號也至正十年卒年八十三同郡龍仁夫字
觀復劉岳申字高仲其文學皆與詵齊名有集
行世而仁夫之文尤奇逸流麗所著周易多發
前儒之所未發岳申用薦者爲遼陽儒學副提

舉仁夫江浙儒學副提舉皆不就

韓性

韓性字明善紹興人其先家安陽宋司徒兼侍中魏忠獻王琦其八世祖也高祖左司郎中膺胄扈從南渡家于越性天資警敏七歲讀書數行俱下日記萬言九歲通小戴禮作大義操筆立就文意蒼古老生宿學皆稱異焉及長博綜羣籍自經史至諸子百氏靡不極其津涯究其根柢而於儒先性理之說尤深造其閫域其爲

文辭博達儁偉變化不測自成一家言四方學者受業其門戶外之屨至無所容延祐初詔以科舉取士學者多以文法爲請性語之曰今之貢舉悉本朱熹私議爲貢舉之文不知朱氏之學可乎四書六經千載不傳之學自程氏至朱氏發明無餘蘊矣顧行何如耳有德者必有言施之場屋直其末事豈有他法哉凡經其口授指畫不爲甚高論而義理自勝不期文之工而不能不工以應有司之求亦未始不合其繩尺也士有一善必爲之延譽不已及辨析是非則毅然有不可犯之色性出無輿馬僕御所過負者息肩行者避道巷夫街叟至于童穉廝役咸稱之曰韓先生韓先生云憲府嘗舉爲教官謝曰幸有先人之弊廬可庇風雨薄田可具饘粥讀書砥行無愧古人足矣祿仕非所願也受而不赴暮年愈自韜晦然未嘗忘情于斯世郡之良二千石政事有所未達輒往咨訪性從容開導洞中肯綮裨益者多天曆中趙世延以性名

上聞後十年門人李齊爲南臺監察御史力舉其行義而性已卒年七十有六卒後南臺御史中丞月魯不花嘗學于性言性法當得謚朝廷賜謚莊節先生其所著有禮記說四卷詩音釋一卷書辨疑一卷郡志八卷文集十二卷

武恪

武恪字伯威宣德府人初以神童遊學江南吳澄爲江西儒學副提舉薦入國學肄業明宗在潛邸選恪爲說書秀才及出鎮雲南恪在行明

宗欲起兵陝西恪諫曰太子北行於國有君命於家有叔父之命今才向京師發一箭史官必書太子反左右惡恪言乃曰武秀才有毋在京合遣其回恪遂還京師居陋巷教訓子弟文宗知其名除秘書監典簿秩滿丁內艱再除中瑞司典簿改汾西縣尹皆不起人或勸之仕恪曰向爲親屈今親已死不復仕矣居數歲會朝廷選守令泰不華舉恪爲平陽心水縣尹亦不赴近臣又薦爲授經郎恪遂陽爲瘖瘂不就恪好

讀周易每日堅坐或問之曰先生之學以何爲本恪曰以敬爲本所著有水雲集若干卷其從之學者多有所成佛家奴爲太尉完者不花僉樞密院事皆有賢名

逸民史卷之二十

元史隱逸補序

昔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真隱傳而皇甫謐不襲名然所撰僅七十二人〻各一傳〻各數行而止矣余念其風軌可懷而文彩差秘悉取二十史之長篇旁徵孝義文學方技之隱德者裒爲陳氏逸民史既成二十卷〻中惟元史隱逸傳寥〻若而人蓋作者之言曰古之君子負經世之術度時不爲故高蹈以全其志如杜瑛遺執政書張特立居官之政非苟爲隱者也史臣義取濟時要於表見其所長耳

故負巖穴賓之實編草茹芝之叟若
咸若後收采闡如至于感憤用壯忠義
類獨或仕宋而隱于元或仕元而隱于
明此與殷頑民晉處士何遠亦往往略
而不書元史宋文憲公濂王忠文公褘
作也二公奉
詔總脩凡天下有關史事者下郡國長
吏博加諮輯悉送館局比時吏非知書
以致龐雜淆亂其他多人動至千數皆
濫浮而乖實而少者至不能一二取徵則
隱逸是也且元當宋之尾
明之首其間兮旋輪轍之跡寂然而鼓

鞞劍戟擾擾宇宙一切哲人遯士指宜鴻
以高騫控白駒而不返達者棄生產耽
圖史其耽耽者甚則吹笛痛哭于空山之
巔脫蓰湛溺于清淵之底世不復物色
之而亦不復自名其何如人嘻可悲已幸
而不泯者須有郡牒墓版與稗官諸家
言在余以是蒐討傳誌不忍筆削其文
悉為網羅曰元史隱逸補夫上卿徹侯
之勳勤犧尊而繪麟閣走象譯而播雞
林即有不耀門人子孫猶能請之旂常
或華金輿辟以質之當代巨麗之手若
山稿澤癯舍史而外誰與責松蘿之色

和鸞鶴之鳴者歟或曰諸隱非徼名者而子補之史無乃非其意歟嗟乎隱士如寒燒草灰而根存亦復如夜書燭滅而字在余輯隱逸補為諸君子一尋燒痕字跡而已若其獎退抑競振廉起頑世代非遙流音尚徽觀者或有取于斯焉

萬曆戊戌五月初八日陳繼儒撰

序　四

元史隱逸補卷之二十一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鄭思肖傳

王鏊撰

鄭思肖字憶翁號所南連江人祖成卒於枝江主簿父震字叔起淳祐道學君子為安定和靖二書院山長有菊山詩集景定壬戌卒於吳萎長洲縣甑山思肖太學上舍應博學宏詞科侍父來吳寓條坊巷元兵南下扣闕上太皇太后幼主疏辭切宜忤當路不報初名某宋亡乃改今名思肖即思趙憶翁與所南皆寓意也素不娶子然一身念念不忘君形言於詩文中如過徐子方書塾云不知今日月但夢宋山川題鄭子封或曰齋子芳寓舍云此世但除君父外不曾別受一人恩寒菊云寧可枝頭抱香死不曾吹落北風中贈人云天下皆變吾觀其不變惟其不變適所以變其變者物也不變者道也又云古人重立身今人重養身立身者益超乎千古之

上與天地周流於不知不識之天也養身者惜一粟以活微命役於萬物死於萬變者也何足道哉遇歲時伏臘輒野哭南向拜人莫測識焉聞北語必掩耳亟走人亦知其孤僻不以爲異也坐臥不北向扁其室曰本穴世界以本字之十置下文則大宋也精墨蘭自更祚後爲蘭不畫土根無所憑藉或問其故則云地爲番人奪去汝不知邪不欲與雖迫以權勢不可得也天目本中峯禪林之白眉聞思肖名欲見未果偶

會于孝子梅應發家一見各默不語坐久之本忽云所南何不說法思肖曰兩眼對兩眼無法可說及別去本又云博學老子思肖即曰世法和尚趙孟頫才名重當世思肖惡其宗室而受元聘遂與之絕孟頫數往候之終不得見嘆息而去無何貨其所居得錢則遇人之急田亦捨諸刹惟餘數畝爲衣食資仍謂佃客曰我死則汝主之蓋不以家爲矣自是無定跡吳之名山禪室道宮無不遍歷多寓城之萬壽覺報二刹

疾亟時囑其友唐東嶼曰思肖死矣煩爲書一位碑當云大宋不忠不孝鄭思肖語訖而絕年七十八蓋其意謂不能死國與無後也自贊其像曰不忠可誅不孝可斬可懸此頭於洪洪荒荒之表以爲不忠不孝之膀樣宋社既墟適意緇黃自稱三外野人嘗著大無工十空經一卷空字去工而加十宋字也寓爲大宋經造語奇澀如庾詞莫可曉自題其後云臣思肖嘔三十血方能書此後當有巨眼識之又著釋氏施食

心法一卷太極祭煉一卷謬餘集一卷文集一卷自敘一百二十圖詩一卷

吳思齊　　宋濂

吳思齊字子善處之麗水人祖深有奇才永康陳亮以子妻之遂來家永康父逖武學博士官至朝散郎知廣德軍思齊少穎悟倣選爲古文即可誦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遂用辭章家知名舉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鎖廳試漕司中舉上禮部不利後從常調爲嘉興縣丞會令以言去攝縣事縣獄多留繫思齊坐獄戶讞問凡株連疑罪悉簡出之死刑

逸民史一　表八　卷二十一　四

多平反事有檢覆得實郡守吏持之上下承望不敢動亟問部使者黜之郡有盜殺其黨于貨獄蔓延不決下思齊議思齊曰盜攘盜貨與民殊科獄久不斷者由吏教囚以贓累民爾若正其殺人罪置寄贓不問則得矣慮囚者如其言民有育人之子者恒出入父母家一旦忽不知所往其父訟求之思齊召父母至庭一訊而情無隱卒白其事提點刑獄洪起畏辟思齊頻曰亦或能通籍中立致思齊曰斂怨以干祿非策之上也辭尋監戶部犒賞酒庫起畏時守鎮江復檄入幕府起畏議築城思齊諫曰京口以長江爲天塹城之何爲即城徒厲民耳其役遂輟賈似道喪母上將以太常鹵簿臨其喪禮部侍郎文及翁欲上疏言懼禍且中止思齊曰吁嗟而毋婢也公不可默也未幾遷饒州節制司準備差遣監察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出爲太府少卿留夢炎當國言堂有勳籍浙劾之過思齊曰公它日挨畏勢家而屈臺論天下其謂何似道

逸民史一　表八　卷二十二　五

承相堂貴戚力能生殺人思齊以小官中其諱惡不虞宣泄人爲危之而思齊弗顧也俄不願仕請監南嶽廟流寓桐廬婦翁方登嘗知饒州以思齊賢每謀以自近思齊不樂依婦勢避去性好施與兄弟孤女無歸者嫁之比鄰免女欲殺者食之死無以斂手足者棺之宦遊十年田無半畮之增後值宋改物家並艱虞至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若不能更二夫也中遇寒疾耳失聽交

遊苦其聾語未畢馳去獨婺方鳳粤謝翱睦方
壽劇談每至夜指畫手書傍覩咄咄而略無倦
意先墓在麗水不能數歸省歲時必遥望隕涕
因自號全歸誓不失身以病父母也思齊天性
直慤雖行人所難坦然不見崖異心知有是非
不知有毁譽禍福學者尊其行爭師之方鳳評
思齊之爲人如徐積陳師道君子不以爲過大
德辛丑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
俟命録録成賦別諸友遂卒臨卒神明湛然無

怛化意所著書有左氏傳闕疑擬周公瑾平削
州碑魏司馬孚替跋杜詩集陳亮葉適二家文
選又倣眞德秀文章正宗輯宋一代詩文卷帙
多未就子三人翼之拱之成之拱之早卒[illegible]宋
景濂云濂遊浦陽仙華山問思齊舊遊處見其
石壁題名尚隱隱可辨故老云思齊與方鳳謝
翱無月不游游輒連日夜或酒酣氣鬱時每扶
携望天末慟哭至失聲而後返夫以氣節不羣
之士相遇於殘山剩水間宜之何而弗悲若思
齊者其知事君不以存亡貳其心者歟士有哀
思齊者云睨碣石其如卷今鉅海簸而不移其
言信矣哉

謝處士傳

謝翱字皐羽閩人也父鑰性至孝喪母行服廬墓終身不仕咸淳初翱試進士不中慨然以古文倡作宋祖鐃歌鼓吹曲騎吹曲上大常樂工習之人至今傳其詞倜儻有節嘗布衣杖策參人軍事未幾去善哭如唐衢過姑蘇望夫差之臺慟哭終日過勾越行禹穸間北鄉哭乘舟至鄞過蛟門登候潮山感夫子浮桴之嘆則又哭晚登子陵西臺以竹如意擊石歌招魂之詞曰䰟

來兮何極䰟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味焉食歌闋竹石俱碎失聲哭何其情之悲也所知淪沒碧血游空山川池榭雲嵐草木與所別處及其時適相類則徘徊顧眄悲不已夫鳥獸喪其羣匹越月踰時則必巡過其故鄉翔回焉鳴號焉躑躅焉踟躕焉然後乃能去之若翱者童皇山澤　心夫淚之無從也旣客浦汭往來桐廬人翕然從翱學所為詩歌其稱小其指大其辭隱其義顯有風人之餘類唐人之卓卓者尤善敘事有良史材作南史帝紀二十贊采獨行秦楚之際月表所歷浙東西州山水必有游紀當天下廣大足歷燕魏趙代間遺事故績且涉大瀛海外盡識風物鴻濛之初度越子長矣惜其悲鳴煩促天性固然其亡乎其亡乎士充充入矍相持觶不去憎聞翱翱自若也易曰浚恆貞凶無攸利翱之謂乎或曰伯夷叔齊何人也曰古之賢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屈平非怨者邪精神漂散鬼語神詞變幻不測

翱豈平伍邪初翱亡恙時得唐方千舊隱白雲村建炎四年江端友呂居仁朱翼諸賢為文祭臨水之神避地於此　曰死必葬之作許劍錄逮疾革語其妻劉氏我死必以骨歸吳思齊方鳳葬我許劍之地二人果聞訃至與方燾方幼學馮桂芳翁登翁衡奉骨葬如志夫以死生託人不爽皦白信矣哉其徒吳貴買田月泉精舍祠曰睎髮處士歲時奉烝嘗云

贊曰唐宰相董晉為汴州辟韓愈從事愈激知

已稱隴西公而不姓晉死從裴度度乃不引愈
用愈作弔田横文以著其哀若䎞者夫亦横之
客也歟

謝皐父傳

謝君名䎞字皐父延平人早事科舉學有志當
世中遭兵火室家散亡購得一子軍伍中相與
竭力生產僅自給屬繇役繁興不堪迫辱日益
憤懣成疾以子粗達時務委而出游過嚴陵故
舊館焉因娶某氏其地與婺接故常往來兩州
間積十四五年指授館下生粲然進於文學性
耿介不以貧累人所居產薪若炭率秋暮載至
杭易米卒歲少裕則負遊江海訪前代故實著

家史補唐詩人無傳者三十餘篇傳近世隱逸
數篇歲甲午與杭人鄧牧相遇會稽結爲方外
友牧罕讀古人著述謂文章當出胸臆自成一
家而君記問優贍必欲中古人繩墨乃已所見
不合日夜論辨互相詆及見牧所爲文乃起謝
曰公不肯區區有所模擬然法度高古殆天才
也牧因爲言杭大都會文士輩出余知若干人
盍往見之旬日别去逮牧歸杭君已挈家錢塘
江上問所從遊皆前所聞者其信好學也乙未

秋牧薄遊山水間君病篤望牧不至懷以詩曰
謝豹花開桑葉齊戴勝芊生藥草肥九鎖山人
歸未歸蓋絕筆於此故同姓善之新與君交最
厚哭其含累日爲著哀辭東西州故人門生不
遠數百里來吊咸哭盡哀奉喪去先是君買地
釣臺下將埜朋友無歸者至是君埜焉君生不
得志閒居常有憂色語聲甚微鬱鬱不平之氣
一宣於文讀之使人悽愴知其弗壽也婦𠴲然
無依子遠在二千里外存亡不相聞可謂窮已

嚴陵士風厚將有集君遺稿以傳後者志且不
沒牧歸悲慟不已誄曰上世之士以文取顯耀
而君窮於文痛哉臯父痛哉臯父錢塘鄧牧著

謝君臯羽行狀

君諱翺字臯羽姓謝福之長溪人後徙建之浦
城曾祖景暉祖嘉至其父鑰以春秋學爲婦翁
繆正字烈所器重嘗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
證六卷藏於家君世業幾冠已有聲試有司不
第落魄泉漳間會丞相信公開府杖策詣公署
諮事參軍其畧見西臺慟哭記後避地浙水東
留永嘉括蒼四年往來鄞越後五年戊子夏至
婺遂西至睦及杭慕屈原懷郢都讀離騷二十

五託興遠遊以驕髮自命爲詩厭近代一意遡
盛唐而上文規柳及韓嘗欲倣太史法著季漢
月表采獨行全節事爲之傳大率不務爲一世
人所好而獨求故老與同志以證其所得會友
之所名汐社期晚而信蓋取諸潮汐嘗爲許劍
錄慨時降交靡耆舊凋落盡吳越殆無掛劍者
思集同好姓字年爵居里擇地昔賢所嘗遊作
亭立石他日示宿草不忘意其遊蹟非勝絕處
不到如　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野霞碧

鷄四明金華洞天探幽發奇所至即以遊録述所賦詠多昔賢文字所未及持以與人若載異寶歸者遊倦輒憩婺睦之江源月泉仙華巖小爐峯三瀑布復愛子陵臺下白雲原唐玄英處士舊隱有終焉之志且欲為文冢瘞所為槁臺南甲午寓杭遺人劉氏女以女至是買屋西日與能文詞者往還乙未復來婺睦壽汝社舊盟夏由睦之杭肺疾作以秋八月壬子終蓋於是距生年己酉四十有七矣垂歿時語妻劉吾

去鄉遠交遊惟婺睦間方其翁其數入哭親死必以赴慎收吾父及遺骨候其至以授之辛酉計聞婺方鳳 婺吳思齊睦馮桂芳翁登及弟衡會小爐峯相嚮哭明日方與幼學方壽先往臺南度可塟地甲子具舟之杭哭諸劉氏劉循治命候庚午以遺骨歸殉桐廬買山營兆所度處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丁酉塟以文稿殉兆在故起居舍人范公端臣墓右地名嚴陵郡以著名即其地從初志作許劍亭伐石表于墓

曰粤謝翺墓蓋君嘗入剡見戴顒墓表云然塟之日同生年吳 志擴其從孫貴以門人虞而歸婺祠之月泉君遺稿在時舊所為悉棄去今在者手抄詩六卷雜文五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贊一卷楚辭等芳草圖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騎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跡記一卷浦陽先民傳一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游東西遊録九卷春秋左氏續辨歷代詩譜未脫槁選唐韋柳諸家及東都五體在集外憶君始至時留

金華山中歲晚為文祭信公望天末共哭復賦短歌行以寄餘悲自是與余為異姓兄弟不忍離離輒復合每臥起食飲相與語意不能平未嘗不拊膺流涕也君好修抱獨刻厲憤激直欲起古人從之遊其樹立有如此者顧死中年無後翁衡與余子肖俱嘗從君授春秋未卒業諸學者經指授率異嚮所能余雖早衰尚擬相從盡衡霍之興歸而濟文字以老今已矣能無痛乎姑敘顛末赴所知求為銘且以俟後世君子

友人方鳳謹述

謝君皐羽壙誌

嚴子陵釣臺南岸唐玄英先生白雲舊隱西一里是爲晞髮處士謝君皐羽之墓君諱翱福之長溪人徙建之浦城曾祖景韡祖嘉父鑰母繆氏秘書省正字烈之女君襲春秋學試有司不第落魄泉漳間丞相信公開府署諮事參軍後遊浙東睦州登釣臺慟哭公復作許劍録思集同好名字築亭立石期衰暮無忘　季子意且將瘞臺南爲文冢與日並玄英舊隱老焉扁

其會友之所曰汐社義取悅而有信甲午由鄞越寓杭乙未春來婺睦復如杭秋八月壬子以疾終于婦劉氏舍距生年己酉四十有七無子友人吳君思齊等歸其骨買臺南地爲兆域越明年正月二十八日下丙窆以文藁殉從初志也君平居與同好情甚骨肉而疾惡如讐嗜佳山水訪故老所至滯留類遊侠士至講誦編刻輒忘寒暑飢渴凡所著述欲直追古人不務諧一世意所不顧萬夫莫回也晞髮本楚詞因以

名其集有詩八卷文二十卷憶君始至婺時余二兄尚無恙仲兄命其孫貴受業從者翕然余家浦陽江水源延吳君思齊方君鳳為江源講經社與君汐社合余與君同年生又相好也門祚衰薄頻年哭二兄今又哭君追念死生離合之故何能無感愴於斯遂伐石志君年行納諸壙且俾貴於月泉精舍祠焉吳謙謹志

高節先生墓誌

鐵崖楊維楨撰

先生諱侶字君友姓嚴氏子陵三十五世孫也嚴本莊姓以漢明帝諱易之子陵以高名著史册耕富春山釣桐水年八十終娶梅氏西京壽春尉福生茂茂生隆隆生卓由是而降踰唐歷宋衍為四家甲家傳格為先生曾王大父潤王大父自中考也俱不仕先生　而有奇氣讀書不為貢舉計從學鄉先生漢英貢公貢公得於復齋趙公趙公得於潛室陳公陳公親受於晦

菴朱子此其淵源也貴官至釣臺必訪先生勸之仕則曰漢雲臺諸將仕非不赫赫今子姪無聞吾鼻祖去之一千三百有餘年而高風遠韻與富山桐水相為峙流士奚必以仕而貴哉其不敏願為嚴陵賢子孫足矣居家教授生徒有裹糧自甌越來者宋相文山氏客謝翱奇士也雪夜與之登西臺絕頂祭酒慟哭以鐵如意擊石復作楚客歌聲振林木人莫能測其意也暮年建汐社為會取[illegible][illegible]有信翱卒無子與社中

友買地臺南峯之築許劍亭憲使盧公摯高其義爲之書嘗遊錢塘偕石塘胡公山村仇公遇孤山酹林處士岳鄂王墓卒有動於中告二人曰某嘗時如此親必不安亟歸及門遽有終天之別擗氣絕者數四喪祭一用朱子禮廬墓三年不稅衰絰不見賓客有白燕巢墳木事毋益虔毋卒哀毀成疾幾不起每至生旦服墨縗哀慟踰他時所居室堂名以高遠取郡守王泌記釣臺書院語至順辛未冬十月晦疾革呼其子

淵曰吾年巳踰六十不稱夭奉祖祠四十年復土田教養無忝吾死何憾平疇西田吾巳買諸官死必葬是遂逝越若干年爲至正丁亥始克塟賢者故事有易名門人黃廷玉等私謚曰高節復請諸郡守祠于祖祠西小室娶黃氏宋榜眼進士黃蛻曾孫女子一淵也越十年丁酉子以建德理官過釣臺淵從子謁祖祠遂登雙臺訪子陵釣迹因酹高節君墓又訪臺南謝奇士塚子爲奇士立阡表明年淵持廷玉所爲狀來謁曰謝奇士表於吾子若有待先子之行應銘法其待如奇士幸吾子銘之遂銘曰於古風渢乎胡可追千有百禩一晝厥歧不背厥馳瞠乎不知其後時我銘其人維高有基維高有基維遠有遺

唐珏傳

羅雲溪撰

唐君名珏字玉潜會稽山陰人家貧聚徒授經營滌髓以養母歲戊寅有總江南浮屠者楊璉眞珈怙恩横肆執焰爍人窮驕極淫不可具狀十二月十有二日帥徒役頓蕭山發趙氏諸陵寢至斷殘支體攫珠襦玉柙焚其骴骨草莽間唐時年三十二歲聞之痛憤亟貨家具得白金百星許執券行貸得白金又百星許乃具酒醪市羊豕邀里中少年若干輩狎坐轟飲酒且酣少年起請曰君儒者如是將何爲焉唐慘然具以告願收遺骸共瘞之衆謝曰諾中一少年曰發丘中郎將耽耽餓虎事露奈何唐曰予固籌矣今四郊多暴骨取竄以易誰復知之乃斲文木爲匱複黃絹爲囊小署其表曰某陵某陵分委而散遺之葩地以藏爲文而告詰旦事訖來集出白金羨餘酬戒不泄越七日總浮屠下令裒陵骨雜置牛馬枯骼中築一墖壓之名曰鎮南杭民悲戚不忍仰視之不知陵骨之猶存

也禍淫不爽流傳京師上達四聰天怒赫赫飛風雷號令捽首禍者北焉山陰始有藉藉傳唐氏者由是唐之義風震動吳越聲生執長若昏江掀八月之濤名雖高困固自若明年己卯後上元兩日唐出觀燈歸忽坐殞息奄奄將絕者良久始甦曰吾見黃衣吏持文書來告曰王召君導吾往觀闕巍峩宮宇靚麗殆非人間有一冕旒坐殿上數黃衣貴人逡巡降揖曰藉君掩骸其有以報唐乃陛謁造王前王謂曰汝受命窶且貧兼無妻若子今忠義動天帝命錫汝伉儷子三人田三頃拜謝降出遂覺罔不知其何也踰時越有治中袁俊齋至始下車爲子求師有以唐存者一見置賓館一日問曰吾渡江聞有唐氏瘞宋諸陵骨子豈其宗耶左右指君曰此是已袁大駭拱手曰君此舉豫讓不能抗也叟之坐北面而納拜焉禮敬特加情款益篤叩之家徒四壁惻然嗟矜語左右曰唐先生家甚寒吾當料理使其有妻有田以給左右逢迎爰

諏爰度不數月二事俱愜聘湍偶故國之公女
負郭食故國之公田所費一一自袁出人固奇
唐之節而又奇唐之遇兩高之曰二公眞義士
義士爾後獲三丈夫子昂立頎頎凡夢中人所
許稽其數無一不合咄咄怪事乃如此唐瘞骨
後又于宋常朝殿掘冬靑樹植其所函土堆上
作冬靑行二首曰馬箠問髑髏南面欲起語野
麕尚屯束何物敢盜取餘花拾飄蕩白日哀后
土六合忽怪事蛻龍掛茅宇老天鑒區區千載

護風雨又曰冬靑花不可折南風吹涼積香雪
遙遙翠蓋萬年枝上有鳳巢下龍穴君不見犬
之年羊之月劈歷一聲天地裂復有夢中詩四
首曰珠亡忽震蛟龍睡軒弊寧忘犬馬情親拾
寒瓊出幽草四山風雨鬼神驚一坏自築珠丘
土雙匣親傳竺國經只有春風知此意年年杜
宇哭冬靑昭陵玉匣走天涯金粟堆寒起莫鴉
水到蘭亭轉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珠鳧玉鴈
又成埃斑竹臨江首重回猶憶年時寒食節天

家一騎奉香來予客錢唐久熟悉其事唐至今
無恙靈卿既具聞始末謂端密曰江左運窮妖
水源涸宋之亡非有商辛流毒爲白旄黃鉞之
招也直以千載河淸六合親一大火運移衣冠
道盡臥榻側難容他人鼾睡耳聖朝量包覆燾
恩完猶被煦育亡國遺亂坦無嫌猜何物異端
無忌憚爾至今言之可爲痛哭已抑吾不能無
慨異時會稽近畿世家林丘雖蓬萊淸淺陵岸
變遷豈無一二慷慨僅存者卓哉斯舉乃出閭

里一寒士何歟豈所養非所用而民彝物則獨
具於秕位卑下者之資稟與予又怪世之言命
者窮通禍福固不在厥初生一成而不可變今
忠義所感定命靡常六極轉移易若反掌乃知
元命自作多福自求樞機由人雖天有所不能
制聖言豈欺我哉一分行通神明捷於影響況
力又有大者其積彌厚其澤當彌長又可以槩
量乎哉吾謂趙氏昔者家已破程嬰公孫杵臼
存其眞孤今者國已亡唐君玉潛又藏其眞骨

兩雄力當無能優劣以其繫人倫關世教有足多尚援筆以紀待編野史者采焉

林德陽

宋太學生字景曦號霽山當楊總統發掘諸陵寢時林故爲杭丐者背竹籮手持竹夾遇物即以夾投籮中林鑄銀作兩許小牌百十繫腰間取賄西番僧曰餘不敢望收其骨得高宗孝宗斯足矣番僧左右之果得高孝兩朝骨爲兩函貯之歸葬於東嘉其詩有夢中作十首其一絕曰一坏未築珠宮土雙匣親授竺國經只有東風知此意年年杜宇哭冬青又曰空山急雨洗岩花金粟堆寒起莫鴉水到蘭亭更嗚咽不知眞帖落誰家又曰喬山弓劍未成灰玉匣珠襦一夜開猶記去年寒食日天家一騎捧香來餘七首猶悽惋則忘之葬後林於宋常朝殿掘冬青一株置於所函土堆上又有冬青花一首曰冬青花冬青花花時一日腸九折隔江風雨淸影空五月深山落微雪石根雲氣龍所藏尋常螻蟻不敢穴移來此種非人間曾識萬年觴底月蜀魂飛繞百鳥臣夜半一聲山竹裂又一首

有曰君不記羊之年馬之月劈歷一聲山石裂
聞其事甚異不欲書若林霽山者其亦可謂義
士也已

俞琰傳

俞琰字玉吾其先汴人建炎間始來吳隱林屋
山徙郡城之南園琰生于宋以詞賦稱宋亡遂
不復有仕進意嘗摭諸家易說名曰大易會要
一百三十卷及注上下經并十翼凡四十卷又
有經傳考証讀易須知[illegible][illegible]古占法卦爻象占
分類易圖合璧連珠說若干卷初授溫州路學
録不赴後得異人金液還丹之秘注魏伯陽參
同契發揮三卷陰符經解一卷易外別傳一卷

以吾儒性命之學推陰陽消息之理雅好鼓琴
乃作弦歌毛詩譜別有幽明辨惑席上腐談書
齋夜話等書子仲溫孫貞木

元故遂昌先生鄭君墓誌銘

蘇昌齡

處州鄭氏遂昌鉅族也君世以儒顯曾祖克敬宋西州經畧使祖鼎先朝奉郎知道州永明縣考石門高士諱希遠高尚不仕國初徙家錢唐結屋湖上吕耕釣自樂妣蔣氏二子君其仲也君諱元祐字明德天資頴悟過人垂髫入鄉校日能盡記同坐諸生所授書鄉先生大異之年十五輙弄筆墨作詩賦往往出奇語驚人石門

君篤意教君樹樓聚書恣其披閱君不出戶庭者十年於書無所不讀作爲文章滂沛豪宕有古作者風時咸淳遺老猶在君遍遊其門質疑稽隱其所聞見充然有得侃侃以奇氣自負諸老皆折節下之江浙中書省郎中汴人趙天錫剛正謹嚴慎於交際獨延君於家與其子期頤講學期頤後中甲科即中書叅知政事子期公也君旣得友益自刻勵於學晝夜不倦由是克底厥成足以名世時鄉林平章廉公以朝廷宿

望退居錢唐與君爲忘年交君由是徧交當世之士聲名籍甚四方慕名者識與不識皆稱爲明德先生君旣以儒素起家仰承石門君夙志而奉養之禮無所不至石門君卒君偕其兄介甫移居姑蘇兄歿喪之如父從君學者戶外之屨常滿浙省御史府宣閫憲府交章以潛德薦君于朝君自以臂疾不願仕朝廷諸公知君之志而亦不相強也優游吳中者三十四年富貴勢利一不動其心素不喜著書嘗訓學者曰經

則經也史則緯也義理淵藪在焉學者能盡得古人之意者鮮矣況敢私有所論著乎識者稱其有見於道性平易眞率不爲矯激之行與人交亦然引後進常如不及頭童齒豁壯氣不衰應酬之暇手不釋卷吳人欽仰風裁無不敬禮之者雖小夫賤吏伶隷亦能知君姓名人有患難君拯抜如救水火士友或貧不能自存君度無以相給則徧告諸有力者賙其困阨君兒時乳媼抱攜右臂脫骱左手寫楷書規矩備盡世

稱一絶又自名爲尚左生至正十七年大府授將仕郎平江路儒學教授君欣然不辭曰講學我素志也居一歳卽移疾去後七年陞江浙儒學提舉君亦欣然不辭曰文臺也儒者之職也居九月感微疾而卒朝官上及遠近聞者莫不奔赴君生於至元二十九年壬辰閏六月六日卒於至正二十四年甲辰十一月二十九日壽七十有三取錢王十二世孫女二男一女長曰吉次曰起次曰貞吉取陳氏先君十年卒貞未

取先君十二年卒起取陳氏女寧贅姑蘇湯惟新女孫二尚幼以明年乙巳正月二十六日葬君於平江路吳縣太平鄉横山之原君所爲詩文若干卷藏於家予嘗評君之文雄深雅健詩清峻蒼古其見諸緒餘如清淡雅韻依稀晋人如君者葢一代不數人也君未疾前五日與予會飲檢閲曹新民家自叙其平生甚悉無幾而卒乃知君有託於予也固宜爲銘銘曰

世之人全於人者未必全於天斯可謂之歸全君雄文奥學碩德高年著名當世追蹤昔賢生榮死哀有德有言謂之歸全孰曰不然勒銘貞石後有稽焉知其爲遂昌先生有道鄭君之原

趙郡蘇大年撰江陰張黼書東海倪瓚篆

陳徵傳

陳徵字明善遠祖篆宋宣和進士官左朝散大夫家廬山下徵少從草廬吳先生學嘗北遊燕趙而歸遂家于吳徵爲黃淸權高士之甥淸介孤峭甚似其舅讀書鼓琴不慕榮進泊然無累以終其身其才雋尤爲當時大老虞揭輩所稱子汝秩字惟寅能世其家學安貧樂道教授鄉里色養得親之歡心詩文藻麗不羣瀟然有出塵之想弟汝先汝言子繼自有傳

張子昭墓誌銘

鄭明德

吳人張雯字子昭其先浚儀人宋宣政間其遠祖遍官御留器械从高宗南渡居錢唐宋亡其祖世傑父興曾居燕巳而居吳遂爲吳人子昭髫髻便嗜學喜从儒先君子游時宋亡雖巳廿餘年矣故老遺黎老校退卒尤有存者子昭从其人問宋遺事朝廷宗廟宮室制度期會燕享生殺除拜車輿章服征屯討伐文章經術下至幽人逸士言論出處雖不能盡得其詳然依約

什一於千百覗後進生懵懵無聞知不可同日語巳喜遊錢塘錢塘宋故都歲必一往或再往左江右湖山川之勝城邑之舊以至于荒臺歌榭壞冢故墓斷碑殘碣頹垣廢宅更久湮沒未嘗有過而問之者子昭每遊息登眺必徘徊躑躅吁嗟　不能巳人或指目之不顧也兼通聲律音呂淸濁高下長短疾徐每遇張筵設樂八音並奏坐客方歡欣愉懌而子昭獨顰慼吁欷人問之輒俯首不荅或嘆曰吾其不免乎

尤喜古樂府歌曲遇故舊笑樂輒爲人歌又時
時吹洞簫㕍栗音奏清越方其發聲噴氣旁若
無人而子昭亦洋洋自喜遇其不欲歌雖貴爲
王公不能强也臨市衢搆樓㠯居著書樓上經
傳子史下逮芻蕘稗官百家之言無不備子昭
日繙閱研究至其會心得意處引卷疾讀往往
能成誦然不喜人言科第得失官程史牘與夫
巧宦善富其爲人大致如此故婁約終其身年
六十四歲卒於至正十六年冬十一月二十七

日其子田巳瘞子昭于中吳胥臺鄉黃山之原
取陳氏謚黃氏次子曰里孫男一名閒田讀書
苦學能謚其父志褒子昭所著書謚潛錄若干
卷意蓋謚潛夫論畫記補遺書補遺并墨記凡
若干卷予讀其書皆終必田泣而言曰先人與
物無競其爲學不求人知浮沈中吳閭巷間今
沒矣僅其書存耳不幸沒之季遭世變平生知
舊舉皆淪落故田居益貧今瘞巳久而墓碣未
有銘先生幸無靳夫子昭更事時宋亡巳久而

子昭若感于宋豈有所徼覬㠯沽名于萬一哉
此與周之頑有懷于商嗚呼其在周則頑矣在
商則惡得不謂之義哉然子昭之心尤爲隱約
而難見予讀其謚潛錄其閒有可哀者多然不
出於憫宋之亡其遺文陳迹儘可㠯補野史之
闕他如畫記書補遺之類又皆慱洽有考匪空
言也昔歐陽公於五代史作獨行或出或處雖
皆不同然士不可㠯一途取故爲之銘銘曰
混于俗而其行獨辟之玉其庶乎全其璞者歟

遂昌鄭元祐製句吳周砥書婁江盧熊篆蓋

陳隱君墓誌銘　陳敬初

隱君諱謙字子平姓陳氏吳人也甫兒時即知事父母三十始受室悛悛色養退則率諸生講說周孔孟荀一是以修身事親爲務年踰五十父母尚無恙父疾革思鱖隱君進鱖父沒遂終身不忍食鱖事兄訓謹甚訓字師敬爲吏不務苟同在兩浙醝臺時嘗粥所乘馬書畫器物屬錢所知贏什一自給所知死妻摽錢子母歸師敬師敬謝曰生享其利死　餒其孤此市道吾

遺民史　卷二十一　三十八

弗爲乃悉以錢丐之及書滿徒步歸吳下則甚窶隱君曰吾兄能若是復何憂乃力苦周旋惟兄所欲爲人謂師敬爲吏廉君實有以左右之京口孫子翼與隱君爲忘年交貧有女不能嫁隱君許助之後十餘年孫病篤隱君曰吾死欲見孫君地下即持貲走京口爲非嫁事初隱君事林處士寬寬强隱君以業試有司隱君勉就場屋遇屬吏卒搜檢懷挾者待士甚無狀因歎曰道喪至此尚可以僥倖失得爲哉即罷歸盡

棄舉子習折節屛除世好潛心六藝傍攬百家而卒守之以約嘗從師敬北客揚潤南寓杭畢數歲不與人事接獨日從搢紳高世之士揚搉論議爲文章馳騁上下尤善古賦及古今體詩詭麗春容詞辯鋒出不少讓故內翰蜀郡虞公今華黃公今晉寧張公與諸老之在朝者交口論薦隱君宜在著廷與鳴太平之盛隱君力謝乃止行省承制署師敬由掾吏陞照磨佐分省軍事於常之無錫間謁告歸里第會郡事感語

遺民史　卷二十一　三十九

妻曰吾分必死矣謂隱君曰汝無官守宜自爲計隱君曰兄在吾何所之有頃兵突至迫師敬隱君以身翼蔽之兵怒斥引去隱君復求入見師敬已殪即匍匐伏尸哭甚哀遂并遇害師敬妻王氏與老奴王乙亦經死且日門人范文絅訪其鄰知隱君兄弟皆死狀因並求屍所得之篠橋下水中猶兄弟相倚立故人成元章白其事幕府爲具棺槨斂且求其子詒屬陳氏於是隱君年六十七矣文絅奉二君葬吳縣天平

山先隴側窆至正丙申二月癸亥隱君取顧氏亦篤婦道先卒生子一詒女二長適范文嵩次適阮文通隱君所著述甚富兵後散已獨所著周易訓詁及古今雜詩二十四首得之灰燼中不殺越七年詒奉文綱狀來請銘基哭曰隱君兄弟存時時人爲之語曰陳氏之子一儒一吏孝友豈弟今不幸俱遇兵死豈善不足恃哉且人孰不死而人獨哀隱君者哀其義不苟生死不求幸而免也嗚呼隱君之志亦烈矣乃論次

其言行爲銘銘曰

其學也匪穀其集也擇木載翔載伏而巢以義覆孰仁其鵷猗德不孤我作銘詩以敦薄夫不

[illegible]氏臨海陳基譔

元故愼獨處士陳君墓誌銘

鄭明德

吳有隱君子曰陳君叔方自其上世皆以讀書績學服膺儒術然以隱約終其身至于叔方父三世于兹矣故予東入吳識其尊府君寔齋先生沈潛問學淹貫羣經年登耄耋　先輩著書立言咸造底蘊予與先生有姻黨維私之契而先生長於予三十餘年先生降屈年德時相過以高談遺經娓娓不絕予與君有一年之長

而君能以文行學術結知于士林時方承平巨室大家將私淑其子弟者必厚幣延致有非乘壺牽犬所能致禮也而君行篤純孝每館授歸浣滌又不但于中裙廁牏若夫溫凊室廬則其上世蔽風日者至于瀡滫飲食之奉必君躬自庖其珍羞價雖極貴而必以娛親有所不計也以故老先生壽體康寧無毫髮不如意者皆君有以致其養也君既能孝又能力學文動曰經爲準貫穿諸家木以養德華以立言其爲詩尤

刻苦精練本之于杜而參之于唐人諸名家在
宋則尤喜陳黃至于藍思之盤礴裸山林泉石
幽篁逕木各盡其變態然貴富以挾而求之者
雖百金不以予一筆兼之襟度灑落其割三牲
之養以奉客亦必肴膳豐美器皿精潔與人交
尤重然諾然僅享年七十卒于至正二十二年
冬十一月五日君首娶費早卒繼娶夏生兩男
長訥亦既有妻有子矣而皆早卒次謹尚未娶
女二人長妙慧適俞沂先卒次妙清適曹敬德

謹卽以君沒之十有五日奉君柩葬之于吳縣
靈巖鄉朱墩之原君之曾大父諱德一配張氏
大父諱暹配郁氏父寧極先生諱深字子微配
周氏君諱植嘗自號愼獨癡叟君旣沒朋從乃
以君所自號而私謚之曰愼獨處士謹乞銘于
予乃為之銘銘曰
士而處矣久則當舉矣胡為乎更三世而益偃
也身雖屯而道則純豈得於天者而嗇於人耶
旣已有行有言無緇磷矣其亦不朽有貞珉矣

尚何痛惻有弗信者矣遂昌鄭元祐譔吳郡張
簡書范陽盧熊篆

故元處士雲林先生墓誌銘

拙逸老人周南老撰

雲林倪瓚字元鎮元處士也處士之志業未及展於時而有可以傳於世誦其詩知其爲處士而已葢自詩法既變而以淸新尚莫克究古雅處士之詩不求工而自理致冲淡蕭散尤負氣節見於國朝風雅而與虞范仲先輩埒今板行於世故弗論若處士之世系則不可無述也按倪氏之先漢御史寬之裔也十世祖碩仕西夏

宋景佑使中朝留不遣徙居淮甸占籍都梁爲時著姓建炎初五世祖益挈其家渡江而南至常州無錫橋梅里之祗陀愛其地勝俗淳遂定居焉厥後族屬寖盛貲雄於鄉高祖俊曾大父淞皆厚德長者隱而弗耀大父椿父炳勤於治生不墜益隆母蔣氏而處士歲出也生而俊爽稍長强學好修性雅潔敦行孝弟而克恭於兄相其樹立率子弟以田廬生產悉有程度有餘財未嘗貪以爲但俗紛華事其師葬昌王仁輔

老而無嗣奉養以終其身殁爲制服執喪而葬焉若官遊其鄉客死不能歸櫬者則割山地以安厝之見義則爲不以兒婦人語解尊官顯人樂與之交於宗族故舊賙賉有恩之喜周人之急神情朗朗如秋月之瑩意氣藹藹如春陽之和刮摩豪習未嘗爲紈綺子弟態談辯絕人亹亹不倦好客之名聞於四方名傳碩師方外大老咸知愛重所居有閣名淸閟幽迴絕塵中有書數千卷手所校定經史諸子釋老岐黃紀勝

之書盡目成誦古鼎彝名琴陳列左右松桂蘭竹香菊之屬敷紆繚繞而其外則高木深篁蔚然深秀故自號雲林每雨止風收杖履自隨逍遙容與詠歌以娛望之者識其爲世外人客至輒笑語留連竟日乃已平生無他好玩惟嗜古蓄古法書名畫持以售者歸其直累百金無所靳雅趣坌興每發揮於縑素間蒼勁妍潤尤得淸致奉幣贄求之者無虛日晚益務恬退棄散無所積屏慮釋累黃冠野服浮遊湖山間以遂

肥遁氣采愈高不爲謟曲以事上官足跡不涉貴人之門與世浮沈耻於衒暴潰而不汙將依隱焉世契頗靜復往來城市混跡編垠沈晦兒禍介特之操皦然不踰年既老而耳益聰目益明飲啖步履不異壯時氣貌充然其所養可知矣處士所著有藁句曲張天雨錢唐俞和愛之爲書成帙藏於家

洪武甲寅十一月十一日甲子以疾卒享年七十有四娶蔣氏先處士七年卒子二長洗孟民字也次孟羽號雅逸女三長適徐瑗次適陸順紉爲母舅蔣氏女孫男女若干人既以其年某月日奉柩葬於無錫芙蓉山祖塋之下而刻石識歲月且遵治命來徵銘余辱遊於處士甚久處士來吳嘗主余家山有野簌促席道故舊間規其所偏未嘗不見納或吟詩作畫終歲徜徉今年秋仲留詩爲別而孰知遂成永訣乎余少處士七歲而將衰行將與草木俱腐何足以任其託乎雖然詎可恝然忘言乎輙舉其槩爲銘

以畀之聊以紓余哀云爾

銘曰

受才之美有其財曷賈弗沽卒不施依隱玩世與時違安常處順全吾歸啻不使禄昌載詩寢言歌之其聲希沒而不朽惟在茲

故元處士倪雲林先生旅葬誌銘

長樂王賓撰

雲林姓倪諱瓚字元鎮所居雲林故號雲林生其家常州無錫富家至正初兵未動嘗其家田産不事富家事事作詩人竊笑其爲戇兵動諸富家剽剥廢田産人始賞其有見性好潔盥頮易水數十次冠服着時數十次拂振齋閣中有樹石常洗拭見俗士避去如恐浼從王交友讀書交友死斂葬不計所費一如其所親友張伯

雨後伯雨至其家會嘗田産得錢千百緡念伯雨老不再至推與不留一緡盛年詩名在館閣晩當至正末飄流中作詩益自喜其詩信口率與唐人語合年七十四旅葬江陰習禮子二孟民孟羽孟民早卒女三人詩散逸人咸惜之銘曰

捐所優心何求吁嗟乎其爲安所由身何投吁嗟乎其昔獨所修名何留吁嗟乎其詩

句曲外史張伯雨墓誌銘

劉基伯溫撰

外史錢唐人姓張氏字伯雨六世祖　九成以狀元擢第于宋傳四世至逢源仕宋爲奉議郎通判漳州逢源生有孫有孫生雨雨性狷介常耻視流俗悒悒思古道知弗能與人俯仰遂挺身戴黃冠爲道士登茅山爲大洞經籙辭有所悟遂夐出羣道士表道士見雨神益完貌益固雖其師亦莫能測也雨獨與學士吳興趙文敏

公善每以陶弘景期之雨自號曲句外史明年開元宮王眞人入覲京師外史自副時范德機以能詩名外史造范范適出有詩集在几上外史取筆書其後爲詩四韻守者見則大怒趣白范而范驚曰吾聞若人不得見今來天畀我友也卽自詣外史結交而去由是外史名震京中一時賢士大夫若浦城楊仲弘四明袁伯長蜀郡虞伯生爭與爲友願留之京師外史雖爲道士恒以親老爲憂延祐初謝觀元居開元宮明

年杭災宮毀外史適華陽至元丙子以上塚告歸遂不復去年已六十矣先塋冠劍于南山而辭宮事但飮酒賦詩或焚香終日坐密室不以世事接耳目後卒于宮之齋居篋無遺物也外史素不與俗人交人有不善輒面折而有善亦未嘗不力揚之故遠近之有學者無不願踵其門雖不見許可退亦不敢憾非其識見精敏操履端正何能使人畏服若是哉至正乙酉基以提舉儒學備員江浙始獲與外史一見即如平

生歡明年七月而外史卒嗚呼世之祓流俗而行者鮮矣得斯人焉而弗獲久與游寧不深可惜哉外史既卒于是宮之掌事及其弟奉其棺瘞於冠劍之所而基適迫棘闈事弗能與執紼及出爲訪外史之志者外史已矣有友而弗銘咎將誰歸于是乎銘銘曰

孰與之軀以爲吾拘弍還其虛杳兮冥兮吁嗟乎幽墟

貞居先生墓碑銘

前進士監察御史嘉禾姚綬撰

嗚呼此句曲外史貞居先生張公墓也南屏之右西湖之陽梁題玉鉤澗度靈石路披篠樹鳩帶烟霞石室藏書碑文紀事其形雖逝其神則存翰墨在人文章垂世儼然生氣之張皇聲欬無聲周旋滅影穆若太虛而示寂開元精舍久無繼績之賢句曲貞居全乏訪求之彥遂使墓門荒翳兆趾崩奔松栢摧爲薪莫設時醮之禁

身世是何物曾罹夜客之侵痛茲劍躍雷津慨

研離玉匣既往何咎將來可圖曠世而默契

寻心尚友而景行前哲爰合佳士聿來　嗣人即冢土以增崇求體魄之綏靜其灌其栵于以植夫美材有紀有堂于以開夫幽隧不有伐石將安載辭是欲喚起令威再返遼東之白鶴招還曼倩同瞻雲外之青鸞第恐紫極高棲罔由下邁自謂黃中寄邇端冀旁臨先作傳以述夫始終畢琅是托言以貸銘以紀夫歲月彤管庸書

銘曰

於厥張公天雨伯雨是名是字蚕曰貞居晩曰
外史厥號不一乃僊亦爾文章闖古鑿鑿齒齒
書法俊逸不邕以止樂道忘我人莫之訾相靈
石澗爰墓于此有峯而岌有水而駛喬喬者林
盈盈者芷向絕風塵佽驅虎兕以巖爲扃以雲
爲時朝烟夕霏紆青委紫時遠世異毋怪頹圮
增修之役後來士於厥張公克具衆美周眒之
學洞究玄旨獨立羽化匪忽焉死光華曷居天

漢之涘誦于銘者式味玅理矧嗣教人其不與
起薦溪之毛挹齊之醴公恒賓斯以陟降只

外史張伯雨傳

姚綬撰

外史杭之錢唐人姓張名雨又名天雨字伯雨
號貞居子宋崇國文忠公九成之裔年二十棄
家徧游天台括蒼諸名山吳人周大靜爲許宗
師弟子得楊許遺書外史師事之悉受其說入
開元宮從眞人王壽衍爲道士名嗣眞風裁凝
峻見者異之謁趙承旨趙見其作字勁健贈以
雲麾將軍碑令師法之書果超越楊康夫評在
陶貞白上飲酣伸紙作大草尤玅小楷師率更

世稱二絕詩宗杜惟肖古選類大歷間諸子文
學昌黎而令語類漢獨於畫未工或引敗筆點
綴木石人物亦自賞適蓋論意不論象也壽衍
嘗偕入京時燕地未有梅唯吳閒閒宗師自江
南移植護以穹廬扁漱芳亭外史造其所恍與
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孰疑其中壽衍竟
日不見憂其迷路外史覺而已歸閒閒笑曰伯
雨素有詩名宜有作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
千里番身跳入仙人壺之句閒閒大喜送之翰

林集賢袁伯長虞伯生揭曼碩諸公和之由是
名大起一時浦城楊仲弘清江范德機金華黄
縉卿吳興趙仲穆交甚善他日謁虞虞問能作
符篆否荅曰未能虞連書七十二家示之即下
拜曰眞吾師也自後凡與虞手札必趍弟子禮
壽衍復偕入朝被璽書賜驛傳欲官之非其志
也即自誓不更出因三茅有招赴之追奉任石
而下五君爲文告之願畢力兹宇所著山世集
三卷君巖玄會録二卷尋山志十五卷考索精

博又著玄史自序曰老子玄足者也是集獨不
與者尊之至也嘗書劉大彬所修茅山志因號
句曲外史丁丑歳出茅嶺庚辰歸陽德館作黄
篾樓儲古圖史甚富往來靈石山鳴之精舍丁
邪造水軒于洛鵲灣明年刻詩藥井上時年七
十有六其所居又有開元靜舍南眞館老學齋
會稽王山農上清薛玄卿章心遠龍翔毛伯圭
輩相友善多文字酬酢廉夫避地於蘇之錦繡
坊外史以其知已數造焉廉夫推爲前輩每題

其製作曰貞居先生其有手抄一帙遺胡季城
廉夫題云紅巾冦杭先生墨跡在黄篾樓者不
與焦炬同化則與稛載同逝矣此抄豈非晉武
庫之遺劒也耶有弔其亡曰黄篾樓頭仙一去
明年黄篾掃很峯不知天上修玄史只許山中
伴赤松石室秘書愁攝電星池遺劒已成龍忽
君不見夜開戸月在金鏞玉几峯又爲安陽韓
致用題其手削卷尾曰雖踈俗出語亦别殆欲
過晉人筆舌矧其辨論道德文章事乎廉夫一

代人望於外史獨重其不輕許可較然矣手營
墓靈石西湖之陰南屏之右前阻澗售繫要玉
環作梁名玉鉤橋橋南數十武作藏書石室自
勒銘而吳睿隸古綬五七年前從甘泉劉邦彥
得八帖往往言造酒必烏飲又見其手録詩文
各一冊予以古書畫一卷易得詩冊計念六紙
五七言詩八十一首中有附録遂昌鄭明德東
海倪元鎮龍河僧大訢詩十餘首其不遺故人
蓋如此又於邦彥得二紙其一紙標丁亥一守

其詩文必多故編年書之旁二行云繆作積歲月成帙初不事深僻覽者或昧其所從來易玄又許一箋請如古法簡要疏於語下尚藉是以傳焉予不考易玄何人成化丁酉杭有攜其像入金陵者渡楊子亟遣人物色之以歸爲文爵之是冬又得其台仙閣記一軸詞翰益蒼古戊戌予偕羽士史玄隱拜其墓爲詩弔之桐村牧周伯器亦有詩在別楮意其或埃𡏖之表爽爽不昧尚化鶴來予丹丘聽世而神交否乎著小

傳爲書其遺墨後仍勒之石庶覩者有足以論其世也烏乎兩間所勒者名道德之外有事功有文墨皆分定不可兼得一之已足尚矣有其二而道或汚焉亦奚尚乎外史所有種種超越名孰與勒故曰諒無金石固榮名以爲寶山澤之臞列仙之儒其斯人歟

句曲張外史雨嘗求黃文獻公文久而不得一日公來訪外史先寄于書齋設文房之具甚精緻乃延公入坐外史給以他事出公默坐久之授筆摛文頃刻而成

逸民史卷之二十一終

華亭陳繼儒輯
新安吳懷謙校

顧仲瑛

金粟道人顧君墓誌

金粟道人姓顧名德輝一名阿瑛字仲瑛世居吳譜傳野王裔未必能合也大父已上皆宋衣冠大父任皇元爲衛輝懷孟路總管居崑山之朱塘里父玉山處士隱德不仕予幼喜讀書年十六而幹父之蠱遂廢學焉性好結客尚乘肥

衣輕馳逐於少年之場故達官時貴靡不交識能不墜家聲而棄所習復讀舊書與文人儒士爲詩酒友又頗鑒古玩好年踰四十田業悉付子壻於舊第之西偏壘石爲山築草堂于其址左右亭館若干所傍植雜花木以梧竹相映帶總名之爲玉山佳處詩有玉山倡和等集行於世不學干祿利欲謝塵事投老於林泉而未能果先是浙東帥府以茂異辟爲會稽教諭趣官者至則趨而辟之至正九年江浙省以海寓不寧又辟貳崑山事辭不獲乃以姪良佐代任焉又五年水軍都府自布衣起佐軍務又一年治都萬戶納麟哈剌復俾督守朝廷遣使銜宣見迫且欲入粟　泛舟釣于吳淞江上自號金粟道人取王氏生子男元臣宣授武畧將軍寧海所正千戶今陞水軍都府副都萬戶次子元禮今授正千戶總鄉民守本土元嘗習舉子業未冠某在幼女三人孫男二人孫女四人吁當今兵革四起白業成丘家無餘糧野有餓莩

雖欲保首領以沒未知天定如何耳今年四十有九恐一旦傾逝泯沒無聞且欲戒子孫以学衣桐帽棕鞋布襪纏裹入金粟冢中慎勿加飾金寶致爲身累故先有志云大元至正戊戌五月念九日顧阿瑛自製

顧仲瑛傳

顧阿瑛字仲瑛別名德輝崑山人少輕財結客豪宕自好年三十始折節讀書益講古書名畫彝鼎秘玩築別業於茜涇西曰玉山佳處日夜與客置酒賦詩其中四方文學之士若河東張翥會稽楊維禎天台柯九思永嘉李孝光外方之士若張伯雨于彥成琦元璞輩凡一時名士咸主其家其園池亭榭之盛圖史之富與夫餼館聲伎並鼎甲時而才情妙麗與諸公亦略相

當風流文雅著稱東南嘗舉茂材置會稽教諭辟行省屬官皆不就張士誠入吳欲强以官乃去隱於嘉興之合溪既而以子恩封武畧將軍水軍千戶飛騎尉錢塘縣男及母喪廬墓閱釋氏書有悟遂祝髪稱金粟道人自題其像曰儒衣僧帽道人鞋天下青山骨可埋若說向時豪俠處五陵鞍馬洛陽街洪武初隨其子元臣遷臨濠卒所著詩曰玉山璞藁萃亭館篇詠刻梓曰草堂名勝集又刻交遊諸公詩自楊維禎而下四十餘家曰草堂雅集同時有沈萬山及福山曹氏亦以財雄於吳而文雅不及

顧府君墓誌銘

殷孝伯

君諱德輝字仲瑛姓顧氏世為蘇之昆山人葢
四姓之舊也曾大父宗愷宋武翼郎大父聞傳
元衛輝懷孟路總管父伯壽晦德弗炫號玉山
處士母陶氏君幼而警敏善記誦年十六代父
理家事布粟出内家衆不能欺然輕財喜事以
意氣自豪貴卿大夫多與之接鄉曲譽望逾其
諸父矣年三十乃刮劘舊習更折節讀書祟禮
文儒師友其賢者喜購古書名畫三代以來彛

鼎秘玩集録鑒賞無虛日甫逾四十悉以田業
付子若壻改築園池於舊宅西偏名曰玉山佳
處日與客酌酒賦詩為樂而君才贍思捷語笑
之頃篇章輙就恒屈服其坐人今所傳唱和集
是也又萃所友名公之作如張承旨翥李徵君
孝光楊先生維禎張外史伯雨而下刻梓者數
十家總題草堂雅集邑馬鞍山有宋劉改之墓
為僧徒所據君首率郡人弔酹白有司復其厲
域舉茂材署會稽縣學教諭力辭不就省臣重

其材亟任以事君皆不屑也母喪廬墓大閱釋
氏書探討其文義久之若有得焉適淮兵屯吳
聞君將用之乃絶謝塵事營别業於嘉興之合
溪漁釣五湖三柳間自稱金粟道人葢已與世
相忘矣歲戊申从其子遷臨濠而卒寔洪武已
酉三月十四日也距其生之歲至大元武宗庚戌
得年六十先是君以子恩封武畧將軍水軍正
千戸飛騎尉錢唐縣男夫人王氏先卒贈錢唐
縣君子男五人元臣前水軍副都萬戸攺奉議

大夫湖廣行省理問次元禮元弼元憲元肅女
三人長贅陸琦次適邵適黄孫男五人元臣之
子曰誥禔譙元禮之子曰禧禎孫女六人君生
長承平家富多貲方其年壯氣盛覩慕布衣任
俠之權以原巨先杜季良自況招致賓客將希
蹤鄭莊一何快也及乎晩節逃名自放汗漫江
湖欲招陶峴揖曾晳而與之遊又何卓也而時
異事殊志弗克終所為詩有玉山璞稾二十卷
幽情遐致一寄於斯吁亦足以自見矣君卒之

年冬十一月元臣以其喪至自臨濠卜以十二
月庚午葬君綽墩之壽藏君嘗自爲壙志戒其
子以芉衣桐帽櫻鞋布襪纏裹入土勿用長物
爲身累至是理問復以江陰陸麒所爲狀屬奎
銘之石始君北遷時嘗過奎曰吾與子爲死別
嗚呼孰謂君果不返耶文雖不腆其奚忍辭乃
次而銘之銘曰
四姓望吳粤自古初胤美維君亦名厥家少慕
爲俠馳騖里閭中始變節黜其豪省逍遥林泉

曠懷自逸抗志烟霞高謝薦辟咄哉莫年殞命
遐遷匪君之愆其又誰怨綽墩之陽白雲之垠
吾寧暫遊茲焉終償旅魂縹縹來歸自濠其寧
永久尚利爾後華亭殷奎述武寧盧熊書幷篆
郡誌不載奎名

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楊君墓誌銘

元之中葉文章鉅公起于浙河之間曰鐵崖君
聲光殷殷摩戛霄漢吳越諸生多歸之殆猶山
之宗岱河之走海如是者四十餘年乃終瀕終
召門弟子曰知我文最深者唯金華宋景濂氏
我即死非景濂不足銘我爾其識之卒後三月
吏部主事張學暨朱芾等七人奉其師之治命
來請濂既爲位哭復繫其爵里行系而造文曰
君姓楊氏諱維禎廉夫其字也裔出漢太尉震

震十八傳至唐分爲四院第二院太師虞卿生
堪堪生承休承休生昂五季時錢氏有國昂仕
至丞相自譜爲浙院昂之孫都兵馬使佯徙浙
水東又分爲浙左院佯之子成隱居會稽諸暨
之陽復爲諸暨人君之十四祖也高祖文振曾
祖文修以好善嗜義門人呼爲楊佛子祖敬父
宏贈奉訓大夫知温州路瑞安州事飛騎尉追
封會稽縣男妣李氏追封會稽縣君宋丞相宗
勅四世孫也當縣君有妊夢月中金錢墜懷異

日而君生大夫公摩其頂曰夢之祥徵其應於爾乎稍長從師授春秋說講析辨剌幾踰百十家大夫公期以重器至弱齡不爲授室俾游學甬東粥廐馬以盐裒錢君節縮不妄費購黄氏日鈔諸書以歸大夫公懽曰此賢不多於良馬邪躬爲裒褫使之周覽泰定丁卯用春秋擢進士第署台之天台尹階承事郎天台多黠吏憑陵氣勢執官中短長先以餌鉤其欲然後扼吭使不得吐一語號爲八鵰君廉其姦中以法民

方稱快其黨頗蚓結蛇蟠不可解君卒用是免官久之改錢清場鹽司令時監賦病民君爲食不下咽屢白其事江浙行中書弗聽君乃頓首涕泣于庭復不聽至欲投印去訖獲減引額三千俄相繼丁外内艱結廬于桐原墓旁爾有麝墓者植竹筇於前筇發蘖牙枝葉鬱如也自是不調銓曹者十年會有詔修遼金宋三史君作正統辨千言大司徒歐陽文公玄讀之歎曰百年後公論定於此矣將薦之又有沮之者事用

常額提舉杭之四務四務爲江南劇曹素號難治君日夜爬梳不暇騎驢謁大府塵土滿衣襟間有識者多憐之而自如也轉建路路總管府推官陞承務郎君悉心獄情必使兩造具備鉤摘隱伏務使無冤民居無何陞奉訓大夫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未上會四海兵亂君遂泯迹浙西山水間及入國朝天下大定詔遺逸之士修纂禮樂書頒示郡國君被命至京師僅百日而肺疾作乃還雲間九山行窩病且革移柱頰樓

中呼左右謂曰吾欲觀化一巡如何乃自起捉筆撰歸全堂記項刻而就擲筆曰九華伯潘君招我我當往車馬俟吾且久遂泊然而逝似聞數十人從函道登樓其步履之聲相接時洪武庚戌五月癸丑也年七十五及門之士上書于郡守林君公慶以封塋爲屬林君欣然從之擇地華亭縣修竹鄉干山之原以六月癸亥舉柩藏焉君初聘錢氏忽遘惡疾錢父母請罷婚君卒娶之疾尋愈繼鄭氏陳氏子男一人抗鄭出

也孫男一其女一未行所著書有四書一貫録
五經鈐鍵春秋透天關禮經　君子議歷代史
鉞補正三史綱目富春人物志履則遺音古樂
府上皇帝書勸忠辭及平鳴瑞臺洞庭雲間祁
上諸集通數百卷藏于家初君爲童子時屬文
輒有精思諸老生咸謂咄咄逼人旣出仕與時
齟齬君遂大肆其力於文辭非先秦兩漢弗之
學久與俱化見諸論撰如覩商敦周彝雲雷成
文而寒芒横逸奪人目睛其於詩尤號名家震

蕩凌厲駸駸將逼盛唐驟閲之神出鬼沒不可
際其端倪其亦文中之雄乎名執政與司憲紀
者豔君之文無不投贄願交而薦紳大夫與嵓
穴之士踵門求文者座無虛席崖鐫野刻布列
東南間然其風神爽冲無一芥縈懷遇天爽氣
清時躡屐登名山肆情遐眺感古懷今直欲起
豪傑與游而不可得或戴華陽巾披羽衣泛畫
舫於龍潭鳳洲中横鐵笛吹之笛聲穿雲而上
望之者疑其爲謫仙人晩年益曠達築玄圃蓬

臺於松江之上無日無賓亦無日不沈醉當酒
酣耳熱呼侍兒出謌白雪之辭君自倚鳳琶和
之座客或蹁躚起舞顧盼生姿儼然有晉人高
風或頗加誚讓亟罵曰昔張籍見韓退之退之
命二姬合彈箏琶以爲樂爾謂退之非端人邪
蓋君數奇諧寡故特託此以依隱玩世耳豈其
本情哉性疏豁與人交無疑貳賤而賢禮之如
師傅貴而不肖雖王公亦茂視之平生不藏人
善新進小子或一文之美一詩之工必爲批點

黏於屋壁指以歷示客尤不録人以小過黠奴
負君金度無以償逼君書收券君笑與之家藏
古名畫爲西鄰所竊其僕人追執之曰吾業與
之矣無賴之徒僞爲君文以冒受金綺或疑以
爲問將發其姦君曰此誠予所作也不論遠近
皆知君爲寬厚長者云激者之論恒謂名者天
所最忌矧以能文名則又忌之尤者也所以文
人多畸孤坎壈以終其身覩貴與富猶風馬牛
不相及也嗚呼豈其然哉彼貨殖者不越朝歌

簫絃之樂爾顯榮者不過紆朱拖紫之華爾未
百年間聲銷影沈不翅飛鳥遺之過耳叩其名
若字鄉里小兒已不能知之矣至若文人者挫
之而氣彌雄激之而業愈精其𡾟立若嵩華其
昭回如雲漢衣被四海而無慊流布百世而可
徵是殆天之所相以彌綸文運豈曰忌之云乎
嗚呼君眞是矣然君不可謂不幸也使君志遂
情安稍起就勳績未必專攻於文縱攻矣未必
磨礪之能精藉曰旣精矣亦未必歲積月累發

越如斯之夥也斯文如元氣司化權者每左右
馮翼俾其延綿而弗絕則其壽育以成君者豈
不甚侈也邪一世之短百世之長如君亦足以
不朽矣或者乃指此為君病豈知天哉濂援分
於君者頗久相與論文歷極玄奧聞君之死反
袂拭涕久之念君之不可再得不敢有孤所屬
故為具記其事而又為些辭一章以代勒銘庶
幾招君歸來丰采其辭曰
魄淵流金降空青些結英揚靈潰丁成些獨騎
麒麟傷遺經些哀鈸是非嚴天刑些孰軋以推
勢相傾些濬發厥辭益崇茲些芳潤內洽光精
外形些離方遯圓班部自嵩些流霆下舂百里
震驚些鸑鷟鳥闞天機呈些鐵甲瑚戈百里胥
征些葩翹頳豎媚韻榮些籠絡萬象橐籥三靈
些彈壓物怪晝夜哀鳴些九華丈人召還紫清
些白鹿夾轂五霞軿些迴風脩脩雲繩繩些天
人殊軌誰疆㔉些絳府雖樂毋淪洞冥些盍歸
乎來返故庭些大明翰林學士承旨嘉議大夫

知制誥兼修國史兼太子贊善大夫金華宋濂
撰奉政大夫修正庶尹吏部郎中兼經筵侍書
會稽管衡書徵仕郎中書舍人華亭金鉉篆額
按志作於洪武三年正統五年巡撫侍郎周
忱始刻石樹之府學講堂西夾書篆皆舊刻
時人也

黃公望

黃公望富陽人聰敏絶倫通百氏說山水師董源而晚變其法運思落筆氣韻流動可入逸品元至元中浙西廉訪使徐琰辟爲書吏未幾棄去更名堅號大癡道人放浪江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山水訣行于世云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本常熟陸氏繼永嘉黃氏故改名公望而字子久吳人以一爲大以風爲痴又曰大痴人因稱爲大痴道人早嘗試吏浙西憲司丁母艱哀毁骨立自是絶意仕宦世以繪事知名而掩其文學其學尤旁通九流百氏音律等數無不精曉嘗游錢塘與陳存甫論性命之理公望曰性由自悟命假師傳存甫云不然性則由悟必假師傳命則從得必由理悟公望服

其論又見金月巖老師問曰汝何人邪荅曰黃子久也師曰通身不是汝唯有此聲是汝公望於言下有悟樂南山筲箕泉創草庵于其上將終老討未幾復還吳中築三教堂從游者甚衆公望生故宋德祐乙巳八月十五日卒于至正甲午十月二十五日年八十六

黃公望

黃公望字子久號一峯又號大癡莆田巨族一云本常熟陸神童弟出繼永嘉黃氏黃父年已九十始得之曰黃公望子久矣因而名字焉性聰敏博學多才自經史百氏九流之術無不習而通之補浙省掾忤權豪棄去黃冠野服往來三吳間開三教堂于蘇之文德橋至松寓柳家巷後隱杭之筲箕泉已而歸富春年八十六而終公望善畫山水初師董源巨然後稍變其法

自成一家所著爲山水訣至今多宗之與曹知白最善多留小蒸今此地有精九章筭術者蓋得其傳也戴表元畫像贊云身有百世之憂家無擔石之樂蓋其達似晉宋酒徒俠似燕趙劍客至於風雨寒門呻吟盤礴欲援筆而著書又將爲齊魯之學也

吾衍傳

吾衍字子行杭人也意氣簡傲不爲公侯屈色常自比郭忠恕居生花坊一小樓客至僮輒止之通姓名使其登乃登廉訪使徐琰一日來見衍從樓上呼曰此樓何敢當貴人登邪願明日謁謝使節琰素重衍笑而去生徒從衍游者常數十百人衍坐童子地上使冠者分番下授之時出小青涼傘教之低昂作舞勢或對賓游談大噱解髮濡酒中爲戲羣童皆肅容莫敢動衍

左目眇又跛右足一俯一仰嫵媚可觀宛有晉宋間風致畜兩銕如意日持弄之或倚樓吹洞簫數曲超然如忘世者性好譏侮文學士獨推服仇遠及胡之純長孺兄弟謂百年間所無有初衍年四十未娶買酒家女爲妾至大三年秋或訟女嘗爲巳妻官爲逮女母母死復逮母後夫夫主衍家會其僞券事覺連及衍衍固弗知也邏卒辱衍南出數百步錄事張景亮識之叱曰是不知情何攝也即遣歸或有訴衍丞相府

事下杭府治臘月未盡二日甲子衍持詩別仇遠竟去不知所之明年三月辛酉衛天隱以六壬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骨朽淵泥久矣多寶院僧故從衍學爲詩聞其死哭甚哀招衍魂楚之西湖上衍通聲音律呂之學善倣李賀詩工隸書尤精于小篆其志不止秦唐二李間宛丘趙期頤以書名世得之衍者爲多其所著書有尚書要畧聽玄造化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辭譜重正卦氣𦾔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石鼓咀楚文音釋閒中編竹素山房詩世多傳

爲說者曰衍之才高矣使其能自貶以入繩墨則其所進孰敢抗之哉今所學僅若是固可尚也亦可悲也雖然衍其奇才士也夫

吾丘子行傳　忠文公王禕撰

吾丘子行者名衍太末人也其先爲宋太學生留弗歸因家錢唐至子行比三世子行嗜古學通經史百家言工於篆籀其精妙不在秦唐二李下而於音律尤精然性放曠不事檢束眇左目左足跛而風度特醞藉一言一笑皆可喜對客輒吹洞簫或弄鋏如意或援筆製字旁若無人每以郭忠恕自比自號貞白處士僦居陋巷中教生徒常數十人未成童者坐之樓下賓客

談笑喧動鄰舍而樓上下之徒常肅然達官貴人聞子行名款門候謁非其意斥弗與見或從樓上遙與語弗爲禮或與爲禮矣送之弗下樓也東平徐公子方海內大老也持部使者節浙西所蓄古器物款識多莫能辨咸以爲非子行無能知者徐公卽命駕訪子行子行爲一一鑒定之徐公未嘗不嘆服其精敏於是人皆謂徐公能下士而子行非果於傲世者矣子行爲詩不純守法律而善者吉所著有尚書要畧聽玄

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詞譜至正卦氣楚史檮杌晉文春秋道書援神契說文續解周秦刻石音釋學古編其修詞立論皆識見超詣人所弗及故用是自負藐視一世其所稱許者惟錢唐仇仁近永康胡汲仲穆仲三人於他詩人文士悉少許可動加譏刺不顧人喜怒不知者不堪其詭侮知者以其類乎滑稽不䘏也初子行年四十未娶買賣酒家婢爲妾不久即死死且久人或誣告子行妾嘗爲已妻有司逮妾母而妾母

已再適人居他州及來死子行所又逮妾母後夫後夫來復舍子行而坐僞鈔事覺竟連子行知情子行懼走訪仁近值仁近蚤出則留詩以去遂莫知所之後三月吳人衛天隱以六壬占之得亥子丑其辭曰歲子月巳旬寅斯首亥實水鄉巳墓在丑惟子與丑無祿殞虛墓非其藏死沈江湖是生戊辰土爲宰制土弗勝水家絕身棄此其骨污淵泥九十日矣筮與所留詩語合乃知子行巳投水死其弟子爲招魂以葬而汲仲爲之銘

爲說者曰篆籀之學至宋季其敝極矣國朝以來子行始倡其說以復于古而吳興趙文敏公寔和之其學乃大明子行可謂博雅之士哉子行既歿得其學以名世者宛丘趙子期濮陽吳孟思子期仕至執政而孟思今猶布衣云

王冕傳

王冕者諸暨人七八歲時父命牧牛隴上竊入學舍聽諸生誦書聽已輒默記暮歸忘其牛或牽牛來責蹊田父怒撻之已而復如初母曰兒痴如此曷不聽其所爲冕因去依僧寺以居夜潜出坐佛膝上執策映長明燈讀之琅琅達旦佛像多土偶獰惡可怖冕小兒恬若不見安陽韓性聞而異之録爲弟子學遂爲通儒性卒門人事冕如事性時冕父已卒即迎母入越城就

養久之母思還故里冕買白牛駕母車自被古冠服隨車後鄉里小兒競遮道訕笑冕亦笑著作郎李孝光欲薦之爲府史冕罵曰吾有田可耕有書可讀肯朝夕抱案立庭下備奴使哉每居小樓上客至僮入報命之登乃登部使者行郡坐馬上求見拒之去去不百武冕倚樓長嘯使者聞之慚冕屢應進士舉不中嘆曰此童子羞爲者吾可溺是哉竟棄去買舟下東吳渡大江入淮楚歷覽名山川或遇奇才俠客談古豪

傑事即呼酒共飲慷慨悲吟人斥爲狂奴北游燕都館秘書卿泰不花家泰不花薦以館職冕曰公誠愚人哉不滿十年此中狐兎游矣何以禄仕爲即日將南轅會其友武林盧生死灤陽唯兩幼女一童留燕伥伥無所依冕知之不遠千里走灤陽取生遺骨且挈二女還生家冕既歸越復大言天下將亂時海內無事或斥冕爲妄冕曰妄人非我誰當爲妄哉乃携妻孥隱於九里山種豆三畝粟倍之樹梅花千桃杏居其

半芋一區薤韭各百本引水爲池種魚千餘頭結茅廬三間自題爲梅花屋嘗倣周禮著書一卷坐臥自隨秘不使人覩更深人寂輒挑燈朗諷既而撫卷曰吾未即死持此以遇明主伊呂事業不難致也當風日佳時操觚賦詩千百言不休皆鵬鶱海怒讀者毛髮爲聳人至不爲賓主禮清談竟日不倦食至則食都不必辭謝善畫梅不減楊補之求者肩背相望以繒幅短長爲得米之　人譏之冕曰吾藉之以養口體豈

好爲人家作畫師哉未幾汝頴兵起一一如冕言

皇帝取婺州將攻越物色得冕寘幕府授以諮義參軍一夕以病死冕狀貌魁偉美鬚髯磊落有大志不得少試以死君子惜之

史官曰予受學城南時見孟寀言越有狂生當天大雪赤足上潛嶽峯四顧大呼曰遍天地間皆白玉合成使人心膽澄徹便欲仙去及入城戴大帽如簁穿曳地袍翩翩行兩袂軒翥譁笑溢市中予甚疑其人訪識者問之即冕也冕眞怪民哉馬不要椿駕不足以見其奇才冕亦類是夫

貞素先生胥知白墓誌銘　在千山

至正十五年春二月五日壬戌貞素先生胥氏卒踰月己酉塟于修竹鄉千山之原從子慶孫狀先生世裔行實來請曰慶孫甚幸承教叔父叔父死墓未得銘敢以其孫于莬請泰遊吳楚間久高先生之行遂不復辭按狀先生諱知白字又玄號雲西先生世有諱飌者在唐中葉自閶之霍童山徙居温之許峯戍族益蕃衍若文肅公叔遠文恭公幽皆其後也宋宣和中十八世孫景修始遷華亭長谷之西景修生巽巽生從龍從事郎監行在倉從龍生潤之承信郎幹辦平江府糧料院潤之生德遠德遠生先生先生生于咸淳壬申三月廿八日丙戌早孤鞠於母謝而教之成人則從祖教授君澤之也先生身長七尺美鬚髯性機敏善識事至元甲午詔遣中書左丞公公鑒吳松江先生以策從行功居多大德戊戌庸田使綳公行水復獻填閼成隄之法民其德之己亥丁外艱哀毀盡禮服除以

大府薦教諭崑山意甚不樂遂辭去嘗游京師
王侯鉅公多折節與之交章薦屢上先生悉辭
謝曰吾聞燕趙多奇士庶幾見之豈覬覬求官
者比邪即日南歸長谷中隱居讀易終日不出
庭戶尤喜黄老氏之學扁其居曰長清淨曰窪
盈曰厚堂曰古齋蓋於是超然有所得矣晩益
治圃種花竹日與賓客故人以詩酒相娛樂醉
即慢歌江左諸賢詩或放筆爲圖畫掀髯長嘯
人莫窺其際也四方士大夫聞其風者爭納屨

願交平居於姻族鄉鄰賙䘏惟恐後尤篤於友
義若文上許應元李冲劉世賢詩僧崇古生則
飲食之死則爲治喪塟罔不曲盡其情焉學者
尊之曰貞素先生有歌詩凡若干卷浦城楊公
仲弘爲之序先生外和內剛寡嗜慾年八十有
四風日清美猶杖屨閭里閭鄉人士愛敬之皆
迎謁環擁欣欣有喜色年公成甫嘗稱其志尚
清素有司馬子長之風侍書學士虞公記厚堂
亦謂其尚氣義樂閑退皆足以知先生矣夫人

河内李氏宋觀文殿大學士贈少保諱曾伯之
曾孫先二十年卒子一人恭女五人孫男三人
長騶虞早世次於菟幼彪曾孫男二人女一人
俱幼銘曰

振鐸之封氏別爲宗曰閭曰甌自南徂東有
偉先生禀焉高風遐觀濶步玄館儒宮旣介
而通亦嗇而豐不倚於立不詭於從翼翼其
心冲冲其容采山薇蕨涉水芙蓉菱歌怨斷
五湖三江叶有坎其藏琢石穹窿謚私而公

靖節文中朝散大夫福建閩海道肅政廉訪
使貢師泰譔從事郎翰林國史院典籍官林
鏞書通議大夫江南浙西道肅政廉訪使周
伯琦篆額

陶南村先生傳　　江陰孫作撰

先生名宗儀字九成姓陶氏其先由豳之長溪徙永嘉陶山再徙台之黄巖黄巖之族二曰赤山曰陶夏陶夏諱泰和者宋黄祐裏溪都巡檢也復徙湫水是謂先生之始祖曾大父居安太府寺簿大父應雷太學録父煜贈承事郎福建江西等處行樞密院都事先生冲襟粹質灑然不凡少舉進士第一不中即棄去務古學無所不窺出游浙東西師潞國張公翥永嘉李孝光

京兆杜本問文章爲事故其繩檢家法過人遠甚尤刻志字學工舅氏趙集賢雍篆筆家甚貧抵淞教授弟子遇人　險夷使直一接以誠平居寡言笑至論古今人物上下數千年竟日不倦至正間浙帥泰不華南臺御史丑閭辟舉行人校官皆不就未幾太尉淮東張士誠開閫姑蘇數郡之士畢至其部帥議以軍諮屈先生亦謝不往入　職方洪武辛亥　詔取天下士癸丑令守令舉人才又以病免或誚讓之曰黄金白璧重利也駟馬高蓋榮勢也天下之士孰不靡然嚮風而子矯矯若是先生嘆曰捧檄而喜所以爲親禄不逮養適增悲耳况今賢良輩出草莽之臣老死太平幸莫大矣踰分之榮其敢覬乎𦶟圃一區果蔬畢蒔度給賓祭巳餘悉種菊栽接溉壅身自爲之間遇勝日引觴獨酌歌所自爲詩撫掌大噱人莫測也先生崎嶇亂離幾二十年喪祭禮備罄盡其力人以孝稱由避兵家松城之北泗水之南諸生買地結廬遂居以

老晚益閉門著書世所共傳說郛一百卷輟耕録三十卷書史會要九卷四書備遺二卷其未脫藁者不與焉贊曰

古云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老成遐矣得見典刑者斯可矣憶余幼侍先君子釆宋故實至走杭之遺老年八九十者録而傳焉言極必流涕太息曠四十餘年必無其人久矣不自意文獻之徵猶有如輟耕録者在然不百年吾恐未知是書之爲寶也使知爲寶則南村心術之微雖

無余言有弗傳耶

脩梅花道人墓疏　華亭陳繼儒撰

梅花道人卽吳仲圭先生也名鎭其墓在嘉善城中之巽隅直一掬土耳墓前有斷碑鐫梅花和尚之墖勝國末兵起所至椎冢燔郭獨先生之墓貌疑其爲僧墖舍去先生嘗與兄元璋師事毘陵柳天驥得其性命之學尤邃于易故言禨祥皆中其死而獲脫于兵燹者以此先生節俠交游氣誼豪天下一時吳越之雋楊廉夫顧阿英黃子久倪雲林張句曲皆以翰墨抗衡殘

楮斷煤人挾爲寶今戢身掬土市腥相匝僅一二長髮僧雛栖于墓傍水嚙草枯卽狐兔且無所匿其窀宅先生剥膚可知矣昔符載嘗以賤叩襄陽樊澤曰故處士孟浩然丘壠頹没公欲更築大墓久之未遑誠令好事者乘而有之負公夙志矣澤乃更爲刻碑鳳林山南村寵其墓至今襄人以爲美譚今欲封梅道人馬鬣敢援此例告之邦大夫工竣之後酌幽澗泉以酎公并種梅花一枝於墓上招其魂而歸之

王蒙傳

王叔明蒙其先吳興人趙文敏公之甥也隱於仁和之黃鶴山號黃鶴山樵善詞翰書學王維與吳興倪元鎮詩畫齊名元鎮嘗寄之詩云能詩何水部愛石米南宮兄矣英才最居然外祖風釣絲烟霧外船影畫圖中他日千金積陶朱術偶同又云幾葼山陰王右軍筆精墨妙最能文每憐行影搖秋月更愛山居寫白雲秘笈封題饒古迹雅懷蕭散逸人羣今年七夕聞多事

泉眼史　卷十二　三三

曝畫繙書到夕曛又云秋蛩唧唧雨蕭蕭楮穎陶泓伴泬寥此去不能期後會清言聊以永今朝濕雲窓裏初温酒白鳥汀前又晚潮故國何人賦招隱桂花零落更停橈又題王叔明畫詩云王郎筆力迫前輩海嶽新圖入臥遊獨鶴眠松猶警露孤猿挂樹忽驚秋陶潛宅畔五株柳范蠡湖中一葉舟同煮茯苓期歲暮殘生此外更何求高孟升題叔明枯木竹石圖詩云吾鄉畫手鶴山樵鶴去山空不可招真迹幸留王宰石疎篁老樹共蕭蕭高季迪題叔明畫詩云何處畫相同湘南與峽東江來落日外山出杪秋中　桂驂人宅青蓮釋子宮鐘鳴燕谷暗船放市橋宮風樹驚猿落烟蕪去鳥迥半生遊楚與對此轉無窮平仲徵題叔明畫詩云我昔見之湖上居當門萬朶翠芙蕖承平公子有故態文敏外孫多異書閒叱彩毫消白日夢騎黃鶴上清虛此圖定倚吳山閣醉點南屏春雨餘凌雲翰題叔明山房圖詩畫許交遊迹已陳西莊依

泉眼史　卷二十二　三四

舊鎖松筠也知谷口烟霞趣造物應留待子真方孝孺題叔明墨竹詩吳下王蒙藝且文吳興文敏之外孫黃塵飄蕩今白髮典刑遠矣風流存華亭朱芾稱善畫每觀蒙畫必嘆訖謂言妙處逼古人世俗相看倍增價昔年夜到南屏山高堂素壁五月寒壁間舉目見修竹烟雨冥濛蛟龍蟠呼童秉燭久不寐細看醉墨王蒙字固知蒙也好天趣畫師豈解知其意分枝綴葉人所知要外枝葉求神奇天幾貴足不貴似此事

不可傳諸師麟溪鄭君好奇士愛畫猶能賞其
趣嗚呼世間作者非不多鄭君甚少可柰何

陸友傳

徐顯撰

陸友字友仁姑蘇人也姑蘇爲東南都會富庶
甲於天下其列肆大賈皆靡衣甘食其子弟自
幼讀書相能執筆識姓名即教爲商賈事以故
文學日少友仁生市廛闤闠之所父以市布爲
業獨能異其所好苦攻于學鄰里多竊笑之雖
其父亦不樂其子之習傳也及長益親賢士大
夫往來其家鄰里雖有大姓賢士大夫不入也
於是復皆自愧欲教其子以陸君爲法君善爲

歌詩長於唐人五言律工漢八分隸楷又博極
羣物時海內治平富家巨室爭以古器物相尚
凡三代以下鍾鼎銘刻漢唐以來法書名畫皆
從陸氏鑒定眞贋一經品題價遂十倍嘗觀光
上國奎章閣鑒書博士柯公九思一見服其識
而侍書學士虞公集亦善其書遂相與言於文
宗皇帝未及任用而二公去職君內顧無知己
乃與柯公南歸吳闔小室僅可容膝中庭植翠
竹數竿旁樹湖石峯巒秀異室中左右圖書集

今古雜録前列烏几上置天禄辟邪紫鳳池金銅鎮帋皆可愛玩客至出漢博山爇古龍涎汲虎丘劍池水煮建溪小鳳團清坐竟日自號硯壯生著硯史墨史得衛青古玉印并著印史翰林諸賢皆賦咏之所為詩文有杞菊軒藁年四十八以疾卒

論曰大小二篆變為八分漢世多用之而秦隸人之書未行也晉王右軍善隸書而八分之法隱學者罕習焉唐所傳者韓擇木蔡有鄰李潮而已今觀其書去漢遠甚近世洛陽楊友直蜀郡虞伯生大梁趙子期吳彥暉京兆杜伯原皆著名當代而所尚不同君獨追踪石經欲與蔡中郎鍾太傅相上下可謂絶藝矣杜公嘗與予書杜子美詩一章方正嚴重如通書臣傳進止有法君見亦為予書八分小篆歌如昆刀切玉不見形迹而剛勁之風温潤之質望之儼然今二書亡矣而兩君不復可見故論著之以慰懷思云

元隱君子東陽陳公先生鹿皮子墓誌銘

宋濂

婺之東陽有隱君子戴華陽巾裁鹿皮為衣種藥銀谷澗中當春陽正殷謌落紅于飛花亭上亭下有流泉花飛隊泉中與其相廻旋良久而去君子樂之日往觀弗厭既而入太霞洞著書其書縱横辨博孟軻氏而下皆未免于論議元統間濂嘗候君子洞中君子步屧出速坐之海紅花底戒侍史治酒漿葅醢親執斝獻酬歌古詞以為驩酒已君子慨然曰秦漢而下說經而善者不傳傳者多不得其宗淳熙以來羣儒之說尤與洙泗伊洛不類余悉屏去傳注獨取遺經精思至四十春秋一旦神會心融灼見聖賢之大旨譬猶明月之珠失之二千年上自王公下至畊隷無不倀倀日索之終不可致牧豎乃獲于大澤之濱豈可以人賤而并珠弗貴乎吾今持此以解六經決然自謂當斷來說於吾後云濂乃避席而問曰其意云何君子曰吾以九

疇爲六府三事而圖書爲易象者不可誣以片
言統萬論而天下古今無遺義以庸言釋經子
而野人君子無異辭謂神所知之謂智知天下
殊分之謂禮知分之宜之謂義知天地萬物一
體之謂仁禮復則和之謂樂謂天地萬物一體
經子之會要一視萬物則萬殊之分正家齊國
治而天下平矣濂未達請復問其詳君子曰國
家天下一积也积一爾而穰十焉积有穰而一
視之其於人則仁也發而視之穰有十則等有

十其於人則君臣父子長幼之等夷刑賞予奪
之殊分所謂禮也視十爲十者禮之異視十爲
一者仁之同分愈異則志愈同禮愈嚴則仁愈
篤者先王之道也分愈異者志愈同故合积之
穰反求其故地枚舉而詮次焉者差之黍銖則
人已無別犬牙錯而不齊斂之不合而一不可
一見禮愈嚴者仁愈篤故治國家天下者不以
禮則彝倫斁禮樂廢而仁亡是故洙泗伊洛朝
夕之所陳者天下萬殊之分視聽言行之宜所

操者禮之柄耳故學聖人者必始於禮焉故一
體萬殊者孔子之一貫於洙泗伊洛之言無不
統者也理一分殊之義廢則操其枝葉而舍其
本根洙泗伊洛之會要不可見章句析而附會
興遺經不可識矣濂受其說以歸閒嘗質之明
經者或者曰近時學經者如三尺之童觀優於
臺下但聞臺上語笑聲而弗獲見其形所以不
知妍媸唯人言是信君子之論偉矣或者曰伊
洛之學大明於淳熙未易遽取舍之也自時厥

後爲貧游仕奔走於四方不及再候君子以畢
其說聞君子益以斯道爲己任汲汲焉惟恐不
傳靡晝靡夜操瓢著所見於書書成即刻梓示
人復貽書於濂曰予瀕死吾道若無所授予聰
明絕倫何不一來片言可盡也憂患相仍亦未
及往而天下日趨于亂君子之室廬亦燬于兵
寓子婿王爲家留六年之久遘微疾默坐於一
室不食飲者踰月縣令遣醫來視疾君子麾去
曰吾年八十又八其死宜矣何藥之爲未幾脩

然而逝實至正乙巳十月戊申也君子姓陳氏諱樵其字爲君采人因其衣鹿皮故又號爲鹿皮子表逸趣也其先居睦之富春宋之中葉來徙東陽太平里世爲衣冠巨族曾祖居仁祖嘉登仕郎父取青國學進士從鄉先生石公一鼇與聞考亭之學有志節嘗抗章詆權臣賈似道誤國及宋亡元丞相伯顏見其章欲用之辭君子幼學於家庭繼受易書詩春秋大義於李公直方其于天下之書無不讀讀無不解學成而

隱遯然不與世接唯寤寐羣經思一洗支離穿鑿之陋形於談辨見於文辭恒懇懇爲人道之文辭於狀物寫情尤精然亦自出机軸不蹈襲古今遺轍讀之者以其新逸超麗瑜爲挺立孤松羣葩俯仰下風而莫之敢抗或就之學則斥曰後世之辭章乃士之脂澤時之淸翫耳舍六經弗講而事浮辭綺語何哉少作古賦十餘篇傳至成均生徒競相謄寫謂絕似魏晉人所撰君子則諱之不復肯爲也君子足跡未嘗出里

門而名聞遠達朝著知名之士若虞文靖公集黃文獻公溍歐陽文公玄皆慕之以爲不可及移書諮訪如恐失之性復至孝父患風痺君子扶之以行歲久益勤後爲風痰所侵氣弱不能吐君子截竹爲筩時吸而出之母郭夫人歿君子不見見其遺衣輒奉之嗚嗚而泣生平未嘗言利苟非其義千駟萬鍾弗爲動家雖素饒於貲痛懲膏粱之習惡衣非食以終其身遇歲儉輒竭粟賑里閭自取來年以續其食嘗發所藏

錫爲器工人持歸乃白金也悉易之或以告君子君子一笑而已嗚呼君子巳矣世豈復有斯人哉君子所著書曰易象數新說曰洪範傳曰經解經曰四書本旨曰孝經新說曰太極圖解曰通書解曰聖賢大意曰性理大明曰荅客問曰石室新語曰淳熈紏繆曰鹿皮子曰飛花觀小藁合數百卷君子正配朱氏先君若干年卒生延年大年耆年喬年昌年大年至正庚寅中鄉闈乙榜第一署徽州府歙縣教諭側室某氏生

逢年君子沒時諸子唯裔年在餘皆先卒女三
人其婿即王爲次則俞恭張紹先孫男九人庭
玉庭珪庭珣庭鸞庭鳳庭堅庭誨庭其庭其女
四人適徐信俞本某某曾孫男五人紹宗超宗
林宗某宗某宗女三人在幼裔年庭堅等洎王
爲以是年十一月某甲子奉柩葬于縣西南四
十里懷德鄉斗潭山之原縣長貳及學士大夫
門弟子咸會莫不洒泣葬後五年其高弟弟子
楊君芾乃爲撰列行狀一通而裔年同王爲持

示金華宋濂再拜請爲銘嗚呼君子以超絕之
資曠視千古若一旦暮期以孔子爲師而折衷
羣言之是非不詢偏曲不尚詭隨必欲暢其己
說而後已可謂特立獨行而無畏懾者也非人
豪其能之乎雖然淳熙二三大儒其志將以明
道也初亦何心於固必使君子生於其時與之
上下其論未必無起予之歎而君子之衆說亦
或就其損益以就厥中則所造詣者愈光輝混
融而卓冠於後先矣天之生材相違而不相值

每如此竟何如哉然君子指慮之深望道之切
其所傳者確然自成一家言殆無疑者世之人
弗察伐異黨同常指君子爲過高是豈寘見其
衡氣機者哉濂也不敏竊有慕洙泗伊洛之學
有志弗強日就卑近不足以測君子所至之淺
深而君子則欲進而教之今因請銘故備著昔
日問答之辭於其首後之傳儒林者尚有所稽
焉其稱爲君子者君子蓋有德之通稱尊之可
謂至矣銘曰

洙泗傳聖髓兮伊洛發遺精天人既混合兮陽
陰悉苞并無聞不開闢兮金石奏和平自茲益
演繹兮白日中天行如彼藝黍稷兮薅去秀與
粮舂實成白粲兮詔使來者嘗有夫起東海兮
吐言〻如鏞噌吰達幽隱兮務使聲遠揚豈欲
異塗轍兮理致無終窮著書動盈車兮片言類
括囊中有茍寶玉兮包絡無遺亡解之濫衆目
兮懷異吁可驚似茲海外珍兮神光燁如虹苟
施琢刻工兮定可獻明廷下可奉公侯兮上可

莫方明胡爲墜空山兮槁槁埋光晶鹿皮剪爲
裘兮峩冠蹸垂纓臨流泚飛花兮心與烟霞冥
清風與逸氣兮横絶宇宙中食道身自腴兮疇
計禄位豐婆娑太霞洞兮卒以上壽終斗潭向
東流兮内有八尺塋鬼神必訶衛兮靈氣結華
英永爲文字祥兮千祀垂休聲

元故湛淵先生白公墓誌　宋濂

嗚呼是惟湛淵先生白公之墓先生諱珽字廷玉白其姓也出剌得宜文化大行秩既滿銓曹有不知先生者署淮東鹽倉大使先生自以鹽筴非所諳習不俟終更即謝事養痾海陵遠近學徒擔簦相從者殆無虚月先生已六十又七及再遷從事郎婺州路蘭溪州判官則不復有宦情矣日與韻朋勝友曳杖游衍銜杯賦詩惟恐日之易夕所居西湖有泉自天竺來及門而

匯榜之曰湛淵因以自號晩歸老棲霞又號棲霞山人以天曆元年九月十五日卒年八十一其年十一月二日葬錢塘縣履泰鄉棲霞山之陽其子遵治命題曰西湖詩人白公之墓云先生性至孝母病刲股和藥起瀕死者再及殁號慟自擲嘔血至數升父感奇疾醫言必得兔屎可療先生踏氷雪緣崖穴求之三日不得父死抱屍哭絶而復蘇繼母虐不子厥子先生事之愈恭既而改適他氏無儋石之儲先生爲營朝夕

且負其避兵迄死於難然汲汲行義尤不顧家
之窶孤嫠不能昏者嫁之死而無所歸者槀殯
之道中拾遺珠待其人訪索留而還之或以質
劑假金匱之不獲償焚而慰之生平無驕辭怠
色一以謙抑為事聞人善未嘗不豔慕見揚人
過掩耳亟避去奉先之外不惑異端不諂瀆鬼
神疾災憂患之來一委之於天自幼至老無一
日廢問學故能長於詩文紫陽方公回稱其冠
絕古今有英雄大丈夫氣剡源戴公表元謂其

注波五經之淵披條百氏之畹廬陵劉公辰翁又
言其不為雕刻苛碎蒼然者不惟極塵外之趣
兼有雲山韶濩之音皆確論也翰墨雖有餘事
亦有晉魏風酒酣命二童持紙懸筆一揮疾如
風雨聲光翕然四達而先生素志丘壑以退為
進故位不逮名君子惜之先生娶沈氏有賢行
前二十七年卒子二育文林郎南安路總管府
經歷釆溫州路永嘉縣鎮海東寨巡檢女一歸
常州路儒學正鄭禾孫四桁越東明肯堂世孫

女一適平陽宋允恒允恒由昭慶路儒學正陞
授新州新興縣福緣寨巡檢貴以子天命允恒
仲子範為後範有學而能文繼其家者也範生
子二弦弢女三先生所著書曰詩曰文曰經子
類訓曰集翠裘曰靜語皆二十卷嘗鋟諸梓四
方多傳誦嗚呼先生巳矣漁也晚出雖不能識
先生幸從鄉先生黃文獻公遊聽談杭都舊事
有如淮陰龔公開嚴陵何公夢桂眉山公家之
巽莆田劉公濩西秦張公榘虎林仇公遠齊東

周公密凡十餘人相與倡明雅道而先生齒為
最少乃與羣公相頡頏南北兩山間其遺蹤班
班故在僅踰五十春秋而先生輩流風遺韻弗可
復見不亦悲夫嗚呼死者固不可作若并其言
行而不彰將何以為聳善扶俗之勸於是徇範
之請鉅細畢書之嗚呼先生之名其果待文而
後傳哉銘曰
虎林有哲夫兮秉德良優柔嗜義如嗜利兮避
名如避讐指退以為進兮謙抑毋自修知兮中

自定兮不假外物求天經況所悖兮血淚交瀝
流冠冕百行先兮倫品庶不倫發越見聲詩兮
笙鏞間鳴球律呂素和協兮八音交相杉雄章
落四海兮虹氣日夜浮棲霞有名山兮草木光
如油紀德鐫石章兮千古振諸幽

逸民史卷之二十二終

逸民史二十二卷 內府藏本

明陳繼儒編繼儒有邵康節外紀已著錄是書雜採自周至元史傳郡志隱逸之士爲二十卷其末二卷以元史隱逸不詳搜取誌銘之類輯爲元史隱逸補然是書所載如張良兩龔之類皆策名登朝未嘗隱處者若吾邱衍王冕之類皆淹蹇不遇並非高逸者皆濫入之未免擇之不精也

東越文苑六卷

〔明〕陳鳴鶴撰

湖北省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越文苑六卷》提要

何

東越文苑序

東越文苑六卷閩人陳汝翔著[illegible]五代而宋元迄
我明得五百四十一人唐五代一之宋元五之明四之指
不可屈矣凡此君而人或散逸亡失或隱匿無聞
汝翔蒐羅採輯纂成是書由神龍迄隆萬上下
千載而東越之環盛盡於此矣豈不休哉東越
自無諸建邦以來鳥言夷食人文草昧周秦漢魏
而上寥無一二崛起者乎從以散名可采未獲齒
一國故紀載無傳英奇廢於巖穴湮滅於草壤之
足悲也微汝翔纂述由唐至今文苑之士名與日月
共朽者半矣是五百餘人皆閩之珊瑚收先也賴汝之
而斂施後世耶得與唐世尚風雅風雅及五季而靡
宋世尚理學理學及勝國而靡閩人雖欲以風雅易理學然
纖弱婉媚之富於作者六年神不能什一唐與五季矣及
明興循循其服林鴻輩十子出而後正始之音復振鄭
繼之柳王夏盟中原諸人莫敢[illegible]東越無論五代
宋元即唐之數子並驅爭先亦知牛耳竟入誰手林
在今日久而愈盛若楙卿氏陳然祖十子而稱鄭君安

可忘所自耶國朝重制舉蔑雕龍競一時之榮忽千秋
之業公車之外弓旌纏壁不下於山澤間有姓名登[illegible]
牘者往往望塵掃門得之適為志士捧腹汝翔學博而
用之約才豐而出之儉簡古精覈之稱良史然迹不
涉公府名不出里巷斗食皮相之夫烏知其為獨行
君子哉著書數十萬言惟[illegible]拔跋刻其長彙志趙
仁甫刻其文苑其它將俟後世子雲林公克武來理吳
郡與汝翔桑梓又[illegible]也欲致之郡齋得屬穉登序
文苑曰[illegible]言仁甫之義耳穉登亦善汝翔不
敢謝少文嗟乎俾汝翔者朝趨朱門夕謁黃閣名可
不脛走矣穉登既序之且欲東越人義焉不揜
文苑盛尤能重布衣也萬曆丁未五月夏至日
太原王穉登序并書

東越文苑序

易曰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夫天下化成之
大之業而文明之止實始基之文之攸繫顧
不重歟惟茲東越巨浸窺天層巒亘漢靈淑
之氣會萃于人和順積而英華發文藻蔚如
踵接肩比後先焜燿光照寰區友人陳汝翔
氏詳考而備書之自唐以及五代得人五十
由宋迄元得人三百八十有三我明得人二
有六而後死者不與焉書成予為編訂而稍
附益之號曰東越文苑洵吾土之藻林藝圃
之良的矣惟予竊有慨焉夫[illegible]末文勝孔子
蓋傷之而史野之論先進之從豈聖人樂於
言哉誠懼文勝之流而滅其質也東越自隆
萬以來才偽豪[illegible]項背相望若賈馬班揚之
撰述漢魏晋唐之詩章鍾王褚歐之書法靡
非無總精諳令人耳而目之咸如標綺錯繡
玄黃互施眸眩而心醉最文之盛極矣邇來
稍可異於公車之業右淫豔而薄雅馴篤古

之英尚浮誇而尠實除閭井之俗貴耳目而
賤身心鶩詭奇而輕樸茂倡一和百爭相誇
翊櫽謂文在茲乎庸詎知其流於靡而畔於
道也斯文之蠹賊已矣力挽而返之淳龐匪
吾儕之上務乎意嗒猶幸有先哲之典刑在
也

萬曆丁未仲春朔日前進士三山趙世顯撰

東越文苑目錄

卷之一唐列傳

卷之二五代列傳

卷之三宋列傳上

東越文苑　目錄　一

東越文苑　目錄　二

陳元老 徐誦 吳岡
陳俊卿 黃公度 林外
丙晏 附林湜 薛舜俞 吳獬 陳譓
薛雝 彭止 黃洽
鄭昭先 林卞之 莊夏
方秉白 弟秉侯 袁樞 陳居仁
林彖 陳德豫 楊炳
陳成父 留正 黃嘗
敖陶孫 黃定 顏棫

東越文苑 卷一

鄭林 附陳震 黃銖 柯夢得
徐鳳 詹師文 方信孺
留元剛 陳洽 林仲虎
劉用行 李仲光 附袁長吉 黃學行
劉克莊 洪[illegible] 翁甫
翁合 方惟深 洪天錫
何俶 子攄 李丑父 李元白
方醇道 子平 陳英 黃館
張安脩 林文之 余發林

余船 陳經 梁藻
歐陽凱 許衎 李珫
林翀嘉 附許洪 袁卓立 陳覓 黃銳 黃 許陳華 鄭東起 林允中
嚴羽 曾逢震 童成大
趙必瑑 趙若瑑 李權
方登孫 黃仲元 黃森
趙若 謝翱 劉昌言
廖凱彖 祝位 蔡伯佈
黃翥 鄭伯玉 黃伯思

東越文苑 目錄 五

翁邁 徐師仁 宋翔
莊大成 劉季裴 附姚穎 劉褒
陳舜申 子德一 熊節 鄭君老
廖衡 阮逸 徐復
蘇頌 劉才 劉濤
林特 鄭所南 蘇隨
童貞 僧無求 陳易
馮觀國 白玉蟾 眈章
無住道人 傅自得 趙庚夫

東越文苑卷之一

明 侯官陳鳴鶴汝翔輯
趙世顯仁甫訂正

韓愈稱曰閩越之人舉進士由歐陽詹始余讀詹文邈絕獨諳閩之詞翰者至今皆慕其發引以爲名不虛也然神龍中有薛令之由進士爲太子侍讀與詹同時有林藻先詹一年舉進士皆能文章不下詹而其名皆不聞盍愈亦曰閩越有長林秀民通文書與上國齒則閩固多才長遠矣而名皆不聞以此益知閭巷之人非附青雲之士惡能聲稱後世哉夫薛令之林藻皆以進士起家狗從四方由斯以立名字如順風而呼至易易也猶然無以自見況伏於巖穴生平無杵臼之交者乎於與草木同朽者豈可以指屈哉故歐陽詹雖善文不遇韓愈李翱不過間以一弔于死爲坏土耳嗚乎夫士也窮年皐思而終與骨同閉蓬顆豈不痛哉余自令之而下得三百餘人作凡例而傳之諸後死者不與

焉余觀後死者纂列皆藻其詞炳如也而後知余所遺者又不可以指屈矣則余之罪也夫余之罪也已凡例七章傳六卷列之左方

是編也非惟詞藻是錄蓋亦稽厥行焉與德而操拔則狐語耳比乃之士之羞也吾弗錄

傳以文苑名則惟資綺譚者傳之耳閥閱庸烈則略有本傳在也

夫文者所以宣六經之旨究性命之奥者也宋自朱文公諸儒倡道閩中其著述彬彬盛矣然

六經傳疏具在閩學淵源以故不論論其有雜著者冠之宋文士之首自為一編

著書與締之篇新異業也然皆以學顯於當世則皆錄錄頫以類

制舉藝固文也然二百年一舉士士九十錄之賢書頗不得千之一耳此其可以既乎

一代於汎不以文字障其靈明然不能不度家生故閒有著書有說倡語叶聲調者義得並收以次於文士

客閩者非閩人不錄因而占著焉義不得獨外安石榴葡萄苜蓿産於西域今固不可謂非閩之土以類而附之編末

唐東越文苑列傳第一

薛令之字珍君福安人神龍初舉進士至玄宗世為左補闕兼太子侍讀令之久官不遂奉拔不足以給食乃題詩於壁曰朝旭上團團照見先生盤盤中何所有苜蓿長闌干飯澁匙難綰羹稀筋易寬只可謀朝夕何由度歲寒天子幸

東宮見其詩不說也乃續之曰啄木嘴距長鳳凰羽毛短若嫌松桂寒任逐桑榆暖令之遂病免久之上聞其貧甚心憐之勅福安令資其歲賦令之重違上意不得已受數錢不敢以無功當天子之賜初肅宗為太子時愛幸令之有異才可用及即位台欲以為大臣而令之已卒家貧於是上愈益嘆其廉勅命其鄉曰廉村其溪曰廉溪以旌之焉有薛補闕明月先生集珍君著

林藻字緯乾莆田人曾祖元太瀛州刺史祖萬

莆陽[illegible]

龍皖陽太守父披檢校太子詹事披九子皆為刺史司馬世號九牧林氏藻於諸子中最善詞賦[illegible]貞元七年省賜進士賦題曰合浦還珠藻草藁先而假寐恍惚有語之者曰何不叙珠去來藻悟遂足之乃云珠之去也山無色兮氣霧冥冥海無光兮空水浩浩珠之來也山有媚兮祥風習習地有潤兮生物振振賦奏杜黃裳讀之請見藻謂曰叙珠去來宜有神助貽遂登第官至殿中侍御史莆陽志書藝文志載藻有集一卷閩志藻有集二卷

歐陽詹字行周晉江人詹為兒與群兒嬉[illegible]所偶顧遇佳勝處心獨娛或暮而忘返寤不自釋詹十餘歲尚未學每從長老而問章句當其意輒自得移日長吟高嘯不知其止也於是鄉長老皆賀其父曰[illegible]家寶詹既長乃善屬詞名稱崛興建中初故宰相常袞為福建觀察使[illegible]以[illegible]幸於袞袞尊寵之於諸生無所號詹曰芝英也於是詹名稱愈益興聞於天下貞元八年丞相陸贄知貢舉詹乃與韓愈李觀同舉進士登第此三人者其游如投膠相與為引重詹為四門助教久之不還未幾竟卒有文集十[illegible]之曰詹事父母盡孝道仁於妻子於朋友義以誠氣醇以方容貌嶷嶷然其燕私善謔以和其文章切深喜往復善自道讀其書知其於慈孝最隆也與詹同時有林簡言福清人慕韓文公之為人上書自通所著有漢武封禪論見唐文粹他文逸不傳

邵楚萇字待倫閩縣人貞元中及第為校書郎

楚萇雅有詩名每賦一篇草藁甫就輒已膾炙士大夫矣楚萇嘗賦長歌題馬侍中亭子言其壯麗侍中恐以此得罪遽毀其亭也莆陽比事馬侍中名燧

陳通方閩縣人博學工文離然性多易沾沾自喜貞元中試進士擢[illegible]方第四當是之時長慶宰相王播年五十餘與通方同舉進士通方年[illegible]戲拊其背曰王老王老奉贈一第後播入相通方方困躓不達遂因播仕宦久之終無所進猶尚以前過也通方邑人陳彥博者元

和中及第李涉者開成中及第皆長於詩與通
方齋名
〻用尸哉物候官人貞元中舉進士及第先是
上以涇原兵亂東幸播遷興元初始還長安至
是西掖有柳馬春萎而秋榮翊乃獻瑞柳賦以
寓意其詞曰柳變西掖瑞彰聖時感巡游之未
至失榮落於先期雨露所均常比中閨之鬱鬱
宮闈寂閑若無春日之遲遲所以識宸慮之千
秦慰邦人之怨思物若有恩神闕難宰生植六

東越文苑 卷一 六

易地而淑影忽同秋而異色豈上天之降鑒俾
下民之是則於以激忠臣之心於以彰大君之
德初斯柳之失常人未知其為祥奈原之烟黃
明媚漢苑之草樹芬香獨孤彫而槁瘁似永閟
於風光無絮花之似雪意霄露之凝霜及夫天
迴舊步未得其性千官捧日以輸忠萬騎從龍
而翊以衛衆芳之已歇我得秋而始盛宜固異
於常材實賴貞乎景命偉夫瑞發匪遙天意
之孔昭德惟可覽結人心之幽怨不然柳且無

情尚枯而生其枯也當烟景之晦其生也表象
沴之情興時不偶以聖斯生攻感可持疾風始
[illegible]下矣勁節無所立歲寒徒稱乎栢貞宜其俯
臨池而湛潤接雜樹以連榮儒有因物比興屬
詞觸稱聞瑞柳於今空遂擒揚於天應賦奏上
覽之大悅詔以此名聲籍甚三府交辟之詔官
終戶部副郎知制誥有詩十卷列唐書藝文志
今缺不傳
許稷字君苗莆田人稷既學因挾策入關八

東越文苑 卷一 七

之然所遇大困闕諸儒生之在關中者棄不收
稷從進而自傷乃入終南山中發書伏而誦之
三年乃出遂登進士是時貞元八年也稷於是
以聲歌著偽聲仕為衢州刺史
周匡物字幾本元才 二年進士也初匡物家
貧徒步應舉至錢塘江求渡船人不和之匡物
題詩江亭曰萬里茫茫天塹遙秦皇底事不
安橋錢塘(因)口無錢過人阻西陵兩信潮太守
出見其詩曰此才子也乃治津吏罪之其後終

明候官陳鳴鶴汝翔輯
閩縣趙世顯仁甫訂

宋東越文苑列傳第三

朱文公熹字元晦生於延平之尤溪其先婺源
人也父松以政和中從仕為尤溪尉而生公公
後乃家於建州著籍焉熹述仲尼之意以表章
六籍其本師曰二程先生二程先生〔〕〔〕〔〕楊
〔〕〔〕教沙縣羅從彥從彥教劍浦李侗〔〕

乃万一十0字

〔〕〔〕熹蓋黃太毅稱曰孔孟之道至周程而
後明至文公而大明也程朱以理與〔〕而宗〔〕〔〕
之於六經語孟其為訓固不可勝道世多有之
不具論論其旁學則文公有楚詞集註辯〔〕六〔〕
文考異及文集一百〔〕十卷二程先生之弟子
居閩者以十數其著〔〕則有候官林之奇〔〕〔〕
〔〕門〔〕〔〕胡安國文集十五卷通鑑舉要補〔〕
一百卷胡寅讀史管見胡宏詩文五卷〔〕工〔〕
〔〕劉子翬屏山文集二十卷沙縣陳淵

前播北山集
另十卷

京

〔〕〔〕一十卷邵武何鎬臺溪集若干卷文公
之弟子以百數其著書有候官陳孔碩北山集
〔〕〔〕〔〕門中草堂集林夔孫蒙谷集永福林學
蒙梅塢集建陽蔡元定律呂新書燕樂原辯皇
極經世太玄潛虛指要八陣圖說劉爚雲莊外
藁真德秀西山甲乙藁對越甲乙集舘林〔〕〔〕
龍溪陳淳文集五十卷順昌廖德明槎溪集莆
田陳〔〕贊〔〕集光澤劉〔〕中西漢〔〕〔〕〔〕〔〕
〔〕〔〕〔〕文集孫調策府五十卷浩齋稿三卷稿

〔〕〔〕堂莊文集已上諸公各著書言人人殊
其大約皆推明仁義性命之旨此所謂有道之
文也所孫始與畫脂鏤冰者異矣
余偶字占之古田人與於文公與林用中齊名
所著有克齋文集
程若中字熙之古田人若中為學躬行無偽子
深往〔〕〔〕〔〕著必冠肅然有樂淵集
劉砥長樂人大父嘉謩父世南皆以儒學重砥
〔〕〔〕〔〕誦千言十歲通九經傳記嫺於詞賦

使者　上勅校福州司戶參軍充泉州教授
非其好也未赴官鬱鬱而卒

梁克家字叔子晉江人當高宗世擧進士第一
乾道八年拜為右丞相明年張說同知樞密院
事說諂臣多順上旨所言皆聽克家以直在自
繼不用遂求去出知建寧淳熙八年改知福州
作三山志四十卷以續林諝之業明年復拜右
丞相封儀國公卒諡文靖

□字子復建陽人行史大夫熊博之裔也紹
興間以進士知諸縣縣治有吳等部上者
行縣過之謂克曰叢知子之文其辭典可觀也
今見子治行良者其有古循良之遺風乎乃表
薦克於上擢克為提舉文思院克以文獻曾覲
覲奏之孝宗孝宗大喜遷學士院克本好書無
所不讀尤習於本朝典故學者賢之無所不
知身居朝列資用儉約祿賜盡於書籍筆札緣
亡然　著有中興小曆九朝通略官制新典

帝　等書

鄭樵莆田人也字漁仲讀書於夾漈山中閉室
不出者三十年已讀而游名山以搜奇訪古為事
遇藏書家必借留盡讀之乃去樵為人恥以雕
蟲求譽而善著書自六經子史天文地理下及
翁蘇草木方技之書皆有論辯與趙鼎張浚同
時負不以漁仲為天下賢士即樵亦自負不下
於揚雄劉向也紹興十九年入武夷為書
之檢討功郎禮兵二部架閣使御
之問者害其能之改監潭州南嶽廟詔

給筆札歸錄所著通志書成乃召拜樞密
院編修樵因伏謝願得入秘書省讀所未見書
會忌者毀之事遂寢居數歲卒遂功身不得窺
金縢之秘矣

林駉字德頌寧德人聞記雖怪僻米鹽之
書皆能穴誦而以易薦於鄉為高第所著有皇
鑑前後集源流至論其後黃履翁者以至論未
備作　集二十卷履翁字吉甫駉邑人也其

博合㕡丁於駉
鄭緒字天錫浦城人緒為邵雍象数之學頗求
楊雄列卅易以章會統元推之作易春秋二十
萬言
林光字子輝建安人乾道中登進士撰建安志
二十卷時務論兵論汗論數十篇
黄公紹字直翁紹武人編輯古今音韻而附以
説文號曰韻會
黄銖字器之莆田縣人乾道中登第倅次德化

東越文苑 卷三 七

卬以教於其邑於是德化學者頗能涉子史以
談鍾所著有荀楊續註有杜詩註有之要六
余嚞字若蒙龍溪人也博學而善著書初以太
學生為惠潮二州教授進聖域記於天子既為
浙西倉幹進皇朝職士高宗政範差監樞密院
激賞庫進資時十論一書論韓侂胄進古鑑録
上書論邊事進天門類例括象志其傳於世者
則有周禮解禹貢考春秋地例坤□紀年雜篇
其前 一書曰代庖集骨鯁集 府志漳州人列志余嚞進 南書有五書姓諸

字於府志公道 作養志祖道 一塚

王上商字永叔福安人紹興初以鄉薦赴省試
會其弟知章為教授亳州卦至即走為護其
喪以歸凡六年而後就試既已得官忽念母老
遂乞祠當國者高其行乃姒以官除歴二十三
考始注莆田法曹所著有諸經釋疑有諸史節
略
高願字元齡寧德人慶元中進士著新選叢覽
一百五十卷子曰伯塤字次黯著分門類二
百卷

東越文苑 卷三 八

吳棫字才老建安人其所誦習好考訂訓釋故
其著書有書裨傳詩補音論語指要考異韻補
續解楚詞釋音朱文公推重其書稱之同里徐
蕆序之以其補韻叶共三百篇之音焉
林公遇字養正福清人與弟養直皆以孝謹著
聲於鄉公遇以任子爲寧化尉義不忍舍其父
朝夕養遂乞奉祠南嶽及父喪除服累詔徵之
不起最後詔下福州給公遇筆劄令條具所欲
言公遇對曰義無可取拙不能言第傾瞑目得

為山坊之民足矣天子重違其意乃改公道主
管仙都觀久之公遐卒學者私謚曰文隱所著
有石塘問話有求心錄
背隱先生者鳴鶴之之世祖懷安人也姓陳氏
諱嘉言字曰帝俞性喜讀書當其得意時雷擊
柱而不知摩研編削至數顛仆廢時人莫之許
也咸淳七年有詔徵文學士先生因至闕下與
所徵儒士各對策先生所言十事其一乞援襄
陽以為襄陽者東南之障也失襄陽則舟師可

以自漢浮江而下而東南危矣自史天澤行省
事於峴山今又築萬山以斷其西又柵觀子灘
以斷其東而襄樊之道益絕不亟救之勢且隔
裂是時對策者百餘人先生第居異等先是帝
問襄陽之事於賈似道似道曰北兵已假草退
矣及先生策奏似道怒以為下愚斥居乙榜
授建州門戶待次十年不得省錄先生乃以五
經教授建州弟子恒以百數各以其所治質問
先生隨其教之未嘗不發其所未聞自是之後

其季郡公以博洽稱者皆陳先生之弟子也及
景炎丙子元師入建州先生遂歸福州築書隱
堂於斗門山聚書數萬卷誦習之謝絕弟子亦
授然弟子至者日益衆雖莫見其面而所居成
市號曰陳店先生度終無以謝客乃出而佯為
欲仕者往來於庠序之間為謾言以自識先所
著有書隱子三卷其言本於大雅氏欽天考二
十卷言章節紀元氣削之事至是盡毀所之不
敢出長至卒不敢以啓學著書為務矣先生所聞

亦為詩微近於晚唐然不專治以故多棄不收
子德翁亦以博學聞而埋於民所著有六朝史
通六十卷
藥子儀候官人陳祥道閩清人李琪連江人黃
邦俊永福人林希逸懋藻皆福清人皆紛綸其
學習於纂著者也故子儀著易玄神契絳毫集
祥道著禮書其弟暘著樂書琪著春秋王霸世
紀邦俊著真陽共吼集音訓古文纂韻譜強記
集希逸著老莊列三子口義考工記解懋藻著莊

子杜詩詳（前得陳藻字元潔府志云著有詩五卷 子杜詩刪是詩集學者稱樂軒先生）

陳思謙字退之龍溪人以該博教於漳泉之間著春秋三傳會同及列國類編朱文公以為善語其門人李唐咨妻以女也

蔡蒙吉字素臣閩縣人也其為學喜揚搉今古歷千載若指之掌性剛廉恥於干進隱居教授弟子從遠方至者門常滿郡守李欲為之授本州助教所著纏子三卷（前按蒙吉號貞白子著纏子三卷凡九十七篇）

論曰楊子雲言雕蟲之技壯夫不為觀鄭夾

漈所論撰及余嘉生域記括象志書隱先生欽天考六合其叢括之矣易大例易春秋周禮解禹貢考於聖經何其宏深也辯國語考異語解又何怡嘶也以是名關後世不亦宜乎又奚以繪章絺句為哉

楊徽之字仲猷浦城人周顯德中舉進士甲科是時登第者十六人世宗悉召十六人以次覆試之獨徽之與李昉何懷趙鄰幾稱上旨然天下初定未遑文學之事以故徽之久困無所進

世及宋興太宗雅聞其善詩遣召徽之取其詩徽之因奏數百篇復謝以詩曰十年流落今何幸叨遇君王問姓名上覽之大悅拜為庫部郎會詔李昉承輯先代典著類為文苑英華以徽之長於風雅分命編詩為百八十卷累遷史館修撰因言上曰陛下取士之道亦已至矣然擅文章者多超遷明經業者罕殊用且京師四方之會大學首善之地五經博士並闕其員非所以崇教化獎人才內門及外之道也上嘉納之

及真宗即位徽之日益親貴咸平中為徽之特置翰林侍讀學士以授之賜宴秘閣褒以詩焉徽之年八十卒有集二十卷

潘慎修字成德莆田人父承佑仕南唐李景為刑部尚書慎修風度醞藉博涉文史而尤習於三洞靈章開寶末從其煜弟從鎰入貢留居京師會曹彬帥師下江南授書幅至郎吏趣從鎰入賀慎修曰國且亡義當待罪何賀也即奉表請罪太祖嘉之遣中使慰諭焉及煜歸朝拜慎

脩太子召贊善大夫直秘閣太宗即位閣慎修
善奕召之入侍慎脩因作棊說以進謂棊之道
在乎恬默而取舍為急仁則能全義則能守禮
則能變智則能兼信則能克因舉十要以明其
義累遷翰林侍讀學士有集五卷
李虛已字公受建安人父寅仕南唐為諸司使
及李煜歸宋太祖授寅殿前承旨寅辭不拜後
登進士為衢州司理以母老棄官歸養虛已好
為詩以進士知遂州太宗察其治術頗賜以宸

翰曰今勤潔已奉法除奸虛已自以為父子亡
國之臣幸得以微勞見知於上為王母榮顯因
奏詩一章以述其意上覽之大悅賜虛已五品
服賜其王母錢五十緡而誤以緡為萬也遂即
賜之初寅以孝謹聞於江南子虛已子虛舟皆
孝而其家貧甚及有賜錢事江南志士聞之皆
曰殆天發悟人主而報其家行也虛已既喜為
詩與晏殊曾致堯相倡和致堯謂之曰子之詩
詞雖工而音韻猶啞虛已未悟所以後得沈休

存從閣書作南安人

文所謂前有浮聲後須切響遂精於格律有雅
正集十卷
余咸熙閩縣人性凝簡操履純潔當太宗時應
舉不利遂終身不出有文集十卷
鄭褒字成之惠安人太宗時以應進士舉至闕
下會有詔罷舉褒乃徒步揭所業謁王禹偁於
滁州禹偁視其文淵邃精切大說之留褒且亡
發褒不欲以遲歸憂其親也禹偁乃為褒泣而
賦詩市一馬送之咸平元年褒登進士第未受

命而卒禹偁哭之哀亦有集十卷張景稱其似
韓吏部蔡襄以為接武於歐陽詹
錢熙字大雅泉州人陳洪進嘉其才妻以其弟
之子署熙府職熙辭不受著楚鴈賦以謝之尋
復辟為巡官專掌牋奏及洪進歸朝熙以雍熙
初登甲科寇準與語奇之因言上得試中書遷
殿中丞賜緋魚是時牂牁蠻酋龍漢璿入貢熙
因著四夷來王賦以獻凡萬餘言帝大悅即以
熙本官直史館真宗即位遷右司諫熙為人任

氣自喜然好學精於筆札有集十卷

鄭文寶字伯王寧化人擧太平興國中進士爲殿中丞使於蜀均川峽商稅歸至渝涪閘夔州戍卒爲亂即乘舸順流而下一夕數百里至夔逐禽斬之還報上賜五品服官終工部侍郎文寶少從徐鉉學文尤長於詩有集三十卷南唐近事二卷江表志三卷

黄鑑字仲卿浦城人當太宗時鑑擧進士郡人楊億善其文辭召置門下由是鑑遂以文辭聞

於上一日有詔台館詞大臣後苑賞花是時鑑爲國史院編修官卑不當入上以鑑善文詞故特召之時人以爲寵鑑有談苑十卷

黄亢字清臣浦城人年十五自負其文念莫可致爲延譽者乃以文謁翰林學士章得象得象異以爲奇亢名遂因以起諸公皆聞之其後亢聞處士林逋負重名於錢塘乃游錢塘與逋友善是時杭州太守奏以西湖爲放生池亢作詩數百言錢塘士大夫爭傳之也亢爲人侏儒不飾小節對人訐率如不能言然嗜學强記爲文奇偉既卒鄉人編其文號東溪集

黄宗旦字叔才晋江人父數當太宗初立獻皇帝受命賦於蘇易簡易簡奇之以是得召試崇政殿入仕宗旦未冠以詩名於郡中既長謁丞相王禹偁諸名公而質其所爲文諸公咸稱之以爲閩中文士也於是宗旦以文名於京師咸平元年與邑人李慶孫同擧甲科時人語曰國家才子黄宗旦天下文章李慶孫宗旦晚直史

館有集十卷

陳絳莆田人登咸平二年進士再試賢良第一有文集十二卷子動之亦登第以文名

王言徽晋江人真宗時以進士守汾陰郡有瑯琊集

郭咸者晋江人也幼耆學通經藝善於屬文尤精法律及草書篆隸年十九登進士有拙庵文集四卷詩一卷

林陶閩縣人景德中擧詞科著元統二十卷文

旨精切有文四卷恨不傳

陳襄字述古候官人襄少時游鄉校與陳烈周希孟鄭穆為友務於性理之學鄉人稱之曰四先生而襄居古靈山中曰古靈先生也襄登慶曆進士累遷判尚書直學士院襄居郡縣先興學校以施教導民然後求其利病而損益之立朝剛直諫無所阿避有文集行於世烈希孟自有傳鄭穆者亦候官人居家教授弟子以千數元祐初為國子祭酒請老出都門舉朝公卿大夫及太學生送者數十人比之二疏焉

周希孟字君闢候官人希孟通五經而以易教於閩中弟子七百餘人前後郡守多造廬師尊之希孟南向坐授業亡所詘部使者相繼薦之天子於是天子詔賜希孟粟帛授將仕郎試國子監助教希孟力辭不就卒弟子立祠祀之有文集行於世

陳烈字季慈候官人少以鄉薦詣闕下不中第罷歸聚徒數百人教於閩中而不肯仕宦仙游

蔡襄以直史館守福州稍以威嚴為聲襄數往請烈烈自匿不肯見泛舟以去而縣書於江畔曰溪山龍虎盤溪水鼓角喧中宵鄉夢破六月夜衾寒風雨生殘樹蛟螭喜怒瀾般勤祝舟子移棹過前灘襄見其詩曰此季慈也謹受令矣請除苛解燒卒追謝之引烈坐上坐請德而訂業焉他日具酒觴烈酒酣出女樂以佐驩酒史烈起如廁即踰垣而遁襄嘗以元夕出記市令令市中家燃七燈烈乃作大燈丈餘而縣書曰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向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襄見其詩曰謹受令矣請罷燈戲仁宗時卿大夫郡守交薦烈賢詔起烈為本州教授會歐陽修又言之詔台烈為國子直講皆不拜元祐初部使者又言之制詔部使者烈自先帝使使台之累辭不起共賜烈以宣德郎致仕從其尚焉明年復以烈為本州教授烈不得已就職竟不受其廩奉烈為人介僻自喜篤於孝友遇童僕雖無

居不敢不泗如也鄉里間遺一無所受家粗有
餘則推以周貧者無長物焉
從唐臣者閩人也與蘇子容呂晉叔同研席相
善此兩人既登第唐臣遂不復應舉不知所之
及兩人同入三館乘馬循汴忽見唐臣艤舟汴
岸亟就謁之問所從來唐臣曰始吾都收江湖
以自給既得百千遂以其半買此舟雖泛梗飄
蓬差愈應舉覓官時吾兩人因邀與歸不可但
扣其官居坊曲所在明日兩人自局中還各覿

唐臣留刺再訪舟次則已行矣歸覿刺字末有
細書云集仙仙客問生涯買得漁舟渡歲華案
有黃庭尊有酒少風波處便爲家其後蹤迹遂
絶
王回字深甫侯官人少好讀書善於文敦行孝
友造次必稽之古人而不宿譽嘉祐二年登進
士爲衛眞簿病免居於潁川治平中用爲忠武
軍節度推官命下而卒友人常秩輯回文數卷
奏之天子天子善之詔補回子汾郊社齋郎回
嘗稱曰所貴於友者爲相振以義亡令納於邪
也不然者爲而交乃作告友文欲以闡其過其
論甚粹世多傳之二弟向同同字容季亦有文
名善序事
向字子直爲文亦長於序事嘗有以過後悔之
乃作公默先生傳託公議先生與弟子任意相
問答其末云先生之行已視世人所不逮何等
也曾未得施爲世而訟詞蜂起幾不得與妄庸
人伍者良以口禍也先生能不好議而好然是

非不及口而心存焉何疾於不容此策之最下
者也先生能用之乎公議先生喟然嘆曰吁吾
用爾下策也任意乃大咲顧其徒曰宜吾先生
之病於世也請去公議爲公默先生
蔡襄字君謨仙游農家子也天聖八年舉進士
爲開封府第一景祐三年襄爲館閣校勘當此
時范仲淹以言事忤丞相呂夷簡落職知饒州
集賢校理余靖論上曰陛下自親政以來屢逐
言事者恐鉗天下之口於是落職知筠州酒稅

館閣校理尹洙請與仲淹同貶斥監處州酒稅司諫高若訥知上責希承相遂莫敢言校理歐陽脩移書責之若訥怒上其書脩貶夷陵令於是襄乃作四賢一不肖詩詩成都下爭傳寫之鬻者若手脫幾脫會契丹使者至亦購數十本以歸於是襄之名聞於夷狄襄數好切諫不肯從諛所意以阿世取容久之求知福州以便養親襄之知福州也以經術傳授學者常數百人師尊處士陳烈平交諒襄鄭穆福州大治襄為

文章清遒粹美而詩亦然有生意尤工於書畫頗自惜不妄與人故其殘箋斷簡人悉珍藏之而仁宗最為賞愛嘗御製元舅隴西王碑文詔襄書之其後命學士撰溫成皇后碑文又詔襄書襄則辭不肯書曰此待詔職也官終端明殿學士禮部侍郎卒謚忠惠所著詩文三十六卷軼不傳性荔枝譜貢茶錄行於世

柳永字耆卿一名三變崇安人以景祐中舉進士累官屯田員外郎永工於詞尤擅樂府仁宗時人有言其賢者仁宗曰永文士耳而資少難以仕宦遂不用永以此困不得意乃益著書永有兄三復三接皆工文號曰柳氏三絕

謝伯景字景山晉江人其母儒家女也好讀書通經以故伯景與女弟希孟皆善詩文伯景以詩與歐陽脩相善脩稱之曰謝景山佳句無媿唐人而女弟亦隱然深厚蓋有古淑女之風焉伯景天聖二年進士為許州法曹

王伯起者福清人高士仁績唐末隱君子也王

審知為節度使遣使以聘數反不起審知乃欲要劫之仁績遂逃於深山終身不出伯起博通墳素學為古文辭以閩絕郡莫足學者乃入汴京受經於王安石學文於曾鞏二公稱之不絕口伯起以此名聲籍甚於是樞密使曾孝寬乃言上授伯起國子監簿伯起力辭不就遂歸閩隱居學者稱為西室先生也

熊知至建陽人博學工詩天聖中五舉不第遂隱於鰲峯有鰲峯隱人集三卷皆祖晚唐

張伯玉建安人嘉祐初以進士擧書判拔萃科為御史出知太平州是時曾鞏為司户鞏素以文名天下莫能當伯玉請鞏作六經閣記鞏數呈稾終不稱乃自為之其首語曰六經閣者諸子百家皆在焉不書尊經也鞏遂嘆服以為不如伯玉有蓬萊詩二卷

吳育字春卿建安人少奇頴博學擧進士試禮部第一中甲科寶元初育為右正言當此之時趙元昊自立為帝羣臣議欲擊之育曰今中國空虛民大困貧苦兵久元昊竊乘黃屋左纛稱制已定勢必不能自削且非有備不敢擧事不如引國初江南故事稍易其名可順撫而收之也帝不聽遂擊之久之無功卒如育議封元昊夏國主育之策事中機宜皆此類慶曆五年拜樞密副使參知政事奏定太常新禮慶曆祀儀育嘗與宰相賈昌朝論議爭上前育不能屈乃請曰臣所辯者職也顧力不勝願罷臣職未幾出知許州拜以資政殿學士尚書左丞知河南府卒謚正肅有文集五十卷

石亘謝履皆泉州人同登嘉祐中進士亘有文集十卷履有奧峰詩集

羅畸字疇老沙縣人熙寧九年進士調福州司理參作使者歸紹聖初設詞科畸首中選為太常博士上知畸秀才命作眞獻樂歌二十餘章崇寧中辟雍成有詔命詞臣賦詩頌撰畸頌為第一進官一等以右文殿修撰出知處州所著有文編百餘卷道山集三十卷秘閣錄四十卷蓬山志五卷洞霄錄一卷

鄭獬字仲古沙縣人熙寧六年進士有七峯集十卷

上官均字彥衡邵武人熙寧三年對策大廷知制誥李大臨直史館蘇軾擢均策為第一策奏王安石惡其語有害新法遂居第二均好切諫其言愷悌不以權貴避回以故累居臺諫輒斥外不得久居中任職然上亦以此賢之輒斥輒起徽宗初以龍圖閣待制知永興軍既而以元

祐寅廢居淮南二十年有廣陵文集五十卷均爲文尚古晚年詩益閑放比於陶謝

廖正一字明略將樂人以元豐二年進士召試館職第奏蘇軾讀之擊節嘆賞也蔡絛稱之曰江淮之學造微琬琰之文絶世云云一所著有白雲集八卷

黄裳字叔茂建陽人宗王安石之學首舉文而長於吟咏傳世者有北茶十詠次茶詠十卷覽別茶品勒爲精當

劉煥字孟潛侯官人元居北溪日挎是竿釣溪上與至明賦詩歌吟以喜而不以示人元祐中郡守許懋聞之於東焕驚曰守何以知我我豈不能韜其光乎山雲溪鳥將移文誚我矣遂先期亡去竟不就徵子達夫亦能詩隱於北山熙十年崇寧中詔舉遺逸爲溫州教授人有薦達夫賢可侍從殿廷上乃召入見既之將用爲六曹達夫之仕本以代耕六曹尊貴非其本志遂自劾免役爲越州教授

劉彝字執中懷安人彝受業於胡瑗瑗稱其善治水也彝舉進士爲朐山令朐山人輯彝所以治朐山者爲書號曰治範彝爲制置三司官屬以直諫黜爲都水丞以治水勤爲處州守以施教化黜服後爲桂州守以禁交阯互市貿亂也又不救邕州之圍免爲庶人而名敗矣元佑初天子思彝治水功復以都水丞召彝道卒彝所著有七經中義一百七十卷明善集居陽集各三十卷

陳瓘字瑩中沙縣人元豐二年進士哲宗時楊畏倡爲紹述之説於是人上乃召用熙豐諸臣盡復王安石新法是時瓘爲校書郎詆之力執政者大恨瓘出瓘通判滄州徽宗初立召爲左司諫瓘既惡蔡京兄弟奸邪遂暴其情惡於上京等大恨未中也後二年陷瓘黨事竄於袁州既而徙廉州郴州台州先是王安石作日録歸過於神宗史官因之瓘乃著遵堯集二卷以明其誣門下侍郎何執中聞而恨焉乃使其黨石械

知台州使捕案璀快其意械至台逮璀窮竟之
璀對無所屈終不能害璀卒靖康初贈右諫議
大夫謚忠肅所著有了齋集凡子正欲有避齋
閒覽正式與宗皆善詩有名
廖天覺字仲先順昌人以紹聖四年進士歷朝
請大夫有鳳山集十卷[illegible]
何去非字正通浦城人元豐中對策論用兵之
要擢為與等除武學教諭使校兵法七書神宗
說之遷為博士蘇軾見其文大驚曰此今之班

馬也及哲宗立軾為翰林學士遂進言去非哲
宗詔加去非承奉郎久之以廬州通判卒有文
集二十卷備論四卷司馬講義三卷三略講義
三卷始去非少時與邑人葉常姚易供學詩相
愛而去非獨喜兵法先卒上見歲乃亦登進士
有集十卷紹聖中常登進士有集五十卷
吳駿浦城人有詩解二十卷文集十卷
楊端字公濟建安人舉進士而以詩聞當世歐
陽脩贈之詩曰卧讀楊端一千首乞渠秋月與
春光元祐中通判杭州與蘇軾為詩相和端有
集二十卷
曹輔字載德沙縣人元符三年進士為秘書省
正字是時上多微行輔以上疏切諫編管郴州
靖康初召還歷簽書樞密院事前後論疏凡百
餘章卒於官贈太師福國公謚忠達所著有稹鳴
集十卷子綸為度支郎有約庵詩集
章望之字表民浦城人也以世父得象任為郎
居一年所上書萬餘言便皆不報遂移病歸

游江淮間為客甚困久之勸之仕不應也乃北涉
齊趙南汎湖湘西至汴隴東極吳會蕩然肆志
無所絀於人望之之學常喜持論宗孟軻之言
性善而排荀卿楊雄韓愈李翱之說著救性七
篇歐陽脩論魏梁為正統望之非之著明統三
篇江南人李覯謂仁義智信樂刑政皆出於禮
望之訂其說著禮論一篇又有歌詩雜文數百
篇集為三十卷歐陽脩韓絳吳奎劉敞之屬以
為望之長者宜任職事盡薦之詔除望之建康

累節度判官不赴又除知烏程縣勉令受命望
之遂同辭也乃以光祿寺丞致仕
王獻臣字賓賢惠安人有詩數卷稱卧龍翁集
陳執中比之杜陵郡丞葉庭珪謂其無以異於
唐人也
謝大龍者惠安人嘗著野議十篇獻之趙鼎鼎
以國士遇之也所著有菱溪集
徐人正字得之歐寧人正嘗過嚴子陵釣魚
臺題詩曰光武初從戰同故人長短尚論材

中宵若起唐虞興未[illegible]先生戀釣臺蘊賦見之
遂從大正游弟交之[illegible]正築室北山下名曰開
軒秦觀為之記軾[illegible]賦詩世呼大正為北山學
士宣貽馬
江滋字益之一字德脩崇安人以進士知長汀
縣是時蘇轍退居潁上戢景不肯見客頗獨戒
閽者內滋謁與通甚驩滋有潁川集
林迪字吉夫莆田人登紹聖元年進士差知龍
溪縣丞丞相蔡京林出也使人通意於迪迪義

不知京遂托以非同族固拒之建炎中舉遺才
迪列於文學所著詩文百餘卷
練定浦城人紹聖初進士有青丘集二十卷
李規松溪人何述浦城人皆元豐進士規有文
集十卷述有事類領要十卷盧江集十卷
廖峴字次山順昌人元符間受業太學適崗山
蘇軾卒太學諸生共會祭軾推能為祭文者亡
如峴峴為祭文成視諸生諸生無不人人稱善
得當東坡也峴以崇寧中上書言時政罷歸鄉
有雲溪集十卷

楊暎字元暉浦城人崇寧中擢進士第調主鐘
離簿當兀之時有甘露降於中臺暎乃為頌以
獻上善之乃改暎郴州司錄及還朝復獻所著
詩文二十卷上益奇其才以朝奉大夫知蘄
州卒有文集三十卷
周圓字適可浦城人崇寧中釋褐累官辟雍司
業有壁水集十五卷
吳激甌寧人米芾之婿也激工詩而書法俊逸

以侍制知深州有東山集十卷

鄭春卿字榮伯長汀人崇寧間有詔舉遺逸汀州太守陳粹曰亡如榮伯矣其為人方剛有令圖可以事天子春卿聞之乃告粹曰臣有內病不任僥旅不可以見帝有如微臣下逃之海上矣於是粹乃已久之後有詔舉善八行者太守章清遂以春卿聞郡中士終無以易榮伯也春卿固以疾辭終不就、卿居於南山二太守數從車騎親數侍之語、不當不移日春卿有詩六三卷年九十六卒

張多字正仲浦城人、大觀進士紹興初知海陽縣多工駢儷之學有嬰溪集二十卷松窓摭遺十二卷

翁挺字仕挺崇安人政和中以季父彥國恩為宜章尉挺雅有駿聲人多言其賢上乃召挺赴闕挺見上說以朝廷所急上與語輒移晷然蔡京怒其不附己逐之挺遂歸鄉里不復出有詩文二十卷李綱稱其文雄深雅健淵源浩博詩則凌厲奮發絶去筆墨畦徑（府按尚友錄[illegible]崇安人又按挺乃彥約之子原本誤列於彥約之前）

翁彥約字行簡崇安人少以應詔上格言二十篇無所遇政和中登進士第知高郵軍有文集十卷

張當字柔直懷安人政和間舉進士為小官卜官奉稍薄釜常生塵而當賦詩不廢然每聞令下有不便者輒扼腕咆勃或伏而悲嘆者累日宣和元年丞相蔡京、名延當傅其子孫人或謂當必如往當指其、子謂之曰子試岐吾掌其人曰掌奈何岐之當曰固也又惡得而岐吾壯者耶於是遂往往則、獎衣冠𢡟然南面坐弟子再拜受業當首、之不為禮京子孫素尊重貴亢者也固不快當人好謂之曰而曹嘗學走手諸生曰何謂也當曰自尊公為、而、宗社金人旦莫至矣至則而家為禍始飛步善走庶免於難走猶不足而又可以媚行乎於是諸生聽者皆愕眙以去以當為病狂京聞之默然曰此非若所知也乃流當閩計將安出當因勸以

亟引天下長者進之以開導上心雖忠義之士分布內外以嘔拊其人民京曰善乃入朝言於天子召龜山先生楊時為秘書郎而京父子市權如故嘗度京終無可奈何遂自隱不復見京後七年金人逼汴都京竟竄死家夜知嘗言建炎間嘗知南劍州進秘閣修撰卒南劍州民立祠祀嘗也

李綱字伯紀邵武人宣和二年進士為太常少卿當徽宗之末年金人斡離不破郭藥師之軍

於白河遂盡取燕山州縣上大恐計且東幸乃以皇太子為開封牧綱因吳敏請上曰建牧之議豈非欲委太子以留守之任乎然敵勢猖獗豪傑解體願假太子位號以收將士之心祖宗疆土以死守之上以為然遂傳位太子是為欽宗欽宗以綱為兵部侍郎明年斡離不既濟河天子將奔襄鄧綱曰太上皇帝挈宗社以授陛下奈何委而去之且天下之固孰愈於都城者舍此何之也陛下不以臣孱懦而使之治兵臣不敢辭死矣上乃以李綱為尚書右丞兼親征行營使綱遂繕飭備利數日而畢及斡離不至汴聞城中有備欲罷去宋人不知也李邦彥乃議割地為媾綱欲擊之帝恐甚卒聽邦彥議於是斡離不遂輕宋無去志是夜攻宣澤門綱皮之斬百餘級既而復敗之於景陽門然帝終恐卒罷李綱以謝金人高宗即位首召綱為相是時國新流亡汪伯彥黃潛善勸帝幸揚州綱言上曰天下精兵健馬皆在西北一旦委中原而

棄之豈非金人乘間以擾內地盜賊亦將蜂起為亂跨州連邑陛下雖欲還闕不可得矣況欲治兵勝敵以還二聖哉夫南陽光武之所興有高山峻嶺可以控扼有寬城平野可以屯兵西鄰關陝可以召將士東達江淮可以運穀粟南通荊湖巴蜀可以取貨財北距王都可以遣救援暫議駐蹕乃還汴都策無出於此者今乘舟順流而適東南固甚安便第恐一失中原則東南不能必其無事雖欲退保一隅不可得也上

曰善然雖許之討未決於是伯彥等日夜讃綱
害其議上信之綱乃求去綱去上卒由此棄河
郡縣相繼淪沒矣綱卒累贈太師謚忠定有易
傳內篇十卷外篇十二卷詩文百餘卷有奏議
江常字少明惠安人登崇寧末進士累遷中書
舍人給事中出知福州所著有外制十卷文集
二十卷
鄧肅字志宏沙縣人少美風儀吞適競可懷李
綱長者行忘其年與之交倡和為詩肅為人以

純孝稱居喪有芝產於廬也既壯游於太學其
所與游皆賢豪天下介名之士當是之時天下
之苦於朱勔以花石媚徽宗也莫不掩噎畏亂
不聊其生肅既憂之自度不能以口舌爭也乃
作詩十一章獻之以致其區區之意與其上之
見悟而用事者盡害之乃放肅歸田里及欽宗
即位思肅言召補承務郎靖康二年金人陷汴
京立張邦昌為楚帝肅義不屈亡走行在天為
右正言會上罷李綱肅奏曰陛下命語臣李綱

真以身狗國者今日罷之而責辭甚嚴此臣所
不解也執政怒其言復罷肅歸田里有栟櫚集
儲惇叔字彥倫晉江人登崇寧末進士為龍溪
丞常德介通判賀州皆以廉稱所著詩文號曰
王泉集
王顯世字子亦南安人以父任為興化錄參有
容安詩集十卷
陳權字巽行晉江人所著有道德經註漢唐君
臣編類其詩曰潁陽集權自稱朝陽居士也

楊景申安溪人有詩文號鳳山集
吳致堯字恪文一字近任順昌人也登政和二
年進士除為安化令以忤當路免歸因屏居衡
麓自次其文號曰歸愚集致堯工於詩嘗作調
文十章都下爭傳之遂達於禁中
卯景之古田人季父清元祐間為太學生築室
於先塋之側聚書千餘卷猶拜其間以故景之
與清子整得徧讀之景之舉進士所著有玉坡
集整教弟子常百餘人

東越文苑卷之六　終

東越文苑　卷六　三十七

東越文苑卷之七

候官陳鳴鶴汝翔輯撰

趙世顯仁甫訂正

宋東越文苑列傳第五

李彌遜字似之唐室之苗裔也世居陳留八世祖澄為永嘉令遷於連江遂為閩人王父餘慶知常州卒於官因居吳縣復為吳人彌遜登大觀三年進士累官起居郎以上封事切諫貶知廬山縣宣和末彌遜知冀州會兀朮入河朔彌遜乃選勁士邀其游騎斬之大破賊金人甚衆其後兀朮北還不敢近冀邊界紹興八年復遷起居郎而論事鯁直如故稍遷試戶部侍郎當此時秦檜議欲行成於金尊之為帝彌遜力言其不便上命公卿列侯集議莫敢鄭獨彌遜爭之丞相檜畏其口力未有以傷也乃私謂之曰君毋然異議當以政府相浼彌遜正辭拒之國且不保政府奚居明日復上疏其言愈切然終無可奈何彌遜既絀遂自免上不許明年乃

許以徽猷閣學士知漳州尋歸連江隱於西山卒謚忠肅有奏議三卷外制二卷議古三卷詩十卷

鄭昌齡寧德人字夢錫宣和進士家居嘗忝檜柄用將擢雅聞昌齡才名欲要以美官致之門下令其客以書諭意昌齡謝以詩曰先生傲睨醉官旁不覺滂沱入醉鄉來書怨見醉中語代我大咲識荒唐檜得詩怒欲殺之以大常簿名昌齡昌齡不赴後調本路撫宜文字[illegible]議郎

竟未嘗以跡於檜之門

黃祖舜字繼道福清人舉宣和進士紹興間累官樞刑部侍郎祖舜學通諸經立朝侃侃所著有有歷代史議及文集十五卷

高登字彥先漳浦人宣和間受業太學補博士弟子登性踔踔不偶於齊輩顧獨喜同舍生陳東林邈之為人深相愛也此三人者數好上書排擊大臣語具宋史陳東傳靖康元年金人逼汴城躲年馳同六館諸生無不人人哭書謀欲道身逃命登正色立館下責之曰誰令公來學下居誦法聖賢仰天子奉賜今虜至公等皆去誰與天子守社稷者乃請以死隨駕不敢有貳紹興初登為富川主簿為主簿三年當代去富川民無老壯皆為垂涕詣太守乞高主簿七代不得乃相率餽百金不告姓名白於太守曰高主簿貧無以養願因太守進百金用為靡擨之費太守言之登登辭謝不知所歸乃置於學官為市經史以教邑中子弟丞相秦檜不說之也

以危法下登編管容州使者於省符示之登讀畢即上馬就道使者曰即少入與家人訣何傷登曰君命不可稽也竟去不顧至容州授徒以資朝夕每得家人音息毫不為蔕芥惟聞朝廷懸令有不便者小則顰蹙大則慟哭隨之及臨命所言皆天下大計所著有東溪集二

鄧祚字成材沙縣人建炎二年進士為建昌軍簽判會金虜破洪州傳檄建昌建昌守顫恐議以城降祚毅然斥之曰虜至當殺之不則有死

耳何言降乎守大怒欲執祚以畀虜祚終不屈遂棄官歸所著有焦桐集是時順昌余良弼與祚同年舉者也有龍山集

詹慥字應之崇安人家無儋粟之儲未嘗以纖芥受於人其為文操筆立就若宿構然有文集二十卷

楊公度者浦城人父訓少時與蔡京俱事王安石受學及京當路欲見之使余深謂訓訓曰吾幸好學日立今老矣既無意於榮除異日有人可與諸公為嶺嶠之行哉公度善為文政和中與秦檜弟梓同登第梓嘗稱公度於檜已乃告公度曰子見吾兄可以通子之願公度曰昔吾先人不見蔡丞相以不能僕僕於嶺嶠耳吾顧能之乎卒謝不見檜屢官福建提舉常平司主管所著玉斧集二十卷

李安期邵武人也好持高節游於江湖聞岳飛死立泚如臨安作表忠詩百二十首弔之已而游蜀以詩謁茶馬使王涯涯奇其才將以賢良

舉之有期矣會與安期爭道安期批杼怒曰公平章天下亦可如此反覆乎遂拂衣去涯乃媿謝同郡安期安期竟去終身不見有蒙谷詩集行於世

陳知柔字體仁永春人以紹興二十年與秦檜子熺同舉進士諸與熺同舉進士者莫不走檜取寵知柔獨介引以故齟齬不得志遂不肯仕宦好山遊於山水間知柔貧甚寓居僧房四壁蕭然然諸生從之戶屨常滿而知柔孟豪置酒賦詩意豁如也所著詩話五卷易學并圖二卷詩聲譜二卷詩騷古賦千有餘篇（按陳知柔自號休齋紹興十二年進士官至[illegible]）

陳元老福安人有城山集

徐翊字元徽浦城人登紹興中進士有東野居士集四十卷

吳岡字雅山晉江人初與貢籍不得第取所業焚之曰是不足學於是益發經籍抽繹之紹興中乃第教授邵峽二州有詩集六卷

陳俊卿字應求莆田人登紹興進士乾道四年

拜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少師魏國公致仕其卒也朱熹枉千里哭之狀其行以傳其為人可槩矣俊卿有文集二十卷

黄公度字師憲莆田人紹興八年舉省元賜進士第一公度工詩而祖杜甫詩並雜文凡十二卷號知稼集

林外字豈塵晋江人以紹興末舉進士為興化令外少時受業上庠嘗獨游於西湖從垂虹亭酤飲終日不醉題詩壁間曰藥爐丹竈舊生涯

白雲深處是吾家江城戀酒[illegible]卻去老却碧桃無限花外之游角巾鶴氅丰姿都雅及題詩諸游者見之以為神仙明日遂喧傳於都下外有詩集曰嬾窠類稿

高曇字子雲林湜字正甫皆長溪人紹興末同舉進士曇有詩文二十卷湜有梁隱集是時同安薛舜俞亦紹興進士有文集三百卷

吳擗龍溪人也其友陳知柔稱之曰擗也有古貌古心焉使其著書何必復壤揚子雲而擗有

省齋集

陳讜仙游人父豊以詞賦為福建漕薦第一尋中博學宏詞科為國子博士讜少禪家學而書法道勁凡於蔡君謨讜年十二為山寇所執露刃脅之讜顏色自如不失其度既而寇驅以前行至峻崖讜乘間自投崖下因脫而逸弱冠入太學會當以父任為郎讜讓不受以隆興元年登進士為集英殿修撰判清源郡侯

蔣雝字元肅仙游人雝年少時與兄蕃宋藻論

經傳書疏藻不能窮號雝為[illegible]夫子雝以詞賦為登進士第拜永州守王十朋見其文大異之遂引與為友雝因作夢仙賦以獻十朋比之長鄉大人李白大鵬也

彭止字應期崇安詩人也嘗謁辛棄疾值其晝寢止題詩於齋而去棄疾覺而追之延留累月止詩清麗典雅有刻鵠集行於世

黄治字德潤侯官人事光宗知樞密院事治質直端重有大臣體立朝多所論列然亦嘗播人

隱居以累其終身有文集八十五卷
鄭昭先字景紹閩縣人以淳熙進士歷知樞密院事進右丞相辭不拜昭先輔政沉重鎮靜愛護人才卒諡文靖有日湖遺藁五十卷
林亦之字學可福清人林光朝之高第也有論考工記莊子解十半皆門人所述惟玉融志數卷詩數卷則其手筆學者稱為網山先生私諡文介景定間詔贈迪功郎[illegible]
莊夏字子禮永春人弱冠以[illegible]禮著名郡博士

張叔椿覩夏文大奇之不獨[illegible]遂也因令夏受業上庠夏遂登淳熙八年進士知興國縣慶元六年大旱有詔求直言夏上封事曰君者陽也臣者君之陰也今威福下移此陰勝也積陰之極陽氣散亂而不收其弊為火災為旱蝗疏奏台為太常博士數論諫皆當世之急歷封永春縣開國男有遺文三十卷國史大事記十帙典故五帙
方東白莆田人當孝宗時與從弟東作隱於布衣東白居草堂以教憲臣聞其孝廉[illegible]上台之不起東白有草堂集郡守趙彥礪辟之編莆陽志數卷
袁樞字仲機建安人也當孝宗時以詞賦試禮部擢為第一上乃拜樞為太學錄是時知閤門張說以吳皇后妹聟拜簽書樞密院事樞乃言於上曰異哉陛下之以政聽說也而何以慰士大夫之心哉獨不念示天下私乎上默然而色不怡樞退詣宰相虞允文曰[illegible]不[illegible]等

伍耶而與近習當軸也臣請[illegible]此去矣因出為嚴州教授既不得意乃著書因司馬光通鑑區別其事而貫通之號通鑑紀事居有頃參知政事龔茂良奏於上上讀而善之乃以宗正簿名樞登對樞即因史書歷陳往事自漢武而下至唐文宗偏聽奸佞致於禍亂上曰善遷太府丞兼國史院編修於是章惇家樞鄉人也請得緣飾惇傳樞曰鄉人私情也國史公議也吾奈何以私害公卒不聽其後累擢右文殿修撰天下

稱仲機不斷筆也所著有童子問

陳居仁字安行莆田人家於明州父曰胥與秦檜有雅素居仁以父任為郎後乃舉進士秦檜為丞相以居仁通家子欲見之收齒門下居仁戢身避之不與通以故居仁宦數抑厭不得志乾道六年樞密使虞允文方以議復陵寢得幸上允文聞居仁賢數使人白居仁居仁常謝不見也後以職事見允文於公署允文引與論兵居仁復謝不能退而貽書允文以為天下事

不素定者不可以輕試若大言以快耳何益於成事而徒以國試嘗也居仁以議不合不欲留內遷為徽州太守徽州大治為天下第一上聞台以為朝議大夫兼詳定勑令權中書舍人上嘗欲爵貴倖褻臣屬居仁草制居仁再封繳還之即刀鋸鼎臣頸臣終不敢奉詔居仁為人風度凝遠與人交底裏上露士以此多歸之所著詩文數卷

林彖字商卿莆田人外王父陳汝升於升者好藏書書數千卷至富彖少喪父從母別於汝升以故得盡讀其書無所不覽彖既長奉母歸其家身自供養不肯婚娶其昆弟咸謂彖胡不受室彖曰彖有二弟在尚先人母廢祀皆林氏後也即彖受室奚加焉彖母卒遂避家居於僧寺隆興元年上初即位鋭意恢復閩監司帥臣咸言彖於上上台彖赴行在彖力以疾辭於是丞相陳康伯樞密黃祖舜詔下興化郡縣親詣彖趣遣之彖遂稱疾篤既而孝宗下詔徵彖彖

終不起乾道四年詔特賜進士出身添差興化軍教授卒

陳德豫字子順連江人淳熙中登進士乙科為大理卿有文稿三十卷

楊炳字若晦晋江人精於左氏登淳熙進士為中書舍人有西掖藁諫垣存稿

陳成父字汝玉寧德人父駿登進士受業於朱文公為弟子成父少習父學而有才名辛棄疾之持憲於閩也亦才成父乃以女予之成父安

敖

貧亦道不以婦家故少自潤棄疾益下之亦未
嘗敢以貧故過之敢失禮成父所著有律曆志
解和條軒辭熙齋集
留正字仲至泉州人紹興元年為左丞相當此
之時壽皇居重華宮帝以疾不數朝及年壽皇
病甚留正請帝侍疾爭之強帝怒拂衣起正引
裾泣諫隨至福寧殿門閤慟哭而出及壽皇崩
帝以疾不能執喪正上疏固請立嘉王為太子
執喪帝不聽復請對不報正乞出國門上表請

老不許報而行寧宗即位使□白正復以為湘
迎爵少傅正辭不拜曰陛下勉狥羣情以登大
寶事當從簡示天下以不得已非頒爵時也久
之為韓侂胄所間以少師判建康府卒贈太師
謚忠宣有詩文行於世
黃耆字景仁寧德人紹熙初武舉第四人開禧
初復登進士知德慶州文章政事皆有聲於時
所著詩文號胖軒集
敖陶孫字器之福清人當光宗時以□才游大

學太學諸生皆以陶孫能詩下筆立記無不推
高陶孫是時韓侂胄方貴幸用事深嫉朱熹趙
汝愚而譏之朱熹之罷也陶孫首贈以詩侂胄
固已含怒及慶元元年安置趙汝愚於永州汝
愚行至衡州暴卒敖陶孫又縣詩於都市曰左
手旋乾右轉坤云何羣小肆流言狼狐無地容
姬旦魚腹終天葬屈原一死固知公不免孤忠
賴有史長存九原若遇韓忠獻休說渠家末代
孫侂胄見之大怒購求陶孫亡命焉陶孫乃

變姓名亡命得免久之乃稍出登進士第為温
陵僉判
黃定字太之永福人乾道中舉進士第一有黃
狀元文集
顏械字叔堅永春人淳熙中以上舍□褐為温
州判官累遷中書舍人兼直學士院械訓詞雅
麗有大體僉人聞其名欽慕之稱顏舍人焉所
著詩文四十卷
鄭林福清人陳震晉江人皆淳熙進士林有盛

莆陽崧卿
應作崧卿

齋文集震有史編及詩文數十卷
黃銖字子厚崇安人少與朱熹俱事劉子翚熹自以能不及黃銖銖為文學司馬遷詩學屈宋曹劉而下及韋應物尤喜琴書隸法其古得魏晉以前筆意其於騷詞能以楚聲古韻為之既卒熹為序其文
柯夢得字東海莆田人嘉定中以特科入官夢得生平苦吟而喜孟東野之為詩所著有抱甕集十五卷（莆田縣志柯夢得著有選唐絕句行世）

徐鳳字子儀浦城人以進士[illegible]宗理宗時出入於翰苑數娓娓論事著十歲一卷內制十卷文集二十卷
詹師文字叔簡崇安人登慶元中進士有幔亭遺藁通典編要
方信孺字孚若莆田人也父崧分信孺財累千金信孺隨手散之賓客殆盡終無怨疑之志而故士竹往歸信孺信孺皆舍業厚遇之客奉或不給即假貸旁近縣賢豪舍養之開禧三年以父任為國信所參謀官使金至濠州元帥紇石烈子仁閉信孺獄中露刃環守之絕其薪水要以五事稱臣一割地二還俘獲三罪首謀四增歲幣五信孺曰反俘歸幣可也縛送首謀自古無之稱藩割地則非臣子所宜言矣子仁怒曰若乃不望生還耶信孺曰吾將命出國時已置生死於度外矣子仁不能屈至汴見左丞相完顏宗浩宗浩陳兵劫之終不能屈歸而反命於韓侂胄侂胄問以五事云何信孺曰欲得太

師頭耳侂胄大怒奪信孺三秩臨江軍居住其年侂胄伏誅明年王柟還自汴具言信孺功狀乃詔信孺得自便累遷真州太守免歸居於巖竇日共具設酒食與賓客燕飲賦詩相娛樂竟病酒卒有詩二十卷
留元剛字茂潛晉江人開禧三年試博學宏詞科累遷直學士院出知溫州元剛早負盛名而久宦不遂其志乃歸築園於北山居之號雲麓有雲麓集其文多奇峭

陳洽字澤南同安人登慶元開進士[illegible]判廣州
真德秀為洽文章根乎義理政事出於慈祥未
台卒有文集數十卷
林仲虎字景瞻寧德人仲虎善屬文賦詩而用
武類慶元中應武舉廷試第二嘉定初檢詳林
楠使於金辟仲虎與偕金主聞仲虎賢乃使人
私邀仲虎終不能致既至金人設宴於廷引宋
使者是時適值宣仁后忌日仲虎堅持不肯拜
宴虜不能奪仲虎[illegible]致命而[illegible]人知其不墜

也乃上疏其略曰[illegible]因循者[illegible]私慈[illegible]
者病於寡謀為今之計當重發而必成不可輕
出而茍且跳入執政者惡之出仲虎守淳光仲
虎有林景瞻詩集
劉用行字聖與南安人嘉定進士其詩文典麗
為工有北山漫遊集十卷雜藁二十卷
李仲光字景溫泉長吉字叔巽俱崇安人仲光
開熙中進士有肯堂集長吉嘉定中進士有雞
肋集

黄學行字上文惠安人登嘉定戊辰進士所著
有史說有坦齋類集
劉克莊字潛夫莆田人父彌正寧宗時為戶部
侍郎克莊以父任補宣教郎理宗即位直學士
院真德秀言克莊於上克莊學貫古今文追騷
雅可用也上於是台克莊以為樞密院編修淳
祐六年特賜同進士出身領史職兼兩制以數
切諫數乍外官終工部尚書致仕加龍圖閣學
士卒謚文定所著有後村四[illegible]

潘牥字廷堅閩縣人少善為[illegible]長[illegible]所當
寧宗崩史彌遠矯詔廢故太子竑立理宗為天
子尋殺竑於湖州端平二年有詔策進士牥對
策曰陛下之立天實開之而乃歸陰德於匹夫
不亦誣乎且濟王陛下手足也生榮死哀乃不
得視於士庶人其如天下何策奏出牥為鎮南
軍節度推官淳祐初丞相游侶心善牥言召欲
用之而牥已卒有詩集數卷
翁甫字景山崇安人以進士歷官國[illegible]院編修

所著有蜀漢書浩堂類藁

翁合崇安人景定中為侍講有丹山集

方惟深字子通莆田人父龜年景祐中進士與撫緘齊名有經史解題四十五卷郡書新語十卷卒葬姑蘇惟深遂占著焉舉進士不第晩為興化軍助教王安石喜其詩精詣警絕元白陸皮有不及者惟深有秘校集

洪天錫字君疇晋江人寶慶二年進士為監察御史好直言骨鯁中貴人[illegible]敗綱

然亦以此不得一洲與掄議度宗即位小擢之不起最後召為刑部尚書詔守臣趣之既而進翰文閣直學士御札日至終不起所著有味言發墨陽巖文集

何仲莆田人大父德以戰功為鄉指揮使仲少喜吟詩德誚其不武仲乃習馳射擊刺之事然感事傷時輒復洩之於詩如故自關稽用兵仲應名從軍每都試畢輒陳詩自見陳宓視其詩喜之遇以為客見仲於劉克莊克莊亦喜大與仲交恨得仲晩仲子識亦能詩視仲一組麗精密陳韡自莆守淛為邊臣從宓求得識遂與同載而往

李丑父字良翁莆田人父宗之通判邵武軍以文名丑父為童子喜讀書解其義出語驚人既已娶婦悵獨居讀至於達旦善詩文溫潤清新也年四十始舉於鄉端平二年以進士除著作郎有亭山文集

李元白省名齊字仁人也雅不喜應舉詩而肆

力於詩宗之杜甫初王安石作集句體元白效之以集杜句為一編行於世又集大觀昇平詞進之天子天子以為奇授元白初品官元白遂歸故廬終身不仕

方醉道字溫叟莆田人嘗知南劍州以清儉自持有筆峰集五卷杜陵詩評十卷類集詩史三十卷子畢為潛江簿有詩集曰荊南叢錄

陳英字義叟長溪人其學無所不窺士大夫多受學焉其詩文有樂天集十卷

黄館長溪人其詩文有帚金集

張安脩字孟堅寧德人安脩嘗領漕舉以子文虎登第遂盼承務郎歸老有翠樾詩集

林文之字子彬福清人宋季文體纖弱文之獨用意追古作者有若存文集

余發林字希董古田人也以進士爲崇安尉博學有俊才爲文章操筆立就及卒門人編其文曰愛梅集

余韶字道夫龍溪人嘗舉八行[illegible]入官以詩文自娛有棲靜集

陳經字叔論龍溪人有德齋詩集

梁藻字仲華長汀人藻樂瀟散以父任當官不就也有詩一編曰梁處士集

歐陽凱建陽人有蕪旁集

許衎同安人有田舍墨記四十卷

李琉建寧縣人有李粹之詩集

林仲嘉有詩三卷許拱辰有藍溪集卓立有西溪文集八十卷陳寬有龍門集紀夢子黄銳有

龍山集黄淵有玉融志容安拾葉陳[illegible]中隱集鄭東起有自然機鏑集已上諸公皆福清人

林允中有草堂集古田人

嚴滄浪名羽字丹立一字儀卿邵武人也嘗著詩法一卷學者宗之因號滄浪詩法以羽嘗自稱滄浪逋客云羽少時隱莒溪及宋季避地江楚以故所著詩二卷失之正德間稍輯其存者僅百三十餘篇行於世

曾逢震字誠叟閩[illegible]人初讀書[illegible]誦隱居道山於書無不周[illegible]生業有無不問一所著詩文號曰月林酖鏡

童成大字元偉甌寧人也成大博極羣書而究之於性理嘗求之季知不可以復振遂隱居不仕所著有松壑集

趙必漣字仲連崇安人必漣少好讀書開慶間以父任當補官辭不受母落吾讀書也晚乃築室於黄柏里植梅數百株名曰梅花庄與弟若楓觴詠其中有倚梅吟藁

若檝字自木登咸淳末進士學晚唐之為詩宋
亡遂不事家人生產浪跡於泉石閒一往輒累
日夕焉有陶阮之風焉
李櫂莆田人嘗慕林逋陳摶之為人而念無以
顯其親非孝也乃繩之闕下舉咸淳中進士既
得報即上疏致仕求以己官贈其父母已拜疏
遂脫綠袍挂於錢塘門留詩而去其辭曰人言
學古思入官我謂學成而官難平生透出夢覺
關本來面目只寒以吾親不待老矣祿不如歸
去卧林間殿前三冰聲忠肝多謝皇恩天地寬
綠衫卸了白衣還所能過子陵灘前修亦有
逋與摶聖世待之供寬閒何物种放人厚顏山
鬼移文伐其奸此行無復出關山休音息影答
考槃今朝醲酒醉雲壇便向錢塘門挂冠櫂既
鮮舟因入會稽山中數年乃返復邀及于供隱
不知所之
方澄孫字蒙仲莆田人淳祐六年賜對大廷澄
孫策萬餘言皆天下大計遂擢甲科當此之時

賈似道欲自結於澄孫因薦其語妙天下澄孫
恥之即上書求外補乃出知邵武軍卒所著有
通鑑表微澗齋集和劉克莊梅花百咏
黃仲元字善甫莆田人登咸淳中進士而不肯
做官陸秀夫累薦名之皆不起宋亡變姓名為
淵天叟所著有經史辨疑四如大稿
黃淼字水心甌寧人淼通經史百家之說皆能
精詣景定間舉於鄉自宋亡遂隱天湖山終其
居以栢示意後凋之義每自號曰[illegible]栢齋也
所著有正一齋集
趙若者崇安人生於宋季未官而國亡若遂遯
於詩不事事丞相蒙古歹薦以為同安尹辭不
就高丞相入閩三使人聘之繼為一見勸之仕
不從有澗邊集二十卷
謝翱字皐羽福安謝鑰之子也鑰字君啓習於
春秋著春秋衍義十卷左氏辨證六卷翱為人
雅好山水所至即選勝周覽吟詩徹於晝夜當
其執筆時瞑目遐思身與天地俱忘也咸淳初

試進士不第作宋祖鐃吹曲大常樂工肆習之於是亦相文天祥聞其名辟為參軍及宋亡天祥死之翺携酒登子陵釣臺設天祥主於庭隅再拜伏哭慟哭者三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其辭曰魂來何極魂去兮江水黑化為朱鳥兮其咮焉食天下既亂翺家散亡無種翺乃脫身游延平漳泉閩皆亡所遇既而復游臨安過故宮不勝悽楚作詩以章其一章曰複道垂楊草復交武陵無樹出凌霄野猿引子移來社稷

壇花間翡翠巢其一章曰陽江風雨動諸陵無主園池草自春閒說水中誰最泣女冠猶有舊宮人其三章曰禾黍何人為守閽落花臺殿黯銷魂朝元閣下歸來燕不是前頭鸚鵡言其四章曰紫宸樓閣□流霞今日淒涼佛子家寒照下山花霧散萬年枝上掛袈裟翺吟罷伏地哭極哀聞者皆哭居有頃去游姑蘇登夫差臺慟哭終日反游勾越探禹穴又北向哭終日遂定居於桐廬審以秋莫載薪炭至杭州易米為食稍裕即罷不復載翺之居桐廬也東南諸公之為詩者多受於翺及翺卒無子友人方鳳弟子吳思齊方幼學瘞之子陵臺南魂魄不愧於子陵也其後弟子吳貴賢四月東精舍奉嘗焉祠曰晞髮處士處士有集百餘卷皆散逸獨晞髮集五卷行於世

論曰余從林方伯懋和家偏讀其藏書書充棟而宋書居三之一以故得備論大都宋人陋左國左國之一至宋蕩然多□□杜甫得

其糠粃南渡之□稍變其習而要之已移自太祖至欽宗凡九世百有六十八年迨高宗南渡又九世百五十五年士生其時有遇有不遇然皆篤素非獻獻者若李綱留正輩之□議謀國謝翺二三君子節義皎然嗚呼又何烈也

劉昌言字禹謨南安人生七歲即善屬文聞於諸公陳洪進之為平海節度使也以昌言為功曹參軍掌牋奏是時太祖已得天下五六年矣

紀者諷誦之又手錄之凡集數十篇號曰筆苑
即亡頓徧陋者則殺之士亦以此多不附馬王
欽若陳彭年心忌其能伺毀之然每毀億上益
厚遇之上欲立劉德妃爲后大臣諫不聽屬億
草制億不奉詔上不說也而更命他學士億於
是謁歸省毋不待報而行上遣視緘藥劑及金
帛以賜之億官終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卒贈
禮部尚書諡文所著括蒼武夷潁陰韓城退
居汝陽蓬山冠鼇等集共一百九十四卷億無
子以從子紘爲後一以億故賜進士第紘聚書
數萬卷彙其事編輯之曰窺豹篇

蔡伯俙福清人大中祥符間伯俙年四歲應童
子科能詩詩如宿學真宗見而異之賜詩曰七
閩山水多靈秀四歲奇童出盛時家世應傳清
白訓嬰孩自有老成姿總當學就來朝謁方漸
能言便賦詩更勵孜孜圖進益青雲萬里有前
期尋拜東宮伴讀官終乾州簽判王元美卮言
載其歷州郡至八十以列卿致仕按閩書蔡伯俙元符初以累郡致仕年八十七又按

黃鑑者建江人六歲能詩大中祥符八年應童
子舉賜進士

鄭伯玉字寶臣莆田人伯玉生八歲其季父試
之曰伐木斧聲開谷口伯玉即應聲曰過橋棋
影動波心景祐元年第進士歷殿中侍御史伯
玉爲人峭直不屈權貴人以此多嫉之年未五
十以親老棄官歸鄉里所著有綿囊集時人重
之附以陳琦方孝寧訂稱烏山三賢集

黃伯思字長睿邵武人大父履紹聖初爲御史

中丞伯思數歲讀書日誦千餘言每隨大父謁
校經史退與他兒索言之亡墜伯思嘗夢孔雀
舞於庭覺而賦之其文辭典麗其大父見之大
驚殆非凡兒也元符三年伯思以進士起家稍
遷秘書郎因得盡讀冊府藏書蓋自詩書六藝
以至百家之說無所不通凡有詔諸明前世典
章文物考定商周秦漢彝器及篆隸書法皆能
辨正眞贋道其本末諸公卿大夫莫不諧吾器
然而心下之伯思體羸如不勝衣而神清灑

甚都晚乃喜黃老之學修道而養壽也有文集五十餘卷東觀餘論上下卷

徐師仁字從聖徐寅之七世孫也師仁七歲其外王父讀漢書而疑霍光何以稱不學師仁曰伊尹放太甲而光不知非不學耶坐客大驚大觀三年師仁年十八從父昭同登進士第見時有詔修史選士[illegible]偏者得四人[illegible]即師仁師仁為文浩博落[illegible]帆數千言有聲[illegible]集七十卷官至著作郎

宋翔字子飛年七歲劉子翬聞其奇就見之試以燈詩翔矢口而成若宿構焉紹興中舉進士累官國子監簿是時韋太后還慈寧宮翔獻紹興樂府十二章一時名動都下久之以朝散大夫致仕有梅谷集

莊大成永福人年七歲通五經紹興間舉童子科淳熙間以賢良應詔第鑑亦舉童子科

劉季裴字少度姚瀛字子山皆福清人季裴十歲能文紹興中進士所著有順齋遺稿瀛七歲能誦班史隆興中進士所著有鳳渚集

劉爽字伯龍十歲能屬文登淳熙進士為朝請郎知泉州爽以斗山見忌歸老於梅山其詩曰梅山集

陳舜申連江人七歲能屬文淳熙中舉進士為著作郎所著有易鑑[illegible]瀏發旨審是集兵書訓解眞齋文集子德[illegible]幼亦聰敏經[illegible]子史百家之書靡不通貫紹[illegible]中舉進士為尹[illegible]郎所著有橫舟文集

熊節字端操建陽人年十歲日讀易二卦必問難得其指意乃已慶元中廷對稱旨累官通直郎有智仁堂藁十卷

鄭君老字邦壽長溪人登咸淳四年進士遂乞歸養居無何君老父母死服未除而宋祚已終元世祖聞其賢徵之使者星屬至終不起君老年十歲能詩十二綴文十六膺鄉試第一十七

舉進士孝友嗜學學者多宗師之君老卒學者
私謚曰靖節先生所著有梅墅集
廖衡順昌人生而警敏絕人年六歲縣尉催租
見之試以雨中山茶詩其警語有淡多陳后愁
離殿浴出楊妃困倚欄之句尉湖外人也是時
適得家書因語衡曰洞庭消息寄來遲衡即以
巫峽夢魂歸去早為對尉大奇之名聞於郡郡
守以禮致衡試以詩文不立就婉麗可喜及冠
一走鄉舉不如意以終其身不復言試

論曰昔蒲衣子八歲為舜師睪子五歲佐
禹學者多疑之今觀呂言諸人豈不信然然
徐師仁七歲而知霍光廖衡六歲而知陳后
楊妃之事此非資之所至也倘有釋氏三生
之說乎楊億之鶴蛻詎不異哉
阮逸建陽人仁宗時仕為鎮東軍節度推官是
時上求人可使正樂者未得知杭州鄭向乃進
言阮因上其所撰樂論十二篇并律管十三於
兆上台見阮使與胡瑗同校鐘律分造鐘磬各

鐘

一虡尋除鎮安軍掌書記上未之奇也皇祐中
上欲更鑄太常鐘磬以為終無以踰於逸者乃
復召逸與瑗議於秘閣遂典作樂事還尚書員
外郎所著有鐘律制議三卷有易筌有王制井
田圖
徐復字希顏建州人也或曰莆田人故嘗以文
學射策不中退而學易通流衍卦氣法復乃自
筮其占當遯不當得乃於是絕不復射策赴進
士舉游學江淮間久之益通陰陽五行地理遁

甲占射諸家之說一日聽其鄉人林瑀說詩
忽悟其所以用樂之以聲器求之遂得大樂
於七音十二律清濁次序及鍾磬修弇鞄竹高
下制度會胡瑗作鐘磬大變古法復嘆曰聖人
寓器以聲今不先求其聲而更其器安可用乎
後瑗制作皆不效范仲淹過潤州見復復勉西
方當用兵擬其日月後無少差慶曆初與布衣
郭京俱召見帝問復以天人之際復對曰以京
房易卦推之今年所配年月日時當小過也剛

失位而不中其在強君德乎帝曰善然則未歲何屬哉復曰於卦爲乾耳因而帝說乾文畫九五而止帝曰善冀歲京師黑風圖有應乎復曰其兆在內豫王當之矣帝曰善明日拜復大理評事固以疾辭乃賜號沖晦處士

蘇頌字子容晉江人頌之學博通而尤明習故事擧慶曆二年進士熙寧間與李敏求呂大臨同知制誥當此之時王安石用事以李定爲御史[illegible][illegible]人也事不[illegible]制誥此三人者一一封還之莫肯承制於是安石大怒落此三人職天下稱之曰熙寧三舍人也頌名愈益顯久之上台頌判尚書吏部是時宋與契丹通好八十餘年盟誓聘使莫定其儀禮上於是乃令頌革其事以爲非卿莫能也書成奏上上讀之喜曰此去周易序卦未必有閒元祐初頌請別制渾天儀上因命頌提擧頌以吏部令史韓公廉曉算術有巧思遂奏用之授以古法爲臺三層上設渾儀象下設司辰貫以一機激水轉輪不假人力時

至刻臨則司辰出告星辰躔度所次占候測驗不差晷刻晝夜晦明皆可推見前此未有也紹聖四年拜太子少師累爵趙郡公

劉昺字應宿福清人博讀書而善知樂以進士當徽宗時上書言歷代雅樂因革及宋制作之旨以是拜爲大成府典樂又云今燕樂之音失於高急曲調之詞至於鄙俚恐不足以召和氣宋火德也音尚徵徵調不可闕臣按古制旋十二宮以七聲得正[illegible]一調惟陛下裁之帝以爲然他日禁中出古[illegible][illegible]名詵按於[illegible][illegible]詵曰此與今太簇太呂[illegible]協[illegible]取大成鍾和之果應又以鐘無餘韻不如石聲復取合之聲益諧帝喜乃命纂續因革禮官至太常少卿詵至孝居母喪有甕芝生於墓側云

劉濤者昌言之孫能詩而工於草書徽宗召入禁中令書雪詩濤書首有亂字上不懌而罷人稱濤以書諫也

林摛字圖南福清人少以善八行擧入太學政

和五年拜為楚州參軍不赴去隱於其邑之九
疊峰以吟詩鼓琴為事初掛北游從皇甫道士
學琴道士郝之博鬱鬱歸至餘杭有偽作道士
死者博號哭不食曰此音絕矣遂往千里反弔
之未入門而惻然道士故無恙乃遂相與大驩
盡傳其琴法博性豪逸未嘗輕鼓於人嚴崇附
其名三召之乃至時天下將亂博為鼓悲風之
操與宰以琴心叩上上徽上卒不悟罷之博有
琴譜三卷詩二卷一作三卷

鄭所南一名思肖連江人也以太學上舍應博學
宏詞科會元兵南下所南猶叩闕上書元人爭
日之遂變名思肖而隱示不忘趙氏也宋社既
屋所南居於吳下坐必南向時時望臨安舊都
野哭若狂與客贊聚聞有北人語者即引去蓋
終其身不與朝士相見云所南工於寫蘭邑大
未嘗請求不得乃衣飾其短長刼之所南曰頭
可斫耳蘭不可得所南嘗自題其蘭曰純是君
子絕無小人深山之中以天為春又題寒菊曰
槩寒不揩冰為骨去國自同金鑄心以此知所
南之蘭同不妄與人也

論曰先王之世教民以德行道藝藝固儒者
事也既劉之知樂徐蕆之易理律曆此豈可
與淺學者道哉博濤寓疎於琴書所南托與
於蘭菊雖屈大夫陶彭澤何以加焉

蕪隨晉江人嘉祐二年為博羅令隨本詩人好
游山水既已居以任以鬱鬱不得志嘗屏騶從
窮陟浮山中廉葛洪而過之一夕夢覺題

詩曰夢來鸞鳳到仙家侍女風流迎萼華琥珀
杯傾千載酒琉璃瓶貯四時花金函藏錄文刊
玉石壁題名篆點砂一枕北窗初夢覺日移門
外柳陰斜於是遂棄官歸脩葆神煉氣之術久
之端坐而化

黃希旦邵武人也熙寧間居於大乙宮泊然無
為獨時時歌吟自適既已卒人復有見之於蜀
者以詩寄其友曰昔游西太乙今日返成都若
問去來事雲藏月影孤其二曰地水火風類名

四大迷蕩真源種種惱愛咄哉悠癡會即便會
雲散月明廓周沙界

僧無求尤溪劉氏子也少業儒棄帖括已而棄為僧遍遊名山而發之詩有塵外趣是時朱松為尤溪尉以詩交無求序其詩詩一卷

陳易字體常莆田人少好學該綜經史工五七言詩熙寧初游太學會太學試上上有好進者易恥之即南歸閉棄[illegible][illegible]學大學易學陰仙游張氏食謂於爻象[illegible][illegible]五行醫卜地理[illegible]術也久

之復去學佛遂與學佛人曰需者法溢於邑之蔡溪居之遂筆為懲　唯一飯既而需他從易乃獨居寄炊於山下香泉寺日致飯一盂或遇風雨溪漲至經旬不食如是者五十年崇寧初興化太守郭重舉易遺逸又舉易八行易辭以牋曰早粗修於八行晚但了於一心心既本無行亦何有於是重不敢強易為人無忤視無驕言與人居或終日不一語語即教以孝弟及老莊釋氏之意人莫得而測也[illegible]

瑪觀國者自稱無町畦道人邵武人也好以詩贈人語不可曉其後視之皆其人未來禍福盡驗或有詣其醉狂者觀國謝以詩曰踏遍紅塵四百州幾多風月是良儔朝來應咲酡顏叟道不相同風馬牛紛與中端坐而逝

白玉蟾字白叟本姓葛名曰長庚閩清人也大父為瓊州教授因不復歸玉蟾早孤遂從其母姓以白然玉蟾尽變之如名人皆稱之玉蟾七歲能詩賦背誦九經長益博洽儒術[illegible]飲酒任

性每飲酣掀髯伸紙運墨如風傾刻數千萬言率閱肆詭奇離以二八初玉蟾游於黎母山遇神人受以洞玄雷法後居武夷山出有入無飛昇隱顯莫窮其妙嘉定中詔徵赴闕館於太乙宮一日不知所往所著有白真人集

曾山釋脫章者莆田人其家姓黄氏脫章幼奇逸能詩年十九棄家為僧淨業精進而詩不廢南州帥聞其名遣使禮致之脫章以詩付使者曰摧殘古木倚寒林幾度逢春不變心樵客見

之猶不採郢人何事苦搜尋
無住道人者閩人不知閩何許人孩時為雲游
僧竊而之南海之楚之蜀長於五臺山老於永
嘉稱曰無住道人道人幼不識一丁年五十忽
入定四十餘日乃出出而矢口為詩文皆沉着
有味有集四卷

論曰獨隨黄希旦諸人者玄乎釋乎其緒餘
皆以發藻為事然皆與易視榮名若腐鼠棄
之歎國以先知一儒以蕩累此皆心性靈徹

非苟然者至若節只王蟾及無住道人則渡
生死海而登彼岸矣與曹唐靈一爭奇五
字哉

傅自得字安道其先濟源人父察當蔡京之為
相遣子攸左顧於察將女之察拒弗答也宣和
七年以吏部員外郎接伴金使察至燕而金已
入寇擁之北去道遇金太子斡離不猝之使拜
至於衣袂顛倒察終不屈以是見殺及喪還自
得奉其骨避地泉州因家焉自得博學能文章
以父死事補官至漕使所著有至樂齋文集三
十卷子伯壽伯成同登隆興元年進士伯壽工
文而薄於行伯成受業朱熹仕至龍圖閣學士
其居官好持論強諫不媿其家所著有竹隱集
三十卷奏議十卷叢志六卷

趙庚夫者宋諸趙支屬也居於莆田庚夫舉進
士不第以宗子取縕結無聊悒發之於詩嘗自
删取五百首陳宓劉克莊復刪之得百首稱山
中集后趙以夫序而傳之

趙必㻱字伯暐太宗十世孫也當宋不造從端
宗至福州為承事郎居數月帝幸泉州招撫使
蒲壽庚謀以泉州降元遣兵逼必㻱使草降表
必㻱遽引刀自剄不殊壽庚乃舍之既而壽庚
盡縛諸宗室將坑之於是錄曹參軍吳伯厚以
計脫必㻱操之亡後必㻱遂居泉之東陵有茹
芝東陵等集

張德字孟浩橫渠先生九世孫也德生於金谿
以寶祐四年進士為太常博士知印武縣見時

天下已亂羣盜蝟起德捕盜至建陽遂解印綬
為賓蒴德居建陽以詩為業諸建陽名士皆與
唱酬相樂也及宋亡乃作詩寄劉須溪曰首陽
餓夫甘一死叩馬何曾罪受辛斜川頭上漉酒
巾義熙已後為全人吾聞大椿八千春幾見滄
海飛黃塵太空日月兩枝燭偏照有情歌與哭
歌聲不似哭聲多淚濺一江春水綠蒼天可望
不可到幾欲哀叫心上耳當時若有堅剛腸豈
謂錐山堆踢倒乾坤有限天何云方今天下書

同文哉寒尚有須溪君十年濶遠不相聞紛紛
兒女犬羊念惟咽青只山不變平生五色爛胸
中留與雎陽同一傳嗚呼古人不復見地凍天
寒正氷霰德卒有千湖集數卷

論曰宋二祖豈非有道之長哉靖康之亡舉
宋北遷康王以出使得免復延九世及壽庚
肆虐以華亡命至今留裔不乏焉儕瘵可謂
烈丈夫矣張德大儒之後觀其寄劉須溪詩
有足多者世有人非偉也

東越文苑卷之四終

東越文苑卷之五

明侯官陳鳴鶴汝翔輯譔

閩 趙世顯仁甫訂正

元東越文苑列傳第六

陳普者字尚德寧德人也居於邑之石塘學者稱之曰石堂先生而普則自以思齋為稱道之不明夫子之業衰隆焉吾思已普産於宋之季世適元世祖以元祐代宋天下方馳於牛鼎以輔[illegible]普獨恥之退而與弟子讀書明道始於

四書六經而及於律呂天文地志筭數之術無不各臻其妙普之教弟子也惟踐履是務急悽以從若夫鉛槧之從鴻藻之技非所及焉故普所為文及詠史詩二十餘卷具率其胸臆非有艷發綴於詞林然普精於筭以推律呂刻漏不爽黍粟有筭書詞林重之其後邑有陳自新治五經而獨以易數顯門本於傳義術以皇極經世書自新亦著書曰趣興集

毛直方字靜可建安人宋咸淳中郡薦之未用也世祖之世直方授徒以教所著有許宗羣玉府有詩學大成有聊復軒文集二十卷

林仝字子貞弟合字子常福清人當元之初興二人者自以其高祖邁至其父公邁四世臣宋故遂不臣於元植梅百株而結廬居於其間以著書至元中臺臣進言上上詔徵其所著書授以官兄弟並辭不受今有上孤山人集當米李時福清有邢林人其前於今事宋為監丞有子曰空齋者失其名景炎末以故知縣散其家財

募少年為宋狗下永福既而復陷遂感服坐堂上死之或曰死之者即子貞林仝號曰空齋其實非也

郭隆字德基長樂人隆弱冠以經藝顯名學士皆北面之至元中舉遺逸為吳江教授卒門人私謚純德先生隆之詩文和平沉深不事琢鏤稱梅西先生集

王都中字邦翰一字元俞福寧人都中年十七事成宗為平江路治中累拜浙江行省參知政

中名明天下有本齋詩集三卷（府志通志都中年戰太師謚清獻）

韓信同字伯循寧德人信同少為文賦好駢麗語既壯受業陳尚德遂刊落華藻究心伊洛關閩之説延祐四年應江浙鄉舉不合退居家教授終身不窺於戶外所著有集史類纂及詩文十餘卷（府志作信同著有三禮圖説二卷）

雷機字子樞建安人擢延祐中進士機年七十臥病浙村佳制[illegible]著有[illegible]齋集黃鶴磯集碧玉瑛笛北川集鄞川集環中集

楊載字仲弘浦城人家於錢塘與虞集揭傒斯范梈齊名世稱虞楊范揭也初吳興趙孟頫在翰林得載文讀之大說徧贊於公卿間載以此名譽日益盛武宗時以布衣召為翰林院國史編修及延祐初仁宗以科目取士載首應詔登進士有詩集行於世

黃鎮成字元鎮邵武人延祐中鎮成隱居南山諸公以為賢屢薦之不起因作寫懷詩曰白日不停馭頽波竟東馳忽忽年歲改念此將安歸我欲驅車行太行路峻巇我欲駕方舟滄海無津涯豈不願行邁出門將所之有田南山下可以供盛粢有廬在中田可以諱詩書上採羲皇際下及商周時賢聖尚淪落微生何足疑懷哉羨門子千載以為期鎮成於是遂終身不仕西歷楚漢名山周流燕趙齊魯之墟浮海而還登海中補陀落迦山慷慨賦詩翛然有蜉蝣塵寰之志所著秋聲集十卷[illegible]

林泉生字清源永福人生而穎悟讀書一過輒

通為文以雅健詩以豪逸著聲於時天曆中登進士第同知福清州事泉生雖儒者而善為兵擊浄海賊於海上盡襲殺之擢知州事有惠愛於民盜賊不敢窺其境上召為翰林直學士卒謚文敏所著有春秋論斷有覺是集

吳鑒閩縣人鑒為文詞簡潔清新為一時推重其文集多散逸獨殘編斷簡士大夫家往往有存者

黃清老字子肅邵武人清老五歲日誦數千言

通於經術習於文詞長擢進士第累官翰林國子院編修當元之季聲詩委弱清老詩獨幽逸復雅凡挽頹風所著有樵水集

林泉發字明卿龍溪人至正間為安溪校官廣發居家孝友言行一軌於禮安溪自令丞以下無不尊之為師所著有三溪集（府按三溪者宋高東溪詹[illegible]陳北溪陳淳蔡白溪也作[illegible]）

陳旅字衆仲莆田人旅為詩文高古節元順宗順宗以薦得雅召浙江儒學提舉遷應奉翰林旅性好山水間有佳處輒閒步往坐臥其中盡夜恃不厭得句則欣躍而歸時人不識也薩天錫贈之詩曰江南少識陳衆仲闕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從花底見揮毫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海風新浴立馬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堤上路獨騎款段踏春泥陳旅審適虞集與集璋詩集嘆曰此所謂我老歸休付于斯文者也遂舍旅食飲之以為石交旅官至國子監丞有安雅堂集行於世（府按陳衆仲[illegible]著安雅堂文集十三卷虞集為之序）

彭炳字元亮崇安人炳游於齊秦駙馬烏谷孫

雅知炳賢聞炳至遂先為除舍郊勞從者執弟子之禮身親往師之由是炳名籍籍起至正末徵為端本堂說書不就也炳之詩以陶柳為宗有集一卷

林清閩縣人晉晉安太守林祿之苗裔也清以家世自負恥事胡元遂變姓名匿居山寺會郡太守校黃籍於寺以閒暇時問僧曰寺有異人乎僧曰有柘帽乃衣褐者常寄食飲寺中居恣貧而默吟自好不肯受憐於人意者其是矣太守仰名見之問能詩乎曰能是時方以八音編黃籍太守即以仝題林清即應聲曰金紫何[illegible]一掛懷石田茅舍自天開絲竿釣月江頭住竹杖挑雲嶺上來匏實悅收栽藥圃土花春長讀書臺草除一點浮雲歷木筆題詩酒數杯太守大驚異之問清姓名清以說對於是太守乃客清而觴之與之論海濱人物太守曰吾聞閩有林清者雄才碩德凡師也惜未見其人耳清不覺色動太守曰君殆林清耶清曰吾方媿不若

清耳若清者公安得而見之大昕大吠遂盡贓而罷明日訪之則亡於是太守使人遍閱中物色之終不復見乃知獲者固清也清曾孫誌明永樂間為翰林侍讀別有傳

吳海字朝宗閩縣人父某仕元為浯州令嘗樂鄒魯之風物海從居之未能也海因自稱魯客志其未得返於魯也今雖在閩吾客也雖道四方亦客也但日久於魯山止焉則為魯人矣〻度元將亡微終無可奈何遂不宦事元及明興以家世為元臣亦不宦事時會部使者盡薦其賢名赴史局海〻稱疾爲固辭如史過令驄〻〻寧受罪責不悔也海與人交務在甚之於道不為依阿趙和元潮州路總管王翰屏居永福山中與海相得雖甚我太祖皇帝使使者彊趣翰將用之海聞命下即白衣冠往弔未至舍而得新書與訣入門而翰自及死世謂吳處士過死翰也翰既死海撫其孤教之孤偁最知名別有傳孤偁以文學應郡舉為訓導海所著命本一

卷書稿一卷聞過齋文集八卷

陳信惠字孚中晉江人初為舉子業試有司不中去而學古文詞乃以才能應帥府辟為順昌尹有〻齋集

杜本字伯原本清江人移家於武夷至正壬午以翰林待制聘修三史強起至武林因辭疾不行所著有清江碧嶂集又編五聲韻自大小篆分隸真草以至〻蕃胡元蒙古新字靡不収〻

論曰閩稱海濱鄒魯俗多皎節恥於義以故胡元之興百有餘年懷欽之士未有肯通籍至大官者往〻刻迹以遊其志及其末乃〻吳海之屬為之守節若魯不下淡無媿於魯客矣

東越文苑卷之五終

為散秩無自表見遂引免歸歸益閉門謝客肆
力為詩顧獨數游三山與山周玄黃玄皆以事
之學為詩也世稱二玄云浦舍人源者晉陵人
故與鴻同時仕而以詩來謁鴻鴻不見使二玄
問所為來源出所懷詩投之曰以
玄詩之至雲邊路遶巴山色樹裏河流漢水聲
驚嘆曰吾家詩也出見之賞愛為莊置筵
所居谷源之幽人詩是浦舍人之名以起其
後閩人言詩者皆本於鴻與唐泰高廷禮王恭

王褒王偁陳亮鄭定及二號稱十子而林敏
陳仲凡鄭林伯璟友謙趙迪林鴻之弟
子也
唐泰字亨仲閩縣人洪武二十七年進士為陝
西按察司副使
高棅字彥恢仕名廷禮長樂人本宋提刑張栴
之後也曾祖麟出繼高氏因襲其姓棅為人惇
厚寡親以孝聞博學能詩又善書畫客走東求
畫棅輒自戲今我作無聲詩耶蓋世稱棅有三
絕也棅嘗總唐人詩揚抗其品有正始有正宗
有大家有羽翼有接武有正變有餘響有旁流
凡九十卷號曰唐詩品彙又有拾遺十卷正聲
二十卷然其宗旨則歸於開元天寶之間唐稱
詩三百年其人較如此矣文皇帝時以布衣
召入翰林為待詔遷典籍卒所著有嘯臺集木
天清氣集
王恭字安中閩縣人少孤閩皆山而恭家故貧
則為樵於柴山中人稱以皆山樵者恭善為

詩援筆而千言立就文皇帝四年有司以儒士
薦恭強起之京師年已六十餘老矣與修永樂大
典是時友人王偁為翰林院檢討戲謂恭曰君
無以會稽章綬故來耶恭從容咲謝曰吾山中
斧柯幸無恙君毋深誚我為矣居三年以老
試詩高第授翰林典籍挂牒著歸著數十卷曰
白雲樵唱其在金陵曰鳳臺清嘯其歸田曰草
澤狂歌廬陵解縉稱其布衣蕭然不見罷
之而起朝陽鳳鳴亦足以樂恭

王褒字中英閩縣人洪武中以國子生舉應天鄉試文皇帝初即位褒以與脩高廟實錄擢翰林院修撰為大典總裁當是之時海內無事上雅好詞翰常命從臣賦詩第其高下而褒恒為第賜以寶鈔久之改褒漢府紀善卒[illegible]

靜齋詩集 有靜齋集十卷

王偁字孟敭永福人父翰本靈武人也嘗為詩尤工於書元末為閩[illegible]郎中吉湖州總管以元亡遂服黃冠屏居永福山中為永福人氏大祖聞其賢詔有司徵赴之翰因自殺偁少從父友吳海學學之群晉稱之人品當在蘇長公之列文亦相類至於詩則凌轢漢唐使眉山見之未必不避寵而煬也偁舉洪武二十三年鄉試為太學生乞歸養母及母卒柴骨欒欒[illegible]下者六年永樂初以[illegible]薦為翰林院檢討為大典總裁官復坐事謫交州又坐與解縉善逮詔獄庚死偁之為人慨然自許視諸子瑣瑣[illegible]不肯卧之地下以是名雖日彰而嫉亦隨之所著有

東越文苑 卷六 五

虛舟集

陳亮字景明長樂人故元儒生明興[illegible]祖皇帝累詔郡縣徵遺逸或推舉亮亮辭不起作詩陳情偁詩以見志亮為詩冲淡悠然絕不費偁鄭定者閩縣人也字孟宣善擊劍[illegible]行言陳友定辟為記室友定敗鄭定浮海亡在交廣間久之稍還遂居長樂高皇帝末年徵授延平訓導[illegible]則由少有[illegible]齋集

周玄字微之閩縣人永樂中以文學徵拜禮部尚書郎其為詩瑰奇[illegible]典悠遠而條者如長吉率 [illegible]

黃玄字玄之侯官人也其初本將樂人林子羽為將樂教官時黃玄為弟子子羽雅重黃玄嘗為詩稱之曰青矜二十佳達者惟黃[illegible]蓋嚴事子羽及子羽棄官歸黃玄挈妻子入福州終身師事之已而以歲貢入成均老矣授泉州訓導卒 詩 [illegible]

論曰自元歷而下為詩者尤趨步[illegible]凡例哉

東越文苑 卷六 六

救其弊者則上追唐宋欲求人以詩紀事而
亡元變而繊縟若婦人女子羅綺之而詩
未嘗不亡至林鴻輩卜子嵊起草昧與閩林
更始復之乎大雅即初唐四家何以加焉表
黎平集十卷詩稍以其意去取之□□□分
集有凡多者焉豈盡夫而微傷與矣
鄧定字子靜閩縣人高皇帝以道德徵之不起
遂削迹□□□□□隱其室曰耕隱有耕隱
集數卷當此之時邑人按察副使陳樺字伯崍

有存庵集趙迪字景哲有鳴秋集鄭迪字公啓
有石室集林敏字漢孟有青蘿集之詩
蕭散樺之詩宏深迪之詩渾厚鄭迪之詩豪
逸敏之詩清和而閩縣此數子者皆與十子相
倡和稱為敵國而名不出於州里
鄭居貞者其先新安人也父淄官閩中遂家於
候官而生居貞居貞能為詩洪武中舉明經歷
官河南試參政既去吏民懷之居貞與弟孝
孺友善孝孺之為漢中教授也居貞贈以詩曰

翩翩紫鳳鵷羽翩備五彩徘徊千仞翔餘音徹
江海於焉覽德輝濟濟鏘環佩天門河差岸犀
山久相待晨沐晞朝陽夜息飲沆瀣如何復西
飛去去秦關外岐山諒匪遂啄食良自愛終當
巢阿閣庶以鳴治代永樂初孝孺得罪□□以
贈詩故坐孝孺黨論死居貞所著有閩南集閩
行藁歸來稿隨錄檜廷稿
楊榮字勉仁建安人初名子榮登洪武庚辰進
士拜翰林院編修太宗皇帝即位更其名榮卅

為文淵閣大學士累事太宗至英宗皆為大學
士歷尚書之傅與楊士奇楊溥皆以大學士輔
政功名著於當世相業偉焉當世稱之曰三楊
正統初榮卒謚文敏有文敏公文集
藍仁字靜之弟智字明之崇安人也□□□□
皆學詩於杜本洪武十一年智用明經升廣西
僉事以廉愛稱有詩集曰藍澗仁以字行為武
夷山長有藍山集
林興祖候官人洪武初從父之官潮州遂家於

[illegible]

海陽以才行舉為工部尚書郎廣西參議有棠
陰清趣集
吳源字性傳莆田人洪武初由明經授興化府
學教授其弟子林廷綱既以能詩事高皇帝為
給事中乃言師吳源於是天子乃召[illegible]
燭官未之奇也既辭歸源即請歸老明年天子
思之以為賢復召以為國子監司業卒於官有
文集二十卷 莆陽名[illegible]事迹三卷
林士敏本名懋以字行莆田人[illegible]於

詞賦元末以鄉薦署泉山書院長士敏少受父
業當高皇帝時由鄉貢入太學為刑部尚書郎
好極言忤上旨謫南丹州吏永樂初起知南康
淮安二府士敏潔行廉介衣裘悉取於家上民
稱之所著有蔚邑集匡廬小稿
方樸字時舉初名樸莆田人樸通春秋詩書
三經吾謂說為文辭元季以學官辟樸生不就
與邑人能文者為壺山文會洪武初以薦世出
為興化府學訓導樸生修莆陽人物志起唐貞
元終於元末書未成而被誣以死今行者惟名
臣一類
郭完字純貞莆田人篤行君子也當元至正之
際隱於壺山與方樸生為文會會者二十有二
人皆以氣節相高而完為詩效許渾[illegible]絕類
之完貧無子所著詩猶不傳惟間出於壺山文
會集中
林廷綱[illegible]人少知[illegible]何起當洪武初為吏科
給事中以詩事上上寵幸廷綱廷綱侍上游江

開殿上倡詩令廷綱及之上曰江開小殿與雲
齊梁上新[illegible]燕子泥廷綱曰雉扇晚開紅日近
龍衣春濕海雲低旗旗影裏貔貅息斧鉞門前
駃騠嘶聲筆詩成同拜舞太平天子賜新題又
承制作春江漁父圖題於殿壁曰[illegible]
一釣徒絲綸終日倚蒹葭桃花浪暖魚堪膾桑
柘春深酒可賒歲月不知蓬鬢改江湖真與世
情賒熊羆有入君王兆四海于今誦幸賓之覽
之大說賜名恒忠 [illegible]

伍衡字時敏莆田人學博氣淳其為文平實穩
順時出新意上言歌行𩃬辭奇崛有温李之調
近體時麗不為雕畫高皇帝時人或言衡起家
為增城知縣 有任莆田縣志伍衡所著詩文集多散佚無全稿
貞麟字伯厚莆田人洪武中以文學[illegible]天
子授翰林院應奉會天子有事於圜丘御書門
帖曰大明日月光天德洪武山河壯帝居麟熟
視良久以〃踐下之二大怒將加重刑麟頓首
奏曰上臣死罪有之顧日月光天德山河壯帝
居陳後主句也以聖制用之竟可以令家庶見
乎上色解[illegible]詔赦易之麟應聲曰乾坤一統歸
洪武日月雙輪照大明上曰善遂不過麟他日
麟入朝而髮亂冠欹上以為大不敬備吏械繫
麟麟仰而歌曰髮亂冠不正頭中蛾[illegible]方能
皆刺盡頑唱太平歌上知麟語之以微言也咲
而宥之因命作京城賦詩麟即奏曰清晨獨
上嚴皇慶極目皆坤氣壯哉烏兒江流連海淵
五湖接閶闔天開金門鍾響千官擁玉笏班分

翁馬回聖上無為崇治化衣冠濟濟總英才上
大說賜帽帶紵絲麟辭不敢當賜袍笏歸山
詔許之麟自此遂不復出
陳亦言字汝納本古田人父瑛至正間為晉江
監場官因家焉亦言嗜學而長於詩然不樂仕
宦所與為詩者皆名上大夫蕭子玉趙應嘉輩
十餘人也亦言年八十卒有潛岙集其後宣德
間有陳斆亦由福州永居性孝友以善詩詞累
薦不起耕微十六
劉嵩字子中晉江人元末恥為胡臣遂隱身酒
人以酒酣歌輒數千言里中人皆謂之謫仙嵩
即自謂我謫仙也然益蒙家貧無以為衣食業
人或遺之即送酒家趣醉我不問其多寡或有
奇羨則以周人之乏洪武初以賢良[illegible]為授
廣西州判卒於官有中齋集
沈得衡建城人陳友定為福建參政致得衡於
賓幕欲官之得衡去而隱於蓮峰與邑人伍清
源為詩酒交我太祖既殺友定定天下辟得衡

清源皆為儒學訓導得衛有東崖與唱集清源
以洪武十三年應明經舉
古平公諱枝者鳴鶴毋家之遠祖閩縣人父曰
海仕元為莆陽學正及明興累辟不起遂以舊
官戍鳳翔以死公既痛父死罔絕意仕宦卜居
於古平庄出其父書讀之稱曰古平先生古平
庄者方山之麓去城市遠不為人所知獨邑人
陳郯永福王偁長樂王恭輩數人一歲率再三
過過莫共蔬糸極談浹辰乃去此數人或稱先

生才先生急捻其口曰毋禍我我乃乞骸骨於
諸公口中、、致先生無名稱後世無知者鳴鶴
少時嘗於陳輝家讀先生賓月樓賦而善之乃
之郭氏檢其故笥得諸公札書數囊而王偁者
什七有稱與鮮緡易名書者亦數帖作泮先生
之為人如此而先生無著書有詩數篇不類其
賦或曰非先生詩先生詩類鄭虎
林給字淳裕長樂人工五七言長律王恭為之
於銘徵不起有林辰清響集是時郡人陳仲完

有簡齋集按察使洪順有鶴鳴集馬鐸李騏陳
中皆以文名鐸與騏皆狀元及第中知潮州府
潮州人為之曰文章太守
羅泰字宗讓閩縣人性至孝母老不能從游及
未嘗不泣下也蓋既葬而後飲酒食肉泰以閩
博善為文章洪永間以明經取士泰即兩治易
春秋閩之言易春秋者皆宗泰泰獨不肯與諸
生試隱居以授弟子登進士者二人鄉貢者十
餘人宣德壬子南京兆尹聞泰名將為考試官

泰辭不往曰吾志善一鄉足矣彼鄙人上也安
敢與知泰人者有寶林集行於世建安楊榮志
其墓曰好古力行君子也
林誌字尚默閩縣人父與嘗夢梁僧寶誌入室
而生誌因以名焉誌幼穎悟其母口授經傳即
能默成誦在髫亂時已喜為文辭年十四從王
偁學日記數言晝夜寒暑不少懈父母憫之閉
其膏油誌輒暗誦舊習亦至達旦由是博通經
史百家子集無不研究然頗好詰難見鋒鋩以

浙人姚長修因字之曰尚默誌即從服終身不衰吹諸永樂辛卯舉於鄉壬辰禮部試皆第一殿試抗也上第二累官右春坊右諭德誌性惇存恬於勢利每公退輒閉一室歌咏竟日與世若不相涉所著有節齋集

鄭剛字公汎閩縣人博學善屬文永樂初貢入太學因以應天府鄉薦登永樂十年進士觀政刑部命留大獄疑獄入司寇集其屬議庭中剛侍右長欲以輕比大司寇欲重之剛爭不能得

遂投劾乞授教職乃補教諭積三十年稍遷廣信府教授信太守素侵斧食民者也剛因舉鄉飲禮揚觶序之遂不與欵剛為人剛直好面折不能容人之過以故久淹不遷謝歸鄉里居怡合與衆士等故人洪英以御史大夫歸從十餘人舉装闊濟之遂避不肯見英英自往索得之君何然與人之情也剛曰吾聞君資厚非於兆英立逐剛至其家示以橐中装皆方書往牒及諸公會議剛乃色喜把臂如初剛有抑齋集

嚴烜字熙叔懷安人永樂中以楷書預纂修授八品秩烜壯以書翰辭乞歸養久之舉進士拜監察御史遷浙江僉事烜宦三十餘年家不增一椽也所著有師韋齋集

林文秩若懷安人文秩十歲能文其人傍習彌陀寺郡太守嘗游至彌陀寺太守與寺僧語間里中賢士寺僧曰里中有林文秩年十歲人號謂之奇童召奕也太守固善奕乃使人召文秩文秩至則長揖與太守抗禮無所屈奕又連勝

之太守曰善哉奕文秩曰僕之為文亦若是耳大守因使以彌陀寺賦頃刻作數百語其詞典麗太守讚之驚以為神卒與為賓主文秩年十三舉於鄉永樂中與同産弟文綺同舉進士同為庶吉士文秩拜監察御史擢山西按察僉有賢聲文綺通判岳州府其為政務於撫字所著有恆游集

鄭珞字希玉閩縣人以春秋舉永樂乙未進士授庶吉士改刑部主事從征北虜至擒胡山應

御賦詩稱旨賜黃龍緞宣宗時轉寧波大守
卒于官郡人祠之名宦有訥庵集四卷
雷境字彥達建安人境幼孤事母至孝好誦讀
以為務家貧至無以自資不顧也永樂初部使
者以境孝聞於上徵至京固辭歸遂絕迹城市
教授弟子舉進士者以十數而速智為翰林院
修撰最有名境所著有閒居叢藁
熊鉦字良節建安人性孝友喜吟咏人工於書
畫雖居城市而杜門不與物從有竹坡吟稿二

十卷同此時建陽蔣易有鶴田集松溪楊誠有
冀鐵稿甌寧杜琮有適興錦江二集而琮為山
東叅議有能名
潘賜字文錫浦城人永樂初登進士以行人獻
德化書及大典頌太宗善之命入史館賜一為
行人再為鴻臚少卿嘗使日本稱旨所著有容
庵集吳戒郡人黃仲芳以雲南叅政有澹庵句
宣二集鄭賜以禮部尚書有閒一齋集適興集
雷慎以給事中有原中類稿

王源龍溪人永樂中進士為潮州府知府源博
學能文年八十餘尚誦習不輟所著有章庵集
有家禮易覽
陳烓龍溪人豪縱不羈而除訓博通善屬文以
永樂甲午舉人為常州府教授卒其門子顧言
刻陳博士文集傳於世（按龍溪縣志作陳烓字子晦永樂甲午鄉舉授建寧訓導遷南國子監）
倪潤字繼玉邵武人登永樂甲申進士為浙
江督學使者潤生性剛方詩文雄健名之曰介
軒集

上官祐者字用孚邵武人也永樂丁酉歲鄉舉
祐為春秋經第一拜江西弋陽令祐所著有武
陽志鶴林集
林環字崇璧莆田人永樂丙戌舉進士第一有
絅齋集十卷（前按林環舉進士第一授翰林修撰陞侍講預修大典未竹枕去 侍講未嘗之兄泛酒自放雅在玉堂請立臺閣氣）
黃壽生字行中莆田人唐黃滔之裔孫也壽生
通百家之書而精於詩經是時莆中無能治詩
者惟壽生能治士皆受之由是莆中乃始言詩
壽生為太學生以善治詩永樂中試應天府第

一登辛卯進士拜翰林院檢討為古文辭有米
思文集
黄約仲名壽以字行莆田人也其初起文皇
帝時以善楷書見召而大臣有薦其善詩者帝
試約仲上林鶯曉詩及天馬歌喜之乃以約仲
為翰林院檢討有靜齋集四卷
楊慈字則惠莆田人慈為文豐瞻典則有近古
作者永樂丁酉鄉試第一舉辛卯進士改庶吉
士慈謂儒者窮則明道得時則吮世升於文章
徒求飾外故於文章未嘗留意也然有文集五

卷年三十卜
陳中字舜用莆田人永樂辛丑舉會試第一中
之文務在典贍宣德初自南京戶部主事召修
太宗仁宗實錄有文集行於世
朱鐸字允學晉江人七歲能對偶十歲能詩語
皆超絕弱冠登永樂丙戌進士授戶部主事鐸
性簡亢寡合退而家居以經史自娛諸文者題
接於戶有文集十卷

陳道曾字端誠晉江人道曾為人朴茂制行卓
然通諸經子史而邃於易工為文辭也永樂戊
戌以書治易登進士改庶吉士不拜願授弟子
為學官上乃以道曾為吳縣教授所轉無為州
學正所著有吳下鄱陽濡須等集
林文字恒簡琛之族父也宣德間以進士第三
人升翰林院編修有澹軒文集
詹崇字子京浦城人正統間為潮州府教授有
竹軒集

龔道字士行寧德人年弱冠從父之金陵金陵
諸公謂道六才有雋聲焉遂以鄉薦為太學弟
子而謁詩者填委於戶及歸閩當道大臣無不
延置門下大司馬林瀚比道於貫頭李賀也道
有詩曰碧山集
陳瓚漳浦人正統六以進士累官廣東左布政
使有梅處存稿
阿潛字孟時莆田人潛十歲喜賦詩十五為舉
子業景泰二年以會試中式對策大臣潛為第

一憲宗時潛爲少詹事兼翰林院學士以私粟
歸服除起家爲祭酒辭不拜尋卒潛爲文平妥
整潔詩尤清婉有竹巖集
彭韶字鳳儀莆田人登天順元年進士爲刑部
尚書郎是時上以倖臣張岐爲僉都御史韶上
疏爭之上怒逮詔詔獄久乃赦出韶復爲郎會
外戚周彧請眞定民田數百頃上詔朝之使韶
視田韶至眞定還報曰昔文命馮驥驥狀責於
薛驥顧折券矯賜薛入今眞定田祖宗以與民
爲恒產不復增科往年韓大監庶寧侯請之賴
先皇帝明聖民得安業今周彧人復强詞飾奏
傷民病國臣誠不忍廢畝奪民衣食尺寸地附
益貴戚也上大怒又逮下詔獄久又赦出韶復
爲郎如故弘治間累遷刑部尚書韶性直諫數
切諫不屈權貴終不以詔獄故以阿人主取容
爲尚書二年致仕卒所著有閩朝名臣錄贊莆
陽文獻志政集凡百餘卷其後純皇帝時邑人
有林俊以古文辭名爲文士亦起刑部郎以上

書請斬倖僧繼曉及宦者梁芳亦下獄謫姚州
判官孝宗初即位擢爲雲南按察副使累遷刑
部尚書功名與韶等有林見素文集
許天錫字啓衷閩縣人弘治癸丑進士歷官工
科都給事中時逆瑾用事誣其奉使安南受賕
金且索之天錫上其事并劾瑾不法狀疏留中
遂自經死於工科之直廬與以尸諫焉天錫所
爲文雅正古詩論詩酒醉渾成間得杜意有青
山當面疑無路黃檜出林知有村之句爲時稱
賞不減趙倚樓云
陳焯字文昺閩縣人也少豪邁不羈慨然有遺
世之志弘治辛卯以治春秋薦於鄉既就公車
觀長安紛競益厭惡之遂不入試而歸去其家
自隱於岱峰之巔結竹樓以居久之故人稍稍
求所在焯於是復徙八十餘里居於桐山嘯詠
爲詩詞氣曠逸每歲惟中秋一出泛月於陶江
即過其家不信宿留也焯故善書有尋飲濡帚
之勢貴人諸公既不得見求書獨村氓携壺榼

邃之泉石間倐其飲相浮愜時進筆札其前焯
飄揮灑數紙或更求之即掉頭去矣著詩二卷
軼不傳惟從山氓家得數首有叩竹聲寒天地
秋拂鬚目送滄江之句（[illegible]傳吾安民號陳烓宋紙子成化七年舉貢隱居不仕有桐山集）
鄭善夫字繼之閩縣人善夫嘗權隸學官則已
厭薄經生言學為古文辭有聲矣弱冠舉弘治
十八年進士而信陽何景明時直中書得善夫甚
驩益相切劘為千秋業一時名士咸折節而交
善夫雍開也毅皇帝末年諸曹郎黄鞏等以諫

止南巡語侵嬖人江彬彬大恨矯旨杖闕下有
死者善夫乃率舒芬張衍慶復上疏切諫彬愈
益怒罰跪午門已杖三十幸不死善夫猶草疏
數千餘言納懷中謂三衛方豪曰死則上之無
何以駕發善夫哭曰已矣無所容吾言矣彼地
下者其以余歸下[illegible]夫哉遂乞歸居郡之南湖
嘉靖改元用薦起南京吏部郎行至建寧游於
武夷雨寒所中抵家而卒年三十九卒之日紫
氣勃勃不散先是善夫衣褐走雪中將天台人

以為神仙天台守顧璘聞之曰此必吾繼之也
就之於是善夫因謂璘曰明年海上紫雲東來
是吾觀化至矣至是天台人以善夫果神仙不
謬善夫為文章渾然蒼老而本之六經其詩以
氣格為主而多悲壯之音國朝作者世蓋推徐
何李鄭云善夫每言經生句逐蠅縫其於多文
辭而鮮實效何益於殿最故其居恒以國家掌
故講其廢置所繇及利害悲惻久談性命之學
而力行之所著鄭詩鄭文行於世而于遜及經

世要談軼不傳
傅汝舟者字木庵侯官人高瀨者字宗呂閩縣
人也皆博學工詩文而汝舟長於書瀨長於畫
鄭善夫嘗數從兩人游為莫逆交才實勝之而
學微不及也御史李元陽以直指使者按閩已
聞此兩人賢使使示束帛迎傅高二山人二山
人衣褐至見御史止戟門不肯前御史故倨堂
徼察兩人兩人即卻退請絕御史使人問故答
曰公以符台我我當坐行伏堂下受令以束帛

指我我不敢處於無禮以愚公高誼御史於是遂庭候史門延入坐既定問以皇王墳素諸子百家之業二氏九流之事無不剖説如響揚搉其趣御史大駭自以為不如遠甚卒以兩人為上客其後郡太守江文盛及諸當道有名者無不與凡兩人抗禮投分厚遇之此兩人卒亦未嘗以此損取其一錢也無何澂卒汝舟乃進於二氏獨游法林象邸之間庶幾逃之間為二氏弟子講説經義以自給諸公故人欲有所餽遺以為汝舟壽汝舟終辭謝不肯受凡游二十餘年乃歸卒於家汝舟所著有瘦行稿行已外篇學吟稿澂詩不傳

林春澤字德敷侯官人年百有四歲閩所稱人瑞翁者也春澤舉正德甲戌進士與鄭善夫相與雕琢為詩頗相類顧春澤性好含光以定其靈不求知於世世亦無知之者于應兒為少司徒孫如楚為督學使者皆予告卜居郡城而春澤居旗山不肯就養郡城物役紛詭毋與乃公也春澤仕至程番太守有聲卒鄉人以百歲翁賢者祀之郡庠所著有人瑞詩集是時閩縣鄭波林鉞工詩與春澤伯仲名亦不顯

黃鞏字伯固莆田人當正德十四年武宗帝下詔南巡大臣多諫爭不聽是時鞏為兵部郎中謂諸公曰上之巡游本起於江彬彬方貴幸擅兵無敢斥言彬者吾不可舍彬為支語矣乃上言六事其五極言江彬兇狠傲慢無人臣禮請誅之疏上彬尤恨必欲殺鞏遂下鞏於理械繫之五日三訊杖之百死而更甦既赦歸杜門著述即病委頓猶不去卷其詩文潤粹和婉有黃伯固集

柯維騏字奇純莆田人舉嘉靖癸未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不就歸而居於山中下帷講誦從游者四百餘人維騏以宋史繁猥讀者病之於是乃會宋遼元三史删定焉號曰宋史新編世多傳之而正史幾廢又著續莆陽文獻及史記考要維騏為人孝謹方介非大典禮未嘗窺左

凡於公府直指使者累言上紐馭宜徵其人才
可相用也不報
林世璧字天瑞閩縣人曾祖瀚大司馬祖庭棉
大司空父炫通政司參議炫通敏詩文以富
麗為工世璧半儀俊邁有不羈之才始為舉子
業昕思去為詩無不肯屑首苦吟每飲酣則令
兩童子捧紙縱筆揮數百言倦則復飲飲酣益
日々放世璧詩皆賦於酒所若不經意然而深
思抗激者不盡也世璧性又矜居常咄咄負不

東越文苑〈卷六 二十七

平視王公貴人嘗子畜之惟母夫人出一小奚
奴侍教即留醉不知人莫不韙踏趨命不敢出
一語久之徵裝游至三衢卒於逆旅黎平太守
表表收其詩選之得六卷號曰彤雲集
陳言字子庭莆田布衣也其為詩硜硜高致肯
其人又善集古愈於王荊公文信國言卒南都
詩佚不傳獨集古二卷傳世
林熾字貞恒世璧從祖父也初林瀚生九子次
庭棉為大司空最少者庭機為大宗伯宗伯之
長子即熾舉嘉靖丁未進士復為大宗伯以廉
介剛毅重於朝世所謂社稷臣久之與宰相張
居正論議不合遂乞歸養屏於湫隘而著書所
著有福州府志書成而卒諡文恪家人編其
詩文曰林宗伯文集蓋臺閣之體非雕章繪采
者也
林懋和字惟介閩縣人六歲喪父家赤貧好讀
書不肯事事伯父炳為會稽令敕止懋和毋讀
書事事懋和愈益讀書不輟炳諸子厭之不以

東越文苑〈卷六 二十八

兄弟數每閒懋和至輒藏其圖籍亡令窺人子
窺也懋和嘗數從諸生會文而苟食飲諸生厭
之乃陰移其期絕去之懋和是時竄自與母居
甚困去抵其姑姑嫁為懷安孝廉節齋先生陳
塗妻姑家使懋和監獲懋和帶經往伊吾田中
獲竟人盡去懋和不知也姑家又厭之獨茅齋
先生知懋和賢厚奉給之懋和諸大母謂茅齋
先生曰吾孫貧不治生奈何予金先生曰懋和
非庸人也即數奇至場身亦不失為揚雄劉向

吾終不望報矣楚和以治春秋舉嘉靖辛丑進士選爲庶吉士年四十爲廣東左方伯歸緗帙益富乃閉户徧觀之盡通十三經百家之言與客譚皆墳素秘文而不及他年八十餘卒所著有櫟寄集及盟臺詩選

郭文涓字稚源古田人嘉靖中以貢入太學舉應天鄉試授保寧府司馬文涓性恬淡高標不習爲吏顧雅好詩歌欲以風雅變其俗當道欲之文涓即解綬歸閩入郡城與林世璧王弍

爲文酒交世璧貴公子才高視世之褊陋即爲貴有勢者必凌之恥與爲伍賦獨與文涓善一日文涓語忤世璧毋諱世璧大怒持刀逐之不得而誓曰必殺文涓久之王弍匿文涓帳中而白世璧從容問誰可與爲詩者世璧大哭雪涕曰獨有郭稚源耳顧吾欲殺之因語之故弍因起爲謝文涓以失口得過不足誅世璧以爲然於是文涓乃肉袒負荆膝行而前世璧持之哭復爲交如初嘉靖乙未倭夷攻犯福安且至古田有貢生者本福清文士有才氣以事之古田古田人旋爲賊偵縛生將殺之亡知文涓詐人用伏間遞寄詩請救文涓即走縣庭以百口保貢生無他縱之去諸少年愈益戀謂文涓縱賊並縛文涓久乃得釋文涓既脫黃生之阨以此名聞當世文涓有享帚集其詩多忼慨激揚類其爲人

王慎中字道思晉江人弱冠登嘉靖丙戌進士歷河南參政慎中爲文奇氣逸發變態百出詩

亦多有佳致海内稱之有遵巖文集

林鳳儀字九威永福人也生有軼材而不亍亍繩墨爲諸生即稱詩閩中於作者之林鳳儀舉嘉靖壬子鄉薦拜爲瀧水令其治務在行其意而已不自檢於文繁辛爲文法吏所中罷歸田里家中無旦日之儲然其爲人骯髒自喜與人交有勢家雖片語過誤必以氣凌之出其上即無勢者鄉白徒里旅視之若兄弟以故空嘆終身終不少沮晚乃好神仙黄白之術肘間常

繁秘方一卷大言曰吾丹成當使黃金塞海以
度世人然後上升耳安能與黃口兒爭日月之
光於鼠穴哉楓儀有詩集二十卷藏於家
謝杰字漢甫長樂人萬曆二年進士任戶部尚
書長樂之俗以進取為務不肯釋制舉藝以事
聲律惟杰好之而得其微蓋自王只籍高侍詒
而後為能繼其響云所著有白雲編
林兆恩者莆田人也少為郡諸生既而棄去之
其學本之於孔子務於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
友之倫而由老子道德之宗以修道要其歸必
止於釋氏之無法無為以還太虛之體以為儒
者世間法也教以民可使由之道也道與釋出
世間法也教以不可使知之道也兆恩稱曰三
教先生者書凡數十萬言大都若此矣弟子徧
於四方各以其所居𨻶相授業而不敢自名其
家皆設儿案望拜三教先生而後教授稱同門
焉其著籍為三教弟子者幾萬人然行九以療
病依於道家運氣之術病者頗愈矣庸之士或

欲神其師攢以三教先生能視物若鬼神見以
上大夫諸公初或姍笑之至是請維當世宿學
不能吐一辭就何之也於是三教先生重於海
內自王公大人莫不傾倒執弟子之禮身親往
師之[illegible]
表表字榮從閩縣人八歲能從人言以書名凡
歲能詩復以詩名表之詩世稱大曆天寶間而
得其神嘉靖戊午舉於鄉久之以選天雷試詩
第一特授中書舍人轉戶部尚書郎出守黎平
病免始表少負有逸韻酷嗜擊節高歌旁若無
人晚乃醇謹無與比其為郎居禁軏下恒杜門
讀書無所親附士貴自立耳何與來名以欺天
下未有稱之所著有尚白篇適客集[illegible]
陳椿字以大閩縣人父曰子文為湖廣憲副椿
少為博士弟子治博士家言及父卒椿擇葬地
乃治形家者言精於青烏之術居有頃母停滯
病椿復治黃帝扁鵲之言為母診病病良已椿
忽自悟曰醫之所及藏不能至百不足治治脈

形度世之言於是楯所治凡數百萬言無所不見乃發而為詩遂臻其妙年六十六卒所著有景于集八卷養生悟言三十卷竹軒雜錄十卷楯之卒魏然柴生左右手翼如或曰此形解也然不可細前傳陳楯萬曆中序所著景于種集八卷為傳楯所選先生細字手自卷校陳元凱手自能錄為之序

徐惟和者閩縣人名熥晚以其名犯吳王諱欲自言春官以字行別字調□未果也而誤傳之群已著熥弱冠補學官弟子而肆於歌詩雅不循經生業以試皆與等諸而經義業者咸不敢

仰視而心下之萬曆十六年以鄉薦上春官三試皆不遇即不遇而春官所徵亦及京師縉紳先生皆走熥請其所為詩咸皆嘆息自以為能不及也長洲張獻翼稱之曰閩中詩諸子追述大雅則裁風人真足馳騁海內而惟和則獨步當時矣甫東者本暁亦曰惟和詩力臆肌豐情沫神傳術仰古今錯綜名理熥有至性事親而孺子慕者終其身每伏臘及讀書有感泫焉啓不歔欷下幾不自勝處二弟通其有無撫人

之貧若喪若無不仰給於熥熥好客自喜所居户外屨常滿客以急歸者亡問知與不知咸絕甘旅之用是家用如罄終不以澀薊即假貸所借隨手散盡如故先是三教先生謂人曰熥有人智慧終當悟入熥由此請二氏書服道士衣晚日從緇黄者游惟恐其不我欲也著詩十卷文十卷稱曰悅亭集萬曆已亥熥病使自杜舍由者禱於城隍祠以餘年代熥黄衣禱叩頭到占沉然及熥卒閩士大夫可望過客亡問知與

不知皆為衷涕自遠方來吊者趾相錯故齊與熥為詩者稱與祀熥與陳椿於高賢祠

論曰明之初興士以古文辭稱者皆崛起家自幼以故學者多適其業熙宣以後獨以制藝而以排比軟語則古道廢矣及鄭善夫起而倡之傳高二子以布衣為公卿上客名傳於後世於是士乃喟然嘆復修千秋之事余擇其尤雅馴者論之最於論宋元者矣相緝駢林兆恩以著書著書寡不復類

陳登字思孝長樂人博涉經史尤精於六書自周秦以來不刻即殘缺剝落歲月名氏無復考者皆能辨之太祖皇帝時登以才學舉爲浮梁丞永樂初以篆籀拜中書舍人登之初入官也翰林侍詔滕用亨者亦工篆籀有重名以登後進嘗蒙折節登目哄之登不校也久循頃凡卿大臣畫會用亨復難登許氏說文登條爲之連扯用亨用亨大媿不敢出一語諸公聞之莫不賢登以用亨爲小人也

陳廉字平叔福清人少嗜[illegible]書篆籀草隸無不究心而草隸尤爲當時所重廉性簡亢不諧於俗貴游豪傑踵門求書弗肯與之遇攸人家楮墨當意即解衣揮灑累數十紙人惜得之者以爲奇寶林鴻高廷禮諸名士皆與游賦詩贈之稱其爲人其後王偁閩林烽滿積中嘉靖間王建中皆閩縣人以善書著此數子者非獨於藝工也蓋亦有蕭蕭之解焉以故待並蔚不然者即有鸞回鵠跱之筆吾不取

章志宗者松溪人居於邑之大昇觀志宗習五雷法而篤好詞翰弘治間年八十餘有詩曰自吟還自和伴醉卧蒼苔爐中丹未熟日月漫相催志宗所著逍遙集二卷皆此類

釋獨芳者本閩縣儒家子當洪武時天下初定文罔頗峻儒者多不樂仕郡縣或逃名之於是獨芳乃與同邑鄭頲法剛華供入鼓山寺爲僧然不以其故廢學業晉與天安中天孟敬諸子倡和爲詩所著集藏于其[illegible]是時又有正淳

亦能詩居止無定其移亦[illegible]有金剛成化中有古鑑皆湧泉寺僧以詩名

論曰章志宗好方徐登趙炳之流自獨芳至正淳四人令得行其志固亦雲從龍變未必與閩黎列當此之時儒而埋於沙門者其家皆刻跡吞響而名不聞嗟乎惜哉古鑑家於釋所錄與國初者異

東越文苑卷之六終

東越文苑六卷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陳鳴鶴撰鳴鶴字汝翔侯官人天崇間諸生福建通志稱其早棄舉業與徐熥兄弟共攻聲律是編紀閩中文人行實起唐神龍迄明萬歷爲四百十一篇唐五代十五人宋元三百八十五人明百六人

姑蘇名賢小紀二卷

〔明〕文震孟撰

無錫市圖書館藏明萬曆四十二年文氏竺塢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姑蘇名賢小記二卷》提要

小序

姑蘇故多君子無論郡

十五里其中賢士大夫

語蘇人則薄之至用相排調一切輕柔浮靡之

習咸笑指爲蘇意見有稍自立者輒陽驚曰此

子亦蘇之人耶即告以徃昔之賢達亦僅謂風

流文采雍容便辟甚都而已於所稱行巳大節

經緯文武之槩蔑如也余每不平斯言荏苒强

年骫髒空谷愧無從稍爲鄉邦吐氣長夏掩關

因取諸先賢之行事合於少時家庭之所習聞

者疏爲小紀僭加論次昉自　國朝弗遡徃代

遠不敢徵也僅及吳門兩邑而他邑無紀焉恐

耳目之未逮請有間也其有鉅公名流或勳業

蓋代或閥閱垂雲或文章華國或材藝絕倫而

咸無紀者姑俟別志也高名偉望研然自命而

無紀者中猶有所疑也名實孚才守合所宜紀

矣而搜羅未及者無紀則絓漏也眉齒方隆者

無紀迹近諛也寒門自高曾以來亡祖亡父世

世品於人倫而無紀者嫌於自炫且家乘猶足徵也大要以剛勁爲主卽過中者必紀壹破軟美之誚也清修苦節雖微必紀不清苦卽不能剛且勁也詩書翰墨之士必詳紀其生平原所由重也逍遥作達間一紀焉喜其中無俗韵也紀以世次爲序無别隱顯皆名賢則隱顯無别也其義竊取吾豈敢哉欲使四方之士知吾蘇之爲吾蘇者如此也且令吾蘇之士攬先賢之遺風而興起焉洒濯磨礪毋甘爲當世所輕若

踰妄之罪則自知之矣

萬曆甲寅新秋雁門文震孟文起甫書于竺塢草廬

姑蘇名賢小紀卷上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俞君宣校正

高太史先生

高先生啟字季迪號槎軒長洲人張士誠據吳奬禮知名士其上佐饒介之以禮羅先生先生不仕　高皇卽位召授翰林修撰修元史成拜戶部侍郎先生以少不習握算辭賜金帛使歸需異日用歸教授鄉里自給後坐郡守魏觀事逮死僅年三十九天下惜其才而悼其冤先生

少明穎有縱横才畧好爲歌詩天藻秀發獨冠一時吳中騷雅寔先生啟之所著有缶歌鳧藻二集同時工部郎張羽節著名適亦以文行聞于世

論曰國家官人當視其才如高先生之才宜爲翰林不宜爲戶部其以不習握算辭可謂允矣辭侍郎而教授自給令之君子則恐或未之能也夫我吳於盛時高先生爲翰林盛寅御醫李牲貞伯侍中書吁何其才實彬彬與其官名稱

哉

俞都昌先生

都昌先生初名禎更名貞木字有立其祖石澗翁琰元末老儒邃於易學著書百卷世居吳郡學宮之傍水木幽茂先生既冠以學未成不娶負笈從永嘉陳公麟學易遍讀經史隱居杜門朝夕不繼淡如也洪武時以薦起為都昌令後為郡守姚公善所知靖難時勸守舉兵竟以死殉云

論曰都昌先生仕不顯功名不著其所勒書亦竟幾灰滅矣而吳中先進舉名德者必稱先生則先生之風誼亦可遐想哉為守决策要與俱死志節皎然斯無愧於負笈讀書者也

王逸人光菴先生

先生名國賓後名賓字仲光長洲人有異才於陰陽律曆山海形勢禮樂兵家書無不該洽屬世鼎革意不願仕一切自晦而獨以醫著其貌故已寢陋以藥黥其面及肘股間鬘兩角短衣策杖遊行廛市故舊有過之者輒箕踞相對晨搯其瘡使人不堪去乃已郡守姚公知其異因往謁先生窺戶間輿馬塡咽呼曰勿驚吾母踰垣逸出他日徵服往先生衣母短袂衣握破扇坐上坐與之語則唾姚公笑而去之比三往始與酬對乃稍稍露其奇公為執弟子禮先生養母極孝飲食必手調以進年七十且死抱母不捨絕而更蘇者再四死後魂歸其家猶呼娘娘不絕聲云所著有光菴集吳名賢紀吳古蹟詩

皆不傳

論曰吳中稱隱居獨行之士必以王先生為首余意先生非隱士也其所挾者大意疑有所欲用之而篤於養母不娶不仕毀形以自全蓋唯恐其用也先母而死乃竟不用矣先生死姚少師廣孝傳其事而其友韓夷刻之石然余聞之故老云少師既貴訪先生先生方盥掩面走則少師之傳先生也果先生意乎

錢繼忠先生

姚公是時篤禮賢士處士錢芹繼忠自守甚高
公百計請見不可而與都昌俞公鄰乃因都昌
以請先生曰姚公太守而我民也太守以民待
我我無所置身然太守主也我爲儒賓也以賓
禮見請期於郡學遂會於學宮成賓主之禮守
北面質經義先生曰此經生業耳公爲官有官
守獨無時政可詢耶守起拜問今日急務先生
出袖中一簡授之而去守啓視則皆戰守制勝
之策也亡何而靖難兵起

論曰繼忠先生時又有韓奕公望云守迫欲見
之泛小舟入太湖日惟高吟痛飲藉草而卧中
蓋未可測也是時國法嚴峻故吳士有挾持者
皆貞遯不出骯髒以死錢先生袖中一編乃稍
見其槩矣遜國忠臣滿天下吳無人焉則豈其
無人哉

解元劉公

劉解元政字仲理長洲人聰敏力學明春秋建
文元年方學士試畿輔士以託孤寄命爲題得
公卷曰此鳥中孤鳳當虛左待之也是歲登賢
書者二百十有四人擢公第一四年建文遜位
夷方族公聞慟哭不食死或曰公永樂中猶存
誓不復仕授徒終其身

論曰士爲知己死況如正學先生者爲知己乎
劉公惡得而不死也即不死而沒身不仕亦不
失爲中行足以見知己於地下矣時崑山有龔
詡大章年十八代父爲卒守金川門靖難兵入
詡大哭宣德中有欲薦詡者謝曰詡仕無害於
義但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嗚呼亮哉

中丞嚴公

嚴中丞德明吳縣人洪武中拜僉都御史以疾
求歸　上怒黥其面戍南丹後歸居於樂橋布
衣徒步曰齊民當然也宣德末年猶存有西軍
以調征過吳暴苦民家公奮毆之西軍訟於直
指逮公對簿公踞陳云老子亦曾在臺勾當公
事夫豈不曉三尺直指問在臺何勾當公云老
子洪武時曾長臺事今都察院版榜所稱嚴德

明是也直指大驚延之起坐具賔主禮次日往訪則公已擔一囊去徒存空屋兩間莫可踪跡矣久之復歸樂橋同鄉繆御史讓延教授李綺飲公與席焉公時貧甚帽已敝綴以雜布綺易之曰老人犯何法而黥其面公述前事綺大驚避席公徐曰先朝國法咨於秋荼吳中仕者莫保首領余固不食之碩果也此破帽豈易戴哉因北面拱手曰聖恩聖恩

論曰嚴中丞吳人而吳中人無知公者余盖聞之馮元成先生云中丞當鼎革時功業無所表見然而晦迹田里安貧居朴斯固韜光恬穆士也西軍暴橫忽不自持覲人於微豈非負氣動俠者哉大都洪武初多奇士其湮滅而不傳意亦未可勝數矣

尚書楊公

禮部尚書楊公翥字仲舉吳縣人從軍武昌爲鄉塾師楊文貞公溥寓武昌困甚公以塾與楊更教授他塾館穀不及其半日往返十餘里不厭後文貞貴薦於朝 景皇帝在邸時爲宮寮以醇謹見重及即位寵眷甚厚僉云樞筦可俟而公獨奉身還吳宦槖清苦至無棲泊之宅北虜欵塞詣闕表賀因手疏乞時朝太上皇帝失上吉僅進位尚書仍乞致仕去年八十餘乃卒子津方八歲入朝 景皇帝引入宮賜餅餌授吳縣簿天順初追理一時柄臣公獨以恬退免追削或傳以前疏故云

論曰余嘗聞之長老云楊尚書仁厚絕俗方爲尚書歸僅緝一椽鄰人簷溜侵之家人不能平公曰何害雨日少晴日多也鄰人老而生子公有一驢鳴恐驚之遂鬻其驢徒步終身子懷金入市爲人所攫以告公公弗問嗚呼此皆公細行也而心事已槩見矣後之君子一命再命閭里赫奕黃衫綠幘很戾鴟張無敢覗者聞楊公之風亦或稍自省哉

僉憲直道陳公

陳公祚字永錫吳縣人永樂初詔修大典以善

書預選然非其志也尋舉進士改庶吉士叅議
河南與臬司爭事謫佃太和山躬耕十載弊衣
麤食不厭宣德初試諸謫佃者公名第一拜監
察御史彈劾不避貴勢風裁大振上疏請讀大
學衍義　上大怒豎子稱引大學謂吾目不知
書耶且疏中又有奇巧蕩心等語非所宜言即
械之并其家十六人皆下獄凡五年同邑義士
王處常季彥庸為斂錢饋食得不瘐死　英廟
即位赦復其官則親已前死乞補終制出按湖

廣益侃侃自厲尋露章劾遠王不法事復逮下
獄論斬久之遠逆節露乃出公死公論事愈切
滿九載出僉福建臬事公名既振墨吏望風解
綬去鄧茂七起時公適病在告遂引年致仕歸
卒年七十五天下識與不識皆稱直道陳公
論曰吳中風習患其太甘不患其太苦陳公與
人語嚴峻刺刺苦而不堪其操行其讀書皆刻
厲自苦故人謂三苦先生九死靡悔百鍊愈剛
孰謂吳風不競哉抑人固有命也直如弦死道

邊陳公乃竟以老壽終矣則彼依回首鼠縮躬
卷舌者又安在其盡夭全乎於時有御史練公
綱所在剛鯁亦終老於吳

劉文恭公

祭酒劉公鉉字宗器長洲人少有至性母疾刲
股啖之比卒哀毀幾殆以善書薦入翰林明年
中鄉試授中書舍人預修兩朝實錄成遷兵部
主事仍供事內庭累進翰林侍講特命教習庶
吉士時同鄉楊侍郎翥以潛邸入見館於公

上問楊公孰可為相者楊以公對出亦不以語
公也而或泄其語公恚曰館楊公乃為相地耶
因謝使他徙即謁病歸尋起國子祭酒時　景
帝將易儲公卿皆上牋請而公不與名　睿皇
復辟閱公卿疏獨無公名心善之丁繼母憂詔
起復固辭不赴服除會選青宮寀即擢少詹俾
侍講而公暴卒矣年六十五贈禮部侍郎公博
學能文章每篇必旬日而後成所傳假菴集公
別號也

論曰士當危疑之會不能自立旅衆爲進退者
得失心累之也劉公靦相位如浮雲若或浼之
又肯以易儲請乎夫使劉公而相後之論次劉
公者不過易一相銜耳其寔何益劉公毫髮違
衆守是不虞奇禍不摇危議殆庶幾古稱社稷
臣矣

邢布衣先生 附朱性甫邢麗文兩先生

邢蠶齋先生量字用理居葑城之東陋室三間
青苔滿壁折鐺敗席淡如也平生不娶長日或

不舉火閉戸讀書唯啖餅餌一二而已僉憲陳
直道公致政歸嚴峻不交一客唯挾册就先生
質疑清談竟日不設湯茗吳文定公歸自少宰
過訪叩其門先生曰吾方執爨未有五尺應公
柰何吳公乃假鄰家胡床坐門外良久俟其終
食乃進先生清瘦如削自經史釋老方技無不
兼通詩甚秀逸郡守或請其詩公曰古有采詩
無獻詩吾豈以爲羔雉哉因削其草門人朱存
理僊收其遺數篇存理字性甫篤學善談名理

讀書杜戸稱其師傳與同時朱凱堯民稱兩朱
先生
邢參字麗文或云即用理先生之族孫也爲人
沉靜有醞藉固而不陋嘉遯城市貧無恒業唯
教授鄉里以著述自娯無所干請嘗遇大雪諸
君往視之則屋三角已墊方携書坐其一角不
椽者相見但誦所得佳句絶無慘凛色也早歲
喪妻終不再娶優游以終
論曰詩有之皎皎白駒在彼空谷又曰獨寐寤

言永矢弗諼此則幽人隱士之槩也吳故饒隱
君子如邢先生清貞介特流風穆如彼其人豈
以交陳僉事吳少宰諸公爲重耶夫僉事少宰
得交邢先生乃重也空谷考槃此爲稱矣性甫
接先曹之與刑暢遺民之雅韵麗文養和靖蹤
汪汪德心恬泊處約嚼然不滓即非厥祖乃肖
孫枝矣

參議尤公

尤公安禮字文度長洲人自少以德業自厲嘗

行從委巷邂逅一妹獻笑公亟掩面走後不復由其門同舍生有欲試之者引至妓家公望見即反走遂於此生絕有友當戍泣謂公吾必不生還妻少且更嫁矣如弱息何公曰子第往我在無慮也已而友人死公賑其妻得守節終身復娶其女爲子婦教諭崇安秩滿諸生詣闕乞留　上命增秩還任已用楊仲舉尚書薦召拜祭酒公辭尠學不可爲國師改授中丞又辭才弱乃叅議貴州旣而謝歸貧甚絕不請人人亦

罕識其面太守況公聞公名亟欲識之物色良久得一老於絡絲巷布衣芒屩泊如也守見所居監陋欲割官地益之謝不可遺以金亦不受卒老死陋巷中

論曰漢楊公有言我有三不惑者酒色財也則財色之於人甚矣哉吳中習尚以風流嘯達爲高遠色安貧且以爲固爲陋而爭譏之視尤公何如耶一語要約沒身不侵辭尊居卑甘以窮死潔身修行斯固章縫之儀羽矣

陳僖敏公

太子太保陳公鎰字有戒吳縣人永樂十年進士爲御史遷按察副使尋擢副都御史鎮陝西得便宜行事公居官錬兵屯田水利鹽政所至有經畫而於關中尤著與靖遠伯王驥更迭治軍驥老將自謂弗如也先後涖陝十餘年以長厚得民心毎行部久旱必雨雨久公至必霽民益愛戴公而最後陝大饑其卒數萬人上書願得公詔往賑之所活無算還掌院事加太保賜

玉帶會得末疾乞歸又三年卒卒而關中郡邑處處祠之有事必祝若肹響云

論曰余嘗見公画像鬚髯戟張目光如電蓋赫然如神人也顧其中寛然長者豁達有大度居官仁恕不爲一切苛辨其在關中關中人疾病晉爲公肩輿輒愈故公出則老稚婦女爭前嘯呼願得一肩公笑弗爲却而治軍老將弗能過也蓋庶乎文武爲憲名臣矣

韓襄毅公

韓公名雍字永熙長洲人弱冠舉進士爲監察御史以强幹稱尋奉命録囚平反碭山教諭丘純寃按行江右衆皆以公年少易之公振刷精彩一道皆驚廬陵饑盜大起公設伏捕首虜二百餘遷按察副使即擢僉都御史仍撫其地公年未三十也時土木變起北虜猖獗西南夷繼叛所在傷殘獨江西賴公稍安亡何以用事者得罪左遷臬司尋入少卿大理復爲都御史與都督趙輔率師十五萬討廣寇直趨大藤峽曰

大藤峽爲賊藪本也諸軍不先其本乃分兵逐末分兵勢弱趨末無威我全師直擣南可以援雷廉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以斷陽峒諸路彼分而拒我聚而攻首尾互應破之必矣遂統兵進攻賊于絶險處設伏矢石如雨公縱火焚之白日晝暝又用同邑判官周奎計破九層樓諸壁先後斬獲四萬一千七百有奇賊遂蕩平攺大藤爲斷藤久之開府梧州與中貴人黃沁不相能爲所訐公即乞休歸歸又七年卒年五十七方公之討賊也有儒生數百人跪於道左曰我輩苦賊久聞天兵至願投麾下爲三軍先公叱武士悉縛斬之衆皆疑既縛而衿中咸挾利刃蓋賊閒也乃皆斷頸散手足刳腸胃分挂箐棘中賊大驚沮後有屬吏自負善談兵議論縱横適縛賊十餘輩至公授戈使斬之屬吏手戰不能舉公徐下堂斬其首以灰灑地攝衣上談論如初公復上言嶺東西地廣山深須分設撫臣而兩廣勢宜相聯屬宜置總督

皆報可公治軍威嚴三司長吏見跪白事促縮如小吏牙前設金鼓數百儀節詳嚴賓佐皆極一時之選

論曰聞之嶺東西人至今猶憚韓公威至肖而土木之以爲神云公洞達凱爽篤于孝友與人交有信義不爲岸谷臨戎莅政豹變鵬摶雖殺奸摘伏而事簡心平每一出師必以妄殺爲深戒也是時四郊多壘公歸年甫艾而南北尉薦亡慮數十輩皆不報則猶以中貴人故耶嗚呼

生才不易用才不盡蓋誰昔而然矣

侍郎孔公

孔公鏞字韶文長洲人　宣聖五十代孫舉進士知都昌入覲以一扇貽冢宰冢宰以爲忽已改連山先後皆有惠政遂知高州府時嶺南盜起其魁鄧公長者擁衆據茅城距高不十里城無兵可守勢已亟公乃單騎往諭有良民千人爲賊所縛林林道旁號呼動地公弗顧徐行抵其壘賊駭挺刃彀弓弩欲恐脅公公下馬據中

坐極言利害又徧歷其部曉諭百端賊乃羅拜請降送公出公指道旁縛者曰此何爲者當亟解釋之遂降其衆數萬論功進按察副使所剪刈大小以數百千計威名益振後遷廣西討荔浦賊賊望見旗幟驚曰是高州孔副使耶即潰散黔中苗阿刺以黠悍善籌算而挾其子溪力敵百夫父子豪長溪洞間二十餘年屢殺傷官軍無如之何朝議乃擢公副都御史撫黔公至以策授清平指揮王通曾瑞一鼓擒之入爲工部侍郎舟至富陽縣卒時年六十三方公還自嶺家人携一英州石歸渡梅嶺登舟既莫矣公適見之怒而沉諸水水底清絶峭聳飛動往來者至今指相語徵孔侍郎峻節

論曰吳中人柔脆不任談兵其性然矣故　二祖時開國元臣即無吳人者世傳公之卒也有白氣自舟起直亘天表蓋日正中也而星煜然墮地有聲然則公之生豈無自來耶先師有云我戰則克公無忝厥裔矣吳是時襄毅韓公以征蠻著功名而公即其亞云

淵孝先生杜東原

東原先生瓊字用嘉吳縣人先生少孤能自刻厲讀書書無所不通旁及翰墨亦皆精好爲人敦茂長者一時品望甚貴郡守况公廹欲見之匿弗肯就晚歲持方竹杖出遊朋舊間逍遥自娱號鹿冠道人菜羹糲食怡怡如也家有小圃不滿一畝植竹蒔雜花築瞻緑亭居其間醇和安定道韵襲人年八十卒嘗割股愈母疾而秘

之人無知者及卒會葬千餘人門人私謚爲淵孝先生

論曰人言吳胥多輕佻喜自炫如杜先生者孝而秘之不欲以篤行名讀書能文與詩而弗自振暴也鄙何淵淵慥慥君子哉吳初有陳翰林嗣初者以文行徵深經術號陳五經杜先生蓋從之游而五經子孟賢亦能文侍姬曰梅隱居士爲掌翰墨之役與其友張淮豫源孫繼康王孟南皆杜門詠歌不求人知嘻吳風流固如此矣

僉事劉完菴先生

完菴先生珏字廷美長洲人少時太守况鍾推擇爲吏謝不願願得補諸生守許之舉鄉試以材薦授刑部主事歷官山西按察僉事甫艾即致政歸先生修身篤學動師古人初在刑部有丞犯法當訊投金二十斤先生曰我方憐若若暮夜相汙其睰明矣遂致之理家居與直指善旁邑致重賂求居間者望門而返事母篤孝女兄少孩子幼迎歸買田養之終身既罷官即第後鑿小池閉門幽賞時人罕窺其面

論曰劉先生老而嗜學不衰其天性也爲詩尤長七言清麗可詠書法出吳興畫師王叔明至今鑒賞家猶知珍劉完菴也而孝友峻潔則吳人有未盡悉者余故論次其行事見完菴先生固在此不在彼

副使陳公

陳泠菴公琦字粹之長洲人仕刑曹郎用法平

尋遷副使按察江西禁絕請謁禔身刻苦行部惟携乹糒自隨所至飲水而已有權貴人壅水爲陂田利者貧民無所得水公至立疏決下流抵其家人罪還陂於官後值計吏權貴爲蜚語中之罷歸蕭然一室不謀朝夕唯傭書以自給宴如也郡有教諭朱昂妻以冤係至產子于獄戶公悉其枉直入郡庭索香火爲誓於天而後白其誣所生子即朱中丞統後以功名顯

論曰余每見閭閻中有冤抑事薦紳先生環覩

相向莫爲出一語以告有司也賢者護其名并遺其公不賢者借其名乃行其私遂令賢者不言言者不信而柔梓如秦越矣如冷菴公居官嚴潔居身刻苦慷慨一言而究婦立釋彼其素行淵塞固有以取信於人人也嗚呼孰謂清苦士無當於世用哉

大中大夫劉公

劉樱園公昌字欽謨吳縣人生而穎敏讀書過目輒誦善屬文十九舉解元明年會試第二人

廷試對策頗忤時宰抑不及第授南曹郎乙巳之歲虜寇充斥作權論景泰史局開首預掄選作史論視學河南搜集殘碑作中州文表又作河南志晚宦嶺南作炎臺記以家在吳中作蘇州雜志裒撮聞見作懸笥瑣探紀錄海內人物作叙士平生所歷大都曰金臺南都曰雨花臺中州曰嵩臺嶺南曰瓊臺蘇曰蘇臺故有五臺集初公以詩名大振郎署間翰林先生見而畏之其蒞河南所斥削不少借以是中忌者偃蹇

不得推遷僅叅政廣東而卒年五十

論曰富矣哉劉大中公之著述也余盖求其所爲雜志及叙士而不可得見然觀其他所著撰皆持正非漫然者楊儀部君謙云是時葉文莊公最知公公不少干薦終身不致大用則其人亦豈僅讀書綴文者乎後有僉憲劉鳳子威者著書至八十餘不衰持論每乖而詞頗奥勒成幾數百卷

太僕少卿李公

范菴李公姓一名應熊字應禎後以字行更字貞伯長洲人舉鄉試不第入太學中官牛玉聞其名屬祭酒欲延爲弟子師公不往以善書選中書舍人故事中書班列給事御史上近輒易其次公上書爭至再語侵大臣不報而僚有侍進者公不樂與俱乞改教官不許俄而中旨詔諸舍人書佛經公言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未聞有佛經也　上恚廷杖公幾死已遷南兵曹郎歷官太僕少卿致仕歸又三年卒年六十有五

予祭及葬論辭有學優才贍性直行方語洵寔
錄矣公為人剛鯁嶽嶽不撓所至與人爭辨引
經證典莫能難也郡守劉某征歛苛急人呼白
面虎公作虎渡河詩致之守猶不悛猝遇守於
道面斥之一市皆驚守怒按其籍乃無寸土祠
其家盖無淡旬積也始慚服公雖貧緩急人不
啻巳獎拔後進如恐不及而待之甚嚴曰前輩
自有矩度過崇虛讓豈所以示教耶故人子弟
有不畏父兄而絕畏公者公毋以産難死忌晨

輒閉戶哭竟日終其身

論曰李公博學能詩書法自成家盖軼唐宋而
上之然公每恥以是見名故余亦不以是為公
名也弇州先生謂李公所在慕立奇節夫慕者
猶以名取公剛峻性生如沁流峭壁湍急洶震
何云慕哉清彊果毅侃侃終始斯眞吳人士之
神砭已

叅議胡公

胡公琮字承德長洲人舉進士令江陵遼王橫
甚其下推剝民不堪公一繩以法王欲以利啗
公因饋食置金其中公正辭却之王稍戢以高
第拜監察御史左遷麻城令貳守常德署郡篆
時有大璫自滇還所在索賄笞繫官吏公不為
禮召邏卒欲檢其槖拜疏璫懼亟引去他日有
詔括諸郡金檄牒旁午公持不下僚屬相繼請
謂且得罪公曰金非郡産也又歲儉可加賦乎
即有罪罪主者諸君何與巳詔罷不徵而他郡
先徵發者皆媿常德云服除更貳處州民有發

地得金沙中官上聞請開礦公爭之不得因疏
於朝條其利害得免嵩考乞休時王端毅公為
冢宰持其奏不下公請益堅乃增秩以叅議致
仕公丞處州彭惠安方撫浙屬其邑子為尉者
已尉不法公按斥不貸惠安反益賢公其以郡
丞進藩司彭為少宰與有力焉人盖兩賢之嘗
書戴某與公同年又同御史其後為權璫所引
公遂與絕他日入京某為司寇數往請終避不
見也既歸益自嚴重郡守史公慕公名强與公

燕守醉偶謾語公恚罵曰吾本不見時人無事輕出乃爲鼠輩所侮拂衣徑出自是掃軌滅迹雖周親客友無能窺其面者年八十卒于家

論曰守官而不狥大璫不狥大吏極其害不過失官而人卒莫之敢也然胡公乃吏以此見知於少宰矣如公同年友以附璫故究亦僅得尚書夫附璫而尚書尚書足貴乎且尚書有命即不附璫亦尚書也人亦徒自賤耳邇年士大夫和柔自尚余嘗見鄉薦紳十餘輩供張盛具自

往迎郡守飲守坐堂皇視文書自如自晨至暮篤老者幾至顛踣閽人竟弗爲通也嗟乎何其中無一胡公也哉

吳文定公

吳公寬字原博長洲人以進士第一人入史館方其未第則已有重名一時鉅人皆推其文行朝以大受矣歷官宮詹侍　康陵東宮時侍暨不欲太子近儒臣數移事間講讀公即抗疏曰東宮講學寒暑風雨則止朔望令節則止歲不數月月不數日日不數晷又況可推移間歇乎古人八歲就外傳欲離近習親正人也即曰習讀於內豈若就傳於外　上嘉納公進講閒雅詳明意存規諷至理亂安危邪正之際未嘗不反覆朗誦也　孝廟時孝肅周太后崩議祔葬廟禮先是　憲宗朝孝莊睿后崩中外藉藉言周太后萬歲後葬裕陵祭　睿廟禮皆如嫡輔臣無敢言者　上仁聖以綱常爲重召輔臣客諭便殿悲愴感動必欲如禮公時掌詹事與議

揖衆議臣曰魯頌姜源閟宮春秋考仲子宮皆別宮也漢唐宋皆然至宋始有並祔者其禮乖謬然皆諸帝繼室作配天子非後世嗣承帝位所尊崇其尊崇所生追尊祔廟僅仁宗之於李宸妃此非禮之甚者何可爲天朝法議上始定改謚孝肅不稱睿別祀奉慈殿矣奉慈殿在奉先殿西　上初建以祀母孝穆太后者也今稍展其制中奉孝肅左孝穆嘉靖初右以祀孝安邵太后云久之進禮部尚書引年乞休溫旨不

允尋卒公好古力學望實蔚茂邅迴不進意消
如也居翰林時戢小圃蒔花木退朝執一卷日
哦其間客至分題諷咏清風穆然如不知有宦
者生平多雅游而獨不交富人初第時或請締
姻公曰此文中子所謂夷虜道無虜我詩文淳
美書肖眉山至今猶爲吳珍
論曰公之祖壽宗父孟融皆善士祖有疾父日
徃西山汲澗煑藥徃返日三十餘里不倦所稱
東莊翁也積久而昌生忠信宏厚如公者宜哉

公寛然長者恬於榮進然至於昌言守正引經
定禮使朝典無頗又何侃侃鑿鑿耶公別號匏
菴言匏不食不材以自況也而八音克諧神人
以和匏且適宗廟朝廷無用者未必不有大用
矣　太祖稱吾取士欲得經明行修博古通今
文質得中名實相稱者嗚呼吳公乃不負　聖
祖設科意哉公有從子名奕號茶香亦韻士

白石翁沈先生

沈氏家長洲之相城有孟淵者以儒起家二子
南齋貞吉同齋恒吉皆善唐律工染翰不可以
金錢購取家庭之間自相酬唱下及童僕悉請
文墨同齋有子曰石田先生名周字啟南晚更
自稱曰白石翁至今吳中雖市夫豎子無不知
有白石翁者大要得聲翰墨間其丹青之學超
聖入神雖北苑巨然徐熙父子復出弗能過也
書類山谷老人詩則白香山兼情事雜雅俗當
所意到亹亹不休博學無所不通多著書而皆
非先生之至者不肖嘗聞先君子每稱先生行

事蓋若隱若俠又恂恂內行淳備篤實君子也
自其少時天才溢發爲文援筆立就則已不肯
治舉子業以故得專意讀書築有竹居居其中
挾冊而哦其勤乃倍於經生時郡守汪頗有善
政其人故傖父也聞沈某善繪事則檄召先生
繪府門先生弗辭挾一繪工徃日衣緇布服冠
里老冠坐守鈐下出則跪于道左繪畢乃去他
日守入朝遇孤卿大臣無不起居沈啟南者或
言沈啟南手牘至都稱守良吏守良吏守益茫

然返而詢所稱洮啟南則即向之繪門老人乃大悚扁舟造其居先生已先期匿矣已三原王公撫吳獨與先生善與語輒連日夕語不及私唯時時言宦寺宜戢貧民宜賑及他所裨益甚衆而王公亦終始不持先生一詩一畫歸事父恒齋公盡色養父好客日擊鮮而進之唯恐客不當意父以篤老終猶孺子泣終喪不飲不肉也弟有瘵疾與同卧起不室處者三年撫孤姪養寡妹具有恩禮年八十三而卒卒之日王文

恪公適去相歸里手書致訊先生索筆題黃鶴白雲四字家人泣曰憒矣既而曰黃鶴白雲瞻宰公此機超出萬人中歸來車馬忙如海先有閒懷問病翁遂擲筆而逝

論曰余所以論次白石翁者如此風雅士幾以余爲腐矣雖然翁生平乃爾則人重翰墨乎翰墨重人乎即相載而行乃其所以重者固可思也余慨風雅士一詩一執苟得當邪君守相及四方鉅公大人輒津津色喜不知如白石翁者即蹝而繪府門愈重也公卿倒屣語不及私又惡足以稱先生矣

王文恪公

文恪公鏊字濟之吳縣人少穎異不凡鄉會試俱第一至今爲制義之祖廷試復擬第一而執政忒抑之遂以第三人入翰林公在翰林日杜門讀書使閽者謝客勿通通亦不輕報謁至中官弟姪來請業者益峻却不拒以是得簡貴聲久之望愈重以學士侍經筵日講時 上有所

幸中貴人廣頗導游西苑公爲講文王游田章剴切反覆 上罷講以謂廣曰講官今日所講殆指若曹好爲之亡何遷佐吏部會虜火篩入寇上籌邊八事一定算二重主將三嚴法令四恤邊民五廣召募六用間七分兵八出奇又請科舉之外略訪前代制科如博學宏詞之類以收異材六年一舉舉不數人其俊異不羣者厚加寵遇先有官者量材加秩庶足以濯磨士類洗滌陋習選將材亦然時不能用正德改元奄

導上逸游中外洶洶洪洞韓忠定公時爲司徒
發憤不能食其屬李夢陽說公曰閣三老顧命
臣也公董爭於外三老協于内何所弗濟韓毅
然改容曰善卽事弗濟吾年足死矣不死不足
以報國遂倡諸大臣伏闕請誅八奄　上召諸
大臣傳責甚厲衆相視莫敢發言獨公以危言
繼韓公後幾定矣事忽中變夜詔瑾掌司禮首
逐韓繼逐劉謝時瑾詗事者於擾攘中不悉公
有危言遂以人望與焦芳同入閣瑾權傾中外

所鉗辱士大夫不可勝紀公曰士可殺不可辱
吾亦何顏居此瑾憾洪洞不已必欲殺之又坐
華容劉忠宣公以激變岑氏皆械繫詔獄公爲
力爭且言岑氏未變何所激乃皆減死瑾議
欲焚廢后吳氏喪公曰服可不成葬不可苟景
泰汪妃薨公又言妃廢不以罪宜復其故號葬
以妃祭以后語皆侃侃而焦芳專事婀阿瑾亦
漸知初佐韓議者公也公益自危乃懇辭去位
瑾毋念公相忤又輒發怒欲中傷公會瑾敗得

免歸凡十四年　世宗卽位舉故事遣行人存
問賜金幣益輿廩一時存問者將十人公獨上
書進講學勤政二篇優詔報聞卒年七十五公
之歸田也闔門自重不妄交與惟進一時名士
與談文史給事貞山陸公方爲諸生折行與交
至讀書相質難處輒注聞之子餘文學云故於
時人士彬彬多所興起其家富甲吳中則皆子
若孫所生息天下不能以是爲公損也
論曰近世通儒之論於逆瑾之際咸謂王文恪

之勇退不若李文正之委蛇默奪潛銷使天下
陰受其福而不知也文生曰其然乎哉其然乎
哉　武宗中葉瑾之肆毒極矣愚生寡昧竟未
曉所謂默奪潛銷者果安在也易稱介于石不
終日子輿氏戒枉尺直尋子固嘗接淅見而行
矣士大夫應世持身豈無律乎若夫卷舒在手
滅沒難尋如楊文襄王文成斯乃所稱可與權
者噫豈易言哉

楊儀部南峰先生

楊先生循吉字君謙吳縣人成化甲辰進士授禮部主事居曹事簡日惟矻矻讀書每讀書得意則手足狂舞不自禁以是得顛主事名而最不喜者人間酬應因謝病歸久之復除原官彌月再乞告吏部格不可曰郎病已安得復病先生恚曰吏部難吾棄官耶遂乞致仕歸時年未三十也結廬支硎南峰日折松枝爲籌課書書益博奥内外典稗官小說幾無不通毎歲輒持齋誦經百日不出以報其先人會詔求直言先

生上封事以故禮官得言禮請復建文帝號所司大驚不能舉其案比　武宗南巡以名驛召先生郡邑前爲先生治裝先生冠武人冠韎韐戎錦無所不狎侮已見　上令應制爲歌詩輒稱旨然不授先生官先生力懇乃免歸歸而貧益甚性亦益癖顧尚書華玉道吳以一幣爲贄相與促膝論文歡如也俄郡守折簡邀顧公先生色忽變起驅之出曰野人安敢與貴人爭客敕其子以前幣擲顧舟即汝呼慎無復應子如言投幣詰朝顧公躬往謝罪先生堅閉門叩數百莫有應者顧公毎舉示人謂過吳不可不造楊先生然亦毋易造楊先生也先生晩節落寞不得意嘗自作生志語多孤憤年八十九乃卒卒而所著書十餘種皆散落人間

論曰士固有甫歷清華年未三十而致政者乎斯其人負奇癖亦可知矣著書千卷立言有光假令稍平其氣不與時忤竒窮骯髒當亦不至如先生也然先生固足以自雄矣余嘗謁先生

墓一抔荒草大半樵蘇慨然太息欲爲請於官復其税屬鄰僧洒掃其塚而力未能也生不得意死亦亡爲慰邮者噫孰謂吳風風雅哉

都水郎張公　附李上饒爲谿

張公堦字嘉玉其先自眞揚以赤籍隷蘇州衛其大父聲遠父靜源皆善士得里閈聲公以成化丁未第進士官工部居官持廉所至有名其權稅武林尤稱嚴慎亡何以都水郎治漕事時逆瑾初用事其黨縱横江淮間公一繩以法舟

過漕則檢而没其私權姦歛手相戒士犯張郎中俄而瑾以蜚語告變逮繫　詔獄酷訊無所得乃以奉使乘肩輿非制落職戍遼陽庚午更化召還諸流人公復故官待次卒居家貧甚晨夕饘粥或不時舉既死室無一錢郡邑爲賻襚乃克歛鄉人士賢者因共歛貲葬之公纖弱不能勝衣當被逮時貫索關械荷重校暴烈日中市人傍睨竊歎莫敢近數日羸竭且死更雨日復蘇事母極孝赴戍時母年八十相持慟哭謂無更見期日夜悲泣比歸母猶健七箸安公養

逾年而卒人以爲生平苦節之報云

論曰士大夫守職官下不幸而值刑餘之肆横也大者死小者斥此其固然胷中當預辦之矣張公孱不勝衣酷訊不死置絶徼不死又安在權璫之必能死人也彼摇尾俛首乞憐取妍坐致大位者今果皆不死乎後公數十年而有上饒令李鴻漸卿始筮仕力與中官角已用法杖殺其黨十餘輩遂削籍以歸漸卿嗜讀用世蓄有氣敢言勇於任事極其量當爲能臣而世不盡知也一蹶而死竟泯厥奇君子盖重爲鄉邦惜焉

祝京兆先生

祝先生允明字希哲長洲人生而枝指故自號枝山又稱枝指生先生祖參政公灝所在有政績正統初舉進士一日入左掖門而巨璫以吉召公及其同年四人入内館出詩目試之問其故曰　上知若等名姑試一詩欲召入詞林耳公不應竟出乙巳之變　景皇帝詔奪情以都

御史起復復不應故吳中一時大老咸重祝惟清公先生少爲名家子天質頴絶讀書目數行俱下於古載籍靡所不該洽自其爲博士弟子則已力攻古文詞深湛蕀奥吳中文體爲之一變當座談笑雜遝援毫疾書思若泉湧書法魏晉六朝至歐顔蘇米無所不精詣而晚節尤横放自喜一時名稱大噪索其文及書者接踵或輩金帛至門輒辭弗應然時時醉卧伎館中掩

之雖累紙可得性拓落不問僮奴作業又捐產
蓄古法書名籍售者故昂直欺之弗算至或留
客飲計無所出酒窘甚以所蓄易置得初直什
一二耳當其窘時黠者持少錢米乞文及手書
輒與巳小饒更自貴也壬子舉鄉薦上春官累
不第當道奇其才會修史將名薦之弗果謁選
興寧令地介嶺海民尚訐惑於禨祥先生示之
禮節進秀異親爲講解群盜竄處山谷時出焚
敓爲設方畧一朝捕三十輩邑以無警稍遷判

京兆事遂乞歸歸日張酒召故所喜客與劇飲
歌呼盡其橐中裝乃巳或分與持去不遺一錢
年六十七而卒幾無以斂也先生好獎掖後進
其與唐寅先生書言萬物轉高轉細未聞華峰
可建都聚故崟廣泓茹口多戲謔而終身不言
人過所著書合詩文凡數百卷其所稱祝子罪
知者語絕誕
論曰當祝先生時其文盖岸然獨貴當世云琴
川桑悅民懌好大言無所讓亦曰天下文章惟

悅與翰林羅玘長洲祝某也盖明興百年士膠
守章句未有能恢然者也縱六經而旁鶩之庬
材復古先生先登矣先生天材旣捷少則館甥
于李少卿氏而外王父爲武功徐公故書學遂
能超宋躒唐鳳翥龍變蠕蠕六指形而下者其
不朽乃藉此乎子續亦第進士爲大官

姑蘇名賢小紀 卷上

姑蘇名賢小紀卷上

長洲後學文震孟論次

右都御史盛公

盛直菴公應期字斯徵名壁寅之後也世居長洲成化癸丑成進士授都水主事治濟寧公始爲持法矯伉公私舟以序進亡敢越者戚里近倖舟挾私物輒沒之時中貴人李廣憑上寵横甚其家人悄公威悉投緘水中以是羣怨公用阻抑薦新爲大不敬逮下錦衣獄鐫八階摘丞

雲南安寧驛稍遷爲令爲倅僉臬事所在以公彊廉直稱而僉臬金滄持鎮守中貴梁裕不法事爲所中與同官張璞晁必登俱逮復下錦衣獄鞫訊慘烈張竟考死公益譆譆不屈會乾清宮災言官論救乃免按察河南復折中貴孫清布政關中則與鎮守廖鑾軋剪其弟姪及左右翼奸者幾盡鑾思中傷之時中旨督織造罽其費鉅萬鑾檄公取直公即按籍得所支目已逾額即詣鑾鑾盛氣待公公出籍示之因問吏費如此計所造有羸金且安在願以上聞鑾出不意内慴不能對跪謝乃已時　武皇帝幸榆林士馬蹂躪頓置百需公不加賦而供張悉備一時扈從權倖氣燄熏灼有所苛責公不應卒亦不能乘也亡何拜副都御史撫四川平六番招討高文林及流賊謝文義亂尋進兵部侍郎督兩廣軍事至則破歸善賊及思恩土酋後先斬首三千有奇俘牛之方夫有所振刷而謗起先是公稽尺籍得節帥監軍脫卒甚多盡勒歸伍

又嚴戢其左右官屬不得稍動因相緣爲譏構當事者爲調停計遂除工部寔奪其權也公乃乞致仕歸歸四年河決徐沛即家拜公都察院右都御史治之公上四策曰疏疏上流而殺之曰濬濬故道而順之曰築築堤而障之曰改改別地而不與之爭詔曰可其以春和興而公先期調發民兵僝工言者援詔書劾公不待旨輒發盛冬困吏士氷雪中　上怒奪公官凡七年以廟恩復職致仕卒年六十二公負氣矻矻不

肯屈下人體貌嚴重居家肅如官府而待族屬
及貧交咸有恩禮於倫誼尤篤
論曰盛公甫筮仕而即與中瑺角也固已置一
官與其身於度外矣一再中法瀕死不撓剛腸
勁骨非其秉於天性者耶卒以功名顯於世為
能臣雖終構讒口未為不幸也夫世未有討及
於全軀保祿位而能樹立於當官者也榆林之
役整而能暇其讋服權倖寧一朝一夕所猝辦
哉

袁飛卿先生

飛卿先生名翼其字飛卿吳縣人少警敏十歲
能把筆為文有奇語稍長益事博綜奇文秘記
日討尋不厭聞有異書輒奔走求之併金懸購
至解衣為質弗惜也正德中舉于鄉以母病不
赴自後逡巡凡二十年遂以自老平生名義為
急口不言財利事與人處無岸谷而任情矯亢
不能俛仰一有所觸狂叫奮擲是是非非必達
其志晚益翫辭㴱藏不出讀書樹藝自娛而已
闢小圃種菊數百本嘗曰吾於世萬事可捐惟
積書秇菊不能忘情或時饘粥不繼回視所有
欣然自樂不復知吾貧也優游六十餘年而卒
論曰跡袁先生生平盖亦一時奇曠士也袁先
生多讀書善制舉義其名篇大都入王文恪稿
中而先生不第故世知文恪不知飛卿即所著
撰古文詞亦竟散逸亡存者昔人謂文之傳不
傳故自有命豈不信夫而况其大者哉

朱恭靖公

朱公希周字懋忠其先自崑徙吳故號玉峰弘
治丙辰擢進士第一人拜翰林修撰修會典成
遷侍讀中人瑾御公遠已矯詔奪公侍讀公惇
謹誠厚性自規矩以狀元及第六品二十年不
遷意澹如也佐禮部屬大禮垂成諸舊臣相繼
罷去公猶持議帝與獻非是屢忤　上旨乃出
為南吏部尚書會大計以公考察不當令再察
公謝再察非故典臣老不稱職唯有去耳再疏
乞致仕歸歸凡三十餘年中外薦者百疏竟不

起公之爲恭敬雖女婦孺子毋敢慢取予一介不苟門生故吏及監司部使者餽遺悉不受也其配亡煢然獨居旁無媵侍所給使僅一老蒼頭三十年不變兀坐終日几席無傾倚盛暑衣冠必整所居吳趨里紛華相屬而公蕭然一室廬舍單敝服御儉朴人不知爲公卿也里中兒稍爲不善輒曰吾何以見朱公其黠者曰秘之幸毋使公知而已盖不出戶而隱然爲薄俗風勵年八十四乃卒遺令毋乞恩於朝又名文不

得以文謚詔贈太子太保予祭及葬謚恭靖

論曰世稱恭靖朱公惇厚長者謙謙抑抑盖恬雅篤茂君子也乃其當事又何屹然壁立哉仁者必勇誠哉是言矣夫大臣居鄉非獨清謹貴也有所係于鄉之重輕乃貴朱公屏居一室能使陰爲不善者念公而慚斯何以得此於鄉之人耶彼其中誠有以大信于人心也噫以此宰制天下坐鎮羣品有餘矣

唐解元伯虎先生

唐先生寅字伯虎一字子畏吳趨里人性絶穎利少讀書不識戶外街陌其中砨砨有千里氣父廣德嘗語人此兒必成名殆難成家乎父沒猶落落其友祝希哲先生謂之曰子欲成先志當且事時業若從巳願便可褫襴幞燒科策今徒籍名泮廬日不接其册子則取舍柰何先生於是墐戶絶交往亦不覓時輩講習第日取少所治毛氏詩與所謂四書者繙討擬議秪求合時義一年試應天遂錄第一人巳未偕計北上

有旁郡富子亦强先生偕往富子以賄敗株累及爲吏先是梁文康公竣試還京與程詹事敏政從容語次數稱唐其才士寧第甲江南程公遂諳先生請三事使具草三事皆敏捷程公因亦數稱唐其當世奇才一第不足畢其長亡何而程公奉詔主會試忌先生者以蜚語聞比廷鞫竟論削程公籍而先生廢先生既廢益放浪形跡間扁舟獨邁祝融匡廬天台武夷觀海東南浮洞庭彭蠡歸益研習造化玄蘊象數尋究律

歷求楊馬玄虛邵氏聲音之理而贊訂之旁及風角壬遁太乙出入天人間而是時寧庶人者慕先生名厚幣聘先生先生往一見則度濠有反形乃陽清狂不慧以免其於世間詩文不甚措意謂後世知我不在是奇趣溢發或寄於畫下筆趣追唐宋名匠晚乃皈心佛乘自號六如治圃舍丕花塢日般飲其中客來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年僅五十四卒祝先生爲銘曰穆天門兮夕開紛吾乘兮歸來睇丕丕兮故土回風衝兮蘭玉摧不兜率兮徘徊星辰下上兮雲雨垂椅桐輪囷兮稼無滯穟孔翠錯爍兮金芝葳蕤碧舟淵涵兮人間望思盖天下歌而悲之

論曰余毎詢故老唐先生事讀其遺詩未嘗不流涕也曰世有才如先生而竟以寃錮耶當時名公卿滿交戟無一人能爲先生暴者何也困英雄而黃槁之見謂不復收矣逆藩之變佯狂自免大節確如斯其人不足千古乎彼娟先生者娟先生復第一雋耳人材第一風流第一畫品第一夫又誰能娟先生也膏自銷熏自燒桂伐漆割迺令人瞿然有餘思矣

張夢晉先生　附張敉先生

張靈字夢晉家故貧窶作業至夢晉始讀書好交游任俠作達醉則狂舞曰日休豎子耳尚稱醉士我顧不能耶與伯虎先生鄰相善一日偕游虎丘扣舷痛飲作野人歌會數賈飲亭上且詠夢晉曰此養物技不過弄杯酒耳何當論詩我且戲之因更衣爲丐者上丐賈食已前請曰謬勞諸君食無以報雖不能匈而以狗尾續若何賈大笑曰丐亦詩人耶時賈所爲詩有蒼官青士朴握伊尼等語因舉試之則響對曰蒼官松也青士竹也朴握兎也伊尼鹿也賈不測始令賡復丐酒連舉大白十數揮毫頃而成百首不謝竟去易維蘿陰下令絶跡賈使伺之亡有也乃大駭以爲神仙云夢晉能畫人物高遠有致然惟掩其醉得之莫可搆取

論曰任情肆志之士固禮法之所大繩也然其

入則皆跅跑磊落非世途齷齪者比史曰應諧
似優穢德似隱豈是之流乎雖言行不純猶足
以滌除鄙俗矣余是以論次張靈先生也後有
張救幼于者亦狂士顏嗜讀書書無所不丹鉛
晰明寒暑著述不休以結客故盡散其産老不
得意益以務誕至于冠紅紗巾生自祭而歌挽
歌行乞于市斯幾狂而蕩矣然所著書皆翼經
史佐禮樂非漫然者余嘗謁先生于白公石下
先生遽易葛巾屏侍姬而後與余揖余乃知先
生之誕固與世牢慅抹撥而托焉者也後竟爲
怨家所殺

鴻臚寺丞錢公

錢公貴字元抑弘治戊午鄉薦謁選太常典簿
時太常方用羽流爲卿公上言秩宗之任典司
禮樂統和神人不宜以異類參時論韙之嘉靖
初論劾中官蕭敬貪饕不法又集王振曹吉祥
劉瑾事著三患傳奏上亡何而大禮之議起公
因明職掌籩豆之數乘間論列會議禮者皆抑

罪公遂乞致仕既再上進鴻臚丞以歸時公甫
艾即所居旁穿冢治木以待盡月舉善族會會
必申以禮法或有緩急極力拯之竟忘其家之
貧也公學務綜博文詞爾雅既官中朝與應元
忠鄒謙之諸先生游始從事于性命而一切文
字之學悉見爲支離屏去老退林下益集諸生
講明其說所著有易通乾坤纂遺檀天解太常
都編等書

論曰成弘間吳中士大夫言講學者蓋鮮顧以
余所次諸老先生其行事寧愧於學乎錢先生
乃啟其鑰矣出懺於朝處鮠於鄉進退光明取
予介如如錢先生乃眞講學也去今數十年而
名亦不大著意其人固悙悙闇然不求聞達者
哉

徐廸功先生

先生名禎卿字昌國已更昌穀長洲人先生天
性穎異家不蓄一書而無所不通自爲諸生則
已工詩歌有聲儕偶而其語高者出入齊梁間

又著談藝錄一時操觚士爭賞爲帳中秘書既以乙丑成進士居閒曹益務切磨其學愈古其格亦愈變而上於是中原諸子咸推先生主齊盟名在大梁信陽間矣即善雌黃者於吳中先達多所譏彈然以先生卯主李何間不能啁也先生初成進士　上忽使中使問先生與雲間陸深名後陸選中秘先生弗得授大理寺副以不能其官乞徙近地便養當事者目爲好異抑之俄以失囚降國子博士年三十三卒卒時以

後事屬徐子容子容泣先生笑曰常事耳何泣蓋惺然而逝

論曰語謂人不可以無年豈其然乎徐先生年僅三十而死而廸功之名則已傳矣先生好談仙又好談道學故王文成公誌先生幾欲當先生師吁此廸功也文成强以爲吾徒北地弇州援以爲吾黨而五金八石冲舉之倫又引以爲吾儕乃究其傳故在廸功集也雕蟲小技乎哉

黃五嶽先生

黃先生省曾字勉之以其經魁南都舉進士不第遂棄去耑攻古人詞規儗六代摹畫宛然大司馬喬公宇時鎮金陵請先生徃纂諸山記一日游覽一日著撰登臨嘯咏風藻奕然遂爲南中勝事時王文成公倡道越西先生執贄徃見作會稽問道錄以爲門人咸隆頌陟聖而不知公方屢理過恒視坎途擬滯度迹而不知公隨新酬應了無定景盖自許得王氏玄珠云又自序謂思樹勳常而贍言百里必有揺敗故不樂

簪組亦愛屩屨而俗化蕩靡惟事淫逸故杜門交游知饗御有枝腹之分故不營貲產知情態成狐蜮之觀故不蓄懷較此先生之大槩也先生每月朔望必陳五經而拜之故有拜五經文所著有經說易繫奧旨懷賢錄詩言龍鳳等書子姬水亦能詩有韻致

論曰吳人於歌詠絃誦亦其性所近也徵逐奔之游冶涓之有志者亦徃徃耗其精於帖括訓詁之學而没齒錄錄者衆矣黃先生一舉不第

棄而攻古幾成其家言至今文苑中知有黃勉之氏也亦庶乎不虛其生矣俗化蕩靡杜門交游旨哉言乎

中丞朱公

中丞秋崖朱公紈字子純甫生三日遘家難即與其母繫獄陳副使冷菴先生白其冤稍長爲諸生孤苦自立正德辛巳成進士知景開二州俱以廉惠幹濟稱擢南駕部有大奄侵兵士食者公引法裁之出參江西與柄臣忤因遷四川

威茂兵備以平深溝諸部寇功賜金幣加等歷廣東左布政使又以勦平獞賊再賜金幣進都御史撫贛巳移撫閩浙是時沿海諸郡奸民稍與番舶通因緣爲奸利而以大姓豪家爲主公拜官請一切從軍典法聽便宜從事詔許之至視事悉掃諸酬應斥去黃墨綬貪汙者數人日夜申約束窮治通海舶者排根豪右剪除亡稍貸是時閩粵豗粵諸貴人多家於海其處者與在朝者比而謀破敗公所爲至華巡撫爲巡視

稍削其權公聞之怒數上章廷辨語侵執政執政聞之亦不善也公提兵平漳州同安寇捕首虜六百人移師定海屢破島夷焚餘皇幾盡又大破賊于溫盤南麂諸洋凡數上捷僅一拜賞而最後悉平佛郎機黑白番舶虜其酋及餘衆四百餘有言其爲變者公傳令悉誅其魁言官遂劾公妄殺而削職聽勘之命下矣公清強嫉深惡墨吏大猾如仇讐居恒歎吾家無一錢不任獄病痔不任獄負氣不忍詬不任獄即 天

子不欲死我大臣且死我大臣即不死我二粵豪家必死我我死自決之不授人也每搗椒自隨而時適有校尉逮朱參政鴻漸公不及問即仰藥死死三年而海寇大作

論曰朱公有言去外夷盜易去中國盜難去中國萑苻之盜易去中國衣冠之盜難蓋自公死而中外搖首不敢復言海禁事比海寇起糜爛東南者二十年而兩粵士大夫尚囂然謂寇自朱某始也夫士大夫以其私奸利事主不難殺

天子幹臣以縱島夷豈其間無一義士哉至于今而禦日益深禍亦益難測矣則安得有亡身狥國如朱公者乎老子云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謂公妄殺非也不可謂公不勇於殺也仰藥而死或符道家忌焉

王雅宜先生 附白陽陳先生

王先生寵字履仁更履吉吳縣人少從蔡羽九逵先生游蔡先生居洞庭林屋性高亢不數入城府先生㨂林屋者十年遂窮六經之奥于

宋遷固諸書無所不研討爲文駸駸似之詩好建安三謝書法在永與大令間欝然爲三吳望矣已築草堂石湖之陰岡廻徑轉藤竹交蔭每入其室筆硯靜好酒美茶香主人出而揖客則長身玉立姿態秀朗又能爲雅言竟日揮麈都無猥俗恍如閬風玄圃間也時或偃息於巖石之下含醺賦詩倚樹而歌邈然有千載之思先生當御史試輙第一顧赴京兆則不利僅以貲貢太學年四十而卒

論曰余每至石湖登先生釆芝堂御風亭小隱岡未嘗不低徊留之想見其人讀其所遺詩沉欝抓憤毋多幽憂失意之感又未始不爲三歎也先生少與其兄涵峰公俱邑諸生而名過之已而涵峰公舉進士官中丞赫然貴重矣今日較之輿仲孰多時有陳衜復先生者以布衣有文行聲其大父亦中丞至於今天下故不知陳中丞而惟知白陽山人也

給諫貞山先生陸公

陸公粲字子餘一字浚明長洲人資絶穎利六歲聞坐客論史事言漢高帝寛仁大度公曰寛仁大度耶何爲殺韓信醢彭越一坐驚異少長爲諸生治春秋有名既而聯魁其經入中秘凡七試皆首而是時新貴人張桂長翰林公約諸吉士毋往謁謁且不與齒張桂對之當散館公復試第一竟出爲工科給事少師楊公謂曰子自愛經世才也豈區區館職計哉公感激受命三月聞邊警即上言兵事又請開弘文館與博

聞有道之士講論政事優大學舉貢諸生途與
進士並行法歷徒寬進士毋棄王官及教官材
者遠方二千石以上及行太僕苑馬轉運毋以
不及下考遷調復上四事曰久任使慎考察汰
冗官復制科侃侃言事亡所避時以京朝官典
各省試公得浙江各省錄咸列鎮守内臣名公
獨削去之二司監臨固請弗得也已還朝適法
司與廠衛獄互異　上右廠衛至爲斥臺長浹
公力信其不可　上怒下詔獄踰月杖而釋之

時張與桂方張甚公極論其奸并及諸要人夜
草疏鬼嘯于庭公大言曰我男子死耳疏不可
已嘯乃寂詰旦疏入自分必死乃得旨罷二相
都下哄然爭欲一識陸給事至擁馬足不得行
俄而霍詹事韜以蜚語聞謂公之疏楊公主之
上怒遽召張還政府下公詔獄謫矣公自都匀
驛丞遷永新令平寃獄擒劇盜杖殺土豪左鐸
數世爲民患者他惠政不可勝紀士民咸歌舞
之公念中朝諸權要相中無已時且母老遂上

書乞致仕即日歸歸凡十八年不遍朝臣一字
中外交薦亡慮數十疏皆報聞而最後有以名
薦公者公鄙其人乃曰吾結髮立志不幸乃爲
匪人所汙益鍵門讀書聲琅琅達戶外臺臣郡
邑罕覩其面而或里中有不平及刑法寃濫事
輒慷慨論列鬚髯盡張不達其志不已事母極
孝母篤老多戚戚公因選聲伎娛之母死一日
盡出其歌姬十餘人而公竟以哀毀不踰年沒
矣年僅五十有八病且革顧其友笑曰丈夫當

馬革裹尸待盡牖下爲兒女子所笑言訖而逝
公爲文精整有裁碑志傳誄非其人不輕諾諾
亦不輕溢一語蓋讀其文想見其方嚴子延枝
樸實能讀父書

論曰吳中曩時之爲諫大夫者如此蓋當公時
分宜相甫禮部侍郎有時譽云而公疏斥其姦
驗於十餘年後若券也斯豈僅以意氣激昂者
耶公諸生時受知王文恪公已筮仕尤爲少師
楊公所許公歲時畫像謁之拜且泣曰吾何以

報知已也夫士之重知已如是哉如陸公斯足以報矣

世學憲袁先生

袁先生袠字永之吳縣人七歲賦詩有奇語十五試應天即馳聲場屋中乙酉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時永嘉為學士讀先生卷欲首薦同事者惡其攬權抑置二甲改翰林庶吉士永嘉亟言於先生欲見德而先生不謝亦不報謁乃密言於上謂諸吉士皆少年浮薄非大器悉左

之出先生刑部已調兵部亡何司署不儆於火有郎當夕于掫以事不往倩先生代比火作郎且獲罪先生挺身獨承其辜所司密受意旨謂故縱火謀為奸利當斬鍛鍊久之無所得乃減死戍湖州衛已用例赦歸起南兵部僉臬視廣西學政駸駸顯矣而廣西自韓襄毅公後二司謁督府皆庭跽先生不可遂拂衣歸方先生自翰林出司刑曹即以明法自任已司武選益務搜剔不以顯晦為意既盛年林居築列岫樓於

横塘俯臨湖山之勝袪篋讀書群經子史無不該覽所著撰咸足為世用年僅四十六而卒子尊尼亦為憲臣視學政以詩文世其家

論曰余讀先生世緯二十篇其於經濟大略蓋鑿鑿乎詳言之矣即古所稱賈生鼂大夫何加焉與時齟齬不稍施行又盛年奄棄如所著皇明獻實吳先賢傳諸書皆未及勒成而沒為可惜耳是時吳中父子兄弟皆能文者推袁氏皇甫氏然袁先生子魯望學憲以氣誼聞晚第進

士不肯受知首輔力辭中秘乞官南曹其風槩皎乃尤足述矣

王吏部先生

西室先生名穀祥字祿之長洲人家世名醫先生始讀書性穎敏美姿容善書畫屬古文詞嘉靖己丑成進士改庶吉士踰月而解就甲資得工部郎轉吏部代郎中司選事時太宰鋐陰陽倒置先生堅持法不肯阿因數與忤意忽忽不樂念母老乞歸養而其兄故在尚書用例格先

生謫倅眞定遂歸養母者幾三十年持身峻潔不妄交一人手録古文籍至數百千卷咸精好不忍觸手以詞翰徵者不輙應杜門却掃焚香而坐一室之内琳瑯金薤謐如也歐寧李公爲太宰奏起之先生不赴最後徐文貞當國起補南選部謂旦夕且列九卿復不赴或勸駕者先生笑曰豈有青年解綬白首彈冠者乎竟終老田間卒年六十七

論曰郡守蔡公盖嘗表公所居里爲清德云余

髫時嘗慨居先生讀書處披其室如見其人茅屋三間清風猶脩然襲人也當先生居選部銓然有澄清之志假令得當大吏無所齟齬建白可勝道哉枘鑿不入拂衣歸林丈夫顯晦豈繫一身事矣余每見司選者和柔自媚苟幸无咎皇皇以自全其遁遷卒亦不越於卿寺也夫吳中卿寺何限而王先生竟以一倅不朽矣有志者將焉取哉

陸尚寶五湖先生

陸先生師道字子傳長洲人弱冠舉于鄉又七年戊戌成進士太傅李文康公閱先生卷絶賞之閣下盛傳陸其卷文章賈董筆法鍾王已擬上第一人而首臣欲識之使人邀致邸中者再固謝弗肯往遂置次甲拜都水主事久之改儀部入直内閣制敕首臣必欲羅致門下公弗屑以母老乞歸時年未三十也歸凡十四年養母備至撫同母弟極其友愛母卒以孝廉聞使者交薦之又十年起祠部郎道遷尚寶少卿嘗一

奉使秦遍歷關中形勝秦王習聞先生名饗以厚幣謝弗納還署司篆復請告歸尋病排病六年年六十四而卒先生長身玉立美鬚眉仕宦垂四十年立朝不滿一考予告之日杜門讀書師事先待詔刻意爲文章及書畫皆入能品居平不妄交游監司守相莫識其面自奉詔起始通賓客爲具享郡大夫至稍後遽徹席什燎以酒饌與鄉老相勞已遂闔門不爲應客矣將赴闕久之不能治裝鬻其居以往歸遂無一椽子

士仁敦朴有古風而女適趙顧光者博學能文備婦德世所稱趙大家者也

論曰當陸先生射策奏最既巳擬第一矣而柄臣以禮請見也即一往豈遂喪其生平哉先生則毅然弗屑也先生弗往僅失一第一耳三載遄得之斯其人何有至今聞陸先生遺事有志者乃肅然雅拜矣趣操又安可不素定耶先生少嘗受經王祿之吏部仕俱非久俱雲卧中林俱以清風高節稱儀鴻威鳳于當世嗚呼休哉

隆池彭翁

外大父隆池翁年字孔加長洲人父昉以名進士令新會不能其官輒罷罷不能其家家益落翁少而頴異新會公即以酒沃之曰飲酒而巳即讀書貴復作而父何益翁遂不受舉子程業日取六經諸子史兩漢古金石言讀之讀且遍爲文章工詳腴尤長記傳頌詠詩大抵宗盛唐旁及香山郢州精法書宗魯公率更行體翩翩眉山矣既喪新會公則廢著而供喪葬毀骨立郡守南充王公察翁孝廉上視學御史幣聘翁入郡庠而歲廩之巳又檄翁應試翁爲一之南都登鍾山望大江而返卒不請廩曰是升斗粟天子所養士以需異日用者吾安得食之亡何竟請於後御史以免翁雖貧所交皆賢豪長者然不肯一言干乞玉立秀爽善酒德益醉益恂恂溫恭長者口不挂人臧否故相夏文愍公聘翁記室謝弗就分宜罷相以身後托翁裹百金裘爲聘亦謝弗就年六十有二而卒方翁之卒

也能預爲日至日炷香以測晷且盡曰未也更炷至半曰是矣遂翛然而逝

論曰先君子爲不肖言翁趣操甚潔曰如翁者乃足以愧夫世之充隱者矣翁既謝儒衣冠而亦不爲居士服曰吾安能畀時吾不及時且吾敢倍實而冐此名哉邦君守相有式廬無報謁也四方道吳者戶外轍跡恒滿而不數數見覬遺雖斗升粟非文字交即峻辭若浼蓋竟以貧死矣嗚呼吳曩時之稱山人者如此夫

方伯陳公

方伯雨泉公鎏字子兼世爲吳人少有大度嘗遇巨蛇起坐側弗驚一夕盜入室取其衾亦弗動家人旦而詰之曰夜半落盜手矣甲午以易魁於鄉戊戌成進士授工部榷荊川木一年課不登而尚書察公廉亡能難也累遷臬副視四川學政公校諸生文藝即付郡邑庠不問某甲乙有無知名士以故居閒自絕而所拔士貴而造公廬或以書贄謝者公輒曰嚮者吾知君寔

不知爲君今者君知我我又不知爲何君也分守湖南一案而出大辟五人裁武岡諸王之亂政者已遷河南其御史倨甚公故褒衣緩行又中褭係解御史怒則笑曰吾豈故欲中褭係解耶而怒爲乃竟爲所論歸歸久之起家雲南已遷蜀自叅政按察使以至布政咸不離蜀所蒞輒有聲署數篆皆理治軍軍治人益異公文吏有開濟才旦夕望公開府而公年六十三乞休矣歸又七年而卒公爲人坦易不設城府中寔

耿介初爲臬使有倅餽罌窯而中金呼詰之對曰單食羨也公不受即柰前使何其不上羨即柰後使何公斥出之後署藩篆鉤羨萬金悉歸庫筦庫者以例請公怒曰若知取羨例也不知不取羨吾例耶餘奉悉給族黨歸田不能資伙臘中堂廣袤丈許榜曰已寛豁如也嘗有客過公公留飲顧問中厨鮭菜幾何荅無之復問甁中酒幾何則恥久矣相持大笑因過鄰舍飲而自其居里中里中豪椎牛饗公謝不時赴罷酒

故舊或僧寮道人舍濁醪麤餚諧笑亡已色適戸僅中上奕不登品而觴則觴奕則奕意嘗在餘憮善行草尤工榜署書詩文亦洒洒顧不甚甚注思大要以眞率勝人也

論曰當時名能任眞者先王父國博府君次則陳公矣夫世所爲矯情以自飾外堂堂而中捎如者亦爲名位計耳陳公之率也乃雨泉名到于今官亦階二品矣公大王父直道先生以剛勁聞公顧寛然長者乃其中耿介內行嚴潔乾

謂祖孫不相及耶朴士見文文士見政公淵乎不可窺矣

張孝廉先生　附周汝宗

張敬堂先生基字德載吳縣人庚子舉應天薦薦而例得坊金百一日散之親族畧盡當會試有顯者與先生善欲爲道地先生咄曰立身一敗尚欲何爲哉竟弗應歸屬疾久困醫藥間怳然若有懲者遂究心爲已之學病亦自愈屬當試而聞其父訃哭絕乃蘇已服除復當試有善

相人者謂而骨法當上第而色有阻者何也先生念父没大母且耄遂逡巡其行亡何大母死已而其婦亦死先生乃歎曰毋老矣誰與朝夕耶自是步武不忍離屏去冠服爲野人褰治一室甚潔扁曰愛日以居毋手擇果實浣蔬茹嘗而薦之湯粥滫瀡非親調不進也於書無所不窺而尤邃于經術多所箋纂晚而稔之身心融融如矣顧其持敬日益甚自檢日益微客奉毋外足不踰戶婦亡不更娶旁無姬侍食不葷寢恒不脇席也歲大祲有米數百斛悉以賑饑者而屬軍興族皆役先生歎曰吾何忍獨以例免而煩族之老弱爲請於官毀家以紓之自是產若削矣先生攻内學體氣益充忽一日顧其子曰何日當出行吾且行遂爲日期之子大駭而至期一夕候毋安者十餘昧爽趺坐頻誦一念不生項而目微上指瞑矣几上手書數行則皆身後奉養事也年五十有九先生嘗銘坐右曰勿展無益身心之書勿吐無益身心之語勿近

無益身心之人勿涉無益身心之境羅文恭公以爲四勿翼云

論曰此眞孝廉也哉雖天性純粹乃其得於學植者深矣先生之學蓋自主敬入也敬則靜而虛明湛然至德凝矣後先生六十年而舉于鄉者爲周汝宗氏汝宗名胤昌本施姓其人篤實有隱操能無慚孝廉名也踰壯而死惜乎其未究於學也然猶足以襟領人倫矣

憲副泳崖金公

金公世龍字孟陽長洲人嘉靖辛丑成進士歸乘車蓋誤觸里人即下車請罪後遂徒步終身歷官憲副所在皆以廉謹聞自謂早登第有官守不得精研六經之旨因乞致仕歸歸而家無一椽下榻蕭寺閉戶攻苦不交一客考索經文奧旨而精思之窮日夜不厭日食糕糜一二片麻湯一杯而已給事蒼頭都無一人蕭然如苦行僧焉有邑宰不知公名責以踐更公即倩人往踐更宰後聞大懲亟叩門請罪弗應也而郡守王公者雅慕公三造請公廬公曰是不可為泄柳矣假衣冠而進之語及刑政得失又亹亹其中窾也王公退而歎曰吾始欽金先生清德足為鴻羽不知其經緯條暢又龍變如此年八十四乃沒沒時謂其子曰我雖貧生平不假人一錢惟張幼于書一篋讀覽未遍猶在床頭可亟返之所著有六經字原三十卷又有預約以敕子孫皆眞實語

論曰余讀金先生遺書未嘗不歎其有餘味也曰為子孫一再傳計而不能保者人咸憫之為子孫千萬年計而不能保者人咸笑之又曰好利之害不過風俗卑下而已好名之害以似作眞不壞天下不止其論儀禮則曰東周文勝儒者綴拾成案為書多一儀文奪一眞心全是儀文全無眞心矣讀其書想見其人清眞之風猶頹然拔拂也夫有志之士清非難也而眞為難眞則精神流溢篤實而光輝矣以金先生之苦節深經術沒三十年子孫貧莫為表章鄉賢之

祀缺如也觀風使者安在乎

錢叔寶唫叔平兩先生　附蔣翁子健

叔寶先生穀其字叔寶世為吳人先生少孤能自勵讀書家貧無所得書游先太史門日取架上編表讀之且遍復以其餘能習繪事心通神解超入逸品於是聲日益起戶屨時時滿顧先生愈不為家家亦愈貧先太史過而題其室曰縣罄先生笑曰吾志哉而其嗜讀書日益甚手錄古文金石書幾數千卷校讐至丙夜不休所蓄

集書有三國文類抄南北史摭言隱逸集長洲志三刺史詩及續吳郡文粹吳郡文粹者蓋仍宋鄭虎臣所纂而續爲數百卷吳中故實將無踰此惜其家貧而世且尠好事者莫爲梓行亦未有副在名山也又盡裒集吳中先賢而像之各手錄其誌若傳而聯掇之開卷一室琳瑯照座下及几榻之微亦必摹勒宋元名人手蹟婆娑把玩以自愉快性復勁直不能容人即游於名士大夫間皆能藐之以氣語亡私者客或稍

不當意披衣徑出不顧竟以是貧且老有子充治繼其風而同先生時有陸治叔平亦善繪事饒風雅築室支硎山下雲霞四封流泉迴繞手秇名花幾數百種歲時佳客過從即迎致花所割蜜脾劓竹萌而進之苟非其人强造者以一石支門剝啄如弗聞矣倜儻嗜義當貢以與其弟腴田數頃盡棄以搆其先祠於友朋誼甚篤兩先生者蓋皆吳中高逸可以揚清起雅而世僅以秇知兩先生謂知兩先生哉後皆以壽終

論曰昔人謂畫能使人遠則非遠心人烏辦此乎讀書萬卷烟霞四封逸氣磅礴應於心手歷千年猶足想見其人也故余竊謂吳中自兩先生沒而畫品絕蓋其品絕矣後有蔣乾子健者破屋半間隱居虹橋一介不苟八十年如一日也桃源江進之爲宰表其廬爲東海冥鴻殆庶幾焉

安節袁公

尚書袁公洪愈字抑之吳縣人丙午舉鄉試第

一人明年成進士授中書舍人拜給事中出爲閩臬視山東學政入南京卿太僕光祿太常因致仕歸久之起故官歷任吏部尚書蓋自少卿後凡八徙不離南而公乞休亡何捐館矣公性而清介朴直能并苦節通籍四十餘年所得奉賜多寡悉與昆弟族黨共以三品里居垂二十載容膝之居不增一椽南畝尺寸無所拓出入徒步或攜一平頭乘小舠猝遇之不知爲上卿也其清風恬節海內望如星雲麟鳳年七十四

而卒子治中君一殤憖而貧至不能具饘粥以死故公沒而志誄碑傳都無可考莫從裒其生平行事也不肖第聞之先君子云公爲諸生赴儕偶文會第攜餅餌數事就僧廬啜茗飲一杯强與會食則不可曰吾貧生不能與諸君往還相酬日溷諸君吾且不敢厠末席耳爲給事嘗糾銓司詞林各一人皆權相幕客又時時語侵太宰以是出之建寧其自太常歸里借榻道院中繙閱經史性能飲啖日惟蔬茹而已不能具

一肉食以爲常至長南臺又能明御史之直言即忤旨不問蓋清操肅穆與海忠介公一時相望於南都至今南都語袁安節公雖婦稚能頌其廉而賢士大夫相率欽其節憐其貧無後幾謂廉吏不可爲也公夫人沒二十餘年不能襄窀穸巡撫臨川周公爲具金櫬葬之

論曰余童子時猶及一見公公疎眉方瞳端茂而豐下蓋望而知其長者鉅人也敦薄廉頑百世模楷矣周撫公之櫬有曰生有拔葵之操死無負薪之子一丘慘澹誰與優孟之歌孤櫬蕭條久遲脫驂之誼澤未衰於五世魂空望於九京覽其詞使人惻然心折也嗟夫今之爲大吏者日夜輦金帛而之要津耳誰能卹道清澤枯骨以爲士風激勸者如臨川公即有意近名亦惡可訾議哉

封大夫吳德園先生

吳先生尚儉字恭先尚書文端公孫叅知子孝公子也家世貴顯先生幼即清約無聲色紛華

姑蘇名賢小紀　卷下

之好嗜讀書一目八行俱下未弱冠已騰聲秇苑間顧累試不利後以年資貢太學再試再不利而先生倦矣時則長子安國已成進士先生遂屏世務杜門一室日益讀書吳胥子既貴則封公乘軒車出入呵殿平頭奴子從衡里閭中亡敢問日居閒造請邦君大夫每當鄉飲則遜賔賔筵以爲是三達尊也先生恥之自進士公始爲令爲臬副爲藩叅皆封先生如其官章服愈貴重矣先生沒身却弗御也監司守相即知

先生賢而請見者皆弗一見去亦無所報謝也吳氏家門鼎盛田園邸第甲乙吳中當叅知公没而析箸先生獨取郊外一廛蕭然庳隘僅庇風雨展經史滿其中昕夕哦咏不問家人產幾何里中有何事客到門幾人即密戚至友自先君外竟罕窺其面矣先生敦篤嗜義有友胡君且死以妻子屬先生先生即以女妻其子子貧甚養之終身事兄恭謹無與比撫恤諸弟姪親黨甚至所著有經學考子史纂言又以陳壽帝

魏謬於正統定其書爲續後漢云吁此僅足以見先生槩也年七十四而卒

論曰吳先生蓋以封大夫爲恥矣猶稱封大夫者明如吳先生乃無負　天子之誥命也顧不爲封大夫者又曷足稱吳先生哉夫先生挾材不一售以老然而礪俗敦鄙動足模楷語曰鴻飛冥冥弋者何慕焉及其漸陸儀可用羽則吳之嗣叔度而追紫芝者必先生也夫必先生也夫

世隱君顧子武先生

隱君祖辰其字子武世居吳之臨頓里當弘治戊午有舉於鄉宰樂安於潛二邑者爲顧榮甫公蘭有地數弓種竹木成林結椽三楹署曰春潛隱其中二十餘年清風穆如也春潛公没而子德育字克成者居之克承尤好讀書家貧無所得書則手自抄錄手所錄書幾百千卷自號曰少潛少潛公没而子武復仍其武是時春潛小圃已屬他人獨存老屋三間破牖竹几淨無

纖塵蒲團茗椀相對靜好庭中古松一株雜花數本苔痕滿堦景色幽茂所居雖闤闠中荆扉晝掩寂然空山扳其室見其人如深壑幽巖忽遇靜衲令人神骨冷然遂欲遺世不知門外風塵之暗也焚香掃地翛然自得間作小詩及畫不必甚工自娛而已布衣雖敝必潔巾舄楚楚居恒未嘗妄過一人或風日清美則偕先君子小步蕭寺中其所識僧徒必皆明窓拭几以花香作佛事者午而往盡申而還雖至密友如先

君不輒肯一飯也優游閒靖者七十四年而卒令人至今有餘思云

論曰顧氏自樂安君以及子武先生蓋三世饒隱德焉然名稱不稍彰徹何哉傳曰身將隱焉用文之假令先生不習先君子余竟無從物色先生於吳趨闤闠中也臨頓爲陸魯望所居闤闠欄蕉園遺址猶在顧先生世居其里差不俗矣然使後有君子品第三隱則身名俱沉如子武者且置何一等乎

徵君國子博士王先生

王先生敬臣字以道學者稱少湖先生陽湖叅知王公庭子也世世占吳中儒籍陽湖公以進士起家有經世志時事一不當意即挂冠歸耿介自守與先太史王吏部陸尚寶諸賢游從甚洽時稱名大夫先生甫十齡値時序清明書几曰天何以清人何以濁天何以明人何以昏宿儒皆驚異焉陽湖公里居三十餘年所以娛侍者百端備極色養比老時得脊眩疾先生卧榻下衣不解微聞謦欬聲躍起視安否公每出歸舍則迎於門風雨迎於途手調養老諸藥餌而進之其事繼母郁安人如事父郁安人性卞急臧獲稍拂意即洸潰擊牀毀器先生跽而解不得蒲伏戶外須之日且旦矣久而郁安人格其誠竟蒸蒸豫也歲甲子天台耿公察先生純孝俾遞次起貢强之入試以親老不行而唯以坊金分貽族屬先生嘗謂議論不如著述著述不如躬行故遇人多朴口不談自見耿公謂聖賢無獨成之學由是以槖籥後進爲事然其學唯愼獨爲本而指親長之際衽席之閒爲愼獨之本尤以標立門戶爲戒曰眼界不高不足以達神化胸襟不大不足以侔天地骨格不堅不足以議擔當於是學者咸知有的矣後以臺臣交薦授國子博士不赴年八十五而卒

論曰余以通家子時時得侍王先生云其言皆庸德庸行無新語高論可喜也而德容熏蒸使人房皇而不能舍憶余初登鄉書見先生先生

老矣握余手曰子名家少年厚自韜斂猶恐其露何遽梓其文以行名心一毫不盡則實心一毫不篤余盖至今味其言有餘愧也夫吳人之不講於學也久矣或有講者縱横馳騁聞者傾折顧睨其名實或不能相中更令人疑而諱且謗也夫水之寒也火之熱也金石之堅剛也王先生之講學也則有不信焉者哉

姑蘇名賢小紀　卷下

姑蘇名賢小

姑蘇名賢小記二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文震孟撰震孟字文起長洲人天啟壬戌進士第一官至東閣大學士謚文肅事迹具明史本傳是書大意以當世目吳人爲輕柔浮靡而不知清修苦節之士可爲矜式者不少故擇長洲吳縣人物卓絕者各爲之傳而系以贊首高啟終王敬臣凡五十人蓋旣以表前賢又以勵後進也震孟以天啟二年及第而是書成於萬歷甲寅蓋其未遇時命意已如此其立朝清介有自來矣